烈药

LIE YAO

〔加拿大〕阿瑟·黑利 著





烈　药

〔加拿大〕阿瑟·黑利 著

艾　平　肖援朝
谷嘉旺　迈　建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Arthur Hailey
STRONG MEDICINE
Doubleday，New York，1984

烈　　药

〔加拿大〕阿瑟·黑利 著
艾　平　肖援朝　谷嘉旺　迈建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 77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8.25 印张　2 插页　391 千字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60,000
书号：10355·688　　定价：3.30 元

急症，要用非常手段救治，否则是不中用的。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眼下，我们已经被无数自诩神奇的药物所压倒，现在，他们又添了一种新的。

托马斯·塞登翰医生

（一六二四——一六八九）

目　　录

致读者…………………………………………阿瑟·黑利　1

引　　子　一九八五年…………………………………………1
第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5
第二部分　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五年……………………121
第三部分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七年……………………256
第四部分　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五年……………………395
尾　　声……………………………………………………573

译后记………………………………………………………577

致　读　者

一九七九年《超负荷》一书出版后，我曾宣布退休。我感到疲惫，生活一直非常紧张。当时，我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许多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包括使我的退休成为可能。现在我也依然如此。

当时，我希望在剩下的岁月里，同我亲爱的妻子希拉一起度过更多的时光，更多地一道旅行，钓钓鱼，读更多的书，听听音乐，干其他从事创作的作家所不能干的事。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冠状动脉六处阻塞，我正濒于死亡。这是过后不久我的朋

友和医生——旧金山的爱德华·罗宾斯大大诊断出来的。他敦促我立即接受手术治疗。手术由得克萨斯心脏研究所的丹顿·库利医生和他的同事进行，接了四重旁路。对那家研究所，我怀有深深的感激。

希拉通力支持，在我们漫长和充满挚爱的婚后生活中，她一贯如此。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西莉亚同希拉读音相近，并非仅是巧合。

这一切的后果是我恢复健康，重新变得精力充沛，以至于有一天希拉说："我觉得你应该再写一本书。"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其结果就是《烈药》。

阿瑟·黑利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引　　子

一九八五年

波音747客机飞离伦敦半小时后，机身前部二层的头等舱里，安德鲁·乔丹医生伸出手去，握住妻子的手。

“别愁眉不展的，”他劝道，“不会出什么事的。”

“不出事是不可能的，”她说，“丹尼斯·唐纳休不会轻易放过的。”

听到妻子提起新英格兰的这个长于利用多数人感情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安德鲁做了个鬼脸。“我正等着午餐呢。真有必要倒我的胃口吗？”

“别开玩笑，安德鲁。别忘了，已经出了人命，与药物有关。”

“跟你不沾边。”

“都一样。如果有人要打官司，也脱不了干系。我也许会进监狱。”

安德鲁试图排遣这沉闷的气氛，“还没到那份上呢。不过，你要真进去了，我保证天天去看你，提上藏着锯条的蛋糕。”

“啊，安德鲁！”西莉亚转向自己的丈夫，微笑中既含情脉脉又有一抹哀愁。

安德鲁暗自寻思，结婚二十八年了，妻子依然楚楚动人，机敏而又坚强，真是幸运。而且，这绝非自作多情，妻子的这些优点，还不仅这些，安德鲁是屡见不鲜的。

“这真不错。”身旁冒出一个女子的声音。一个豆蔻年华，水灵、活泼的女乘务员，正欣赏着安德鲁夫妇的握手。

安德鲁抬头一瞅，淡淡地对她说：“上年纪的人有时也会相爱。”

“真的？”空姐也是打趣的口吻，“这，我可没想过。再来点香槟吗？”

“好的。”

窥见姑娘打量着自己，安德鲁心里明白，可以并无虚荣地说，即使在一个可以做自己女儿的人的眼里，他也算得上一表人才。伦敦的那位专栏作家上星期是怎么形容他的：“……的那位一头华发，相貌堂堂，身为名医的丈夫，”等等。当时安德鲁嘴上不说，心里却美滋滋的。

香槟酒倒入杯子，安德鲁又靠稳在座椅背上。他喜欢头等舱里的这些特殊待遇，尽管今天不像往常那样使人陶醉。当然，这靠的是妻子的钱。作为一个繁忙的内科医生，他的收入绰绰有余，但他是否会把钱挥霍在伦敦与纽约之间的机票上，就难说了。至少，像他妻子，以及安德鲁本人有时所做的那样，乘私人飞机在北美各地旅行，肯定是非分之想。

应该更正一下，安德鲁提醒自己，这是迄今为止的旅行，眼下将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实在难以预料。

然而，在他们的婚后生活中，钱，从来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连一次口角都未因此发生过。打一开始，妻子就坚持，俩人的一切应不分彼此。他们在银行的账户是合开的，尽管

时至今日，安德鲁在其中的贡献小得多，但俩人都没有计较过其间的差别。

波音747在大西洋上空轰鸣着向西飞去，安德鲁漫无边际地遐想着，两人的手仍旧握在一起。

“安德鲁，”妻子说，“你总使人感到宽慰，无论何时何地，而且总是那么坚强。”

“真有意思，”安德鲁答道，“我正在想，你是多么坚强。”

“世间有各种不同的力量，我需要的是你的。”

舱内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开午饭了。打开了折叠桌，放上了雪白的亚麻餐巾和银餐具。

停了一会，妻子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与之抗争。”

“你难道不是一贯如此吗？”

她像往常那样，凝神盘算着：“这几天，我得选定一个律师，这人必须扎实稳健，太浮了不行。找个卖狗皮膏药的，就会铸成大错。”

安德鲁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这才像我的老婆。”

她报以一笑，“你会到法庭上同我坐在一起吗？”

“每天都去。病人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直到事情过去。”

“你可不能那么干，不过我真希望你能同我在一起。”

“还有其他医生呢，可以安排一下。”

“也许，”妻子说，“也许，同合适的律师一道，我们能创造出奇迹。”

安德鲁把刀子伸进刚刚送到面前的一份鱼子酱里。眼前

的麻烦再紧迫，也没必要妨碍口福。

“有可能，”他把鱼子酱抹在面包上，“我们，你和我，是从一次奇迹开始的。从那以后，又出现过不少，都是靠了你。难道不能再有一次？这次完全是为你。”

“那真成奇迹了。”

“就是奇迹。”安德鲁柔声纠正道。

他合上双眼，香槟酒和高空飞行使他昏昏欲睡。朦胧中，他回忆起第一次奇迹。

那是很久以前了。

第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

一

乔丹医生平静地说："你妻子不行了，约翰。她还能活几小时，仅此而已。"见眼前这个身着工作服的矮小年轻人，脸色苍白而又饱含痛苦，他又补了一句："我也不愿讲这种话，但我想，你希望知道实情。"

他们是在新泽西州莫利斯敦城的圣比德医院里。傍晚时分，窗外隐隐传来小镇上的喧闹声，微微搅动着他们之间的沉寂。

借着医院房间里暗淡的光线，安德鲁瞅见，病人丈夫的喉头由于惊愕骨碌了两下，然后勉强挤出话来："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才开始，刚刚开始，你知道，我们有了个娃娃。"

"我知道。"

"这么着就……"

"觉得不公平？"

年轻人点点头。看上去，他善良正派，踏实肯干。他叫

约翰·罗，二十五岁，只比乔丹医生自己小四岁。显然，这消息对他打击很大——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安德鲁竭力想安慰这个年轻人。尽管常同死神打交道，职业素养也使他能够把握死亡临近的种种端倪，但是，究竟怎么把真情告诉病危者的亲友，是直截了当呢，还是尽可能婉转些，他实在吃不准。无论在医学院，还是后来的生涯中，都没有人教过他。

“是病毒不公正，”安德鲁说，“通常，治疗是有效的，这一次在玛丽身上不灵了。”

“再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兴许有什么药可以……？”

安德鲁摇摇头，未置一词。眼下还没有药可以治疗晚期传染性肝炎引起的严重昏迷。而且，他今天已请教过诊所所长诺亚·汤森特，他还是圣比德医院的内科主任。可是，即使告诉约翰这一切，又有什么用。

就在一小时前，汤森特对安德鲁说：“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就是让我来，也只能这样。”接着，安德鲁通知了正在附近布恩吞镇上的工厂里上中班的约翰·罗。

真他妈的！安德鲁瞟了一眼升高了的铁床上那纹丝不动的身形。屋里只有这一张床，门外走廊上赫然写着“隔离室”几个字。床边架子上吊着输液瓶：葡萄糖、生理盐水和复合维生素 B，通过一根针头正滴入玛丽的小臂静脉中。

窗外夜幕低垂，正是大雨滂沱，间或传来暴风雨中的殷殷雷鸣，真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夜晚。也是这个年轻妻子和母亲的弥留之夜。仅仅一星期前，她还身体健康，行动自如。妈的，的确不公平！

今天是星期五。就在这星期一，这位娇小可爱而又显然不适的玛丽·罗来到安德鲁的诊所。她觉得不舒服，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体温 38 度 1。

罗太太诉说，四天前出现过这些症状，还吐了，第二天好了些，以为没事了。可现在又出现了同样症状，感觉比上次更难受。

查看她的眼底，微微泛黄。皮肤显出黄疸症状。摸摸肝，柔软、肿大。询问后，安德鲁知道，上个月，玛丽和丈夫一起去墨西哥短期休假，曾住在一家收费低廉的简陋旅馆里，吃过那里的饭，也喝过水。

“你现在就得住院治疗，”安德鲁告诉玛丽，“还要验一下血，但我完全可以断定，你得了传染性肝炎。”

玛丽似乎给吓着了。安德鲁解释说，她可能是在墨西哥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也许是受了带有肝炎病毒却仍在摆弄食品的人的传染。这在卫生条件不好的国家是常有的事。至于治疗，主要是保守性的，通过静脉点滴，适量输液。安德鲁还补充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能痊愈，也就是三、四个月时间，玛丽只需在医院小住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玛丽凄然一笑，问道：“那其余的百分之五怎么样？”

安德鲁笑着回答：“那不过是统计数字，你不会属于此列的，别操这份心！”

可他恰恰错了。

玛丽的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见重了。她血液里的胆红素不断上升，表明黄疸增加，肤色黄得令人吃惊。更严重的是，到星期三，化验表明，她血氨的含量已达到危险水平。功能衰退的肝已无力处理肠内不断形成的血氨。

及至昨天，玛丽的精神状态变坏了。她昏昏沉沉，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怎么来这儿，不论是安德鲁还是自己的丈夫，她都认不出来了。于是，安德鲁警告约翰·罗，他妻子病得很厉害。

星期四一整天，安德鲁因无计可施而忧心如焚。除了替人看病，他总在冥思苦想，可是毫无结果。他明白，病人复元的障碍，是体内氨的增加。怎样解决呢？目前的医药水平，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

终于，那天下午，冲着到诊所来的那个倒运的药品公司女推销员，安德鲁大发了一顿脾气。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公平。那个女人是“新药推销员”，或许该叫“女新药推销员”？对这一点，安德鲁并不关心，他甚至想不起她的名字与相貌，只记得戴一副眼镜，年纪很轻，简直是个孩子，兴许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女推销员是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的。事后，安德鲁想，当接待员通报说门口有位推销员求见时，他干吗答应见她。然而他同意了，或许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女推销员开始介绍那家公司刚刚推出的最新抗菌素时，安德鲁却走神了，直到那女人说：“大夫，你根本没听！”这使安德鲁恼羞成怒。

“也许是我有更重要的事要想，可你却在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这不够礼貌，安德鲁平时不这样。但他现在为玛丽烦恼。再说，对药品公司和那种拼命推销的做法，他素无好感。是的，那些大公司出过一些好药，但大吹大擂的兜售，包括对医生的曲意奉承，实在让安德鲁嫌恶。还在医学院念书时，他就遇到了这种事。药品公司深知这些学生将来就是开

药方的人，于是各公司的代表缠住他们不放，大加吹捧，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药商代理人下本钱的伎俩之一，就是把听诊器和出诊箱白送给学生，有的学生也觉得正中下怀，安德鲁不这样。尽管没有多少钱，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他还是宁可自己买。

“大夫，也许你能告诉我，”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女推销员昨天说，“到底什么事，这么重要!”

于是，安德鲁劈头盖脸地教训了她一顿。讲了玛丽·罗由于血氨中毒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后，安德鲁尖刻地说道，如果费尔汀－罗斯一类公司不是取法他人，即在已有的六、七种抗菌素外，再推出一些不见得更好、也未必更差的新药，而是致力于研制能够防治过量血氨的药物，该多好……

说到这，安德鲁才住嘴。对这一通无名的发泄，他开始感到不好意思。而这时，女推销员收拾起那些样品和说明书，她只说了句：“午安，大夫。”就出去了。不然，安德鲁是会向她道歉的。

昨天就这样过去了。面对玛丽·罗，安德鲁一筹莫展。

今天早晨，安德鲁接到楼层护士长勒德洛太太打来的电话。

“乔丹大夫，您的那个病人，玛丽·罗，情况真让人担心。她开始失去知觉，一点反应也没有。”

安德鲁赶到医院。玛丽·罗昏迷不醒，一个住院医生在那儿。尽管应该赶去，但安德鲁心里很明白，他并无回天之术。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输液，然后默默地期待。

现在，一天快过去了，显然，期待落空了。玛丽·罗的病看来已无可挽救了。

约翰·罗强忍着泪水问:“她还会醒过来吗?玛丽能知道我在这儿吗?”

“真抱歉,”安德鲁说,“这不太可能。”

“那我也要和她在一起。”

“那当然。护士就在旁边,住院医生那里我会打招呼。”

“谢谢!大夫。”

安德鲁边走边思忖着:“谢我什么?”他想来点咖啡,就朝一个常备有热咖啡的地方走去。

医生休息室就像一只大箱子,里面没有多少摆设,只有几把椅子,一个信件架,一部电视机,一张小桌子,以及一些供值班医生使用的衣柜。但这地方清静,并且总有咖啡。安德鲁走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他倒了一杯咖啡,坐到一张破旧的扶手椅上。再呆在医院里是没必要了,但他并不急于回到自己的单身公寓去,那是诺亚·汤森特的妻子希尔达帮他找的。公寓虽然舒适,但有时却让人感到寂寥冷清。

咖啡很烫。趁等咖啡凉下来的当口,安德鲁信手拿起一份《纽瓦克明星纪事报》。报纸头版显著地位上刊登着一篇关于“斯普特尼克”——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报道,不管那是什么吧,俄国人最近在一阵“空间时代的开端”的鼓噪声中,把它射入外层空间。据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会命令加快美国空间计划的实施,美国科学家为俄国人在技术上的领先而感到震惊和丢脸。安德鲁希望,这种震惊能够波及到药物科学。二次大战以来的十二年中,这方面尽管有长

足的进步，但令人沮丧的空白、无法作答的问题还太多。

安德鲁扔下手中的报纸，又捡起一本《医药经济学》杂志。这杂志有时使他哑然失笑，有时使他入迷。据说这是医生们读得最起劲的一本杂志，甚至比享有盛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更受重视。

《医学经济学》的基本宗旨，是指导医生怎样挣得尽可能多的钱，挣来以后又怎样投资或花费。读到一篇题为《在私人开业中尽量缩小付税额的八种办法》的文章时，安德鲁觉得他也应该懂得各种奥妙。一个医生经过多年的训练，最后，总要挣不少钱，而怎样处置钱财，却是医学院不会教给的又一件事。自从一年半以前到汤森特医生这儿，安德鲁一直为每月流入他银行账户的现金数额之大感到吃惊。这倒是个使人非常高兴的新问题。尽管他并不想让钱支配自己，但还是应该……

“对不起，大夫。”

是个女人的声音。安德鲁扭过头去。

“乔丹大夫，我到你的诊所去了，你不在，我决定到医院来撞撞。”

活见鬼！又是那个药品公司的女推销员。她穿着雨衣，水淋淋的，棕色的头发滴着水，镜片上布满雾气。居然闯到这儿来，脸皮真厚！

“看来你是不知道，”安德鲁说，“这个休息室外人不能来，再说，我不在医院里见——”

“药品推销员，”她打断安德鲁的话，“我知道，但我觉得这事很重要。”她麻利地放下公文包，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又脱去雨衣。“外面的天气坏透了，我从停车场走

过来就湿透了。”

“什么事那么重要？”

女推销员把雨衣扔到一张椅子上。安德鲁再次打量了她一下，很年轻，不会超过二十四岁。她缓慢而又字斟句酌地讲起来。

“血氨，大夫。昨天，你说有个肝炎病人，由于氨中毒快不行了。你说你希望——”

“我说过的话我当然知道。”

女推销员那深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瞅着他。安德鲁意识到，眼前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他觉得，她的长相说不上标致，颧骨高高的，但还好看，等头发干了，梳好，她可能会挺漂亮。脱掉雨衣，身段也不坏。

“毫无疑问，大夫，而且我敢肯定，你的记忆力比你的态度要好些。”安德鲁刚要说话，她就用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我昨天没有——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公司，费尔汀－罗斯公司，四年来一直在研制一种药，能减少肠内病菌引起不断增多的氨。在你的病人目前这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这药可能会有用。我知道这件事，但不知道我们的研究人员进展如何。”

“有人在试验，我就很高兴。”安德鲁说，“但是我还是不知道——”

“你只要听着就会知道。”女推销员把几缕滑到额前的秀发撩到一边。“他们搞出的这种药叫乐曲霉素，已经在动物身上取得成功，现在可以在人体上试验了。我搞到了一些，随身带来了。”

安德鲁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你是不是说，小姐，你

叫……”他记不起她的名字，并且第一次为此不自在。

“我就知道你记不住。”又是那种不耐烦的架势，“我叫西莉亚·德格雷。”

“德格雷小姐，你是不是建议我，在病人身上试用一种还只是在动物身上试过的药品？”

“不管什么药，总得有第一个人来试用。”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安德鲁说，“我可不愿做这种搞试验的医生。”

女推销员疑惑地扬扬眉毛，提高了嗓门：“即使你的病人生命垂危，又没有别的任何药物可用，也不做吗？你说的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大夫？”

“比昨天更坏了。”安德鲁支支吾吾，“她已经昏迷了。”

“也就是说，她不行了？”

“这么说吧，”安德鲁说，“我知道你是好意，德格雷小姐，我刚才对你讲话的态度，自己也感到抱歉。但不幸的是，太晚了，试用一种新药是太晚了。再说，即使我愿意，你知道采用新药所必需的程序、规定等等吗？”

“知道。”女推销员说。这时，她目光炯炯地盯着安德鲁。安德鲁心中生出这样的念头：这个直来直去，风火泼辣，还像个小姑娘似的女人，有点惹人喜欢了。女推销员接着说：“是的，我对要履行的手续、有关规定，知道得一清二楚。实际上，我昨天从你那出来到现在，别的几乎什么都没干，就是打听这事——然后就是缠住我们的研究部主任，逼着他给我一点乐曲霉素，这药目前还很少。三个小时以前，我终于从设在本州南端卡姆登的实验室中搞到了。然后

又在这糟糕透顶的天气里，马不停蹄地驱车来到这儿。”

安德鲁说:“我很感激,”但女推销员又不耐烦地摇摇头。

“另外，乔丹大夫，所有需要的文件都准备好了。要用这药，你需要得到这所医院和病人最近的亲属的同意，仅此而已。”

“我真该死!”安德鲁凝视着女推销员。

“别再浪费时间了。”西莉亚·德格雷说。她打开公文箱，抽出一叠纸，“先看一下这个，费尔汀－罗斯公司研究部为你准备的乐曲霉素说明书。这是我们医务主任给你的便函——该怎样用药的要求。”

看来要看的东西不少，安德鲁先接过这两份文件，立即被吸引住了。

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

“既然你的病人已处于垂危状态，安德鲁，我们又能有什么损失呢？”电话里传来的是诺亚·汤森特的声音。安德鲁在一个私人聚会上找到了这位内科主任,告诉他试用乐曲霉素这种新药的建议。

汤森特接着说:“你说她丈夫已经同意了？”

“是的，书面的。我把管理主任从家里找来，他让人打出文本。文件上签了字，并有证人。”

签字之前，安德鲁同约翰·罗在他妻子病房外面的走廊里谈了话。这位年轻丈夫的反应十分热切，以至于安德鲁提醒他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文本上的签字歪歪扭扭，约翰·罗的手当时在发抖。但签字毕竟有了，而且合法。

安德鲁又告诉诺亚·汤森特:“费尔汀－罗斯公司送来的其他文件也是完备的，管理主任表示满意。很明显，药是本州试制的，这使事情好办多了。”

“你别忘了做详细记录。”

“我已经在做了。”

“这么说，你就等我说一声同意了？”

“是的，代表医院。”

“那我同意了，”汤森特医生说。“并不是我抱有多大希望，安德鲁。我觉得病人已病入膏肓，但让我们还是再试一下。怎么样，我可以回去吃那只喷香的烤野鸡了吧？”

安德鲁挂断护士室里的电话，问到:“都准备好了？”

夜班护士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注册护士，现在只上半班。她准备好皮下注射器，装在一只托盘里，打开冰箱，取出费尔汀－罗斯公司女推销员带来的那瓶药，也放在盘里。

“准备好了。”

“那就走吧。”

安德鲁和护士长走进病房，早上同玛丽·罗在一起的那个住院医生奥弗顿呆在床边。约翰·罗在病房的后边来回踱步。

安德鲁告诉奥弗顿要用乐曲霉素，这个粗壮犷悍、性格外向的得克萨斯人慢吞吞地说:“你希望出现了不起的奇迹吗？”

“不，”安德鲁不想同住院医生多说，转向玛丽·罗的丈夫，“我想再强调一遍，约翰，这只是碰碰运气，希望很渺茫，只是因为现在……”

“我懂。”声音低沉而又充满感情。

护士搬动不省人事的玛丽·罗，准备在臀部进行肌肉注射。安德鲁告诉住院医生："药品公司说每四小时注射一次，我把单子开好了，但我希望你……"

"我会在这儿的，头儿，没问题，四小时一次。"住院医生压低嗓门，"嗯，打个赌怎么样？我甚至敢在赌注上让你一些。"

安德鲁瞪了一眼，让他别多嘴。这个得克萨斯人到这所医院进修一年，在此期间，他证明自己是个能力很强的医生，但他的不知趣也是尽人皆知的。

护士打完针，检查了病人的脉搏和血压，报告说："没反应，大夫。脉搏、呼吸、体温、血压都没有变化。"

安德鲁点点头，暂时放下心来。他本来就没有期望马上出现积极的效果，而出现不良反应却是可能的，特别是这种试验中的药。他仍然怀疑，玛丽·罗能否活到明天早晨。

"如果情况恶化，给我家里打电话。"他说。然后，他对病人的丈夫轻声说了句："晚安，约翰。"就走了出去。

直到跨进自己的单元，安德鲁才想起他忘记把情况告诉留在医生休息室里的那个女推销员了。这次他记得她的姓——德格雷，是叫辛迪？噢，不，是西莉亚。他要去打电话，又一想：这会儿她该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了。明天再和她谈吧。

二

往常，星期六上午，安德鲁从早上10点开始在自己的诊所接待病人，中午时分到医院去一下。今天他把顺序掉过来，上午9点就到了圣比德医院。

一夜风雨过后，清晨，空气清新，凉飕飕的，然而阳光灿烂。

安德鲁刚踏上医院正门前的台阶，大门突然开了，奥弗顿医生从里边冲了出来，看上去，他很激动，头发散乱，就像刚从床上爬起来忘了梳头一样。他上气不接下气，一把抓住安德鲁的胳膊。

“给你打电话，公寓的门房说你来这儿了。我得截住你。”

安德鲁抽出他的胳膊：“这到底怎么了？”

“没关系，快进来。”住院医生话到嘴边，又强忍了下来。

他匆匆地走在安德鲁前边，沿走廊进了电梯。电梯里，他闭口不同安德鲁讲话，甚至不用正眼看他，就这样到了四层。住院医生赶紧跨出了电梯，安德鲁跟着出来。

他们停在病房外面，就在这里，安德鲁昨晚离开了昏迷不醒的玛丽·罗、她丈夫、护士和住院医生。

“进！”奥弗顿迫不及待地催促着，“进去呀！”

安德鲁走了进去，停住脚，愣住了。

他身后的住院医生说道：“乔丹大夫，真应该同我打赌。”然后又补了一句，“我要不是亲眼看见，也绝不会相信的。”

安德鲁轻声应道：“我也不敢保证我就信。”

神志安详的玛丽·罗，靠着床头坐着，身着滚花边的蓝色睡衣，朝安德鲁笑着。尽管她的身体同她的笑容一样，还很虚弱，但同昨晚的深度昏厥适成对照，就像出现了奇迹。她手中拿着一个塑料杯，正在喝水。深黄的肤色显然比昨夜

淡多了。安德鲁进去时，她的丈夫站起身来，伸开双臂，欢快地笑着。

“谢谢，大夫！啊，真谢谢你！”

安德鲁握着约翰·罗的手，看到他的喉头上下动着。

床上，玛丽·罗轻声然而深情地说：“祝福你，大夫！”

现在轮到住院医生了。奥弗顿使劲摇着安德鲁的手：“祝贺你！”然后又一反常态地补了一声，“先生。”安德鲁惊异地瞅见这个健壮的得克萨斯人，两眼泪水盈眶。

楼层护士长勒德洛太太快步走了进来。往常这个时候，她总是十分严肃，忙得脱不开身，可现在笑容可掬。“乔丹医生，整个医院都传开了，大家都在谈论你。”

安德鲁说：“那是有正在试验的药，乐曲霉素，是别人送来的，我并没有——”

“可在这儿，”护士长说，“你成了英雄。我要是你，就不推让。”

“我让人查了血，”住院医生报告说，“血氨低于毒性水平，胆红素也不再升高。这么一来，剩下的事就是按常规治疗了。”他又喃喃地说，“真让人难以置信！”

安德鲁对他的病人说：“我为你高兴，玛丽。”他忽然想起，“你们谁瞅见费尔汀－罗斯公司的那个女孩子了？德格雷小姐。”

“她刚才就在这儿，”护士长说，“现在可能在护士室里。”

“噢，对不起，我出去一下。”说着，安德鲁走了出去。

西莉亚·德格雷正在走廊里等着，她换了一身衣服，脸上泛着温柔娇慵的笑意。

他们相互褯视着，安德鲁感到，俩人都有些局促。

“头发干了以后，你更漂亮了，”安德鲁说。

“你也不像昨天那样严厉、苛刻了。”

静了一会儿，安德鲁说：“你听说了？”

“嗯。”

“在那儿……”安德鲁指指病房，“他们都在感谢我，而该谢的是你。”

西莉亚笑着说：“你是大夫。”

突然，一切障碍都冰释了，他们放声说笑着，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竟伸手把她搂过来，吻了她，这使他自己也感到吃惊。

坐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喝着咖啡，共享着一块丹麦糕点，西莉亚·德格雷摘掉眼镜说：“我给我们公司的医疗主任打了电话，讲了事情的结果，他对那些研究人员说了。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是该高兴，”安德鲁说，“他们搞出了一种好药。”

“他们还让我问问，你是否愿意给医学杂志写一篇病例报告，包括使用乐曲霉素的情况。”

他答道：“我很高兴做这件事。”

“很自然，这对费尔汀－罗斯公司有好处。”女推销员一副生意经的腔调。“因为，我们期望乐曲霉素成为一种重要的药品，能有很大的销路。但这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坏

处。”

安德鲁笑着表示同意：“大概不会。”

安德鲁呷着咖啡，思忖着。他知道，凭偶然的机遇，凭这个现在坐在对面的，看来既了不起又让人喜欢的年轻女人一手造成的侥幸机会，他参与推动了医药史的进程，虽然只是一点点。能有这种机会的医生是不多的。

安德鲁说：“有些话我想对你说，西莉亚。昨天你说我态度不好，你是对的。我对你太不礼貌了，实在对不起。”

“大可不必。”她轻快地说。“我喜欢你昨天那种表现。你正为自己的病人着急，对其他一切都不管不顾。你的关心所在看得出来。而且，你总是那样。”

这话使他吃惊：“你怎么知道？”

“有人告诉我。”还是笑得那么敏捷，热情。她又戴上了眼镜。眼镜一会儿摘一会儿戴似乎是她的习惯。西莉亚接着说：“安德鲁·乔丹，你的事我知道的可不少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了解医生，另一方面……，嗯，这事呆一会再说吧。”

安德鲁暗自思量，这个非同寻常的姑娘，性格还挺复杂，于是问道：“你都知道些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念书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再比如，你作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是在马萨诸塞州立总医院——我知道只有佼佼者才有这种机会。另外，汤森特大夫从五十名申请人中选中了你，让你同他一起行医，因为他知道你很不错。还要接着说吗？”

他高声笑了起来：“还有吗？”

“只有一条了，那就是你是个好人，安德鲁，大家都这

么说。当然，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啊呀！这真让我吃惊，”他对她说，“你是不是认为我毕竟不是一个完人？”

“你有一些盲区，”西莉亚说，“比如说药品公司。你对我们有很大偏见。嗯，当然，我也同意，有的事——”

“不用说了！”安德鲁举起一只手。“我承认那是偏见。但我还要告诉你，今天上午我要改变以前的看法。”

“那当然好，但也别完全改变。”西莉亚又恢复了谈生意似的口吻，“我们这个行业干了许多好事，你不过亲眼见了其中的一件。但是，也有很多不那么好的事，有的连我都不喜欢，希望能够改变。”

“你希望改变？”安德鲁扬了扬眉毛，“就靠你自己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我是个女的。”

“既然你说出来了，那我承认，我的确注意到这一事实。”

西莉亚严肃地说：“妇女们要干许多以前不曾干过的事，这种日子就要到了，实际上已经到来了。”

“眼下，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特别是说到你。”安德鲁接着说，“刚才你说，有件事过一会再说。”

西莉亚·德格雷第一次显出迟疑的神色。

“是这么回事。”她那双深灰色的眼睛同安德鲁对视着。“我原想等以后见面时再说，但现在告诉你也一样。我决定要和你结婚。”

这个卓尔不群、不同凡响的姑娘！朝气蓬勃，个性突出，更不说那些使闻者咋舌的惊人之举了。安德鲁从未遇到

像她这样的人，他大笑起来。突然，他改变了主意。

一个月以后，在几个密友和亲属的参加下，安德鲁·乔丹和西莉亚·德格雷举行了不事声张的世俗婚礼，结为伉俪。

三

蜜月的第二天，西莉亚对安德鲁说："我们的婚姻将是美满的。让我们婚后幸福地生活吧。"

同西莉亚并排躺在同一块浴巾上的安德鲁翻身去吻妻子的颈项。"要是让我说，嗯，已在幸福地生活了。"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巴哈马群岛的爱留塞那岛上。上午时分和煦的阳光洒在身上。天空中淡淡的几抹浮云，雪白的沙滩一望无垠，轻风徐徐，榈叶婆娑，清澈的海水碧波粼粼。四周阒无一人。

说到房事，西莉亚说，"我们配合得还不错，对吗？"

安德鲁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岂止是不错！你简直令人咋舌。你是从哪知道——"他收住话头，"不，别告诉我。"

西莉亚一边用拳头捶着安德鲁的大腿，一边打趣道："我也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说着，伸出舌头，轻轻舔着丈夫的嘴唇。

安德鲁伸出手去搂住西莉亚，耳语道："快！咱们回屋里去。"

"在这儿不行吗？要不，到那边的草丛里？"

“吓唬当地老百姓？”

她笑着被他一把拉起来，一起跑过海滩。“假正经！真是假正经。倒看不出来。”

安德鲁拉她进了那所别致的草顶平房。昨天搬进来的这所房子，今后十来天里属于他们。

一小时以后，他们回到沙滩上，西莉亚又提起那个话题：“我说到我们的结合……”

“将是美满的。”安德鲁替她说完。“这我同意。”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俩都要实现自己的抱负。”

安德鲁心满意足地躺着，双手交叉地枕在脑后。“这我也同意。”

“我们必须要孩子。”

“这方面需要我帮忙的话，就请——”

“安德鲁，认真点。”

“实在认真不起来，我太快活了。”

“那我只好独断了。”

安德鲁问道：“要几个？什么时候？”

“我想过了。”西莉亚说，“我想咱们得要两个。第一个尽快，第二个两年以后。这样，生孩子的事，在我三十岁以前就可以完成了。”

“很好，”安德鲁说，“也挺周密。另外我还想问问，老了以后怎么办？我是说三十岁以后。”

“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没提起过这事吗？”

“不记得了。你想想，亲爱的，咱们这么心急火燎地演出了金玉良缘这场戏，哪有时间高谈阔论，研究什么人生哲

学。”

“倒也是，”西莉亚说，“不过生孩子的计划，我对萨姆·霍索恩讲了。他说完全可能实现。”

“萨姆干得好！——不管他是谁。”安德鲁眉头一皱。“等等，是不是来参加咱们婚礼的那个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人？”

“对。萨姆·霍索恩是我的顶头上司，地区推销经理。他是和妻子莉莲一道来的。”

“全想起来了。”

安德鲁现在记起，萨姆·霍索恩，一个高大和气的人，约摸三十五、六岁，过早地谢了顶，有一张见棱见角十分刚毅的脸，使安德鲁不禁想起拉什摩尔山上的巨型石刻。①霍索恩的妻子莉莲引人注目，皮肤呈暗色。

安德鲁脑际闪过三天前的种种情景，说道：“那时候我有点神魂颠倒，这你恐怕不能见怪。”

神魂颠倒的原因之一，安德鲁想，是因为身着雪白盛装、头披纱巾的西莉亚在婚礼上出现时，实在是妩媚娇艳，光彩夺目。婚礼在莫利斯敦镇上的一家旅馆会客室里举行，由一位熟识的法官主持，他也是圣比德医院董事会的成员。西莉亚由汤森特医生挽着引进室内。

诺亚·汤森特那天不负重托，全然一副恰值盛年的开业医生的派头。他举止庄重，一头灰发，颇像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当时关于这位首相的新闻报道很多，他正致力于改

① 拉什摩尔山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山上刻有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等人的巨型头像，高六十英尺，现为美国一国立博物馆。——译注

善由于头一年苏伊士运河事件而出现裂痕的英美关系。

平时住在费城的西莉亚的母亲出席了婚礼，她身材矮小，难以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西莉亚的父亲在二次大战中去世，婚礼上他的角色由汤森特扮演。

在巴哈马的日头下，安德鲁合上了双眼，既为了避开刺眼的光线，更为了重温汤森特把西莉亚带进来时的场面……

自从那个难忘的早晨，西莉亚在医院自助餐厅里宣布了要结婚的意向后，一个多月来，安德鲁日益倾倒于她的魅力，也许该说是爱，但好像又不仅如此，滋味不甚相同。安德鲁抛开了一贯的独来独往，俩人的生活、个性完全交织在一起，这使他心醉神迷，又惊又喜。西莉亚这人实在不同凡响。和她在一起，没有一刻感到乏味。她总是让你吃惊。她那坚强、多色调、独立的品性，简直就是产生知识、才智、思想、计划的泉源。几乎从一开始，安德鲁就有一种走了鸿运的感觉，好似凭着某种机遇中了头彩，赢得一份人人觊觎的奖赏。把西莉亚介绍给同事时，安德鲁也注意到他们那种羡慕的表情。

安德鲁也曾有过其他女友，但全都很快就分道扬镳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要同谁结婚，这就更使得同西莉亚的相识异乎寻常了。从西莉亚——按照传统的说法——“求婚”起，他从无一点怀疑、犹豫或者要予以拒绝的念头。

然而，直到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他看到穿着洁白结婚礼服的西莉亚那样光彩照人，仪态万方，年轻妩媚，夺人魂魄，表现出男人从女人身上所能期求到的一切丽质，直到那时，安德鲁心花怒放，才感到真正爱上了她，而且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艳福匪浅，这一切将伴着他直到永远。尽

管玩世不恭是当时的风尚，他仍有绝对的把握：同西莉亚永远不会分居或者离异。

安德鲁事后想起，当他的同龄人二十出头就纷纷缔姻完婚时，他之所以没有那样做，就是因为“离婚”二字。当然，根据就是自己的父母。在他眼里代表着不受欢迎的离婚妇女的母亲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这个半老徐娘从洛杉矶飞来，一有机会就大讲，为了来参加儿子的“第一次婚礼”，她暂时把甩开第四个丈夫的事放在一边。安德鲁的父亲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安德鲁问起父亲时，母亲回答说：“嘿，好孩子，我连他的模样都快想不起来了，二十年不见了。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说这老色鬼正在巴黎同一个十七岁的婊子厮混在一起。”

多年来，安德鲁一直希望能理解自己的母亲，为她的所作所为找出合理的解释。可惜的是，他最后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她是一个没有头脑、肤浅、自私的漂亮女人，为她所吸引的则是些类似的男人。

安德鲁邀请母亲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后来他为此而懊悔——是出于义务感，确信每个人都应对生身父母抱有一定的感情。他还按照手头的地址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成亲的事，然而却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能否再有他的消息，在安德鲁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事。每隔三两年，他和父亲想办法互寄一次圣诞卡，仅此而已。

安德鲁是露水夫妻萍水相逢般的父母的唯一后嗣，安德鲁希望西莉亚能有机会见到这个家庭的另一个成员，可她已于两年前去世了，那就是终生未婚的姑母。安德鲁的童年大部分是同这个姑母一起度过的，她自己并不富裕，却含辛茹苦，

在没有安德鲁父母任何一方帮助的情况下，供安德鲁上大学，进医学院。直到姑母死后，安德鲁从律师那里知道，她的全部财产只值几百美元，这才意识到她作出的牺牲有多大。

婚礼上，西莉亚对安德鲁的母亲应付裕如。她不需任何解释就明白了眼前的形势，对老太太亲切友好，甚至带有几分热情，但并不做作。后来，安德鲁为他母亲古怪的举止向西莉亚表示歉意，西莉亚的回答是："结婚的是咱们俩，又不是两家。"略一停顿，又接着说："现在我就是你的家了，从我这儿，你将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爱。"

今天，躺在这片沙滩上，安德鲁明白，这话一点不假。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这样，"西莉亚继续着他们的谈话。"在第一次怀孕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工作，然后抽出一年时间，全力照看孩子，以后再去工作，直到第二次怀孕，如此等等。"

"没问题，我同意，"安德鲁对她说，"除了享受你的爱和帮你怀孕，我还想小行医道。"

"你得大行医道，继续作一个优秀、尽职的医生。"

"但愿如此。"安德鲁舒坦地吐了口气，几分钟之后，他睡着了。

随后的几天，他们继续相互了解着，这是以前没来得及做的事。

每天的早饭都是由一位叫作莱米娜的黑人妇女送到房里来，她生性快活，充满慈爱。一天早饭时，西莉亚说："我真喜欢这地方，这个岛，这儿的人，还有这片恬静。安德鲁，我真高兴你选了这个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我也很高兴。”安德鲁说。

起初，安德鲁建议到夏威夷去度蜜月，但他感到西莉亚似乎有些不情愿，于是换了这个第二方案。

现在，西莉亚说：“我当时没告诉你，要是去夏威夷，我会感到难受的。”

安德鲁想知道原委，于是西莉亚又说出一段往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十岁的西莉亚同母亲住在费城，而她的父亲威利斯·德格雷，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士，却正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担任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上的军士长。在日本人的袭击中，“亚利桑那”号沉没了，舰上一千一百零二名官兵蒙难，绝大多数死在舱内，尸体一直没能找回，威利斯·德格雷即是其中之一。

“啊，当然，我还记得他，”对安德鲁的提问，西莉亚答道，“的确，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呆在海上，但是一到他休假回家，屋子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趣味盎然。他快回来时，大家总是非常兴奋，就连小妹妹珍妮特也能感觉出来，尽管她对父亲不像我记得那样清楚。”

安德鲁问道：“他什么模样？”

西莉亚沉思了一会儿，说：“他身材高大，嗓音洪亮。他总能逗人发笑，很喜欢孩子。体魄强壮，意志也很坚强。我母亲就不是这样。你大概看得出来，她完全依赖我父亲。父亲不在家时，也要写信来，告诉母亲应该做什么。”

“那她现在得依赖你了？”

“似乎是。其实，几乎从我父亲一死就是这样。”西莉亚笑笑说，“当然，我早熟得让人吃惊，现在可能仍然如此。”

“是有点，”安德鲁说，“但我觉得还能适应。”

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细声问道：“蜜月旅行你不愿去夏威夷，这我能理解，但是你去过那儿吗，我是说珍珠港？”

西莉亚摇摇头：“我母亲从不想到那儿去，而我，不知道怎么的，也还没有准备好。”她歇了口气又说：“人家告诉我，可以到‘亚利桑那’号沉没的附近去，看得见那艘军舰，但却一直没能打捞起来。你可能觉得奇怪，安德鲁，总有一天我要到父亲殉难的地方去，不过不是一个人。我要带着我的孩子。”

俩人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安德鲁说：“不，一点不奇怪。我还要发个愿，有那么一天，等我们有了孩子，他们懂事了，我要安排这件事。”

又一天，他们去划船。小船饱经风雨，四处渗水，安德鲁笨手笨脚地奋力划着桨，一边同西莉亚谈论着她的工作。

“我一直以为，药品公司的新药推销员全是，嗯，男的。”

“别划得太远，我总觉得这破玩意儿会沉。”西莉亚说。“不错，你说得对，绝大多数是男的。也有少数妇女，有的以前在军队里干过护士。但我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第一个女新药推销员，也是眼下唯一的一个。”

“这很不容易，你是凭什么做到的呢？”

“旁门左道。”

一九五二年，西莉亚回忆起来，她从宾州学院毕业，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一方面靠奖学金，另外还在晚间和周末到药店去工作，才完成了学业。

“在药店里的那些日子，一边按药方取药，一边卖卷头发用的吹风机或除臭剂,这教会了我许多后来证明有用的东西。噢，对了，我也搞过柜台下面的买卖。”

她对这做了一番解释。

有些到店里来的男人，大多数是年轻人，往往不自在地蹭来蹭去，想引起男售货员的注意。西莉亚一看就明白，于是走过去问:“要我帮忙吗？”对方一般总是答:“他什么时候忙完？”

“你要是想要避孕套,”西莉亚总是柔声说道,“这儿品种可不少。”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各种牌号的，摊在柜台上，于是，那些人红着脸，买完后赶紧走掉。有时，也有个别死皮赖脸的人问西莉亚，她能不能帮他试试产品的性能。西莉亚胸有成竹:“没问题，什么时候都行，我想我梅毒大概已经好了。”有的可能听得出是在开玩笑，但显然都不想冒那个险，提出这类问题的人，谁也没再露过面。

安德鲁大笑着扔下桨，任小船随波荡漾。

西莉亚有了学士学位,就向费尔汀－罗斯公司申请当一名初级药剂师。公司接受了申请,让她在实验室里干了两年。

“我在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实验室里的工作味同嚼蜡，翻来覆去，令人厌烦，除非你是个一门心思做学问的科学家。使我感兴趣的是推销工作，现在还是如此。”西莉亚又补了一句,“那也是作出某些重大决策的地方。”

但是要从实验室调到销售部门却很不容易。西莉亚先按常规提出申请，被拒绝了。“人家告诉我，公司有规定，妇女在销售部门只能当秘书。”

她不想就此罢休，于是制订出自己的行动计划。

“我发现，如果要改变公司的一贯做法，得由萨姆·霍索恩提出建议，就是你在婚礼上见到的那个人。”

“你的顶头上司，本地区推销大师，”安德鲁说，“批准咱们要两个孩子的那个人。”

“是的——那样，我就能继续工作。不管怎么说吧，我得出结论，要想影响霍索恩，必须通过他的妻子。那事办得很悬，几乎砸了。”

西莉亚发现，莉莲·霍索恩太太是好几个妇女团体的积极分子，或许会对另一名妇女事业上的追求表示同情。于是，趁白天萨姆·霍索恩在公司上班，西莉亚到他家去找他的妻子。

“我以前没见过她，”西莉亚告诉安德鲁，“也没有事先约好，就径直去按她家的门铃，闯了进去。”

接待称不上友好。霍索恩太太三十出头，长西莉亚七岁，是个性格坚强、不说废话的人。西莉亚说明来意时，她不时性急地把乌黑的长发撩到脑后。等西莉亚讲完，莉莲·霍索恩说：“真荒唐。我同丈夫的工作毫无关系，此外，他要是知道你到这来，会光火的。”

“我知道，”西莉亚说，“很可能会砸掉我的饭碗。”

“你事先就该想到。”

“我想到了，霍索恩太太。但我还想碰碰运气，希望你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相信妇女应当享受平等待遇，不应该由于她们的性别而受到不公正的惩罚。”

一时间，莉莲·霍索恩似乎要大发雷霆了。她怒气冲冲地对西莉亚说：“你脸皮可真厚！”

“一点不错，”西莉亚依然不动声色，“正因为如此，我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女推销员。”

莉莲·霍索恩愣住了，凝视着西莉亚，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天哪！你能行，这我绝对相信。”又过了一会儿，霍索恩太太说：“德格雷小姐，我刚才正准备煮点儿咖啡，到厨房来吧，咱们聊聊。”

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即使那样，”西莉亚对安德鲁说，“对萨姆也还是费了一番工夫。他终于找我面谈了，我想他可能对我印象不错，莉莲又一直在吹枕头风。当然，他还要得到他的上司们的批准，但终于大功告成。”西莉亚低下头，看看舱内的水，已经没过脚踝了。“安德鲁，我说的没错，要沉了！”

他们一边笑着，一边跳下水，拖着小船游到了岸边。

那天吃晚饭时，西莉亚继续讲述她的经历。“当上一名女新药推销员，开始在销售部门工作后，我发现，干这差事，不仅不能比男人差，还得比他们更强才行。”

“我还记得不久前的经历，”丈夫搭了腔，“你不仅比男人强。而且比在下这名医生也强。”

她脸上露出明快的笑意，摘下眼镜，隔着桌子握着丈夫的手。“那次是我走运，而且不光是在乐曲霉素上。”

“你经常摘掉眼镜，为什么？”

“我近视，但我知道不戴眼镜我更漂亮些，就为这。”

“戴与不戴，你都很漂亮，”安德鲁说，“但如果眼镜让你讨厌，就该考虑配隐形的，好多人都配了。”

“回去了解一下。说到这方面，我还该做些什么吗？”

“眼下我对一切都很满意。”

离开那所平房，他俩手挽手，沿着蜿蜒曲折，草草铺成的路，步行了大约一英里，才到达这家小饭馆。路上车辆很少，夜晚的空气依然和暖，四周虫鸣唧唧，传来海浪拍打岸边礁石的声音，如飞泉排空而下。在这间陈设寥寥、叫作“游客之家”的小馆子里，他们吃着一份道地的本地饭菜：油炸鮨科鱼、豌豆和米饭。

“游客之家”虽然上不了《米切林指南》，饭菜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倒还喷香可口。小店的主人是个身材瘦长、形容枯槁的巴哈马人，名叫克里奥菲斯·莫斯。他架上木柴，把刚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放在一只有年头的长柄平底锅里煎炸。他请安德鲁和西莉亚坐在一张面向大海的桌子上，立在啤酒瓶子上的蜡烛放在俩人中间。眺望苍穹，天幕上挂着一轮近乎浑圆的明月，四周浮云缥缈。“在新泽西，”西莉亚提醒安德鲁，“现在恐怕又冷又潮。”

“我们很快就会回到那儿。再讲讲你自己和推销药品的事吧。”

西莉亚又娓娓谈来。当推销员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到内布拉斯加州去。以前，费尔汀－罗斯公司在那里没有专门的推销人员。

“这对我也有好处。我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形势，因为我是从头开始。那里没有推销网，记录聊胜于无。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去找谁，到哪去找。”

“你的那位朋友萨姆，是不是有意这样做，考验一下你？”

“有可能。我从来没问过。”

西莉亚没有去问她的上司，而是行动起来。她在奥马哈找了一个小单元房子，以那儿为基地，开着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遍全州。每到一地，就把电话簿常用电话栏中“内外科医生”那部分撕下来，打成记录，然后登门拜访。她发现，在她负责的地区共有一千五百名医生，后来又决定把精力集中在二百名开药开得最多的医生身上。

“一个人出门在外，”安德鲁问道，“觉得寂寞吗？”

“顾不上，太忙了。”

她很快就发现，要见到那些医生有多难。“我经常在候诊室里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等到总算让我进去了，可能只给我五分钟，多一点都不行。有一次北普拉特的一名医生干脆把我从诊室里撵了出来。然而，对我来说，这倒是件好事。”

“为什么？”

西莉亚尝了口鮨科鱼，说道：“太油腻了！我真不该吃，可放过它又太可惜。”她放下刀叉，坐直身子，又回忆起来。

“他是个内科医生，同你一样，安德鲁。大概四十岁左右，那天可能碰上了不顺心的事。不管怎样，我刚张嘴讲那套兜售药品的话，他就打断我，说，‘姑娘，看来你是想同我谈论药物学，那么好吧，让我告诉你。我在医学院呆了四年，又当了五年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到现在，我开业已经十年了。我当然不是无所不知，但是要说比你知道的多得多，那绝不是开玩笑。你凭着那点鸡零狗碎的知识还想跟我来这一套，要不了二十秒钟，我就能从任何一本医学杂志的广告栏中读到。算了吧，你给我滚出去！”

“心真狠!”安德鲁苦着脸说。

“可对我有好处。尽管我觉得像是一堆垃圾似的被人扫了出来，但他的话确实击中了要害。”

“药品公司，就是费尔汀－罗斯，没有训练过你吗？”

“倒是训练过，但时间很短，也很肤浅，都是些招徕顾客的推销术。以前学的化学有些帮助，但也有限。我根本不具备同繁忙、精于本行的医生谈话的资格。”

“既然说起来，”安德鲁接过话题，“一些医生之所以不愿见新药推销员，这也是一个原因。除了必须硬着头皮听一大堆废话外，还可能得到错误的信息，那可太危险了。有的推销员为了让你开他们的药，什么都敢说，甚至不惜把人引入歧途。”

“安德鲁，我亲爱的，这方面我希望你能帮我干点事，咱们以后再说。”

“行，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后来怎么样了？”

“我懂得了两件事。第一，不能再像推销员那样考虑问题，一门心思卖药。第二，尽管医生比我懂得多，但我必须掌握一些他们所不了解的关于药物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可能对他们有用，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给他们帮上忙。在努力这样做时，又非常偶然地发现，医生对疾病懂得很多，但对药物，消息有时却不灵通。”

“的确如此。”安德鲁表示同意。“医学院教的那点药物知识一钱不值，而在开业之后，跟上医学的发展已经很不容易了，哪还顾得上新药。因此，说到开药，有时只能是摸索、试验。”

“我还认识到，”西莉亚接着说，“必须永远对医生讲

真话，既不能夸大其词，也不能遮遮盖盖。如果人家问到竞争对手的产品，而那种产品又确实比我们的好，我就实话相告。”

“你是怎样扭转困境的？”

“好长一段时间，每天只睡四小时。”

西莉亚描述了她是如何在一天工作完毕之后，把夜晚和周末都用在阅读药品说明书上。凡是能找到的都不放过，认真研究，做出摘要，记在心里。如有疑问，就到图书馆里去寻找答案。她回到新泽西的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追着那些搞科研的以前的同事，让他们讲述说明书没有讲到的问题，并了解正在试制、很快就要推上市场的新药的情况。很快，她对医生们所作的介绍有了很大改进，要她提供有关药品的详情，她也能差强人意了。工夫不负苦心人，后来，她那个地区定购费尔汀－罗斯公司产品的数量扶摇直上。

安德鲁不无钦佩地说：“西莉亚，你真是不同凡响！”

她笑了：“你有偏见，不过我喜欢。不管怎么样，一年之内，公司在内布拉斯加的生意增加了两倍。”

“那以后他们就把你从外面抽回来了？”

“嗯。他们把内布拉斯加交给一个新手，一个男的，让我负责新泽西州一个更重要的地区。”

“想想吧，”安德鲁不禁感慨起来，“如果他们把你派到其他地方，伊利诺斯或者加利福尼亚，我们就碰不上了。”

“不，”西莉亚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总会相遇，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姻缘命定’。”

安德鲁接口说出下半句：“‘在劫难逃’。”

俩人都笑了起来。

“真有意思！”西莉亚兴奋地说，“一个埋头书本的内科医生，竟能背诵约翰·海伍德的诗。”

“就是这个海伍德，十六世纪的作家，还曾为亨利八世唱歌弹奏。”安德鲁也颇为得意地卖弄道。

他们站起身来，店主人站在熊熊的炉边问道：“那鱼还不错吧，度蜜月的年轻人？一切顺心吧？”

“非常顺心，”西莉亚宽慰着店主人，“无论是鱼，还是蜜月。”

安德鲁感到有趣，说：“小岛上真无秘密可言。”他拿出一张十先令的巴哈马票子——折成美元没几个钱——付了饭钱，挥挥手示意不必退回找头了。

屋外凉快了一些，海上轻风吹来沁人心脾。安德鲁和西莉亚高兴地挽着胳膊，又踏上了那条清静、蜿蜒的小路。

转眼间，蜜月的最后一天到了。

那天巴哈马群岛上空阴霾密布，似乎加强了离别的伤感，清晨暴雨倾盆，强劲的东北风鞭笞着白沫飞溅的浪峰，汹涌的海浪重重地锤击着海岸。

安德鲁和西莉亚将于正午时分在罗克桑德搭乘巴哈马航空公司的客机，到拿骚转乘泛美公司航班。于当晚飞抵纽约，次日再回到莫利斯敦。找到一所合适的房子之前，安德鲁在南大街上的那个单元将是他们的家。西莉亚以前在布恩吞镇上租的那所备有家具的房子已经退了，一些什物也堆进了贮藏库。

再有一小时，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度过蜜月的平房了。西莉亚正忙着收拾行李，衣服散乱地铺满了双人床。她对正在洗澡间里刮胡子的安德鲁说：“在这过得真痛快，这还仅仅是个开头。”

洗澡间敞着的门里传来安德鲁的声音：“一个颇为动人的开头！不过即使如此，我已经准备好回去工作了。”

“你知道吗，安德鲁？我觉得你和我都是因为工作而充满活力的。这是咱们的共同点，都有很强的事业心。要永远这样。”

“嗯，”安德鲁光着身子从洗澡间里出来，用毛巾擦着脸。“不过，每隔一段停下来喘口气也不是不可以，当然得有站得住的理由。”

西莉亚想说：“还有时间吗？”但却说不出口，安德鲁急切地吻着她。

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耳语道：“你把床清理一下好吗？”

西莉亚一只胳膊搂着安德鲁，另一只伸到身后，头也不回，把衣服扒拉到地板上。

“这就对了，”安德鲁说着，俩人一起倒在床上。“床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西莉亚咯咯地笑着。“咱们要赶不上飞机了。”

“管它呢。”

很快，西莉亚也满意地说：“对，管它呢。”然后，又喜形于色地撒娇说：“我关心的是……啊，安德鲁，我多爱你呀！”

四

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206号班机上，备有当天的《纽

约时报》。西莉亚浏览着报纸，评论说：“咱们不在的这些日子，没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变化。”

一则发自莫斯科的电讯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向美国提出挑战，要进行一场“击落导弹的比赛”。这位苏联领导人吹嘘说，新的一次世界大战将在美洲大陆上进行，并作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普遍胜利”的预言。

艾森豪威尔总统则宽慰美国公众，说美国的军费开支将同苏联的挑战相应增长。

对黑手党头目艾伯特·安纳斯塔西亚被杀事件——他在纽约帕克－舍拉顿饭店理发时遭到枪击——的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尚无结果。

安德鲁也浮光掠影地翻了翻报纸，信手放在一边。

这架螺旋桨推动的DC－7B型客机将飞行四个小时，起飞不久，就送来了正餐。饭后，安德鲁提醒妻子：“你说想让我帮你干点事，有关药品公司推销员的。”

“噢，对了。”西莉亚·乔丹挪动了一下，让身子坐得更舒服些，随即伸手握着丈夫的手。“还得回到那次谈话，就是你用了乐曲霉素使病人病情好转后咱们间的那次谈话。你说对药品工业有了些好感，因此要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说别变得过多，因为确实有些错误的做法，我想加以改变。记得吗？”

安德鲁笑道：“怎么忘得了！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我都刻骨铭心。”

“那太好了！先讲讲背景。”

安德鲁瞅着妻子，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娇小、玲珑的身躯里，竟蕴藏着如此过人的精力和才智。他意识到，今后

为了同西莉亚在精神上相匹配，他必须孜孜不倦，博学强识。眼下，他得专心听妻子的话。

“一九五七年的医药工业界，”西莉亚张口说道，“从一些方面说来，还没能脱出它的窠臼。”

“我们这一行，是从集市上起家的，在那卖解蛇毒的油膏，治不孕症的秘药，还有‘包医百病’的药片，从头痛脑热到癌症。说起来，这并不是太久远的事。兜售这些玩意的推销员，发起愿来从无顾忌。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销售额，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什么大话都说得出口。”

西莉亚接着讲下去。那时候，这类“灵丹妙药”、江湖秘方，往往是由一些家族推销的。早期的药店，就是这些家族里的一些人开设的。后来，他们的子孙继承父业，办起了制药公司。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公司变得规模巨大，讲求科学，令人肃然起敬。同时，那种原始拙劣的推销术也有所改变，显得比较体面、正派了。

“然而，不体面的事仍然时有发生，原因之一，是家族统治依然存在，卖狗皮膏药式的吹牛撒谎的陋习仍在绵延。”

“可仍然控制着大药品公司的家族已经不多了。”安德鲁说。

“是不多了，尽管当初的那些家族有的还掌握着不小的股份。但是，即使换了雇来的经理管理公司，那种陈旧的、不讲道德的强力推销办法，依然香火未绝。这种事大都发生在新药推销员身上，在他们拜访医生、介绍新药的时候。”

西莉亚继续谈下去。“你知道，许多新药推销员——不是全部，可仍然太多——为了使医生在处方中开上他推销的药，什么都说得出来，甚至不惜撒谎。尽管药品公司信誓旦

且，说对这种做法一定严惩不贷，实际上推销员在外面干些什么，他们心里有数。”

这时，西莉亚收住话头。一位空中小姐走过来说，再有四十分钟飞机就要抵达纽约，机上的酒吧准备关闭，问他们是否还想喝点什么。西莉亚点了她最喜欢的代基里酒，①安德鲁则要了一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饮料送来了，他们又继续谈下去。安德鲁说，“的确，你说的那种情况我遇到过，也曾听其他医生谈起，由于新药推销员讲了假话，而医生又信了，结果病人吃药后感到难受，甚至遇到生命危险。”他呷了一口威士忌，又说：“还有药品公司的广告。这类广告铺天盖地，但是很多都不提供医生应该知道的情况，特别是药物的副作用，包括危险性很大的副作用。问题在于，你很忙，病人等着，脑子里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这时，就很难想到公司的人，或者公司本身，在有意地欺骗你。”

“确实有这样的事，”西莉亚说，“而且事后人们总是把它束之高阁，再没人谈起。我知道这种情况，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我就试着提出来过。”

“你准备怎么办？”

“建立一份记录，一份无可辩驳的记录。然后，有了适当的机会，让它发挥作用。”

西莉亚进一步解释道：“我不会再来向你推销药品，安德鲁，这是公司的一贯方针。因此，费尔汀－罗斯公司将派另一个人来负责你和汤森特医生的诊所。我希望，当新药推

---

① 一种由糖、柠檬汁和糖酒掺成的鸡尾酒。——译注

销员来找你，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公司的还是其他公司的，你发现向你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没有提到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其他你应该知道的注意事项时，就写一份报告给我。我已经物色了一些信任我的医生帮我做这件事，内布拉斯加和新泽西都有，我积存的材料已经越摞越厚了。”

安德鲁轻声吹了个口哨。“你干的这事真不简单，而且还有一定风险。”

“要革除时弊，总得有人担风险。而我并不怕担风险。”

“的确，”安德鲁说，“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害怕的。”

“我跟你说，安德鲁，如果药品公司自己不去清理内部，并且及早动手，我想政府会来越俎代庖的。国会已有不少风言风语。如果医药工业界等着国会举行听证会，然后通过包括严格限制措施在内的新法令,那时候他们就该悔不当初了。”

安德鲁没作声，默默地回味着刚才听到的这些话，同时转着其他念头，最后他开了腔:“西莉亚，我以前没问过你。不过，现在可能是更多地了解你的时候了。”

妻子全神贯注地望着他，表情严肃认真。安德鲁仔细地斟酌着字句。

“你讲到要有自己的事业，这我没意见，而且我肯定，没有自己的事业，你是不会舒心的。但是，我们在一起的这几个星期里，我有个感觉，你所希望的事业不只是你目前做的事——当一个女推销员。”

西莉亚平静地说:“你的感觉完全正确，我要上到最高层。”

“一直到最高层？”安德鲁吃了一惊。“你是说要当一

个大药品公司的头儿？”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即使不能爬到顶，也要非常接近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和权力。”

安德鲁疑惑地问：“权力？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德鲁，权力会遮住人的双眼，会腐蚀人。我并不想让权力对我发生这样的作用，只希望有充实的生活，结婚，生儿育女，但还要有更多的东西，有某些实在的成就。”

“在自助餐厅那天……”安德鲁打住话头，纠正自己的说法。“在那难以忘怀的一天，你说妇女们去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的日子已经到了。这我也相信，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这已经是事实，包括卫生界。但是对你们那个行业——药品工业界，我却没有把握。整个行业都是保守的，以男子为中心，这你自己也说过。”

西莉亚笑着说：“的确如此，而且无以复加。”

“这个行业能容忍你这样的人吗？我这样问，西莉亚，是因为我不想冷眼旁观，看到你受到伤害或者觉得不痛快，你费尽心血最后却可能劳而无功。”

“我不会感到不痛快的，这我可以向你保证。”西莉亚用劲捏了捏安德鲁的胳膊。“以前从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我，亲爱的，你这样我很高兴。至于你的问题，的确，药品工业界还没有准备好容忍我，或任何其他具有极强事业心的妇女。但是我有个计划。”

“我早该知道你把一切都想过了。”

“首先，”西莉亚告诉安德鲁，“我要做到非常精通自己的工作，这样，费尔汀－罗斯公司就会意识到，不提拔我

损失太大。”

“我担保你能做到。可你说‘首先’，难道做到这一点还不够？”

西莉亚摇摇头。“我研究了其他公司的历史，研究了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发现了一个秘密：那些爬到最高层的人，多数是凭借别人的提携扶摇直上的。啊，别产生误解，他们必须努力奋斗，必须是佼佼者。但是在早期，他们往往物色一个对象——地位比自己稍高，年龄也略大，正平步青云，将在自己之前升到最高层。然后，为他出力，对他忠心耿耿，紧跟在他后面。关键在于，一个高级经理人员得到提升后，他总希望有自己熟悉的、有能力而又可以信任的人，尾随于后一同得到提拔。”

“那么目前，”安德鲁问到，“你选定准备紧跟的人了吗？”

“一段时间以前，”西莉亚说，“我认定萨姆·霍索恩是这样的人。”

“啊呀！”丈夫眉峰一皱，“萨姆的阴影总是笼罩着咱们的生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只是在公事上，你大可不必那么酸溜溜的。”

“好吧，好吧。不过，你把自己同他的运道拴在一起的计划，萨姆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不过，莉莲·霍索恩知道。我们悄悄讨论过这事，她赞成。”

安德鲁打趣地说：“看来，某些妇女的阴谋在进行中。”

“那又怎么样？”西莉亚的刚强性格闪烁了一下。“也许有一天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可现在，大公司的世界像是

只许男人参加的俱乐部，因此，一个女人只能不择手段地挤进去，挤到别人的前头。”

安德鲁不作声，思忖了一会儿，然后说:“到目前为止，我想得不多，大概大多数男人都是这样。但是你的话听上去有道理。那好吧，西莉亚，在你争取向上升迁时——我确信你很可能升上去。——我将站在你的身后，支持到底。”

西莉亚在自己的座位上斜过身来吻着安德鲁，“对此我从不怀疑，这也是我同你结婚的原因之一。”

他们感到发动机在减速，飞机准备下降了，“请系好安全带”的信号亮了。透过左边的舷窗，可以看到曼哈顿的灯火在薄暮中闪现。一位空中小姐宣布:“再过几分钟，我们将降落在埃多威尔德国际机场。”

西莉亚又握住安德鲁的手。

“我们将一起开始我们的生活，”她说，“我们怎么会失败呢？”

五

休假回来，安德鲁和西莉亚发现:他们殊途同归，都成了名人。

安德鲁试用乐曲霉素获得成功一事，同许多重大的医学进展一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开。玛丽·罗令人惊奇地运转灾消以来，六个星期过去了。这一事件现在引起了全国性新闻机构的注意。

莫利斯敦的小报《每日纪事》首先披露了这件事，标题是:“本地医生妙用神药　病人奇迹般康复”。《纽瓦克明星纪事报》显然将当地小报毫无遗漏地，及时转发了这条消息，

这又引起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科学报道撰写者的注意。安德鲁回来后，看到这两家出版社要他迅速电话联系的条子，欣然从命。浪漫色彩更浓的《时代》周刊，由于在报道中添加了安德鲁与西莉亚结为伉俪的一段恋情，这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通知安德鲁，他关于试用乐曲霉素的文章，只须作些某些修改，就可以适时发表。而他们提请修改的都是些细枝末节，安德鲁一口应允了。

听安德鲁讲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要发稿的事，诺亚·汤森特医生说："直说了吧，嫉妒搞得我寝食不安。不过，能安慰我的是，我们的事业因之灿然生辉。"

后来，汤森特的妻子，年过半百、风韵犹存的希尔达，向安德鲁倾吐了一个秘密："诺亚不会告诉你，但这些天，他真为你感到骄傲，以致把你看成他的儿子——我们都希望有这样一个儿子，然而，夙愿难偿。"

对西莉亚个人的宣传不如安德鲁那么多，但她在费尔汀－罗斯公司里的地位却有了颇为显著的变化。

以前，她是一个同时代不合节拍的人。这个公司里唯一的女推销员，对某些人来说，是个有趣的尤物，使人好奇。尽管她出手不凡，一开始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成绩，但仍有待于在长期的努力中证明自己的才智。现在不一样了。她对乐曲霉素一事的处理，以及报章中连篇累牍的宣传，使费尔汀－罗斯公司大喜过望。这一切使乐曲霉素和她本人都稳稳地踏上了成功之路。

现在，她的名字为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所熟知，包括费

尔汀－罗斯的总经理埃利·坎伯唐恩。西莉亚回来上班后的第二天，总经理就派人叫西莉亚到他那里去。

坎伯唐恩先生，这位药品工业界年逾花甲的前辈，身材过于修长，面色苍白，然而穿戴永远十分讲究，上衣扣眼里总是插着一朵红玫瑰。他的办公室装饰豪华，设在公司经理人员的领地——布恩吞区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大楼的十一层上。就在这，他召见了西莉亚。

这位总经理先是寒暄几句："祝贺你完婚，乔丹太太，愿你幸福。"接着，又笑着补上一句，"我相信，从现在起，你丈夫开的药将全部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产品。"

西莉亚谢了谢总经理。关于安德鲁的那番话，她以为只是打趣。就随它去了，没有提及丈夫在药品和医疗方面的独立性。

"你已经成了传奇人物了，年轻的女士。"'总经理继续说，"这生动地表明，在某些场合，杰出妇女比起男子毫不逊色。"

西莉亚温和地说道："先生，我希望有一天您会感到没有必要加'在某些场合'这几个字。我相信，您将在本行业看到更多的妇女，她们中间有的可能比男人还更强些。"

一霎间，坎伯唐恩像是吃了一惊，皱皱眉头，旋即恢复了和蔼可亲的神情。"我想，大概是发生了比较不寻常的事情。我们走着瞧吧。"

谈话继续着。坎伯唐恩询问了西莉亚从事推销工作的情况。对了如指掌、坦白直率的回答，总经理似乎颇受触动。随后，他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看，然后宣布："乔丹女士，我要在这儿举行一个会议，有关继乐曲霉素之后

推上市场的一种新药。也许你愿意留下来。”

西莉亚同意后,总经理把等在外间秘书室里的高级职员们叫进来，六个人，都是男的。作了一番介绍后，他们都朝套间的会议室走去，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坎伯唐恩在上首。

新来的人中有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博士——新近招聘来的年轻科学家,一位上了年纪不久就要退休的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及其他四个人，包括萨姆·霍索恩。除了萨姆，别人西莉亚以前都没见过。这些人看着西莉亚，显然感到蹊跷。

为了让西莉亚了解背景，坎伯唐恩解释说，要讨论的这一新药不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研制的,而是通过许可证贸易从西德格吕南塔尔化学公司引进的。

“这是一种镇静剂，在迄今研制成功的同类药物中，属于最为安全的，”总经理宣称。“它可以使人安然入睡，第二天早上也不会有头昏脑涨的不舒适感。”他接着说，“这种药物没有什么明显的副作用，非常安全，甚至可以让小孩服用。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出售这种药，并受到广泛欢迎，只有美国例外。现在，费尔汀－罗斯公司幸运地取得了在美国生产的权利。”坎伯唐恩补充说，“这种药的名字叫酞胺哌啶酮。”

尽管国外已经证明酞胺哌啶酮很安全,但要得到联邦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在美国出售，还得在美国进行人体试验，“就目前情况看，既然有了国外第一流的数据资料，还要这样，简直是愚蠢，纯属官僚主义的要求。”坎伯唐恩抱怨说，“但我们别无出路，只能照办。”

接着，就如何在美国进行酞胺哌啶酮的实验，以及在什

么范围进行，展开了讨论。研究主任文森特·洛德博士主张，找上五十名左右开业医生，由他们把药开给病人，将服用后的结果报告费尔汀－罗斯公司,再转呈联邦食品药物总局。他说，“医生中应当包括通看各科的医生，以及内科、神经科和产科医生。”

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问:“这一套烦琐的程序要多长时间？”

“大约三个月。”

“你能否把它缩短到两个月？我们需要在市场上推出新药。”

“我想可以。”

然而,对实验摊子铺得那么大是否妥当,另外一个人表示疑虑。在一个更集中的范围里，比如说在一所医院里搞，不是更简单，报告结果也更快吗?

讨论持续了几分钟，坎伯唐恩笑着止住了其他人。“或许我们的客人，这位年轻的女士对这问题有些想法。”

“嗯，是的。”西莉亚说。

所有的脸一起转向她。

西莉亚小心地斟酌着字句,心里明白,自己出现在这一场合是不寻常的,甚至可以说受到了特殊待遇，因此，要是给人以过于自信或者冒昧的印象,糟蹋了这个机遇,那就太愚蠢了。

“让产科医生开这种药的建议，有些令人担心。”西莉亚说。“这意味着孕妇将服用这种药，通常，人们都认为在怀孕期间不宜作任何实验。”

洛德博士急躁地打断她，“眼下情况不同。酞胺哌啶酮

已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广泛使用，用药的人中也包括孕妇。”

“那也一样，”萨姆·霍索恩平静地插了一句。“乔丹女士的话是有道理的。”

西莉亚继续说：“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睡眠最不好、特别需要安眠药的，是哪些人呢？我在推销新药时走访过医院、卫生机构以及医生，据我获得的经验，我会说是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病患者。”

西莉亚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她说出末一句话时，桌子周围的好几个人都赞许地点点头。洛德博士却阴沉着脸。

“因此，我的建议是，”西莉亚说，“酞胺哌啶酮的试验，在一两所‘老人之家’进行。我熟悉两所‘老人之家’，一所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县，另一所在本州的普兰菲尔德近郊，都管理得很好，效率很高，会留下完备的记录。这两个机构的主管医生我都见过，需要的话，我可以同他们联系。”

西莉亚讲完话，会场出现了一种拿不定主意的沉默。最后还是埃利·坎伯唐恩来打破了这一气氛。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这位总经理仿佛有点纳罕。“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各位是怎样想的，但在我听来，乔丹女士的建议似乎很有道理。”

总经理表了态，其他人也纷纷赞同，唯有洛德博士例外。西莉亚立刻感到，研究部主任对她有着某种敌意，而且恐怕不会轻易消失。

决定很快做出了。西莉亚第二天去给“老人之家”的熟人打电话，如果他们愿意合作，剩下的事就由研究部接手去办。

会议结束时，在带着友好笑容的握手致意中，西莉亚最

先离开。

西莉亚做了要她做的事。大约一个星期后，她从萨姆·霍索恩那里得知，在两所“老人之家”试用酞胺哌啶酮的工作即将开始。

当时，这个偶然事件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在各自忙于工作之余，安德鲁和西莉亚偷空去各处看了准备出售的房子。其中西莉亚找到并且十分中意的一处，位于莫利斯区考文特车站附近。这里的住房间距很大，房前屋后，绿草如茵，树木繁茂。而且，正像西莉亚说的，这儿离安德鲁的诊所只有两英里，离圣比德医院更近。“这很重要，”西莉亚说，“我不希望你总得开车赶很远的路，特别是半夜有急诊，而你可能又很累的时候。”

西莉亚如果从那儿到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去，得跑十英里，但在推销药品时，她多数时间奔波于新泽西州内的其他地区，因此，这段距离也就无关紧要了。

然而，安德鲁看到这座房子时，着实吃了一惊。这白色的庞然大物，是殖民地时期的建筑，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安德鲁断然反对：“西莉亚，这个快要塌了的大家伙，可不是给咱们准备的！修缮它简直不可能，即使能修好，咱们要那五间卧室有什么用？”

妻子耐心解释道：“咱们俩一间，每个孩子一间。等孩子生下来，要请人住在这帮忙，又是一间。至于第五间，”她继续说，“留给客人用。我母亲有时会来同咱们住在一起，也许你母亲也会来。”

西莉亚还设想：“楼下的书房，咱们俩可以合用，我们

把工作带回家里做时，就可以在一起了。”

尽管并不赞同这般想入非非，安德鲁还是笑着说：“你看得可真远。”

西莉亚申辩道：“咱们谁也不会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事先缺乏计划，以后又迫于扩大空间的需要，每隔几年就得搬一次家，打断正常秩序，带来种种不便。”这是一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西莉亚环顾四周，房子的底层蛛网遍布，尘土厚积。透过积满污垢的窗户，室外灰白的光线，显得更加惨淡。“这地方需要好好冲洗一番，重新粉刷、布置后，会变得很漂亮，会成为我们不愿轻易离开的家。”

“可我现在就要离开，”安德鲁说，显出少有的不耐烦。“这地方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台推土机。多少次都是你对，可这次你错了。”

西莉亚不像被镇住了。她双手搂定安德鲁，踮起脚尖去吻他。“我仍然认为我是对的，咱们回家商量吧。”

那天晚上，安德鲁十分不情愿地让了步。第二天，西莉亚同人商定成交，以颇为低廉的价格买进那所房子，并安排了抵押借款。先付的第一笔款项没有造成任何困难。在过去几年中，西莉亚和安德鲁都积攒了些钱，他们俩目前的收入合在一起也颇为可观。

四月底，他们迁进了新居。安德鲁几乎立刻承认他当初的看法错了。搬进去的第一天，他说：“我现在就挺喜欢它，很可能会对它难舍难分。”翻新的费用要比他想像的低，而效果却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甚至可以说这房子非常漂亮。

对他们俩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原因之一是，到这

时候，西莉亚怀孕已经五个月了。

六

西莉亚和安德鲁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刻，正像安德鲁对医院里的同事们说的那样——“同西莉亚的时间表丝毫不差。”

那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八月，他们结婚后九个月又一星期，是个女孩，重七磅半，身体很健康。这孩子似乎总是心满意足，很少哭闹，父母俩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莉萨。

怀孕期间，西莉亚对如何分娩一事一直十分坚定，结果不久就同她的产科医生——安德鲁在圣比德医院的同事——保罗·基廷发生了冲突。基廷是个爱小题大做的中年人，生性自负。有一次他对安德鲁说：“你妻子真叫人无法忍受。”

“我明白你的意思，”安德鲁表示同情，“但这的确使生活变得更有趣。有意思的是，在别人是不可能的事，到西莉亚这就成了可能的了。”

就在那以前一、两天，西莉亚通知基廷医生：“我一直在研究自然分娩法。并开始为此而锻炼。”产科大夫宽厚地笑笑，于是西莉亚又说：“我要自己生，分娩时必须完全清醒，也就是说不能用麻药。我也不想侧切。”

基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皱起了眉头。“乔丹女士，这些决定要由医生在分娩时做出。”

“我不同意，”西莉亚平静地说。“在这上要是让步了，我就很可能在不能自主的时候任人摆布。”

“要是出现紧急情况怎么办？”

“那完全是另一码事。真出现那种情况，当然得由你作

出判断，采取必要的措施。但事后，你必须向我，还有安德鲁，证明确实出现了紧急情况。”

基廷医生不乐意地嘟哝着什么，然后说：“至于侧切，你可能没想到，分娩前拉一刀，可以避免孩子头部露出时撕裂阴道口。撕裂既疼痛，又不如手术刀口易于愈合。”

“啊，我知道，”西莉亚说。“我想你也一定知道，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助产士不同意这一观点。”

西莉亚对那位产科医生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毫不理会，继续说道：“有足够的案例证明，自然分娩愈合得很快，侧切后却不然，而且还造成了感染，或者几个月的产后疼痛，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基廷医生脸色铁青地望着她，“看来你是无所不知呀。”

“并非如此，”‘西莉亚说。“只是因为这关系到我的身体和我的孩子。”

“说到你的身体，”产科医生说，“我想指出，尽管侧切的目的不在这儿，但事后缝合的确可以使阴道不至松弛。”

“的确，”西莉亚表示同意，“阴道紧，对将来同我行夫妻之道的人有好处。我是不想听到丈夫由于阴道松弛而抱怨的，因此，生了孩子以后我要锻炼，使骨盆周围的肌肉收缩绷紧。”

这以后不久，双方一致同意，西莉亚应该换个医生，于是她转由尤妮斯·纳什曼医生负责。这位医生比基廷岁数大些，然而却更能接受新思想，在很多问题上同西莉亚看法一致。

莉萨生下来以后，尤妮斯·纳什曼曾向安德鲁吐露了实情。“你的妻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有时她痛得真厉害，我

问她是否要改变不打麻药的决心。”

安德鲁好奇地问:“她怎么说?”他本想在分娩时呆在那里，由于一个病人出现紧急情况临时被叫走了。

纳什曼医生答道:“她说，‘不，请来个人扶住我。’”于是一个护士抱住你的妻子，安慰着她，她所需要的只是这个。

“等你女儿生下来后，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把孩子抱走，而是让她躺在西莉亚身边。她们俩那么安静地躺着，看上去真让人陶醉。”

西莉亚像说过的那样，一年没有工作，把精力和爱抚集中在莉萨身上。她还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安排他们的新居，使她设想和许诺的一切都成了现实。一天，安德鲁兴高采烈地表示:“我真对这新居难舍难分了。”

与此同时，西莉亚仍同费尔汀－罗斯公司保持着联系。萨姆·霍索恩被提拔，当上了全国销售部副经理。他承诺，等西莉亚可以回来时给她一份事做。

对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来说，那是个好年头。安德鲁·乔丹医生戏剧性地应用乐曲霉素一事被广泛宣传后，没几个月，联邦食品和药物总局就批准这种药进入市场。乐曲霉素获得很大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赞扬，成了公司历史上利润较高的一种药品。由于西莉亚在推出乐曲霉素上的贡献，公司头头们批准了萨姆·霍索恩的意见，同意让西莉亚重返公司。

跳出公司范围，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九五九年并无多少惊人事件。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分别于一月份和七月份成了美国的一个州。在北方，圣劳伦斯水道于四月开通。五月，以

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向世界承诺，以色列将努力实现同周围阿拉伯邻国的和平。当月晚些时候，美国陆军的导弹把两只猴子送进外层空间,进行了一次高度达三百英里的航天飞行，猴子安然无恙。人们希望，有朝一日人也能这样做。

外界事件中，有一件引起了西莉亚的警觉。从十二月份起，以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为主席的参院小组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这位参议员是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有竞选总统的抱负。以前，由于举行犯罪问题听证会，他受到各界的广泛注意，目前正急于引起更大的关注。新近举行的听证会的目标，是针对制药工业界的。

制药工业界的多数显要认为,凯弗维尔不过是让人讨厌的小事一桩。本行业在华盛顿的院外活动人员阵容强大，没人认为会发生什么影响深远的事。西莉亚却不这么看，尽管她只向安德鲁吐露过。

到年底，西莉亚重返费尔汀－罗斯公司，担任新药推销员，仍负责新泽西州境内的一个地区。通过圣比德医院的关系，她找到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护士，每天到家里来照看莉萨。按照她的一贯做法，她先和安德鲁到城外跑了一天，让那位妇女在家里照看孩子，试试这样的安排是否行得通，结果看来是可行的。

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丽德有时从费城到女儿这儿来。退休护士不在时，老人家很乐意帮忙，也正好同她的外孙女亲热些。

米尔德丽德同安德鲁相处得很好。时间一长，西莉亚同母亲的关系也更密切了,俩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早先很少有的

亲近感。原因之一，可能是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远嫁在外——同一个石油公司的地质师结了婚，跟着四处奔波的丈夫到特鲁西亚酋长国去了。

这样，有了多方支持，西莉亚和安德鲁又可以享受从事各自事业所获得的乐趣了。

说到安德鲁的事业，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美中不足，心怀忧虑，而究竟有多严重，一时又还说不准。这事同诺亚·汤森特有关。

安德鲁诊所的这位所长，在几次互不相关的场合中，显得情绪不大稳定，安德鲁细想起来，更确切地说，是举止离奇古怪。使安德鲁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同这位年高德劭的医生朝夕相处，深知上述现象同他的品性格格不入。

安德鲁想得起来的有三件事。

其中一次，诺亚在他的诊室里同安德鲁谈话，被电话铃声所打断，于是，他急躁起来，粗暴地把发话人顶了回去，顺手把电话线从墙上拽了下来，又抓起电话机，扔到文件柜上，撞烂了。随后，诺亚继续谈话，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第二天，诺亚案头换了一部电话机，原来那部命运如何，谁也没有提起。

大约六星期以后，有一次，安德鲁搭诺亚的车。突然，诺亚在莫利斯敦疯开起来，油门踩到了底，转弯时车轮打滑，对红灯视而不见，直闯而过。安德鲁实在胆战心惊，大声警告着，而诺亚则置若罔闻。老天有眼，竟然没出事。诺亚飞车闯进圣比德医院停车场，一脚把车刹住，车轮发出尖

利刺耳的声音。安德鲁大喊大叫起来，诺亚却只是耸耸肩。到下一次再搭诺亚的车，安德鲁发现他又开得稳稳当当、小心谨慎。

第三件事同样过了很久才发生，牵涉到他们诊所里的接待秘书，特别使人痛心。帕森斯太太在这个诊所为诺亚工作时间很久了，她来这比安德鲁早得多。的确，六十多岁的维奥莱特·帕森斯，工作效率不如以前，偶尔也会忘事，但重要的事却很少出纰漏，同时，她对病人态度和蔼，他们都很喜欢她。帕森斯太太同安德鲁相处得也很好，对诺亚一片忠心，近乎崇拜，这更是圈内人说笑的话题。

由一张支票引起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

一次，维奥特为诊所付货款填写支票时，出了差错。发票上写的是 45 美元，她把两个数字颠倒了，在支票上填上了 54 美元，并放到诺亚的桌上让他签字。这本来没有什么，多交的部分会被算作预付的下月货款。

可是，诺亚却大步流星地闯进接待处，手里拿着那张支票，朝着维奥莱特·帕森斯吼道："你这个又呆又痴的笨女人！你想把我的钱白白送人，毁掉我吗？"

安德鲁当时恰好走进诊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维奥莱特看来也难以置信，她站了起来，举止端庄地答道："汤森特医生，以前从来没人这样对我讲过话，我也不希望再有这种事。我现在就走，不再来了。"

安德鲁想调解一下，诺亚却朝他喝道："别多管闲事！"维奥莱特也说："谢谢你，乔丹大夫，不过我不在这儿干了。"

第二天，安德鲁想同诺亚谈谈这件事，可这位年长的医

生仍然厉声说道："她自己干不了这事，我已经另外雇了人，明天就来上班。"

如果这类事件相互关联，或者更为频繁，安德鲁可能会更为关切。眼下他只是想，人上了年纪，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压力，使心理处于紧张状态，一旦爆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说到底，这符合人的本性。安德鲁有时也感到那种压力、并因此变得急躁起来，只是还能控制罢了。看来，诺亚却没有控制得了。

然而，这几件事毕竟使安德鲁感到不安。

相比之下，西莉亚的事业则较为乐观。

一九六〇年二月的一天，西莉亚离开自己主管的地区，回公司总部办事。萨姆·霍索恩把她召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显得轻松愉快，亲切和蔼。西莉亚心想，看来担任全国销售部副经理并没有使他疲惫不堪，这是好现象，从她自己的长远计划来看，也是个好兆头。然而，萨姆的头发却稀疏得多了，一年以后满四十岁时，大概就会掉光，不过那样的外表同他倒也相称。

"找你来，是想谈谈全国销售会议的事。"他亮了底。

西莉亚已经听说，费尔汀－罗斯公司两年一度的销售会议将于四月份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举行。这是个内部会议，谢绝外人参加，但公司内的同事却济济一堂，包括本公司在美国各地的所有推销人员，国外子公司的要人。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经理人员也将出席三天的会议。

"我正准备去参加这次会议，"西莉亚说，"但愿你不

是要告诉我，妇女不得出席。”

“不光是允许妇女参加，公司里的要人还希望你发个言。”

“可以。”

萨姆平铺直叙地说：“这，我事先就没有疑问。发言的主题，我同埃利·坎伯唐恩谈过了，他和其他人希望你能讲讲你搞销售的经验——从一个妇女的角度谈看法，关于题目，有个建议：一名妇女看新药推销。”

“这么个题目挂在电影院入口处可不怎么醒目，”西莉亚说，“不过作为发言么，还凑合。”

“你的发言要轻松，可能的话还应幽默一点，”萨姆继续说，“不要太沉闷或太严肃，不要讲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西莉亚沉思着说：“……噢，我知道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拟出份草稿，我先看看，提点意见。”

“你的这个建议，我记住了。”西莉亚说。该怎么讲，她心里已经有谱，并且根本不想事先交出任何东西。

“你负责的地区，销售情况很好，”萨姆称赞道，“保住这势头！”

“我是那样，”西莉亚点点头。“不过，要是有些新产品就好了。噢，对了，坎伯唐恩先生一年前谈到的那种药怎么样了，就是酞胺哌啶酮？”

“放下了，还给格吕内塔尔化学公司了。表示了谢意，但并不是真谢。”

“为什么？”

“据研究部的人说，”萨姆解释道，“那药不怎么样，他们根据你的联系，在‘老人之家’试用了。作为一种安眠药物，似乎没有用。”

“就这么完了？”

“对费尔汀－罗斯公司来说，正是如此。不过，我刚刚听说，梅利尔公司又把它接了过去，他们给它取了个新药名叫‘反应停’，准备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张旗鼓地推上市场。”萨姆·霍索恩接着又补了一句：“既然这种药在欧洲获得那样的成功，这并不令人吃惊。”

“你好像不高兴，”西莉亚说。“你说，咱们公司是不是失算了？”

萨姆耸了耸肩。“可能。但是我们只能销研究部批准的药，而这药他们不批准。”他犹豫了一下，又说：“我还可以告诉你，西莉亚，由于我们试用酞胺哌啶酮的范围限于老人，而不是像文森特·洛德原来建议的那样，范围更广一些，这里有些人对你非议不少呢。”

“你也是批评者之一吗？”

“不是。你可能还记得，当时我同意你的意见。”

“我记得。”西莉亚想了想，又问到：“其他非议严重吗？”

“对你？”萨姆摇摇头。“我不那么认为。”

在那以后，晚上和周末，西莉亚在家里准备销售会议的发言，身边摊满了纸张和笔记。她和安德鲁共用的书房安谧、舒适，俩人都很满意。

一个星期天，看着西莉亚在那里奋斗，安德鲁问道：

“你拼凑出点东西了吧？”

“嗯，有点眉目了。”

“给我讲讲行不行？”

“以后再讲。”西莉亚说，“要是现在告诉你，你会让我从头另写的。”

安德鲁笑了，明智地放弃了这一话题。

七

“我知道，你们大多是结了婚的人，”西莉亚望着面前密密匝匝的男子说，“都知道我们妇女有什么特点。我们常常优柔寡断，有些事情上有点糊涂，有时干脆忘得一干二净。”

“你可不这样，厉害的姑娘，”前排中有人温和地逗道。西莉亚迅即一笑，又讲下去。“我也忘事，其中之一就是今天我该讲多长时间。我隐隐约约记得有人说过十到十五分钟，但恐怕是搞错了。毕竟，哪个妇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自己成为五百个男人的知己呢？”

会场里响起一阵哄笑，后排一个带浓重中西部口音的人说：“宝贝儿，我的时间任你占用！”又是一阵大笑，夹杂着口哨和叫喊，“我也一样！”“随便说吧，娃娃！”

西莉亚向前倾了倾，靠近面前的扩音器，向台下答道：“谢谢！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她避免去看萨姆·霍索恩的眼睛，这位上司正在几排之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

正是萨姆会前对西莉亚说：“销售会议拉开序幕时，大家都兴高采烈。第一天主要是活跃气氛。设法让所有人皆大欢喜，要夸那些从第一线来的人非常了不起，费尔汀－罗斯

公司的全班人马又如何如何第一流，有他们参加这一行列，我们多么幸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等这些说够了，后两天我们才坐下来讨论更严肃的事。”

西莉亚在日程表上看到，自己将于会议第一天下午发言，于是问道：“那我也是活跃气氛的一部分了？”

“当然。为什么不呢？咱们这儿真正搞推销的妇女只有你一个，许多人听说过你，都希望从你这儿看到、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西莉亚说：“我力争不让他们败兴而归。”

他们刚刚同公司里的一些人，在沃尔多夫饭店一起吃过早饭，出来后沿着公园大道散散步。再过一小时会议就将开始。眼下，在四月里这充满和煦阳光的早晨，还可以让他们消受一番。清新怡人的微风吹拂着曼哈顿，公园大道中心商场摆满郁金香和黄水仙，提醒人们，春天已经来临。两侧，有数条车道的宽阔公路上，奔泻着发出喧噪声的滚滚车流。人行道上，人流如潮，赶着上班的白领职员，像漩涡一样接踵绕过款步徐行的萨姆和西莉亚。

那天一大早，西莉亚驾车从新泽西来到这里，今后两天将住在沃尔多夫饭店。为参加今天的活动，她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新裁的西服外衣和一条深蓝色裙子，西服里面是一件带褶边的衬衫。西莉亚知道，这样打扮，把生意人的干脆利落和女性的特点圆满地结合在一起了，很中看。现在，她已经摘去那副总让自己讨厌的眼镜。蜜月期间安德鲁建议西莉亚配的隐形镜片，已成了她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的一部分。

萨姆突然说：“看来，你决心不让我看讲稿了。”

“啊呀！”西莉亚应道，“我好像把这事给忘了。”

路上车流汹涌，萨姆提高了嗓门：“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那么回事，可是，我知道你从不忘事。”

西莉亚刚要张口，萨姆做了个手势止住她。“你不必解释，我知道你同其他为我工作的人不一样，你总是我行我素，而且到目前为止，你干的绝大多数事都没错。我只想告诫你，西莉亚，要适可而止。不要过于鲁莽。不要毕其功于一役，急于求成，那样会适得其反乃至前功尽弃的。就这些。”

他们向后转，趁着人行道上亮着绿灯，跨过公园大道，向沃尔多夫饭店走去。西莉亚默不作声，暗自思忖：今天下午要干的事，是否过头了点儿？

现时，沃尔多夫饭店的阿斯特大厅里，销售会议在进行。面前坐着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全体推销人员，西莉亚意识到，是否过头，马上就可见分晓。

西莉亚的听众主要是推销员，加上一些主管人员和地区经理。这些人来自公司设在各地的前哨，即在阿拉斯加、佛罗里达、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南北达科他州、得克萨斯、新墨西哥、缅因，以及这些州之间的那些地方。对很多人来讲，直接同公司总部里的上司接触，每两年中仅有这一次机会。这是显示志同道合者的忠诚和友谊的时刻，振作精神、引进新思想新产品的时刻，对某些人说来，甚至是恢复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时刻。当然也有人兴致极高地追逐灯红酒绿——这在任何地方任何工业界的任何销售会议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让我来发言时，”西莉亚告诉她的听众，“有人建议我，谈谈作为女新药推销员的经历。这我准备照办。另外还

提醒我不要讲严肃的事，或可能引起争议的事。啊，这可不好办。我们都知道，这本来是一件严肃的事。我们都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的成员，这家公司销售重要的、能起死回生的产品。所以，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我也准备这样。另外，我还认为，我们这些处于推销第一线上的人，要能做到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必要时，相互间还要持批评态度。”

讲话时，西莉亚不仅意识到由推销员组成的一大批听众，而且也意识到坐在头两排保留席上的一小批听众。他们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头面人物：董事长、总经理、执行副总经理、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以及其他十几个人。萨姆·霍索恩也是其中之一，他那谢了顶的脑袋油亮油亮的，很显眼。

作为总经理——公司的最高经营决策人，埃利·坎伯唐恩理所当然地坐在头排中央。旁边是董事长弗洛依德·范霍坦，他如今步入垂暮之年，身体虚弱，但十年前，正是他掌管着公司，使之逐渐有了今天的规模。目前，范霍坦的职责主要限于主持董事会例会，但他的影响仍然很大。

“讲到‘持批评态度’，”西莉亚对着扩音器说，“我今天就准备这样做，尽管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不高兴。原因很简单，我希望能对这次会议作出积极贡献，而不只是点缀点缀。此外，我所讲的一切，并未超出题义，题目议程上有：‘一名妇女看药品推销’”。

现在，她吸引了会场的注意力，而且自己也清楚。全场静谧，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

到底能不能抓住听众，西莉亚曾为这事担心。今天早上，从公园大道散步回来，走进站满了推销员的休息室，瞥

见那拥挤、吵闹、乌烟瘴气的场面，西莉亚感到有些紧张。自她同意在大会上发言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西莉亚内心也承认，费尔汀－罗斯公司的销售会议，至少在目前，主要是一项男人的活动。到处是故作亲昵的勾肩搭臂，粗俗的戏谑，以及孟浪而无聊的笑声，那些毫无独到之处的交谈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许多人做作地操着洋泾浜英语：“好久不见了！”似乎这是句颇为新奇、刚刚创造出来的流行话，西莉亚开始还数着听到过多少次，不一会，就数不清了。

“同你们一样，”她继续说，“我也很关心我们为之工作的这家公司，关心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药品工业界。无论我们公司，还是药品工业界，都做了很多好事，今后还会做得更多。但也有一些错事，很严重的错事，特别是在推销新药这方面。我想讲讲，在我看来，哪些事是错的，我们怎样才能干得更好。”

西莉亚朝坐满要员的头两排扫了一眼，发现好几张脸上显出不安的神情，有一、两个人已经坐不住了。很明显，她上面的话已经同他们所期望的不一样了。她抬起眼，把注意力转移到会场的其他部分。

“今天上午和下午走进会场前，我们都看见了那些突出介绍乐曲霉素的横幅和展览台。乐曲霉素是一种了不起的药物，是医药学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同很多人一样，我为能销售这一药物而感到自豪。”

会场里响起掌声和欢呼声，西莉亚停顿了一下。实际上，外面休息室里突出宣传的公司重要产品有十几种，西莉亚抓住乐曲霉素做文章，当然是因为这与她自己直接相关。

“如果你们从展览台上拿起一本小册子，正像你们当中

有些人已经做了的那样，就会发现，那里面介绍了我丈夫使用乐曲霉素的情况。我丈夫是个医生，看内科。在使用药物时，他遇到过乐曲霉素和其他非常好的药，但也遇到过效果不好的药。在同新药推销员打交道时，由于对方在介绍药品性能时讲了假话，他上过当。这方面，我丈夫的遭遇并不是唯一的例证。正如我通过送给我的报告所得知的那样，其他医生——为数甚众——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这是我们这一行业应该而且可以改变的一个方面。”

西莉亚知道，她踏上了崎岖、险峻的一段山道。她正视着台下的听众，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词句。

“根据一名医生的经验，我丈夫告诉我，他在心里把拜访他的新药推销员分为三类。第一类，诚实地介绍本公司的药品，包括不良的副作用；第二类，对自己推销的药物知之不多，不能就这些药物向医生提出适当的建议；第三类，为了让医生在药方中开上他们推销的药，信口开河，甚至不惜撒谎。

“我当然希望，第一类，即那些知识丰富而又诚实的新药推销员，占绝大多数，其他两类人为数不多。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第二类和第三类推销员要比第一类多得多。其结果，从全面、准确地介绍情况这一点来说，新药推销工作的质量不高，制药行业的所有公司都是如此，包括我们公司。”

这时，西莉亚可以看出，坐在前排的公司要人，还有他们后面的人，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一些人哼声不迭，有一个甚至嚷了起来：“嘿，这是怎么回事？”

西莉亚事先就估计到会有这种反应，并把它作为一种风

险考虑过。她继续讲下去，声音坚定而清晰。

“我可以肯定，你们心里在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她怎么知道这些事，她能证明吗？’第二，‘这会儿我们正在兴头上，不想听到不愉快的事，提这些事干吗？’”

听众中间又有人喊道:“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正想问呢!”

“你也该问!”西莉亚针锋相对，“而且有权得到回答。我这就告诉你们。”

“别答得太不像样!”

西莉亚今天押的另一个赌注是,不管对她的发言反应如何，都能让她把话讲完。这看来问题不大。尽管前排的显要不满地皱着眉头，但没有人站起来运用自己的权威打断她。

“我之所以对自己讲的话有把握,”西莉亚高声说道，“原因之一是，我曾经属于那第二类人——知之不多的人，因为我去向医生兜售药品前，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实际上，我几乎没受过任何训练。关于这一点，让我给你们讲一件事。”

她叙述了北普拉提的那个医生如何说她只有“鸡零狗碎的知识”，并把她粗暴地撵出诊室的事，也就是蜜月中告诉安德鲁的那次遭遇。她讲得很动人，台下的人静了下来，可以看见有些人在点头，有的窃窃私语。西莉亚猜想，这个大厅里可能有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心酸经历。

“那个医生没错,”她继续说下去。“我当时的确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去同精明的医生讨论药物,而这些知识本应在我去推销药品之前教给我。”

她回身从后面的桌子上拿起一个文件夹。

“我刚才提到，医生们写了报告，讲述新药推销员如何向他们提供不真实的情况。在为费尔汀－罗斯公司销售药品的近四年时间里，我一直记录、整理着这类报告。就在这儿，让我举几个例子。”

西莉亚从夹子里抽出一页纸来。“你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处方药物产品，叫波纳东。这是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极好药品，也是费尔汀－罗斯公司销路很好的产品。但是，这种药一定不能让患有风湿病或糖尿病的人服用，那是很危险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警告。然而，……本公司的新药推销员对新泽西州的四名医生，内布拉斯加州的另外两名医生说，波纳东对所有病人来说都是安全的，包括患有上面提到的那些疾病的人。你们要想知道的话，我这儿有医生的名字。当然，我所知有限，这样的医生可能还有很多。

“我提到的这几名医生中，有两个查了文献，发现了不实之处。另外两个真的相信了，将波纳东开给了患有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好几个病人一下子病得很厉害，其中一个甚至有生命危险，不过最后还是好了。”

西莉亚挥了挥夹子中抽出的另一页纸。“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有一种抗菌素——氯霉素，这也是一种一流的药物，但只能用于严重的炎症，因为它可能产生副作用，包括破坏性的，甚至是致命的血液功能失调。然而——我这里也有时间、姓名、地址——那家公司的新药推销员糊弄医生说，这种药不会有任何危害……”

讲完关于氯霉素这件事，西莉亚又接着说：“现在，回过头来说费尔汀－罗斯公司……”

她继续讲下去。证据越来越确凿无疑。

又说了一通后，西莉亚说："我还可以讲下去，但恕不赘言，我的材料就在这，谁都可以来看。现在，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在今天提出这一问题？"

"所以要在这儿提,是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去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能让公司总部里的某一位听听我的想法，看看这些材料，可没有一个人愿意。我强烈地感到，收集起来的这些东西，干脆就是些没人要听的坏消息……"

这时，西莉亚双眼径直望着坐在前两排的显要们。"也许，有人会说我今天干事太任性，甚至很愚蠢。也许的确如此。但是我想说，我这样做，是因为对我们公司，对我们这一行业，以及对这两者的名誉，抱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度的关切。

"这一名誉正在受到玷污，而我们却无动于衷。许多人都知道,目前在联邦议会里正在举行有关药品工业界的听证会。这些听证会对我们是怀有敌意的，而本行业中却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它们。这些听证会绝不是闹着玩的。新闻界已经给了各种批评意见以显著地位，要不了多久，公众就会呼吁改革。我相信，除非我们自己改进销售作风，改善我们的声誉，否则，政府就会采取行动——我们中谁也不会喜欢这一局面，它将弄坏我们所有的人的事。

"最后，由于上述所有原因，我敦促我们公司带个头。首先，规定一套关于新药推销的道德规范；第二，制订对我们的新药推销员进行训练和再训练的计划。我已经把关于这类计划的想法归纳起来了。"西莉亚略一停顿，笑了笑。"如果哪位有兴趣，我的卷宗里也有。"

结尾时她说：“谢谢诸位，再次向你们致意。”

西莉亚收拾起讲台上的纸张，准备下台去，会场里响起几声稀疏的掌声，由于没有多少人附和，很快就停住了。很明显，绝大多数人都准备按前排显要们的反应行事，那里没有掌声，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发言不满意。董事长看上去很生气，他压低嗓子激烈地对埃利·坎伯唐恩说着什么，而那位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总经理则边听边频频颔首。

新近提拔的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一个名叫欧文·格莱戈森的纽约人，朝西莉亚走过来。格莱戈森是个健壮的人，身材像运动员，平时和蔼可亲，讨人喜欢。可现在，他两眼冒火，满脸通红。“年轻的女士，”他厉声说道，“你自己误入歧途，还出言不逊，恶意中伤。你的那些所谓事实，不过是姑妄之言。你会为此而后悔的。这事不会就这么算了，但现在，我命令你，退出这一销售会议，不许再回来。”

“先生，”西莉亚说，“至少你应该看看我的这些材料——”

“我什么也不要看！”格莱戈森提高了嗓门，全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滚出去！”

“午安，格莱戈森先生。”西莉亚说完，转过身，昂首朝出口处走去，步伐丝毫不乱。她心想，要后悔，甚至垂头丧气，以后有的是时间，眼下，离开这个男性的集会时，大可不必像个败下阵的弱者似的。尽管如此，她心里也承认，自己的确吃了败仗。当然，事先想到过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总希望不致如此。对西莉亚来说，她指出的那些现象，其错处犹如秃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必须加以革除，也是不言而喻的。很难想像这类事实一经指出，别人怎

么可能不同意。

但是他们就是不同意。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她受雇于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历史已经结束，或者很快就要结束。真遗憾。萨姆·霍索恩可能会说，她所做的，正是他事先提醒她不要干的事——力图毕其功于一役而过度曝光。安德鲁也警告过她——在他们蜜月旅行回来的路上，她告诉他要设立一个医生报告档案的时候。她想起了安德鲁的话。“你正干着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而且有一定风险。”他说得多正确呀！但是，这里涉及到原则，涉及西莉亚自己是否诚实，她早就认定，在这上面不能妥协。在学校里学过的哈姆雷特的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这首先是，对你自己是否诚实……”然而，为此你得付出代价，有时是高昂的代价。

穿过会场，西莉亚可以感到，一些仍然坐着的人投来同情的目光。在她大批了一通之后，这是始料所不及的。可现在这也没什么意义了。

“请等一下！”

突然，扩音系统嗡嗡作响，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声音，让西莉亚吃了一惊。“乔丹女士，等一下好吗？”

西莉亚犹豫了一下，那个声音再度响起：“乔丹女士，等一下！”

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西莉亚惊奇地发现，原来是萨姆·霍索恩。萨姆离开他的座位到台上去了，这时正俯身站在扩音器前。其他人也很吃惊。听得见欧文·格莱戈森说：“萨姆……你搞什么名堂？”

萨姆一只手摸着在灯光下闪闪发亮的头顶，这是他考虑问题时的下意识动作。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十分严肃。“欧

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乔丹女士离开以前，有些话我想说出来，让大家都听听。”

西莉亚猜度着他会讲些有么。当然，萨姆不会把他们今天早上的谈话和他的警告全盘托出，以此来表示他同意把西莉亚赶出去的做法，那不符合他的性格。然而，野心有时会在人身上发生离奇的作用。萨姆会不会认为，发表一番评论可以给在场的显要留下个好印象?

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望着台上，烦躁地说：“说什么？”

“是这样，”萨姆距离扩音器很近，安静下来的会场里到处都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欧文，我想你可以这样说，我站到台上来，也想算上一个。”

“算上一个什么？”这回提问的是埃利·坎伯唐恩，他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萨姆·霍索恩望着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这位总经理，又往扩音器前凑了凑。“同乔丹女士算在一起，埃利，尽管看来没有其他人愿意这样做。我必须承认，她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对这，我们所有的人心里其实都很明白，尽管表面上看不出。”

会场里一片沉寂，静得有些令人生畏。街头的喧哗，厨房里杯盘碰撞声和会场外面走廊里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传了进来。每个人都像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生怕漏掉一个字。在这寂静之中，萨姆继续说下去。

“我还愿意在记录里写上，我真希望能像乔丹女士刚才所做的那样，具有道义上的勇气和才智来讲那番话。还不只是这样。”

欧文·格莱戈森打断他的话:“你不觉得太啰嗦了点? ”

“让他讲完,”埃利·坎伯唐恩发话了。“都摆出来也好。”

销售副总经理不作声了。

萨姆·霍索恩接着说下去:“我特别赞同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这个行业失之检点,不能改过自新,就会引出一些法令逼着我们去做。而且,比起按照刚才的那些善意建议,由我们自己来清理内部,那些法令将苛刻得多。”

“最后,关于乔丹女士,她本人的作为多次证明,对这个公司说来,她有多么大的价值。在我看来,她刚才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让她就这样离开这间大厅,那我们就都是些鼠目寸光的傻瓜。”

西莉亚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这些话。顿时,她为自己曾怀疑萨姆的动机而感到羞愧。她意识到,这样一来,为了她,萨姆把自己的职位、雄心壮志和在公司可能有的辉煌前程,都置于毁于一旦的危险境地。

场内仍是一片令人不安的沉寂。人们无法预料,还会爆出什么戏剧性场面。

还是埃利·坎伯唐恩首先采取了行动。他回到自己在董事长身旁的位置上,两位身居要职的人再次急切地低声谈了起来。这次,主要是坎伯唐恩讲话,像是在努力说服对方,而上了年纪的范霍坦则倾听着。那位董事长先是坚决地摇着头,继而态度缓和下来,最后,他耸耸肩膀。坎伯唐恩招呼欧文·格莱戈森也过去。

显然,决定就要在最高层中做出,其他人等待着。不过,此时会场里,窃窃私语已汇成一片声浪。

噪声渐渐消失，人们看到销售总经理走上台去。他从萨姆·霍索恩手里接过话筒，萨姆回到台下自己的座位。对着一张张好奇的脸，格莱戈森扫了一眼。为了集中大家的注意力，他未曾启齿，却先放声笑了起来。

“不管对咱们销售会议怎么说三道四，”他开口说道，“至少有一条我们可以保证，就是它绝不会沉闷得让人昏昏欲睡。”

这话很合时宜，会场里响起一阵赞赏的哄堂大笑，就连郁郁寡欢的范霍坦也跟着笑了起来。

“奉咱们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指示，”格莱戈森说，“——这个指示本人也同意，我想说明：刚才，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些操之过急，甚至是很不明智。”这位主管销售的头头又笑了笑，停顿了一下，然而再讲下去。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孩子，同所有男孩一样，有时我也惹出一些麻烦来。那时，母亲教会了我一些事。‘欧文’，她说，‘如果你干了蠢事，又必须向人家道歉，那就挺起腰板来，像个男子汉的样子，干得漂漂亮亮。’我亲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愿她在天之灵安息，然而，我依然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欧文，我的孩子，这样的时刻到了。’”

西莉亚一边望着格莱戈森听他讲话，一边想：“格莱戈森真有风度，把他提到销售活动的最高职务上，绝非偶然。”

她意识到格莱戈森正指着她。“乔丹女士，请到这来。萨姆，你也来。”

他们三个人一起站到台上，西莉亚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这时，格莱戈森说：“我说过我要道

歉，乔丹女士，我现在就要这样做。毕竟，我们要认真地考虑你的意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请你把那个卷宗放下。”

转向台下的听众，格莱戈森说：“我相信，你们刚才亲眼看到了一个例证，表明为什么我们的公司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并将……”

他剩下的话被一阵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不久，显要们和其他人就围住了西莉亚，同她握手，向她表示祝贺。

“你为什么要冒那个险？”萨姆·霍索恩问道。

“要说那件事，”西莉亚答道，“你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西莉亚和安德鲁在霍索恩夫妇家里做客。霍索恩太太烹调技艺可谓上乘，这从那桌精美可口的饭菜上就可看出。入席后，他们一直谈着其他的事情，避免提起销售会议。几天前，俄国人宣布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国U－2型飞机，活捉了驾驶员加里·鲍尔斯。莫斯科指责这架飞机和驾驶员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开始矢口否认，不久，艾森豪威尔总统又红着脸承认对方的指控属实。霍索恩夫妇和乔丹夫妇都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为此感到难堪。

在英国，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同一位职业摄影师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成亲，颇使一些人絮絮叨叨或者瞠目结舌。新闻界描述说，婚礼在“狂欢的气氛”中举行。人们问道，这一婚事是否会影响英国皇家的尊严？安德鲁断然否认。

晚餐后，他们一起听了埃尔维斯·普利斯莱①的一张新

① 埃尔维斯·普利斯莱（1935－1977）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流行摇滚乐歌唱家。——译注

唱片，一首叫作“名声与运道”的流行民歌。普利斯莱在美国陆军中服役一年后重返歌坛，人们对他的喜爱，并没有因他这一年的销声匿迹而有丝毫减退。女人们喜欢“名声与运道”，男人们则不然。

最后，大家在霍索恩布置得颇具艺术情趣的宽大起居室里，喝着白兰地。这时，萨姆提起了这个同他们自己关系更密切、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对西莉亚的问题，霍索恩回答说：“我在你后面跳上台去，可能只是因为抵挡不住加入那一戏剧性场面的诱惑。”

西莉亚不同意这种说法：“决不仅仅是那样，这你知道。”

“我们都知道，”安德鲁插了一句。他舒舒服服地靠在一张扶手椅上，细品着白兰地。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今天他又忙了一天，着实有些累了。“你把一切都置于不顾，萨姆，你可能丧失的东西要比西莉亚多得多。”

“那当然，我很感激——”西莉亚刚张嘴说了一句，马上被萨姆打断了。

“大可不必。如果你们想知道实情，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当时感到正在经受考验。”他朝安德鲁说，“你的妻子已经表明，她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更有勇气，也更尊重事实。我不想做得比她差。”萨姆朝西莉亚笑笑，“特别是，如果你想跟在我后面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阶梯上拾级而上的话。”

“你都知道？”

“我告诉他了，”莉莲·霍索恩说。“如果我泄露了你的天机，那实在抱歉，但萨姆和我互相不保守秘密。”

“我还知道一个秘密，”萨姆说，“同西莉亚有关。”看到其他人好奇的脸色，他继续说，“她将不再是一个女新药推销员了。”

安德鲁咯咯一笑：“你还是把她解雇了？”

“不，提升。我们公司要设立一个推销训练部，就像西莉亚建议的那样。她要协助建立这一机构，并将担任副主任。”

“好哇！”莉莲举起了杯子。“男人们有点通情达理了。我要为这喝一杯。”

“如果真正公道的话，”萨姆说，“西莉亚应该是主任，但是公司里有些人，要他们一下子接受这么多还不行，眼下还不到火候。顺便说一句，这事明天宣布。”

安德鲁站起身来，穿过房间去吻西莉亚：“亲爱的，真为你高兴。这是你应得的。”

“哦，”西莉亚对大家说，“我倒也没什么心烦意乱的。谢谢你，萨姆，我将满足于当个副手。”她又笑着加了一句，“我是说眼下。”

突然，两个穿着睡衣的小娃娃笑着跑进起居室，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前面是莉萨，她现在一岁零八个月了，活泼爱动，好奇心强，安德鲁和西莉亚今天把她带来了。这时候，他们以为她早睡着了。跟在她后面的是朱丽叶，霍索恩夫妇的四岁独生女。莉莲告诉过西莉亚，医生说她不能再生孩子，于是她和萨姆就把爱都倾注到朱丽叶身上。这孩子聪明伶俐，理解力强，看上去也没有被宠坏。两个孩子就伴，看来玩得兴高采烈。

莉萨一下扑进父亲的怀抱，咯咯地笑着对安德鲁说，

“朱丽叶要抓我。”

莉莲站起来。“我要抓你们俩。快上床去。”在一阵嬉笑和尖叫声中，三个人向朱丽叶卧室跑去。

等莉莲回来，西莉亚说：“这倒使我想起件事来。萨姆，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得离开那个新岗位一段时间。我好像又怀孕了。”

“今晚上是吐露秘密的时刻，”莉莲说。“幸好还剩下些酒，我们可以再为这干一杯。”西莉亚感到，在这个女人的话语里有一丝隐隐的妒意。

八

在一九六〇年剩下的日子里，西莉亚埋头培训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推销人员，教他们如何进行销售，直到翌年。

销售训练部主任，她的新上司，名叫特迪·厄普肖，原来是堪萨斯城的一个分部经理。相互一介绍，西莉亚马上认出了他。当她要被人从沃尔多夫销售会议上赶出来的时候，他是那些脸上露出同情的人之一。

厄普肖年近五十，讲起话来如同机关枪，身材不高，像一匹冲劲十足的赛犬。开始工作后，他一直干药品推销。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总是急若流星地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同人讲话时，他那不大的圆脑袋点个不停，让人觉得像是个弹动着的皮球。被提升到管理部门以前，厄普肖是公司最得力的推销员。他曾对西莉亚吐露，即使是这会儿，他仍非常留恋那种奔波于各地的推销员生活，把那种工作描绘成“轻而易举”的事。他说：“要干好这一行，并不需要什么卑鄙的手腕，因为大多数医生的药物知识实在是

半瓶子醋。只要对他们开诚布公，让他们相信你，想同他们做多少买卖都行。除此之外，只需记住，对医生要奉若神明，他们吃这一套。”

一天夜里，在床上，西莉亚对安德鲁提起关于“神明”的这段话。安德鲁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上司挺精明。别忘了，在家里，对鄙人请你也要这样才好。”西莉亚举起枕头砸过去。随后俩人嬉笑地打闹起来，闹着闹着，竟又云雨了一番。过后，安德鲁抚摸着西莉亚已见隆起的肚子说：“小心点，这里面的小家伙。记住，有他在里面，什么药也别吃!”

西莉亚怀着莉萨的时候，安德鲁就这样提醒过他。西莉亚说：“你对这很看重。”

“那当然，”安德鲁打了个呵欠。“现在，让我这个医生大仙睡一会儿吧。”

特迪·厄普肖另一次同西莉亚聊天时，形容“用肮脏手段推销”，是“脱裤子放屁，愚蠢之极，”然而，他也承认，在药品工业界，这种事屡见不鲜。“别以为你和我将会制止新药推销员说假话，哪怕仅在我们费尔汀－罗斯公司。我们没这能耐。但是我们要表明，另一种方法更精明。”

关于推销训练的必要性，厄普肖同西莉亚意见一致。他自己几乎没经过任何训练。西莉亚发现，他的科学知识渊博得令人吃惊，那都是靠着多年的自学积累起来的。厄普肖与西莉亚相处和谐，俩人很快就合作得很默契。西莉亚编写训练计划，这任务厄普肖不喜欢，但是实施计划他却干得饶有兴味。

西莉亚的一大发明，是开设推销实习课。一个人扮演新

药推销员，介绍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一种产品，另一个人装扮医生，提出一些难对付的，甚至是挑衅性的问题。一般是由特迪、西莉亚或者另一名本部工作人员充当医生，有时也在安德鲁的帮助下，请来一位真正的医生，使训练显得更逼真。不论是场上练习的，还是在一旁观看的，都十分喜欢这种课程。

现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新雇用的新药推销员都必须接受为期五周的训练，原有的推销员则分批到总部接受十天的再训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些老手们不仅愿意合作，而且学习起来劲头十足。西莉亚也定期去讲些课，大家都很看重她。她发觉，那些出席了沃尔多夫饭店销售会议的新药推销员，私下里把她叫作"圣女贞德"，因为——一个推销员解释说，"虽然乔丹没有因为鼓吹异端邪说而被烧死，可也真够悬的。"

事后回想起那次大会，西莉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差一点就把前程给葬送了。有时她扪心自问，如果萨姆·霍索恩不站出来为她辩护，如果被赶出会场，事后又丢了饭碗，自己会不会因此而后悔？她希望不会，并希望今后遇到其他严重冲突时，能保持同样的刚毅精神。然而眼下，她对大会的结果感到高兴。

在新的岗位上，西莉亚经常见到萨姆·霍索恩。尽管表面上萨姆只需听取特迪·厄普肖的汇报，但他对训练规划有很大兴趣，并深知西莉亚做出的贡献。

西莉亚同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博士的关系就不那么融洽了。在准备训练用的资料时，需要一些科学方面的帮助，因此，经常得去请教研究部，而洛德博士明确表示，这

是侵占他的时间，而他又拒绝授权其他人去干。在一次刻薄的谈话中，他对西莉亚说："尽管你可以蒙骗坎伯唐恩先生和其他人，让你建起自己的小小王国，但别想来糊弄我。"

西莉亚努力保持平静，答道："不是我的王国，我只是副手，不是主任。此外，你希望科学方面的错误信息传到医生那儿去，就像以前那样吗？"

"都一样，"洛德博士瞪着眼说，"我怀疑你是否知道两者的差别。"

西莉亚把这次谈话告诉了厄普肖，只见他耸耸肩说："文斯[①]·洛德这人神经过敏，可他精通本行。怎么样，你希望我把这事告诉萨姆，让萨姆在他屁股上踹上两脚吗？"

"不，"西莉亚冷峻地说，"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对待他。"

她自己的方式，即意味着容忍更多的嘲讽，同时了解、以至最终尊重文森特·洛德的能力。洛德博士虽然只比西莉亚大七岁——他当时三十六——但他的资历却使人印象深刻：他以优异成绩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理科学士学位，在伊利诺斯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目前是好几个享有盛名的科学团体的成员。他在伊利诺斯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时，曾发表过好几篇论文，阐述自己的重要发现。其中一篇是关于药物避孕法的，后来促使女用口服避孕药有所改进。西莉亚了解到，大家都认为洛德博士有朝一日会搞出一种重要的新药，从而取得重大突破。

① 文森特的昵称。——译注

但是，文森特·洛德在他的经历中似乎从未学会做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也许就是这缘故，西莉亚想，尽管他清峻、刻苦，一表人才，可时至今日仍是个单身汉。

一天，西莉亚为了改善同文森特的关系，建议互相以名相称，[①]这在公司内里本来是很常见的，但他却冷冷地说："乔丹女士，时刻记住我们之间地位上的差别，对你我都更好些。"

西莉亚一直意识到，一年半以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产生的敌意将在他们的关系中猝难消弭。尽管如此，在西莉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研究部还是对推销员训练一事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这并不是说提高推销水平的计划取得了圆满成功，或者已完全为人所接受。远不是那么回事。西莉亚曾想建立一套报告制度，通过秘密寄出的提问表，对新药推销员的行为做抽样调查。她想把调查表寄给推销员去拜访的那些医生。这一建议提交到最高层后，终于被否决。

后来，西莉亚又建议，把医生寄来指控推销员的信，转给推销训练部，记录在案。她通过自己的关系知道，有过这类信件，但公司里谁都不承认见到过，看来很可能是埋在哪个文件堆里了。如果按照来信采取了纠正措施，那也是不事声张地在暗中进行的。西莉亚的这一要求也被拒绝了。

特迪·厄普肖耐心地解释说："有些事情，大权在握的不想知道。你多少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你在咱们的销售聚会上挺身而出，把那些事抖落了出来，萨姆又救了你，这

① 英语国家，地位相近、比较熟悉的人都以名相称，只有初次见面，或对上级、以及正式场合才称姓。——译注

样一来，想藏也藏不住了。头头们只能尽力挽回局面。不要逼他们太甚。”

这话简直同沃尔多夫饭店发言前萨姆·霍索恩的劝告如出一辙。西莉亚反驳说：“总有一天政府要插一手，会告诉我们必须怎么做。”

“这话你以前就讲过，”厄普肖表示同意，“而且可能你是对的。但那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对这件事他们不再说下去了。

在别处，关注药物和制药工业的大有人在。

在一九六〇年的大部分日子里，药品行业几乎每天都在新闻中出现——而且绝大多数形象不佳。参议员凯弗维尔主持下不断举行的听证会，对记者来说，像是座金矿，而对费尔汀－罗斯这样的公司来说，却是不堪设想的精神折磨。造成这一局面，部分地要归因于参议员和他的助手们的巧妙策划。

同所有这类国会听证会一样，强调的重点是政治。倾向性是事先就决定了的。正像华盛顿的一名记者道格拉斯·卡特尔所写的：“它们……从先入为主的成见出发，去得出事先确定的结论。”而在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和他的助手心里，老想大出风头，追求报纸的显著标题，因此他们的描述带有片面性。这位参议员证明自己是善于抓住时机透露惊人指责的行家：总是在上午 11：30 或下午 4：30——记者要离开会场去为下午或第二天的报纸发消息的时候，这么一来，对他的指责进行反驳时记者都不在场了。

尽管有这些不公正的地方，还是揭露出某些丑恶的事

实。诸如药价过高，串通一气非法商定价格，在投标争夺向政府提供药品的合同时做手脚,对医生进行可能引起误解的广告性宣传,其中包括极大地缩小甚至闭口不谈药品危险的副作用，药品公司对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渗透活动，以及该局一名高级官员接受某药品公司二十八万七千美元“辛苦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在听证会上被揭露出来了。

报纸的标题把火力集中于某些滥用权力的现象,尽管有时带片面性。

“参议员发现药品涨价 1,118%”

《华盛顿晚星报》

“参院小组引证药品涨价最高达 7,079%”

《纽约时报》

“据称药品危及生命”

《迈阿密先驱报》

“镇静药获利极高
氯普马嗪在美国比在巴黎贵六倍”

《纽约时报》

证词表明,外国发明、制成的药物在本国比在美国便宜得多。人们指出，这种现象是荒唐的，因为销售这些药物的美国公司并不负担研制费用。

例如，在法国药店里，五十片氯普马嗪定价 51 美分，而在美国则为 3.03 美元。同样，欧洲研制出来的利血平在美国要比在欧洲贵三倍。

另一个奇怪的对比是,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在墨西哥的售价要比美国国内零售价格低三分之一。有人认为,美国的这些以及其他药品定价过高的原因,在于制造商之间的非法串通。

“据称对爱畜食品的检查胜过对药物的检查”

《洛杉矶时报》

“广告员编写药物局官员助手的讲话

药品公司口号塞进了发言稿”

《纽约时报》

据有的证词透露,联邦食品和药物局一名处长在国际抗菌素讨论会上的发言,事先送给一家药品公司——普菲茨公司去批准。一名广告撰稿人对讲稿做了改动,加进了间接吹捧普菲茨公司产品西霉素的话。事后,该公司购买了二十六万份这一讲话的翻印件,作为药品局认可的证据。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令人不快的标题不断在报上出现,有时连续好几天。电视和广播也从旁助威,加上自己的报道凑热闹。

总的说来,正像西莉亚十二月份对安德鲁所说:“这不是一个夸耀我在什么行业工作的年头。”

那时,西莉亚正呆在家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于十月底降生,仍同前次一样符合西莉亚的时间表。老二像安德鲁事先就信心十足地认定的那样,是个男孩,起名布鲁斯。

几个月前,安德鲁通过一个在医学杂志上做广告的机构,找了一名叫温妮·奥古斯特的英国姑娘来帮忙。现在,

温妮同他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离家时帮着照看孩子。她的到来，使安德鲁与西莉亚的生活轻松得多了。温妮十九岁，以前在伦敦当售货员，后来，如她自己所说，“希望过一个工作假期，看看你们扬基[1]是些什么样的人，然后，可能再到南方去，同澳大利亚人呆上几年。”她生性快活，动作敏捷，使安德鲁特别高兴的是，每天早上很麻利地就把早饭做好了，安德鲁夸奖这一点时，她说：“练出来了，在家就替妈妈做。”温妮也很喜欢孩子，莉萨对她简直是五体投地。安德鲁和西莉亚都希望温妮启程到澳大利亚去的时间能尽可能推迟。

一九六〇年底，又发生了一件引起西莉亚注意的事。德国研制的药品酞胺哌啶酮——在美国和加拿大叫反应停——被提交给食品和药物总局，申请批准在市场上出售。据药品工业界的有关刊物说，目前取得在北美销售权利的梅利尔公司，认定这一药品将像在欧洲那样具有极好的销路，他们制定了大规模推销的方案，并大力敦促药品局迅速批准，同时，该公司干劲十足的新药推销员在“调查性使用”的名义下，毫无节制地把样品分送给成千名医生。

这一消息使西莉亚想起八个月前同萨姆·霍索恩的那次谈话，当时萨姆说，由于根据西莉亚的建议，酞胺哌啶酮的实验只是在上年纪的人当中进行，并被否决，费尔汀－罗斯公司内部有一些人颇为不满。西莉亚想，这种不满不知是否仍然存在？但很快就认定这无关紧要，把它忘到脑后去了。

她还有其他职业上的事要关心。

---

① 对美国人的戏称。——译注

生了布鲁斯以后，西莉亚在家待的时间要比生的萨以后要短，到十二月中，她就回费尔汀－罗斯公司上班去了。原因之一是，对推销训练部来说，这段时间事情很多。公司正在扩展，新招了一百多名新药推销员，在西莉亚力主之下，还招了些女新药推销员，尽管只有六名。促使西莉亚决定尽早回去上班的因素，还有举国上下人民的兴奋感激动着她。那年十一月，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至少按照漂亮的修辞来说，一个令人兴奋、富于创造力的新时代似乎到来了。

“我想投身到这一切当中去，”西莉亚对安德鲁倾诉道，“人们在谈论‘新的开端’，‘正在创造的历史’，说这是年轻人的时代，干事业的时代。回去工作意味着置身其间。”

“嗯嘛，”安德鲁说，几乎无动于衷，这是十分罕见的。他自己好像也意识到这一点，又补了一句：“这对我没问题。”但是，安德鲁的心思并不真在西莉亚的所作所为上，使他心事重重的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的问题，同自己诊所的所长，圣比德医院受人尊敬的内科主任诺亚·汤森特医生有关。安德鲁发现了诺亚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既丑陋又令人恶心，同时使这位长者是否有能力继续行医也成了问题。

汤森特医生是个嗜药成癖的瘾君子。

九

诺亚·汤森特现年五十八岁，多年来，似乎处处都体现出一个久经锻炼、经验丰富的医生所应有的品质。做事一丝

不苟，对找他看病的人，无论贫富，一视同仁。他的仪表不凡，对人彬彬有礼，又不失尊严。因此，汤森特医生有一批坚定的主顾，这些病人喜欢他，信任他。这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服务得十分周到。人们认为，他的诊断能力卓尔不群。汤森特的妻子希尔达告诉安德鲁：“有一次，我和诺亚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他看见屋子那头的一个陌生人，低声对我说：‘那人病得挺厉害，可他自己还不知道。’又一次，他说，‘站在那儿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活不了六个月。’他总是看得很准，从无例外。”

来找汤森特看病的人也有同感。汤森特诊断精确被人们传为佳话，有人称他为“巫医”，其中一个还从非洲带回一个巫医的面具，作为礼物送给他，汤森特自豪地把它高挂在诊室的墙上。

安德鲁同样敬重这位老大夫的能力。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真诚、热烈的友情，原因之一，是汤森特对这个年轻的同事处处关照。

使安德鲁敬重他的另一个原因是，诺亚·汤森特在医术上通过系统阅读使医学知识保持常新，而许多医生到他这个年龄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然而近几个月来，安德鲁注意到，汤森特间或有点发呆，讲起话来含含糊糊。加之今年早些时候诺亚那些显然异常的举动，这些症候联系在一起，使安德鲁感到不安。但他总是这么理解：紧张和疲劳可能是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本来嘛，他们俩人要看的病人都很多，工作一直十分劳累。

一个月前，十一月的一个下午，他开始感到极端痛苦，

他的不安和隐约的疑虑已经得到证实。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安德鲁想和汤森特医生商量一下轮流休假的事。他查了一下，汤森特医生那儿没有病人，于是轻轻敲了敲同事诊室的门，随后推门走了进去。这在他俩之间是常有的事。

屋里，背朝着安德鲁的汤森特医生，突然转过身来，显然吃了一惊，慌乱中他来不及藏起手掌中的东西——一大堆药片和胶囊。即使这样，要不是这位年长医生后来的奇怪举止，安德鲁也不会多想什么。汤森特尴尬地红着脸，故作镇静地举起手，把药投到嘴里，又喝了一杯水，把药吞了下去。

对安德鲁看到的这一切，汤森特自然无法佯装无事，他力图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哈，你正撞上我上料呢！……我承认，自己不时这么干，你知道，这一段很紧张……绝不会出事的……孩子，我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医生了，不会失去控制的……这样子确实难看。”他随之大笑起来，笑得那么虚假。“别担心，安德鲁，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

这番解释不能使安德鲁信服，那一串含糊的话语更叫他生疑，显然汤森特刚才吞服那些药，并不是头一回。

安德鲁用一种自己立刻就感到后悔的口气厉声问道：“你吃的什么药？”

还是那种装出来的笑容，“没什么，不过是几片右旋草异丙胺，一丁点羟二氢可待因酮，还有点达而丰，来调调味……安德鲁，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然后没好气地说，“跟你说了，我能控制得住。……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安德鲁心绪如麻，讲了轮流休假的事——现在看来这事完全无足轻重。迅速说定了要商量的事，马上离开汤森特的

诊室，他需要独自一人呆一会，好好想想。

安德鲁感到可怕，那一大堆药，起码有十二到十五粒药片或者胶囊，可汤森特竟那么随随便便地咽了下去。按诺亚自己的说法，既有兴奋剂，又有镇静剂，它们会相互起反应的，没有哪个懂行的医生会开在一起。安德鲁尽管不是研究服药成瘾的专家，但他的知识足以使他看出，诺亚服用的药量和他不当回事的态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服药成瘾这条道上，诺亚已经滑出去很远了。即使是根据处方开的药，像诺亚那样滥用，也可以像服用街上非法出售的成瘾性毒品一样危险。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安德鲁认定，首先要做的是，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

随后的两个星期里，安德鲁一有时间就到医学参考资料室去。圣比德医院的资料室，规模不大。安德鲁知道纽瓦克还有一个。这两处都有专门编排的关于医生滥服药物成瘾的报告。安德鲁在研究那些材料时，显然首先了解到的就是，这类问题十分普遍。据美国医学联合会估计，约占总数 5%的医生由于滥服药物、饮酒过量或有关原因而“受到损害”。安德鲁推想，既然医学会承认这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实际数字一定比这更高。其他方面似乎同意这一估计。大多数估计高达 10%，有的认为可能有 15%。

所有的观察者都得出一个结论，医生陷入这种境地，原因在他们过于自信。他们自以为有专门知识，不会使服用药物的习惯达到危险的程度。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乎都失算了。诺亚 · 汤森特的那些话：“……绝不会出事……久经沙场，不会失去控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

就像安德鲁看过的报告结论的悲惨的回声。

那些报告还指出，医生们之所以容易成为“瘾君子”，而又长期不被发觉，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极为便当地得到药物。这一点，安德鲁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曾和西莉亚讨论过这类问题——医生可以不费一文地得到任何药物，几乎要多少都行，只需向有关公司的新药推销员张张口就行了。

安德鲁趁诺亚·汤森特到医院去查病房的机会，设法查看了他诊室里存放药物的柜橱，尽管为自己的行动感到羞愧，安德鲁还是觉得这是必要的。

柜橱本应上锁，然而却没有，装在生产厂家自备容器里的药物，堆放得满满当当，多得令人吃惊，还包括大量的麻醉药。安德鲁认出了汤森特提到的那几种。

安德鲁自己的诊室里也存有一些药物，那些是他开处方时常用药物的样品。这些药，他用来送给那些手头拮据的病人。但是同这里一比，他的那点存货实在微乎其微。而且，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安德鲁也从不积存麻醉剂。他惊讶得轻轻吹了一声口哨。诺亚怎么会这么不小心？他怎么能把他的秘密保守这么长时间？他怎么能那样滥用药物而又控制得住？这些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答案。

使安德鲁吃惊的还不只是这些。他在研究有关材料的过程中知道，目前没有任何全面的方案，能帮助那些因服药过量而陷入困境的医生，或者保护找这些医生就诊的病人。对这类问题，医疗行业尽量置若罔闻，实在回避不了，就靠保守秘密和强调家丑不可外扬掩饰过去。似乎从来没有医生报告说，另一名医生滥服药物成瘾。安德鲁也无法找到任何例

证，说明曾有哪个医生因滥服药物而被吊销开业执照。

然而，安德鲁的心头仍然萦绕着这样的问题：诺亚·汤森特的病人怎么办？这些病人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安德鲁的病人，俩人一起开业，有时互相帮忙。那些病人现在是否处于危险之中呢？现在汤森特的举止还算正常，到目前为止，安德鲁也还没有看出他在医疗中犯过什么错误，但他能总是如此吗？这可靠吗？诺亚会不会有一天由于药物作用而诊断失误，或者漏掉他本应抓住的重要症状呢？此外，他还是圣比德医院的内科主任，他能负起这更加重大的责任吗？

安德鲁越想，问题就越多，答案也更难以捉摸。

最后，他把心事告诉了西莉亚。

那是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傍晚，西莉亚和安德鲁在家装饰着圣诞树，小莉萨兴高采烈地帮着忙，（这是她第一次懂得过圣诞节，圣诞节这几个字她还都说不清叫做“心蛋节”。）三个人干得尽心尽力。最后，女儿兴奋和疲劳之后，睏得眼都睁不开了，于是安德鲁轻轻把她抱到床上去。然后，又在隔壁的另一间卧室停了一下，在那里，布鲁斯，他们的小儿子，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得正香。

安德鲁回到起居室，西莉亚已经调好了一杯威士忌苏打，她把杯子递给安德鲁，说：“这杯调得比较浓，我想你需要。”

看到安德鲁迷惑不解的样子，西莉亚又说：“今天晚上同莉萨在一起对你有好处，我几个星期没看见你这么舒心了。你好像有心事，对吗？”

安德鲁吃了一惊：“那么明显？”

“亲爱的，我们结婚四年了。”

安德鲁不禁情意绵绵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他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睇视着圣诞树,俩人默不作声,西莉亚等待着。然后,安德鲁说:“如果真那么明显,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你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我。”西莉亚呷了一口代基里酒,又说,“你现在愿意告诉我吗?”

“嗯”,安德鲁慢条斯理地说,“我想,我愿意。”

等安德鲁讲完,西莉亚轻声叹道:“天呀,我的天!”

“你瞧,”安德鲁说,“如果这些日子我笑得少了,那是事出有因的。”

西莉亚走到安德鲁身边,双手搂住他,把自己的脸同丈夫的脸贴在一起,抱得紧紧的。“我亲爱的,你真,真可怜呀。你心头的负担那么重。我一点也不知道。真为你难过。”

“更准确地说——为诺亚难过。”

“啊,的确,我的确也为他难过。但我是个女人,安德鲁,对我来说,你,最重要。我不能,也不会再看着你这样下去。”

安德鲁急切地说:“那就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真知道该怎么办。”西莉亚松开手,转过去,凝视着他。“安德鲁,你不能一人把这事闷在心里。你必须把这事告诉其他人,不仅是我。”

“谁,你举个例子?”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医院里的人,某个具有权威的人,能采取措施并能帮助诺亚的人。”

“西莉亚,我绝对不能那样。真那么干了,就会招惹议

论、闹得满城风雨……诺亚会丢脸，内科主任也会被撤掉，天晓得会不会吊销他的开业执照，不管怎样都会把他搞垮。我不能，就是不能那么干。”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安德鲁闷闷不乐地说：“我要知道就好了。”

“我想给你帮忙，”西莉亚说，“真的。我有个主意。”

“但愿比刚才那个强。”

“很难说刚才那个就不对。如果你不想指名道姓地说诺亚·汤森特，不会找个人泛泛地谈谈？试探试探。一般地讨论讨论这类问题，看看医院里其他人怎么想。”

“你想到什么人了吗？”

“管理主任怎么样？”

“伦斯[1]·斯威廷？我不知道。”安德鲁在屋里踱了几步，考虑着，然后站在圣诞树旁。“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主意。谢谢。让我再想想。”

“我想你和西莉亚圣诞节一定过得不错，”伦纳德·斯威廷说。

“的确，”安德鲁点点头，“过得不错。”

他们坐在医院管理主任的办公室里，门紧闭着。斯威廷坐在办公桌后面，安德鲁则坐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管理主任是个瘦高个儿，身材像个打篮球的，叫人想不到的是，他的爱好却是掷马蹄铁[2]，还曾多次得过冠军。斯威廷曾说过，当冠军比为某件事说服医生还容易些。他以前当

① 伦纳德的昵称。——译注

② 一种体育活动。——译注

过律师，二十几岁就转到医院里工作，现在快五十了，医学方面的知识似乎不比许多医生少。自从四年前一起参与使用乐曲霉素后，安德鲁同斯威廷越来越熟，总的说来，也很敬重他。

管理主任的眉毛又浓又密，讲话时上下移动，就像两把摇动的刷子。现在，那两把刷子又动了起来。管理主任爽快地说："安德鲁，你说有点问题，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

"是这么回事，我在佛罗里达当医生的一个朋友，是他有点麻烦，"安德鲁编排着，"他在一家医院里工作，发现了一些事，不知该如何处理，就来问我，看看我们遇到这类情况会怎么办。"

"什么情况？"

"同药物有关。"安德鲁迅即描绘了一幅同他自己的处境相类似的虚构图画，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得过火。

安德鲁讲话时可以感到，斯威廷的眼神有点厌烦，起初那种友好的气氛消失了，两道浓眉紧锁，最后，他板着脸孔站了起来。

"安德鲁，即使不去管别的医院的事，我的难题也已经够多的了，不过我的意见是，告诉你的朋友，必须非常、非常谨慎。他正跨入一片危险的区域，特别是要指控的是另一名医生。现在，如果你不介意……"

他全都知道。安德鲁凭直观意识到，斯威廷对他讲的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说的是谁，知道得一清二楚。所谓佛罗里达的朋友那一套，一点也诓不了斯威廷。天晓得怎么回事，安德鲲想，他知道得比我更早，可是管理主任根本不想卷进去。他眼下所希望的，很明显，是让安德鲁离开他的办

公室。

还不仅如此。如果斯威廷知道，医院里其他的人也会知道的。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同事们不会不知道，他们中间有的人比安德鲁资格要老得多，而他们也一直无动于衷。

安德鲁站起身来要走，心里感到自己既天真又愚蠢，伦纳德 ·斯威廷同他一起走到门口，又恢复了那副友好的神情，一只手搭在年轻医生的肩膀上。

“这么急着让你走，实在抱歉，可马上有重要的人要来，医院的大施主，我们希望他能捐助几百万美元。你知道，我们的确需要这类捐助。对了，你的上司也要来。诺亚在募集资金方面出力不小。他似乎谁都认识，而且，谁都喜欢他。有时我真怀疑，要是没有我们的汤森特医生，这所医院可怎么开下去。”

这不，已经来了，意思明白无误：别去打搅诺亚 · 汤森特，他有那些关系和富有的朋友，因此，对医院来说是个宝贝，不能让任何丑闻影响到他。咱们还是把这事捂起来，伙计，也许，只要我们假装问题并不存在，它就会消失的。

当然，如果安德鲁要重复斯威廷刚才暗示的这些意思，这位管理主任要么会否认有过这次谈话，要么会说安德鲁误解了他的话。

最后，当天晚些时候，安德鲁得出结论，他只能像其他人那样——袖手旁观。然而他又决定，从现在起，他要尽可能严密注意自己这位老资格的同事，使诺亚的医疗活动和前去就诊的病人不致受害。

安德鲁把这一系列事件和他的决定告诉西莉亚时，西莉亚奇怪地望着他。“这是你的决定，我也理解你为什么会做

出这样的决定。尽管如此，有一天你还是可能因此后悔的。”

+

文森特·洛德博士，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是个有着复杂个性的人，尖刻的人可能会称之为“混乱的”个性。一位搞科研的同事曾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文森特的举止让人觉得，他的心思好像在一台离心机里高速旋转，他自己也弄不准，会怎样飞出去，或者说，想让它怎样飞出去。”

竟然会有人作出这样的评价，这本身就显得很矛盾。洛德博士在相对说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三十六岁，就进入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然而只有个别人能够达到的成功阶段。然而，他毕竟进入了一个平缓无奇的阶段，或者看上去像是如此，这使他很担心，并时常感到疑惑，当初是怎样取得成功的，今后是否还能有重大进展。

提起洛德博士，还应该说，假使他一生中没有失望的事，他也会生造出一些来。换句话说，他的一些失望，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虚幻的。

其中之一，就是学术——科技界对他没有给予他认为应得的尊重。学术——科技界对为药品公司服务的科学家总有点看不起，往往把他们看成二流人物，尽管这往往是错误的。

然而，三年前，文森特·洛德辞去伊利诺斯大学的助理教授职务，转入工业界，来到费尔汀－罗斯公司，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抉择。当然，在他做出决定时，失意和愤懑——

都是针对那所大学的——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愤怒仍未消失，以至变成一种不可磨灭的具有腐蚀性的痛楚。

在感到痛苦的同时，他有时也扪心自问：离开学术界是否不够明智，过于草率？如果留在那儿，或者至少是到另一所大学去，他会不会已经成了国际上更受尊重的科学家？

这里面的故事要追溯到六年前，即一九五四年。

那一年，伊利诺斯大学的研究生文森特·洛德取得了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成了“洛德博士”。他得到的这个博士学位，信誉很好。该校设在尚巴恩厄巴纳的化学院，被认为是世界上一流的，而洛德也证明了自己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

他的外表很符合人们想像中的学者模样。他的面容清癯、机敏，有点骄气，还惹人喜欢。不那么惹人喜欢的是，他不苟言笑，常常眉头紧锁。或许是长年攻读的结果，他的视力不佳，戴一副无沿眼镜，透过两支镜片，那双深绿色的眼睛——这是洛德最突出的特征——警觉而又多疑地探望着。他身材修长，消瘦的原因是对饮食不感兴趣。在他看来，一日三餐是浪费时间，吃饭只是因为身体有这个需要，仅此而已。偏爱敏感男子的女人，觉得文森特·洛德具有魅力。男人们则看法不一，有人喜欢他，有人讨厌。

他的专业领域是甾族化合物，包括雄性和雌性激素——睾丸甾酮、雌性酮、孕酮——这些激素影响到生殖能力、性功能和控制生育。五十年代，口服避孕药刚刚开始应用时，甾族化合物在科学界和商业界引起过广泛的兴趣。

洛德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研究甾族化合物的工作进展顺利，于是，又顺理成章地准备进行两年“博士后”研究，也

是在伊利诺斯大学。

学校很愿意合作，“博士后”研究所需要的经费也很顺利地从一家政府机构里争取到了。两年过去了，科研继续取得进展。在个人方面也只出现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是洛德的习惯造成的，他总是一步一回首，反问自己：“我那么干对吗？”简直到了近乎入魔的地步。

洛德冥思苦想：留校呆在伊利诺斯大学是不是错了？当初是不是应该同伊州大学分手，到欧洲去？兴许欧洲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教育？类似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不必要的）越来越多。这也使得他闷闷不乐，脾气暴躁，长此以往，就和朋友们疏远了。

文森特·洛德显得矛盾的复杂性格的另一方面，是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自视甚高，这种看法也是完全有根据的。因此，当他结束了两年“博士后”研究，伊州大学提出让他担任助理教授时，他并不感到意外，接受了这一建议，又留校了。随着时光的消逝，他又对最近一次决策冥思苦想，再次受到那些老问题的折磨。

一个能窥视文森特·洛德灵魂深处的安琪儿很可能会困惑不解：为什么要这样呢？

担任助理教授期间，洛德逐渐享有甾族化合物问题专家的盛誉，名声远远超出伊州大学。在四年多一点时间里，他发表了十五篇科学论文，其中有一些是在类似《美国化学学会学报》、《生物化学学报》那样具有很高声誉的刊物上发表的。这是个极好的记录，特别是考虑到他在学校内的地位仍然较低的这个情况。

而在校内的地位，正是使洛德博士极为恼火的事，时间

越长就越是恼火。

在知识和科学的神秘世界里，很少有人得到迅速擢升，提拔的过程几乎总是缓慢得令人痛苦。文森特·洛德要是再往上升，下一个台阶将是副教授，这是一个可以终身任职的等级。终身职务本身就是顶桂冠，也意味着一生收入有了保证，这两方面你怎么看都行。副教授的职务也是一个信号，像是说：你成功了，现在已是学术精英中的一员。你有了某些不可予夺的东西，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工作，上面对你的干预只能是很有限的。你终于功成名就。

文森特·洛德极欲升上这一级，而且希望现在就升，而不是像一般情况那样，在学术地位的竞争中再等上两个年头。

于是，他决定争取提前升级，并奇怪自己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凭着他的成就，那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信心十足，准备了一份著述目录，通过电话约定下周去见院长，时间定下后，就事先发去了那份目录。

罗伯特·哈里斯院长是个小个子，精瘦然而睿智，不过，他的智慧之一，就是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出不时要求他做的那些苏格拉底式的决断。他原本是个科学家，目前仍常参与一个小实验室的工作，一年当中要参加好几次科学会议，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化学院的行政领导工作上。

一九五七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哈里斯院长呆在办公室里，翻阅着文森特·洛德博士的著述目录，琢磨着寄这份东西来的动机。一个像洛德那样变幻无常、难以捉摸的人，干

这种事可能出于十几种不同的考虑。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份目录的主人再有十五分钟就该到了。

这位生性办事认真的院长，合上手里已经全部仔细读过的厚厚文件，在办公桌后面的扶椅上向后一靠，思索着文森特·洛德的情况，以及自己私下里对此人的直觉。

此人天资聪颖，这毋庸置疑。即使院长以前不知道，也会从最近读到的洛德发表的文章，以及对这些文章的评论和赞扬中，得出这一结论。在文森特·洛德选定的领域中，他或许，甚至很可能登上帕纳萨斯山[①]。只要有一定的运气——科学家也是凡人，当然也需要运气——他将来很可能有某些重大发现，从而给自己和伊州大学带来声誉。一切好像都使人满意，到处都开放着绿灯，然而……

文森特·洛德博士有时使哈里斯院长感到不安。

那倒不是因为洛德表现出过于敏感的气质，这种气质常和才华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两者在一起，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任何大学——想到这，院长叹了一口气——都像是一口注满敌意和嫉妒的大锅，常常有人小肚鸡肠地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争得不可开交。

不，不是，更严重的是，在文森特·洛德的心灵深处，是否有着在研究中不诚实，从而在科学上弄虚作假的种子？这个问题以前就提出过一次，最近又提了出来。

将近四年前，洛德博士担任助理教授的第一年，他在一系列实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科学论文。那些实验，据他说，得出了特别重要的结果。论文马上就要发表了，这时，

---

① 希腊南部的一座山峰，古时作为太阳神阿波罗和诗神缪斯的灵地，喻诗歌、艺术活动的中心。——译注

伊州大学的同事——一位资历老得多的有机化学研究人员告诉大家，他力图重复洛德博士的实验及其结果，但却总办不到。他的结果不一样。

于是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文森特·洛德弄错了。那些错误像是诚实的过失，是解释错误造成的。洛德的论文经改写后发表了，然而却没有能像原先的结果——如果它们是正确的——那样，在科学界引起轰动。

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洛德博士遇到的这种事，许多一流的科学家也曾遇到过。谁没犯过错误呢。一个科学家如果后来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宣布出来并更正发表了的著述，他的做法会被看作是正常的和合乎学术道德的。

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基于洛德当时的反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直觉，怀疑洛德知道自己的错误，可能在论文写好后就发现了，但是却默不作声，希望谁都不去注意。

一时间，在这个大学里对于道德观和是非感的议论纷纭。后来，文森特·洛德又有了一系列无可辩驳、受到称赞的发现，于是议论逐渐消失，人们似乎把那件事给忘了。

哈里斯院长也几乎忘了，直到两个星期以前，在旧金山的一次科学会议上的一次谈话，才又勾起了记忆。

一天傍晚，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哈里斯多年的老朋友，一边喝着酒，一边对他说："我说，博比[①]，我要是你的话，就会对你那个叫洛德的年轻人留点神。我们有些人发现，他新近两篇论文是无法重复印证的。他的综合是对的，但是我们得不出他所宣称的那种引人注目的结果。"

① 罗伯特的昵称。——译注

哈里斯让他讲得更具体些，那位教授说："我不是说洛德不诚实，我们都知道他有才气。但是人们有一种印象，觉得这个年轻人急于求成，也许过于着急了。你我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博比，总想抄近道，按自己的愿望解释数据。最后导致科研中的狂妄自大和危险。因此，我想说的是，为了伊州大学，也为了你自己好，留心点!"

忧心忡忡、满腹心事的哈里斯院长点点头，对这一忠告表示感谢。

回到学校后，他把洛德博士那个系的主任召来，对他讲了旧金山的那一番对话，然后问到：文森特·洛德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到底怎么样?

第二天，系主任又来到院长办公室，带回对院长问题的答复。的确，洛德博士承认对他最近发表的实验结果有争议，他准备重做一下实验，如果有问题，就发表一个更正。

从表面上看，这挺正常。然而在谈话过程中，一个没有提出来的问题却一直萦绕心头：如果别人没注意到这一问题，洛德会怎么样呢?

现在，两个星期以后，哈里斯院长又在考虑这一问题。这时，秘书说："洛德博士已经如约来了。"

"就是这样。"十分钟以后，文森特·洛德面对办公桌后面的哈里斯院长坐着，收住了话头。"哈里斯院长，在那份著述目录中，你看到了我的成绩。我相信，这个成绩比本院任何其他助理教授的都更充实，值得另眼相看。实际上，再没有别人能与之相提并论。我还把今后的计划也告诉你了。考虑到这一切，我相信提前晋升是有根据的，现在就该

给我提级。”

院长双手合起，双眼从手指尖上望去，打量着洛德博士，略带揶揄地说：“看来你倒没有过低估计自己价值的弱点。”

“为什么要那样呢？”回答迅捷而尖锐，干巴巴的，毫无幽默感。洛德那双深绿色的眼睛紧盯着院长。“我知道我的成绩以及别人的成绩。我也知道这里其他的人比我干得要少得多。”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哈里斯院长也略显尖刻地说，“咱们不要去谈其他人。问题不是其他人，而是你。”

洛德清瘦的脸庞涨得通红。“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整个事情明明白白。我想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的确，你是解释了，还挺雄辩。”哈里斯院长打定主意，他不能被激怒，显得不够耐心。毕竟，洛德对自己成绩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为什么非得故作谦虚，装模作样呢？咄咄逼人也是可以原谅的。很多科学家——院长作为一名科学家很清楚——根本没有时间用外交场合的那种很讲究的细微末节来约束自己。

那他是不是应该同意洛德破格提拔的要求？不。哈里斯院长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同意。

“你必须明白，洛德博士，”他指出，“提升的事我一个人不能做主。作为院长，我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教务委员会的建议行事。”

“那不过是……”洛德脱口而出，随后住了嘴。

“真遗憾，”院长心想。“如果他说‘胡说八道’，或者类似的话，我就有理由命令他离开我的办公室了。然而，

他及时想起，这是一个正式场合，那我们就按正式场合的方式行事吧。”

“有你的支持，晋级的提议总能获得通过。”文森特·洛德皱着眉头变了变口气。处于比院长低一截的地位，实在让他厌恶。在他看来，院长过去是低能的科学家，如今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批阅文件的人。不幸的是，此人的背后却是大学的权威。

哈里斯院长没有答话。洛德说，有他支持，提升就能获准，这话不错，但这正是因为，他只有在把握其他人都可以接受时才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在全院教授中，院长地位最高，但全体教授却比院长一人具有更大的权力。正因为如此，他知道即使自己大力推动，提升洛德在这当口也是通不过的。

到这时候，关于文森特·洛德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的流言，无疑已在校园里传开了。除了流言，还会有关于道德的议论，关于人们几乎已经忘却，但又会重新想起来的四年前的那件事。

院长认为，拖延宣布一项已经做出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

“洛德博士，”他平静地说，“目前，我不会建议对你提前晋升。”

“为什么？”

“我不认为你提出的理由具有足够的强制性。”

“解释解释什么叫‘强制性’!”

这话怒气冲冲，就像在下命令，院长认定，耐心是有限度的。他冷冷地答道：“我认为会见到此结束，对你我都有

好处。再见!”

然而洛德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仍然坐在院长的办公桌前，眼睛怒火直冒。“我请你重新考虑一下。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

“为什么？”

“我可能决定离开这儿。”

哈里斯院长说——他心里也的确这么想:“要是那样，我会感到惋惜的，洛德博士，你的离开将是个损失。你给本校带来过荣誉，我相信还会继续带来荣誉。另一方面——”院长淡淡一笑——“我也相信，即使你走了，这所学院也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洛德从椅子上站起来，脸色由于愤怒涨得通红。他一句话也没说就大步走出办公室，呼地一声带上了身后的门。

院长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提醒自己，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冷静、公正地对待那些不冷静而又富有才华的人，他们的行为往往不可理解。他一边这样想，一边干起其他事来。

洛德博士可没有像院长那样把这件事忘掉。会谈时他就像在脑子里放了台录音机，回来后一遍又一遍地重放，结果怨恨越来越深，火气也越来越大。最后，他仇视的已不单单是哈里斯，而是整个大学了。

文森特·洛德疑心，他之所以遭到拒绝，同他不得不对最近发表的论文进行的那些小的改动有关，尽管在会见过程中没有提起这件事。这种疑心使他更为光火，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同他的整个科研活动相比，不过是小事一桩。啊，是的，他自己心里也承认，他知道这些差错是怎样出现

的。他确实过于性急，过于热切，过于匆忙了。有那么一瞬间，他对实验结果的一厢情愿压倒了科学的谨慎。但那以后，他曾发誓再不让类似的情况发生。而且，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快他就会发表更正，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扯进来，这般吹毛求疵，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

文森特·洛德从没想过，批评他的人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些事件本身，包括四年前的那次，而是这些事件所反映出的有关他品行的某些征候、某些信号。洛德博士没有这样去考虑，去理解，结果他的怨恨日益加深。

于是，三个月以后，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当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的一名代表找到他，邀请他“上来同行”——这是愿意雇用他的委婉说法，他尽管没有立即作出积极反应，至少说了句：“嗯，可能吧。”

这种方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异常。大药品公司常常在物色新的科技人才，密切注视着各大学发表的论文。如果有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有时会写去表示祝贺的信件，然后，跟踪到底。那些可以使药品公司的人同学术界科学家在各自领域之外碰面的科学会议，就成了进行接触的有用场合。通过所有这些手段，还在圣安东尼的会议之前很久，费尔汀－罗斯公司就注意到文森特·洛德的名字，并作为一个“目标”挑了出来。

随后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交谈。费尔汀－罗斯公司所需要的，是一个在自己领域中属于能力最强的一类科学家，来领导一个研制甾族化合物的新部门。从一开始，公司的代表就对洛德博士既恭敬又尊重，这种态度使他感到美滋滋的，他认为，这同他自己在大学里受到的怠慢，形成了令人舒心

的对照。

这一机会，从科研的角度讲，使人感兴趣，提出的薪金数额也是如此——每年一万四千美元，几乎比他在伊州大学挣的多一倍。

如果要公道地对待文森特·洛德的话，应该说，他对钱本身的兴趣并不比对美食佳肴更浓。他个人的要求很简单，靠着大学里的薪水生活，从来没遇到困难。但是，药品公司的钱不过是又一层敬重的表示——承认他的价值。

洛德博士考虑了两个星期以后同意了。他突然离开了学校，只同必不可少的人告了别。一九五七年九月，他开始在费尔汀－罗斯公司工作。

几乎马上就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十一月初，费尔汀－罗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突然在显微镜前倒了下去，由于严重脑溢血而死亡。文森特·洛德恰好在适当的位置上。他具备所需的条件，受命填补这一空缺。

现在，三年过去了，洛德博士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稳稳地站住了脚。他继续受到尊重，从未有人怀疑过他的能力。他卓有成效地领导着自己的部门，很少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涉。尽管他的个性中有那些问题，他同手下的人关系还不错。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科研工作进展顺利。

要是换了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就会很知足。文森特·洛德却不然，他有着那种总是向后看的毛病，怀疑老早以前作出的决断是否正确，总是在反省，那种由于伊州大学拒绝提升他而引起的怒气和怨恨也有增无减。目前的状况也有一些问题，至少他是这么想的。在他的部门之外，他对公司

里其他人疑心重重。他们是不是在挖他的墙角？有好几个人使他感到厌恶、可疑，其中之一就是那个不安分的女人。人们给予西莉亚·乔丹的注意实在是过多了。对洛德来说，她得到提升可不是件好事。洛德把她看成是声望与权力的竞争对手。

洛德博士总希望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乔丹这恶女人干得过了头，栽了跟头，随后销声匿迹。对他来说，这种事发生得越早越好。

当然，这一切都可能变得无碍大局，包括过去在伊州大学蒙受的耻辱，也没有人能在权力和声望上同文森特·洛德角逐，前提是发生某种事件，而这，现在看起来是可能的。

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文森特·洛德也为未知领域的挑战所激动。他也同其他人一样，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着他本人能实现一项重大突破，做出可以急剧扩大人类知识领域并使他名垂史册的重要发现。

这种梦想现在看来似乎不是奢望。

根据巧妙的构思，他在费尔汀－罗斯公司进行了三年顽强而艰苦的努力，现在，一种将成为革命性新药品的化合物终于遥遥在望了。当然还要做许多工作，继续研究和在动物身上做试验，至少还需要两年，但初步试验是成功的，路标已经找到。凭着他的知识、经验和科学上的直觉，文森特·洛德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

当然，这种新药推上市场后，将会给费尔汀－罗斯公司带来难以想像的巨大收益。但那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将对文森特·洛德博士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声誉造成的影响。

现在所需要的不过是再多花点时间。

然后，他将让他们见识见识。老天在上，他要让他们所有的人见识见识！

十一

酞胺哌啶酮闹出大乱子来了！

正如西莉亚事后很久说的：“自从酞胺哌啶酮事发以后，药品行业的一切都不能再维持老样子了，尽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开始，事态发展得很慢，除了在当地，并不为人所注意，即使是直接牵涉到的人，也没有想到会同药品有关。

一九六一年四月，在西德，医生们吃惊地发现一系列畸肢儿病例。在这种极为罕见的病例中，新生儿悲惨地处于畸形状态，没有胳膊和腿，而是长着微小而毫无用处的、类似海豹鳍似的东西。这类情况前一年曾出现过两例，那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正如一名研究人员所说的：“这种情况太少见了，两个脑袋的婴儿都要比这更多见。”可现在，突然出现了几十个畸肢婴儿。

有的母亲看到自己生下的孩子，惊恐、绝望地尖叫起来，有的想想将来，不禁抽泣起来，就像其中一位说的那样：“没人帮助，我的儿子将永远无法自己吃饭，自己洗澡，照顾自己的起码卫生需要，不能开门，不能和姑娘挽着手，甚至无法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些母亲当中，有几个寻了短见，更多的需要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一位以前极为虔诚的父亲诅咒着上帝：“我要啐他一脸唾沫，在他身上拉屎撒尿！”然后又纠正自己道：“根

本就没有上帝。怎么可能有呢？”

然而，畸肢儿病例大量发生的原因不得而知。一项研究报告认为,致病原因可能是原子弹爆炸后落到地面上的放射性物质。另一项报告则认为是一种病毒。

许多畸肢儿还有其他缺陷，没有耳朵或者耳朵畸形，心脏、肠胃或其他器官残缺不全或者功能不正常。有的婴儿死了——“那是些走运的，”一位评述者这样写道。

然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两名各自独立进行工作、互不相知的医生——一名德国的儿科医生和一名澳大利亚的产科医生——把畸肢症同酞胺哌啶酮联系起来了。很快，这种药物确实是出现畸形婴儿的原因的结论得到确认。

澳大利亚当局迅速行动,在结论确认的当月就下令停止销售酞胺哌啶酮。一个月以后，即十二月，英国和德国也下了禁令。但在美国，却又过了两个月，即到一九六二年二月,才撤回了向食品和药物总局提出的销售酞胺哌啶酮－反应停的申请。加拿大令人费解地到三月才停止销售，这已是澳大利亚收回此药之后四个月，从而使更多的人，包括怀孕的妇女可能继续受到危害。

通过新闻界的介绍和阅读科学出版物，西莉亚和安德鲁，注视着这一可怕事件的发展，并经常讨论。

一天吃晚饭时，西莉亚说:“啊，安德鲁，我真庆幸怀孕时你不让我服任何药物!”就在几分钟前，她还充满爱慕和感激之情地端详了两个健康、正常的孩子。“没准我会服用酞胺哌啶酮的。听说有的医生的妻子就服了。”

安德鲁平静地说:“我自己就有‘反应停’这种药品。”

"真的？"

"有个新药推销员给了我一些样品。"

感到震惊的西莉亚说："不过你没用过，对吗？"

安德鲁摇摇头。"我倒想说对那药我早就有疑心，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不过是把它给忘了。"

"现在那些样品在哪？"

"今天我想起那些样品，把它们找了出来。有好几百片。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向美国医生分送了二百五十万片以上。我把我的那些扔到马桶里冲掉了。"

"感谢上帝。"

"我附议。"

后来的几个月里，继续传来有关酞胺哌啶酮的消息。据估计，在二十个国家里，共生下了两万名畸形儿，确切数字将永远不得而知。

在美国，畸肢儿的数字比较小——估计十八到十九例，——因为反应停从未被允许普遍使用。如果得到批准，没有四肢的美国婴儿可能会达到一万名。

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乔丹夫妇都在家，坐在他们共用的书房里。安德鲁面前摊着报纸，对西莉亚发表着评沦。"我想我们都得感谢那个叫克尔西的妇女。"

他说的克尔西，是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的一名官员，弗朗西丝·克尔西博士。尽管准备销售酞胺哌啶酮－反应停的药品公司施加了很大压力，她仍然利用官僚机构的常用手腕拖延了下来。现在，克尔西博士宣布她一直有科学根据怀疑这一药物是否安全，从而成为全国熟知的英雄。肯尼迪总统授予她"杰出服务总统金质奖章"——表彰文职人员的最高

奖章。

“事后证明，”西莉亚说，“她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我也觉得应该感谢她。但是有些人说，她得了奖章，是因为什么也没干，只是迟迟不作决定，对一个官僚来讲，这总是安全的。而现在，她又自称她具有本人实际上并不具备的先见之明。还有一种担心，肯尼迪这么一干，将来药物总局里其他也想得到勋章的人，对那些的确急需的好药也会拖而不决。”

“你应该懂得，”安德鲁说，“所有的政客都是机会主义者，肯尼迪也不例外，凯弗维尔也一样。他们俩都想利用有关酞胺哌啶酮的宣传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某种新的法令，因为不管酞胺哌啶酮其他方面怎么样，它千真万确地表明：你们行业，西莉亚，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有一部分已经腐败不堪了。”

安德鲁讲这一番话，是因为对那些应为酞胺哌啶酮负责的药品公司进行的调查，几乎每天都披露出有关欺诈、冷酷、贪婪、蓄意掩盖和无能的事实。

西莉亚痛心地表示同意：“我要能反驳你的意见就好了，然而任何良知未泯的人都做不到。”

出乎人们的意料，尽管事先有不少党派政治活动参与其间，还是通过了一些好的法案，并由肯尼迪总统于一九六二年十月签字生效。新的法令当然远不是完美无缺的，有的规定后来还使迫切需要的人无法得到可贵的新药，但毕竟为消费者提供了酞胺哌啶酮事件发生前所没有的防护措施。在那以后，药品工业界的无数同仁都把以前那个时代称为“酞胺哌啶酮事件前”，简称“B.T.”。

同是在十月，西莉亚听说，埃利·坎伯唐恩，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总经理和最高经营决策人，患病好几个月，已经生命垂危了。他患的是癌症。

西莉亚听到这消息后不几天,霍索恩把她召到自己的办公室。“埃利捎话来了。他想见见你。他已被送回家去了。我已经安排好，明天有车送你去他那。”

埃利·坎伯唐恩的住所，在莫利斯敦西南五英里，肯布尔山湖畔。坐落在一条漫长车道尽头的房子，荫蔽在大树和严严实实的灌木丛中，使人望不到里面。这所宏大、古老的住宅，正面用粗石砌成，日久天长，风雨剥蚀，添上了一层绿锈。站在门外，就觉得屋内很黯淡，进到里面，果不其然。

一位腰弯背驼、上了年岁的男仆把西莉亚带到一间装饰豪华，摆满笨重古式家具的客厅里，请她等一会。整幢房子悄然无声，死气沉沉。西莉亚想，这大概是因为埃利·坎伯唐恩独身一人住在这里。她知道总经理已鳏居多年了。

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制服的护士出来了。她年轻、漂亮，动作轻快，同周围的一切恰成对照。“请跟我进来，乔丹女士，坎伯唐恩先生正等着你呢。”

她们沿铺着深色地毯的宽大而弯曲的楼梯拾级而上。西莉亚问道:“他怎么样?”

护士一本正经地说:“很虚弱。痛得厉害，我们用镇静剂来帮助他。不过今天没有。他说他想保持清醒。”她好奇地望望西莉亚。“他一直在盼望着你的到来。”快走到楼梯

的尽头时，她打开一扇门，示意西莉亚进去。

一开始，那个靠着枕头倚坐在有四个柱子的大床上的人，形容憔悴，西莉亚简直认不出来了。不久以前，埃利·坎伯唐恩似乎是力量和权力的象征，可现在，他枯瘦、虚弱，面色苍白，似乎成了对往日的讽刺。他深陷的眼睛望着西莉亚，脸部扭动着似乎想笑一笑，张口说话时声音微弱而又尖细。“很抱歉，癌症晚期不那么妙，乔丹夫人。我对该不该让你看到我这副样子犹豫不决，但有些事我想当面对你说。谢谢你到这里来。”

护士搬来一张椅子，然后走了出去，西莉亚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很高兴到这里来，坎伯唐恩先生。你得了病我真难过。”

“我那些高级人员大都叫我埃利。希望你也这样叫我。”

她笑了笑。“嗯，我叫西莉亚。”

“啊，是的，我知道。我还知道你对我一直很重要，西莉亚。”他抬起一只柔弱的手，指指屋子那头的一张桌子。“那儿有一本《生活》杂志，里面有一些纸，递给我好吗？”

西莉亚找到杂志和纸，递了过去。埃利·坎伯唐恩费劲地翻动那期《生活》杂志的书页，最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这你也许看过。”

“配有畸肢儿照片的关于酞胺哌啶酮的文章？是的，我看过。”

他摸了摸其他纸张。“这是另外一些报道和照片，有的还没有发表。我一直关注着这一事件。真可怕，对吗？”

“是的，的确如此。”

俩人都不作声。过了一会，埃利说：“西莉亚，你知道我不行了？”

她轻声应到：“嗯。”

“我让那个讨厌的医生讲了实话。我最多还有一、两个星期，也许，只有几天了。所以我让他们把我送回家来。就在这儿结束。”西莉亚刚要张嘴，他做了个手势止住她。“不，让我说完。”

坎伯唐恩停顿了一下，歇口气。显然，刚才的努力已使他感到疲劳。然后，又说下去。

“这是自私自利，西莉亚，对那些可怜、无辜的孩子没有一点好处。”他的手指摸索着杂志上的那些照片。“但我很高兴，在死去的时候，良心不必为那感到不安，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你。”

西莉亚想表示异议：“埃利，我想我明白你在想什么，不过，当我建议……”

他就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说下去。“我们费尔汀－罗斯公司拿到那种药时，曾计划大力推销，认为销路会很大。我们准备广泛试验，然后对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施加压力，予以通过。真说不定会通过。我们的时机不同，可能会是其他审查员。这类事并无一定之规。”

他又停下来，集中力量，聚精会神。“你说服我们在老年人中间进行试验，因此，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用过它。没成功，我们放下了。后来我知道有人批评你……但是，如果像我们开始准备……的那样干了，……那我就得负责……”他的手指又触着杂志上的那些照片。“我死的时候，那可怕

的东西会堆在我头上。就像……”

西莉亚的眼睛模糊了。她握住埃利的手对他说：“埃利，平静些。”

坎伯唐恩点点头，嘴唇颤了颤。西莉亚凑近些，听他说些什么。“西莉亚，我相信你身上有某种东西：天赋，才能，去判断是非……我们行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看不到了……我们公司里有人相信你走到前头了。这很好……所以我要给你提个建议，我最后一个建议……运用你的天赋，西莉亚。相信你有很好的直觉才能。等你有了权力，坚定地按你的信念去办……别让不如你的人动摇你……”

他的声音飘远了，一阵剧烈的疼痛扭歪了他的脸。

西莉亚听到身后有动静，转过身去。年轻的护士轻声走进屋来，端着一只装有注射器的托盘，放在床边，动作轻捷、准确。她朝病人倾过身去，问道：“又痛了吗，坎伯唐恩先生？”坎伯唐恩无力地点点头。于是，她把老人睡衣的袖子挽了上去，将针管里的药注射到他的前臂里。病人脸上紧张的表情几乎立即和缓了，眼皮也合上了。

“他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乔丹女士，”护士说道。“很抱歉，你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她再次好奇地望着西莉亚。“你们谈完了吗？这似乎对他来说很重要。”

西莉亚合上那本《生活》杂志，连同那几张纸，一起放回到原处。

“嗯，我想是完了。”她说。

尽管西莉亚闭口不提，但不知怎么的，她与坎伯唐恩不同寻常的会见经过还是传到了公司里。结果，她发现人们以

一种好奇、尊重，有时还带点敬畏的复杂表情看待她。所有的人，包括西莉亚在内，都不会抱有丝毫错觉，认为她五年前就费尔汀－罗斯公司试验酞胺哌啶酮——后来证明那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提出的建议，是由于她有什么异乎寻常的远见卓识。然而事实依然是，费尔汀－罗斯公司当时采取的方针使自己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大灾难，西莉亚在作出那一决策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足以使人们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在公司的显要中，只有一个人对西莉亚发挥的作用不以为然。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尽管当初曾极力主张进行广泛的试验，包括把酞胺哌啶酮提供给产科医生——对此西莉亚明确表示反对，但现在，他却对自己同酞胺哌啶酮的这一段牵连闭口不谈。相反，他提醒别人，他所起的作用，是在老年人中间进行试验未获成功时，决定放弃试验。他的话是真实的，但却不完整。

然而，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漫长的讨论。在西莉亚应召访问两个星期后，埃利·坎伯唐恩过世了。第二天，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报纸上登出了讣告，其篇幅之长，足以表示出对死者的敬意。然而另外一些讣告篇幅更长，埃利诺·罗斯福夫人恰巧也在前一天撒手人寰。西莉亚对安德鲁说：“似乎两段历史同时结束了，一段是重大的历史，另一段不那么重要，但我却曾置身其中。”

费尔汀－罗斯公司总经理的去世，使公司内部发生了变动，董事会提名任命了一名新的总经理，其他一些人顺着阶梯上升。受到影响的人中也有萨姆·霍索恩，他成了副总经理和全国销售部经理。特迪·厄普肖也高兴地听说他被任命为柜台成药产品销售经理，这类可直接在药店中销售的药品，

是由公司的一个分支——“布雷和联邦公司”经销。特迪眉飞色舞地对西莉亚谈到他的新职务，说那是“在成药部真正做一番‘生拉硬拽、打垮对方’事业的大好时机”。还说，“我已经建议让你担任我的职务，不过我得告诉你，有些人不希望让妇女担任主任，不管是哪一部门。”说完他又补了一句，“说实话，以前我也是那样，但你改变了我的看法。”

尔后八个星期，西莉亚在各个方面都行使着销售训练部一把手的职能，就是没有那个头衔。光阴荏苒，她心里由不公正待遇引起的沮丧感也越来越强。直到一月份的一个上午，萨姆·霍索恩没打招呼就微笑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上帝呀，终于成功了！”他宣布说。“我不得不把手中的剑刺入那几个顽固不化的大男子主义者的肚子里，弄得他们鲜血直流。现在终于传下话来了，你是这一部门的主任，更为重要的是，你已正式上了本公司的‘快车道’。”

第二部分

一九六三年——九七五年

一

“上了快车道”这句话的含义，在费尔汀－罗斯公司同其他公司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一个人被选中，成为高级管理职务的候选人，这样，他洞察其中奥秘的机会更多，也更容易脱颖而出。当然，在“快车道”上的所有人并非都能到达终点，车道上还有其他人，竞争十分激烈，同时，一个人的名字随时都可能被划掉。

这一切西莉亚心里很明白。她也知道，作为一名妇女，她还克服了男人无须克服的一道特殊的障碍——偏见。必须取得加倍的成功，这使她的事业心更加强烈。正因为这个缘故，六十年代这段时期，处方药品[1]行业死气沉沉、毫无创新，就更让人觉得时运不佳了。

西莉亚谈到这个题目时，萨姆·霍索恩说：“这种情形以前也有过。你知道，过去二十年间，灵丹妙药层出不穷，

[1] 指必须持有医生开的处方才能买到的药品。——译注

各种抗菌素，治疗心脏病的新药，口服避孕丸，镇静剂，等等。眼下，我们正处于科学中新的重大突破前夕的平淡阶段。”

“这种阶段一般有多长？”

萨姆摩挲着他那谢了顶的光头思忖着，说：“天晓得。可能两年，也可能十年。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乐曲霉素还会继续畅销，同时，我们还要对一些已有药品加以改进。”

西莉亚毫不拐弯抹角地说：“你的意思不就是改头换面，把竞争对手的畅销产品搬过来吗？把药品的成分稍加改动，只要让人家不能告我们侵犯专利就行了，不是吗？”

萨姆耸耸肩膀。“如果你非要使用那些批评我们的人的语言，也可以这么说吧。”

“说到批评者，他们难道不是在指责我们把研究力量浪费在‘改头换面’的药上，而不是用在更有效、更有益的地方？”

“难道你还没有认识到，咱们这个行业无论干什么，都会遭到非议吗？”萨姆的话音变得尖锐起来。“特别是有些人，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关心，在科研没有大的进展的时候，正是那些‘改头换面’的药品使我们这样的公司维持下去。总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你知道吗，成功地采用接种办法预防天花以后，科学家又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弄清这种办法是怎样起作用的？”

尽管这次谈话使西莉亚感到沮丧，但她事后发现，其他制药公司同样处于不景气的阶段，很少搞出振奋人心的新东西来。这是整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当时没有人知道，直到七十年代这种状况才告结束，最终证明了萨姆是个精确的预言

者。

与此同时，一九六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莉亚作为销售训练部主任，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直到十一月份。

十一月底的一天下午，萨姆和西莉亚坐在他那间镶着橡木衬板的办公室里。他对西莉亚说：“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对你另有任用。嗯，当然罗，也是提升。”

西莉亚等着下文，萨姆却不开腔，于是西莉亚叹了口气，笑着说：“你很清楚，我好奇心极重，可你却非要我开口问，那好，萨姆，让我去干什么？”

“柜台成药部总经理。你将全权负责布雷和联邦公司。特迪·厄普肖，你以前的顶头上司，现在要听你的指派。”萨姆莞尔一笑，说，“西莉亚，希望你能感到高兴点儿和满意。”

“噢，的确！一点不假，萨姆。谢谢你！”

萨姆敏锐地望着西莉亚。“兴奋之中，是否还有点保留？”

“没有。”西莉亚毫不含糊地摇摇头。“只不过……嗯，是这样，我对咱们的柜台成药买卖一无所知。”

“这并不稀奇，”萨姆说。“我以前这方面的知识也是个空白，后来在成药方面干了几年才不同了。那有点像到一个外国去。”他犹豫了一下，又说，“或者，像穿过羊肠小路，到城市的另一边去。”

“名声不好的那边？”

“有可能。”

他俩都知道，费尔汀－罗斯公司也同其他大制药公司一

样，在自己的经营活动中竖起了一道高墙，把受人尊敬的处方药物经营同往往不被人看重的柜台成药经营隔了开来，两边的活动互不相干，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研究人员和推销网，相互之间不来往。

正是由于这一政策，费尔汀－罗斯公司保留了“布雷和联邦公司”的名字。那家公司原是个独立的小药店，很多年前被费尔汀－罗斯公司买下了，目前只经营非处方药品。在公众心目中，布雷和联邦公司同费尔汀－罗斯公司没有瓜葛，而母公司正乐得如此。

“到布雷和联邦公司去是为了开阔眼界，”萨姆告诉西莉亚。“你会去关心咳嗽药、痔疮膏和洗发剂。而且，柜台成药是整个药品行业的一部分——很不小的一部分，也是个财源。因此，你必须懂得它，知道它如何运转，为什么如此。”

他继续说：“还有，你可能得暂时把那些批判性的看法搁置起来。”

西莉亚迷惑不解地说：“您能否解释一下？”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西莉亚决定不再追问下去。

“最后我得告诉你，”萨姆说，“布雷和联邦公司一直死气沉沉。我们的成药方面要有人推动一下，想出点新点子。”他微微一笑。“也许需要一个坚强而富于想像力，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妇女的思想——嗯，什么事？”

萨姆最后一句是对他的秘书说的。那是个颇具魅力的黑人姑娘，她刚跨进屋，站在敞开的门边。

女秘书没有马上答话，于是萨姆说，“玛吉，我不是跟

你说了，我不希望有人——”

“等等!”西莉亚说。萨姆没有注意到，她却看得明白，女秘书的脸上泪如泉涌。“玛吉，出什么事了? ”

女孩子泣不成声，哽咽着说:“是总统……肯尼迪总统遭到枪击……在达拉斯……收音机里……都在讲这事。”

萨姆·霍索恩显出恐怖和难以置信的神情，啪的一声扭开办公桌旁的收音机。

打那以后，西莉亚同她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将永远清楚地记得，在这可怕时刻，她在哪儿，正在干什么。这是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时刻，人们希望破灭，情绪低落，随之而来的那些日子好像面临世界末日似的。不管人们对肯尼迪政府所抱的美好期望仅仅是幻想,还是确有根据，这时都有一种有些事情已永远消逝的失落感，刚刚开始就夭折了，万事都变动不居，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对西莉亚来说,也包括她的雄心壮志和关于新职务的谈话与想法。当然，这使一切暂时停下来的事件过去了，生活又向前进。对西莉亚来说，生活把她带到一座很不起眼的四层砖房里,那是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拥有全部股份的子公司——布雷和联邦公司的总部，距离母公司总部约三公里。大约两个星期以后，西莉亚在朴素然而舒适的办公室里，同特迪·厄普肖，本部销售经理，一起研究柜台成药经营情况。

一个星期以来,西莉亚一直埋头阅读各类文件——财务报表、销售情况、研究报告、人员档案，这一切都同她的新职责有关。她越读越发现萨姆·霍索恩的话是对的。由于领导人庸庸碌碌，该部门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的确需要新动力

和新点子。

西莉亚同厄普肖谈话时，一开始就说:“特迪，提个坦白、直率的问题。我坐在这个位子上，你必须向我报告工作，你是不是有点窝火？咱俩的地位倒了个，你觉得这要紧吗？”

这位总使人想起良种赛犬的销售头头，像是吃了一惊。“要紧？天呀，西莉亚，我再高兴不过了！我们这里所需要的正是你这样的人。听说你要来，我直想欢呼。不信问问我老婆！知道这消息的当天晚上，我们为你的健康干了杯。”特迪有力地点着头来加重他的语气。“要说对你窝火，不，亲爱的，我不过是个推销员，很了不起的推销员，可我也就能当个推销员。而你有头脑，能给我一些好东西，一些比现在好得多的东西去兜售。”

西莉亚深深地为这番话所感动。“谢谢，特迪，”她说。“我也很喜欢你。咱们一定会配合得很好的。”

“没错!”

“在咱们这行里，处方药品和柜台成药，你两边都干过。你说说，它们的区别在哪？”

“这很简单，柜台成药大多数是蒙人的。”特迪扫了一眼办公室里到处摊着的文件。“我想，你已经通过研究成本发现这一点了。”

“但我还是想听听你怎么说。”

厄普肖探询地望望西莉亚。“你知我知，毫无保留？”

西莉亚点点头，“正是。”

“那好，这么看吧。咱们都知道，研制一种处方药品要耗费几百万资金，往往需要五六年时间才能出售。柜台成

药，只要六个月，甚至更短，就能搞出配方，成本不值一提。然后，大量的钱花在包装、广告和推销上。”

“特迪，”西莉亚说，“你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

厄普肖耸耸肩。“我从来不骗自己。我们在这推销的药品可不是路易·巴斯德[①]发明的。”

“然而总的说来，柜台成药的销售额却扶摇直上。”

“就像火箭上天！因为伟大的美国公众需要它，西莉亚。人们有点不舒服，其实大多是些小毛病，如果能放宽心，过上几天自己就会好的，可他们却想自己治。他们总想以医生自居，咱们就在这插进来了。既然那火箭总要上升，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所有的人——费尔汀－罗斯公司，你、我——抓住它的尾巴一起升上去？”厄普肖住口想了想，“目前唯一的麻烦，是我们抓得不够紧，没有占到本应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市场。”

“关于市场份额的意见，我同意，”西莉亚说，“我也相信这可以改变。至于说柜台成药本身，它们的用处比你所说的总要大一些吧？”

特迪摊开双手，好像怎么说并不那么要紧似的。“也许大一点，但也有限。有几样好东西，比如阿司匹林。至于其他的，最主要的是，它们使人们觉得好受些，哪怕这只是他们的感觉。”

西莉亚仍然坚持。“比如说，某些常见的感冒药，除了安抚人心就再无作用了吗？”

“绝对没有！”特迪使劲摇摇头。“问问任何好的医

① 著名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

生。问问安德鲁，如果你我着凉了，咱们条件这么有利，怎么办最好呢？我告诉你吧！回家去，把脚垫得高高的，好好歇着，多喝水，吃点阿司匹林。就这些——直到有一天科学研究能找出治愈这常见的头痛脑热的办法，而按我听说的，那还有一段艰难漫长的路要走呢。”

尽管厄普肖很严肃，西莉亚仍笑着问道：“你从不服任何感冒药吗？”

“从不。幸运的是，有很多人服。成群结队满怀希望的人，一年花掉五亿美元希望治好他们那治不好的感冒。而你和我，西莉亚，我们就去出售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好就好在这一切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害处。”特迪的话音里忽然带上了三分谨慎。“当然，你知道对任何外人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我现在说了，是因为你问我，私下聊聊，咱们互相信得过。”

“我很感激你开诚布公，特迪，”西莉亚说。“不过你心里那么想，又干着这行，就从不觉得于心不安吗？”

“不。原因有两条。”他掰着手指头说。“第一，我的职业不是判断是非曲直。我按本来面目看待世界，而不是按满脑子幻想的人的想像。第二，总得有人来卖这些玩意儿，让特迪·厄普肖来干也未尝不可。”说到这，他那犀利的目光看了看西莉亚。“可这让你于心不安，对吗？”

“嗯。”西莉亚点点头。“有的时候。”

“头头们告诉你要在布雷和联邦公司呆多久了吗？”

“没说，我想恐怕是无限期的。”

“不，”特迪宽慰着西莉亚。“他们不会把你总放在这儿。这差事你可能会干一年，然后再向前。所以，要坚持到

底呀，宝贝！到头来是值得的。”

“谢谢，特迪，”西莉亚说。“我会接受你的忠告的，不过我所希望做的，绝不仅仅是坚持到底。”

作为一个有职业的妻子和母亲，西莉亚决心对自己的家庭不能有所忽视，特别是要同眼下五岁的莉萨和三岁的布鲁斯保持亲昵。平日下班回家到吃晚饭前，她都要同孩子们呆上两小时，不管装在公文包里准备晚上看的文件有多要紧，也从不间断。

同特迪·厄普肖谈话的那天，西莉亚回家后继续她几天前开始做的事：念《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给莉萨和布鲁斯听，如果布鲁斯能坐得住的话。

这天晚上布鲁斯比平常老实——他累了，有点感冒，流着鼻涕，而莉萨则一如既往，全神贯注地听着。故事讲到爱丽丝等在一所漂亮花园的门口，门太小，爱丽丝进不去，希望能找到……

> ……一本讲怎么把人像望远镜那样给密封起来的书。这时候她看见一个小瓶子……（“以前这个瓶子肯定不在这儿，”爱丽丝说。）瓶子的颈上拴着个标签，上面用工整的大字写着：“把我喝掉。”

西莉亚把书放下，给布鲁斯擦了擦鼻子，又接着念下去。

> 说句“把我喝掉”没有什么，但是聪明的小爱丽丝可不想急急忙忙地去那么做。“不，我得先看看，”她说，“上

面是不是写着‘有毒’两个字。”……她从不忘记，标着‘有毒’的瓶子里的东西喝多了，或早或晚，总会不舒服的。

可是，这个瓶子上没有标着“有毒”两个字，于是爱丽丝就试着尝了尝，挺好喝（像是把樱桃馅饼、牛奶蛋糊、菠萝、烤火鸡、太妃糖和烤热的奶油面包混在一起的味道），很快她就全都喝下去了。

“这感觉真奇怪!”爱丽丝说。“我一定像在望远镜里似的变小了。”

真的，现在她只有十英吋高……

莉萨插嘴说道:“她不应该喝，对吗，妈妈？”

“在实际生活里不应该，”西莉亚说，“不过这是故事。”

莉萨的态度很坚决:“那我也觉得她不该喝。”西莉亚早就注意到，她的女儿已经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了。

“你说得太对了，宝贝。”她们身后传来安德鲁欢快的声音。他悄悄走了进来，谁也没注意到。“不保险的东西绝对不要喝，除非是医生开的药。”

大家全都笑了起来，孩子们兴奋地扑到安德鲁怀里，安德鲁吻吻西莉亚。

“现在。”安德鲁说，“我要在药方里开上晚间马提尼酒。”然后问西莉亚:“你也来点？”

“当然。”

“爸爸，”莉萨说，“布鲁斯着凉了，你能治好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个冷心肠的医生。”安德鲁把莉萨抱起来，搂紧她。“试试！我是个热心肠的医生。”

莉萨咯咯地笑着。“噢，爸爸!”

“真奇怪，”西莉亚说，“这就像把我今天的谈话又重放了一遍。”

安德鲁把莉萨放下，动手去调马提尼酒。“什么谈话。”

“吃饭时告诉你。”

西莉亚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放回书架，明天再读，收拾着让孩子们上床睡觉。厨房里飘来一股咖喱羊肉的香味，隔壁餐室里，温妮·奥古斯特正为安德鲁和西莉亚摆好晚餐的餐具。西莉亚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居然能有这么美好、幸福、心满意足的生活?

“特迪说治感冒除了多喝水、休息和阿司匹林，其他都毫无用处，这话绝对正确。”安德鲁听西莉亚讲了白天办公室里的那次谈话后说。

这时，他们两个已经吃完晚饭，端着咖啡来到起居室里。安德鲁接着说下去：“我对我的病人说，如果他们得了感冒，治得好的话，七天就会过去，治得不好，得要一星期。”

西莉亚笑了起来，安德鲁把壁炉里刚生起的炭火捅旺些。

“但是，特迪说感冒药不会带来任何害处，那可不对。许多感冒药都有害，有的甚至有危险。”

“啊，真的？”西莉亚表示不同意。“说‘有危险’，

一定是夸大其词吧。”

安德鲁十分认真地说：“一点也不。为了治感冒，可能引起其他严重得多的问题。”安德鲁走到书架前，抽出好几本书，上面都夹着小纸条。“最近我读了些这方面的材料。”他翻开书。

“在大多数感冒药里，”安德鲁说，“都有多种成分。其中一种化学成分叫新辛内弗林，广告中说它是缓解剂，能治鼻子不通气。大多数情况下新辛内弗林没有什么作用——剂量太小，但它的确会使血压升高，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害的，而对那些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的人则有危险。”

安德鲁查阅一页笔记说道：“几乎所有药物研究人员都同意，治疗感冒，最好的就是普通的纯阿司匹林。但是现在有许多取代阿司匹林的药物，广告里宣传得很玄，买的人也很多，它们都包括一种叫非那西汀的化学成分。非那西汀能够对肾造成损害，如果服用得太频繁、时间又太长的话，甚至可能是无可挽回的损害。此外，感冒药片里还有抗组织胺，这也不该有，它们会增加肺里的粘液。还有那些滴的和喷的鼻药水，它们的害处也比好处多——”安德鲁收住嘴。“还要我继续讲下去吗？”

“不必了，”西莉亚叹了一口气说。“我大致明白了。”

“说到底，”安德鲁说，“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能让人相信任何东西，购买任何商品。”

“可感冒药的确能治感冒，”西莉亚还不服气。“人们都这么说。”

“只是他们以为能治。这都是幻觉。也许是感冒好了些，也许是精神作用。”

安德鲁把书放回去，西莉亚想起她当新药推销员时，另一位医生，一个经验丰富、通看各科的医生对她讲的话。“病人来找我，说他们得了感冒，我就给他们开一些安慰剂——也就是无害的糖丸。几天以后，他们会回来对我说，‘那些药丸真神，感冒好了’。”当时，那位老大夫望着西莉亚，抿着嘴得意地笑着。“治与不治，感冒到那时候都会好的。”

这段往事和安德鲁刚才那一番评论，都不像假话，眼下，西莉亚的心情同早先适成对照，颇为沮丧。她的新职务使她看到了不想看的东西。这将对她的价值观念产生什么影响？她感到疑惑。西莉亚明白了，当萨姆说“你可能得暂时把那种批判性的看法搁置起来，”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真有这个必要吗？她能做到吗？她该这样吗？西莉亚一边想着这些问题，一边打开带回家来的公文包，把那些文件铺开来。

西莉亚差不多忘了公文包里还有一件东西：一包布雷和联邦公司生产的“康健油”样品。这药大约二十年前推上市场，小孩得了感冒时搽在胸部，至今销路仍然很广。它带有一种强烈的辛辣气味，广告中说这种味道“令人惬意”。西莉亚知道布鲁斯不舒服，把它带回家来。这会儿，她问安德鲁：“能用吗？”

安德鲁把盒子拿了过去，看了看药品的成分，笑了。“有什么不能，亲爱的？如果你想用那陈年的油腻腻的东西，它不会对布鲁斯有任何害处，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但可以使你心里好受点。这样你就是个没有袖手旁观的母亲了。”

安德鲁打开盒子，查看里面的药瓶。他仍然觉得好笑，又说：“也许，‘康健油’的目的就是这个，根本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他们的母亲。”

西莉亚自己也想笑，但马上止住了，奇怪地望着安德鲁。她心里忽然生出两个念头。第一，的确，她是要把批判的看法先放到一边，这是没有疑问的；第二，安德鲁无意之中出了个好主意。啊，可不仅仅是好主意，简直是妙不可言，令人拍案叫绝！

二

“不，”西莉亚告诉坐在桌子对面的广告设计公司的经办人员，“我哪个也不喜欢。”

此话一出马上奏效，就像一盆水兜头泼灭了一团火。西莉亚心想，广告公司的这间会议室里如果有个温度计的话，它会一下子从“沸点”降到“冰点”。可以感觉到，广告公司的四个人正为该作何反应而煞费苦心。

这是一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那天清晨，西莉亚和布雷和联邦公司的其他四个人驱车从新泽西来到纽约，同瓜德利尔－布朗广告公司举行这次洽谈。头天晚上抵达纽约的萨姆·霍索恩也在场。

窗外，天公不作美，寒风呼啸。瓜德利尔－布朗公司位于美洲大街的伯林顿大厦里。楼外，杂沓的车辆和匆忙的行人，正同雪夹雨搏斗。

在四十四层楼上会议室里举行的这次会议，是为了检查布雷和联邦公司广告设计工作的进展情况而进行的。这是在客户领导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后通常发生的事。过去一小时里，在招徕气味和客套话中，广告样品被介绍了一遍。这使西莉亚觉得，她好像站在检阅台上，团队正在面前列队行进。

然而这团队不怎么样，西莉亚得出结论，这使她做出了那使聆听者瞠目结舌的评论。

他们围坐在一张桃花心木的长桌旁。代理公司的中年创作者阿尔菲奥加似乎感到痛苦，他捋着尖髯，移动着双脚，也许是不想开口的办法，让年轻的客户代理监督人肯尼斯·奥尔去采取下一步行动。奥尔口齿伶俐，穿着一身隐条蓝色西装，整齐清洁，他是代理公司方面的头。广告公司一方的第三个人叫德克斯特·威尔逊，是客户经理，刚才细致入微的介绍大多是由他做的。威尔逊比奥尔年长几岁，头发过早地花白了，他具有洗礼派传教士的那股子热诚，眼下显得忧心忡忡，大概是因为客户的不满可能砸掉他的饭碗。西莉亚知道，广告制作人能挣得大笔的报酬，但他们的生计也有朝不保夕之虞。

广告公司四人小组的最后一名成员姓布雷登——西莉亚没听清他的名字，是个助理客户经理（西莉亚心想，这行业里大概无人不挂着一个响亮的头衔），简直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一直忙着搬动那些画板和样品，便于以西莉亚为首的客户公司代表们观看。

介绍过程中，每当轮到下一种药品的广告，就有广告制作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足有一打——穿梭忙碌，最后一个样品是“康健油”，这是西莉亚走马上任之前向广告公司提出的一项新订货。

在布雷和联邦公司方面，同西莉亚一起来的人有格兰特·卡维尔，销售部门的头头；特迪·厄普肖，他代表推销部门；还有比尔·英格拉姆，一位年轻的生产经理。卡维尔五十多岁，脾气好，在公司里干了多年，干练但缺乏想像力。

西莉亚已经决定，有机会把他调到一边去，换个工作。英格拉姆还像个孩子，一头蓬乱的红发，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才一年，看上去为人敏捷、精力充沛，但除此之外，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还吃不准。

萨姆·霍索恩作为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要员，比他们所有的人地位都要高。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为了对萨姆的到来表示领情，也曾进来呆了一下，寒暄了一番。

然而，萨姆头天打电话给西莉亚，告诉她要来参加检查广告制作情况时，已经把自己的作用讲明了："我到那儿只是同你们坐在一起，从旁静观。你现在责任重大，还是个新手，又涉及到大笔的钱，如果有母公司的人在场，并把情况报告回去，这里的头头会更放心一些。不过，我不会插手的，这次是你登台表演。"

这时，西莉亚瞟了萨姆一眼，想知道他是否赞成自己刚才提出的看法。然而，萨姆没有任何表情，从他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整个上午他都是这副模样。

"好吧，奥尔先生，"西莉亚对着客户监理略带尖刻地说，"你不用琢磨该作何反应，该怎么对付我了。让咱们爽快地谈谈广告制作的事，为什么我不欣赏，为什么我认为贵公司——你们的作品我很熟悉——能干得比现在好得多。"

西莉亚可以感觉出来，广告制作公司那一方产生了兴趣，甚至可能是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所有的人，包括她这一方，都把目光投向她。

肯尼斯·奥尔不无讨好地说："乔丹女士，我们都很愿意洗耳恭听。刚才您看到的所有东西，没有哪一点敝公司的任何人认为是不可更动的。至于新主意，我们很希望能拿出

来，或者对您的加以发挥。”

“你们不坚持，这我很高兴，”西莉亚笑着说，“因为，我感到，咱们看到的所有东西，要是放在十年前，都挺不错，可现在就显得有些不合拍了。我还想，公正地说，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恐怕是本公司的要求和限制。”

她可以感到，奥尔和德克斯特·威尔逊机敏地望着她，带着几分敬意。然而，脱口讲出心里话的却是布雷登，那个年轻的下级人员。“哎呀，可不是么！这里一有人提出时新的主意，或者想给你们的老产品添点生气——”

客户监理严厉地打断他，“够了！”他瞪了自己的手下一眼。“我们从不把广告的缺点推卸给客户，我们是专业人员，要对这里拿出去的东西负责。此外，你再也不能用那种语气谈论‘老产品’。乔丹女士，我很抱歉。”

“那纯粹是胡说八道！”还没容得西莉亚回答奥尔的话，她这边就有人冒出这么一句。这人原来是年轻的比尔·英格拉姆，他的脸由于突然的忿愤涨得通红，与他那头红发相映成趣。他继续说：“那的确就是些老产品，我们都知道，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没人说要把它们扔掉，但肯定可以变得有生气一些。如果我们要进行坦率的谈话，就像乔丹女士讲的那样，那么就这么办吧！”

会场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肯尼思·奥尔打破沉默：“好，好！”他一只眉毛扬了扬，似乎既感吃惊，又觉有趣。“看来年轻人出来为年轻人说话了。”他转身问西莉亚：“您介意吗？”

“不，这可能还有助于我们取得进展。”

西莉亚今天之所以抱着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她通过研读

布雷和联邦公司的案卷，得出这样的看法：过去的广告制作，受到过分谨慎、维持现状的政策的妨碍。这种状况她准备加以改变。

“我想先讨论一下‘康健油’，”西莉亚对其他人说。“我认为新近要求制作的广告样式，以及以前的，路子都不对。”

西莉亚暗自佩服安德鲁，然后接着说：“所有的广告，多年来的，我都查过了，都是这样：表现胸部搽了康健油的孩子笑容可掬，感到舒服和高兴。”

客户经理德克斯特·威尔逊婉转地问道：“这难道不是应该发生的事吗？”然而，目不转睛地望着西莉亚脸的肯尼思·奥尔，挥手让自己的同事住口。

“是的，情况是这样，”西莉亚答道。“但是，到药店里去买康健油的不是孩子——不管他们是不是高兴——而是他们的母亲。那些想做个好母亲的人，那些想干点什么让患病的孩子好受些的母亲。然而在我们的广告里，要么根本看不见母亲，要么只是让她站在背景当中。我所希望看到的，是在中心位置，有一个快乐的母亲，一个松了一口气的母亲，一个在自己孩子生病时做了一些事帮助他的母亲，现在她感到心满意足。印刷和电视广告，都应该按这个路子搞。”

刹时间，桌子周围的人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西莉亚心想：是否应该把安德鲁的评论也加上：“也许，‘康健油’的目的就在这儿，根本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他们的母亲。”最后，她决定还是不讲，同时，也坚决地把安德鲁的所谓“那种陈年的油腻腻的东西”，既无害也无益的这番形容，从脑子里排除出去。

肯尼思·奥尔缓缓地说:“有意思,很有意思。”

“岂止是有意思,”比尔·英格拉姆插了一句。“这主意太高明了。你同意吗,霍华德? ”他问的是布雷登,现在,西莉亚知道布雷登的名字了。

年轻的广告代理人热切地点点头。“当然同意。我们可以这样,背景里有一个孩子——我想总得有一个。但当妈妈的在前部正中,一位并非全身上下毫无瑕疵的妈妈,头发有点乱,也许衣着略为不整,好像她一直在孩子的病房忙着,流汗,忧心忡忡。”

英格拉姆接过这个主意。“对,让她显得真实。”

“但是要高兴,”布雷登说。“她放心了,不再着急,因为她知道,由于用了康健油,现在孩子没事了。这是必不可少的。乔丹女士强调过这一点。”

“细节问题可以由我们解决,”奥尔说。他朝西莉亚笑笑。“乔丹女士,看来大家都认为你会拿出一些有希望的东西。”

“此外,乔丹女士,”比尔·英格拉姆说,“在我们方面,应该把产品作些改进,然后称之为‘新型康健油’。”

客户经理德克斯特·威尔逊颌首同意:“那总会有好处的。”

“新、型、康、健、油,”特迪·厄普肖清晰地念出这几个字,好像在品尝其中的味道,然后予以肯定:“不错!对我们第一线上的推销员来说挺好。使他们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些新鲜的东西来谈论。”

格兰特·卡维尔,布雷和联邦公司的销售人向前探过身子。西莉亚感到,他一定是觉得决策的进程一闪即逝,因

此，他得说点什么才行。

“改变产品并不困难，”卡维尔主动说道，“药剂师把配方稍稍改变一下就行，换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成分，比如说换种香料。”

“太好了！”布雷登说，“咱们拼凑得差不了。”

西莉亚心底的一角暗自疑惑：这里发生的事都是真的吗？仅仅在很短一段时间以前，她会怎么想？不管怎么说，她这么理解着，自己已经接受了霍索恩的建议，把批评意见挂将起来。像这么干要继续多久呢？如果特迪·厄普肖关于她将离开柜台成药部的预测是正确的，那就不过是一年的事。西莉亚看到萨姆笑了，心里琢磨着，不知他为什么笑。

西莉亚的思绪又转到自己的职责上来。看着那两个年轻人，霍华德·布雷登和比尔·英格拉姆，她下意识地想到，今后在布雷和联邦公司和瓜德利尔－布朗广告制作公司，将同谁密切合作。

西莉亚即使在最为乐观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她推销新型康健油的计划——公司内部的人称之为“快乐的妈妈”计划——能取得那么令人震惊的成果。正如特迪·厄普肖一次在她办公室里私下里说的：“西莉亚，宝贝，真不得了！”然后又加了一句，“我一直知道你有本事，可谁想到你简直神了。”

在瓜德利尔－布朗广告制作公司的指挥下，电视、广播和印刷品宣传交织在一起，全面展开。一个月之内，康健油的销售额增长了五倍。从第四个星期开始，批发商的订货单如潮水般涌来，这清楚地表明：一切仅仅是个开头。不出所

料，又过了一个月，销售额比原来的最高记录又翻了一番，预计还会有新的增长。

西莉亚和新型康健油的成功很快引起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的注意。于是，在一九六四年剩下的日子里，当重新赋予布雷和联邦公司其他产品以活力的计划制定出来后，所需开支非常顺当地获得了批准。正如萨姆·霍索恩解释的那样，“我们仍然希望了解事态的进展——西莉亚，我们毕竟可以从这儿了解一些情况，但只要你继续扩大销售，就可以按你自己的方式自由行事。”

西莉亚的方式就是为现有旧产品塑造新形象。

有一种产品一直被简单地称为“布联香波”，根据西莉亚的建议，老名字保留了，但却缩小了许多，旁边加上大字新商标：拥抱。下面紧接着是一行同样显眼的口号：如梦中情人一样温柔。

这口号不仅为那些看到拥抱牌香波广告的人和购买这种产品的人所熟记，而且使所有同销售有关的人员都为之高兴的是，它竟辗转流传，成了全国风行的用语。电视滑稽戏套用这句话来制造笑料。报纸也加以模仿，《华尔街日报》在社论版的一篇批评白宫税收计划的专稿里，用了这样的标题：梦中的总统没有温柔的拥抱。

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拥抱牌香波受到意想不到的注意，销售额疯长。

“拥抱香波”的广告制作也是由瓜德利尔－布朗公司承担的，但这次负责人是霍华德·布雷登，他已从助理客户经理提升为经理。年轻的布雷登在“新型康健油”的广告制作中也发挥了作用，最后使认真然而往往瞻前顾后、忧心忡忡的

德克斯特·威尔逊黯然无光，干脆消失了。西莉亚到了也不知道，他是离开了这家公司，还是被转派去受理次要一些的客户业务。

在布雷和联邦公司这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动，年轻的比尔·英格拉姆受到西莉亚的青睐，被提拔担任推销部主任，取代了上了年纪的格朗特·卡维尔。卡维尔被安插到另一个位置上，他在那儿，按照某人不客气的说法，“数数纸夹子，然后提前退休。”

英格拉姆根据西莉亚的提示，又提出了自己富于创新精神的推销办法。同时，也是英格拉姆告诉西莉亚，密执安一家小制药公司可以收买。“乔丹女士，他们有好几种产品，但使人感兴趣的只有一种，叫系列5号，是一种感冒药水，通鼻子的。你知道，这是咱们的一项空白。如能收买这家公司，把他们的其他产品都甩掉，接过系列5号，也许能搞出些大名堂。”

西莉亚想起安德鲁对所有感冒药的看法，问道：“系列5号有效吗？”

“我让药剂师查过，他们说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也不会比我们自己去生产强。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头搞起。”英格拉姆一只手梳理着他那永远也理不齐的蓬乱的红发。“然而系列5号总能起到据说应起的作用，并且已经在市场上有了相当的推销基础，所以我们可以不必从零开始。”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

西莉亚知道，从经济学角度看，接过一种已为某些人接受的成药加以改造，比推出一种全新的更有利。这不仅是因

为推出一项新药的费用十分高昂，而且大多数新产品都会失败，使它的支持者随之被埋没。

“比尔，给我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西莉亚指示道，“我研究一下，如果觉得是个好主意，我会同萨姆谈谈。”

几天以后，西莉亚确认那是个好主意，建议收买密执安的那家公司，自然也包括感冒药系列5号。于是，通过一家中间法律公司，这家小公司被不事声张地搞到手了，卖主并不知道那些律师代表的是谁。这是典型的做法，因为一旦宣布某大制药公司有兴趣，就会使收买价格暴涨。

不久，这家被收买来的公司的其他产品都被卖了出去，设在密执安的厂子也关了，系列5号的制造及有关人员转到布雷和联邦公司设在新泽西的厂里。

比尔·英格拉姆受命改进系列5号，扩大其销售。

他首先定制一种金黄色和桔黄色相间的、引人注目的新型包装，用一种与之相配的漂亮塑料容器，取代了原先的绿色玻璃瓶，并把名字改成“系列500号”。

“添上的那两个零，”比尔在向西莉亚汇报时说，“暗示着我们在重新设计这一药品时，加强了它的效力。实际上，我们的药剂师对配方也作了些改动，这样，制造起来效率可以更高。”

西莉亚研究着送来的材料，然后说：“我建议在名字底下再加一行字。”她信手在张纸片上写下：

系列500号

全系列抗感冒特效药

然后递给了英格拉姆。

英格拉姆佩服得五体投地。“太妙了！人们会觉得他们可以组织起来，战胜感冒，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西莉亚心想，原谅我，安德鲁！她再次提醒自己，这么干只是一年。然后又想起，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调到布雷和联邦公司来已经一年半了。“我这么聚精会神，”西莉亚想，“有时候全然忘记了要返回处方药品经营方面去。此外，这里的事情挺有意思。”

比尔·英格拉姆还像往常那样热心地说着：“再过六个月，等新包装站住了脚，我们就可以推出药片了。”

“什么药片？”

比尔似乎有些伤心，“怎么，你没读我的备忘录？”

西莉亚指指办公桌上的一摞摞文件，“大概在那里面呢，你说说吧。”

“好吧。那是销售系列 500 号的另一种办法，制成药片，成分一样，疗效一样，但是，广告另作，同时宣传。当然啰，我们要减少成分含量，使之适于儿童服用。称之为“系列 50 号”，缩小了的数字表示……”

“对，”西莉亚说，“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小人小号。”她笑了起来。

“等到冬天，”英格拉姆越说越起劲，“全家人都得了感冒时，我的备忘录建议我们再搞一种大型全家用瓶装系列 500 号。如果得手，随后再搞更大的——本行业称之为‘惊人型’。”

“比尔，”西莉亚忍俊不禁，说道：“你可有点过分了。不过我喜欢这样。搞胶状系列 500 号怎么样？”

“当作外出携带的药物？”这回，他同西莉亚一起笑了

起来。“我研究一下。”

西莉亚和柜台成药方面硕果累累，其他地方，事情一如既往地发展、变化着——悲剧、喜剧、冲突，高风亮节、黯然神伤、欢声笑语、人间蠢事，走马灯似的跳跃、穿插在舞台上，忽而互不相关，忽而掺和一起。

英国和法国充满信心地宣布，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通道将于短期内开工。一百五十年来，他们已经许多次地这样宣布过。杰克·鲁比因为打死了奥斯瓦尔德（即那个暗杀肯尼迪的凶手）而被认定有罪，判处极刑。在肯尼迪失利的地方，约翰逊总统却获得了成功，国会终于通过了强硬的人权法案。四个俊俏的颇具魅力的利物浦人，为他们的爵士乐队取了个不讨人喜欢的名字：披头士[①]，这使他们的音乐以及诨号叫作“披头士狂”的崇拜热风行世界。

在加拿大，新国旗的式样，在一场交织着愤懑和愚蠢的全国性辩论中通过。一度显得将永留人间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九十高龄上溘然仙逝。在美国，一项涉及遥远国度越南的决议——东京湾决议，在国会顺利通过，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更没有人认识到其后果会使一代人离心离德、使美国分崩离析。

“今晚我想看看电视新闻，”一九六五年八月的一天，安德鲁对西莉亚说。“在一个叫瓦茨[②]的地方，一直在发生骚乱和焚烧事件，那儿是洛杉矶的一部分。”

① 披头士乐队，英国六十年代兴起后在美国风靡的一个流行乐队。——译注

② 瓦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六十年代这里曾发生黑人暴动。——译注

那天傍晚，合家团聚，他俩对这都很珍视。最近，西莉亚常到外地出差，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全家在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候少得多了。因此，为了有所补偿，一有可能，他们就让孩子们在一起吃晚饭。

西莉亚也希望孩子能见到他们的姥姥，但使大家都感到遗憾的是，米尔德丽德由于身体不好，现在到这儿来的次数也少了。她早就有哮喘的毛病，近来见重了。安德鲁曾建议米尔德丽德搬来同住，这样他就可以照顾她，但被婉言谢绝了。这位老人宁愿独自生活，住在费城那所西莉亚幼时就搬进去的小房子里。

安德鲁的母亲移居到欧洲去了，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尽管多次邀请，她却从未来过。奶奶从未见过孙女、孙子，看来也没那个愿望。“每当她听到我们的消息，就是在提醒她，她已经老了，”安德鲁说。“她宁愿我们别提这件事，我想咱们也就只好由她了。”

西莉亚感到安德鲁话语之中带有几分伤感。

安德鲁久无来往的父亲死了，他们只是由于极其偶然的机会才得知这一消息，那已是事后好几个月了。

至于孩子们，莉萨这时已经七岁了，在小学上二年级。她继续表现出坚强的个性，对学校的功课十分认真，并为自己认的字越来越多而显出一种特殊的自豪，尽管有时做得过了头儿，闹出了笑话。有一次讲到美国历史课，她对西莉亚说，“妈，我们学美国便秘了。”另一次讲到圆，她说：“外面是拖累。①”

① 孩子将宪法（Constitution）说成了便秘（Constipation），将圆周（Ciscumference）说成拖累（encumbrance），闹出了笑话。——译注

布鲁斯快五岁了，相比之下，他显得文雅而又敏感，但这又部分地被一种有些滑稽的幽默习性所抵消。有一次，西莉亚感到有必要对安德鲁发表这样的感想：“布鲁斯容易受到伤害，他比莉萨更需要保护。”

“那他必须向我看齐，”安德鲁答道，“找一个坚强、善良的好女人，”他脉脉含情地说。西莉亚走过去，拥抱了他。

过后西莉亚说：“在布鲁斯身上，我总能看到你的影子。”

当然，他俩也有过口角，在八年的婚后生活中，有一两次争吵得很厉害，但并未超出夫妻之间的正常限度，而且，造成的裂痕总是很快就愈合了。他俩知道，他们的婚姻是美满的，因此都尽已所能地去捍卫、维护它。

看瓦茨骚乱的电视报道时，孩子们同他们在一起。

“天哪！”安德鲁喃喃自语，看着那一个又一个恐惧的场面：焚烧，抢劫，破坏，横暴，死伤，被激怒的黑人同受到围攻的警察，在“烧炭巷”——肮脏恶劣的黑人隔离贫民区进行的凶残格斗。这种贫困和惨状像是活灵活现的梦魇。眼下，瓦茨热心地为电视网提供了戏剧性材料，并在恐怖的五个日夜中继续提供，而在其他时候，这个世界对这类贫困和惨状却视而不见。“天哪！”安德鲁又耳语道，“你能相信这是我们国家发生的事吗？”

全家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直到节目快完了，西莉亚才注意到布鲁斯在无声地颤抖、饮泣，泪如泉涌。她立刻走过去，把他抱住，对安德鲁说：“把它关了！”

但是布鲁斯叫道:“别关，爸！别关!”于是大家继续看下去，直到这可怕的场面结束。

“他们打人呢，妈妈!”布鲁斯事后气愤地说。

西莉亚一边哄着他，一边说:“是的，是在打人。这让人难过，是不对的，但有时就有这样的事。”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以后你会知道，刚才这种事经常发生。”

等孩子们都上了床，安德鲁说:“这让人不舒服，但你对布鲁斯的回答是正确的。我们很多人都把自己裹在茧子里生活。或迟或早，他总要知道外面有另一个世界。”

“嗯,”西莉亚满腹心事地说,“我一直想同你谈谈茧子。我觉得我自己也置身其中。”

一丝笑意在她丈夫的脸上迅即闪过，他问道:“是柜台成药的茧子吗？”

“反正是那一类。安德鲁，我知道，我在干的事，有的你不赞成，比如康健油和系列500号。你没多说什么。心里很不满意吗？”

“可能有点。”安德鲁迟疑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为你，为你的成就感到骄傲。因此，等有一天，你再回到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处方药品方面去，我会非常高兴的，咱们都知道那重要得多。同时，有些事我也得做出让步。其中之一，不管是你还是别人去生产，人们总要去买那些狗皮膏药，所以到底谁卖，没什么大不了的区别。此外，如果大家都不去药店买药，而去找医生，我们就会被淹没——实在对付不了。”

“你是不是在自圆其说？”西莉亚有些不相信地问道。“只是因为这涉及到我？”

“假如我是在自圆其说，又有什么不对？你是我的妻子，我爱你。”

“这对咱们双方都适用。”西莉亚探身去吻他。“好了，你不用自圆其说了，亲爱的，我觉得同柜台成药搅在一起时间已经够长的了。明天我准备去要求换工作。”

“如果你真愿意，但愿你成功。”

不过，安德鲁的这番话，是无意识地反射似的讲出来的。瓦茨提供的电视场景所形成的压抑感萦绕着他，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心事，同西莉亚和他的家庭都无关，这心事已使他非常苦恼，而且不会也不可能轻易消失。

“让人进退维谷的是，”第二天萨姆·霍索恩对西莉亚说，“你的成绩太大，或者说，比任何人预想的大得多，你成了一只下金蛋的鹅，因此一直把你留在布雷和联邦公司。”

这是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萨姆的办公室里，根据西莉亚的请求安排了这次谈话，其间，她提出要调离目前在柜台成药方面担任的职务。

“我这儿有些东西你可能感兴趣，”萨姆说。他翻动办公桌上好几个卷宗，抽出一份，打开了。坐在桌子另一边的西莉亚可以看见，那是各类财务报告。

“这份东西还未送出传阅，但董事会很快就会看到。”萨姆的手指尖点着一个数字。“你到布雷和联邦公司去时，柜台成药部的收入占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今年将是百分之十五，利润也有相应增长。”萨姆笑着合上卷宗。“当然，处方药品的销售额下降了，这对你也小

有裨益。那也一样，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西莉亚。祝贺你！”

“谢谢。”西莉亚很高兴。她事先已经想到统计数字会对她有利，但没想到会像萨姆说的那样引人注目。她沉思了一下，对萨姆说：“我觉得柜台成药方面会保持这一势头，比尔·英格拉姆已经成了行家里手了。既然你刚才说处方药品的销售额下降了，也许我能在那儿帮帮忙。”

“没问题，”萨姆说。“我可以担保。而且，我们还会给你找点特殊的、有意思的事，不过，要耐心地再等几个月。”

三

圣比德医院管理主任的办公室里，安德鲁冷冷地望着伦纳德·斯威廷。两人木然立着，空气十分紧张。

那是个星期五，将近正午时分。

“乔丹医生，”声调刻板、神情严肃的斯威廷，一本正经地说，“在你再往下说之前，我想提醒你，对自己说的话要有绝对把握，要考虑可能引起的后果。”

“真见鬼！”安德鲁因彻夜难眠而变得暴躁，快要发作了。“你以为我没想过吗？”

“我琢磨着你是想过，只是希望证实一下。”同往常一样，斯威廷说话时两撇刷子似的浓眉迅速地上下跳动着。

“那好吧，再说一遍，伦纳德，这次是正式的。”安德鲁仔细地斟酌着字眼，心里老大不高兴地挤出这几句话。

“我的合伙人，诺亚·汤森特医生，”安德鲁说，“现在正在楼上内科病房查看病人。据我所知，汤森特医生嗜药成瘾，目前正处于药物作用影响之下。我认为，他不再具有行医的能力，甚至可能危害病人的生命。此外，据我所知，由于诺亚·汤森特受到药物损害而发生差错，造成这所医院的一名病人在本周无谓地死去了。”

“天哪!”听到最后一句话，管理主任的脸变得苍白，话语近乎哀求：“安德鲁，能不能把最后一句去掉？”

“不能，也不愿意！我还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安德鲁越说越上火，“这些事，四年前你就该做，那时你我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还有其他人，却闭口不提，充耳不闻。”

伦纳德·斯威廷吼道：“我必须采取措施。按照法律，既然你告诉我了，就没有其他选择。至于过去，我什么也不知道。”

“撒谎，”安德鲁说，“这你我都清楚。不过，那事不说了，当时我和你一样差劲，一样缺乏勇气。我关心的是现在。”

管理主任叹了一口气，嘀咕着说：“我看这事迟早得捅开。”然后走到办公桌边，拿起了电话。

听筒里传来秘书的声音，斯威廷下达了指示：“马上找到城里的董事会主席，告诉他那边的人，不管他在干什么，立即把他找出来。这事很紧迫。然后，你和你那所有的人联系召集医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马上在理事会会议室举行。”斯威廷瞥了一眼挂钟，“各科主任现在都应在医院里。”

管理主任放下电话，厌烦地扮了个鬼脸，然后，神态缓和了许多。“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安德鲁。对咱们所有的人，对医院，都是如此。但我知道，你已经做了你觉得必须做的事。”

安德鲁阴郁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执委会将开会，会召你去。先等在这儿。”

屋外，正午时分的笛声响了。

时间。等待。继续等待。

安德鲁沮丧地沉思着：他等待的次数太多，时间也太久了，直等到病人——一个本应继续生活很长时间的年轻人——死去。

自从四年零八个月以前，安德鲁发现诺亚·汤森特是个嗜药成疾的瘾君子之后，他就一直尽可能地密切注意着这位上了年纪的医生，希冀确保不出现医疗事故和严重误诊。尽管这样做总有局限，但根据安德鲁的密切观察，他还算满意，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失误。

诺亚也好像注意到安德鲁的关心，并乐于接受，经常同他讨论一些疑难病例。而且，不管老人是否嗜药成瘾，他的诊断本领未见退步。

可另一方面，汤森特医生在服用药物上明显地更加漫不经心，以至看上去他已经不屑于像以前那样躲着安德鲁。药物的影响也更明显了——目光呆滞，话语含混，双手颤抖——无论在诊所还是在圣比德医院，都是如此。他在诊室里扔着几十个处方药物样品的瓶子，干脆懒得把它们收起来，不时从里面倒出药来——有时还当着安德鲁的面，好像里面盛的

是糖块似的。

有时安德鲁感到奇怪，汤森特怎么可以一方面滥服药物，另一方面似乎又可以正常工作。他猜想，也许人的习惯很难改掉，而本能也是如此。诺亚行医这么多年了，很多在别人可能是困难的事，在他已近乎本能了。安德鲁觉得，诺亚像是一台出了毛病的机器，靠着惯性在继续运转。问题是，这惯性能持续多久?

圣比德医院里对这件事仍然没有人同安德鲁一样感到担心。不过，一九六一年，也就是安德鲁发现诺亚的问题，并同伦纳德·斯威廷首次进行那次不成功的谈话以后一年，诺亚·汤森特的确不再担任内科主任。并且退出了院医务理事会。这是汤森特自己的主意，还是别人私下建议的结果，安德鲁无从得知。也是打那以后，汤森特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的次数有所减少，呆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在诊疗室，他减少了自己的门诊量，大多数新来的病人都介绍给安德鲁和另一个新来的年轻医生奥斯卡·艾伦斯。

安德鲁仍不时为诺亚和他的病人感到担心，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事后看来——也就听之任之，静等着出现新的情况，同时心里逐渐产生一种幻想，但愿永远不会出现什么新情况。

直到这个星期。

高潮的到来，带有令人猝不及防的突然性。

开始，安德鲁只了解到一些不完整的、互不相关的情况。但是没有多久，由于他的怀疑和调查，把一些零星的事件综合在一起，就很快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一切是从星期二下午开始的。

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库尔特·怀拉兹克，到汤森特的诊室来，诉说自己嗓子痛，恶心，一直咳嗽，发烧。经查看，发现他的喉咙发炎，体温三十八度九，呼吸急促。从诺亚·汤森特的诊断记录上可以看出，他在听诊时发现有呼吸受到压抑的声音，肺部有罗音，胸膜有摩擦声。诺亚诊断为肺炎，让怀拉兹克马上到圣比德医院去住院，当天晚些时候他再去查看。

怀拉兹克并不是新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第一次是三年以前，那次也是喉咙发炎，汤森特当时就在诊室里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几天，怀拉兹克喉咙的炎症消失了，但身上却出现了一些皮疹，痒得难受，这表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不能再给他开这种药，因为将来的副作用可能很严重，甚至会导致灾难。汤森特医生在病人的病历中画上了一个明显的红五星标明此事。

在这以前，怀拉兹克并不知道自己对青霉素过敏。

怀拉兹克第二次来是有点小毛病，诺亚·汤森特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阅读病历时，安德鲁看到对青霉素过敏的记号，但那次无所谓，因为安德鲁什么药也没有开。

那是一年半以前，也是安德鲁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怀拉兹克。

怀拉兹克到了圣比德医院，就被安排到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不一会，一名实习医生就来为他做了例行检查，记下了他的病历。住院医生问过他："你对什么药物过敏吗？""是的，青霉素。"这一问一答都记录在病人的住

院表上。

后来，汤森特医生如约到圣比德医院去看怀拉兹克，但在去之前，他先给医院打了个电话，让给病人开红霉素。住院医生照办了。一般情况下，对患有肺炎的病人都用青霉素治疗，因此，看来汤森特要么是看了病人病历中关于青霉素过敏的记录，要么就是还记得这件事，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汤森特那天到医院去看怀拉兹克时，本来会或者说应该看一下住院医生的记录，那样，就会再次提醒他青霉素过敏的事。

后来发生的事，或者说没能发生的事，同病人本人的背景也有些关系。

库尔特·怀拉兹克是个温和、谦逊的人，没结婚，也没什么好朋友。他的职业是装运监督员，打光棍，是个地地道道的“孤独者”。没有人到医院来看过他。他自己出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逝世，父亲同库尔特尚未结婚的姐姐一起住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爸爸和姐姐是这世界上唯一同库尔特·怀拉兹克关系密切的人，但他却没有通知他们自己生了病，住进了圣比德医院。

直到怀拉兹克住院后的第二天，情况都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天傍晚，八点左右，汤森特医生又来看了看怀拉兹克。到这时，安德鲁同此事也有些间接的联系了。

最近，汤森特往往在规定时间以外到医院去看他的病人。安德鲁和其他人事后想，他那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白天在医院里遇到自己的同事，也可能是药物搞得他昏昏沉

沉。恰好那天晚上安德鲁也在圣比德医院，为了处理一个急诊病人，他被人从家里叫了出来。安德鲁正要离开医院时，汤森特来了，俩人说了几句话。

从诺亚·汤森特的言谈举止中，安德鲁马上看出，药物正在这位老医生身上发生作用，他很可能刚刚服过药。安德鲁迟疑了一下，但是他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心想大概不会出什么乱子，也就没采取任何措施。后来，安得鲁为自己的这一疏忽痛苦地谴责自己。

安德鲁开车走了，汤森特乘电梯到内科病房，他看了好几个病人，那个年轻人怀拉兹克，是最后一个。

汤森特那时心里在想什么，只能靠推测了。人们所知道的是，怀拉兹克的情况虽然不算危险，但稍有恶化，体温高了些，呼吸困难。看来很可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晕晕乎乎的汤森特认为自己原来开的药没有效果，应该改一下。他开了新处方，离开怀拉兹克，自己把药方送到护士室去了。

新处方是每隔六小时打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肌肉注射，第一针立刻就打。

一个老护士生病不在，值夜班的是一个年轻的新手。她今天很忙，看看汤森特医生的单子上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就马上给病人打了针。她没有看过病人的住院表，打针前也没去看，因此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护士来时，怀拉兹克自己发着烧，昏昏欲睡。他没问护士打的是什么，护士也没有主动告诉他。一打完针，护士就出去了。

以后发生了什么，一半是听屋里另一个病人的叙述，另

一半只能靠猜想了。

根据青霉素在这类情况下发生的作用，怀拉兹克很快就会感到恐惧，浑身奇痒，皮肤变成火红色。随后，他将出现过敏性休克，脸、眼、嘴、舌、喉咙肿大变形，同时，胸部憋气，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其中喉头的肿胀最为危险，它会堵住通向肺部的气道，使人窒息，然后，——上帝保佑，在痛疼和恐惧之后，就会失去知觉，最后死去。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五分钟，或者稍微长一点。

如果要紧急处理，就要注射大量肾上腺素，并马上在脖子上开一刀，割开气管，使空气进入肺部。但屋里的人并不懂这些，等能帮忙的人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屋里的另一个病人看到旁边床上的人翻来复去，并传来憋气的声音，赶紧按铃叫护士。等护士来了，库尔特·怀拉兹克已经死了——没有得到帮助，没有人同他在一起。

那个护士马上去喊住院医生，同时也叫着汤森特医生的名字，希望他还在医院里。汤森特果然还在，首先来到病房。

此时由汤森特主事，他当时行动背后的考虑，同样也只能猜测了。

看来最可能的是，迷迷糊糊之中，汤森特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努力使头脑恢复清醒，并着手掩盖真相——要不是安德鲁后来干涉，掩盖很可能成功。汤森特一定很清楚，护士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要是特别走运的话，人们也许不会把病人住院表上关于青霉素过敏的记录，同打针的事联系起来，而那两件东西会证明汤森特有罪。这样，如果他能使病人的死亡显得是正常死亡，人们也许不会

注意到真正的死因。此外，汤森特肯定注意到，库尔特·怀拉兹克没有什么亲朋好友，——这类人往往喜欢刨根究底。

“倒霉的人!”汤森特对护士说。“他的心力衰竭了，我一直担心会这样。你知道，他的心脏很虚弱。”

“啊，是的，医生。”年轻的护士见没有任何怪罪她的意思，马上松了一口气。此外，即使这时，诺亚·汤森特仍然是一个给人印象好的医术精湛的权威人物。护士对他的话没有产生怀疑。被喊来的住院医生也没有怀疑，他看到有人在“主事”，不需要他了，就忙别的事去了。

汤森特叹了一口气，对护士说:“小姐，死了人以后有些事是非干不可的，咱们干起来吧。”

一件事是填写死亡登记表，在表上，诺亚·汤森特写上，死亡原因是“肺炎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

安德鲁星期四上午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兹克已经死了。

当时，他正从他、汤森特和艾伦斯医生合用的候诊室走过，听到接待员，——取代愤然离去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佩吉——打电话时提到“昨晚死去的那个汤森特医生的病人”。又过了一会，安德鲁碰到汤森特，就表示同情地说:“听说你的一个病人死了。”

这位长者点点头。“真让人伤心。是个年轻人，你给他看过一次。怀拉兹克。他肺炎很重，心脏又很虚弱。心力衰竭。我一直担心会出事。”

安德鲁本可能不再多想这事，病人死了，是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也没什么异乎寻常。然而，汤森特的言谈举止有些

尴尬，使安德鲁隐隐为之不安。这种感觉促使他找出怀拉兹克的病历，又读了一遍。那是大约一小时以后，汤森特已经不在诊所了。对，就是他。安德鲁这时记起那个病人来了，同时，在阅读病历时，他注意到两件事情。一件是关于青霉素过敏的记载，这似乎不太重要。另一件是从未有心脏病的记载，这似乎是重要的。

安德鲁这时还不是极度关切，只是有些好奇。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小心地了解一下怀拉兹克死亡的情况。

那天下午，安德鲁到了圣比德医院的病历室。怀拉兹克死后，他的住院表和其他有关文件都从病房送到那儿去了。

安德鲁先看了看表内最后一项，汤森特医生填写的死亡原因，然后从后向前读上去。几乎就在那一刻，汤森特亲手写下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的医嘱跳入他的眼帘，对安德鲁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同样使人震惊的是护士的记录，有关青霉素的医嘱执行了，按时间顺序来看，那正是怀拉兹克死前不久。

安德鲁看完整个记录，包括实习医生关于青霉素过敏的记录，以及开始开出的药红霉素，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把病历还给管理员，手在发抖，心怦怦直跳。

问题明摆着：怎么办？现在该上哪去？

安德鲁到太平间去查看怀拉兹克的尸体。

安德鲁此时已经认定，过敏性休克使这个年轻人无谓地死去了。然而，死者的眼睛闭着，神态安详，看不出什么说明问题的迹象，只是皮肤微泛青紫，这是其他原因也可能造成的。

安德鲁问陪着他的管理员："要求进行解剖检查了吗？"

"没有，先生。"那人又说，"有个姐姐据说要从堪萨斯来，等她来了以后就火化。"

安德鲁的脑子里一团乱麻。想起上次同院管理主任打交道的经历，他仍然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显然，必须采取措施。什么措施呢？是否应该提醒一下，有必要进行解剖检查？有一点安德鲁可以肯定，解剖将表明心脏没有衰竭。然而即使不解剖，病人住院病历上的记载也足以说明问题。

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医院里的头头大都回家了，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等到明天再说。

那天夜里，西莉亚睡在丈夫身边，却没有察觉丈夫彻夜难眠。一系列可能采取的行动在安德鲁的脑海里接踵出现。是否应该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医院的同事，或者，找局外人评判更能保证不偏不倚？是否应该先找一下诺亚·汤森特，听听他怎么解释？安德鲁马上意识到，那样做毫无意义。由于多年嗜药成癖，诺亚的品格显然改变了，比表面上看去变得更多。

安德鲁过去所熟悉、敬重甚至一度热爱过的诺亚，正直、老实，极为重视道德和医术，对于自己或者别人在专业上的疏忽以及随后所作的狡黠搪塞——就像他现在所做的——是绝对不会宽容的。过去的诺亚会站出来承认自己的失误，承担后果，不管会有多严重。不，现在找他当面对质不会有任何作用。

万千思绪之中，安德鲁有一种极度怅惘和失落的感觉。

最后，他烦闷地决定，不把事情传到医院之外去。如果

需要外部采取措施，那也得由医院里其他人来决定。第二天早上，他抽出时间在诊所里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写成一份概要。将近中午时，他到圣比德医院去，对管理主任直言相告。

四

只要合上眼，就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小学校里参加家长——教师联合会的会议，或者是在某家务实的工业公司的董事会议室里，按照惯例就日常问题作出决定。安德鲁这样想着。

他的耳边传过断续的话语。

“我们能否就此事做出决议？”

“主席先生，我建议……”

“有人附议吗？”

“……附议。”

“有人提议……并得到附议。同意这一决议的……”

众口一词：“同意。”

“有人反对吗？”

无人作声。

“……宣布决议获得通过。一致决定中止诺亚·汤森特医生在本院享有的诸项特权……”

事情难道就这样过去了吗？为这最为惨烈的悲剧伴奏的，竟是这种乏味、刻板、低调的乐曲。一个曾经是尽心竭力的人，他的终生事业令人心碎地突然结束，就只能用这些琐碎、虚伪的词句来表示吗？

安德鲁泪如泉涌，却并不为之惭愧。他知道，医院董事

会议室里这些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都望着他，然而这并没有促使他揩去脸上的泪水。

“乔丹医生，”医务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体谅地说，“请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痛心。诺亚也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我们对你的所作所为肃然起敬，都很清楚那是很困难的。我们刚才做出的决定也是困难的，但同样必不可免。”

安德鲁说不出话来，只是点点头。

执委会的主席是伊兹拉·古尔德医生，一个神经病学家，三年前他取代诺亚·汤森特担任了内科主任。古尔德个头不高，说话细声细气，然而为人却很坚强，在圣比德医院里很受尊重。执委会的其他成员是各科的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小儿科、放射科，还有其他好几个科的，安德鲁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他们是些正派、敏感、谨慎的人，现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在安德鲁看来，他们的行动太迟了。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要通知执委会，事先估计到委员会的决定，我拟了一个布告，要马上发到全院去——护士室、住院处、药房等等。在布告中，我自作主张，把中止汤森特医生的工作说成是‘出于健康上的原因。’我觉得这样比具体说明更周全些。诸位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望望其他人，大家喃喃地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想建议，”管理主任继续说，“在这里提到的细节，在外面最好尽可能少讲。”

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由伦纳德·斯威廷加以引导。当匆

忙应召而来的有经验的医生们知道举行会议的目的时，都呆了，感到惊恐。会议前，斯威廷还赶紧给医院的董事长，一位在莫利斯敦开业的高级律师——弗格斯·麦克奈尔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他只能听到对话的一方，但话筒里传出的董事长最后一句语气很重的话。“要保护医院”，他却听得真切。

“我一定尽力而为。”管理主任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然后，斯威廷走进隔壁的董事会议室，关上身后的门，把安德鲁一人留在那里。几分钟以后，那扇门又开了，安德鲁被召了进去。

屋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十分严肃。

“乔丹医生，”执委会主席古尔德医生说，“我们已被告知，你提出了什么性质的指控。请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

安德鲁把刚才对管理主任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时看看自己的提要。等他讲完，有人问了几个问题，又讨论了几句。然后，伦纳德·斯威廷拿出库尔特·怀拉兹克在本院的病历让大家传阅，还有那张住院登记表，人们望着那不言自明的记录，悲伤地摇着头。

安德鲁清楚地感到，尽管执委会的成员事先不知道今天的议题，但这一问题本身并不使他们吃惊。

接下来就是做出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特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这时，小儿科主任，一个身材消瘦、讲话很慢的新英格兰人说：“有一件事还没有讨论，那个死去的年轻人怎么办？”

“既然要采取行动，”管理主任答道，“就必须进行尸体剖检。会议之前，我同死者在堪萨斯的父亲通了电话——有个姐姐正在到这儿来的路上——他同意了。这样，今天就进行剖检。”斯威廷望了望病理科主任，对方表示同意。

“那好，”小儿科主任并不算完，“可我们怎么对他的家属说？”

“会相当开诚布公的，”斯威廷说，“由于涉及到法律问题，那是个棘手的、可能出乱子的事，我建议你让古尔德医生、我和麦克奈尔先生就此做出决定。麦克奈尔先生马上就到，他还将就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后又补了一句，“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们将向本委员会提出报告。”

古尔德医生问其他人：“这样行吗？”人们点头同意，同时似乎松了一口气。

也许。安德鲁想，这是最重要的词。也许……我们会向本委员会提出报告。可也许不会。

由伦纳德·斯威廷和他的顶头上司弗格斯·麦克奈尔代表的本院，毫无疑问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将无辜的受害者——年轻的库尔特·怀拉兹克火化，然后就忘掉吧。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德鲁心想，这不能怪斯威廷或者麦克奈尔。他们有他们的职责。如果这一切作为治疗事故闹到法院去，陪审团的裁决或经济解决办法很可能使人望而生畏。保险金是否足以弥补，安德鲁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自己不会去参与掩盖事实的活动。

室内一阵嗡嗡的低声交谈，主席敲了敲手中的小木槌，让大家注意听他讲话。

“现在，”古尔德医生说，“要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了。”

他扫了一眼会场。“我得去找诺亚·汤森特，把这里的决定告诉他。我想他现在还在院里。怎么样，谁愿意同我一起去？”

安德鲁说：“我跟你去。”他想。至少这是自己可以做的。诺亚对他可以说是恩重如山。

“谢谢，安德鲁。”古尔德感激地点点头。

事后平心静气地回想起来，安德鲁本能地感到，诺亚·汤森特一直在等着他们，看到他们来了，他反而松了口气，尽管当时的场面是哀婉的，还有过几句粗声粗气的话。

伊兹拉·古尔德医生和安德鲁走出电梯，来到内科那层楼上的时候，他们的右面，是一条人来人往的走廊，病房、护士室都在那里。走廊尽头站着汤森特，无所事事，像是在望着空间发呆。

他们俩走过去，汤森特掉过头来，瞧见他们，似乎要蜷缩成一团。他转过身去，但骤然间改变了主意。猛地转过身来，面部扭曲地作出嘲讽的笑容。他把两个手腕并在一起，伸了出来。

“带手铐来了吗？”汤森特问道。

古尔德显得有些困窘，然后说：“诺亚，我得和你谈谈。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要清静干什么？”这回答近乎吼叫，汤森特似乎有意提高了嗓门，一个护士和好几个病人都好奇地转过头来。“过不了今天，全院都会知道，不是吗？”

“那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在这儿也行。诺亚，我有义务告诉你，医务理事会执委会开了

个会，极为遗憾地决定中止你在本院的特权。”

“你知道不知道，”——汤森特的嗓门仍然很高——“我到这所医院有多久了，为医院做了多少事？”

“我知道你来这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你的贡献很大。”古尔德不安地注意到，在旁边听着的人越来越多。“对不起，诺亚，难道咱们不能……”

“难道那些都不作数了吗？”

“很遗憾，在目前情况下于事无补。”

“安德鲁在这，问问他我干了多少事！快，问呀！”

“诺亚，”安德鲁说，“我把怀拉兹克的事告诉他们了。实在对不起，可我不得不这样。”

“啊，是的？怀拉兹克。”汤森特的头颤抖地点了几下，声调温和了许多。“可怜的年轻人，本不该如此。我也为怀拉兹克感到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上了年纪的医生令人窘迫地垮了下来，泣不成声，剧烈的抽咽使他的身体颤抖着，断断续续吐出片言只语：“……头一回……出错……的确疏忽了……不会再发生……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伸出手去，想扶住汤森特的胳膊，但伊兹拉·古尔德抢先了一步。古尔德抓住汤森特的手臂，不容置疑地说：“诺亚，咱们走吧。你不舒服，我送你回家。”

汤森特仍在抽泣，身子筛着糠，尽量使自己平静地朝电梯走去，身后是一片好奇的眼光。

古尔德轻轻把汤森特推到前面，转身平静地对安德鲁说：“安德鲁，你留在这。查一下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再看看他开的方子。赶快。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明白

吗？”

安德鲁点点头。“明白。”很不情愿地望着俩人走掉。

到了电梯跟前，汤森特尖叫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吵大闹，不愿顺从。突然间，他心里的什么东西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地崩溃了，使过去的他只剩下一具躯壳，成了个难以自持的人，全无一点尊严和精神。电梯的门开了，古尔德不由分说把汤森特硬塞了进去。电梯的门关上以后仍能听到里面的尖叫声。随后，电梯降下，叫声也逐渐消失，只剩下安德鲁一个人站在那里，四周一片寂静。

那天吃完晚饭，安德鲁接到伊兹拉·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有事找你，”这位内科主任说，“就在今天晚上。哪儿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到你家去。”

“不，”安德鲁说，“咱们还是到医院去吧。”他觉得眼下还无法向西莉亚讲述诺亚的事，而西莉亚尽管像往常那样感到出了问题，也没有硬要他讲出个中原委。

等安德鲁到了圣比德医院，古尔德医生已在医院专门拨给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了。“进，”他说，“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杯子。“这不合规定，我也很少这样做，不过今晚我得喝点。你来点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谢谢，来一点吧。”

古尔德把酒倒进杯子，加上冰块和水，俩人默默地呷着。

过了一会，古尔德开口了：“同你分手以后，我几乎一

直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这会影响到你的业务活动和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特再也不会行医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安德鲁问。

“把问题换成‘他现在在哪？’我会告诉你。”古尔德摇晃着杯子里剩下的饮料。“他已被收进纽瓦克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那些内行的人认为，他不大可能再出来了。”

古尔德费力地讲述着下午和傍晚发生的事情，其间，曾厌恶地说道：“但愿我再也别遇到这类事。”

离开安德鲁以后，古尔德和汤森特到了圣比德医院的主层。这位内科主任好不容易把仍在尖叫的汤森特弄进一间没人的诊室，把门锁上，急忙打电话叫来一名值班的精神病医生。俩人一起制服了汤森特，给他服了镇静剂。显然，不能让这副样子的汤森特回家去，于是，那个精神病医生又忙着打了一阵电话。随后，一辆救护车把汤森特送到纽瓦克的那家医院去，古尔德和那个医生陪着他。

等到了精神病院，镇静剂的药劲过去了，汤森特又大闹起来，只好给他套上专门的拘束衣。“啊，天哪，真糟透了！”古尔德掏出手绢，擦擦脸。

到那时候，诺亚·汤森特显然已经神经错乱了。

伊兹拉·古尔德是这样说的：“似乎诺亚一直像具空壳似的活着——时间已经很长了，当然，是他滥服药物的结果。天晓得他是怎么混下来的，然而他毕竟过来了。然后，突然间，今天的事情使那层外壳破碎了……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在正常运转，而且，现在看来也无法救治。”

一小时以前，——古尔德继续说下去，他去看诺亚·汤

森特的妻子。

安德鲁一下子愣住了。过去几天出了这么多事，他一直没想起希尔达来。他赶忙问道：“她有什么反应？”

古尔德想了想才回答。“很难讲。她没说几句话，神志正常。我的印象是，她知道要出事，但会出什么事却不清楚。我想最好明天你自己去看看她。”

“嗯，我会去的。”安德鲁说。

古尔德迟疑了一下，然后凝视着安德鲁说：“还有一件事咱们得商量一下，就是那个死了的人，怀拉兹克。”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安德鲁坚定地说，“我不想参与掩盖事实的活动。”

“那好，”古尔德听得明白，话语变得尖刻起来。“那让我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办？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比如说对新闻界？然后，你愿意在医疗失误的案子中当证人吗？愿意帮助某个专爱乘机大做文章的律师，从诺亚的妻子那里把他为两口子养老积攒下的钱敲走一大笔，作为酬金吗？你愿意使本院遭受远远超过我们可以得到的保险补偿的损失吗？那会使我们在财务上破产，使我们不得不减少科别或者关门大吉。”

安德鲁厉言正色地说道：“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但是有可能。关于唇枪舌剑的律师，你了解得不少，应该知道他们在法庭上能干出什么事来。”

“那不关我的事，”安德鲁仍不松口。“重要的是事实真相。”

“真相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古尔德答道，“在这方面并非你一人垄断。但是有时候，出于正当的理由和特殊情

况，可以把真相遮盖起来。”他的语气变得循循善诱起来。“请仔细听着，安德鲁，听我讲完。”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理理思绪，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兹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来了。斯威廷见了她。他说，她是一个温良、普通的女人，比她的兄弟大不少。当然她为弟弟的死感到悲伤，但他们俩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多年不见了，因此对她来说，并不是使人心碎的损失。在堪萨斯还有个父亲，但他患有神经性麻痹症，已到了晚期，活不了很久了。”

安德鲁说：“我看不出这一切——”

“会看到的，先听着！”

古尔德又停了一下才继续说。“怀拉兹克的姐姐到这来并不是要找麻烦的。她没问多少问题。她甚至主动说她弟弟的身体一直不好。她想把尸体火化，把骨灰带回堪萨斯去。不过，她确实有经济问题，这点伦纳德同她谈话时看出来了。”

“那她有权得到帮助。这肯定是起码的——”

“一点不错！这我们都同意，安德鲁。此外，经济方面的帮助是可以安排的。”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想出了办法。他们今天忙了一个下午。细节问题不用操心，你我不必知道。事实上，这件事平静地了结，对为我们保险的人——同他们已经秘密地谈过了——有好处。看来，怀拉兹克一直往堪萨斯寄钱，帮助他父亲付医药费。那笔钱还可以继续汇，可能还可以增加一些。怀拉兹克的丧葬费会付的，另外还有一笔抚恤金，

数目不算很大，但足够给他姐姐颐养天年。”

“如果不承认负有责任，该如何向她解释呢？她要是起了疑心呢？”

“我想是有风险，”古尔德说，“但伦纳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认为，而他们毕竟是律师。他们认为可以小心地办妥这件事。此外，我想这同怀拉兹克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就不会有那种荒唐的、耗费几百万美元的解决办法。”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与否，要看你的观点。”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打了个手势。“最好记住：这里没有牵涉到妻子和将来要受教育的孩子——只是一个快死了的老人和一个将受到恰当照顾的中年妇女。”古尔德收住口，突然问道，“你想什么呢？”他看见安德鲁听见最后一句话后笑了起来。

“一个玩世不恭的念头。如果诺亚总得弄死个病人的话，再没有比这个更好打发的了。”

古尔德耸耸肩膀。“生活当中充满了偶然事件，这件事恰好找到咱们头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准备发表公开声明吗？联系新闻界吗？”

安德鲁恼怒地说：“当然不。从来没打算那么干。这你很清楚。”

“那还有什么呢？你引起医院对你所知道的情况的注意，这是做对了。再往下没有你的事了。你将不是了结这段公案中的一方。没人让你去撒谎。如果，不管什么原因，这件事挑开了，你受到正式质询，很自然，你可以把真相讲出来。”

“如果我那样做，”安德鲁问到，“那你准备怎么办？你会把怀拉兹克的真实死因告诉他姐姐吗？”

“不，”古尔德粗鲁地说。之后又讲，“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些人在这件事中陷得比你深。也许我们应该如此。”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伊兹拉·古尔德刚才的话，实际上是微妙然而清楚地承认，四年前，安德鲁试图把诺亚·汤森特滥服药物的事挑开，却遭到拒绝，安德鲁是对的，其他的人错了。安德鲁可以肯定，伦纳德·斯威廷此时已经把他们当时的谈话告诉其他人了。

毫无疑问，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形式的承认，这种事永远不会写进书面记录。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德鲁想，他、斯威廷、古尔德和其他人，总算明白了一些事。不幸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对汤森特和怀拉兹克都帮不上忙了。

于是，安德鲁问自己，下一步他该朝哪走呢，回答看来是：哪也去不成。

古尔德的话，总的说来，是有道理的。同样对的是，也并没有让安德鲁去撒谎，只是让他别作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参与了掩盖事实真相。可另一方面，还能告诉谁呢？那样作又有什么好处呢？无论怎样，库尔特·怀拉兹克都不会复活，而诺亚·汤森特已被逐出舞台——这实在是场悲剧，但又是必要的——不会再使任何人处于危险之中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到此就算完了。”

“谢谢。”古尔德说。他看了看表。“今天真够漫长的。我该回家去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希尔达·汤森特。

汤森特那时六十三岁，希尔达年轻四岁。在她那个年龄的妇女中，她算是楚楚动人的了。体型保持得很好，面庞仍旧丰满。头发全部灰白了，但却按照时尚剪得短短的。今天，她洒脱地穿着一条白色宽松的亚麻便裤，一件飘逸的丝绸罩衫，脖子上戴着一条纤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以为会看到她显出心情紧张的神色，或许会在抽泣。根本没那么回事。

汤森特一家，住在莫利斯敦丘陵街一所不大然而舒适的二层楼房里，离位于榆树街和富兰克林街交叉路口的诊所不太远。天气好的时候，诺亚·汤森特常步行到那里去。这所房子里没有佣人，希尔达本人打开门让安德鲁进去，又把他引进一间起居室。屋里布置着浅咖啡色和米黄色的家具，窗外是个花园。

他们坐下后，希尔达一本正经地说："来点什么吗，安德鲁，冷饮？还是茶？"

安德鲁摇摇头。"不，谢谢。"然后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我极为难过。"

希尔达点点头，似乎知道他会这样说，然后问到："你为这事担心，到这儿来看我？"

"有点，"安德鲁承认道。

"我想到了，不过没这个必要。对我没有抽抽搭搭、伤心地绞着手，或者干着某种女人常干的多情善感的事，别觉得意外或者吃惊。"

安德鲁吃不准该作什么样的反应，于是说："好吧。"

希尔达·汤森特就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说下去："实际

上，那些我都干过，那么经常，那么长久，现在早就不干了。多年来我流了那么多眼泪，都流干了。眼看着诺亚在毁掉自己，我曾想，我的心也随之一块块破碎。我无法使他理解我，甚至哪怕是听我讲完，我曾认为我的整个心都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块石头在那里。那些想法有道理吗？”

“我想有。”安德鲁说，他寻思着：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痛苦了解得实在太少了！多年来，希尔达·汤森特一定是生活在一堵死心塌地掩盖实情的高墙后面，而安德鲁既不知道也从未疑心有这么一堵墙。安德鲁还想起伊兹拉·古尔德头天晚上的话，“她没说几句话，……我的印象是，她知道要出事，但会是什么事却不清楚。”

“你知道诺亚滥服药物的事，对吗？”希尔达问。

“嗯。”

希尔达的话音里透露出责备的意味：“你是个医生，为什么不采取任何措施？”

“我试过。在医院里。四年以前。”

“没人听你的？”

“差不多吧。”

“你当时能不能再争取一下？”

“可以。”安德鲁说，“现在想起来，觉得应该可以。”

希尔达叹了一口气。“即使那样，你多半也不会成功。”她突然转了个话题。“今天上午我去看望诺亚，或者说我试图看望他。他在那儿胡言乱语，没认出我来。他谁也认不出来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轻地说，“我能帮你干点什么

吗？什么都行。”

希尔达没理他的话碴。“西莉亚对这事感到内疚吗？”

安德鲁一愣。“还没告诉她呢。今天晚上我会对她讲的。不过内疚——”

“她应该！”希尔达有些恶狠狠地吐出这几个字，接着又用同样口气说下去，“西莉亚也是那贪婪、无情、发横财、施加高压的药品工业的一分子。为了卖药，让医生开他们的药，让老百姓服他们的药，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哪怕那些药根本就不需要。无所不用其极！”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哪家药品公司逼着诺亚服那些药。”

“可能不是直接的。”希尔达的声量提高了些。“但是诺亚，还有其他人，滥服药物，是因为那些公司用药把他们包围起来，淹没在里面了！那些卑劣低级、工于心计、毫无节制的广告，在医生们必读的医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登出，那些雪片似的来信来函，那些免费旅行，殷勤款待和冷餐酒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医生想着药，永远想着药，除了药还是药！那些公司，没有一家例外，把医生淹没在免费药物样品中间，告诉他们要什么药，要多少都行，只要开口，没有限制，从不问任何问题！这些你都知道，安德鲁。”她停了停。“我想问一个问题。”

安德鲁说：“如果我知道，我会回答的。”

“很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去。诺亚经常接待他们。难道你不认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许所有的人，知道诺亚服多少药，知道他滥服药物成瘾？”

安德鲁沉思着。他想起诺亚诊室里那杂乱无章装在生产

厂家的容器和包装中的大量药品。“是的。”他答道。“的确，我想他们很可能知道。”

“可那并没有使他们望而却步，对吧？这些狗杂种！他们仍然不断地送去。诺亚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帮助他毁掉自己。这就是你老婆所在的那个腐败、肮脏的行业，安德鲁，我对它咬牙切齿！”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希尔达，”安德鲁承认。“也许有很多道理。尽管这不一定全面，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理解你的感情。”

“是嘛？”希尔达·汤森特轻蔑而又尖刻地说。“那找个时间跟西莉亚解释解释。也许她会考虑换个行业干干。”

这时，就像一直被抑制住的力量终于发泄出来了，希尔达抱头痛哭了起来。

五

六十年代中期到末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在新闻报道中更是定期出现。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神话》一书，这是向“妇女的二等公民地位”宣战的声明。弗里丹的书成了妇女运动的袖珍指南，人们经常听到她的声音。日尔曼因·格里尔和凯特·米莱特加入了这一运动，使之具有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里亚·斯坦宁，则有效地把妇女呼声同新闻事业和女权政治结合了起来。

对妇女解放冷嘲热讽的不乏其人。当时有位知名的反主流文化人士艾比·霍夫曼宣称：“仅仅在床上，我才同妇女解放运动结盟。”历史学家则提醒人们，真正史无前例的事绝

无仅有。他们指出，一七九二年在英格兰，一名叫玛丽·沃拉斯顿克拉弗特的妇女，就曾勇敢地发表了一部题为《为妇女权利辩护》的书，她大声疾呼："暴君和肉欲主义者……力图使妇女处于黑暗之中，因为前者需要的只是奴隶，在后者则是玩物。"

但是，很多人在六十年代认真地对待这一运动，富于思想的人们在良心深处探索着。

西莉亚对妇女解放抱着赞许和同情的态度。她买下许多册《女性的神话》，分送给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好几位男性经理人员。其中之一就是文森特·洛德，可他把书退了回来，附上一张潦草的便条："这类废话对我没用。"萨姆·霍索恩受到妻子的影响——莉莲本人就是个强烈主张妇女解放的人——则比较富于同情心。他对西莉亚说："你就是本公司没有性别歧视的证明。"

西莉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一路奋斗才有今天，萨姆——在你的帮助下，同时也同男人的偏见抗争，这你知道。"

"可你现在不必了。"

"那是因为我已经证明我是一个能做出贡献的人，是个有用的人。这使我在别人那里成了一个反常的人，一个例外。另外，你也知道，每当我主张让更多的妇女参加新药推销工作时，得到的支持是多么微乎其微。"

霍索恩笑了。"好吧，我认输了，不过，人们的态度正在转变。此外，男人仍然可以把你作为平等对待妇女的最好例证。"

西莉亚尽管私下鼓吹，却没有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

她认定，第一，自己不需要这一运动；第二，也没有时间。她心里承认，这些考虑是自私的。

西莉亚的全部工作时间，仍然用在布雷和联邦公司的柜台成药产品上。尽管萨姆许愿给她换个工作，但对西莉亚的新任命似乎仍遥遥无期，事实证明萨姆说的“再耐心干几个月，”又是估计过低了。

在家里，西莉亚分担着安德鲁由于汤森特精神崩溃和被收容而产生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尔德医生关于诺亚再也不会出院的预言，似乎悲惨地越来越变为现实。

希尔达痛斥药品公司和滥送免费样品做法的事，安德鲁告诉了西莉亚。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西莉亚深表同情。“希尔达是对的。”她说，“免费赠送那么多药品，真是发疯，而且我想这大家都明白。但是竞争使人们不得不这样干。现在，谁洗手不干，谁就会处于不利地位。”

“不过，”安德鲁有不同看法，“药品公司总可以一起商量一下，达成减少赠药的协议。”

“不，”西莉亚说，“即使它们真愿意那样做，也不行，那是串通行为，是违法的。”

“像诺亚这类情况怎么办？药品公司的新药推销员肯定知道，至少完全可以想像到，诺亚会服药成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应该继续满足他的恶习，就像他们做的那样吗？”

“诺亚是个成瘾者，但他还是个医生。”西莉亚指出。“你很清楚，安德鲁，医生总能拿到他们想要的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如果诺亚不想从新药推销员那里拿到，他可以干脆给自己开处方。除了拿到样品，这事他可能也干过。”西莉亚的口气变得有些激动了。“再说，如果卫生界对嗜药

成瘾的医生不闻不问，为什么偏要指望药品公司采取不同的态度呢？”

“这问题提得有道理，”安德鲁承认，“我无法回答。”

随后，到一九六七年八月，西莉亚终于调任了。

在那以前，一九六六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萨姆·霍索恩被提升为执行副总经理，很明显，除非横生枝节，萨姆将很快成为费尔汀－罗斯公司的首脑。这样，西莉亚十年前在公司内选择一位恩师时所具有的先见之明，正被证明是正确的。

最后，还是萨姆让人把西莉亚找来，笑着告诉她：“好了，你在柜台成药部门的苦役结束了。”

现在，萨姆坐在一间堂皇的办公室里，还包括一间舒适的会议室。根据他的新职务，配了两名秘书，而不是只有一名坐在办公室门外。上一次遇到西莉亚、他私下里说，“我真不知道怎么让她们有事做。我想她们大概一封信都是一个人念，一个人打字。”

这时，萨姆宣布说：“我提请你担任处方药品拉美部经理。如果接受的话，你将在这儿工作，不过有时会离开，外出的事少不了。”他探询地望着西莉亚。“安德鲁对那会有什么感觉？你对孩子怎么考虑？”

西莉亚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们会安排好的。”

萨姆赞许地点点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这消息使西莉亚欣喜、兴奋。她很清楚，在制药行业中，国际性的买卖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机会再好不过了，比她希望的还要好。

萨姆似乎看出她在想什么，说：“对销售来说，国外是

前途之所在。目前，我们刚刚揭开这一领域的表层，特别是在拉美。”他挥挥手放西莉亚走。“现在先回家去吧，把这消息告诉安德鲁。具体细节，咱们明天再仔细研究。”

就这样，西莉亚一生事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五年开始了。这种变化并没有给乔丹一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困难，相反，却使之变得难以估量的丰富多彩了。正像西莉亚后来在写给妹妹珍妮特的信中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而获益匪浅。对安德鲁和我来说，我们一起旅行时，比在家里各自为工作奔忙更具有真正的团聚意味。孩子们去旅行时，他们也有所收益，这种经历丰富了他们的教养，使他们能从国际角度想问题。”

自西莉亚把她的新任职的消息带回家，安德鲁就感到高兴，并表示支持。他为西莉亚在柜台成药部门的工作终于结束而感到欢快，如果，他对妻子的新工作可能造成的家庭成员的分离有所疑虑，他也从未谈起。他的态度同西莉亚一样：我们会安排好的。

再进一步想想，安德鲁决定，他要利用这一机会，有的时候要从医疗工作的压力中抽出身来，可能时，同西莉亚一起去旅行。再有一年，安德鲁就满四十岁了，他决心吸取诺亚·汤森特的教训，在他看来，诺亚的崩溃就是从工作过度、精神过于紧张开始的。安德鲁也看到其他一些医生，完全被职业缠住，其他什么都顾不上，而这对他们自己和家庭都是有害无益的。

十一年前，也就是同西莉亚相遇并结合的前一年，安德鲁作为一个新近取得资格的内科医生，进入了医疗界。如今

他已是一个诊所的所长了。另一名医生，那个叫奥斯卡·艾伦斯的加拿大人，壮实、活泼，生气勃勃，具有丰富的幽默感。事实证明他是个很可宝贵的人，安德鲁很信任他，并为他们之间萌生的友谊感到欣慰。第三个是个实习医生，叫本顿·福克斯，二十八岁，学历很出色，到科里才一个月，就同他们相处得很好了。

安德鲁告诉西莉亚，他准备不时同她一起去旅行，这使西莉亚喜出望外。后来，他们一年要一起去南美好几次。间或，视学校的安排，孩子也同他们一起去，有时带一个，有时都去。

一些家事的顺当安排，使一切都变得更加使人放心了。温妮·奥古斯特，他们年轻的英国女管家兼厨师，早就放弃了迁往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实际上成了乔丹一家的一名成员之后七年，于一九六七年春结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丈夫姓马奇。用温妮的话说："这个新的姓也是个月份，还好，不是十二月。[①]"

汉克·马奇是个可爱的年轻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以前干过各种户外零活。安德鲁听说他想找个比较固定的职业，就建议他来当司机，兼管花园，干些杂活。安排中还包括提供食宿，温妮和汉克十分感激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安德鲁这一边，他仍对西莉亚婚后不久坚持买一所大房子的远见感激不尽。

很快，汉克就像他的妻子——现在成了温妮·马奇——一样，成了不可缺少的人了。

① 英文中温妮的姓的意思是"八月"，她丈夫的姓是"三月"。——译注

这样，不论带不带着孩子，安德鲁和西莉亚都可以放心地离家而去，不必担心外出时没有人照看一切。

这时，家庭内部一件令人伤心的事，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丽德在患了重哮喘后，由于呼吸功能衰竭而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母亲的死对西莉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安德鲁和孩子们给她以力量和支持，她仍然有一种“孤独感”，事后久久难以消失。安德鲁安慰她说，这种感觉完全是正常的。

“我在一些病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他说。“父母当中第二个人去世，就像斩断了把我们同过去联在一起的脐带。我们不管多大了，只要父母当中至少还有一个活着，就总感到可以有所依赖。双亲都亡故了，我们就知道，这下真得完全靠自己了。”

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飞来费城参加葬礼，却把她那繁忙的、搞石油的丈夫和两个年龄还小的孩子留在了中东。事后，珍妮特和西莉亚一起在莫利斯敦住了几天，俩人都表示今后要尽量多走动。

六

遥远国度的风光和声息使安德鲁陶醉。西莉亚在费尔汀－罗斯公司设在拉美各地的前哨据点里，同那里的职员一道处理商业问题时，安德鲁就去考察异国城市的奇妙的纷然杂陈的事物，或者饱览城外的田园风光。他逛熟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哥伦布公园，看惯了阿根廷大草原上放牧的庞大牛群。还有群山环抱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沿着依山修筑的

街道，流下安第斯山上的雪水，古老的骡车同现代的汽车争夺着空间。在哥斯达黎加，他了解了该国的内地，以及在那以外出产桃花心木和杉柏的茂密森林。从蒙得维的亚狭窄拥挤的旧城街道出发，他去过乌拉圭的山谷，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马鞭草和各类灌木散发出的香气。还有巴西位于大峭壁边缘的大都会，生机勃勃的圣保罗，以及城外紫红色沃土上一望无垠的草原。

有孩子同行时，安德鲁就带上他们一起去周游，孩子不在身边，他就先去察看一番，西莉亚则在公务许可时同他会合。

安德鲁的乐趣之一，是在当地的小铺里同人讨价还价买东西。那些往往挤得满满的小药店更使他着迷。他同药店掌柜聊天，有时还设法同当地的医生交谈。他本来就一知半解地懂一些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通过练习，运用这两种语言的能力有了提高。西莉亚也在学这两种语言，夫妇俩时常相互帮助。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次旅行都尽如人意。西莉亚工作很卖力气，然而，要在陌生的背景下解决当地出现的问题，有时搞得人精疲力竭，由此引起的厌烦和摩擦，终于导致她和安德鲁之间发生了婚后最不可开交的一场争吵。那是一次意志和观点的冲突，俩人都不大可能忘却。

事情发生在厄瓜多尔，同大多数夫妇之间的口角一样，是从一点小事开始的。

那次莉萨和布鲁斯与他们同行，全家滞留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个四周为安第斯山脉环抱的高原城市。这地方充满令人触目惊心的鲜明对照——主要是在宗教与现实之间。

一方面是林立的装饰得堂而皇之的教堂和修道院,其中设有金色的祭坛，配有雕饰的唱诗班席位，白银和象牙的十字架，由于镶着珠宝而显得粗俗的圣匣。另一方面，则是肮脏龌龊、打着赤脚的穷人，以及拉美大陆上收入最低的贫苦的雇农，他们即使有幸找到活干，一天也只能挣得一毛钱。

同贫穷形成对照的还有豪华的旅馆“基多饭店”，乔丹一家就在这里定了一个套间。那天傍晚，西莉亚在同费尔汀－罗斯公司在当地的经理，安东尼奥·何塞·莫莱诺先生，一起过了令人丧气的一天之后，回到旅馆里。

肥胖的莫莱诺是个沾沾自喜的人。他明确表示，公司总部人员的来访，不仅是对他的地盘不受欢迎的侵犯，而且是对他个人能力的公然蔑视，此外，每当西莉亚提议改变某些做法时，她得到的总是标准的拉丁美洲式回答:“在这个国家就是这么干的，女士。”如果她说，这种态度会把低效率奉为神明，有时又是不道德的，对方仍然给以冷冷淡淡的同样回答并且耸耸肩膀，把她顶回去。

有一件事使西莉亚担心：关于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产品，向厄瓜多尔的医生们提供的情况很不全面，特别是那些药物可能具有的副作用。当她指出这一点时，莫莱诺争辩道:“其他公司都这么干，我们也不例外。对那些可能并不会发生的事讲得太多，是对我们的过分要求。”

西莉亚是有权下命令的，但是她知道，莫莱诺是当地人，又是个成功的推销商，即使下了命令，事后他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借助语言上的差异——选择辞令,加以解释的。

回到旅馆套间的起居室里，西莉亚的沮丧感还没过去。

她问安德鲁:“孩子们呢?”

“睡了。”安德鲁答道。“他们要早点睡。今天搞得我们精疲力竭。”

西莉亚一直想赶快见到莉萨和布鲁斯,回到旅馆却没能如愿,安德鲁的话音里又似乎有一种冷淡的味道,这使她十分恼火,于是怒气冲冲地说:“今天倒运透顶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我没说倒运透顶,只是让人精疲力竭。”安德鲁说。“当然,我也确实有很不痛快的事。”

基多的高度在海拔几千英尺以上,尽管他们都没意识到,这对他们还是有影响的。它使西莉亚感到困乏,使本来就很低沉的情绪变得更坏。安德鲁也不像在家里那样悠闲、随和,变得十分敏感,爱寻衅生事。

西莉亚说:“‘很不痛快的事!’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就是那个!”安德鲁猛地伸出手指,指着墙边小桌上的一大堆药瓶和盒子。

西莉亚一副嫌恶的表情,对安德鲁说:“那些讨厌的东西,我今天已经受够了,我看你还是把它们扔一边去吧。”

“你说你没有兴趣?”安德鲁满是讽刺的腔调。

“真该死!没有!”

“老实说,我就知道你没有。因为我这儿的东西同药品公司有关,并且令人不快。”安德鲁拾起一个塑料盒子。“今天,我带孩子出去,还买了些东西,向别人打听点事。”

他把盒子的盖揭开,里面的药片倒在手里,伸出手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当然不知道!”西莉亚倒在一张扶手椅里，抖动一下双脚，把鞋子甩掉，再不去管。“而且，我也不关心。”

“你应该关心!是酞胺哌啶酮，今天在市面上的药店里买来的，处方都不要。”

这话使西莉亚吃了一惊。这阵唇枪舌剑本可能就此结束，但安德鲁又继续说下去:“这些药五年前就应该从市场上收回，仅仅因为没有政府机构坚持应有适当的标签，结果我今天还能买到，还有其他一些没有标明禁忌的危险药品，这全是因为美国制药公司，包括您那家值得珍重的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典型态度:所谓‘别操那份闲心’!”

西莉亚气得火冒三丈。在她看来，白天为改变安德鲁所指责的现象费了那么大气力，回来就听这个，这太不公平了。西莉亚变得失去了理智，她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当晚找个时间，把同安东尼奥·何塞·莫莱诺打交道的窝火事告诉安德鲁，相反，她却用莫莱诺式的回答把安德鲁顶了回去。“我的天!对这里的问题和规定，你知道些什么?你有什么权利到这儿来教训厄瓜多尔应该怎样管理国家?”

安德鲁气得脸色煞白。“我有的权利就是我是个医生!我还知道孕妇吃了那种药，生下来的婴儿四肢畸形。你知道药店的掌柜今天跟我说什么?他说，是的，是听说过酞胺哌啶酮的事，可是不知道这种药片同那是一回事，因为这种药被称为‘昂达西’。如果你不知道，西莉亚，或者不想知道，我还可以告诉你，药品公司用五十三种不同的名字销售酞胺哌啶酮。”

不容对方还嘴，安德鲁又咆哮起来:“为什么药品总有那么多不同的名字?当然不是为了有利于病人或者医生。唯

一可以想像的理由，就是存心制造混乱，在出事时为药品公司打马虎眼。说到出事，看看这个!”

安德鲁又挑出一个瓶子，伸手举到西莉亚面前。西莉亚可以看见上面的标签：氯霉素。

“如果在美国卖这药，”安德鲁说，“上面会标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特别是可能致命的血液疾病。在这可没有！只字不提!”

安德鲁又从桌上的那堆瓶瓶罐罐中挑出一个。“这个也是今天买的。看看你我都知道的贵公司的乐曲霉素。我们都知道，这种药不能给肾功能受损的人、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服用。可这在药瓶上写明了吗？根本没有。这地方有那么几个人因为药瓶上没有写明而倒霉或者丧命，那有什么关系？毕竟只是在厄瓜多尔嘛，离新泽西远着呢。费尔汀－罗斯公司操那份心干什么？你西莉亚·乔丹操那份心干什么？”

西莉亚尖叫起来：“你怎么敢这样对我讲话!”

这一下，安德鲁控制不住了。

“我敢这么说，”他恶狠狠地答道，“因为我看到你在变。十一年来一点一点地变着。从一个有着正派情感、理想、关心他人的人，变得不那么关心别人，然后又后退到帮助推销那些毫无用处的破烂货，现在则到了这种地步，靠着把头埋在砂堆里的虚假理由，来为一些明明知道是恶行的事情辩护，还不愿意承认，哪怕只是在心里。”他提高了嗓门，“那个当初把乐曲霉素带给我，并且希望提高药品行业道德水准的充满理想的女孩子，在新泽西销售大会上，那个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批评新药推销中的欺骗行为的女孩子怎么样了？你想知道吗？我看她是被出卖了。”

安德鲁收住嘴，然后又尖刻地问道:“抱负和擢升值得吗?”

“你这混蛋!”西莉亚什么都没想，本能地弯下身去，抓起一只刚才甩掉的鞋，使劲朝安德鲁砸去。不偏不倚，尖细的高跟打在安德鲁的左脸上，一下子裂开一道口子，鲜血直流。然而西莉亚却没有看到。这时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顾吼出一串恶狠狠的话语。

“你凭什么摆出一副在道德和理想方面纯洁无瑕的架势?你的那些道德和理想又上哪去了?你对诺亚·汤森特袖手旁观，当他滥服药物已经极为严重，对他自己和病人都有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让他继续行医五年，你的那些宝贵的理想都上哪去了?别把责任推给医院!他们无动于衷并不能成为开脱你的理由!你清楚得很!”

“还有那个病人，”西莉亚继续质问下去，“那个年轻人，怀拉兹克。真是诺亚杀了他，还是你杀的?说是你，因为你本可以对诺亚采取措施，但却没有，只到为时已晚时才行动起来。你是否想过这点，感到内疚而中夜难寐?你应该!你是否想过，在那五年里，就没有你所不知道的其他病人，由于你的疏忽而死亡?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这个自充正直的伪君子?说呀!”

突然，西莉亚不说了。她住了口，不仅是因为一时没词了，也因为安德鲁的脸上显出从未见过的痛苦。西莉亚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恐惧之中，她轻声对自己说:“天哪!我都干了些什么呀!”

这时，安德鲁的脸上不仅是痛苦，又突然显出吃惊的样

子，一定是在她身后发生了什么事。顺着他呆滞的目光，西莉亚转过身去。进来两个穿着睡衣的身影。在不可遏制的愤怒中，父母俩都忘了莉萨和布鲁斯就在隔壁的卧室里。

“妈妈！爸爸!”莉萨喊道，她的话语被抽泣所打断。

布鲁斯泣不成声。

西莉亚朝他们跑过去，伸开双臂，自己也泪如泉涌。然而莉萨却赶在她前面，躲开母亲，径直朝安德鲁跑去。

“爸爸，你受伤了!”莉萨看见那只鞋跟上带着血的鞋，叫了出来，“妈，你怎么能这样!”

安德鲁摸摸自己脸，血还没止住，哪儿都是血，双手、衬衣、地板上。

布鲁斯也跑了过来，拉住父亲，西莉亚无计可施，负疚地站在那里。

还是安德鲁坚决地打破这种僵局。

“不!”他对孩子们说。“不能这样！你们不能偏向一方。妈妈和我干了蠢事，我们都错了，真害臊。这事咱们以后再说。我们还是一家人，大家在一起。”

突然，四个人都动情地紧紧抱在一起，似乎再也不愿被分开。

很快，十岁的莉萨挣脱出去，走进浴室，拿回湿毛巾，很像回事似的擦着爸爸的脸，洗净血迹。

孩子们回到床上，又睡熟了。许久以后，安德鲁和西莉亚抱在一起，肆意欢谑，俩人都感到一种很久未曾体验过的激情。

就好像他们当初的激烈争执释放出的情感不是愤怒，此

时此刻，俩人的激情突然结合到一起了。

过后，俩人尽管都筋疲力尽，却还是一直聊到深夜，并在第二天继续聊下去。安德鲁后来说：“早就该那样聊聊了，但我俩都一拖再拖。”

俩人都直言不讳的是，在对方的指责中，有某些令人不舒服的实情。

“的确，”西莉亚承认，“我是从以前的立场后退了。不是所有的，甚至也不是大多数，但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如此。有时候，我的确把良心束之高阁。我并不为此而骄傲，我想说，我要像过去那样，但是我得讲老实话——至少在这一点上，能不能做到，我没把握。”

“我想，”安德鲁说，“这一切都同上了年纪有关。你觉得你更聪明了，更有经验了，也的确如此。但你也明白了，有些障碍和实际问题是理想主义永远克服不了的，于是就降格以求。”

“但我想做得更好些，”西莉亚说，“真的。要保证咱们俩之间在这儿发生的事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想，对咱们俩都是这样。”安德鲁说。

在那以前，安德鲁告诉西莉亚：“你问我是否中夜难寐，考虑怀拉兹克，可能还有其他人的死，真戳到了我的痛处。如果我早点采取措施，能不能挽救怀拉兹克？是的，也许可以。而在幻想中生活，不承认是没有用处的。我所唯一能说的是，没有哪个在医务界干过多年的人，在回顾往事时不会感到，在某些事上他本可以干得更好，或许可以挽救某个死去的人。当然，这种事不该经常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最好的也就是希望，这次学到的东西，将来能给另外的

人带来好处。”

这件事还有段后话。第二天，当地的一位医生给安德鲁脸上缝了三针。安德鲁告别时，医生笑着说：“可能要留个疤，大夫，它会时常提醒您妻子的。”在那以前，安德鲁曾说伤口是爬山不小心摔下来造成的。看来，基多也是个小地方，流言传得飞快。

“我真为那难受。”西莉亚说。那是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在同孩子一起吃午饭。

“可别。”安德鲁安慰她。“有一刻我也想那么干，不过你手边恰好有只鞋。此外，我手也没你那么有准头。”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

就在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问道。“你们会离婚吗？”他那张严肃的小脸一本正经，露出担心的神态。显然，这问题他已想了很久了。

安德鲁刚要轻描淡写地回答，西莉亚做个手势制止他。“小布鲁斯，”她柔和地说，“我保证，并向你起誓，只要你父亲和我还活着，就不会有那种事。”

“我也是。”安德鲁补了一句。布鲁斯的脸上显出灿然的笑容，他旁边的莉萨也是如此。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几个字，像是给已经过去的一场梦魇加了个恰当的结尾。

西莉亚在国外销售部门工作的五年中，乔丹一家还有过其他的、较为愉快的旅行。对西莉亚的事业来说，这五年总的说来是成功的，提高了西莉亚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内的声誉。她甚至取得了某些进展——尽管公司内部有人反

对——使在拉丁美洲销售的费尔汀－罗斯公司产品的说明有所改进，更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的要求。然而，正如她坦率地向安德鲁承认的，进步“并不算大”。

“总有一天，”西莉亚预言道，“会有人公开提出整个问题。那时，要么是新的法令，要么是公共舆论，将迫使我们去做早就该做的事情。但那一时刻还没有到来。”

在秘鲁，西莉亚看到，实现另一思想的时刻却已经到来。在那里，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推销队伍，很大一部分由妇女组成。其原因，西莉亚了解到，不是因为妇女得到了解放，而是为了增加销售额。在秘鲁，让一位妇女等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因此，在医生的诊所里，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被引去见医生，而她们的男性竞争者排在后面，往往要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给萨姆·霍索恩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敦促他出于同样的考虑，让费尔汀－罗斯公司在美国本土的推销队伍里增加更多的女推销员。“我还记得，当新药推销员的时候，”西莉亚写到，“有时要等很久才能见到医生，有时他们很快就见我了，我想那是因为我是女的，因此，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在随后进行的一次讨论中，萨姆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所建议的，难道不是出于一种错误的考虑而提拔妇女吗？那不是妇女解放，不过是利用妇女的女性。”

“那有什么不行的呢？”西莉亚力陈己见，“男人利用他们的男性已有许多世纪了，而且往往使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都有权尽量利用自己的一切。”

最后，西莉亚的建议得到认真的考虑，开创了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新做法。随后几年，其他制药公司也竞相效法。

整个这段时间里，在制药行业之外，其他事件继续发展。越南的悲剧正具雏形，而后又不断恶化，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的精华——被那些身材矮小、穿着宽松黑衣的人所杀害，又没有人真正知道是为了什么。一阵被称为“伍德斯托克民族”①的摇滚乐狂潮，如昙花一现，随后成了过眼烟云。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人残暴地摧残了自由。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野蛮地暗杀了。尼克松当上了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了以色列总理。杰基·肯尼迪同阿里斯托德·奥纳西斯结婚。艾森豪威尔逝世。基辛格访问中国，阿姆斯特朗②登上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去了查帕奎迪克岛③。

然后，1972 年 2 月，五十一岁的萨姆·霍索恩当上了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总经理和首席经营决策人。他执掌大权这事来得很突然，发生在公司历史上一个艰苦、关键的阶段。

七

萨姆·霍索恩这个人，用当时的一句时髦话说，是个有着

① 伍德斯托克在美国纽约州东南部，人口仅五千余，原有一艺术家聚居地，一九六九年曾在此举行夏季摇滚音乐会，有数十万青年蜂拥而至。——译注

② 奈尔·阿姆斯特朗（1930－），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译注

③ 查帕奎迪克岛在美国东北沿海，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于一九六八年七月驾车在此岛上一小溪中失事，肯弃车不顾，淹死车中一女友，舆论大哗。——译注

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人。他兴趣广泛，文武双全，室内室外，智力体育，都有所涉猎。

从实质上说，霍索恩是个学者，尽管深深卷入商业活动，但仍平生喜爱文学、艺术和音乐，深得个中三昧，每到一个外国城市，不管公务的压力有多大，萨姆总要抽时间逛逛书店，参观美术馆，听听音乐会。在绘画方面，他偏爱印象派，倾心于莫奈和毕加索；雕塑方面，则酷爱罗丹。莉莲·霍索恩有一次对朋友说，在巴黎罗丹博物馆的庭院里，她曾看到自己的丈夫默不作声地伫立在《加来的市民》面前，一连十五分钟凝视着那件作品，大部分时间泪水盈眶。

在音乐方面，萨姆钟情于莫扎特。他可以娴熟地弹奏钢琴，尽管说不上特别有天赋。外出旅行，他喜欢在自己的饭店套间里放上一架钢琴，弹上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比如说 A 大调奏鸣曲，作品第 11 号——庄重、嘹亮的行板，旋律逐渐加快的小步舞曲，最后是欢快的土耳其回旋曲，使他的情绪在一天劳顿之后再度激扬起来。

萨姆之所以能在本来就很奢华的饭店套房中再加上一架钢琴，是因为这笔钱他自己付，他出得起。萨姆本人就很富有，握有费尔汀－罗斯公司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股份，这是从他年轻时就失去了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他的母亲是罗斯家族的成员，萨姆则是费尔汀和罗斯两族中最后一个参与公司经营的人。如果说他的家庭联系对他的发迹产生了什么作用，那也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他接近最高层后。萨姆有今天，靠的是才华出众，为人正派，这一点人们都承认。

在家里，萨姆和莉莲的结合十分笃实，俩人都极惠爱现

年十五岁的朱丽叶，不过这孩子显然没有被宠坏。

萨姆上大学时曾是个长跑运动员，现在一星期当中总有好几天坚持早起跑步。他还是一个球运颇佳的网球手，虽然兴致很高，但风度略差。萨姆在球场上最为杰出的地方是网前凶狠的截击，这使别人很愿意同他结伴打双打。

然而，在萨姆·霍索恩的所有业余爱好中，不论是体育方面的还是智力方面，压倒一切的是对英国的崇拜。

从记事以来，他一直喜欢到英国旅行，英国的大多数事物——传统、语言、教育、幽默感、格调，以及王室、伦敦、乡间风光、老式的汽车等等，都使他景仰，引起他的爱慕。说到汽车，他有一辆华丽的银灰色“罗尔斯－本特利”牌轿车，每天开着上班。

此外，萨姆对整个英国的，不只是英格兰的，科学评价甚高。正是这种看法，促使他在担任费尔汀－罗斯公司总经理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提出了一项富于创见的大胆建议。

在一份提交给董事会的机密书面报告中，萨姆指出某些令人不快的严峻事实。

“在药物研制和生产方面——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所在——我们公司正处于一个毫无进展、令人灰心的阶段，延续的时间远远超出整个行业所经历的‘平淡阶段’。我们上一次取得重大突破，是研制成功乐曲霉素，那已是近十五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竞争对手们推出了一些重要而成功的新药，我们只有一些次要的新产品。此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没有任何惊人的东西在即可望。

“所有这一切对本公司的声誉及士气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对财务状况的影响也与之类似。因此，去年我们减少

了股息，这一行动造成本公司股票价格剧跌，使投资者无意问津。

“我们已开始在内部采取紧缩措施，但这还不够。两三年内，如果我们不能为将来制定一个强有力的积极规划，就将面临极为严重的则务危机。”

萨姆所没有明言的是，他那位在同董事会发生冲突后被免职的前任，作为公司总经理和首席经营决策人，一直在最高级别上奉行着“随波逐流”的政策，从而导致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处于眼前这种可悲的境地。

在讲明目前所处的形势后，萨姆进而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急迫并强烈地提议，”他写道，“在英国建立一个费尔汀－罗斯研究所。该所将由第一流的英国科学家主持，它独立于我们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活动之外。”

进一步详细阐述之后，萨姆补充说：“我深信，这一新的研究队伍，将使我们在最为关键的领域里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加快本公司所迫切需要的新药的研制进程。”

为什么要在英国？

预见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萨姆这样答复：

“几个世纪以来，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英国一直在世界上领先，这已成为传统。可以回顺一下，就在本世纪，一些源于英国的重大发明，戏剧性的改变了我们生活——青霉素、电视、雷达和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在此仅举四例。”

“当然，”萨姆指出，“将那些发明加以开发并获得商业上好处的，是美国公司——这是因为美国人在开发和推上市场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这种能力英国人往往不具备。但最初的发明，上述的以及其他的，则归于英国。”

“如果要问其中的原因，”他继续写道，“我想说，英国与美国的高等教育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的差别。每一体系各有其独到之处。而在英国，这类差别造成了学术上和科学方面的求知欲，这是在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正是这种求知欲，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为了我们的利益去加以利用。”

萨姆详细地论述了费用问题，然后得出结论：“有人也许会说，在本公司生存的这一关键时刻，着手实施一项耗资巨大的计划是鲁莽的，不可取的。的确，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将是沉重的财务负担。但是我相信，更为鲁莽、更不可取的是，继续随波逐流，不去为着将来采取强有力的、积极的、勇敢的措施，这些措施现在就应采取！”

反对萨姆·霍索恩计划的意见，惊人地来势甚猛。

用某人的话来说，这个建议“刚从复印机里取出”，还在公司的董事和少数要员中传阅的当口，萨姆案头的电话铃就响了，发话人严厉地表示反对。“的确，英国人在科学方面有过昌盛之日，”一位董事争辩道，“但今天，美国的成就远远超过他们，因此，你的整个论点，萨姆，都是可笑的。”其他的人则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一点——像一位董事气急败坏地说出来的那样——“把研究中心设在一个苍老、衰退、过了时的国家，纯属愚蠢、开倒车的想法。”

“局外人可能会认为，”几天后吃晚饭时，萨姆对莉莲说，“我所建议的是要取消独立宣言，让咱们再回归到殖民地的地位上去。”

萨姆很快明白，担任公司的最高级职务，既不等于授予

他任意行事的全权，也没能使他从公司内部明争暗斗的浊流中抽出身来。

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就是公司内部争斗的一名专家，他也是萨姆的建议的一名首要反对者，洛德博士同意应该把更多的钱花在研究方面，但按他的说法，把钱花在英国是“幼稚的”，萨姆·霍索恩对英国科学的看法，是“建筑在宣传神话基础上的幼儿园里的念头。”

那些强硬得异乎寻常，甚至带着讽刺挖苦的话，写在一份送交给萨姆的备忘录里，副本抄送给文斯·洛德在董事会里的一个朋友及结盟者。萨姆一看这份备忘录，不禁怒火中烧。他离开办公室，到研究部主任室去找文森特·洛德。

萨姆来到研究部，那里的走廊四周装着玻璃，安有空气过滤器，地板擦洗得毫无瑕疵。他不禁想起，公司把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几乎毫无限制地花在研究设备上，这些计算机控制的闪闪发光的、有时显得有些神秘的现代化设备，装在舒适、宽敞的实验室里，由一大批穿着白大褂的科技人员伺候着。这里的一切，是校园里的科学家难以企及的，但在任何大型制药公司，却是司空见惯。扔进药品研制方面的钱几乎从无节制，只是当遇到钱该怎么花的具体问题时，才偶尔像现在这样出现争论。

文森特·洛德，正在他自己那间镶有护板、四周摆满书籍、光线充足的办公室里。门开着，萨姆·霍索恩径直走了进去，他漫不经心地朝门外的秘书点点头，那个女秘书刚想拦住他，待看清是谁，立即改变了念头。洛德博士身穿一件衬衫，外面套着件白大褂，正坐在办公桌前，惯常地蹙额低首，读着什么。他抬起头来，吃了一惊，深色的眼睛从无框

眼镜后面凝视着，苦行僧式的面庞上，露出对这次未经通报的突然造访感到厌烦的神情。

萨姆把手里拿着的洛德起草的备忘录往桌上一放，挑明了来意：“我来谈谈这事。”

这位研究部主任并非真心地做了个要站起身来的姿式，萨姆挥手让他坐下。“非正式的，文斯。”萨姆说。“非正式的，面对面直截了当地谈谈。”

洛德由于近视而倾身向前，扫了一眼放在桌上的备忘录，确定自己没有搞错。“这里面什么让你不快？”

“内容和口气。”

“除此外还有什么？”

萨姆伸手拿起那张纸，翻转过来，说：“字打得挺好。”

“的确，”洛德面带讽刺的笑容说道，“现在你是老板了，萨姆，希望周围都是些俯首听命的人。”

萨姆·霍索恩叹了口气。他认识洛德已经十五年了，逐渐习惯了这位研究部主任那股很难与之相处的劲头，并且准备予以容忍。他心平气和地说：“你自己也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所希望的是以理服人的讨论，不同意我的意见，也应拿出一些比你这更像样的根据来。”

“说到以理服人，”洛德说，顺手拉开一只抽屉，取出一份卷宗，“我对你的一个看法完全不能赞同。”

“哪个看法？”

“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洛德查考手里的卷宗，引用萨姆关于在英国建立研究所的建议中的话：“‘竞争对手推出了一些重要而成功的新药，我们只有一些次要的新产品。

此外，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没有任何惊人的东西在即可望’。”

“那就证明一下我错在哪。”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好几个颇有希望的开发项目在即可望。”洛德说。“我新找来的好几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正在——”

“文斯，”萨姆说，“那些事我知道。我读过你的报告，记得吗？此外，对你招来的人，我也很欣赏。”

这是真的，萨姆想。多年来，文森特·洛德的长处之一，就是他能够将科学界新人中的一些佼佼者吸引来。原因之一，是洛德自己的名声仍然很大，尽管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没能取得人们所期待的重大发现。此外，也没有人真对洛德作为研究部主任所发挥的作用感到不满，这个没有收获的阶段是所有制药公司的不幸，就是由最杰出的人主持科研工作也在所难免。

“我送给你的进展报告，”洛德说，“总是经过谨慎的再三估量，因为我必须小心地避免让你和搞销售的那帮人，对仍然处于实验阶段的东西过于兴奋。”

“这我知道，”萨姆说，“也赞成这种做法。”他明白，在任何一家制药公司内部，永远存在以推销和制造部门为一方，以研究部门为另一方的争执。按推销人员的话说：“研究部门总是要对所有不起眼的细节都具有百分之一百一十的把握，然后才说，‘好了，放手干吧！’”制造部门同样热心于安排生产，不愿被大量需要一种新药的突如其来的要求搞得手忙脚乱。可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则指责销售部门，“当一种产品才得到百分之二十的证明时，只是为了胜

过竞争对手，企求在销售的初期占先，就想发疯似的闯到市场上去。”

“现在我想告诉你——这是我的报告中没有的，”文森特·洛德对萨姆说，“我们在两种合成物方面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结果，一种是利尿剂，另一种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消炎药。”

“这消息很好。”

“另外，关于‘定压齐’，我们已向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提出申请，正在等待批准。”

“你是说那种新降压药。”萨姆知道，用于控制血压的“定压齐”不是一种突破性的药物，但很可能成为带来大量利润的产品。他问道：“我们的申请有进展吗？”

洛德厌恶地说：“没什么可以引起你注意的进展。华盛顿那些目空一切的傻瓜……”他略一停顿。“下星期我还要去那儿。”

“我仍然认为我的看法没错。”萨姆说，“不过既然你反应那么强烈，董事会开会时，我会作一些修改的。”

文森特·洛德点点头，好像原本应该对他做出这种让步似的，然后又接着说：“此外还有我自己的抑制游离基的研究。我知道，时间这么长了，你认为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从来没那么说过，”萨姆斩钉截铁地说，“一次也没有！你有时也许不相信，文斯，可我们当中有些人对你是有信心的。我们也知道，重要的发现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计日程功的事。”

抑制游离基到底是怎么回事，萨姆也不很明白。他只知道，其目的是普遍消除药物的毒性，文森特·洛德在那上面

锲而不舍已有十年了，如果取得成功，可能会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仅此而已。

“你讲的这些，”萨姆边起身边说，“并不能改变我应该建立一个英国研究中心的看法。”

“而我仍然反对，因为没有必要。”研究部主任毫不动摇地答道。想了想，他又补充说，“即使要实施你的计划，也该由我们在这儿控制。”

萨姆·霍索恩笑了笑。“那是后话了，以后再讨论。”然而在心里，萨姆知道，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会让文森特·洛德操纵在英国建立的新研究机构。

屋里只剩下洛德一个人，他穿过房间，关上外屋的门，然后回来，颓然倒在自己的椅子上。他预感到，尽管他反对，在英国建立费尔汀－罗斯研究所的建议仍将获得通过。在他看来，这一新变动对他是个威胁，是他对公司科研的控制出现动摇的迹象。他忧心忡忡：这种动摇还将如何发展，到头来使他本人黯然失色？

洛德闷闷不乐地想，要是自己的研究进展更大、更快，那就会大不一样了。而眼下，在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科学方面，又能拿得出来什么？

他这时已经四十八岁了，不再是一个少年英才，一个新学科博士学位的新近获得者。他明白，就连他自己的某些技术和知识也已经陈旧了。当然，他仍博览书刊，熟悉最新情况。但这种知识总是同亲身在某一领域实践——他的专业是有机化学——逐渐发展自己专长不一样，在亲身实践的领域可以把专长发展成为艺术，因而总是有而且永远有天赋和经验来指引你前进。例如，在遗传工程这一新领域中，他说

不上驾轻就熟，谈起来不像刚从大学出来的年轻科学家那么精通。这样的新人，他已为费尔汀－罗斯公司招募了几个。

然而，他又自我安慰地推论道，尽管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知识，在他长期从事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依然存在，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就在有机化学的参量中，存在着一个答案，一个他在十年漫长、艰苦的研究中，通过无数次实验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抑制游离基。

与文森特·洛德所追求的答案同来的，将是临床治疗上的巨大功效，再加上商业方面的无限可能性，这些，在科学方面无知的萨姆·霍索恩和公司里的其他人，目前还不理解。

抑制游离基能起到什么作用?

回答是：其实质十分简单但又意义重大。

文森特·洛德以及他那个领域的所有科学家都知道，很多药物在人体内部发生效力时，作为新陈代谢的一部分，都会产生“游离基”。这些元素对健康组织有害，会引起不利的副作用，有时甚至造成死亡。

消除，或者抑制游离基则意味着，有用的药物，其他药物，以前由于有危险的副作用不能给人服用，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安全地服用了。目前使用要冒很大风险的那些限制性药物，将来可以像阿斯匹林那样放心使用了。

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时也不必担心药物的毒性了。癌症患者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服用某些近乎致命的药，虽然能活下来，却往往同样地受着折磨，甚至由于癌症以外的原因而死

亡。所有那些药物和其他所有药物的益处仍然存在，而由于游离基被抑制，害人的作用则不复存在。

文森特·洛德希望制成的，是一种添加到其他药物中去的药，使那些药物百分之百的安全。

这是可能的。答案是存在的。就在某个地方。它匿影藏形，捉摸不定，就等着人们去捕捉。

文森特在十年求索之后，相信自己离那个捉摸不定的答案已经不远了。他可以嗅到、感到，几乎可以说已经尝到成功的甘露。

但是还要多久？啊，他还得等多久？

突然，他在椅子上直起身来，努力赶走沮丧的情绪。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找出一把钥匙，他决定，现在就到自己的专用实验室去，再去一次。实验室不过几步之遥，他的研究工作就在那里进行。

八

文森特·洛德在公司董事会里的知己和盟友叫克林顿·埃思里奇，是一名颇有成就、声名显赫的纽约律师。他自命在科学知识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其根据是，年轻时曾在大学里学过两年医，然后才转而攻读法律。对于这一转变，他的一位熟人曾挖苦地说："克林特[①]诊断出哪里的钱更多，于是给自己划出一张直接通向那里的药方。"

埃思里奇现年五十三岁，他那短促未竟的医学学业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在科学问题上信心

① 克林顿的昵称。——译注

十足地表态，一如他在法庭上的风度，那架势好似说，他的看法都应被镌刻铭记。

文森特·洛德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埃思里奇曲意奉承，表面上把他当作在科学问题上同自己等量齐观的人看待。这样，研究部主任自己的看法，就能经常借助一位律师的雄辩口才——这自然对文森特·洛德有好处——在董事会里提出来。

不出所料，在审议萨姆·霍索恩在英国建立研究机构的建议的董事会议上，克林顿·埃思里奇率先发难。

会议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总部举行。总共十六名董事——全是男的——有十四人聚齐在董事室里那张传统式样的胡桃木会议桌旁。

埃思里奇个头很高，微微有些驼背，长期修养成一种林肯式的风姿。他和颜悦色地发话了。“萨姆，你是不是希望，一旦这个亲英的计划获得通过，他们会对你极为满意，把你请到白金汉宫去用茶？”

萨姆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然后进行反击，“我真心所希望的，是在温莎堡过一个长周末。”

“是嘛，”那位律师说道，“我想这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在我看来，也只能达到这一目标。”他变得严肃起来。“我觉得，你的建议低估了我们自己国家——也是你的国家——巨大的科研能力和成就。”

对这次会议，萨姆事先就考虑过，他不想失去对辩论的控制，于是反驳道：“我没有低估美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那怎么可能呢？就在我们周围，这些成就比比皆是。我只是想锦上添花。”

另外一个人插了一句："那就用我们的钱在这里锦上添花吧。"

"英国人自己制造了一种神话，"埃思里奇继续进击，"似乎他们那个小岛上的科学，不知怎么的水平更高。但是，要真是那样，英国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人才外流'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多的一流人才急急忙忙地到这里来，加入美国的研究队伍？"

"他们这样做，"萨姆答道，"大都是因为我们的条件更好，能有更多的钱雇用人员，购置设备。你的问题，克林特，有助于说明我的论点。美国欢迎英国科学家来，正是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萨姆，"埃思里奇问道，"目前，同本行业有关的科学研究中，哪个领域最重要？"

"毫无疑问，是遗传工程。"

"完全正确。"那位律师点点头，对答话表示满意。"然而实际上——你知道，我不是没有科学知识就这样讲的——在遗传工程方面，美国难道不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继续领先？"

萨姆差点笑了出来。这次，这个冒牌的科学家可是露了馅。

"克林特，实际情况确实不是那样。"萨姆说。"早在一六五一年，在英国，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鸡蛋里的发育过程，为遗传研究奠定了基础。还是在英国，生化遗传学的研究于一九〇八年开始。从那以后，有过许多发现，一名美国遗传学者，赫尔曼·马勒博士，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及后来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一项有时被称为'遗传科学

中的爆炸’的登峰造极的成就，又是在英国取得的。那是一九五三年，剑桥的沃森博士和克里克博士发现了DNA[①]的分子结构，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这时萨姆笑了。“出于偶然，沃森博士出生于美国，这表明，基础科学是国际性的。”

好几名董事轻声地笑起来，埃思里奇也很知趣地露出懊悔相。他说：“正像我们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你后悔不该问。”然而他并不就此罢休，又说，“刚才说的这些话，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我仍认为美国科学不比任何国家差。此外，如果在外国设立一个机构，我们自己的研究质量就会由于战线拉得过长而受损。”

会场上响起一阵赞同的窃窃私语。这时，另一名董事，欧文·诺顿，用手指关节重重地敲了敲桌子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会场马上安静了，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

诺顿七十多岁，是个声望很高，颇有权威的人物。他是一个包括电视网在内的通讯业帝国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份持有者。人们普遍认为，费尔汀－罗斯公司有他参加董事会是很幸运的。这时，看到大家都注视着自己，他便用那洪亮的粗嗓门铿锵有力地讲了起来。

“我想提醒你们所有的人，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在讨论——困扰着本公司的严肃而又事关重大的问题。我们选择了萨姆·霍索恩做总经理，相信他能给我们以领导、思想和方向。于是，他提出一个体现着这三者的建议，可在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林特和其他人鼓动我们不由分说地

① DNA，即脱氧核糖核酸，核酸的一类，因分子中含有脱氧核糖而得名。主要存在于细胞核、线粒体和叶绿体中，是储藏、复制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主要物质基础。——译注

予以拒绝。然而，我反正是一个不准备这样干的人。”

欧文 ·诺顿扫了埃思里奇一眼——他以前就同这位律师在董事会议上发生过冲突——挖苦地说:“我还认为，克林特，你应该把那套幼稚的、摇旗呐喊式的论战，留给不像本董事会这样熟悉情况的陪审团。”

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这时萨姆 · 霍索恩想，如果局外人发现，大公司的董事会议很少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在很高的智力水平上进行，他们恐怕会大吃一惊。当然也能做出重大的，有时是明智的决定，但是低水平上的争论和为小事斗嘴，往往多得出乎意料。

诺顿又说下去:“说到底，谁的科学更高明，英国人的，还是我们的，这到底有什么关系？问题不在这儿。”

一名董事问:“那在哪？”

诺顿攥起拳头使劲捶着桌子:“多样化！不论做么生意，包括我的那些，有时建立第二个‘思想库’，同现有的完全隔绝，相互独立，是有好处的。也许隔绝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两者之间横上一个大洋。”

另一个人说:“可那也会使成本失去控制。”

辩论继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又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和替代方案。但是，好几名董事支持萨姆的建议，欧文 · 诺顿的立场更增强了这种支持。最后，反对意见溃散了，最切的建议在表决中以十三比一获得通过，克林顿 · 埃思里奇是唯一的反对者。

“谢谢，诸位先生，”萨姆说，“我真诚地相信，这一决定将产生某些建设性的结果。”

当天晚些时候，萨姆让人把西莉亚找来。

“你该继续前进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没有浪费时间的开场白。“国际部对你来说已是往事了。你的新职务是总经理特别助理，你将作为我的主要助手，协助建立一个英国研究所。”

“好吧。”西莉亚说。这消息使她高兴，但她的话语同萨姆一样简洁干脆。西莉亚心想，他已有些迹象，表明受到了那些必然会到来的压力。萨姆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只剩下稀疏的几撮。就自己而言，西莉亚想，晚上把这消息告诉安德鲁后，会有时间庆祝一番的。

她问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心里算计着交清拉美方面的事务需要多少时间。一个月应该足够了。

“我倒希望今天下午。”萨姆答道。“不过总还得给你安排一间办公室。这么着，明天上午九点。”

“你的这项新任职，”萨姆第二天对西莉亚解释道，“时间不会很长。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把咱们的英国研究所建起来，配齐人员，开始工作。我希望这一切能在一年内完成，当然快一点更好。然后，我们尽快给你找点其他的事干。”

最重要的事情，萨姆继续说，包括找到一名英国科学家来主持研究所的工作，确定研究所应设在英国什么地方，购买或者租一幢建筑——最好是现有的、可以根据新用途很快改建的。

所有这些都必须抓紧进行，突然把西莉亚从国际部门调出来，原因正在于此。萨姆将亲自出马，寻找一名有声望、有能力的所长，当然必要时西莉亚也将协助他。至于其他问

题，由西莉亚处理，她提出建议供萨姆和其他人考虑。

萨姆和西莉亚都将于下周前往英国。出发之前，他们要征求文森特·洛德的意见，尽管他反对这一计划，但毕竟对英国的科研和科学家很熟悉，可能会提出一些参考人选来。

几天以后，洛德博士被叫到萨姆的办公室来商量这事，西莉亚也在场。

出乎西莉亚的意料，文森特·洛德很愿意合作，甚至尽量表现得友好。萨姆比西莉亚更熟悉背景，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公司在英国进行研究工作的决心已定，洛德希望能够控制这一过程。但萨姆仍然决心不让那种事情发生。

"我准备了一份可供考虑的人员名单。"洛德告诉他们。"你们同他们接触要谨慎小心，因为这些人要么是大学里的教授，要么受雇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萨姆和西莉亚看了看那份名单，上面一共有八个人。"我们会小心的，"萨姆向他担保，"但也要迅速行动。"

"还有点事情，你们在那边可能可以顺便看看。"洛德说着从一个卷宗里抽出一叠别在一起的纸张和信件。"我一直在同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科学家通信，他一直在进行一些有关脑力老化和阿耳茨海默氏症的很有意思的研究，但钱花完了，希望能得到赞助。"

"阿耳茨海默氏症，"西莉亚说，"也就是大脑失去功能，对吗？"

洛德点点头。"大脑的一部分。记忆消失。病情开始发展很慢，但越来越严重。"

这位研究部主任尽管以前厌恶西莉亚，但现在承认，她

是一个不会从公司里消失的人，颇有影响，因此再对抗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两个人甚至发展到以本名相称——开始有点尴尬，但现在很自然了。

萨姆从洛德手中接过那些信，很快地浏览一遍，并大声念出来："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他把信递给西莉亚，然后问洛德，"你建议给予赞助吗？"

洛德耸耸肩。"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自从一九〇六年阿耳茨海默氏症第一次被诊断出以来，这种病一直使科研人员困惑不解。皮特－史密斯目前所做的，是研究人脑老化的过程，希望从中找到阿耳茨海默氏症的原因。"

"机会有多大？"

"聊胜于无。"

"出点钱也不是不可以。"萨姆说。"有时间我同他谈谈。但要先干其他的事。"

一直在研究那些信件的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是所长的可能人选吗？"

洛德似乎感到奇怪，然后答道："不是。"

"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他太年轻。"

西莉亚低头看看那摞东西。"三十二岁。"她笑了。"文斯，你来的时候不也差不多这个岁数吗？"

洛特惯常的烦燥劲又露头了，他生硬地说："情况不一样。"

"咱们谈谈其他那些人吧。"萨姆又回到原先的题目上。"文斯，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九

一九七二年六月的伦敦，到处是辉煌的庆典，色彩斑斓，西莉亚为之着迷。

在一些公园和花园间，群芳吐艳——玫瑰、丁香、杜鹃、蝴蝶花竞相开放——空中弥漫着浓郁的香气。旅游者和伦敦居民沐浴着和煦的阳光。为庆祝女王诞辰举行的阅兵典礼——行军旗敬礼分列式，在大片军乐队伴奏下，像是一场色彩鲜明、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海德公园里，服饰华丽的骑手们沿林荫道策马慢跑。附近，沿着曲折蜿蜒的水池，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向池里的鸭子投食，那些鸭子同凫水的游泳者们竞争着水面。在埃普索姆赛马场，一年一度的大赛充满传统色彩，气派不凡，喧喧嚷嚷。得胜的是一匹叫罗伯托的雄马驹和骑手莱斯特·皮高特。这已是他第六次在大赛中夺魁。

“此时到这里，哪像是来工作。”西莉亚有一天对萨姆说。“能有机会到这来，我觉得该付钱给公司才对。”

西莉亚住在骑士桥的伯克利饭店。过去几星期里，她从那里出发到各地去，查看了十几个有可能作为费尔汀－罗斯英国研究所所址的地方。安德鲁这段时间脱不开身，因此，西莉亚此行是独身一人。萨姆和莉莲住在克拉里奇饭店。

六月份的第三周，西莉亚到克拉里奇饭店霍索恩夫妇租下的套间去，把她得到的消息和看法告诉萨姆。

“你知道，我跑遍了英国各地，”西莉亚告诉萨姆，“我认为，设立研究所的最佳地址是艾色克斯的哈罗。”

莉莲说：“我从未听说过这地方。”

“那是因为哈罗以前只是一个小村子。”西莉亚解释道，“现在它属于‘新兴城镇’。英国政府划出了三十几个这样的地区，准备把居民和工业从大城市中吸引出来。”

她继续说:“这一地址符合我们的所有要求。离伦敦很近，有高速铁路营运，公路质量很好，附近有一个机场。那里有住房和学校，周围是开阔的乡间田野，在那里生活，职员们会感到惬意的。”

萨姆问道:“建筑的情况怎么样？”

“这方面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西莉亚看看自己的笔记。“一家名叫康思拉斯特的公司，生产小型通讯器材——内部通信联络系统、防盗报警器，等等，他们在哈罗建了个新厂，但资金方面出了问题，现在无法负担这个新厂。建筑面积同咱们的要求大致吻合。厂房建好后还没用过，康思拉斯特公司正在找买主，希望很快拿到现金。”

“这些建筑物可以改造成实验室吗？”

“轻而易举。”西莉亚打开几张设计图。“我把计划带来了。我还同一个承包商谈过。”

“你们在这儿钻研那些枯燥的东西吧，”莉莲说，“我到哈罗兹逛商店去了。”

两天后，萨姆和西莉亚一起驱车前往哈罗。清晨，萨姆驾驶着一辆租来的“美洲虎”牌汽车，在驶向伦敦城外的车流中夺路穿行，西莉亚读着当天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头版的一篇报道预言，一直陷于停顿的越南和平谈判，很快将在巴黎恢复进行。马里兰州的一家医院，成功地从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脊柱间，取出一颗一个月前由

谋杀者射进的子弹。尼克松总统提出他自己对越南战局的评价，向美国人民保证："河内正在输掉它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一则来自首都华盛顿的消息看来受到非同一般的注意，它记述了一起闯入设在水门建筑群的民主党总部的盗窃事件①。这似乎是小事一桩。西莉亚对它不感兴趣，把报纸放在一边。

她问萨姆："最近的谈话情况怎么样？"

萨姆做了个鬼脸，说："说不上好。你的进展比我大。"

"选地方，找建筑，要比物色人容易。"西莉亚说。

萨姆一直在按文森特·洛德提出的名单，寻找主持研究所工作的人选。"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那些人，大都有点与文斯过于相像——固执己见，重视地位，最出成果的研究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我要找的是一个具有令人振奋的想法的人，当然水平要高，可能的话也比较年轻。"

"遇到那样的人时，你怎么能知道呢？"

"我会知道的。"萨姆说着笑了起来。"也许就像爱上一个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旦遇到，绝不会错过。"

伦敦和哈罗之间二十三英里的道路上，车辆越来越拥挤。不久，他们驶离 A414 号干线，进入一片散居着农家的草场地区。那些农家之间，往往隔着空地。工业区被小心地设置在较远的地方，避开了镇上的居住区和娱乐区。一些老

① 水门建筑群是华盛顿一座豪华的建筑群，包括旅馆、办公室和公寓，在波托马克河边，过去曾有码头，故名。设在那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曾发生导致前总统尼克松辞职的窃听事件，即震动世界的"水门事件"。——译注

建筑被保留下来。当他们经过一座十一世纪的教堂时，萨姆停下车，说：“咱们下去走走。”

望着周围既有田园情调，又有现代气息的景色，他们信步款行。西莉亚对萨姆说：“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出土过二十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文物。撒克逊人[①]到过这儿。哈罗这个名字就是从撒克逊语中来的，意思是‘驻扎军队的小山’。公元一世纪，罗马人曾在这里建过定居点，还修了一座寺庙。”

“我们也要争取在历史上留下些自己的东西。”萨姆说。“我们来看的那家工厂在哪？”

西莉亚向西一指。“在那儿，树丛的后面。那是一片叫作平内克斯的小工业区。”

“那好，咱们走吧。”

这时，上午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半了。

萨姆把“美洲虎”牌小汽车停在厂房外面，查看着这座悄无人声，没有利用起来的建筑。其中一部分，本来准备作展览厅和办公室，外表是钢筋水泥和玻璃，分为两层。其他部分是在钢铁框架上覆盖着金属挡板的平房，按照设计，是一间宽敞的生产车间。即使在外面，萨姆也可以看得明白，西莉亚的话不错，整个建筑可以不费事地改成实验室。

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另一辆汽车停了下来，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矮胖敦实的中年人，向“美洲虎”走来。西莉亚介绍说，他是拉麦尔先生，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代表。她事先安排好到这儿来碰头。

① 五、六世纪入侵并定居于英国的日尔曼民族。——译注

握手致意之后，拉麦尔掏出一串钥匙，哗哗地晃动着。“不看看里面的干草，就把整座牲口棚买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他笑容可掬地说。大家一起朝大门走去，进到房子里面。

半小时以后，萨姆把西莉亚叫到一边，悄声对她说：“很不错。你可以告诉那个人，我们有兴趣，然后指示咱们的律师们着手谈判。告诉他们，尽快把一切办妥。”

西莉亚去找拉麦尔，萨姆转身朝“美洲虎”走去。几分钟后，西莉亚回来了，萨姆说：“我忘了告诉你，我们现在去剑桥。到了哈罗就走了一半了，我联系好了去会会皮特－史密斯博士，就是那个研究人脑老化过程和阿耳茨海默氏症，并要求赞助的人。”

“我很高兴你能为他抽出时间，”西莉亚说，“原来你以为可能做不到呢。”

汽车又在乡间行驶了一个小时，将过正午时分，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下驶进剑桥的特伦平顿大街。“这是一座可爱的、享有盛名的小城。”萨姆说。“左边是彼得豪斯学院——最为古老的一所。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西莉亚着迷地望着那一座紧挨着一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老建筑，答道：“从来没有。”

萨姆半路上停下车去打电话，安排在“花园饭店”吃午饭。马丁·皮特－史密斯到那去找他们。

别致的花园饭店，建在一个安谧、怡人的去处，紧靠着小城的“背部”，从那里的庭院里可以欣赏到许多学府的倩影。饭店前就是曲折的剑河，河上，游客乘着方头平底的浅

船，一点长篙，悠然自得地漂流而去。

在饭店的前厅里，皮特－史密斯先看到了他们，走了过来。片刻之间，西莉亚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矮壮、结实的年轻人，一头蓬乱的金发早该修剪了，见棱见角，四方下巴的脸上突然露出一幅孩子般的笑容。她想，不管皮特－史密斯其他方面怎么样，他这人说不上英俊。然而西莉亚又感到，面前是一位意志坚强、能决断的人。

“是乔丹女士和霍索恩先生吧？”皮特－史密斯开门见山、彬彬有礼，而又不失于矫揉造作的话语同他那幅真诚的表情很相称。

“正是，”西莉亚答道，“只是，按重要性来说，应该颠倒一下。”

爽快的笑容再次出现。“我将努力记住这一点。”

就在互相握手时，西莉亚注意到，皮特－史密斯穿着一件哈里斯·特惠德公司缝制的旧外套，肘部衬有垫片，袖口已经磨坏了，下身穿着一条没有熨过、带有污渍的灰色便裤。皮特－史密斯立即意识到她在想什么，毫无窘意地说：“我是直接从实验室来的，乔丹女士。我还是有一套西服的。要是在不上班的时候会面，我会穿上它。”

西莉亚脸一红：“真不好意思。冒犯了，实在对不起。”

“啊，那可不必。”他和缓地一笑。“我只是喜欢把事情说清楚。”

“这是个好习惯。”萨姆说。“咱们去吃饭吧？”

从他们的桌上望去，可以看见玫瑰园和旁边的河水，风光绮丽。他们要了饮料。西莉亚照例要了份代基里酒，萨姆是一份马提尼，皮特－史密斯则是一杯白葡萄酒。

“我这里有一份洛德博士提交的关于你的研究工作的报告。”萨姆说。“听说你要求费尔汀－罗斯公司给予赞助，使你能继续你的工作。”

“正是这样。”皮特－史密斯答道。“我的研究课题——脑力老化和阿耳茨海默氏症——经费用完了。学校没钱，至少不能拨给我，所以只好想其他办法。”

萨姆宽慰地说：“这并不罕见。如果我们认为值得，敝公司也的确愿为学术研究提供资助，所以，让我们来谈谈这件事。”

“好吧。”皮特－史密斯博士第一次显得有些局促。西莉亚想，这可能是因为一笔资助对他来讲十分重要。他说：“先谈谈阿耳茨海默氏症吧，不知你们对这种病了解多少？”

“很可怜。”萨姆说。“就假设我们一无所知吧。”

年轻的科学家点点头。“这不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至少暂时还不是。而且，这种病是怎么引起的，也还没有确凿的知识，只有各种假说。”

“这种病是不是主要影响老年人？”西莉亚问。

“五十岁以上的——是的，特别是六十五岁以上的那个年龄组。但是阿耳茨海默氏症也会影响到年轻一些的人。曾经发现过二十七岁的人患有这种病。”

皮特－史密斯呷了一口酒，继续说：“这种疾病一开始发展缓慢，不时失去记忆。病人会忘记十分简单的事，比如怎么系鞋带，某一个电灯开关是干什么用的，吃饭时一般坐在哪。然后，随着病情恶化，失去的记忆越来越多。患者往往谁也认不出来，甚至包括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可能会忘记怎样吃饭，必须让别人来喂，渴了也不知道要水喝。

经常不能自持，严重时十分狂暴，具有破坏性。最后他们会由于病入膏肓而死掉，但那需要十到十五年，这些年头，对任何一个同阿耳茨海默氏症受害者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都是极其艰难的。”

皮特－史密斯停了一下，然后告诉他们：“通过死后解剖，可以知道脑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病症破坏大脑皮层中负责记忆和感觉的脑细胞，扭曲或切断神经纤维，使脑部布满一种叫疫斑的东西。”

“关于你的研究，我读过一些材料，”萨姆说，“但我希望你本人能告诉我们，你正朝什么方向努力。”

“遗传学。由于没有阿耳茨海默氏症的动物模型——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动物能染上这种病——我在动物身上进行的研究是关于脑功能老化的化学性质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是搞核酸[①]化学的。”

“我的化学知识有点陈旧了，”西莉亚说，“据我所知，核酸是组成 DNA 的材料，而 DNA 又构成基因。”

“对，看来并不那么陈旧。”皮特－史密斯笑了。“很可能，当我们进一步懂得了 DNA 的化学性质，从而搞清楚基因是如何工作，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差错，到那时，医学中新的飞跃就会到来。这就是我现在在搞的研究，利用年龄不等的白鼠，试图发现随着年龄的不同，动物的 mRNA——即信使核糖核酸——会有哪些差异，而信使核糖核酸是由它们的

① 核酸，高分子化合物的一类，存在于所有动植物细胞、微生物、以及病毒、噬菌体内，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之一，对生物的生长、遗传、变异等现象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根据所含成分，核酸可分为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二类。——译注

DNA 制成的模板。”

萨姆插了一句：“可是阿耳茨海默氏症和正常的老化过程互不相干，对吗？”

“似乎是，但也可能有相互一致的地方。”皮特－史密斯又停顿了一下，西莉亚可以感觉到，他正像教师那样，把自己的思想组织成比他平时习惯使用的更简单、专业性不那么强的语句。

“有的阿耳茨海默氏症患者在出生时，包含编码遗传信息的 DNA 可能已经发生了畸变。然而另外一些患者，他们出生时 DNA 是正常的，可能由于其环境——即人体——受到破坏而发生变化。例如由于吸烟，或者有害的饮食习惯。在一段时间内，DNA 内在的修复机制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修复系统可能降低效率或者完全失效。我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效率降低的原因……。”

皮特－史密斯解释完的时候，西莉亚说：“你是个天生的教师。你喜欢教书，对吧？”

皮特－史密斯显得有些吃惊。“呆在一所大学里总得教点书。不过，你说得对，我喜欢。”

这是他有趣的个性的又一个方面，西莉亚想。

她说：“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你离答案还有多远？”

“也许还有许多光年。但也可能很近。”皮特－史密斯脸上再次闪现出那种真挚的笑容。“那是提供赞助的人要承担的风险。”

一个领班拿来菜单，他们中断了谈话，考虑午饭该吃点什么。

点完菜，皮特－史密斯说：“希望你们能参观一下我的

实验室。在那儿，我可以把正在干的事解释得更清楚。”

“我们原来就这么打算，”萨姆说，“吃完午饭就去。”

大家进餐时西莉亚问：“你在牛津具有什么地位，皮特－史密斯博士？”

“我是个讲师，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助理教授。也就是说，我在生物化学馆里有做实验的地盘，有一名技术员给我帮忙，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从事研究。”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有权，但要能争取到经费。”

“关于资助，”萨姆说，“我记得提出的数目是六万美元。”

“是的，为期三年，至少要这个数我才能继续下去——要购置设备，买进实验用的动物，雇用三个专职技术员，进行实验。那里面没有一分钱是给我自己的。”皮特－史密斯做了个鬼脸。“即便如此，也总是一大笔钱，对吗？”

萨姆沉重地点点头：“嗯，的确不小。”

其实不然。萨姆和西莉亚都明白，同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或者任何大药品公司花在研究方面的开支相比，六万美元不过是个零头。现在的问题一如既往：以皮特－史密斯博士的研究课题在商业上可能带来的好处来权衡，是否足以值得投资？

“我得出这样的印象，”西莉亚对皮特－史密斯说，“你在阿耳茨海默氏症这个课题上尽心竭力，你选定这个题目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迟疑了一下，然后直视着西莉亚的双眼说道：“我的母亲六十一岁了，乔丹女士。我是她唯一的

孩子，不奇怪，我们一直很亲密。她得了阿耳茨海默氏症四年了，病情越来越严重。父亲尽其所能照顾她，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她。遗憾的是，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馆，是一座三层红砖楼房，新文艺复兴时期式样，朴实无华，也不显眼。这所建筑位于网球场路，那是一条不起眼的窄巷，并没有什么网球场。马丁·皮特－史密斯是骑自行车来饭店的——在剑桥，自行车似乎是标准的交通工具——这时，他在前面劲头十足地蹬着车，萨姆和西莉亚则驾着“美洲虎”牌小汽车尾随于后。

在生物化学馆的正门前，他们又会合了，皮特－史密斯先打个招呼：“我想得事先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吃惊，我们这儿的条件可不是第一流的，总是十分拥挤，缺少空间。”脸上又闪出笑意，“而且经常缺钱。看到我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如何工作，外面的人有时感到震惊。”

尽管有这警告，几分钟之后西莉亚仍然感到震惊。

皮特－史密斯有事暂时走开，西莉亚对萨姆耳语道：“这地方真要命，像个土牢！谁能在这干出成绩来？”

他们进了大门后，就沿楼梯走下地下室。过道很阴暗，一串小房间显得肮脏、凌乱，乱七八糟地堆满旧仪器设备。他们走进一间实验室，比一所小住房的厨房大不了多少。皮特－史密斯宣称，这是他工作的两间实验室中的一间，不过两间都是同另一个讲师合用的，那人有自己的研究课题。

他们谈话时，那个讲师及他的助手进进出出好几次，很难作私下交谈。

实验室里安有两张破旧的木质工作台，为充分利用空

间，靠得很近。工作台上面，是老式的煤气和电的管道出口。电源线用一些插座和插头结成一纠，凌凌乱乱，很可能也不够安全。墙上是粗糙制成的架子，全部堆满了书籍、纸张和似乎废弃不用的设备，西莉亚注意到，其中还有一些她十九年前学化学时见过的一种早已过时的曲颈瓶。工作台的一部分充作课桌，前面摆着一张硬邦邦的温莎椅[①]。还可以看到几个不干净的水杯。

在一张工作台上，有二、三十只铁丝编的笼子，每个里面都装着二只白鼠，它们活动的情况各异。

实验室的地有一段时间没有清扫了，窗户也不例外。透过那些狭窄、高高在上靠近屋顶的窗户，可以看见停在外面的汽车的轮子和车身下部。整个印象，令人沮丧。

“不管这一切看上去如何，”萨姆对西莉亚说，“别忘了，科学的历史有不少是在这儿创造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在这些房间里工作，曾在这些走廊里走过。”

“正是这样。”马丁·皮特－史密斯高兴地说。他刚回来，赶上听见最后一句话。“弗雷德·桑格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间实验室里发现胰岛素分子的氨基酸结构的。”他看见西莉亚望着那些陈旧的设备，就说：“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我们从不扔掉任何东西，谁知道什么时候又能派上用场。许多设备都是根据需要改进或者自制的。”

“美国的大学也是如此。”萨姆说。

“尽管如此，”皮特－史密斯说，“这一切一定同你们熟悉的那类实验室很不一样。”

① 十八世纪流行于英美的一种细骨靠椅。——译注

西莉亚想起费尔汀－罗斯公司设在新泽西的那些宽敞、洁净、装备精良的实验室，答道："坦率地说，的确如此。"

皮特－史密斯带回来两张凳子，他请西莉亚坐在那张温莎椅上，一张凳子让萨姆坐，另一张留给了自己。

"应该诚实地告诉你们，"皮特－史密斯说，"我在这儿干的事不仅涉及科学问题，而且还有很难的技术问题。必须找到把脑细胞核的信息传给制造蛋白质和缩氨酸的细胞组织的途径。"

皮特－史密斯介绍得兴奋起来，不知不觉讲起那些科学术语来。"……从年幼的和老年的白鼠身上取出各种各样的 mRNA，放入一个无细胞系统……让 RNA 模板制成蛋白质……一个长链 mRNA 可能包含许多蛋白质的编码……然后，通过电泳分离蛋白质……一种可能的办法是利用反转录酶……如果 RNA 和 DNA 不能结合到一起，就表明年纪大的白鼠失去了那种通过遗传得来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将开始了解是哪些缩氨酸在起变化……最后，将找出那种缩氨酸……"

谈话继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其间，萨姆不时提出一些精明的、非常具体的问题，西莉亚很受触动。萨姆尽管没有受过科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但在到费尔汀－罗斯公司来以后的这些年，他学到了不少实用的科学知识，这效果现在显示了出来。

自始至终，皮特－史密斯的热情感染了他们俩。皮特－史密斯清晰、简洁的话语，显然说明他头脑清楚，训练有素，他越讲，萨姆和西莉亚对他的敬意越深。

讨论快结束时，这位科学家指着笼子里的白鼠说："这

只是一小部分，在动物室里还有好几百只。”他捅了捅一个笼子，里面一只正在睡觉的大白鼠惊醒了。“这老家伙两岁半了，相当于人生七十岁。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要让它做出牺牲，然后把它的大脑的化学性质同生下来刚几天的进行比较。但是，要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需要很多白鼠，进行许多化学分析。需要很长时间。”

萨姆点头表示理解。“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也意识到时间这一因素。现在咱们来归纳一下，博士，你怎么表述你的长期目标呢？”

皮特－史密斯在回答之前先想了想，然后字斟句酌地说：“通过持续不断的遗传学研究，发现一种大脑缩氨酸，它提高年轻人的记忆能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就不再制造。在发现和分离出这种缩氨酸后，将掌握通过遗传技术加以制造的办法。这样，所有年龄的人都能得到它，以此来尽量减少记忆损失和健忘现象，也许，可以完全消除智力老化现象。”

平静的归纳动人心弦、信心十足，然而又毫无自吹自擂的意味，两位来访者听过之后都无意打破随之而来的沉寂。尽管周围的环境令人扫兴，西莉亚仍感到她正置身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这里正创造着历史。

还是萨姆先开了口：“皮特－史密斯博士，你得到资助了，就在此刻，按你要求的数目。”

皮特－史密斯显得有些困惑：“你是说……这么简单……就这么定了？”

现在轮到萨姆莞尔一笑。“作为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的总经理，我有某些权力。偶尔运用一下，对我来说是件乐

事。”他又接着说:“唯一的条件就是这类协议中通常不言而喻的要求。我们希望及时了解你取得的进展,并首先试制你可能制成的任何药物。”

皮特－史密斯点点头:“那当然,这个明白。”他似乎仍有些茫然。

萨姆伸出手去,年轻的科学家赶忙握住。“祝贺你,愿你走运!”

半小时以后,生化馆里到了下午喝茶的时间了。应马丁的邀请——到这时候,他们三个已发展到以本名相称了——大家一起上楼到休息室去,那里备有茶和饼干,装在手推车上供人选用。三个人小心地端着茶杯和小碟到教员的“茶室”去。马丁解释说,那儿是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们以及他们的客人进行交往的中心。

茶室同这所建筑的其他部分一样简朴无华,那里有几张长桌和木椅,挤满了人,一片喧声。这里的科学家各式各样、男的女的,大个小个,老的少的,然而偶尔传进耳朵里来的谈话,肯定与科学毫不相干。有人在讨论保留官方停车地点的事,一位上了年纪的院级教授言辞激烈地争辩说,对资历较浅的人偏施优惠,正在剥夺他根据任职所应享有的权利。旁边,一位留着胡子穿件白外套的人,正眉飞色舞地谈论剑桥酒商做的一笔“耸人听闻”的买卖。有人推荐有现货的摩塞尔特酒。另外一批人正在剖析城里上演的一部新电影《教父》,主角由马龙·白兰度和阿尔·帕西诺扮演。

经过一番努力,同别人调换了位置,马丁·皮特－史密斯

为他这一帮人找到一个角落。

“这儿总是这样吗？”西莉亚问。

马丁似乎感到有趣。“一般是。大家几乎都到这来。有些人只有这时候才能碰面。”

“在我看来，”萨姆说，“你们这栋楼的格局使人很难有多少清静的时候。”

马丁耸耸肩：“有时候这的确让人觉得不方便，但逐渐也就习惯了。”

“但你真应当去习惯吗？”萨姆见对方没有答话就接着说下去，这回他追低了嗓子，以免被旁边的人听见。“我在想，马丁，你是否有兴趣继续干现在干的事，但在一种更优越的条件下，设备、人手也更多。”

马丁似笑非笑地问道：“更优越的条件，在哪？”

萨姆说：“无疑你已经猜到了，我的建议是，你离开剑桥大学，到费尔汀－罗斯公司来同我们一道工作。对你来说会有很多好处，还在英国，我们正计划——”

“对不起！”马丁打断他，一副关切的神情。“我能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贵公司的资助是以此为条件的吗？”

萨姆答道：“绝对不是。资助已经是你的了，除了我们已经达成一致的，再无任何附加条件。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

“谢谢，刚才我有点担心。”马丁脸上又显出孩子般的、畅快的笑容。“我不愿显得冒昧，但我想有些话告诉你们，可以节省双方的时间。”

这次是西莉亚开口了:“说吧。”

“我是一个搞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且还想继续当下去。”马丁直言相告。“我不准备列举所有的理由，但其中一条是自由。我说的自由，是指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研究的自由，不受商业考虑的压力。”

“同我们一起，你也会有自由……”萨姆张口说，但他看到马丁在摇头，就又住了嘴。

“那样必须考虑商业因素。请坦白地告诉我，有没有？”

萨姆承认说:“嗯，不时地会有一些。我们毕竟是做生意的嘛。”

“一点不错。但这里就没有商业上的考虑。只有纯粹的科学，对知识的探索。对我来讲，我不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再来点茶吗？”

“谢谢，不了。”西莉亚说。萨姆也摇摇头。他们起身准备走了。

出了大楼。在网球场街上，马丁站在那辆租来的“美洲虎”牌汽车旁边，对萨姆说:“对今天的一切，都要向您表示感谢，包括要我去工作的提议。也感谢你，西莉亚。但是，我将留在剑桥，这地方，除了这座建筑以外，”——他瞥了一下身后，扮了个鬼脸——“还是个景色秀丽的地方。”

“在这儿过得很愉快。”萨姆说。“至于为我们工作的事，尽管我对你的决定感到遗憾，但我能理解。”

说完他钻进汽车。

西莉亚坐在萨姆身边的座位上，她放下车窗对马丁说:“牛津的确很美，我以前从没来过，真希望能有时间多看

看。”

“啊，慢点!”马丁说。“你在英国还要呆多久？”

西莉亚想了想。“嗯，可能再呆两个星期。”

“那为什么不再来转一天？到这来很容易。我很高兴带你到各处转转。”

“我也很愿意。”西莉亚说。

萨姆把车发动起来，他们两人约好西莉亚十天后再来，也就是下星期天。

西莉亚和萨姆坐在“美洲虎”牌汽车里，启程回伦敦。两人都默不作声，各自想着心事，直到车出了剑桥，上了A 10号公路，向南驰去。

这时西莉亚平静地说:“你想要他，是吗？你想让他领导我们的研究所。”

“当然。”萨姆简洁地回答，显得灰心丧气。“他很杰出，我看是个天才，也是来这以后见到的最好的一个。不过真败兴，西莉亚，我们无法得到他！他是个搞学术的，不准备改变初衷。你听见他说的话了，显然，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看法。”

“我想，”西莉亚若有所思地说，“我正在想这件事。”

十

随后几天，萨姆和西莉亚继续为哈罗研究所的物质准备作出安排。但是，这些活动尽管必要，却无法使人感到满意。他们俩都感到垂头丧气——相信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将是研究所所长的最佳人选，而萨姆又同样肯定，马丁决

不会同意离开学术界转到工业界来。这种失望感时时困扰着他们。

到剑桥去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有一次萨姆说：“我又见了好几个候选人，但没有一个能同皮特－史密斯相提并论。真遗憾，见过他，我就谁也看不上了。”

西莉亚提醒萨姆，下星期天她将再次见到马丁，由他引导，游览剑桥。萨姆阴郁地点点头：“当然，尽力而为吧，不过我不甚乐观。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果断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萨姆告诉西莉亚：“不管怎样，在同马丁谈时不要提钱的事——我是说，不要说如果他来为我们工作，会给他多少薪水一类的话。我们不说他也知道，同他现在拿的相比，会是个很大的数。但是如果你谈论这事，让人觉得好像我们以为可以收买他。他就会认为，我们两个不过又是那种傲慢无礼的美国人，以为只要有美元，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能得到。”

“但是，萨姆，”西莉亚表示不同意，“如果马丁真来为费尔汀－罗斯公司工作，你也总得在某个时间同他讨论薪金的事呀。”

“是的，在某个时间，但不是一开始，因为钱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相信我，西莉亚，我知道这些做学问的人有多敏感。如果像你认为的那样，马丁还有可能改变主意，那咱们千万不能由于做出蠢事而毁了它！”

“作为我个人感兴趣的事，”西莉亚问到，“到底是什么数目？”

萨姆沉思了一下：“根据我了解的情况，马丁现在一年

挣差不多两千四百英镑，也就是大约六千美元。开始时我们会付给他那个数的四、五倍，比如说二万五千到三万美元，外加奖金。”

西莉亚轻声吹了声口哨。“我没想到，差距会有这么大。”

“但是搞学问的人知道，而且即使知道，他们仍然选择学术界，相信那里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对搞科学的人来说，在大学里可以进行更多的‘纯粹的研究’。你听见马丁谈论‘商业压力’了，他是多么愤愤不平。”

“我是听到了。”西莉亚说。“但你和他争论说，压力并不大。”

“那是因为在这场辩论中，我处于工业界一方，我的职责要求我那样认为。但是在私下，你我之间，我会承认，可能马丁是对的。”

西莉亚不无疑虑地说：“你的绝大多数看法我都同意，但是不像你那么肯定。”

她感到，这次谈话并不令人心服口服，事后又琢磨起这件事。她还下定决心，用她自己心里的话说，要“听听另一种看法”。

星期六，也就是要到剑桥去的前一天，西莉亚同安德鲁和孩子们通了电话。在英国逗留的一个月中，她每星期至少要给家里打两次电话。不论是安德鲁和孩子，还是西莉亚自己，都对她即将回家感到兴奋，现在只有不到一个星期了。一番家常寒暄后，西莉亚对安德鲁说了皮特－史密斯博士的事，由于对他不愿到公司来而引起的失望，以及她同萨姆就这件事交换意见的情况。

她还告诉安德鲁，第二天她将同马丁见面。

“那你认为他可能改变主意吗？”安德鲁问。

“我凭直觉感到兴许在某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西莉亚答道。“虽然，我不能断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最不希望的是，明天谈话时处理不好。”

电话里一阵沉默，西莉亚可以感到她的丈夫心里正在掂量着这件事。然后，安德鲁说：“萨姆的话有些道理，但不一定全对。根据我的经验，让人知道，用金钱衡量，他们很有价值，这决不会冒犯任何人。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高兴，尽管可能无意接受那笔钱。”

“说下去。”西莉亚说。她很尊重安德鲁的才智，他在任何情况下一语破的的本领。

安德鲁继续说：“从你讲的情况来看，皮特－史密斯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一点不假。”

“那样的话，我建议你也别对他拐弯抹角。自作聪明，机关算尽，反而可能坏事。此外，旁敲侧击也不是你的作风。西莉亚，你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谈钱，或者其他什么，显得自然、得体，谈就是了。”

“安德鲁，亲爱的，”西莉亚答道，“要是没你我可怎么办？”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希望。”然后，安德鲁又说：“你已经告诉我明天的事了，我得承认，我对你和皮特－史密斯有那么一丝忌妒。”

西莉亚笑道：“那完全是公事，仅此而已。”

星期天到了。

在伦敦开往剑桥的早车里，西莉亚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头等禁烟包厢里，把头舒服地靠在背后的软垫上，利用这一小时另一刻钟的旅途来整理她的思绪。

今天一早，她就叫了辆出租汽车，从饭店来到利物浦街车站。这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由生铁和红砖建成的阴暗建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熙熙攘攘，十分繁忙，而在周末则清静些。也就是说，当柴油－电气机车隆隆驶离车站时，车上乘客寥寥无几。没有人打搅，西莉亚感到很高兴。

西莉亚又把过去两个星期的事件和对话在心里过了一遍，再一次考虑着今天应该照谁的建议办，安德鲁的还是萨姆的。同马丁的会面，表面上只是一次社交活动，实际上对费尔汀－罗斯公司和西莉亚本人，都可能十分重要。萨姆的告诫再次回荡在耳边："咱们千万不能由于做出蠢事而毁了它！"

车轮在钢轨上有节奏的声响使西莉亚静下心来，旅途过得很快。火车逐渐减速，驶进剑桥，马丁·皮特－史密斯正在月台上等候，迎接她，脸上笑得灿然、欢快。

在四十一岁这个年龄上，西莉亚知道自己依然风韵犹存。她能感觉得出来。柔软的棕发剪得短短的，身材苗条而又结实，颧骨高高的脸晒黑了，显得很健康，这是过去几周的室外活动留下的印记。今年夏天，英国的天气异乎寻常的好，今天也不例外。

到这岁数，她的头发开始露出灰色。但岁月流逝的这一征候并不让她苦恼，只是偶尔用点染发剂掩去灰发。头天晚上她就这样做了。

她穿着一身白绿相间的轻盈夏装，里面是一条带花边的

衬裙，脚蹬银白色高跟凉鞋，头戴白色宽边草帽。整套装束都是前个星期在伦敦西头购置的，在新泽西收拾行李时，没想到在英国会需要这类热天服装。

西莉亚走下火车时,可以感到马丁充满赞叹之情地望着她。一时间，马丁似乎不知说什么好了，然后，他握住西莉亚伸过来的手说:“你好！你今天漂亮得出奇，我很高兴你来。”

“你今天也挺不错。”

马丁笑了起来，又闪现出那种孩子般地笑了。他穿着深蓝色的运动夹克，白色法兰绒裤子和一件开领衬衫。“我说过要穿我那套西服，”他说，“可我又翻到这套多年不穿的旧衣服。这可以显得不那么拘谨。”

两人离开月台，西莉亚挽住马丁的胳膊。“咱们上哪儿去？”

“我的车停在外边，我想，咱们先开车转转，再到几个学院走走，然后去野餐。”

“挺不错。”

“你有什么其他的事要做，或者要看的吗？”

西莉亚迟疑了一下，然后说:“嗯，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见见你的母亲。”

马丁吃了一惊，转过头看着西莉亚:“你真要见的话，转完以后我可以带你去我父母家。”

“是的，”西莉亚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马丁的车是一辆微型“莫利斯”牌汽车，哪年出厂的，无法确定。俩人挤了进去，马丁沿剑桥古老的街道转起来，

最后停在城“后边”的女王大街。他对西莉亚说：“咱们下去走走。”他们下了车，沿着一条小径朝剑河上的国王大桥走去。

在桥边，西莉亚停了下来，让眼睛避开上午耀眼的阳光，满怀敬意地说：“我很少见过比这更绮丽的景色。”

身边，马丁平静地指点说：“国王学院的教堂——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一景。”

他们眼前是一片静谧的草坪和浓郁的树丛。在那后面就是那座著名的教堂——林立的塔楼，坚实的拱壁，骄傲的穹拱上高耸的塔尖，以及镶着五彩玻璃的窗户。两旁各个学院的浅色石质建筑相辅相成，传达着关于历史和崇高事业的信息。

“让我来履行自己的导游职责吧。”马丁说。“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四四一年，国王亨利六世开始建造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南边的彼得豪斯学院历史更长，它于一二八四年开始了‘剑桥对知识的求索’。”

西莉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一个真正属于这儿的人，怎么可能离开这块地方？”

马丁答道：“很多人的确从未离开。一些伟大的学者在剑桥生活、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结。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的、仍在人间的人，也有类似的想法。”

在尔后的两小时里，他们时而步行，时而驱车，西莉亚对剑桥的知识和热爱不断增加，许多地名留在她的脑海里：耶稣格林、仲夏康芒、帕克斯皮斯、柯依芬、拉马斯兰、三一大道、女王学院、纽恩翰。地名的单子似乎没有尽头，就像马丁似乎无所不知一样。“有些学者留在这里，有的则把

这儿的理想带到了别的地方。”马丁告诉西莉亚。“其中之一是埃曼纽尔学院的一名硕士，约翰·哈佛。有一个学府是以他命名的。”他露出了熟悉的撇嘴露齿的笑容，“可我不记得在哪儿了。”

最后，他们缓步回到那辆微型汽车旁，马丁说：“我看差不多了，其他的留给下次吧。”突然，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你还想见我的父母吗？我得先提醒你，对咱们俩，我母亲谁也认不出来，她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来，结果很可能让人不舒服。”

“是的，”西莉亚说，“我还是想去。”

那所沿街建造的房子很小，坐落在一个名叫凯特的地区，没有任何独特之处。马丁把车停在外面的街上，掏出钥匙，开门进去。在狭窄、昏暗的门厅里叫道：“爸，是我。我有个客人。”

屋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一扇门开了，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汗衫，一条肥大的灯芯绒裤子。等他走近，西莉亚吃惊地发现，父子俩竟如此相像。老皮特－史密斯也像马丁一样结实粗壮，也有一张棱角分明、四方下巴的脸——只是由于年龄关系，皱纹多些——就连相互介绍时那迅即而来、略带羞涩的笑容，也几乎同马丁一模一样。

老人一张嘴，就显出不同了。他讲起话来带有刺耳、粗俗的乡下口音，句子也说不上严整，看来没受过多少教育。

“很高兴见面。”老人对西莉亚说。然后又对马丁说：

“不知道你要来，孩子。刚给你妈穿上。她今天可不算忒好。”

“我们不会呆很久的，爸爸。”然后，马丁又对西莉亚说：“妈妈的病搞得爸爸筋疲力尽。往往是这样，阿耳茨海默氏症对家属比对病人自己的打击更重。”

他们走进一间朴素的没有任何装饰的起居室，老皮特－史密斯问西莉亚：“你来杯吗？”

“他问你喝茶不。”马丁从旁解释说。

“谢谢，我正想喝点茶。”西莉亚说。“转了这么一大圈，真有点渴了。”

老人走进小厨房，马丁朝宽大的扶手椅走过去，跪在旁边。那儿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妇女，身上盖着一块印有图案的单子。他们进来以后，她一动也没动过。马丁双臂抱住她，温情地吻着。

西莉亚心想，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当初挺漂亮，即使现在仍显出迟暮之年的庄重。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一身式样简单的棕色服装，还挂着一串珠子。儿子吻她时，似乎有点反应，略有一丝笑意，但看来并没认出他来。

“妈，我是您的儿子，马丁。”马丁柔声说，“这位女士是西莉亚·乔丹，从美国来。我带她在剑桥转转。她喜欢咱们这座小城。”

“你好，皮特－史密斯太太。”西莉亚说。“谢谢您允许我到您这儿来做客。”

头发灰白的妇女，眼睛动了动，让人觉得她可能明白了。但马丁对西莉亚说：“那儿什么都没有了，真遗憾。一点记忆也没剩下。但轮到我母亲，我就不那么讲科学了，总

试着希望出现奇迹。”

“我明白。”西莉亚迟疑了一下，问道，“在你看来，如果研究取得进展，很快有一重大发现，你是否还有一线希望……”

“对她的病？”马丁不容置疑地答道，“绝对没有。不管发现了什么，都不可能使死去的脑细胞复原。对此我不抱幻想。”他站起来，痛心地望着母亲。“不，只会对别人有所帮助，对那些病情没这么重的人。”

“你对此很有把握吗？”

“我肯定会找到某些答案的，或者是我，或者是其他人。”

“但你希望由你找到。”

马丁耸耸肩膀：“每个科学家都希望他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同此心。但是，”——他扫了母亲一眼——“更重要的是有人发现阿耳茨海默氏症的病因。”

“也就是说，”西莉亚仍不放松，“有可能别的人首先发现。”

“嗯，”马丁说，“在科学研究中，那总是可能的。”

老皮特－史密斯从厨房里走出来，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摆着茶壶、茶杯和小碟，还有一个牛奶壶。

等老人把托盘放下，马丁用手搅着父亲说：“所有的事都是爸爸帮妈干，穿衣服，梳头，喂饭，还有其他不那么舒服的事。有一段时间，西莉亚，我父亲和我并不是最亲密的朋友，可现在是。”

“没错，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吵得脸红脖子粗。”马丁的父亲说。然后又问西莉亚：“茶里加牛奶吗？”

“请加点吧。”

“有一阵儿，”老人说，“我不看重马丁和他妈关心的奖学金。我想让他跟我去干活，可他妈不干。最后，孩手对我们可好了，替我们出这地方的房钱，还有其他的开销。”他看了马丁一眼又说，“听说在学院里，他干得也不赖。”

“对，”西莉亚说，“非常出色。”

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

西莉亚靠在铺有舒适软垫的座位上，问道：“你一边撑船，一边听我说话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马丁应道。他站在船尾，把一根长篙伸向河底，他们乘坐的这条不怎么中看的平底船就轻盈地向上游滑去。西莉亚心想，马丁似乎干什么都干得不错，包括摆弄这方头平顶浅船，看看河面上被他们甩到后头的其他游客的船就知道，没有几个人真有那技术，多数人手忙脚乱，勉强前行。

马丁在剑桥的船坊租了这条船，现在俩人正向南边三英里以外的格兰切斯特划去，到那儿去野餐。

“这是有关个人的私事，也许我不该问。”西莉亚说。“可我一直在想你和你父亲的区别。比如说你们俩讲话的习惯——我并不是说要在语法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马丁说。“我母亲还没有忘记怎样说话时，她讲话也差不多。在《皮格马利翁》当中，萧伯纳把这说成是‘对英国语言活生生的玷污’。”

“我记得《卖花女》中也有这种说法。”西莉亚回忆道。“可是你不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点我也要感谢母亲。在我解释这事以前，你首先得明白，这个国家有个特点。在英国，人们讲话的方式从来是一道社会屏障，表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尽管有人不承认，现在依然如此。”

“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吗？在科学家之间？”

“在那儿也一样，可能更甚。”

马丁一边挥动长篙，一边考虑该怎样说下去。

“我母亲懂得这道屏障，于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买了个收音机，让我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广播。她对我说：‘你将来要那样讲话，所以现在就学人家。你爹和我太晚了，可你还不晚’。”

西莉亚听着马丁那惹人喜欢的、有教养而又不矫揉造作的话语，说道：“这办法成功了。”

“我想是吧。她在其他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包括发现我在学校对什么感兴趣，哪提供奖学金，让我去争取，也就是那时，家里发生了父亲提到的那些争吵。”

“他认为你母亲异想天开？”

“他觉得我应该当个石匠，像他那样。我父亲信奉狄更斯写的那首诗。”马丁莞尔一笑，背诵道：

啊，让我们热爱我们的职业，
为绅士和他的亲友们祝福，
度日靠每天的口粮，
不忘我们的适当身分。

“但你并不为此怨恨你的父亲，对吗？”

马丁摇摇头:“他只是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也不明白。只有我母亲懂得，靠着雄心大志——通过我——能够成就什么。现在你也许知道我为什么对她那么关切了。”

“当然。”西莉亚说。“我还知道现在我也有同感。”

此时此刻，俩人都不想再说什么，小船在青翠浓郁的两岸之间向上游驶去。

过了一会儿，西莉亚说:“你父亲说你父母的开销大都由你负担。”

“尽力而为吧。”马丁说。“我让护士一周去两个上午，这样能让父亲喘口气。我很想让护士多去几次，可是，……”他耸耸肩膀，没有再说下去，随后熟练地把船顺到绿草如茵的岸边，泊在一棵柳树的树荫下。“在这地方野餐怎么样？”

“有诗意。”西莉亚说。“就像来自坎姆勒特。[1]”

马丁带着一只有盖的提篮，里面装着对虾、麦尔登莫布雷式猪肉馅饼、凉拌生菜、草莓和厚厚的黄色的得文郡奶油。他还带着一瓶葡萄酒——有名的法国产白葡萄酒，还有一暖瓶咖啡。

他们两人兴致勃勃地享用起来。

吃罢午餐，喝着咖啡时，西莉亚说:“这是我回家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过得再好不过了。”

“你这次英国之行成功吗？”

西莉亚刚想用客套话来回答他，突然记起安德鲁在电

① 坎姆勒特，相传为英国传奇人物阿瑟王的宫廷所在地，以他为首的“圆桌骑士”是一群见义勇为的神话英雄。——译注

话中的建议，于是说：“不。”

“为什么？”马丁似乎很吃惊。

“萨姆·霍索恩和我为费尔汀－罗斯公司研究所物色到一位理想的所长，可他不想干。而其他人都相形见绌。”

马丁沉默了一会说：“我想，你是在说我。”

“这你知道。”

他叹了一口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一过错，西莉亚。”

“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这是你的生活，你的决定。”西莉亚宽慰地说。“只是我刚才在想这件事，有两点……”她停下来不说了。

“说下去，哪两点？”

“好吧。刚才你承认，你希望成为第一个找到阿耳茨海默氏症和脑力老化的答案的人，然而其他人可能抢在你的前头。”

马丁仰靠船尾，面向西莉亚，脱下的运动夹克放在身后，当作枕头。“还有一些人在进行同我类似的研究。我知道德国有一个，法国也有一个，还有一个在新西兰。他们都是能人，我们追求的是同一目标，探索的是同一道路，如果有人已经走在前头，也无法知道是谁。”

“因此，你处于一场竞赛之中，”西莉亚说，“同时间的竞赛。”不知不觉，她的语气变得尖锐了。

“的确，科学研究就是这样。”

“你提到的那些人，有谁条件比你好，助手比你多吗？”

马丁想了想说:“德国的那个，两条可能都占了，其他两个人我不知道。”

“你现在有多少实验空间?”

“一共”——马丁心里计算着——“大约一千平方英尺。”

“如果你有五倍于此的空间,加上里面的设备——你所需要的一切,全部用于你的课题——再加上二十个人的助手队伍，而不是二、三个，难道无助于你更接近，更快地找到你所寻找的答案?那难道不会推动你的研究,不仅是找到答案，而且使你成为抵达终点的第一人?”

突然，西莉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气氛变了。这已不再是一次单纯的交往，原有的闲情逸致烟消云散了，现在十分微妙地出现的，是一场智力与意志的角逐。啊，她想，这才是她到英国，以及今天到剑桥来的目的。

马丁吃惊地盯着西莉亚:“你说的可当真?五千平方英尺，二十个人!”

“见鬼!当然当真。”西莉亚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以为我们制药行业的人是开玩笑?”

“不,”马丁仍然瞪着西莉亚,“我没那么认为。你说有两点，另一点是什么?”

西莉亚有些犹豫。还应该讲下去吗?她感到，自己刚刚说的话对马丁触动很深。现在会不会把那全毁了，使已经取得的成果成为泡影?这时，她又一次想起了安德鲁。

“这一点，我要用美国惯常的粗俗方式，赤裸裸地讲出来，直来直去。”西莉亚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像你这样富于献身精神的研究工作者是不受金钱驱使,不能收

买的。但是，如果你为费尔汀－罗斯公司工作，成为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把你的课题也带过来，很可能让你拿一万二千英镑一年，外加奖金，那数目也可能颇为可观。我有理由相信，那是你现在挣的五倍。此外，见过你的父母，知道你为他们所付出的心血，也明白你希望为他们做更多的事以后，我认为，你很可以利用多出来的那笔钱。你肯定可以让护士比一周两次去得更勤，让你的母亲换个好一点的环境……”

“够了！”马丁坐直身子，怒视着西莉亚，变得十分激动。“该死的，西莉亚！我知道钱能干什么。此外，也别说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不关心钱那类废话，我关心得很，而你对我说的这番话很能搅乱人心。你想挖我的墙角，诱惑我，利用……”

西莉亚厉声说道：“这简直可笑！利用什么？”

“比如说会见我的父母。看到他们如何生活，而我又多么看重。于是利用这一点，你拿出一个金苹果来给我，利用我身上的亚当心理，扮演夏娃的角色。”他环视四周。“也是在天堂中的伊甸园里。”

“可这并不是有毒的苹果，”西莉亚平静地说，“这船上也没有蛇。这么着吧，我很抱歉，如果——”

马丁粗暴地打断她：“你一点也不觉得遗憾！你是个精于此道的女生意人，精得很，我能作证！一个全力以赴的生意人，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你真够狠心的，不是吗？”

现在轮到西莉亚吃惊了：“我？”

马丁断然说道：“没错。”

“好吧。”西莉亚说。她决定，针尖对麦芒。“就算我

是吧，就算你说的都对。但难道那些你就不需要吗？阿耳茨海默氏症的答案！你正寻找的脑缩氨酸！科学上的荣誉！这里哪点是骗你！”

“没有，”马丁说，“不管别的怎样，这里没有欺骗。”他又露出那种歪嘴的笑容，不过这次带上了一丝酸楚。“我希望他们别亏待了你，西莉亚，作为一个道地的美国人——你自己这样说的——你干得真不赖。”马丁站起身来，抓住那支船篙。“该往回走了。”

他们顺流返航，一路无言。马丁狠狠地撑着船，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西莉亚埋头想着心事，考虑着自己是否过头了。快到城里，船坊已经在望时，马丁收住篙，让小船顺水漂去，自己在船尾坐下，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西莉亚。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知道你使我动摇了。”马丁对西莉亚说。“但我还是不知道。”

已近傍晚时分，马丁把西莉亚送到剑桥火车站，两人正儿八经而又有些不自在地道了别。西莉亚回伦敦的火车慢得出奇，几乎站站都停，等到了伦敦的终点站，已经过了十一点半了。这次火车停在国王大道路口站，西莉亚要了辆出租汽车回伯克利饭店，到那儿已是将近十二点了。

归途中，大部分时间西莉亚都在回忆白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最使她震惊的，是马丁尖刻的指摘：“你真够狠心的，不是吗？”她心真狠吗？西莉亚在心底照照镜子，承认自己可能是有点。随后她又纠正自己的评价：不是“可能”应该说“的确”。

然而，她又想，有点狠心不也是必要的吗？特别是对一

名妇女，要想像西莉亚那样出人头地，达到她今天的地位不是必要的吗？是，当然是！

此外，她又提醒自己，心狠并不等于——或者说，不一定等于——不诚实。实质上，接受任务就是在做生意，这时要表现得坚忍不拔，敢于作出令人不快的硬性的决策，为最重要的目标坚持斗争，不顾其他有关人员的过分忧虑。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她今后责任更大，就必须比以前更加坚韧，更狠心。

可是，既然狠心是做生意时必不可少的，马丁的话为什么使她不安？可能因为她喜欢马丁，敬重他，因此希望他对自己抱有同感。可他有吗？西莉亚认定，今天下午摊牌之后，他显然没有。

然而，马丁对她的看法真那么重要吗？回答是不！原因之一：马丁身上仍有些孩子气，尽管他已经三十二岁了。西莉亚曾听有人这样说那些搞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把一生中那么多时间用来接受教育，没有多少时间去干别的，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永远是孩子。"可以肯定，对马丁说来，这种看法有其正确的地方。西莉亚知道，同马丁相比，她更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成人。

那么，到底什么重要呢？不是马丁个人的感情，也不是西莉亚的，而是今天的结果。

是吗？回答同样是肯定的。

说到结果——西莉亚心里叹了一口气——她可不那么乐观。实际上，用萨姆的话说，她几乎肯定"由于做了蠢事而毁了它。"她越想，越对今天的所作所为不满意，对白天的事的回忆也越使她丧气。一直到饭店，悲观的情绪仍笼罩着

她。

在伯克利饭店的前厅，一名身着制服的门房同她打招呼。“晚上好，乔丹女士。今天过得好吗？”

“好，谢谢。”心里，她又加了一句：并非自始至终。

门房转身取来她的钥匙，还交给她好几张留言条。西莉亚接过来，准备呆会儿在房间里看。

她刚要转身走开，忽然听到那人对她说：“啊，对了，乔丹女士。这是几分钟前收到的。一位先生打来电话，是我记下来的，似乎讲不大通，可他说您能看懂。”

筋疲力尽的西莉亚不在意地扫了一眼那张纸条。忽然，她的目光被吸引住了。

条上写着：

一切都有个好的时机，包括道地的美国人带来的礼物。

谢谢你，我接受。

——马丁

“啊！！！”

伯克利饭店通常十分清静的前厅，回荡着西莉亚响亮刺耳的欢呼声，以致惹得门房不满地皱皱眉头。

十一

在西莉亚星期日剑桥之行的前几天，萨姆和莉莲离开英国，前往巴黎作短暂逗留，然后于星期六直接返回纽约。因此，直到星期一，伦敦时间下午三点半，西莉亚才通过电话找到呆在新泽西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办公室里的萨姆。

西莉亚把有关马丁·皮特－史密斯的消息告诉萨姆时，他的反应可谓兴高采烈，他说：“我真高兴，可也有点大吃一惊。西莉亚，你真让人难以置信！到底是怎么干成的？”

西莉亚早知道会问这个问题，于是小心地说：“你是不是喜欢我的做法，我没把握。”然后，述说了她同马丁之间关于钱的对话，以及这一对话在影响马丁，使他改变主意的过程中，起到的不亚于任何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可以听到萨姆在叹息：“噢，真他妈的——啊，对不起。”然后他说，“是我警告你不要提钱的事，我怎么能这么糊涂？”

“你不可能知道。”西莉亚宽慰着他，“我作了一些调查，发现马丁有些难处。顺便说说，为这事他说我心狠。”

“别介意！你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我们希望的结果。我也会那么做，可是没有你那种眼力和韧性。”

西莉亚心想：你也没有安德鲁来给你当参谋，可嘴里却高声说：“好了，萨姆，别再责备你自己了！没有必要。”

“好吧！不说了。不过，我要对你起个誓。”

西莉亚问：“什么？”

“如果今后，你我在需要做出判断的重要问题上发生分歧，我允许你提醒我这件事，提醒我，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是错的。”

“我希望永远不发生这样的事。”西莉亚说。

萨姆换了个话题：“你这星期回来，对吧？”

“后天。我爱伦敦，但我更爱安德鲁和孩子。”

“好！你一回来，最好先歇几天，同他们在一起。然后，过几个星期，我希望你再去一次英国。建立研究所还有

些事要做，此外，我们还得找一名管理主任。马丁的研究能力太重要了，不能浪费在组织和办公室里的事上。”

“我同意，”西莉亚说，“这些安排听起来不错。”

“还有一件不错的事。”萨姆说。“我在巴黎的那几天,为费尔汀－罗斯公司取得了在美国经销一种法国新药的权利。这种药还在试验，至少还得两年。不过看来极有前途。”

“祝贺你！这种药有名字了吗？”

“有。”萨姆说。“叫蒙太尼。以后你还会常听到它的。”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对西莉亚来说，是令人亢奋、催人上进的岁月。她又去了五趟英国，每次都呆了好几个星期。有两次，安德鲁也去呆了一段时间；另一次，莉萨和布鲁斯后来也赶去了。安德鲁到英国去时，同马丁见了面，俩人一见如故。后来安德鲁对西莉亚说：“他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同他在一起。但愿他能找到。”

孩子们也来英国的那次，不工作的时候，西莉亚就和莉萨、布鲁斯在伦敦城里观光，用她的话说，“逛遍了每个角落。”

布鲁斯这时十二岁了，喜欢历史就像着了魔。有个星期天上午，他们三个一起在伦敦塔漫步，他说：“一切都在这儿了，妈，让每个人自己去发现，哪些是对的，哪些错了。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中，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

“是的，你可以。”西莉亚说。“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

人都不行。”

布鲁斯对历史的迷恋，在再游剑桥时又表现出来，这次还是由马丁·皮特－史密斯引导，但都是为了孩子们。西莉亚到英国出差期间经常同马丁见面，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并不多，俩人都有自己要办的事。

马丁既然已经做出加入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决定，就表现得很负责任，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和人员。他又找来一名核酸化学家，叫作拉奥·萨斯特利的年轻的巴基斯坦人，他将是科研方面的第二把手。还有一些专门技术人员，包括一名细胞培养专家，一名精于通过电泳分离蛋白质和核酸的专家。一名妇女担任动物管理员，负责保护实验需要的成百上千只白鼠和兔子。

马丁还到哈罗去了几次，同人商量正在改造的建筑中，各个实验室、办公室和设备的位置。然而，这类访问都很短暂，研究所建成以前，马丁继续在剑桥的实验室里搞研究。除了特别必要时到哈罗去一下外，马丁坚持不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别人能够处理的行政事务上——这一方针，萨姆·霍索恩已经批准，由西莉亚具体实施。

西莉亚招聘了一名管理主任，名叫奈杰尔·本特利。他是一个个子不大，很有信心的人，五十多岁，刚从皇家空军复员，原来军衔是少校，负责一个颇具规模的皇家空军医院的行政管理。担任新的职务，这位退伍军官有着极好的资格，他也很清楚要他干些什么。

当着西莉亚的面，本特利对马丁说：“我打搅你越少，先生——实际上，你见到我的次数越少——我的工作就干得越好。”西莉亚很欣赏他的这些话，也喜欢部队里对上级常用

的称呼“先生”，这颇为文雅地表明，本特利很清楚他自己和这位年轻得多的科学家之间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西莉亚奔波于英美之间的同时，一个在她个人生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至少西莉亚这样看——发生了。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四岁的莉萨颇为兴奋地离家去上寄宿学校。那所学校是设在纽约州北部的埃玛·威拉德女校，启程到学校去时，全家出动陪着她。头天晚上在家吃晚饭时，西莉亚对往日充满留恋地问安德鲁：“这些岁月都怎么消逝的？”

然而答话的却是永远非常实际的莉萨：“当你在工作中屡屡获得擢升时，妈妈，它们悄悄溜走了。我想，等我从学校里毕业时，你就该坐在霍索恩先生的位子上了。”

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起来。美好的时光延续到第二天，他们同其他父母、家人和新入学的女生一起，被引进埃玛·威拉德学校美丽的校园、活跃的气氛和悠久的传统之中。

两个星期以后，西莉亚再次回到英国。作为公司总经理，萨姆·霍索恩有其他要务缠身，现在他把英国方面的几乎所有细节问题都交给西莉亚处理。

最后，一九七三年二月，“费尔汀－罗斯研究所（英）”正式建成。同时，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关于阿耳茨海默氏症和脑力老化过程的研究工作也从剑桥转移到哈罗。

公司还决定，目前在英国不进行其他项目的研究工作。理由如同萨姆在新泽西的一次董事会议上所说：“目前的研究课题十分适时，极其令人兴奋，并且可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

哈罗研究所开始工作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公开宣传。专门为此从美国飞来的萨姆宣称:“只有当我们能够拿出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时，才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远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拿出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给我两年时间,”马丁在一个轻松的私下场合对萨姆和西莉亚说,“到那时候，应该有些进展可以汇报。”

研究所开始工作后,西莉亚到英国去的次数少了,每次逗留的时间也缩短了。一度，她作为萨姆·霍索恩的代表，去帮助解决工作开始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奈杰尔·本特利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任命他担任研究所的管理主任是选对了人。几个月过去了,马丁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只是通过本特利知道，研究工作在继续进行。

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新泽西总部,西莉亚继续担任总经理特别助理，完成萨姆交给她的其他任务。

就在这段时间，在美国，水门的脓疮溃烂了。西莉亚和安德鲁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每天晚上注视着电视里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为逐渐展开的戏剧性事件所吸引。西莉亚想起，一年前同萨姆驱车前往哈罗时，她还认为，当时刚刚见诸报端的水门盗窃事件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桩。

到四月底，事态的紧张达到高峰，尼克松总统企图“丢卒保车”,把两个盛气凌人的助手——霍尔德曼和厄里奇曼——抛了出来。十月份，副总统阿格纽由于同水门事件无关的腐化行为被赶下台，这更增加了尼克松和全国的悲剧气氛。最后，十个月以后，尼克松本人出于无奈，成为美国第一个辞职的总统。对此，安德鲁说:“不管历史还会说些什么，至

少他将载入《基尼斯世界之最》一书。”

尼克松的继任者迅速给予其前任刑事诉讼方面的赦免，当有人问到这是不是一报还一报的党派政治行为时，他宣称:“这里没有什么交易。”

正在看电视的西莉亚听到这话问安德鲁:“你信吗? ”

“不信。”

她也加重语气说:“我也不信。”

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对别人可能无关紧要,对乔丹一家则意义重大——布鲁斯也离家去念预科,那是设在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希尔学校。

在整个这段时间，一直到一九七五年，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运道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还算平稳。公司自己的实验室研制的两种产品颇见效益,一种是治风湿性关节炎的消炎药，另一种叫心血平，是一种减缓心跳、降低血压的药物。那种消炎药勉强说得上成功，但心血平却是一种极好的救急药物，逐渐被广泛使用。

要不是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令人无法理解地拖延批准在美国使用心血平，——在公司看来比必要的时间长了两年，这种药本来可以为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进项做出更大贡献。

在食品和药物总局设在华盛顿的总部里,用费尔汀－罗斯公司研究部主任文森特·洛德垂头丧气的话来说，似乎有一种“不愿就任何问题作出决定的传染病”。其他药品公司对这一看法也表示赞同。据说，食品和药物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颇为自得地在自己的桌子上摆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元帅贝当的一句名言。“他们休想通过。”这块牌子绝好地反映了该局官员对所有新药申请的

态度。

就在这一阶段，人们开始使用“药品迟滞”这一短语，以此说明在美国无法得到其他国家已在采用的优良药品的现象，这种情况逐渐引起注意。

然而，每当有人恳求快些批准采用新药时，总是得到千篇一律的回答：“别忘了酞胺哌啶酮！”

萨姆·霍索恩在本行业的一次大会上，正面论及这种态度。他说：“为了公众的利益，严格的安全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就在不久以前，这类标准是太少了。然而矫枉过正，现在，官僚主义的当断不断，已在贻害全国。对于那些总是提起酞胺哌啶酮来批评本行业的人，我想指出：现在，由于美国管理机构的拖延，许多人在需要的时候无法得到有效药物，因此受到折磨甚至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酞胺哌啶酮造成的畸形婴儿的数目。”

那是一个强硬的讲话，也是一场措辞激烈、历时数年的辩论的开始。

在费尔汀－罗斯公司，一项人们热切期望的计划被暂时搁置起来。

萨姆争取到美国经销权的法国新药蒙太尼，仍然没有达到可以根据法律要求在美国进行安全和功效测试的阶段。因此，即使是向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提出申请，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蒙太尼是一种用于减轻妇女在怀孕初期清晨恶心感的药物。这种药物很有前途，特别是可以为那些就业妇女解除痛苦，使她们的生活不至由于怀孕而变得艰难，职业受到威

胁。这种药品的首创者，基隆德化学公司，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制药机构，他们坚信，在动物和志愿者身上进行的非同一般的广泛试验表明，这一药物质量极佳，绝对安全。这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公司告诉费尔汀－罗斯公司，到目前为止，试验结果令人十分满意，没有任何不利的副作用。尽管如此，基隆德化学公司的头头仍在一封写给萨姆的私人信件中说：

> 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一药物的特定性质，我们必须极端谨慎。因此，我们决定再在不同动物身上进行一些试验，也进行更多的人体试验。这还需要一点时间。

鉴于当时的形势，萨姆同意，更小心一点似乎是明智的。这样，费尔汀－罗斯公司继续等待法国方面对蒙太尼开放绿灯，以便开始自己的试验。

第三部分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七年

一

尽管文森特·洛德博士有时自寻烦恼，但他也面临着一些实实在在的难题。

其中之一就是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

任何一种新研制的药品，在获准普遍使用之前，都得和它的倡导者一道，跑完一段布满迷宫般障碍的艰难路程，而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食品和药物总局，就是这艰难路程的象征。有些药物没能跑完全程，功亏一篑，未获批准。由于药品的倡导者，几乎总是那些发明、生产、最终向大众销售这些药品的大公司，结果大制药公司同食品和药物总局往往处于对峙状态。这种对抗，严重程度因时而异，有时是知识和科学方面的小磨擦，有时则是全面战争。

文森特·洛德所面临的，是一场战争。

洛德在公司里的任务之一，就是直接同食品和药物总局打交道，或者处理与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关系。他讨厌这件事，也不喜欢、有时甚至鄙视在那个机构里任职的人。此外，要想在食品和药物总局取得哪怕一点点进展，他都得抑制自己的情感，或将其秘而不宣。这对他来说都是困难的，

有时简直是无法做到的。

当然，洛德博士受到了歧视，其他药品公司里同该局打交道的人也是如此。

这种歧视有时在理，有时则不然。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法律和习惯要求食品和药物总局同时发挥多重职能。

医药公司的基本方针在于获取利润，它们随时都会犯贪得无厌、无能、冷漠或疏忽的所有罪行。食品和药物总局是公众健康的卫士，有责任保护无辜者不受这种伤害。和那个职能相反的是食品和药物总局的作为救星的作用：即条款规定它有义务使人们尽快得到疗效绝佳的新药——还是来自那些制药公司，这些药能够延长生命或减轻病痛。

它还得代人受过，承受各方面的批评——药品公司、消费者组织、新闻界、作家、律师、国会院外游说集团，及其他有特殊利益的人。这些人，有的指责食品和药物总局过于严格，有的则贬斥它过于宽容，其论点则视批评者本人来自哪个阵营。同样，那些自视公允、损人利己的参众两院议员，也不断把食品和药物总局当作党派政治活动的舞台，一条能使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与电视银屏的捷径。

不仅如此，食品和药物总局还是个混乱不堪的官僚机构，过于臃肿，要害部门人员不足，局里的医药科学专家工作量过大，而薪水过低。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要履行这么多职能，又有那么多障碍和非难，总的说来，食品和药物总局的任务竟然完成得相当不错。

但是毫无疑问，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所谓药品迟滞就是

其中之一。

药物迟滞究竟有多严重，这同许多与该局有关的事一样，要看你站在哪一方，但迟滞确实存在，这连食品和药物总局自己也承认。

费尔汀－罗斯公司争取获准在美国销售心血平——一种已在英国、法国、西德和其他几个国家广泛采用的心脏、血压方面的药物——的经过，就是药物迟滞的一个佐证。文森特 · 洛德饱受其苦。

按食品和药物总局的规定，在心血平获准摆上美国药店的货架、出现在医生的处方中以前，必须在美国就该产品的安全性和疗效再进行详尽的测试。这规定是合理的，没有人反对，包括文森特 ·洛德和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其他人在内。

他们所不满的是，成功地进行了所有要求的测试，并把结果提交食品和药物总局之后，食品和药物总局又在细微末节处吹毛求疵，拖延了两年。

一九七二年，费尔汀－罗斯公司用一辆卡车把心血平的“新药申请书”送到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总部。这份申请书共三〇七卷，长达 125，000 页，足够摆满一间小屋子。所有这些材料，都是法律要求提供的，包括两年来在美国进行的动物和人体试验的情况。

尽管提供的情报很完备，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这些材料，食品和药物总局里没人能全部读完。其他厂家为了获准销售他们的药品，也不断送来类似数量的材料。

从食品和药物局的药品科研人员中，指定了一名官员负责审理和裁决心血平的申请。他叫吉东 ·R ·梅斯，是一位医学

博士，一年前来食品和药物总局供职。

该机构的其他科学专家将协助梅斯博士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从审理其他药品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

在食品和药物总局审理的过程中，有时还得把费尔汀-罗斯公司的科研人员召来，或是要他们解释某些问题，或是要他们再补充一些材料。这很正常。

而不那么正常的，是梅斯博士的工作习惯和态度。他的速度简直就像蜗牛爬行——即使在食品和药物总局，也算是慢的了。他还是个气量狭窄、无事生非、平庸刻薄的人。

这样，吉东·梅斯自然也成了食品和药物总局中为文森特·洛德所不齿的人当中的一个。

提交心血平申请的事，由洛德亲自负责，他相信，在本公司提交的申请中，再没有这么面面俱到、无可挑剔的了。因此，当几个月过后，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他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后来梅斯那儿终于有消息了，却全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正像洛德的一名助手说的那样："他简直对每一个逗点都不轻易放过，有时同科学毫无关系。"同样使人恼火的是，好几次梅斯专横地要求补充材料，而那些材料一开始就送给他了。梅斯根本就没去找，甚至连问也不问。等人家告诉他，他又拖了好几个星期才承认确实如此——态度还极不礼貌。

这类事情一连发生了好几次，于是，文森特·洛德把这件事从手下人那里接过来，干起他最不爱干的事——亲自到食品和药物总局去。

该局总部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马里兰州的费舍区，在华盛顿以北大约十五英里的地方，从白宫或者国会山

驱车前往，路上要走一个小时。那是一座没有任何外部装饰的砖砌建筑，呈“E”字形，建于六十年代，为了节省造价，建筑风格谈不上有任何想像力。

那里有七千雇员、办公室大都狭小、拥挤，有些连窗户都没有，有的人太多，又摆满了各种用具，人在里面想挪动挪动都很困难。剩下的那点地方堆满了纸张文件。到处是纸，成摞成令，成垛成吨，多得让人难以想像。收发室里，纸张文件更是泛滥成灾，每天像雪崩似的涌进涌出，然而出的很少能赶上进的。走廊里，邮递员推着小车，车上装着更多的纸。

吉东·梅斯博士在十层楼上办公，他的办公室比个壁橱强不了多少。他已经快六十岁了，身材瘦高，脖子细长，人们不友好地把他比作长颈鹿。红红的脸膛，大鼻子纹理清楚，戴着一副无边眼镜，常常细眯着眼瞧人。看来他眼镜的度数不对，该换镜片了。他的举止唐突，说起话来常喜欢冷嘲热讽，挖苦话来得很快。梅斯博士经常穿一身早该熨烫的旧的灰色西服，系着褪了色的领带。

文森特·洛德来访时，梅斯先把椅子上的文件搬开，费尔汀－罗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才有地方坐下。

“心血平的事，似乎有些问题，”洛德努力显得友好，“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的申请粗枝大叶，条理不清。”梅斯说。“我需要知道的情况，提供得也不完整。”

“怎么条理不清？”洛德问道。“你还需要了解什么？”

梅斯没有搭理第一个问题，直接回答第二个：“我还没

想好，但你们的人会听到的。”

“什么时候能知道？”

“我准备好告诉你的时候。”

洛德下了一番工夫，勉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如果您能让我知道，我们双方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问题，那将很有帮助，或许能节省时间。”

“我没遇到什么问题。”吉东·梅斯说。“遇到问题的是你。我怀疑你们的药是否安全，说不定它会致癌。至于节省时间，我对那不关心。忙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可能有时间，”洛德反驳道，“可那些患有心脏病,等着使用心血平的人怎么办？很多病人现在就需要这种药。在欧洲，我们早就得到批准了，心血平已经在拯救生命，我们希望在美国也能这样。”

梅斯淡淡一笑：“同时也让费尔汀－罗斯公司捞上一罐金币？”

洛德克制着自己：“那类问题我从不关心。”

“你可以这么说，”梅斯不信任地说道，“可在我听来，你与其说像个科学家，不如说像个推销员。”

文森特·洛德依然没发火。“刚才你提到安全。看过我们的申请书你应该知道，副作用微乎其微，根本就没有危险，丝毫没有致癌的迹象。请您告诉我，怀疑的根据是什么？”

“现在不行。”梅斯说。“我还在考虑。”

“同时也不作任何决定。”

“对了。”

“根据法律，”洛德提醒这位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官员，

“对你有六个月的时间限制……”

“别在规章制度方面教训我，”梅斯恼羞成怒地说，“我都知道。但是，如果我驳回你们的申请书，要求提供更多的数据，一切都得重新从零开始。”

的确如此。食品和药物总局的确采用这种程序性拖延手段——有时是有道理的，文森特·洛德心里承认，有时则是因为某位官员一时兴起，甚至仅仅是为了推迟做出决定。

既然话已说到这份上，洛德说：“对一个官僚来说，不做任何决定总是安全的，对吗？”

梅斯莞尔一笑，未置一词。

最后，这次会面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徒然增添了文森特·洛德的失望感。不过，这次会面的确促使他做出了一项决定：他要进一步了解吉东·R·梅斯博士的情况，了解得越多越好。有时候，这类情报可能会有用。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洛德借着某个由头到华盛顿和联邦食品和药物总局去了好几次。每次，他似乎都漫不经心地向梅斯的同事打听些什么，并在外面搞些小心谨慎的调查。这样了解来的东西，多得出乎意料。

同时，梅斯对费尔汀－罗斯公司进行的一项有关心血平的试验——在患有心脏病的人身上进行的实际测试——横挑鼻子竖挑眼。凭借手中的权力，梅斯认定，整个试验必须从头再来一遍。洛德认为这种重复毫无必要，白白多花一年时间，还得投入大笔资金。他原来会提出异议，但又知道那不过是自讨苦吃，结果不是心血平的申请被无限期搁置起来，就是干脆被拒绝。于是，他违心地下令重开一次试验。

这以后不久，洛德把重新试验的决定告诉霍索恩，并把

他了解来的有关吉东 ·梅斯的情况也作了汇报。他们俩是在萨姆的办公室里。

“梅斯是一个不成气候的大夫。”研究部主任说。“他还爱喝酒，手头拮据，原因之一是要给两个前妻付赡养费。晚上和周末在一家私人诊所帮忙，搞第二职业赚点钱。”

萨姆暗自掂量着这些话。“你说‘不成气候的大夫’是指什么？”

研究部主任看了看手中的小本，说：“取得医学学位后，梅斯曾在五个城市工作，受雇于其他医生，后来他自己开业。根据我从了解他的人那里得来的情况，所有这些安排，都由于梅斯不能与他人很好相处而破裂。他不喜欢其他医生。至于自己不再开业，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不喜欢找他看病的人。”

“听起来，”萨姆说，“那些人大概也不会喜欢他。食品和药物总局为什么要他？”

“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情形你清楚。他们能找到人就不错了。”

萨姆说：“嗯，是的。”招募医学科技人员，是使食品和药物总局头痛的老问题。政府机构工资之低，是尽人皆知的。食品和药物总局雇用的医学博士，收入还不到开业医生的一半。至于科研人员，具有相似资格的人，受雇于食品和药物总局同受雇于制药公司的，收入方面的差距还要大。

还有其他因素，其中之一是专业领域中的声望。

在医药科学界，为食品和药物总局工作并不是一件特别体面的事。比如说，人们更愿意在政府的全国卫生研究机构任职。

另一个使医学博士们不愿在食品和药物总局工作的因素是，在那里不能像行医的大夫那样，直接同病人打交道。萨姆曾听人这样说：在那儿，“只能通过阅读别人的病例报告，在想像之中行医。”

当然，尽管有上述不利，该局的雇员中仍引人注目地包括许多水平很高、尽心竭力的专业人员。但也不可避免地良莠混杂，那些没混出名堂的人，那些宁愿图个清静而不愿多接触人的失意者和落魄者，那些很会保护自己，不愿作出困难决策的人，嗜酒成性的人，以及神经不健全的人，混迹其间。

在萨姆和文斯看来，吉东·梅斯博士显然就是这类人。

萨姆间道：“需要我干什么吗？比如说去找局里的头头？”

洛德答道：“我不主张那么干。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局长同党派政治有关，走马灯似的今天换这个，明天调那个。可那些具体办事的官员们却稳坐钓鱼台，他们记性好着呢。”

“你是说，”萨姆问道，“在心血平这件事上我们可能得手，但以后却可能栽大跟头？”

“一点不错。”

“梅斯嗜酒成性是怎么回事？”

洛德耸耸肩。“我听说，他喝酒喝得老婆都不跟他了。但他还能维持，还能上班，完成他那份差事。他的办公桌里可能藏着酒瓶，不过和我谈话的那些人从没看到他偷偷灌上一口。”

“到私人诊所帮忙赚外快，违反规定吗？”

“表面上不违反，只要是在业余时间，哪怕第二天上班

精力不支。局里其他医生也那么干。”

“这么说，我们拿梅斯没办法了。”

“现在没有。”洛德说。“不过他总要付赡养费，而钱不够花有时会让人干出稀奇古怪的事。所以，我还要盯着他。天晓得，也许会出什么事呢。”

萨姆心里盘算着，又瞅着研究部主任：“文斯，你为公司尽心竭力。处理这事，实在不那么愉快。要维护我们所有的利益。希望你明白，我对这不会视而不见的。”

“嗯……”看上去，洛德有些吃惊，但绝非不高兴，“我到没想到那儿去。我只是想抓住那个杂种，让心血平得到批准。不过，你可能是对的。”

文森特·洛德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萨姆称赞他为公司尽心竭力的话挺中肯。洛德到费尔汀－罗斯公司已经十八个年头，时间这么长了，即使不是有意的，也会多少产生一些尽心竭力的念头。而且，到这个时候，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回过头去想，离开学校转入工业界的决定是否正确。现在，只要他能摆脱部里的其他事，考虑得更多的是关于抑制游离基的研究。洛德寻找的答案仍然显得捉摸不定，但他知道答案确实存在。他绝不会拱手认输。

现在，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动力，那就是公司设在英国的研究所，文森特·洛德还没见过的皮特－史密斯正集中精力研究脑力老化过程。这是一场竞赛，看看是谁——洛德还是皮特－史密斯首先取得突破。

洛德感到失望，没有授权让他负责公司在英国和美国两地的研究。在这件事上，萨姆·霍索恩毫不动摇，坚持“那边”要独立，自行运转。洛德想，就目前事态发展来看，这

样可能反倒更好。据英国偶尔传来的消息说，皮特－史密斯似乎毫无进展，在研究中撞到一堵墙上了。如果确实如此，洛德乐得没有任何责任。

而在美国方面，却有很多事情可做。

说到吉东·梅斯博士，文森特·洛德渴望已久的机会——“揪住”梅斯——最后终于出现了，只是没来得及给心血平帮忙，这种药又经历了一系列拖延和吹毛求疵之后，终于在一九七四年获得批准，推上了市场。

那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洛德为其他事到食品和药物总局去了一趟，刚从华盛顿回来，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电话。他的秘书告诉他，“有个男人来电话，他不说叫什么名字，但坚持要跟你通话，还说你会高兴的。”

“让他见——不，等等！”洛德天生好奇。“把电话接过来。”

洛德朝着话筒直截了当地说：“不管你是谁，想干吗就快说，不然我就挂了。”

“你一直在搜集有关梅斯博士的情报，我这儿有。”那个男子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像个有教养的人。

洛德立刻来了神：“什么样的情报？”

“梅斯犯过法。凭我的情况，你能把他弄到监狱里去。”

“你怎么知道我会有那种想法？”

“你瞧，”对方说，“你让我赶快，可你又来兜圈子。你到底有兴趣没有？”

洛德十分小心，知道电话中的对话可能被录音。“梅斯博士怎么犯法了？”

"他利用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机密情报在股票交易所为自己获取利润。两次。"

"你怎么能证明？"

"我有文件。不过，洛德博士，你如果想要，得付钱给我。二千美元。"

"兜售这种情报，你不是和梅斯一样了吗？"

对方平静地说："也许，但问题不在这儿。"

洛德问："你叫什么？"

"我们在华盛顿见面时，我会告诉你。"

二

那个酒吧位于乔治城区，室内摆设着漂亮的铜器，用粉红、米黄和棕色的精巧的罩子罩着。一望即知，这地方是同性恋者约会的地方。文森特·洛德进来时，好几张脸感兴趣地抬了起来，他感到人家在仔细打量着他，心里很不自在。没容得他多想，一个独自坐在一个隔间里的年轻人站起身，朝他走过来。

"你好，洛德博士。我叫托尼·雷德蒙。"他诡秘地笑了笑。"给你打电话的人。"

洛德嘴里咕噜一声，表示知道了，听任那人握住了自己的手。他马上认出来，雷德蒙是食品和药物总局的一名雇员，在华盛顿曾见过他好几次，但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儿。雷德蒙二十几岁，卷曲的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淡蓝色的眼睛，睫毛很突出，其他部分也算得上漂亮。

雷德蒙带着洛德返身回到那个火车座，两人面对面坐下。雷德蒙已经要了饮料，他指了指，问道："一起喝点什

么吗，博士？”

洛德说：“我待会自己要。”他无心把这变成一次友好的聚会，该办的事越早办完越好。

“我是食品和药物总局的一名药技师。”雷德蒙主动介绍道。“看见你到我们局里来过好几次。”

现在洛德想起来了。这个年轻人同吉东·梅斯同在一个大部门里工作，这也部分地说明他怎么能得到他所兜售的情报。

自从雷德蒙第一次打来电话后，他们又在电话上谈过两次。一次讨论钱的问题，雷德蒙坚持原来的开价，要两千美元换他手中的文件。后一次安排了这次会面，地方是雷德蒙选的。

几天以前，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总部里，洛德到总经理办公室去找萨姆·霍索恩。“我需要两千美元，”这位研究部主任说，“并且不想解释用途。”

萨姆扬了扬眉毛，洛德说下去：“是为了一些情报，我认为公司应该得到。如果你非要我说，我可以把细节都告诉你，但我觉得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我可不喜欢这套把戏。”萨姆不满地说。然后又问，“这里面有什么不正当行为吗？”

洛德考虑了一下，说：“我想，这不怎么符合道德规范——一名律师可能会说这介乎于合法、非法之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并不是盗窃什么东西，比方说，其他公司的秘密。”

萨姆还在犹豫，洛德提醒他：“我说过，如果你希望，我可以告诉你。”

萨姆摇摇头。“好吧。你会拿到这笔钱的。我批准。”

洛德小心地说：“批准的时候，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在想，乔丹女士没必要知道。”

萨姆有些生气地说：“这事由我来决定。”然后他又让步了。“好吧，她不会知道的。”

洛德松了一口气。西莉亚·乔丹很能刨根问底，她也很可能不赞成洛德准备干的事。

当天，文森特·洛德拿到了一张公司的支票。存根上写着，支付的这笔钱用于“特殊旅行开支”。

洛德从莫利斯敦到华盛顿来之前，把支票换成了现款，装在一个信封里，揣在上衣的口袋里，带到这个酒吧来了。

一个侍者走到他们桌边。他的举止同雷德蒙相仿，称后者“托尼”。洛德要了一份杜松子药酒。

“这地方不错，是吧？”侍者走后，雷德蒙说。“人们都觉得来这儿挺时兴。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是政府和大学里的人。”

“我才不管谁到这来呢。让我看看那些文件。”

雷德蒙反问道：“钱带来了吗？”

洛德敏捷地点点头，等着对方。

“我想我可以相信你。”雷德蒙说。他打开放在身边座位上的一个公文箱，拿出一个马尼拉纸的大信封。“全在这里面。”

洛德刚要看信封里装的东西，他要的酒来了。在读的过程中，他呷了两口。

十分钟过后，他望着桌子对面，不无妒意地说：“你干得真彻底。”

“是嘛，”雷德蒙说，“这是你第一次说我的好话。”他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

洛德默不作声，心里掂量着各种可能性。

吉东·梅斯犯下的事很清楚。在电话里，雷德蒙曾三言两语说过个大概，洛德读的这些文件解释了其他部分。

整个事件同美国的专利法、非注册药品以及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工作程序有关。文森特·洛德对这三者都很熟悉。

当一种主要药品的专利期满——一般是在最初登记专利以后十七年，——许多小公司都将把这种药品作为非注册药品来生产，然后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售。这家公司由此可以赚成百上千万美元。

然而，在生产任何非注册药物之前，首先得向食品和药物总局提出申请，取得批准。即使食品和药物总局早就批准了最初研制者的申请，这种药已在市场上出售也得如此。

批准一家非注册药品制造公司生产某种以前具有专利的药品的程序，被称为“简化新药申请”。

任何一种重要药品的专利即将期满的时候，都会有十几家甚至更多的非注册药品生产厂家向食品和药物总局提出简化新药申请书。这种简化申请，同普通的新药申请，比如费尔汀－罗斯公司为心血平提出的申请一样，获得批准需要时间。

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内部到底怎么处理所有简化申请，这是谁也说不清的事。然而大家都清楚的是，一般先批准一家的申请，然后是其他厂家，往往一家一家地批准，有时中间要隔相当长的时间。

这样，简化申请首先获得批准的厂家，相对他们的竞争

者来说，就要占很大的便宜，可能取得相应的好处。如果这家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交易，价格会猛涨，有时一夜之间就会翻番。

然而，由于生产非注册药品的小公司在主要股票交易所——例如纽约的股票交易所——榜上无名，它们的股票是在经纪人事务所买卖的。这么一来，专门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可能会注意到经纪人事务所股票价格的突然高涨，而普通人一般都无法察觉。这类小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很少上得了那些日报或者《华尔街日报》的标题。

由于这一切，就为某些不诚实的“知情人”创造了钻空子的好机会。一个人如果知道哪一家生产非注册药品公司的简化申请将要获得批准，就可以在食品和药物总局宣布之前，低价买进该公司的股票，再在宣布之后高价卖出，从而很快地大捞一把。

在食品和药物总局任职、参与机密的吉东·梅斯博士就是这么干的。两次。证据就是文森特·洛德拿在手里的复印件，确凿无疑：

——经纪人“买进”和“卖出”股票的凭据，上面顾客的名字是玛丽埃达·梅斯。洛德已从雷德蒙那里知道，这是梅斯终生未婚的姐姐，显然，出于谨慎拉来作为替身，但却没能蒙混过去。

——两张标明日期的食品和药物总局通知，宣布批准两家分别叫作“宾伍斯制造公司”和“明托莱布斯”的非注册药品公司的简化申请。这两个名字同经纪人股票交易收据上列出的名字一致。

——两张吉东·梅斯开出的支票，收款人是他姐姐，数

额恰恰同经纪人“买进”指令上的金额相等。

——两张吉东·R·梅斯名下的银行结单，表明“卖出”之后不久，存入大笔款项。

洛德在面前的信封上很快地计算了一下。扣除他姐姐取走的大约百分之十的佣金，梅斯净赚了一万六千美元。

可能还不止这个数。类似的事，梅斯可能还干过，这要由刑事侦察来搞清楚。

最关键的是“刑事”二字。正像雷德蒙在第一次电话里所许诺的，如果梅斯博士被揭露出来，几乎可以肯定，他将进监狱。

洛德想问问雷德蒙，他是怎么搞到这些材料的，但又改变了主意。答案不难猜出。很可能梅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他的办公桌里，以为那里比家里安全。但是，鬼点子显然很多的雷德蒙想办法在梅斯不在的时候打开了他的办公桌。当然，雷德蒙必须先有疑心，这不难，偶尔听到的一次电话就足够了。

洛德感到迷惑不解，吉东·梅斯怎么会如此愚蠢？蠢到相信他能这样干而又不被人抓住。蠢到用和自己姓氏相同的名字做股票交易，然后又把罪证放在这么个地方，使雷德蒙这样的人能拿到手，复印下来。然而，聪明人也常常干傻事。

洛德的思绪被雷德蒙愠怒的话语打断了。

“嘿，那些东西你要不要？这笔买卖咱们做还是不做？”

洛德什么话也没说，伸手从衣兜里把装着钱的信封拿了出来，递给雷德蒙，那个年轻人把没封口的信封打开看了看，

把钱取出来，摆弄着，眼神和面部表情都显得喜不自禁。

“你最好数数。”洛德说。

“不必了。你不会骗我，这事太重要了。”

洛德一直注意到，另外一个年轻男子，坐在几步以外的一只高凳上，不时地朝他们瞄上一眼。这时，他又朝这看了，而雷德蒙也看看他，朝他一笑，把钱举了举，然后才收起来。那个人也报之一笑。洛德感到一阵厌恶。

雷德蒙眉飞色舞地说：“我想就这样了吧。”

“我只有一个问题。”文森特·洛德对他说。“对这事我有点好奇。”

“问吧。”

洛德指了指那个装着他买下的东西的大信封说：“你为什么要对梅斯博士这么干？”

雷德蒙犹豫了一下，说：“他对我说过一些话。”

“什么话？”

“你非要知道的话，”雷德蒙的话音变得尖细，充满怨恨，“他说我是个讨厌的鸡奸汉。”

“那有什么？”洛德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你本来就是，不对吗？”

在迈出门去前，洛德又回过头来看看。托尼·雷德蒙怒视着他，脸变了形，气得刷白。

有一个星期，文森特·洛德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办，或者不该怎么办。他遇到萨姆·霍索恩时，也还没有想好。

“听说你到华盛顿去了一趟。”萨姆说。“我想那大概

和我批的那笔钱有关吧。”

洛德点点头:“你想得不错。”

“我不喜欢玩花招。”萨姆说。“如果你觉得是在保护我，把那念头扔一边去吧！我天生好奇。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那样的话，我得到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取点东西。”洛德告诉他。“我给你拿来。”

半小时以后，萨姆看完了那些文件，轻声吹了个口哨，面有难色。“你知道，”他对研究部主任说，“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我们就会成为从犯。”

“我想是的。”洛德说。“可是不论我们怎么干，如果公开出来，都会闹得一团糟。我们必须解释这些文件是哪弄来的。而且，在食品和药物总局，不论谁对谁错，他们总会嫉恨我们，没齿不忘。”

“那你为什么要把咱们牵进去？”

洛德信心十足地说:“因为这些东西将来会有用，而且总有办法来利用它。”

洛德镇定自若，面对目前的形势，他感到很自在，完全可以应付裕如，尽管根据是什么他一时说不清楚。就在过去几分钟里，他打定了主意，认定什么是最上策。

他对萨姆说:“你瞧，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类东西有助于心血平的申请取得进展，可现在心血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还将有其他问题，其他的药品，其他的新药申请，我们希望能获得批准，不像心血平那样遭到毫无道理的拖延。”

萨姆感到吃惊，说:“你不是建议……”

“我什么也没有建议，只是说，或迟或早，我们肯定还会遇上梅斯，那时，如果他跟咱们找麻烦，我们手中有炮弹可以利用。所以，让咱们现在什么也不干，留到那时候再说。”

萨姆已经站了起来，他焦虑地在屋里踱来踱去，考虑着刚才听到的这番话。最后，他吼道：“你可能是对的，但我不喜欢。”

“梅斯也不会喜欢。”洛德说。“请允许我提醒你，触犯刑律的是他，而不是我们。”

萨姆似乎要说什么，但洛德先开了口：“到那时候，让我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萨姆很不情愿地点点头，洛德默默地自言自语：说不定我会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呢。

三

一九七五年初，西莉亚再次获得提升。

她的新职务是药品销售经理，这一任职使她成为部门副总经理，仅比公司主管推销和销售的副总经理低一级。对于任何在推销部门从新药推销员干起的人来说，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而对一名妇女来说，更是极为罕见的了。

然而，到这时西莉亚注意到，在费尔汀－罗斯公司内部，她是一名妇女这一事实似乎已变得无关紧要。人们不再去注意她的性别，而是像她一贯希望的那样，按她的实绩来评价她。

西莉亚并没有误认为，在大多数公司里都是这样，或者对妇女一般都能这样看待。但她相信，这总表明在商业界，

妇女升上最高层的机会比以前增加了，并且还将继续好转。如同一切社会变革一样，总要有开拓者，西莉亚知道，她就是一个开拓者。

然而，她仍然没有积极投身妇女运动，而新近加入女权组织的人，她们提出的刺耳口号和笨拙地施加政治压力的行为还使她感到窘迫。那些人似乎把所有对她们的言论提出的疑义——哪怕是一名男子提出的诚实的不同看法——都看成是大男子主义。同样明显的是，许多这类妇女，她们没有自己个人的成就，于是就把妇女活动当成了一项事业。

尽管在担任新的职务后，西莉亚同萨姆·霍索恩的直接接触不如前三年多了，但萨姆还是讲明，她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在西莉亚担任总经理特别助理的最后一天，萨姆对她说："西莉亚，如果你看到公司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做错了，或者你认为有些事咱们应该做而没做，希望你能告诉我。"而莉莲·霍索恩则在一次为西莉亚和安德鲁举行的愉快的家宴上举杯说："这杯祝你，西莉亚——尽管在心底我希望你别提升，因为你减轻了萨姆的担子，现在我更得为萨姆担心了。"

那次家宴上，朱丽叶·霍索恩也在场。她十九岁了，从学院回家来小住几天。她已经长成一个仪态万方、举止端庄的大姑娘了，尽管作为独生女儿受到种种怜爱，却丝毫没有被宠坏的迹象。陪伴着她的，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有趣的青年。朱丽叶介绍他说："德怀特·戈德史密斯，我的男朋友。他正在上学，将来准备当个律师。"

两个年轻人使西莉亚和安德鲁颇受触动，西莉亚想起，似乎就在不久以前，朱丽叶和莉萨还是穿着睡衣的小娃娃，

就在他们吃饭的这间屋子里，打打闹闹。

莉莲祝完酒后，萨姆笑着说:“有件事西莉亚还不知道，因为今天快下班时我才批准，这是一个真正的提升。现在，她在过街层有自己的停车点了。”

“天哪，爸爸!”朱丽叶叫道，然后对她的男友说，“这简直像被选入‘名人祠’。”①

所谓过街层，是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旁边一座汽车库和停车楼的顶层。这一层专门留给公司最高级职员，他们可以把车停在那里，然后通过一条镶着玻璃的方便过道，走到对面总部大楼里，那里有一个专用电梯，把他们飞速送上大楼第十一层，即“经理人员的领地”。

萨姆就是一个利用过街层的人，每天把他的银灰色“罗尔斯－本特利”牌轿车停在那里。作为公司总经理，他可以享用配司机的公司轿车，但他还是更愿意这样。

公司中地位较低的人，使用停车楼的下面几层，停好车后还得乘电梯下去，走到楼外，再进总部大楼乘电梯上楼。

这天晚上，大家还就西莉亚的“双重提升”开了些善意的玩笑。

在回家的路上，安德鲁一边开着车，一边说:“事实证明，多年以前你把自己的事业同萨姆拴在一起的决定是明智的。”

‘是的，”西莉亚应道。然后又说，“近来我对他有些

① 名人祠，为纪念美国历代名人而建，设在纽约大学，内有名人塑像或碑石。每三年选举一次，第一个当选的名人是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后来体育、音乐、商业、妇女等各界纷纷起而效仿，设立了自己的名人祠。——译注

担心。”

“为什么?

“同以往相比，他有点穷于应付，有的事不顺利，就感到很痛苦。当然，我想这两种情况都是承担重大责任所必不可免的。但是也有的时候，他总遮遮掩掩的，就好像他在为什么事担心，可又不愿让别人知道。”

“即使不去琢磨萨姆的心理状态，”安德鲁提醒她，“你自己的责任也够重大的了。”

“大概是吧。你一天比一天聪明了，乔丹医生。”西莉亚感激地握握丈夫的胳膊。

“别跟司机调情，”安德鲁对她说，“你分散他的注意力。”

几分钟以后，他问西莉亚:“说到把自己的事业同明星连在一起，那个攀着你的年轻人怎么样了? ”

“比尔·英格拉姆? ”西莉亚笑起来。她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充满好感地注意到英格拉姆,那是在纽约的瓜德利尔－布朗广告制作公司。“比尔一直在国际部工作，当拉美方面的经理，——那是我以前干过的工作。现在，我们正考虑提升他，把他调到药品推销部门来。”

“挺不错。”安德鲁说。“看来他也选对了一颗吉星。”

正当西莉亚为自己的晋升感到高兴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特迪·厄普肖在工作时由于心脏病突发死在办公桌旁。

特迪一直担任柜台成药部销售经理,那是非常适合他的地方,他在那儿干得得心应手。死时,他再有一年就该退休了。

使西莉亚伤心的是，她再也听不到特迪欢快的话语，看不到他那充满活力的步伐，也见不到他谈天说地时脑袋像皮球一样上下弹动的神采。

西莉亚和安德鲁同公司里其他人一道，参加了特迪的葬礼，同送丧的人们一道去了墓地。那是三月里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春寒料峭，雨雪纷飞，哀悼者裹紧大衣，躲在被风刮得难以把持的雨伞下。

有些人，包括西莉亚和安德鲁在内，过后又到厄普肖家里去了。在那里，特迪的未亡人，佐伊，把西莉亚拉到一边。

“特迪对你可崇拜了，乔丹女士。”佐伊说。“他为在你手下工作而自豪，并且说过，只要有你在，公司就有良心。”

西莉亚被这些话打动了，想起了她第一次注意到特迪的时候，那是在十五年前的沃尔多夫推销大会上，她刚讲完话，很不光彩地被人勒令离开会场，在向场外走去时，她看到为数不多的几张显出同情的脸，特迪就是其中之一。

“我也很敬重特迪。”她对那个女人说。

事后安德鲁问道:“厄普肖太太跟你说什么？”

西莉亚告诉了他，并说:“我并不是总能像特迪理想中的那样。我还记得你和我在厄瓜多尔的那次争吵，那次辩论。你指出，我在某些场合，把自己的良心扔到一边去了。你是对的。”

“我们都是对的，”安德鲁纠正她的话，“因为你也提起某些我干了或者没有干的事。我们都不是完人，我同意特迪的话。你的确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良心，因此，我为你感到骄傲，并且希望你永远这样。”

下一个月传来一些好消息，不论是对整个世界，还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对费尔汀－罗斯公司来说都是好消息。

越南战争结束了。对美国这个不习惯吃败仗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然而，悲剧性的屠杀停止了，前面的任务——艰巨然而不那么血腥——是要愈合民族的创伤，这些创伤比南北战争以来的任何创伤更使人不和与痛苦。

一天晚上，和西莉亚一起看完电视上有关美国人最后饱含耻辱地退出西贡的报道后，安德鲁预言说："这种痛苦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会消失了。从现在起两个世纪内，历史学家还会为我们发兵越南正确与否而争论不休。"

"我知道这样想是自私的，"西莉亚说，"但我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谢天谢地，总算在轮到布鲁斯到那儿去以前结束了！"

一两个星期以后，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权贵们高兴地听说，那种叫蒙太尼的药物已在法国获准制造和销售。这意味着，根据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和基隆德化学实验公司之间的许可证协议，美国的蒙太尼试验现在该开始了。

这种药的用途是帮助孕妇的。在怀孕初期服用——那时清晨恶心、呕吐的现象最为严重，蒙太尼有助于消除这类现象。一开始，西莉亚对这一点感到有些不安。她同其他人一样，对酞胺哌啶酮及其可怕的后果记忆犹新。她也记得，在两次怀孕期间，安德鲁都坚持她什么药也不要服，事后她是多么庆幸。

西莉亚把自己的担心告诉萨姆，萨姆表示理解和同情。"我第一次听说蒙太尼，"他承认道，"反应也同你一样。

但后来了解的情况更多了，我相信，这是一种极为有效但又绝对安全的药。”萨姆指出，自从酞胺哌啶酮事件以来，十五年过去了，其间药物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包括对新药的科学测试。此外，一九七五年政府的规定也比五十年代严格得多。

“很多事情都会变的。”萨姆说下去。“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有些人激烈反对在分娩时用麻药，认为这是危险而有害的。同样，在怀孕期内，也可能而且必然有安全的药物。蒙太尼不过是一种时机已经成熟的药。”

萨姆劝西莉亚，在翻阅所有资料之前，不要带任何成见。西莉亚同意了。

蒙太尼对费尔汀－罗斯公司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副总经理和审计员塞思·费恩戈尔德告诉西莉亚：“萨姆向董事会许了愿，说蒙太尼将在进项方面给我们以极大推动，这当然是我们所急需的。今年从资产负债表上看，咱们简直像要吃福利补贴了。”

费恩戈尔德是公司里的元老，头发雪白，却依然生气勃勃。他已过了退休年龄，但被留了下来，因为他对公司的财务了如指掌，并且有办法在关键时刻弄来钱。过去两年中，他和西莉亚成了朋友，安德鲁成功地治疗费恩戈尔德妻子的关节炎，使她从多年的病痛中解脱出来，这使他们关系更为密切。

“我妻子认为你的丈夫能妙手回春，”这位审计员有一天对西莉亚说，“现在我对你了解得更多了，对神医的妻子我也有同感。”

他继续谈论蒙太尼：“我和基隆德化学公司主管财务的

人谈过了，那些法国人认为，他们的药将使他们获利丰厚。”

“尽管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我们推销部门的人都准备再加一把劲,”西莉亚宽慰着他,“特别是为你，塞思，我们要更努力一点。”

“好孩子！说到更努力，我们有些人有点不明白，那些在我们的英国研究中心里工作的英国人是不是努力。也许，他们是在磨洋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喝茶上？”

“最近我没听到多少消息……”西莉亚张口说。

“我一点消息都没听到,”费恩戈尔德说,“除了它成百万地耗费咱们的资金，就好像钱流进没有塞上塞子的澡盆。这也是为什么咱们的资产负债表情况那么糟的原因之一。我告诉你，西莉亚，这里好多人，包括一些董事会成员，都对这个英国把戏感到担心。不信你问萨姆。”

结果是这样：西莉亚不必上门去找萨姆，几天后她就被萨姆派来的人找了去。“你可能听说了，”萨姆说，“为了哈罗和马丁·皮特－史密斯，许多人朝我开火了。”

“是的，”西莉亚答道，“塞思·费恩戈尔德告诉我了。”

萨姆点点头：“塞思也是表示怀疑的人之一。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他希望关闭哈罗研究所。董事会里有这种愿望的人越来越多，我想，在年度会议上，股东们一定会提出难以作答的问题。”他忧郁地补了一句，“有时我也觉得不如就那么办。”

西莉亚提醒他：“哈罗的研究工作开始不过两年多一点。你当时对马丁是有信心的。”

“马丁曾预计在两年内至少有一些积极的成果。”萨姆答道。“此外，我们的资金像大出血似的往外冒的时候，信心总是有限度的，而且还有董事会和股东们挑我的刺儿。另外，在提交进展报告方面，马丁很顽固，他坚持什么都不写。所以，我需要一些证据，说明的确有进展，值得继续干下去。”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

“我是想去，但眼下抽不出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去一趟，西莉亚。越快越好，然后向我报告。”

西莉亚有些疑惑地说：“你不认为文斯·洛德更合适吗？”

“在科学方面，的确如此。但文斯偏见太深。他当初反对在英国搞研究，如果哈罗关了，那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必然会那样建议的。”

西莉亚笑起来。“你对我们所有人都摸透了！”

萨姆严肃地说。“我了解你，西莉亚，我也习惯了相信你的判断和直觉。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求你，不管你多喜欢马丁·皮特－史密斯，如果需要在建议中表现得强硬和铁石心肠，不要迟疑！你最早什么时候可以走？”

“争取明天吧。”西莉亚说。

四

清晨，西莉亚乘坐的班机飞抵伦敦希思罗机场，她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视察，一辆静候着的轿车直接把西莉亚送到费尔汀－罗斯研究所，在那儿，她将同马丁·皮特－史密斯和其他人一道，检查被她暗自称之为“哈罗方程

式”的一切。

然后，在拿定主意该向萨姆提出什么建议后，她将返回美国。

在哈罗的第一天，西莉亚明显地感到，整个气氛是乐观的，遇到的所有人几乎无一例外。从马丁开始，大家都向她保证，关于脑力老化的研究进展顺利，已经弄清了许多问题，作为一支协调的队伍，大家都很努力，只是偶尔地出现一丝像是疑虑和犹豫的神色，这对西莉亚来说，就好像在私人城堡塔楼之外，朝里面匆匆地一瞥而捕捉到的。然而，这种疑虑和犹豫转瞬即逝，连当事人也矢口否认，结果反倒使西莉亚心生疑窦：也许那只是自己的想像?

起初，马丁同她一起到各实验室去，解释正在进行的工作。自从上次见面以来，马丁解释道，他和其他一起工作的人，已经实现了“从年幼动物身上发现和分离出与年老动物不同的 mRNA”这一初步目标。他又补充说：“以后很可能证明人类也是如此。”

随之而来的是一大串科学术语。

“……从不同年龄的白鼠的脑子里取出 mRNA……然后，取出的物质在准备好的酵母‘细胞屑’中培养，加入带放射性的氨基酸……酵母制成动物的大脑缩氨酸，也略微带有放射性……然后，根据电荷的不同，在特殊的胶滞体中加以分离……再用 X 射线胶片，在出现带状物的地方，就得到了缩氨酸……”

如同一个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的魔术师，马丁把好几张 8×10 的底片放在他和西莉亚经过的一张工作台上：“这些是色层分离谱的照相。”

西莉亚拿起来，上面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几张完全透明的底片，但是马丁说："仔细点可以看到两列深色的线。一列是幼鼠的，一列是老鼠的。注意……"他用手指指点着。"这儿和这儿，在幼鼠这一列中至少有九个缩氨酸是老鼠大脑中不再产生的了。"他兴奋地提高嗓门说："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大脑的 RNA，可能还有 DNA，在老化过程中会起变化，这是极端重要的。"

"嗯。"西莉亚说，可心里却在想，这一成就真能证明两年多耗资巨大的努力是值得的吗？

这里的一切都能提醒人们有多少钱扔了进去——宽敞的实验室和现代化的办公室，全部用标准组件隔开，可以根据需要重新组合；毫无阻拦地伸向远处的走廊；舒适的会议室；各种设备应有尽有的实验室里，到处是不锈钢器具和现代化的工作台，那些工作台是合成材料制成的——没有什么是木制的，因为按科学标准，木头是肮脏的。空气调节器清除了室内的杂质，光线明亮而又不刺眼。两间培养室装有专门设计的培养器，外面是巨大的玻璃面，里面的架子上摆着盛有菌种和酵母的双层盖透明浅盘。另外一些房间装着双层门，门外的牌子上写着"危险：放射性物质。"

这里同西莉亚和马丁一起去过的剑桥实验室简直有天壤之别，当然也还是有些共同点。一个是纸张，多得令人吃惊，散乱地高高堆在桌子上，特别是马丁的桌子。西莉亚心想，你可以改变一个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却不能改变他的工作习惯。

他们离开工作台和那些色层分离谱，马丁继续着他的解释。

“现在有了 RNA，我们可以制出相应的 DNA……然后必须把它嵌入活着的细菌的 DNA 里去……想办法‘糊弄’那些细菌，使它们生成所需的大脑缩氨酸……”

西莉亚努力理解这目不暇接的一切。

视察快结束时，马丁打开一间小实验室的门，里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上了年纪的男技术员正站在六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鼠的前面，那人形容枯槁，背稍微有些驼，头上只有一圈稀疏的头发，戴着一副老式的夹鼻眼镜，系着一根黑色的绳子。马丁说：“这是耶兹先生，他正准备进行动物解剖。”

“我叫米基·耶兹。”那人伸出手来。“我知道你是谁。大家都知道。”

马丁笑了起来：“的确，他们都知道。”他问西莉亚，“你在这里等几分钟可以吗？我要打个电话。”

“当然可以。”马丁走了，关上身后的门。西莉亚对耶兹说：“如果不妨碍你的话，我想看看。”

“一点也不妨碍，不过，我得先宰掉一只小家伙。”他朝那些白鼠做个手势。

技师敏捷地打开一个冰箱，从冻仓里取出一个小巧的透明塑料盒子。盒子有一个用合页固定的盖子，里面是微微隆起的平台，下面是个托盘，装着一些冒着缕缕蒸气的晶体。“干冰，”耶兹解释到。“你进来以前刚刚放进去的。”

他打开一个笼子，熟练地抓住一只比较大的正在抖动的灰白鼠，放到塑料盒内，盖上盖。西莉亚可以看见白鼠呆在里面的小台子上。

“由于那些干冰，里面都充满着 CO_2。”耶兹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西莉亚听到这个浅显的问题，笑了起来：“知道，二氧化碳，我们吸进空气中的氧后吐出来的东西。靠它我们可没法活。”

“那里面的小家伙也活不了。它快完了。”

就在他们看着的时候，白鼠抽搐了两下不动了。一分钟过去了。“它停止呼吸了。”耶兹高兴地说。又过了三十秒钟，他打开塑料盒，取出那一动不动的小生灵，说：“死得像根门钉一样。不过这样很慢。”

“慢？我觉得很快。”西莉亚努力回忆她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是怎样杀死白鼠的，但却想不起来。

“可要宰很多，就觉得慢了。皮特－史密斯博士希望我们用二氧化碳，但还有更快的办法。这样。”耶兹弯下身，从工作台下的壁橱里取出另一个盒子，这次是个金属的。盒子的设计不同，一边有一个圆洞，洞上面连着一把锋利的刀。“这是断头台。”耶兹说，仍然满脸带笑。“法国人真会干活。”

“可又脏又乱。”西莉亚说，现在她想起来了，以前见过用这类器具杀死白鼠。

“啊，没那么糟糕，而且很快。”耶兹回头看看关着的门，没容得西莉亚讲话，就从笼子里抓出一只活鼠，灵巧地塞进箱子，鼠头从小洞中露出来。就像切一片面包一样，他按下固定在上面的刀。

先是嘎吱一声微弱的叫声，接着又是一声，本来大概是没命的尖叫，随后鼠头掉了下来，血从断脖子上的血管中喷出来。尽管西莉亚对实验室里的研究工作很熟悉，她仍然感到一阵恶心。

耶兹漫不经心地把还在流血和抽搐的鼠身扔进污物桶，捡起了脑袋。“我现在要做的，只是取出脑子。迅速而又没有痛苦，”这位技师笑道，“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

西莉亚既生气又厌恶：“你大可不必给我来这套。”

“来哪套？”身后传来马丁的声音。他刚才轻轻走进屋来，这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动声色的说道：“西莉亚，请你到外面等一下。”

西莉亚朝外走去了，马丁怒气冲冲地瞪着耶兹，喘着粗气。

西莉亚在外面，隔着门可以听到马丁生气地提高了嗓门：“绝对不许再这么干！……要不就别想在这做事……我的命令，只能用二氧化碳盒，那样没有痛苦，别的办法都不行！把那个鬼东西扔出去，要不就砸了……我不允许残忍，你明白吗？”

她听见耶兹微弱的声音：“是，先生。”

马丁出来了，挽起西莉亚的胳膊，陪她到会议室去。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中间放着一壶咖啡，马丁倒了两杯。

“出了这种事，真对不起，本来不应该发生。”马丁对西莉亚说。“耶兹忘乎所以了，可能是他不习惯一个颇具魅力的妇女看他工作，那是他的拿手好戏，就为这我把他从剑桥带到这来。他能像外科医生那样解剖白鼠的脑子。”

西莉亚小小的不快已经过去了，她说：“这只是小事一桩，我不在意。”

“我可在意。”

西莉亚好奇地问：“你很关心动物，是吗？”

“是的。”马丁呷了一口咖啡，然后说，“搞研究不让动物遭

点罪是不可能的，人类的需要第一，这一点就是喜欢动物的人也必须接受。但是应该尽量减少痛苦，这就要有关心的态度才能做到，不然的话，要变得麻木不仁是太容易了。这一点我提醒耶兹了，我想他不会再忘了。”

这个插曲，使西莉亚比以前更喜欢、更敬重马丁了。但提醒自己，不论喜欢与否，都不能影响她此行的目的。

“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你们的进展吧。”她轻快地说。“你讲到幼小动物和老动物之间大脑的区别，还有你们合成 DNA 的计划。但你们还没有分离出一种蛋白质——你在寻找的缩氨酸，起关键作用的那种。对吗？”

“对。”马丁又迅即露出热情的笑容，信心十足地说：“你所说的就是下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我们正在努力，会成功的，当然，需要时间。”

西莉亚提醒他：“研究所开始工作时，你曾说‘给我两年时间’。你当时认为到时候会有积极成果。那是两年零四个月以前的事。”

马丁似乎吃了一惊：“我真那么说过吗？”

“你肯定说过。萨姆记得，我也记得。”

“那我是太冒失了。像我们这样，处于科学的最前沿，是不能有时间表的。”马丁仍然显得无忧无虑，但西莉亚察觉出他的弦外之音。马丁的身体似乎也有些不适。他的脸色苍白，从眼睛可以看出他很疲倦，可能是工作时间很长造成的。他的脸上也有了一些两年前不曾有的皱纹。

“马丁，”西莉亚问道，“你为什么不送去进展报告呢？萨姆要使董事会满意，而股东们……”

那位科学家摇摇头，第一次显得有些不耐烦：“把精力

集中在研究工作上更为重要。报告，要写那么多东西，文字工作要占用宝贵的时间。”他突然问到，“你读过约翰·洛克[①]的著作吗？”

“在学校里读过一点。”

“他写到，有所发明的人靠的是‘坚持不懈地使心思专注于某一特定方向。’一个科研工作者必须记住这一点。”

西莉亚暂时抛开了这个话题，但后来又向管理主任，前空军少校本特利提了出来。本特利为不提交报告提出了另一条理由。

“你应该理解，乔丹女士，”奈杰尔·本特利说，“皮特－史密斯博士发现要把任何东西写下来都极端困难。一个原因是，他的思路向前发展得极快，昨天对他来说还很重要的东西，今天可能就过时了。他确实为以前——比如说两年以前——写的东西而感到困窘。他认为那些东西过于天真，尽管当时可能是极有洞察力的。如果由着他，他会把以前写下的东西都抹掉。这种习惯在科学家中间绝非罕见。我以前就碰到过。”

西莉亚说：“再讲点我应该知道的关于科学家的事吧。”本特利朴素然而井井有条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在这里，西莉亚越来越敬重这个十分能干、个头不大、由她选中负责研究所事务性工作的人。

奈杰尔·本特利想了想，然后说：“这一点可能最重

①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制定并论证知识起源于感觉的学说，反对君权神授说，标榜自由和宽容、提出分权说，拥护代议制。主要著作有《政府论》、《教育漫话》、《人类理解力论》等。——译注

要，科学家接受教育的过程那么长，对自己选定的、有时非常狭窄的专业那么专注，结果理解日常生活的现实要比我们普通人晚得多。的确，有些伟大的学者永远不能理解那些现实。”

“我听人说过，在某些方面，他们永远像是孩子。”

“一点不假，乔丹女士，在某些方面他们确实如此。因此，人们往往在学术圈子里看到孩子般的举动，比如说为一些芝麻小事争吵不休什么的。”

西莉亚沉思着说：“但我不会想到马丁·皮特－史密斯也是那样。”

“在刚才提到的那些事上可能不是，”本特利说，“但在其他方面他也难免。”

“告诉我。”

“比如说，就一些小事做出决定就很让皮特－史密斯博士头痛。有人可能会说，他有时无法决定应该走在马路的哪一边。例如，在我们雇用的两名技术人员中，应该让谁到伦敦去参加一个三天的学习机会，他可能几个星期都拿不定主意。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我可能几分钟就了结了，可是我的这位上司总也定不下来，最后还是我来越俎代庖。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同皮特－史密斯博士意志的主要方面——科学上的条理性和献身精神——形成鲜明对照的。”

“你这一讲，很多事都又清楚了，”西莉亚说，“包括马丁为什么不写报告。”

“还有一些事，我觉得也应该指出来，”本特利主动说，“甚至可能对你此行有影响。”

“讲吧。”

“皮特－史密斯博士是个领导者，如同任何领导者一样，他如果表现出软弱或者对这里正在取得的进展有疑问，那就错了。如果那样，同他一起工作的人的士气就会崩溃。不仅如此。皮特－史密斯博士习惯于按自己的速度独自工作。现在他突然变得责任重大，一大批人依赖于他，还有其他方面的压力，有的很微妙，有的则显而易见，包括您本人，乔丹女士，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所有这些会使任何人感到紧张。”

“那就是说，对正在进行的工作的确有疑虑。”西莉亚说。“是很严重的疑虑吗？我正在琢磨这事。”

隔着办公桌坐在西莉亚对面的本特利，手指的指尖并拢，他从那上面望着西莉亚。“在这儿工作，我对皮特－史密斯博士负有一定的义务，但是对您和霍索恩先生的责任更大。因此我必须回答你的问题——是的。”

“我想知道这些疑虑，”西莉亚说，“包括细节。”

本特利回答道：“我缺乏科学方面的资格。”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这样做也许不大正常，但我仍然认为你应该私下同萨斯特利博士谈谈，指示他——像你有权做的那样，直率地和盘托出。”

西莉亚知道，拉奥·萨斯特利博士是个核酸化学家，巴基斯坦人，以前是马丁在剑桥的同事，马丁把他招来，作科研方面的第二把手。

“这事太重大，顾不上正常不正常了，本特利先生。”西莉亚说。“谢谢你，我将照你的建议办。”

“我还能给你帮什么忙吗？”

西莉亚想了想，说：“今天马丁对我引用约翰·洛克的

话。他是洛克的信徒吗？”

“是，我也是。”本特利略微有些不自然地笑笑。“我们俩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洛克属于有史以来比较了不起的哲人和向导之一。”

“我想今天晚上读点洛克的东西。”西莉亚说。“你能帮我找找吗？”

本特利提笔记了下来。“它将在旅馆房间里等着你。”

直到来哈罗的第二天下午，很晚的时候，西莉亚才找到机会同萨斯特利博士谈话。从头天同奈杰尔·本特利谈话以后到这时，她同所里其他人交谈，那些人无一例外都很振奋，对哈罗研究所的情况十分乐观。然而西莉亚仍然觉得有些事瞒着她，本能地感到她遇到的那些人对她并非开诚布公。

拉奥是个皮肤黝黑的英俊青年，只有二十几岁，口齿伶俐，讲话很快。西莉亚知道他有博士学位，学历优异。马丁和本特利都对她说，研究所能有他参加是颇为幸运的。萨斯特利和西莉亚是在所里自助餐厅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见面的，所里的高级职员上班时一般在这间屋子里吃午饭。两人握手之后，西莉亚先关上了房门，免得被人打扰，然后两人才坐下。

西莉亚说：“我想你知道我是谁。”

“当然，乔丹女士，我的同事皮特－史密斯经常提起您，对您不无好感。这次我能见到您十分荣幸。”萨斯特利的话很有教养、精当准确，略带巴基斯坦腔调。他也常常露出笑容，只是那笑容有时由于略感拘谨，而很快消失。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西莉亚说，“并想同你讨论一下这里研究工作的进展。”

“这里情况好极了！的确了不起！一切都很不错。”

“嗯，”西莉亚说，“其他人也这样对我说。但是在谈下去之前，我想讲清楚，我到这里来，代表费尔汀－罗斯公司总经理霍索恩先生，并行使他的权力。”

“噢，天哪！我真不知道要怎么了。”

“萨斯特利博士，我要请你——实际上是命令你——对我百分之百开诚布公，不要掩饰任何东西，包括你迄今可能对谁都没讲过的心中的疑虑。”

“这事可真麻烦，”萨斯特利说，“而且也不大公平，本特利告诉我你要这么办时我就说了。毕竟，我对皮特－史密斯负有一定义务，而他这人又挺正派。”

“但你对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义务更为重大，”西莉亚不容分说地对他说，“因为你的工资——一份不错的工资——是公司付的，公司有权要求你谈出自己真实的、内行的看法。”

“我说，乔丹女士！您大概不会把事搞得一团糟吧？”这个年轻的巴基斯坦人的语气既惊讶，又敬畏。

“把事搞得一团糟——就像你颇具口才地说的那样——需要时间，而我没有多少时间，明天就要回美国去了。所以，请你告诉我，在你看来我们所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搞得怎么样，前景又如何。”

萨斯特利抬起双手，做了个手势表示顺从，叹了一口气。“那好吧。研究进展并不大。依我本人和其他参加这一课题的人的管见，前景也不美妙。”

“解释一下你们的看法。”

“在两年多中所做到的，只是肯定老化过程中 DNA 会发生变化的理论。啊，是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成就，但在那以外，我们面临的是一堵坚实的高墙，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打开，可能很多年都不知道，即使能打开，墙后面也可能根本没有皮特－史密斯所假设的缩氨酸。”

西莉亚问道：“你不接受那一假设？”

“那是我的同事的理论，乔丹女士。我承认我以前曾同意。”萨斯特利痛心地摇摇头。“但是在我内心深处，现在不再相信了。”

“马丁告诉我，”西莉亚说，“你们证明了一种特殊的 RNA 的存在，并应该能制出相应的 DNA。”

“老天，的确是这样！但是可能没有告诉你，分离出来的这种东西可能太大了，mRNA 很长，包括许多蛋白质的密码，可能一共有四十种，因此根本无法利用，只是些‘没有意义’的缩氨酸。”

西莉亚搜索着她头脑中的科学知识。“那可不可以切开，把每一种缩氨酸隔离出来？”

萨斯特利笑了，话语中带上了高人一头的味道。“高墙就在这儿。没有任何技术能使我们继续前进。可能今后十年……”他耸耸肩膀。

他们继续谈论了二十分钟科学问题，西莉亚了解到，哈罗这一群从事脑力老化课题研究的科学家当中，只有马丁一个人还确实相信会产生有价值的结果。

最后西莉亚说：“谢谢你，萨斯特利博士。你告诉我的，正是我横跨大西洋所要搞清楚的。”

年轻人忧郁地点点头。“我像您坚持要我做的那样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我今晚是睡不好了。”

“我恐怕也是如此。”西莉亚说。“但是，那是你我这样的人要不时付出的代价——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

五

在哈罗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傍晚，西莉亚应马丁的邀请到他家去喝点饭前开胃酒。然后，他们将一起到西莉亚下榻的彻奇凯特旅馆去，西莉亚已经安排好一起进餐。

马丁的住所距费尔汀－罗斯研究所大约两英里，那幢小房一侧同其他房子相连，挺摩登，并且实用，但同周围几十所房子十分相像，在西莉亚看来，就像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

西莉亚乘出租汽车到了那里，马丁把她引进一间很小的起居室，如同以前一样，她可以感到对方爱慕地打量着自己。这次来英国逗留时间很短，西莉亚轻装简行，白天穿一套定制的女服，而今晚却穿了一身棕白相间、颇具魅力的黛安妮·冯·弗斯坦伯格式的裹身连衣裙，颈上戴着一串珠子，柔软的棕色头发时兴地剪得短短的。

从前厅走进去，西莉亚迈过或者绕过五只小动物：一只友好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只嗥叫着的英国恶犬，还有三只猫。起居室里，一只鹦鹉栖在一根横杆上。

西莉亚笑了起来：“你真是个喜欢动物的人。”

“我想是。”马丁笑着表示同意。“我喜欢周围有些小动物，对无家可归的猫更是着迷。”那些猫似乎明白这一

点，顺从地跟着他。

西莉亚知道马丁独身一人，有个按天算钱的女佣来帮他打扫。起居室里陈设寥寥，一张皮革的扶手椅，旁边立着一只阅读时用的台灯，三个书架，塞满了科技书籍。一张小桌子上摆着几个酒瓶、调酒用具和冰块。马丁挥手让西莉亚坐在扶手椅上，自己动手调酒。

“我可以调一份代基里酒，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很想，”西莉亚说，“你还记得我很感动。”她想，不知今晚结束时他们是否还能这样轻松、友好。同以前一样，作为一个男人，马丁颇有吸引力，但到这里来以前，她提醒自己记住萨姆·霍索恩分手时说的话：“不管你多喜欢马丁……如果需要表现得强硬和铁石心肠，不要迟疑！”

“后天，我就会见到萨姆。”西莉亚说。“我必须就哈罗研究所的前途提出建议，很想知道你怎么看。”

“这很简单。”马丁把代基里酒递给西莉亚。“你应该力主将目前的研究工作再继续一年，如果必要的话，更长一些。”

“但有人反对继续下去，这你知道。”

“是的。”马丁答道。西莉亚抵达以来，他所表现出的信心丝毫未减。“可你知道，总有鼠目寸光的人，一叶障目。”

“萨斯特利先生是鼠耳寸光的人吗？”

“我不愿这么说，但他的确是。酒怎么样？”

“不错。”

“一个小时以前，拉奥到这儿来了。”马丁说，“他想见我，觉得我应该知道今天下午他都对你讲了些什么。拉奥是个很有荣誉感的人。”

“此外呢？”

“他错了。完全错了。其他表示怀疑的人也错了。”

西莉亚问道：“你能用事实驳倒萨斯特利的话吗？”

“当然不能！”马丁的不耐烦劲露了出来，如同头天一样。“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有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那就没必要研究了。这里面涉及的，是了解情况、精通本行的判断力，还有一些本能；有些人把这两者的结合称为科学的傲慢。不管怎么说吧，这是一种自信，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知道要找到追求的东西，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在我们这，则是不长的时间。”

“时间和大量的金钱。”西莉亚提醒他。“此外，还有你的，或者萨斯特利和其他人的判断是否正确。”

马丁呷了一口为自己倒的淡威士忌，沉思着。然后他说：“钱是个我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多想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卖药来赚钱。但既然你先提起来了，有些事现在我愿意告诉你，这可能是唯一能使你、萨姆和其他像你那样的人理解我的办法。”

西莉亚紧盯着马丁，认真地听着，忖度着他会说出些什么。

“尽管你可能认为像我这样搞科研的人不谙世事，”他说，“但我也知道费尔汀－罗斯公司面临很大的麻烦。如果今后几年形势没有好转，公司可能会破产。”他尖锐地问道，“对不对？”

西莉亚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对。”

“而我所能做的，只需再给我一点时间，就是挽救你们的公司。不仅仅是挽救，而且还会使它富于活力，受到赞

扬，变得极为富足。这是因为，在我的研究成功时，将会有重要的药物问世。”马丁作了个鬼脸，然后继续说下去。“不是我关心商业上的结果。我不关心。现在谈论它使我感到难堪。但是一旦有了它，我所希望成就的也就有了。”

这番话，西莉亚想，同他们第一次在剑桥的实验室里见面时他讲的另一番话一样，很能打动人。当时，萨姆也感到了它的动人之处。但是，那番两年多以前说的话，并没有实现。那么，她扪心自问，今天这番话就会不同吗?

西莉亚摇摇头说:“我不知道，真是不知道。”

“真该死，我知道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马丁提高了嗓门。“我们已接近于——非常接近！——找到一种改进老化过程和延缓脑力衰竭的办法，也许还能防止阿耳茨海默氏症。”他一口吞下手里剩下的酒，砰的一声放下杯子。“我到底怎样才能让你相信？”

“吃饭的时候你再试试吧。”西莉亚看了看表。“我想咱们该走了。”

彻奇凯特旅馆的菜，做得挺地道，就是每份很多——对西莉亚来说是太多了。不一会，她就开始摆弄起自己盘子里剩下的东西，拨来拨去却不吃，考虑着下面该说些什么。不管说什么，都是非同小可的。她深知这一点，并不急于开口，犹豫着，字斟句酌地准备着。

这里的环境舒适宜人。

彻奇凯特变成一家旅馆以前六个世纪，这地方原是一个小捐献教堂——一位教士的住处。到詹姆士一世时期①，成

① 1603－1625 年。——译注

了私人住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罗从个村子拓展为城镇，原来的建筑也扩建、整修成一家讨人喜欢的旅馆，詹姆士一世时的某些结构仍保存了下来。餐厅就是历史的遗物。

西莉亚喜欢餐厅里的气氛——低矮的天花板，倚窗的带垫坐席，红白相间的餐巾和令人满意的服务，包括这样的做法：在相连的酒吧休息室里把菜单送到就餐人手里，请他们点菜，把饭菜摆好后再请他们入席。

今晚，西莉亚坐在一个靠窗的位子上，马丁坐在对面。

整个席间，他们继续着在马丁家里开始的谈话，马丁信心十足地谈论科研，西莉亚倾听着，偶尔插话提个问题。但西莉亚心里总想着奈杰尔·本特利昨天说过的话，“皮特－史密斯博士是个领导者，如同任何领导者一样，他如表现出软弱或者疑虑，那就错了……”

尽管马丁表面上始终信心十足，他心底里是否也有自己的疑问？西莉亚考虑着用什么办法来搞清楚。这是昨天晚上，她读了奈杰尔·本特利信守诺言送到旅馆来的那本书后产生的想法。

再三斟酌、掂量了自己的词句后，西莉亚凝视着马丁说：“一个小时前我在你房里，你曾说你有科学的傲慢。”

马丁迅速还击：“不要误会，那是要肯定的东西，而不是要否定的，是把知识、愿意批判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结合到一起，而又有自信心，这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

听着马丁的话，西莉亚思忖着，那信心百倍的外表，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极细微的裂缝，显出些软弱。她无法肯定，但继续进逼。

“是否有这种可能，”西莉亚说，“那种科学的傲慢，不管你把它称作什么吧，走过了头，一个人过于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结果沉溺于顽固的一厢情愿之中？”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马丁答道，“但我们讨论的这件事并非如此。”

然而，马丁的话有些无精打采，不像以前那样自信。现在西莉亚可以肯定，她探到了马丁虚弱的地方，他已经快让步了，也许是突破点了。

“昨天晚上我读了点东西，”西莉亚说，“尽管我想你可能知道，但还是抄了下来。”她的袖珍小包就在手边，她从里面拿出一张旅馆用笺，读了起来：

> 谬误不是我们的知识的缺陷，而是我们的判断力的错误……那些不能在头脑中进行一系列推理，又不能恰当地衡量相左的实据和证言的分量的人……可能轻易地误入歧途，赞成那些不大可能正确的观点。

念完之后，两人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西莉亚明知自己这样是无情的，甚至是残忍的，但还是开了口：“这段话出自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你信奉、尊敬的人的话。”

“是的，”马丁说，“这我知道。”

“那么，难道没有这种可能，”西莉亚毫不放松，“你没有掂量那些‘相左的实据’，你在坚持‘不大可能正确的观点’，就像约翰·洛克说的那样？”

马丁把头转向西莉亚，双眼露出无言的哀求。“你认为

我是那样吗？”

西莉亚平静地说：“嗯。”

“我真遗憾你……”马丁说不下去了，西莉亚简直听不出这就是他的声音。这时，马丁有气无力地说：“如果是这样……我认输。”

马丁灰心了。洛克，他的偶像，被西莉亚调转过来对付他，洛克的话一直刺入他的心中。非但如此，就好像骤然失灵的机器，变成了内部运转，吞噬着自己，马丁失去了控制。他面如死灰，嘴呆呆地张着，双颊下陷。一串不连贯的话吐了出来：“告诉你们的人结束吧……让他们关掉……我真信，但我可能不够水平，单枪匹马不行……我们寻找的东西会找到……会找到的,必然会找到……只是可能在别处找到……”

西莉亚惊呆了。她都干了些什么？她想震撼马丁，使他看到真实，但却没有打算也不希望弄到这般田地。显然，两年多积累起来的压力，他孤身一人承担的重大责任，如今却使他崩溃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又传来马丁的声音。“……累啊，真累……”

听着那被击垮的话，西莉亚很想把他抱过来，安慰他。这时，她好想突然受到启示，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马丁，”她果断地说，“咱们离开这。”

从他们身旁走过的一名女侍者好奇地看看他们。站起身来的西莉亚对她说：“饭钱记在我的账上。我这位朋友不舒服。”

“没问题，乔丹女士。”那女孩把他们的桌子朝外挪了挪。“要帮忙吗？”

“不，谢谢，我能对付。”她抓住马丁的胳膊，推着他向外面的酒吧休息室走去。那里，楼梯通向一间间客房。西莉亚的房间在快到楼梯尽头的地方。西莉亚掏出钥匙，开门进去。

建筑的这一部分，也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遗物。长方形的卧室，低矮的天花板绘着交织斜条图案，墙上围着橡木护板，还有一个石砌的壁炉。用铅条框住的窗户很小，使人想起在十七世纪，玻璃还是昂贵的奢侈品。

屋里的床颇为宽大，四角上有柱子，其上附以帐顶。吃晚饭时，一个女服务员进来把被单整齐地叠好，将西莉亚的一件长睡衣搁在枕头上。

西莉亚惊讶地遐想着，这间房间不知目睹了多少古代家庭的历史：降生、死亡、疾病、热恋、欢乐、痛苦、争吵与幽会。她想，今晚又将添上新的一笔。

马丁站在那里，依然显得茫然若失，十分痛苦，心神不安地望着她。西莉亚拿起睡衣，一边转身朝洗澡间走去一边柔声细语地对他说：“把衣服脱了，上床去，我马上就来。”

马丁仍然看着她，一动不动。于是西莉亚走近他，耳语道：“你也想这样，不是吗？”

马丁喘息着，充满渴望地叹了口气。“啊，天哪，当然！”

他们两人抱在一起，西莉亚像安慰一个孩子似的安慰着马丁。但这并没持续多久。

西莉亚感到马丁的情欲在上升，她自己的也在随之增

长。就像马丁希望能有这样的时刻一样，西莉亚知道她也有过这样的企求。从某个方面说来，自从他们第一次在剑桥相遇，两人之间产生了某种比转瞬即逝的相互好感强烈得多的情感以来，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那时起，西莉亚意识到，问题从来不是“是否”，而只是“何时”。

某种意义上，选择此时此地，纯属偶然。这只是因为马丁突然崩溃，陷入绝望，显然迫切需要从外界汲取力量，得到安慰。然而，如果现在发生的事今晚没有发生，同样的结局也会在其他什么时候出现，他们每见一次面，都将使那命中注定的时刻更为迫近。

当马丁热烈地吻着她，而她也同样回报时，西莉亚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里知道，或迟或早总要面对道德问题，掂量后果。但现在不！现在西莉亚全力以赴去做的只是欲望的满足。她自己的欲望，融化一切，炽热销魂，不可抗拒，同马丁的欲望交织在一起。

过了一阵，他们充满怜爱地呼唤着对方，欣喜若狂。

过后，两人都睡去了。西莉亚觉得，马丁睡得很沉稳，不再感到烦恼。凌晨，他们醒了过来，又更为温存然而同样欢悦地亲热了一番。

等西莉亚再睁开眼，阳光已从那老式的窗子里照射进来。

马丁已经走了。西莉亚很快找到他留下的条子。

最亲爱的：

你一直是、并仍然是激励人心的源泉。

今天清晨，你还睡着——啊，真美！——我生出一个念头，一个“或许”能解决研究工作所面临的绝境的办法。我

现在到实验室去，看看有无希望，尽管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不管怎样我都将保持自己的信念，继续努力直到驱逐的命令传来。

我们之间的事将严守秘密，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什么都不必担心。我知道《失乐园》[①]的事只会发生一次。

建议你不要保留这张条子。

永远属于你的

马丁

西莉亚冲了个澡，要了早饭，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六

在英国航空公司的协和式飞机上，送过午饭以后，西莉亚合上了双眼，开始清理脑子里的各种念头。

先是私事。

在同安德鲁结婚后的十八年里，她从来没有同其他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直到昨天晚上。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机会常常垂手可得。她甚至受到诱惑，去同自愿效劳的人云雨一番，但她总是把那种企图推开，要么是出于对安德鲁的忠诚，要么是因为用商业术语说，那样做似乎不明智。有时她的考虑两者兼而有之。

萨姆·霍索恩不止一次暗示，他很愿意同西莉亚有些超乎一般的私情。但西莉亚很早以前就认定，那种事，对他们俩是再糟不过了，对萨姆偶尔的提议，礼貌然而坚定地挡了

① 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著名长诗。——译注

回去。

马丁则不同。从一开始，西莉亚就很钦佩他，而且——她现在心里承认——希望在肉体上得到他。现在，那一愿望得到了满足，结局也会使任何情人满意。西莉亚知道，如果条件不同的话，他们之间还可以有许多乐事。

然而马丁明智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爱慕是没有前途的。西莉亚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除非她准备抛弃安德鲁，并冒孩子们同她反目的风险，那是她永远也不会干的。此外，她深深地爱着安德鲁。他们一道经历了那么多事件，安德鲁的智慧、体贴入微和力量，是西莉亚认识的任何人——甚至包括马丁——都不能与之比拟的。

因此，那天早晨，马丁更像一个诗人而不是科学家地道出了其中的一切："我们之间的事将严守秘密，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我知道《失乐园》的事只会发生一次。"

西莉亚觉得，有人会认为她应该对昨晚的事感到内疚。然而她不——恰恰相反——就是那样。

她的思绪从自己转向安德鲁。

她想，不知安德鲁是否有过外遇？可能有过。他也有机会，他是个在妇女眼中颇具吸引力的男人。

那么，西莉亚问自己，她会对那怎么想呢？

当然会不高兴，如果发生过这种事，因为在这类事上，要做到符合逻辑，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她决不会让自己为不知道的事情去费心思。

在莫利斯敦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西莉亚曾听到一个人玩世不恭地说："任何结婚二十年了的正常人，说自己从无外遇，那他不是个骗子就是无能。"这当然不是真的。许多人

从来没有机会，其他人用情专一则是自己的选择。

尽管如此，类似她听到的那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风言风语以及某些人所共知的不检点告诉西莉亚，在她和安德鲁经常在其中活动的卫生界，同外人睡觉的大有人在，制药工业界也是如此。

这又导致一个新的问题：在十分牢靠的婚姻中，偶尔的偷情是了不起的大事吗？她不这么认为——只要这种偷情不是过于严重，或者变成持久性的就没啥关系。实际上，西莉亚认为，许多婚姻毫无必要的破裂了，只是因为夫妻俩对某些无害的偷情太较真或者过于吃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最后，关于安德鲁，西莉亚想，不管他在他们的结合之外干过或者没干什么，他总是考虑周到，颇为谨慎。西莉亚也打算同样慎重，这也是她接受既成事实，不准备再同马丁幽会的原因。

关于私事的冥想就此打住。

现在该轮到哈罗研究所了。西莉亚问自己：明天该向萨姆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显然只有一条路可走：关掉研究所。承认当初开办就是个错误，迅速减少亏损，承认马丁的脑力老化研究课题是个令人失望的失败。

这真是唯一的出路吗？甚至，这真是最好的选择吗？即使是现在，尽管她在哈罗看到、听到了许多，西莉亚仍然不肯定。

有一件事总萦绕在她心头，那是马丁昨晚在他们离开彻奇凯特旅馆的餐厅之前，于极度痛苦中说的话。今天早上，西莉亚从乘车前往伦敦机场的路上开始，脑子里一遍又一遍

重放着马丁的话，就好像那些话被录在了磁带上。“我们寻找的东西会找到……会发生的，必然发生……但却是在别处。”

马丁讲那些话时，她没有多在意。但不知怎么的，现在这些话似乎更值得注意了。是否还是马丁正确而其他所有的人都错了？“别处”会是哪儿？另一个国家？另一家制药公司？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如果费尔汀－罗斯公司放弃了马丁的脑力老化研究，其他公司——某个竞争者——会捡起来，坚持到搞成功，“成功”意味着生产一种重要的、获利丰厚的新药？

还有其他国家就同一题目进行的研究。两年前，马丁提到过在德国、法国和新西兰，有科学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西莉亚问过，知道那些国家的研究仍在进行，尽管从表面上看并不比哈罗研究所进展更大。

但是，假设哈罗罢手以后，那些科学家中有人突然取得突破，而如果哈罗继续干下去，这种激动人心的发现原本可能发生于哈罗。如果最终会是这样，费尔汀－罗斯公司会是什么心情？要是西莉亚现在建议关闭哈罗研究所，那她到时候会是什么心情，她在公司其他人眼中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出于一系列原因，她对什么都不要做感兴趣——“什么都不做”，在这意味着建议维持在哈罗的研究，希望能搞出什么名堂。

然而，西莉亚又想到，做出那种决定——或者说不做决定——难道不只是代表着一条最安全的路吗？是的！这就是现在不决定、等着瞧的处世哲学，萨姆·霍索恩和文森特·洛德都曾挖苦地说过，在华盛顿的食品和药物总局里盛行的

就是这种哲学。所有这一切，转了一大圈又把她带回临行前萨姆的指示：如果需要表现得强硬和铁石心肠……不要迟疑！

西莉亚叹了一口气。一厢情愿地希望不必做出这一困难的抉择是没有益处的。事实是，她必须做出。同样的道理，做出棘手的决定是高级经营管理人员职责的一部分，她曾渴望承担这样的职责，现在也真的负有这样的使命了。

但是：协和飞机在纽约着陆的时候，她仍然拿不定主意，应该建议些什么。

由于萨姆的时间已被各种约见占满，结果西莉亚同萨姆·霍索恩的会面推迟了一天。到那时，她对哈罗的结论已经变得坚定不移、毫不含糊了。

西莉亚刚在总经理办公室套间里面朝着萨姆坐下，萨姆就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能向我提出建议吗？”

西莉亚凭自己的本能判断，这直截了当的问题，表明萨姆无意听取详细汇报或基本情况的简要介绍。

“能。”她干脆地说。“权衡一切以后，我认为关闭哈罗研究所将是缺乏远见的严重错误。而且，我们应该继续马丁的脑力老化研究，肯定应该再继续一年，也可能更长一些。”

萨姆点点头，干巴巴地说：“好吧。”

没有任何强烈反应，也没有提出问题。显然，西莉亚的建议被完全接受了。她还感到萨姆像是松了一口气，就像她的回答正是他所希望的似的。

“我写了一份报告。”西莉亚把一份四页的备忘录放到

萨姆的桌上。

萨姆把报告扔进文件格里。“我另找个时间看看吧，只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董事会的问题。”

“董事会会跟你过不去吗？”

“有可能，”萨姆露出疲倦的、不那么畅快的笑容。西莉亚感到他是在种种压力下工作，精神很紧张。他又说：“不过别担心，我会让它办下去的。你告诉马丁我们还要继续下去了吗？”

西莉亚摇摇头。“他以为我们要把它关了。”

“那样的话，”萨姆说，“今天我要干的一件愉快的事，就是写封信告诉他相反的决定。谢谢，西莉亚。”

他很快点点头，表明这次会见已经结束。

一星期以后，偌大一束玫瑰出现在西莉亚的办公室里。当她询问花来自何处时，秘书说，“送来时就没有名片，乔丹女士，我问了花店，他们说只是接到一份电报，让把玫瑰送到您这儿。是否让我再查一下到底是谁送的？”

“不必了，”西莉亚说，“我想我知道是谁。”

七

使西莉亚感到宽慰的是，在一九七五年剩下的日子里，她出差的次数少了。尽管她的工作仍很繁忙，但主要是在莫利斯敦，也就是说，能有更多的时间同安德鲁在一起，也可以到学校去看看莉萨和布鲁斯。

这是莉萨在埃玛·威拉德学校的最后一年，她被选为高年级学生主席，各门成绩都挺不错，同时还广泛地参加了学

校里的各种活动。其中一项实习计划是她自己的创造，根据这一计划,每个高年级学生每周到奥尔巴尼的州政府机关去工作半天。

莉萨给纽约州州长写了一封信。这表明她的看法，如果你想要什么，就去找最高领导人。一名助手把这封信拿给州长看，州长感到很有趣，亲自做了肯定的答复。这使学校里所有的人——只有莉萨除外——感到出乎意料。在这之后，这项活动开展起来了。安德鲁听说这一切后，对西莉亚说:“毫无疑问，那丫头活像你。”

组织能力，在莉萨身上就像呼吸能力那样来得十分自然。最近，她向好几所大学提出入学申请，然而她真正梦寐以求的是进斯坦福大学。

布鲁斯在希尔学校已升入二年级,对历史比以前更着迷了，他几乎把全副精力都投到这上面，结果其他课程有时勉强及格。有一次西莉亚和安德鲁到学校去，布鲁斯的舍监解释说:“不是布鲁斯成不了好学者，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极好的全面发展的学者。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他放下历史书，去学其他课程。乔丹大夫和女士，我想你们会有一个历史学家的儿子。要不了很多年。我就会看到他发表著述。”

西莉亚提醒自己不要沾沾自喜，又宽慰地想，看来母亲就业，孩子也仍然可能健康成长，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

当然，重要的一点是，温妮和汉克·马奇仍然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家务。温妮来乔丹家工作十五周年，恰逢她三十四岁生日。在大家举行庆祝时，安德鲁想起温妮早已放弃的到澳大利亚去的计划。他说:“澳大利亚人失去的，让乔丹一

家捞着了。”

只有一件心事使生性开朗的温妮不快：她很想要个孩子，却一直没有。她私下里对西莉亚说：“我和汉克一直在努力。天呀！我们真下工夫，——有时我伤心透了。可是总也不见效。”

在西莉亚的敦促下,安德鲁为温妮和她的丈夫安排了检查。检查结果两人都没问题。一天傍晚，安德鲁、温妮和西莉亚都在厨房里，安德鲁解释说：“你和汉克都能有孩子，关键是时机。这方面妇科医生可以帮忙，另外还得有运气。你们还得接着努力。”

“我们会的,”温妮说，然后叹了一口气。“不过得明天再告诉汉克，我需要睡一夜好觉。”

九月，西莉亚为公司到加利福尼亚跑了一趟，有人企图谋杀福特总统时，她恰好在萨克拉曼多，就在离总统不远的地方。只是由于进行谋杀的那名妇女过于愚蠢，不知道应该怎样使用手中的武器，又一场历史性悲剧才得以避免。这一经历使西莉亚受到很大刺激，不到三个星期以后，听说在旧金山又发生了一次暗杀阴谋，这同样使她感到震惊。

全家一起过感恩节时，谈起了这件事。西莉亚说：“不知什么时候，咱们的人民不是厌恶暴力，而是变得更喜欢使用暴力了。”然后又反问道，“暗杀这个主意是从哪开始的呢？”

她并没想让谁来回答，但布鲁斯却开口了。

“考虑到您所在的行业，妈妈，我很吃惊您竟然不知道，从历史渊源来说，暗杀发端于药物。英文‘暗杀者’一词的原意就是一种药，是从阿拉伯语来的。十一世纪到十三

世纪，一个穆斯林教派，尼扎利·伊斯梅利，在进行宗教恐怖活动时，就使用这种药。”

西莉亚不悦地说：“如果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你说的这种药，并不是医疗中使用的。”

“可曾经是，”布鲁斯不动声色地答道，“就在不久以前。精神病医生用它来治疗健忘症，然而不成功，于是他们就此罢手。”

“我真该死！”安德鲁说。而莉萨则既感到有趣，又肃然起敬地看着弟弟。

新的一年，一九七六年，在二月里带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插曲：朱丽叶·霍索恩同德怀特·戈德史密斯完婚了，就是那个一年前安德鲁和西莉亚在霍索恩家的晚宴上遇到并很喜欢的年轻人。德怀特新近从哈佛大学法律学院毕业，正准备在纽约开始工作，他和朱丽叶将住在那里。

婚礼盛大、豪华，有三百五十多位客人到场，包括安德鲁和西莉亚。“不管怎么样，”莉莲·霍索恩对西莉亚说，“这毕竟是我作为新娘的母亲的唯一一次婚礼——至少，我这样希望。”

在这以前，莉莲曾吐露过她心中的疑虑：刚满二十岁的朱丽叶是否该这么早结婚，放弃刚上了两年的大学学业。然而成亲那天，萨姆和莉莲都显得兴高采烈，那类念头显然被抛到一边去了——这样做很有道理，西莉亚想。望着朱丽叶和德怀特这对天资聪颖然而谦虚真挚的年轻人，她颇受触动，坚信他们的结合必将是成功的。

那年五月，发生了一件使西莉亚特别感兴趣的事：《美洲

药品行业》一书出版。

这是一本受到广泛注意的书，汇集大量事例，证实美国和其他在拉丁美洲经营药品的公司，在说明它们的处方药品的有害副作用方面，做得有多差劲儿，而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法律要求那样做。那里描述的情况，正是西莉亚在国际推销部任职期间亲眼目睹并在公司内部批评过的。

使这本书有别于通常对制药工业的尖刻攻击的是，它的作者米尔顿·西尔维曼博士具有学究式的彻底性。西尔维曼博士本人是个药物学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部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不久前，曾在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议员们带着敬意倾听了他的证词。在西莉亚看来，这是对制药行业的再次警告，必须接受理应承担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

这部书她买了六本，分送给公司要人，他们的反应不出所料。萨姆·霍索恩的态度颇为典型，他给西莉亚写了一封便函：

> 我基本上同意西尔维曼和你的看法。但是要改变现状必须达成全面的协议。没有哪一家公司能够承受那样大的代价，使自己处于比所有竞争者都不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财务状况十分脆弱。

在西莉亚看来，萨姆的论据似是而非，但她没有再争下去，知道自己不可能取胜。

文森特·洛德的反应却有些出乎意料，他送来一封颇为友好的便函。

感谢你送的书。我同意应当改变现状，但料想我们的主子会又踢又闹地加以反对，直到在枪口的逼迫下改变他们的做法。但望继续努力。我当尽力相助。

西莉亚想，近来这位研究部主任似乎越来越老成了。她记得十三年前送给他一本《女性的神话》，他退了回来，附上几句“无用的废话”一类简慢评语。或许，她又想，这是因为文森特·洛德认定，她现在在公司里身居高位，作为盟友，可以对他有用?

四月里，莉萨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兴奋地告诉大家，她将于秋天前往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已经录取了她。六月，莉萨从埃玛·威拉德学校毕业，安德鲁、西莉亚和布鲁斯都参加了别致的室外结业仪式。当晚，全家一起在奥尔巴尼吃晚饭时，安德鲁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但要没有这件事，我敢说，在全世界范围里，都算个平庸的年头。”

一个惊人事件几乎立刻就证明安德鲁看错了。一支大胆的以色列突击队突然从天而降，袭击了关押着一百多名人质的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那些人质是阿拉伯恐怖分子在奸诈的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的协助下劫持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得救，回到了安全的地方，这在希望打破沉闷，乐得分享某种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的自由世界，引起一片欢呼。

然而，正如安德鲁迅速指出的，沉闷、单调的气氛又回来了。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会议上，一个鲜为人知、长于利用多数人感情的佐治亚人，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一个“再生的”南方浸礼教徒的形象出现。

尽管美国公众先是对尼克松、现在又对福特感到失望，这个新人似乎仍不大可能获胜。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自助餐厅里，西莉亚听到有人问:“让一个自称吉米的人担任这个世界上最高的职务，这简直不可想像。”

然而，在莫利斯敦的公司总部里，没有人有多少时间去考虑党派政治，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一种很快就将推出的令人兴奋的新药上，这就是蒙太尼。

从西莉亚向萨姆表示了她对蒙太尼的怀疑和不安，但又在萨姆的敦促下不抱成见地去研读研究和试验资料起，将近两年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提出了成卷成卷的资料，大部分西莉亚都读了。她越来越相信萨姆是对的:制药工业在十五年中取得了令人瞠目的进步，不应该仅仅因为很久以前另一种药品曾有过危害，就不让怀孕妇女得列一种有益的药物。

同样重要的是，对蒙太尼的测试——首先是在法国，随后在丹麦、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现在又在美国进行——显然是谨慎和十分全面的。这样，试验结果以及自己的研读，不仅使西莉亚相信蒙太尼是安全的，而且使她对这种药的疗效和商业上的潜力产生了很高的热情。

在家里，西莉亚好几次试图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安德鲁，使他也转到自己的新立场上来。但安德鲁却一反常态，显得成见很深。他总是把话题岔开，很明显，他想避免一场争论，对蒙太尼的事宁肯束之高阁。

最后，西莉亚在安德鲁面前不再表露自己的热情。她知道，一旦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推销攻势展开，有的是发泄那

种热情的机会。

八

“关于蒙太尼，我们所有从事推销的人必须记住和强调的要点是，”西莉亚对着讲台上的麦克风说，“对怀孕妇女来说，它是一种绝对安全的药。不仅如此，还是一种使人快乐的药！蒙太尼是妇女们，那些为怀孕期间的恶心、呕吐所困扰的妇女们所需要与热望的药品，多少世纪以来就该有这样的药品。现在，我们费尔汀－罗斯公司终于成了解放者，要把美国妇女从那古老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使她们妊娠的每一天都更舒服，更光明，更快乐！永远结束‘清晨恶心’的药就在这里！在我们手上！”

听众中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九七六年十月。西莉亚在旧金山参加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地区推销会议。到会的有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在内的西部九州的男女药物推销员、推销监理和地区经理。为时三天的会议在诺布希尔的费尔蒙特旅馆举行。西莉亚和其他几个公司要员在街对面第一流的斯坦福宫下榻。他们中包括比尔·英格拉姆，西莉亚负责柜台成药时的下属，现在是处方药品推销部的副经理，西莉亚的主要助手。

同销售蒙太尼有关的各项计划正热烈地进行，费尔汀－罗斯公司希望能在二月份将它推上市场，现在只剩下四个月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要使那些将负责推销蒙太尼的人尽可能多地了解它。

推销员们对蒙太尼的销售前景具有极大的热情，公司总

部里还有人按《美丽的阿美利加》这首歌的曲子编了一首歌。

啊，多么美好，无忧无虑的日子，
梦想着成为母亲的明天，
既安全，又简便，
清晨的痛苦如云散！
蒙大尼，蒙太尼！
蒙太尼，蒙太尼！
用于孕期；
让我们努力销售，传播它的欢乐，
还有那毫无危险的神力！

这天早上，聚集起来的推销人员兴高采烈地高声唱着这首歌，今后两天还会经常听到它。西莉亚对这首歌有所保留，但推销部门其他的人很欣赏，她不想给膨胀的热情泼冷水，也就任他们去了。

至于蒙太尼的美国测试工作，已在一年半以前展开，在动物和五百个人身上进行了试验，只是偶尔才有极轻微的副作用，从医学角度讲无足轻重的。这一良好结果同其他已在出售蒙太尼的国家差不多，在那些国家，这种药极受欢迎，受到医生和妇女患者的赞扬。

美国的测试完成以后，必不可少的卷帙浩繁的新药申请书送到了政府食品和药物总局设在华盛顿的总部，人们希望申请能尽快获得批准。

使人扫兴的是，这种希望成了泡影。到目前为止，食品

和药物总局仍未批准将蒙太尼作为处方药品出售，这是徘徊在公司精心制定的推销计划之上的两朵乌云之一。

但是在公司总部，人们认为不能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停下来，等到获得批准后再开始；那样的话，将失去六个月以上的销售量和为数可观的收入。于是决定继续生产，进行广告宣传方面的准备，召开类似眼下正开着的动员会议，所有这一切都假定食品和药物总局将在关键的最后期限之前开放绿灯。

萨姆·霍索恩、文森特·洛德和其他人坚信，很快就会获得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他们还注意到另一个对费尔汀－罗斯有利的因素，这就是新闻界的宣传。

由于蒙太尼在其他国家取得进展，颇受欢迎，公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食品和药物总局久拖不决？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妇女成功而又安全地使用了这种有益的药品，而美国妇女却被剥夺了使用的权利？人们又开始带有批判意味地谈论起“美国药品迟滞”，矛头直指食品和药物总局。

一个言辞激烈的质问者就是参议员丹尼斯·唐纳休，一般情况下，他是制药工业界的诘难者，可现在，他看出了问题的有关双方谁更得人心。在回答一名记者的提问时，他说，食品和药物总局迟迟不就蒙太尼作出决定一事，“在目前情况下显然是荒唐可笑的。”唐纳休的话受到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欢迎。

另一朵小小的乌云是莫德·斯塔弗利制造出来的，她是纽约的一个消费者团体——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主席，以前行过医。

斯塔弗利医生和她的组织来势汹汹地反对批准在美国行

销蒙太尼，认为它可能不安全，应该进行更长时间的测试。他们一有听众就大讲这一看法，新闻界也给予相当多的报道。

斯塔弗利的根据，是几个月前在澳大利亚法庭上出现的一次民事案件。

住在澳大利亚内地阿莉斯泉附近的一名二十三岁的妇女，生下了一个女孩。她在怀孕期间，曾服用过蒙太尼，是最早的服用者之一。后来，检查表明，女婴智力有缺陷，医生说，她的脑子是“一片空白”。此外，直到出生一年以后，那孩子还几乎不能动弹。检查的医生一致认为，她将永远不会思考，没人帮助就不能行走甚至站立。

一位听到这一消息的律师，劝母亲控告在澳大利亚经销蒙太尼的公司。事情弄到法院，法院不予受理。上诉到高一级法院，结果又被驳回，维持原议。

两次诉讼中，种种证据似乎显然表明，孩子的畸形不是蒙太尼造成的。那位母亲名声不怎么样，她自己承认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同时在怀孕期间还服过其他药物——安眠酮，苯甲二氮䓬（安定），还有其他好几种。这个女人几乎可以说是个酒鬼，烟抽得很厉害，还吸大麻。一位出庭作证的医疗专家这样形容她：“她的身体像一口令人发怵的充满各种对抗的化学物质的大锅，那里面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足为奇。”他和其他医疗专家证人都认为，蒙太尼同婴儿的先天缺陷没什么联系。

只有澳大利亚内地的一位“飞行医生”为婴儿的母亲作证，归咎于蒙太尼。那名妇女怀孕期间，他曾为她看过病，以及后来又给她接生，蒙太尼也是他开的。然而，在对簿公堂时，这名医生承认，他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自己的看法，只有“非常强烈

的直感”。既然有其他专家的证词，他的话没有人当回事。

随后，一次由澳大利亚政府组织、由医疗和其他科技专家作证的调查，再次得出同法院相同的结论，肯定蒙太尼是一种安全的药品。

在美国，以好出风头闻名的斯塔弗利医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来支持她反对推广使用蒙太尼的意见。

就这样，费尔汀－罗斯公司虽然觉得斯塔弗利医生和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活动实在可恶，但并不认为那会造成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眼下，在旧金山的推销会议上，西莉亚等掌声平静下去，继续发言。

“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有些人对我们的新药不放心，他们对酞胺哌啶酮记忆犹新，那种药物曾在怀孕妇女的胎儿身上造成可怕的后果，使她们生下畸形儿。我把这一点公开提出来，这样我们大家都能有所准备。”

大厅里一片寂静，男男女女都看着西莉亚，用心地听着。

“蒙太尼和酞胺哌啶酮有很多重大区别。”

“首先，酞胺哌啶酮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研制出来的，那时，制药方面的研究工作不像现在这么彻底，关于药物安全的规定也不像现在这样完备、严谨。此外，酞胺哌啶酮也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专为妇女研制供她们使用的，而只是一种一般的镇静药，安眠药。”

“再回过头来说研究工作。酞胺哌啶酮在供病人使用之前，没有在各种不同的动物身上进行实验。比如说，在酞胺哌啶酮被禁用以后，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表明，有些兔子

也生下了同人类婴儿类似的畸形仔兔。也就是说，如果事先进行了全面的动物研究，那些悲剧根本就不会发生。”

西莉亚停下来,看看她为这次以及以后的会议认真准备的发言提纲。

大家仍然聚精会神地听着，西莉亚说:“蒙太尼则不同，这种药经过了尽可能广泛的测试，包括在各种动物身上以及自愿者当中进行测试，已经有五个国家这样做了，所有这些国家，在药品管制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法律规定。不仅如此，已经进行了测试的国家，一年多来，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服药。让我举个例子，说明研究和测试进行得多么彻底。”

西莉亚告诉她的听众,蒙太尼的法国发明者——基隆德化学公司实验室，为了保证对这一药物的质量有充分把握，在完成法国法律规定的要求之后，又进行了一年的医疗测试。

“很可能，以往推上市场的任何药品，”她补充说，“都没有进行过这么彻底的安全测试。”

西莉亚讲话以后,公司在科技方面的发言人又登台表示完全赞同她的话，并回答了推销人员的问题。

“你们的推销会议怎么样? ”大约一小时以后，安德鲁在斯坦福宫饭店他们那舒适、豪华的套间里问西莉亚。他抽出几天时间，陪西莉亚一起西来，同时也看望一下莉萨，她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住在校园里。

“我想还可以。”西莉亚甩掉鞋子，疲惫地伸伸懒腰，然后把脚架到沙发上。“在某些方面，地区推销会议就像巡回演出，因此，应该一次比一次好。”她好奇地望着自己的

丈夫，说：“你意识到了吗，这是你第一次向我提出同蒙太尼的进展有关的问题？”

“是吗？”安德鲁装作出乎意料。

“这你知道。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根本用不着问。”

“不对，”西莉亚说。“是因为你仍然有所保留，不是吗？”

安德鲁不快地把手上正在读的报纸放到一边，说：“听我说，对一种我没用过的药，我没有资格下判断。你们有一大群科学家，美国的还有国外的，他们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他们都说蒙太尼可以，那么……”他耸耸肩膀。

“那你会给病人开这种药吗？”

“不必。很幸运，我既不是妇科医生，也不是产科医生。”

“很幸运？”

“说漏嘴了，”安德鲁不耐烦地说，“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不。”西莉亚仍不让步，她的话语变得有些尖锐。“我要说这件事，因为这对我们俩都很重要。你以前总是说，任何妇女在怀孕期间都不应该服用任何药物。你还这样想吗？”

“既然你问，就告诉你。我仍然这样想。”

“即使你以前是对的，但这种看法就不可能过时吗？毕竟，你开始行医到现在，已经很久了，二十年了，很多事情都变了。”西莉亚想起萨姆说过的话。“不是有些医生曾反

对给孕妇使麻药，他们说……？”

安德鲁有些冒火了。“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西莉亚厉声说道：“可我想！”

“真该死，西莉亚！我同你那蒙太尼没有关系，也不打算卷进去。我已经承认我不了解——”

“但在圣比德医院你有影响。”

“在蒙太尼这件事上，我不会运用我的影响，不管以什么方式。”

他们怒气冲冲地对视着，这时电话铃响了，西莉亚把腿撂下来，去接电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是乔丹女士吗？”

“是。”

“我是布恩吞，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请别挂，霍索恩先生要同你讲话。”

电话线传来萨姆的声音：“嗨，西莉亚，怎么样，一切还好吧？”

“很好。”西莉亚又像离开费尔蒙特饭店时那样信心十足了。“介绍情况的发言很顺利。有关人员都很热心，渴望着开始销售蒙太尼。”

“太棒了！”

“当然了，我们所有人现在问的问题是：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得到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

对方一阵沉默，西莉亚可以感觉得出来，萨姆有些犹豫不决，然后他说：“眼下，这是只能你我知道的机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会得到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并且很

快。”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吗？”

“不能。”

“那好吧。”西莉亚想，如果萨姆要显得神秘莫测，那是他的权利，尽管在她看来，他们之间没有这个必要。西莉亚又问：“朱丽叶一切都好吗？”

“还有我快要降生的外孙？”萨姆咯咯地笑了。“我很高兴告诉你，都好。”

三个月以前，朱丽叶和德怀特·戈德史密斯高兴地宣布，朱丽叶怀孕了。孩子将于一月出生。

“请代我问候莉莲和朱丽叶，”西莉亚说，“告诉朱丽叶，等她下次怀孕就能用上蒙太尼了。”

“一定。谢谢，西莉亚。”萨姆挂断了电话。

西莉亚接电话时，安德鲁到卫生间冲了个澡，穿好衣服，准备开车到三十五英里外的巴罗阿尔托去，同莉萨和她在斯坦福新结识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

在路上和席间——晚餐轻松而又亲切——西莉亚和安德鲁都没再提起在饭店里的争吵。开始，他们俩之间有点冷淡，但傍晚时分，也就缓和了。那时候，西莉亚已经决定，不再同丈夫提蒙太尼的事。毕竟，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心里都会偶尔出现一些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地方，尽管这使西莉亚失望。显然，眼下这就是一件安德鲁怎么也转不过弯来的事。

九

从布恩吞与正在旧金山的西莉亚通完话，萨姆·霍索恩

撂下话筒，忽然觉得有些后悔，刚才不该一时兴起，说了那番食品和药物总局一定会批准蒙太尼的话。这不明智，也不够慎重。为啥要那样说呢？可能仅仅是出于人之常情，想打动另一个人——眼下这次是西莉亚。

萨姆决心，再不能有任何疏忽。特别是一小时前他已同文森特·洛德讨论并共同做出了决定。这种决定一旦被人发现，很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当然，决不能让人发现——永远不能。而且，当食品和药物总局批准蒙太尼时，就更有必要使这项批准显得顺乎自然，就像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总局那个妄自尊大监守自盗、令人难以忍受的官僚分子，本来就应该而且的确会发生的那样！

这项新药的申请书让吉东·梅斯来审查，真是太不走运。

萨姆·霍索恩没见过梅斯，也不想见。关于这个人，以及他给费尔汀－罗斯公司制造的麻烦——先是二年前毫无道理地拖延批准心血平，现在又是蒙太尼——萨姆从文斯·洛德和其他人那听到的够多了。萨姆愤愤不平地想，为什么梅斯这样的人大权在握，而心地诚实的生意人，只是希望从世间的梅斯们那里得到相应的诚实和公正待遇，就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

幸亏，梅斯那样的人是少数——在食品和药物总局里只占极少数，这一点萨姆可以肯定。但梅斯毕竟存在。眼下，他扣着蒙太尼的新药申请书，利用各种规定及程序来拖延批准。因此，总得找到绕过吉东·梅斯的办法。

好在，办法是有的。至少费尔汀－罗斯公司有，就在文森特·洛德手上。

当初，文森特收集梅斯博士的罪证——不，应该说收买——那是花了费尔汀－罗斯公司两千美元现金才弄到的，那笔钱的收据现在深深埋在差旅费账目中，审计员或国内税务署永远不会找到……当时萨姆还很不高兴，对文森特不满，而且一想到有一天文森特会按照他自己的设想利用这些材料，就感到忐忑不安。

但现在不同了。蒙太尼面临着十分关键、十分严峻的局面，再容不得那么谨小慎微了。这正是惹人生气的另一个原因，即梅斯这样的罪犯使其他人跟着犯罪——这次是萨姆和文森特·洛德——不得不为了自卫的缘故采用那些同样卑劣的手段。该死的梅斯！

办公室里悄无人声，萨姆仍在心底里自言自语：在任何大公司占据高位，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不得不做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决定，批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如果发生在别人那里或是在真空中，你就会认为是不道德的，并且会反对。但当你承担起涉及到这么多人的责任，而这些人——股东、董事、经理人员、雇员、批发商、零售商以及顾客——又都依赖着你时，就有必要不时地狠狠心，去做必须做的事，无论这事看上去有多么棘手，多么使人不快甚至令人生厌。

一个小时之前，萨姆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批准了文森特·洛德的建议：如果吉东·梅斯博士不迅速批准蒙太尼，就以揭露他的罪证、使他面对指控相威胁。

这是讹诈。没必要闪烁其词或者羞羞答答。这就是讹诈，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文森特直截了当地把他的计划摆到了萨姆而前。接着直言不讳地宣布：“假如我们不利用手里的材料对梅斯施加压

力，就别想在二月份把蒙太尼推上市场，也许一年都不行。”

萨姆问道:“一年？真得那么久？”

“那还不容易，而且可能更长。梅斯只需要求重复……”

萨姆挥挥手让他不要再讲下去，洛德住了口。无须赘言，梅斯如何使心血平拖延一年多的事，萨姆记忆犹新。

“你曾经说过，做现在建议做的这件事时，不牵连我。”萨姆提醒研究部主任。

“有那么回事，”洛德答道，“但后来你一定要知道那两千美元的下落，于是我改变了主意。我准备铤而走险，而我看不出为什么非得单干。我还会继续负责第一线的进攻，同梅斯交锋。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并且予以批准。”

“你不是要我们留下任何书面的东西吧？”

洛德否定地摇了摇头。“这个风险我要冒。如果非得摊牌，你可以否认有过这次谈话。”

直到这时，萨姆才意识到，文森特真正需要的是不要落得孑然一身，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正在做的这件事。这点萨姆可以理解。孤独的滋味，是身居最高层或接近那个地位的人颇有体会的，文森特只不过想让别人来分担他的孤独。

“好吧，”萨姆说，“尽管我本人非常厌恶这样做，我还是同意你的意见。干吧！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按着他又风趣地说，“我想你不会捅漏子吧。”

“那样的话，”洛德答道，“我就会把自己和你都牵连进去。”

这位研究部主任向外走时，萨姆在他身后喊到:“文

斯！”

洛德回过头来：“嗯？”

“谢谢，”萨姆说，“我只是想谢谢你，就这些。”

所以，现在所要做的只是等待，萨姆这么想。只消怀着信心稍等些时候，食品和药物总局将很快批准蒙太尼，肯定会很快批准的。

文森特·洛德看得出，自从上次见面后，梅斯有了些变化。这位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官员看上去显得岁数大了，他也的确如此，但也比以前精神了，这可有些出乎意料。他的脸不那么红了，鼻子上的纹理似乎也不那么明显了。他脱掉了那身邋遢的西服，买了一身新的，眼镜也换了，不再眯着眼看人。他的态度似乎也平易了些，尽管仍然算不上友好，但肯定不那么唐突无理，气势汹汹了。变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梅斯戒酒了，而且加入了嗜酒者互诫协会，这是文森特·洛德通过他在局里的关系了解到的。

除了梅斯个人的变化外一切如故，或者更糟了。食品和药物总局设在华盛顿的总部还是那样腌腌臜臜，吵吵嚷嚷。梅斯那间同壁橱差不多的办公室里，纸张多得更甚于以往，到处都是，像上涨的潮水似的不断增加。在屋里走动也不得不绕过纸张和卷宗，因为这些东西再没有其他地方可摆了。

洛德同梅斯打了个招呼后问道：“我们的蒙太尼新药申请书，是不是也在这些纸堆里？”

“有一部分，”梅斯回答说。“全搬来我这儿可放不下。我想，你就是为蒙太尼来的吧。”

“是的，”洛德承认道。他面对这位博士坐着，直到这时仍然希望不必利用那些装在脚边文件箱里的影印件。

“我确实对澳大利亚的那桩案子感到担心。”梅斯的语调通情达理，这也同往日形成鲜明对照。“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吧？”

洛德点点头。“那个住在澳大利亚内地的女人。是的，那件事弄到法院去了，又被扔了出来，政府还进行了质询。两次都对控告进行了彻底的审查，解除了对蒙太尼的指控。”

“那些东西我都看了，”梅斯说，“但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我已经写信向澳大利亚索取，得到那些材料后，我可能还会提出新的问题。”

洛德不满地说：“那可能又要好几个月！”

“即便如此，我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洛德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你拒不批准我们的心血平申请书时，我向你保证它是一种好药，没有不利的副作用。事实证明，尽管有那些不必要的拖延，它确实是一种好药。现在，我以一名科研人员的名誉向你保证：蒙太尼也同样如此。”

梅斯不为所动，说道：“你认为推迟批准心血平是不必要的，我不那么认为。不管怎样，那同蒙太尼毫无关系。”

“就某一方面来说是有关系的。”洛德知道此时已别无选择，他回头看了看，肯定外面的门是关着的，然后说：“说有关系，是因为我认为你眼下对我们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所作所为同我们最近的新药申请书无关，而同你自己的心情有关。你有许多个人的麻烦，这些麻烦压倒了你，造成不公正的偏见，妨碍了你的判断力。你个人的一些问题引起了敝公

司的关注。”

梅斯压住心中的怒火，提高嗓门问道：“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是这个，”洛德说。他打开公文箱，抽出里面的文件。“这些是经纪人交易单据、开出的支票、银行结算单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表明你利用食品和药物总局有关两个非注册药品公司——宾伍斯制造公司和明托莱布斯——的机密情报，弄到了一万六千美元的非法收入。”

洛德把十来张纸放到梅斯那张堆满了纸张的桌上。“我想你应该仔细看一下这些材料。我知道你过去都看过，但是有人持有复印件这对你来说恐怕是个新闻。顺便告诉你，这些是复印件的复印件，扣下或者毁掉都无济于事。”

显然，梅斯立即认出了放在最上面的那张——一份经纪人交易单据。他用颤抖的手拿起它，接着又拿起了其他的文件，一份一份地查看，不言而喻，他全都认出来了。他继续往下看，脸色变得死灰，嘴角抽搐着。洛德疑心梅斯是否会当场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然而他没有，梅斯放下手里的文件，低声问道：“你从哪得到的？”

“这无关紧要，”洛德尖刻地答道。“要紧的是：我们掌握了这些材料，并且正在考虑把它们提供给司法部长，也许还有新闻界。如果那样，当然要进行一番调查，如果你卷入了更多的类似案件，那些事也会暴露出来。”

洛德从梅斯那更加惊恐的表情上断定，他最后那支乱箭射中了要害。的确还有更多的事件。对这一点，现在他俩都心照不宣了。

洛德想起，在设想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时，曾向萨姆·霍

索恩说过：“到那时候，让我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当时他还暗自寻思：说不定我会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呢。好了，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洛德意识到，他确实感到乐在其中。能向梅斯施展威力，使这位十分善于羞辱别人的对手尝尝同样的滋味，感到痛苦、没脸见人，这真让他痛快。

“当然，你要进监狱的，”洛德提醒他说。“我想还会有一笔巨额罚款，把你的钱财一扫而光。”

梅斯气急败坏地说：“这是讹诈。你可能……”由于紧张，他的嗓音发颤，微弱而又气短。洛德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得了吧！处理这件事有很多办法，没人知道我们公司参与其中，这儿也没有证人，只有你和我。”

洛德伸出手去，把给梅斯看的文件收起来，放回公文箱里。这时，他想起自己的指纹已经留在这些文件上，没有理由去冒风险，留下任何证据。

梅斯垮了。他无力地问：“你想干什么？”洛德看见他说话时喷在嘴唇上的唾液，一阵恶心。

“我想你知道，”洛德说，“你可以把我们所希望的，归结为‘通情达理的态度’。”

一句绝望的低语：“你们想让那种药获得批准。蒙太尼。”

洛德不作声。

“听我说，”梅斯恳求道，几乎快哭出来了，“我说这里面有问题，绝不是信口说说……那个澳大利亚的案件，对蒙太尼提出的疑问……我真的相信可能有什么问题……你们应该……”

洛德傲慢地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比你强的

人使我们确信，澳大利亚的案子是毫无意义的。”

又是一阵沉默。

“假如真的……批准了？”

“在某些情况下，”洛德字斟句酌地说，“我让你看的那些复印件，将不会交给司法部长或新闻机构，而会交给你，同时向你保证，就我们可能掌握的情况来看，再没有其他副本存在。”

“我怎么能肯定呢？”

“在这个问题上，你只能相信我的话了。”

梅斯试图重新振作起来，眼里射出凶残、仇恨的光。“你的话算得了什么，你这个杂种？”

“原谅我提醒你，”文森特·洛德冷静地说。“你的地位不允许你辱骂任何人。”

这事用了两个星期。尽管有吉东·梅斯的推动，官僚主义的轮子仍然需要时间才转得起来。但是两个星期后，批准蒙太尼已是既成事实。有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这种药就能在美国全境内见诸处方并且销售了。

在费尔汀－罗斯公司，人们十分高兴，公司二月份推上市场的目标可以实现了。

文森特·洛德不想为那些足以充当罪证的文件冒任何风险。他既不邮寄，也不让别人送去，而是自己到华盛顿跑一趟，亲自交给了梅斯博士。

洛德没有食言。他的复印件都销毁了。

梅斯的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任何人，两个人站着谈了几

句，谁都不愿多说一句话。

“这是许诺给你的。”洛德递过去一个褐色马尼拉纸信封。

梅斯接过信封，看了看里面的东西，然后把目光转向洛德，用透着仇恨的声调说：“现在，你和你的公司在食品和药物总局有了一个敌人。我警告你：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洛德耸了耸肩、没有搭理，回身走了。

十

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设在纽约的总部里，西莉亚拜访了莫德·斯塔弗利医生。

这次拜访是临时决定的。西莉亚有事到纽约去，当时正好在曼哈顿区，离下个约会还有两小时。于是，她决意满足一下自己对一位未曾谋面的对头的好奇心。她没有先打电话去，如果那样做，她知道，斯塔弗利几乎肯定会拒她于门外。制药行业里的其他人有过那种经历。

设在华盛顿的药品生产者协会主席，曾是一位政府律师、举止和蔼可亲的劳恩·伊格雷登，不久前对西莉亚说过一番话。

“作为代表所有主要药品公司的药品生产者协会负责人，”他说，“我愿意同消费者团体保持联系。当然，我们利益相左，但有时他们的话能给人以启发，我们这一行业应该倾听。因此，我每年邀请拉尔夫·内德尔同我共进两次午餐。的确，拉尔夫和我没有多少观点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们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听取对方的意见，这是一种文明的做法。然而，当我出于同一考虑邀请莫德·斯塔弗利来吃午餐

时——好家伙!”

在西莉亚的催促下,这位药品生产者协会的头头接着说下去:“噢，斯塔弗利医生对我说，她有很多事情要做，全力以赴反对一个恶劣透顶、不讲道德的行业——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不值得在一个持有令人无法接受的观点的大公司走狗身上费时间——也就是我。此外她还说，别提午餐了——她就是吃一块由药品公司的肮脏钞票买来的巧克力,也会被噎着。”伊格雷登笑了起来。“所以，我们从没见过面，这真让我遗憾。”

令人沉闷的细雨中,西莉亚乘坐的出租车在第三十七号街的一座破旧和肮脏的六层楼前停住了，这里靠近七号大道。楼房的主层被一家管材商店占着，正面的窗玻璃坏了，用胶布粘了起来。破旧不整、漆皮脱落的门厅里，疾病缠身的小电梯，气喘吁吁地驶向顶层，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就设在那里。

西莉亚走出电梯，对面房间的门敞着，那间小屋里，一位满头白发、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坐在一个破旧的铁桌前。一张朝外的纸牌上写着：志愿工作者欧·汤姆太太。这位妇女正敲击着一台一九五〇年左右出厂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她抬头见西莉亚走进来，便说:“我告诉他们多少次了，这台破烂机器再不修，我就不干了。大写字母‘I’根本打不出来。你给人家写信，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我’字呢？”[①]

西莉亚帮她出主意:“你或许可以用‘我们’来代替。”

欧·汤姆太太厉声说:“这封信又怎么办呢？要寄到爱

① 英文中“我”是大写字母“I”。——译注

达荷州，我总不能把这个州改为‘威达荷’吧？”

“你的问题是不好办，”西莉亚说。“我要能帮你就好了。斯塔弗利医生在吗？”

“在。你是谁？”

“噢，不过是一个对你们组织感兴趣的人。我想和她谈谈。”

汤姆太太像是还想问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站起身，走进另一扇门，不见了。她不在时，西莉亚看到周围的屋子里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工作。这里似乎很繁忙，另一台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另外一些人在打电话，措辞简洁。身旁，堆着成摞的小册子和传单，有些是准备寄走的。一堆寄来的邮件，还没开封。从表面上判断，这个组织绝说不上资金雄厚。西莉亚想，办公室的设备，大概不是别人扔下不要的，就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楼道里的地毯已经铺了很久，快磨光了，有的地方磨出了窟窿，露出地板。同楼下大厅一样，斑驳的墙上漆在脱落。

汤姆太太回来了。“好吧，到那儿去吧。”她指着一扇门说。西莉亚低声表示了谢意，走了进去。

西莉亚走进的那间屋子，同外边的那些办公室一样龌龊。

“嗯，什么事？”莫德·斯塔弗利医生面前的桌子也是斑痕累累。西莉亚进去时，她抬起头，把目光从手上的文件移开。

看到这里的环境，再加上以前听到过的有关此人的事，西莉亚惊讶地瞧见，眼前是一位楚楚动人的妇女，大约四十出头，红棕色头发，身材苗条，打扮得整齐清洁，指甲经过

精心修剪。她说话的声音尽管尖锐而且有些性急，却颇有教养，略带点新英格兰口音。她穿着一条紫酱色毛料裙子和一件定做的粉红色罩衫，料子并不昂贵，但式样新颖别致。那双眼睛是斯塔弗利最鲜明的特征，蓝蓝的，坦率，伶俐，似乎在向西莉亚表达道：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我是一名制药行业的经理，”西莉亚说。“闯到这来我很抱歉，但我想见见你。”屋里沉寂了好几秒钟。西莉亚感到盯着自己的那双眼睛变得严厉了，正在估量着什么。

“我想你就是乔丹吧。”

“是的。”西莉亚感到吃惊。“你怎么知道？”

“我听说过你。在那个腐败的行业里，女经理是不多见的，可以肯定，没有谁像你那样把妇女的正直本性出卖得那么多。”

西莉亚温和地问道：“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像你说的——出卖了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出卖的话，就不会在药品行业干销售。”

“我最初是药剂师，”西莉亚解释说，“后来和其他人一样，在公司得到提升。”

“我对那些不感兴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西莉亚力图用笑容对待敌意：“我说了我想见见你，这是实话。我有点想法，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听听对方的意见。即使看法不一致，也可能对大家都有好处。”

然而，友好的姿态毫无效果。这女人冷冰冰地问道：“有什么好处？”

西莉亚耸了耸肩。“也许可以增加些谅解。不过无所

谓。显然，这并不是个好主意。”她转过身去要走，不想再受对方的非礼。

“你希望知道些什么？”

这句话似乎不那么咄咄逼人了。西莉亚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是离开还是留下。

斯塔弗利指了指一把椅子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吧。我给你十分钟时间，然后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在别的场合，西莉亚会直抒胸臆，可是此时，好奇心使她保持着低调。“有一件事我想知道，那就是为什么你这么仇视制药行业。”

莫德·斯塔弗利第一次露出淡淡的笑意，然而那笑容很快就消失了。“我说十分钟，而不是十小时。”

“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现有的时间内开个头呢？”

“好吧。你那行业里最不道德的恰恰就是你所干的——推销。你们公司和所有其他公司都卖得太多——俗不可耐、玩世不恭、不择手段地推销。你们搞出那些总的说来还算好、但医疗作用有限的药品，通过大规模的、无情的销售攻势或假手于人，把这些药开给无数不需要、买不起或不应该得到的人——在某些人身上，这三种情况都存在。”

“‘不道德’和其他那些字眼分量很重，”西莉亚说。“谁都不否认，药有时是开得太多，但——”

“有时开得太多！开得过多是普遍现象。但这种普遍现像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有意策划出来的，而且很可能是你们祈求的！如果想要个例子，就想想安定之类的药品——这类药物可能是有史以来超量使用最多的家庭滥用药品。你们这类公司贪婪成性，发起了那些大加渲染的推销攻势，结

果，这些药品使无数人嗜用成瘾、悲观失望、轻生弃世……”

“但也有许多人，”西莉亚说，“确实需要这些药品，从中得到了好处。”

“那是少数，”这女人并不松口，“即使没有那些饱和式的广告宣传和大力推进销售的活动，他们也能得到这些药品，这些宣传和推销使医生误入歧途，相信安定一类的药可以包医百病。我了解这些。我就曾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医生——直到看清药品业的景象多么惨不忍睹，才放弃开业，创建了这个组织。”

西莉亚试探地说:“我知道你是一名医生。”

“是的，内科医生。我受的训练是要保持人们的身体健康，挽救生命，这件事我仍在做，只是规模要比从前大得多。”斯塔弗利摆了摆手不再谈自己。“还是说安定吧。它还体现出你们那一行的另一种不道德行为。”

“我听着呢，”西莉亚说。“并不同意，但是在听。”

“相互竞争的药品公司生产出名目繁多的安定，并非因为有人需要。要五种不同的安定毫无益处，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处。然而看到安定使一家公司捞足了金钱之后，其他公司便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进行研究——耗去宝贵的科研时间和大笔钱财——目的不是发现一些新的有益的东西，而只是要搞出一种自己的名字不同的安定。于是它们生产出其他的安定——在分子式上作点文章，换汤不换药，稍微有所不同，于是能够获得专利，并且获利丰厚地销售——”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我也有’型的药品可能是过多了。但这类药有时的确导致新的发现，

还能维持制药公司在出现其他重大突破前不破产,而社会又需要那些公司。”

“噢,天那!”斯塔弗利医生把手放在额头上,作出不敢相信的姿态。“你当真相信那种幼稚可笑的论点吗?而且这并不是安定一种药所特有的。每当一家公司生产出一种重要药品,其他公司就照搬过去。这就是为什么药品研究应由政府指导和控制,但费用应由各公司出的原因所在。”

“现在我无法相信你真那么认为,”西莉亚说。“难道,你希望药品研究掌握在那些把社会福利折腾垮、大搞政治分肥、不能平衡收支、为了选票不惜出卖自己母亲的政客手中吗?为什么要那样?照那样,青霉素现在也上不了市场!好吧,让咱们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是不完善的,但总比那样强得多,也道德得多。”

斯塔弗利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你们那个宝贵的行业非得让法令好好管教一番,才会公开说明药物的危险副作用。甚至现在它还在为尽量少说明危险性而抗争,而且往往取胜。不仅如此,一种新药上市后,有害的副作用被隐瞒起来——轻而易举、厚颜无耻地埋藏在公司的档案里。”

西莉亚反驳道:“那是胡说!根据法律,我们要向食品和药物总局报告有害的副作用。哦,可能个别场合某些人忽视了……”

“有许多场合,我们组织是知道的,我敢打赌,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可能由司法部对非法隐瞒情报进行调查?不,只要在国会里有那一帮你们雇用的说客在活动,就不可能……”

西莉亚想，她到这来是听取意见的，意见是听到了。她继续听下去，偶尔插句话，说好的十分钟己拖成了一个小时。

其间，斯塔弗利提到最近的一次争执，对此西莉亚有所耳闻。一家制药公司（不是费尔汀－罗斯公司）有种产品遇到麻烦，那是一种医院使用的静脉注射液。有些装有消过毒的静脉注射液的瓶子盖是坏的，细菌进入瓶内，引起败血病。目前，人们认为这是好几个病人死亡的原因。

令人进退两难的是：人们知道出了问题的瓶子数量不大，而且很可能全都查出来了；而且，既然制造过程中的问题已经查明并且得到了纠正，也不会再出现类似问题。如果禁止使用医院库存的所有静脉注射液，就会导致严重短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死亡。这个问题已经在制造厂家、食品和药物总局以及病院之间来回争论了好几个星期。斯塔弗利医生批评了这个被她说成是“药品公司故意拖拉、拒绝撤回危险产品的丢人例子”。

“那件事我恰巧略知一二，”西莉亚说，“每个有关的人都希望予以解决。就在今天上午，我还听说食品和药物总局已决定禁止使用任何现存的静脉注射溶液。周末期间他们将准备好通知书，决定在星期一早晨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斯塔弗利紧盯着她的来访者。“你能肯定吗？”

“绝对可以。”这个消息来自出事公司的一位官员，西莉亚知道他是靠得住的。

斯塔弗利在桌上的便笺簿上记了一笔，两人又继续谈下去。最后谈到蒙太尼。

“就是现在，”斯塔弗利说，“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

也还要尽其所能阻止那种没得到充分检测的药品上市。”

西莉亚对这种单方面的训斥已经感到厌烦了。“说对蒙太尼的检测不充分是可笑的！此外，我们已经得到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

“为了公众利益，批准必须撤回。”

“为什么？”

“澳大利亚有一个案例——”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我们了解澳大利亚那个案例。”她接着解释了医学专家如何驳倒在法庭上提出的指控，而且法院和澳大利亚政府举行的听证会，都认为蒙太尼没有责任。

“我不同意那些专家的意见，”斯塔弗利说。“案件的记录你都看过吗？”

“我看过详细记述这一案件的报道。”

“我没问你那个。我问你是否读过案件的记录？”

西莉亚承认说：“没有。”

“那么就读一读！读过后再来讨论蒙太尼。”

西莉亚叹了口气说，“我想任何进一步的讨论都不会使你我有任何进展。”

“你可能记得，我一开始就对你说过。”这女人锐利的眼中第二次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西莉亚点点头。“你是对的。其他方面不一定，但在这一点上可以肯定。”

斯塔弗利医生已经又去读西莉亚进来时她在看的那份文件了。她抬抬眼说：“再见，乔丹。”

“再见，”西莉亚说，然后穿过令人沉闷的办公室，朝

外面同样沉闷的街道走去。

傍晚，从曼哈顿驱车回莫利斯敦的路上，西莉亚回想着斯塔弗利医生的为人。

斯塔弗利当然是个有献身精神的人，但同时，她实在有点着魔了。同样明显的是，她缺乏幽默感，对自己过分认真。西莉亚过去碰到过这种人，让他们一起坐下来，进行深思熟虑、平心静气的谈话总是很困难。他们过分习惯于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思想方法，无法把决然的对立放到一边，想一想黑与白之间还有深浅不同的灰色，就像生活中往往呈现的那样。

另一方面，这位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主席显然消息灵通，长于辞令，善于安排，思维敏捷甚至可能是才华出众的。

她过去行医的资历使她享有一种地位，在药物方面，人们不能对她的看法充耳不闻。她的某些观点同西莉亚自己的看法也并无重大分歧。西莉亚记得，十四年前，她自己也像斯塔弗利这样谈论过“我也有”药品和“分子式上的花样”。当时，是萨姆·霍索恩在作答时提出了西莉亚这天下午运用的论据。尽管西莉亚采用了这些论据，她仍不能完全相信那些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斯塔弗利在强调制药行业消极方面时，闭口不谈这一行业对科学和健康作出的许多积极的、人道主义的贡献，这就不公平了。西莉亚曾听到有人把美国的制药行业说成是“国宝”，而且相信这种比喻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斯塔弗利认为药品研究应由政府控制的论点也是天真、荒唐的，在蒙

太尼问题上，她偏听偏信，成见很深。

但是总起来说，斯塔弗利和她的组织是难以对付的敌手，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掉以轻心。

西莉亚沮丧地想，有一个问题她被斯塔弗利抓住了，那就是她没有读过澳大利亚审理蒙太尼一案的记录。她决意要在下星期弥补这个过失。

那天吃晚饭时，西莉亚向安德鲁描述了她去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情形，以及自己对这一组织的看法，和往常一样，安德鲁提出了一些明智的见解。

"你可能会发现，同那些活动分子——莫德·斯塔弗利，西德尼·沃尔夫，拉尔夫·内德尔以及其他人——打交道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有时你甚至可能讨厌他们，"安德鲁说。"但是你需要他们，你们行业需要他们，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公司在内德尔没出现之前需要一个他那样的人一样。内德尔的煽动，有助于改进汽车的质量，使它更安全。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我对他是颇为感激的。现在，斯塔弗利和沃尔夫监督着你和你们那帮人，别干出格的事。"

"这我承认。"西莉亚感叹地说。"但是，要是他们不那么极端，更通情达理一点，该多好!"

安德鲁摇了摇头说："他们假如那样，就不会成为成功的活动家。另外——当他们确实无情无义而又不讲道德的时候，正像他们有时表现出来的那样，你应该问问自己：他们是从哪学来的这一套？答案是：从你们那样的公司那里，我亲爱的，因为那些公司在没人盯着它们的时候，就是无情无义和不讲道德的。"

星期五下午，西莉亚走后几分钟，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办公室里出现的一个场面，她要是亲眼目睹，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安德鲁最后的那段评语。

斯塔弗利招来一位助手，问道：“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走了吗？”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斯塔弗利指示那个年轻人说：“明天早晨，我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你去安排，越早越好。你可以说，主题是影响到医院和病人的紧急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一定要找到电视网以及专线通讯社的人，同时要发布一条新闻，这我现在就去写。有人今晚得加班，去……”

简明扼要的指示继续发出，次日上午十点钟新闻发布会开始了。

面对记者和电视摄像机，斯塔弗利医生讲述着她前一天和西莉亚谈论过的静脉注射液问题——细菌污染了的瓶子和由此造成的败血病，据信已造成多人死亡。这位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领导人既没有提到西莉亚，也没有提到西莉亚提供的情报，即食品和药物总局已经决定禁止继续使用有关公司提供的所有现存静脉注射液，以及这一禁令将于星期一宣布。

相反，斯塔弗利振振有词地说：“食品和药物总局，以及制造这种可能致人于死地的材料的公司，至今无动于衷，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为此感到痛心。同时，我们强烈要求——是的，强烈要求！——禁止使用现已提供的所有静脉注射液并予以收回……”

其影响正如立竿见影。当天电视网在晚间新闻联播中选用了这条消息。次日，星期日出版的各报也把这条消息放在

突出的位置上，很多报纸都用了美联社记者拍摄的斯塔弗利正在讲话的照片。这样一来，星期一食品和药物总局发表声明后，大部分记者并不去核实情况，便提笔写下了他们的报道：“今天，食品和药物总局对莫德·斯塔弗利医生和她的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要求作出迅速反应，宣布禁止医院继续使用……”

对斯塔弗利的组织来说，这是一场成功的政变，很快它就被大加渲染地写进小册子，通过邮局分发各地，募集捐赠。

西莉亚一直颇为难堪地注视着这一连串事件，对于自己卷入其中的情况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给她上了一课。她认识到，自己冒失得近乎愚蠢，以致被一位工于计谋的人利用了。

十一

西莉亚吃惊地发现，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到处都找不到一份澳大利亚法庭审理蒙太尼一案的记录。公司的法律部门也无法在美国境内找到。许多报道引用了审理记录，但西莉亚现在想要了解的是全部过程。尽管莫德·斯塔弗利显然有一份，西莉亚却不想开口找她去借。于是她指示法律部给澳大利亚的一个通信法律公司拍份电报，让它给空邮一份来。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二月份的期限越来越近，推出蒙太尼的宣传活动目前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西莉亚在她的副手比尔·英格拉姆的协助下，已经花掉了几百万美元，供今后数月使用的更多的款子又拨来了。

精心制作的广告——昂贵的四版彩色插页——出现在大批医学杂志上，雪片般的直接邮件迅速向全国的医生和药剂师飞去。在寄出的推销宣传品中有一盘盒式磁带，一面是勃拉姆斯优美的摇篮曲，另一面是有关蒙太尼的临床说明书。作为对广告和邮件的支持，公司的男女新药推销员还向医生们发放成千上万盒蒙太尼样品，同时顺手在他们的桌上撂下高尔夫球座和记分器，上面都印有“蒙太尼”的字样。

公司里从上到下，同推出任何一种新药一样，充满着一派既兴高采烈、满怀希望又惴惴不安的复杂气氛。

在更广的范围内，来自费尔汀－罗斯公司英国研究所的消息也给人以希望。那里，马丁·皮特－史密斯的科研小组看来已经成功地突破了长期使他们困惑的技术障碍。目前还不了解全部细节——马丁的报告很简短，只是概括地讲了讲——然而，现在突破了的障碍似乎正是拉奥·萨斯特利博士十八个月前同西莉亚谈起过的。拉奥当时说：“没有任何技术能使我们继续前进……可能今后十年……”

西莉亚高兴地得知，至少在这一点上，萨斯特利错了，而马丁是对的。

人们通过哈罗研究所的管理主任奈杰尔·本特利的来信得知，英国那里的技术成就涉及以鼠脑中获取的一种脑肽混合物的提纯，对白鼠进行的迷津试验表明，它有助于改善老龄动物的记忆力。进一步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显然，要制成能用于提高人的记忆的药物，那还不知要多少年，但现在成功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消息来得很适时，事先排除了一些董事会成员再次要求关闭哈罗研究所的企图——他们的理由还是开支过大，而又

毫无成果。现在，有了实际的成果，哈罗研究所和脑力老化过程研究项目看来暂时不会被取消了。

这也使西莉亚感到惬意，更为自己一年半前作出反对关闭哈罗研究所的建议而高兴。

十二月中旬，西莉亚要的那份澳大利亚案件的记录到了。那是一卷厚厚的打印材料，有好几百页。不过到那时候，西莉亚工作太紧张，只好先把它放在一边，以后再读。直到一月初，她还没顾得上，又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看来，阅读记录不得不再次延期了。

这时，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卡特当选总统，将在今后的四年中入主白宫，新当局的侍从们立即四出招兵买马，填补政府里共和党留下的许多高位。被招募去的人中，有费尔汀－罗斯公司主管推销和商务的副总经理扎威尔·里夫金。

扎夫·里夫金①是一位矢志不渝的民主党人，近来又是一位卡特的热情支持者，在竞选过程中耗费了精力又提供了钱财。他认识新总统，曾同他一起在海军里服役。由于所有这一切，现在他得到了报偿，被提请担任商业部副部长。

在费尔汀－罗斯公司里，起初，对方的提议，以及扎夫准备接受的意向都秘而不宣。萨姆·霍索恩和董事会的一些成员曾在私下议论过此事，认为应该接受这一提议。大家都明白，在华盛顿商业部里有一位朋友，对公司有益无害，于是，不事声张地为里夫金做出了特殊而又慷慨的提前退休安排，而里夫金也将于一月二十日总统就职后很快离开公司。

一月份第二个星期里的一天，萨姆把西莉亚找来，告诉她关于里夫金的安排。这事西莉亚以前一无所知，不过一两

① 扎夫是扎威尔的昵称。——译注

天之内就会变得无人不晓了。

“可以相当坦率地讲，”萨姆说，“没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想到这事会这么快发生：扎夫离开以后，你将被提升为主管销售和商务的公司副总经理。这事我已同那些批准关于扎夫的安排的董事会成员讨论过。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刻有点令人尴尬，正当蒙太尼要——”萨姆停了一下。“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西莉亚回答道。俩人一直在萨姆的办公室站着，西莉亚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坐下。”

“啊，当然，请坐。”萨姆指着一张椅子让她坐下。

“再给我一分钟让我思考一下。”西莉亚的嗓音略显沙哑。“你可能没意识到，不过对我来说，你刚才的话却是晴天霹雳。”

萨姆似乎悔悟过来。“噢，见鬼，真对不起！我应该对这事郑重一点。有时候我干事就这么心急火燎的，结果——”

西莉亚说：“这样干事也不错，其实怎么干都可以。你刚才说蒙太尼……”

可是说这话时，西莉亚有些心不在焉。她的思绪万千，想起十七年前的一个场面。当时主管推销的副总经理欧文·格莱戈森——他已去世多年——在纽约举行的公司推销工作大会上，当着几百人的面，气急败坏地命令西莉亚退出会场……是萨姆救了她——从副总经理和所有其他人手里救了她——而现在又是萨姆……真见鬼！我可不能哭，西莉亚对自己说。但她还是哭了，尽管没有失态。她抬起头，看见萨姆把手绢递过来，对她微笑着。

“这是你自己赢得的，西莉亚，”萨姆和蔼地说，“全

凭你自己，在这条路上的每一步。我早就该祝贺你！早饭时我告诉莉莲，她和我一样高兴；她让我告诉你，我们很快要聚一聚。”

“谢谢。”西莉亚接过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请向莉莲致谢，我也要感谢你，萨姆。现在谈谈蒙太尼吧。”

“是这样，”萨姆解释到，“由于你一直主管推出蒙太尼的计划，我和那些我提到的董事会成员都希望你把那些事干完，尽管你要接过更大的责任。这意味着你要承受很重的担子……”

西莉亚让他放心：“那不成问题，关于蒙太尼，我同意。”

“同时，”萨姆指出，“你还得考虑一下，谁来接替处方药品推销部经理的职务。”

“比尔·英格拉姆，”西莉亚毫不迟疑地说。“他，人不错，也做好了准备。他也一直在搞蒙太尼的事。”

西莉亚想，把自己的前程同另一个人的命运拴在一起的原则，就像度蜜月时她向安德鲁叙述的那样——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西莉亚跟着萨姆逐步上升，她的计划实现得多么完满呀！现在比尔又跟着西莉亚得到擢升；西莉亚琢磨着，谁又已经把他自己同比尔拴在一起了呢？

西莉亚竭力控制自己——此时她的心思一分为二——结束了同萨姆的讨论。

那天晚上，当西莉亚告诉安德鲁她将被提升时，安德鲁紧紧地拥抱着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不过我一直都是这

样。”

“多数时候是这样，”西莉亚纠正他的话。“也有过并非如此的时候。”

安德鲁做了个鬼脸说：“那是以前的事了。”然后又简短地说了声，“请原谅，”就到厨房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瓶施拉姆堡牌香槟出来，后面跟着温妮·马奇，喜气洋洋地端着放上酒杯的托盘。

安德鲁宣布说：“温妮和我将为你喝一杯，如果你愿意，就同我们一起喝。”

酒斟满后，安德鲁举起他的酒杯说：“为你，我最亲爱的！为你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一切。”

“我也是，乔丹太太，”温妮说。“上帝保佑你！”

温妮呷了一口，然后犹豫不决地看着手里的酒杯说：“我不知该不该把剩下的都喝了？”

西莉亚问到：“为什么不呢？”

“嗯……可能对孩子不好。”温妮瞟了安德鲁一眼，满脸通红，然后咯咯地笑着说，“我刚发现我怀孕了——真不容易呀。”

西莉亚跑过去抱住她。“温妮，这消息太好了！比我的消息重要得多！”

“我们为你高兴，温妮，”安德鲁说。他把温妮的香槟酒杯接过来。“你是对的。现在不该喝这个了。等你的孩子问世时，我们再开一瓶新的。”

晚上，西莉亚和安德鲁准备上床睡觉时，西莉亚倦怠地说：“今天真够可以的了。”

“非常快乐的一天，”安德鲁发表感触说。“我希望快

乐的时光常在。也理应如此。”

然而他错了。

坏消息的第一个兆头，是整整一星期后显露出来的。

比尔·英格拉姆来到西莉亚的办公室，很快，他就要搬到这里来了。尽管岁月流逝，他仍然像个孩子，一只手抓着他那永远不听话的红头发，说：“我想你应该看看这个，尽管我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巴黎的一个朋友寄来的。”

他指的是报上剪下来的一则消息。

“《法兰西晚报》上的一条新闻，”英格拉姆解释说。“你的法语怎么样？”

“能看得懂。”

西莉亚接过报纸开始读起来，她突然感到发冷，似乎有一种预感，身体在颤抖，好像心跳停了一拍。

那条报道很简单。

比利时边界附近有一个名叫努松维尔的法国小镇，有一位妇女生了一个女孩，现在一岁了。医生最近诊断出这个女孩患了中枢神经系统紊乱症，这将使她的四肢永远不能正常活动；检查还表明，女孩的大脑没有任何发展。目前还没有可能的医治方法。那个女孩——用报上可怕的比喻来形容——是个没有生气的“植物人”，诊断医生认为她将永远如此。

这个孩子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服过蒙太尼。现在她和家里其他的人都认为服用蒙太尼是造成孩子先天生理缺陷的原因。从那条消息里看不出医生是否也同意这个看法。

《法兰西晚报》报道的结尾是一句费解的话：“在西班

牙，有另一个似乎相同的病例。”

西莉亚默默地站着，沉思着，掂量着这条新闻的意义。

……在西班牙，有另一个似乎相同的病例。

“正像我说的，”比尔·英格拉姆宽慰西莉亚说，“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这事担心。毕竟，《法兰西晚报》以报道耸人听闻著称，要是登在《世界报》上就不一样了。”

西莉亚没有作声。先是澳大利亚，现在又是法国和西班牙。

尽管如此，常识告诉她，比尔的话是对的。没有理由为此担心。她想起自己对蒙太尼的坚定信心，法国公司煞费苦心的研究，好几个国家旷日持久的检测，要求有多重保险并且满足了，蒙太尼是非常安全的。没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当然。

不过……

西莉亚果断地说：“比尔，你马上尽快把有关那两个案例的所有材料都找来，然后向我汇报。”她拿起那份剪报，又随手放在桌子上。“这我留下。”

“好吧，如果你这样要求。”英格拉姆看了看手表。“我去给基隆德化学公司打电话。今天还有时间，我曾和他们那里的一个人打过交道，知道那人的名字。不过我还是不相信——”

“打吧，”西莉亚催促着，“现在就打！”

一个小时之后，比尔高兴地回来汇报。

“不用担心了！”他说。“我和基隆德公司的那个朋友作了长谈。《法兰西晚报》提到的那两个案例他全清楚。他

说对两个病例都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并没有任何令人惊恐、甚至可疑之处。他们公司派了一个医疗科学小组到努松维尔去了，然后那些人又飞往西班牙，去调查那里的病例。”

西莉亚问道：“他对你讲了具体情况吗？”

“讲了。”比尔看了看手里的一页纸。“很凑巧，两个病例都同澳大利亚病例很相像，就是后来证明是假的那个，你还记得吗？”

“澳大利亚的报道我知道。”

“哦，两名妇女——生下患有先天中枢神经系统紊乱的婴儿的母亲——都服用过其他各种药物，而且在整个怀孕期间还喝过大量的酒。此外，那个法国婴儿的家里有先天性痴呆症病史，西班牙那个婴儿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都是癫痫病人。”

“但两位母亲当时都服了蒙太尼？”

“是的。我的那位法国熟人——他叫雅克·圣－扬，有化学博士学位，他告诉我，基隆德化学公司开始也很担心，就像你一样。正如他所指出的，在这件事上，他们公司和费尔汀－罗斯公司一样，干系重大，或许还要更大。”

西莉亚干脆地说：“说下去！”

“最后，结论是：蒙太尼与这两个有先天缺陷的婴儿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家和医生，包括从外面请来的顾问，对这一点看法是一致的。然而他们确实查明，这两个妇女用过的其他一些药品，同时服用是危险的，而且可能……”

“我要看看那些报告，”西莉亚说。“我们最快了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两份报告这儿都有。”

“这儿？”

比尔肯定地点点头。“就在这座楼里。雅克·圣－扬告诉我，文森特·洛德那里有。两三个星期前就寄出了，这是基隆德化学公司既定政策的一部分，即要让有关的人都得到通报。我是不是去问问文斯——”

“不，”西莉亚回答道。“我去。就这样吧，比尔。”

“听我说，”比尔的声音显得忧心忡忡。“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我想你不必过分担忧——”

西莉亚无法控制她那不断上涨的紧张情绪，厉声说：“我说过就这样了！”

“你为什么要看那些材料？”文森特·洛德问西莉亚。

西莉亚正在研究部主任的办公室里，来要她与比尔·英格拉姆谈到的那些有关蒙太尼的报告。

“因为我认为亲自读读这类情报是重要的，而不想只通过第二手材料了解。”

“假如你说的第二手是指通过我，”洛德说，“难道你不认为我更有资格读那类报告，然后作出判断——正像我已经做了的那样？”

“你的判断是什么？”

“这两个事件都没有任何可能牵涉到蒙太尼的地方。所有的证据都说明这点，而这些证据是由有资格、有能力的人进行彻底调查后得出的。我补充的意见——顺便说一下，现在基隆德化学公司也同意——有关的那两家只是想讹点钱。这种事时常发生。”

西莉亚问道：“萨姆知道这些报告吗——在法国和西班

牙发生的事件？”

洛德摇头。“我反正没有告诉他。我认为这些材料没多大意义，不值得打扰他。”

“好吧，”西莉亚说，“现在我不打算过问你的决定。但我仍想亲自读读这些报告。”

最近一段，洛德对西莉亚变得越来越友好，但在这次谈话过程中，这种友好劲儿明显地冷下来了。这时，他尖刻地说：“如果你有自己掌握科学知识、作出判断的抱负，那么让我来提醒你，你取得那劣等化学学士学位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而且已经过时。”

西莉亚尽管对研究部主任不愿给她那些报告感到惊奇，却无意去和他争吵。她镇静地说：“我没有什么抱负，文斯。但是我请求你！——让我看看那些报告好吗？”

接着发生的事又出乎西莉亚的意料。她本以为那些报告存放在总务部门的档案系统里，洛德会让人去取。然而并非如此，洛德满脸怒气地掏出钥匙，打开办公桌上抽屉的锁，取出一个文件夹。又从里面取出几张纸来，递给西莉亚。

“谢谢，”西莉亚接过报告。“我会还给你的。”

那天晚上，尽管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西莉亚还是熬到很晚，读基隆德化学公司的报告，以及澳大利亚案例的记录。那份审理记录更使她担忧。

完整的记录中有好几处重要的地方，在她以前读过的摘要和概括性的报道中是没有的。

在摘要报道中，澳大利亚案件里的那个妇女被说成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大剂量地服用各种药物（除了蒙太尼以外），

近乎酒鬼，一个烟瘾极重的人。这都是事实。

同样真实但在摘要的报道中没有提到的是，尽管这个有先天生理缺陷的婴儿的母亲的基本情况如此，但她人很聪颖，有好几名证人都为此做证。此外，这个妇女家中没有神经损害或畸形病史。

西莉亚以前不知道的另一个新情况是，这个妇女以前生过两个孩子，都很正常、健康。

摘要的报道中说，那个女人不知道她最后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但是——完整的案例记录表明——她确实知道那孩子的父亲是四个男人中的一个，进行调查的医生逐一询问过这四个男人，没有发现他们及其家属有任何精神或器官性病史。

从文森特·洛德那儿要来的关于法国和西班牙病例的报告，与比尔·英格拉姆说的大体相同。其中的细节也证实了格德的说法，即基隆德化学公司的调查是由很有能力的人进行的，相当彻底。

但是，三份报告加在一起，并没有减轻西莉亚心中的不安。不能回避的是，尽管有其他情况，三名相距遥远的妇女，都生下了畸形和精神功能缺损的婴儿——而且在怀孕期间都服用过蒙太尼。

最后，西莉亚作出决定：尽管文森特·洛德很不情愿，还是必须通知萨姆·霍索恩，不仅是所有了解到的事实，还要告诉他自己对蒙太尼不断增长的不安。

十二

次日下午傍晚时分。

上午十点前后，一份标有“急件”字样的便函从西莉亚那里送达萨姆·霍索恩手中。过后不久，萨姆宣布将于下午四时半召开高级管理人员会议。

这时，西莉亚正向总经理套间走去，朝着走廊敞开的门里，传来男人兴高采烈的笑声。眼下，西莉亚觉得这有些不合时宜。

她走进外间的办公室时，萨姆的两个秘书中的一个抬起头来，笑着打了个招呼：“哈罗，乔丹女士。”

“像是在聚会，玛基。”

“也算是吧。”秘书又笑了笑，朝另一扇开着的门做了个手势。“你干吗不进去？我想有什么消息，霍索恩先生想亲自告诉你。”

西莉亚走进屋，里面雪茄烟云弥漫。萨姆在里面，还有文森特·洛德、塞思·费恩戈尔德、比尔·英格拉姆和好几位副总经理，其中有格伦·尼科尔森，——主管药品制造的本公司元老，负责把安全关的斯塔伯特博士，以及朱利安·哈蒙德——主管公共关系的年轻工商管理硕士。所有的人都衔着雪茄，在那儿喷云吐雾。英格拉姆还有点不大自在；西莉亚以前从未见过他吸烟。

“哈，西莉亚来了！”有人叫起来。“萨姆，给她一支雪茄！”

“不，不！”萨姆说。“我给女士们准备了其他东西。”他满脸笑容地走到办公桌后面，那里堆着一小摞巧克力糖盒——海龟模样的。他递给西莉亚一盒。

“庆祝我的外孙，他”——萨姆看了看表——“已在世二十分钟。”

刹时间，西莉亚的严肃劲烟消云散。“萨姆，这消息太

好了！祝贺你！”

“谢谢你，西莉亚。我知道，散发雪茄和巧克力这套规矩，一般是当父亲的干的，但我决定开创一个新传统，让爷爷、姥爷也来参加。”

“这传统真太棒了！”主管制造的头头尼科尔森说。西莉亚接茬说，“小海龟有意思，我最喜欢这种。”她注意到比尔·英格拉姆的脸色略显苍白，不再抽他的雪茄。

西莉亚问道：“朱丽叶一切都好吗？”

“绝对平安！”萨姆高兴地说。“就在你们大家进来前几分钟，我接到莉莲从医院里打来的电话，我就是这样得知喜讯的，‘母亲和一个七磅的男孩，全都很好。’”

“我要到医院去看朱丽叶，”西莉亚说。“大概明天吧。”

“太好了！我要告诉她等你。这个会一开完我就到医院去。”显然，萨姆正在兴头上。

斯塔伯特博士问道：“咱们干吗不延期举行呢？”

“不，”萨姆说，“先开掉也可以。”然后瞥了其他人一眼，“我想不会很长。”

文森特·洛德说：“没有理由开那么长。”

西莉亚的心里猛觉一沉，知道这一切要搞糟。在这个关头，蒙太尼的出售和萨姆外孙的降生搅在一起，真是再糟不过的了。萨姆喜气洋洋，其他人分享着他的快乐，这使这次会议目的的严肃性一扫而光。

大家在萨姆的带领下，朝办公室里的会议区走去，在一张桌子旁各自找好位置。萨姆坐在上首。他免去了开场白，显然不打算浪费时间，就讲了起来。

“西莉亚，今天午前，我把你给我的便函转给在座的每

人一份，还给了有事要到华盛顿去两天的扎夫·里夫金，他提出可以把出行推迟两天，以便参加这个会，但我告诉他没有那个必要。”萨姆扫了一圈桌子周围的人。“大家都读过西莉亚写的东西了吧？”

有的人喃喃地表示肯定，有的点点头。

萨姆说：“很好。”

西莉亚在起草便函时颇费了一番心思，她很高兴人们都读了。便函提到澳大利亚法院处理有关蒙太尼一案的过程，指出那些她阅读审理记录时发现，而在公司里传阅的摘要中没有提到的事实。她还描述了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导致对蒙太尼提出指控的事件，那些事件已被《法兰西晚报》披露，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已见报。最后，她解释了基隆德化学公司的理由，为什么这三起对蒙太尼的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不必为之惊慌失措。

西莉亚在便函中没有提出自己的任何结论，她准备在这次会上，听听别人怎么讲的再说。

“让我开门见山地说吧，西莉亚，”萨姆说，“你提请我们注意这些东西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材料很重要，因为别人也会听到，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三个星期以后，在把蒙太尼推上市场时，能够提出我们对事件的解释——正确的解释。”他探询地望着西莉亚，“我肯定这就是你的目的，对吗？”

这一提问出乎西莉亚的意料，她尴尬地回答说：“嗯，那是目的之一……”

萨姆似乎仍然急于了结这一切，他点点头，继续说：“咱们还得搞清另一件事。文斯，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西莉亚提到的那些基隆德化学公司的报告？”

研究部主任面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因为，萨姆，如果我把收到的同我们所有产品有关的每一份置疑材料都送到你那里去，首先我就没有完成自己评价在科学上哪一份材料重要，而哪一份材料不重要的职责，第二，你的案头将堆起一大摞材料，别的什么都别干了。”

萨姆似乎对解释感到满意，他又指示说：“谈谈你对那些报告的看法。”

“那两份报告本身就把问题解决了，”洛德宣称。“报告表明，基隆德化学公司关于两个事件都不涉及蒙太尼的结论，科学上言之有据，十分透彻，我完全满意。”

“澳大利亚那个事件怎么样？西莉亚提出的那几点新情况对原来的结论有什么影响吗？”

西莉亚寻思：我们坐在这里，所有的人，漫不经心地谈论“事件”、“案件”和“结论”，而实际上涉及的——即使不牵扯到蒙太尼——却是终生都将是“植物人”的婴儿，他们不能行走，甚至不能舒展四肢或正常地运用自己的大脑。我们真那么冷漠无情吗？或许，正是畏惧使我们不去使用那些真实的、令人不快的词句？或许，我们还松了一口气，那些婴儿远在天边，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们……不像萨姆的外孙，就在身旁，我们还用巧克力和雪茄庆祝了他的降生。

洛德在回答萨姆的问题，他并没费心去掩盖对西莉亚的不快。“那几点‘新情况’——你那样说是抬举了它们——丝毫不能改变任何东西。说真的，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把它们提出来。”

桌子周围响起一阵轻松的低语声。

洛德继续说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这次会议准备

了一份材料，准备记录在案，从科学方面对澳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的三个事件加以评价。”他犹豫了一下。“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萨姆问道：“要多长时间？”

“保证不超过十分钟。”

萨姆看了看表。“好吧，以十分钟为限。”

全搞错了！西莉亚在心底无声然而近乎发狂地抗辩着。整个问题太关键，太重要，决不能这样草率行事。但她还是克制自己如潮的思绪，集中注意力，听文森特·洛德讲些什么。

研究部主任的话颇具权威性，令人信服，又使人放心。他逐一分析了三个畸形儿和他们的父母的基本情况后指出，那么多破坏正常妊娠的因素，哪一条都可能毁掉胎儿。特别是，“毫无节制地把多种化学成分在人体内加以混合，尤其是药物和酒精，”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类例子是悲惨的，又是屡见不鲜的。

洛德争辩说，在这里分析的所有案例中，每一个都有那么多可能造成危害的因素，有的简直必然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归咎于蒙太尼就是没有道理和不科学的了，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蒙大尼的记录可谓毫无瑕疵，而其他可能性又如此有力。他用了“歇斯底里”和“可能的欺诈行为”这样的用语，来形容那些把责任推给蒙太尼的企图，以及伴随这种企图而来的宣传。

其他人神情严肃地倾听着，似乎为之折服。也许，他们这样是对的，西莉亚想。她希望自己也能像文森特那样毫不含糊、信心十足。她真的希望，而且也明白，洛德作出判断的

资格要比她强得多。直到昨天她还是蒙太尼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现在实在没有把握。

洛德得出雄辩的结论："采用任何一种新药时，总是有人说会带来坏处，有害的副作用超过了它的益处。这类说法可能是负责任的，以合格的专业人员的真诚关注为基础的，也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由没有资格的人毫无根据地提出来的。

"然而，每次推出一种新药，都要小心谨慎、不为感情所动、科学地进行检验，这既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种一旦生产一种危险药物就会被压垮的公司。因为——不要搞错！——没有任何针对一种药物产品的控诉、批评，可以被人完全置于脑后。

"当然，必须搞清楚的是，在一个服用过某种药物的人身上出现的不良反应，是这种药物造成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要记住，不良反应可能出于许多原因。

"我感到满意的是，在我们讨论的事件中，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检验。对指控进行了检查，发现指出的副作用并非来自蒙太尼。

"最后，还要记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一种药物受到无端指控，说它造成了并非由它所致的副作用，而由于这种指控，药物被禁止广泛使用，无数的人就会被剥夺这种药物在医疗方而带来的好处。在我看来，不应剥夺他们可以从蒙太尼那得到的好处。"

这一结论很能煽动人心，西莉亚心里也承认。

萨姆说："谢谢你，文斯。我觉得你使我们大家更放心了。"显然，他的话表达了其他人的想法。萨姆把椅子挪了挪，说，"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什么正式决议了。我个人感到满意，完

全可以放心地全力继续蒙太尼的工作。我想其他人也同意。”

其他人点点头表示同意。

“那么，”萨姆说，“我想就这样了。现在如果你们能允许我……”

“对不起，”西莉亚说，“不过我觉得事情还没完。”

所有的脸都对着她。

萨姆不耐烦地说：“什么事？”

“我想问文斯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你非问不可的话。”

西莉亚看看她的笔记。“文斯，你说蒙太尼不是造成那三个分别出生在澳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的婴儿成为‘植物人’的原因，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孩子不能挥动四肢，大脑也不能正常活动。”西莉亚决定，如果其他人不敢把令人不快的实情讲出来，她可不怕。

洛德说：“我很高兴我讲话时你在听。”

西莉亚没有理会令人不舒服的口气，继续问道：“既然蒙太尼不是畸形的原因，什么是呢？”

“我想我已经讲清楚了，那可能是好几个甚至许多原因中的一个。”

西莉亚仍不松口：“哪一个呢？”

洛德有些怒不可遏地说：“我怎么知道？每一案例的原因可能不同。我只知道，根据现场专家作出的科学判断，原因不是蒙太尼。”

“所以实际情况是，没有人肯定地知道，是什么毁掉了胎儿，造成先天畸形。”

研究部主任挥动双手：“天哪，这我已经说过了，措辞

可能不同，但——”

“西莉亚，”萨姆插了进来，“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要说的是，”西莉亚答道，“尽管文斯讲了那么多，我仍然感到不放心。没有人知道。我仍不满意，还有疑问。”

有人问道：“什么疑问？”

“蒙太尼。”现在轮到西莉亚环顾周围的面孔。“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愿意，你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直觉——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某个我们还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有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知道，但却不知道。”

洛德冷笑着说：“大概是女人的直觉吧。”

西莉亚厉声说：“那又有什么错？”

萨姆严辞命令道：“大家都冷静点！”他对西莉亚说：“你要有什么建议，说出来大家听听。”

“我的建议是，”西莉亚说，“我们应该延期推出蒙太尼。”

她可以感到，屋里所有的人难以置信地望着她。

萨姆绷紧嘴唇。“延期多久，到底什么理由？”

西莉亚审慎、小心地说：“我建议推迟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不再出现新的畸形婴儿，也可能出现。我希望别再有那样的事，但是如果发生了，就可能有一些我们现在不掌握的情报，这种情报可能会使我们以更坚定的信心从事推出蒙太尼的工作。”

大家都惊呆了，没人作声，还是萨姆先开口：“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很严肃。”西莉亚直视着萨姆的眼睛。西莉亚到这里来时，自己到底怎么感觉，她不能肯定。她有过不安，但那是处于矛盾之中的不安。现在，那种矛盾心理消失了，因

为文森特·洛德刻意渲染的断言——那断言太自信了！——不但没有使她放心，反而加深了她的疑虑。

是的，西莉亚暗中承认，她选定刚刚宣布出去的立场，依赖的是她的直觉，没有多少别的什么，但她的直觉以前是正确的。

西莉亚知道，要说服其他人，尤其重要的是说服萨姆，将是困难的。但是必须这样。要使他们明白，现在，推迟蒙太尼在美国出台，符合每个人的最大利益，符合那些怀孕妇女的利益，因为她们可能会服药，从而危及婴儿，符合费尔汀－罗斯公司和全体在座的人的利益，因为他们要为公司的行为负责。

“你是否清楚，”萨姆问道，他那吃惊劲还没有过去，“推迟蒙太尼出台将意味着什么？”

“我当然清楚！”西莉亚的话音变得激烈。“还有谁能比我更清楚？在蒙太尼这件事上还有人比我卷进得更深吗？”

“没有，”萨姆说。“正因为如此，你说的话简直叫人无法相信。”

“也正因为如此，你可以放心，我提出这个建议，绝不是轻率的。”

萨姆转向塞思·费恩戈尔德：“你估计推迟蒙太尼出台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

这位上了年纪的审计员看上去很不安。他是西莉亚的朋友。同时，一涉及到科学问题，他就犯晕乎，只好希望自己别卷进去。比尔·英格拉姆也显得很为难。西莉亚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正在发生冲突——对西莉亚的忠心与大概是他自己对蒙太尼的看法之间的冲突。是啊，我们都有自己

的麻烦，西莉亚想，我，在这当口，自然不能幸免。

不过，有一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再没有刚才那般草草率率的劲头了。萨姆和其他人承认，西莉亚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管要花多长时间。

费恩戈尔德低着头，用一枝铅笔计算着，然后抬起头，说出他的看法："凑个整数，我们已经在蒙太尼上用了三千二百万美元。这笔钱还没有全花掉，也许，能收回四分之一。但是，还有相当可观的一般费用我没算进去。要说推迟的实际代价，那没法猜测，要看推迟多长时间，以及最后对预测的销售额影响有多大。"

"有一个影响我可以告诉你，"主管公共关系的哈蒙德说。"如果我们现在推迟蒙太尼，新闻界就会大喜过望。他们会对蒙太尼散布种种流言蜚语，那可能永远弥补不过来。"

萨姆表示同意，"那一点我也想到了。在这个时候推迟，从某些方面说来，同取消是一样的。"

萨姆转向亚莉亚，用质问的口气说："如果我们就凭那些极为模糊的理由，按你的建议办了，你是否想到过董事会和股东会提出什么问题，会怎样大发雷霆？你想到过我们的雇员们吗？他们可能不得不被辞退，永远失去工作机会。"

"想过。"西莉亚努力保持镇静，把由此给她带来的痛苦掩盖起来。"那些我都想过。昨晚和今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想。"

萨姆表示怀疑地咕噜了两声，转向费恩戈尔德。"这么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冒损失大约二千八百万美元的风险，还不包括预计利润方面的更大损失。"

审计员不无遗憾地看了西莉亚一眼答道；"的确，那是

潜在的损失。”

萨姆冷酷地说:“而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对吧？”

费恩戈尔德悲哀地摇摇头:“负担不起。”

“但是，”西莉亚指出，“如果我们在蒙太尼上出了问题，损失可能更大。”

格伦·尼科尔森不安地说:“这一点的确要想想。”这是西莉亚第一次得到支持，尽管不那么明确，她向那位主管生产的头头投去感激的一瞥。

文森特·洛德插进来:“但是我们不认为会出问题。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大家——”他环顾了一下其他人——“愿意把这位女士作为我们首屈一指的科学专家。”

会场上响起几声冷淡的笑声，随着萨姆不耐烦的手势，一下止住了。

“西莉亚。”萨姆说，“请你仔细听我说。”他的话音严肃认真，但比刚才克制些，两人的目光再次对峙。“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也许，你的话讲得过于匆忙，作出判断前没有权衡所有关联因素。在座的每一个人有时都会这样，我肯定有过，于是不得不抑制自己的自豪感，放弃原来的立场，承认我错了。如果你现在这样做，我们任何人对你的看法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且，在这儿发生的事就在这儿了结，我保证，就像我敦促你改变主意一样。怎么样？”

西莉亚没出声，不希望不作任何考虑就急急忙忙做出抉择。刚才，萨姆以他的一贯作风，宽宏大量，通情达理地给了她一条体面的退路。要由她来做的，只是吐出一个词，一句话，于是，僵局就会结束，危机就会像到来时那样迅速地消失。萨姆的提议的确使人动心。

西莉亚还没回答，萨姆就又补了一句：“这对你个人利害极大。”

萨姆指的是什么，西莉亚清楚得很。她作主管销售和商务的公司副总经理的任命还没有最后批准。如果这里发生的事按其逻辑发展下去，恐怕永远也不会批准了。

萨姆说得对，利害的确极大。

西莉亚又想了想，之后平静然而明确地对他说：“萨姆，真对不起，我已经估量了一切。我也清楚有什么利害。但是我必须坚持建议推迟蒙太尼出台。”

无可挽回了。萨姆的脸先是布满阴云，随后怒气冲冲，西莉亚知道，现在不可能再回头了。

“很好，”萨姆神色严峻地说。“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形势。”然后又说，“刚才我说过不进行正式表决。那话撤销。我希望留下正式记录。塞思，请准备记录。”

审计员仍是一副忧愁的神色，掏出铅笔，准备好。

“我自己的态度已经讲清楚了，”萨姆说，“我当然赞成按计划继续进行推出蒙太尼的工作。我想知道谁赞成谁反对。赞成的举手。”

文森特·洛德的手马上举起来。斯塔伯特博士、哈蒙德和另外两名副总经理随后也举了起来。尼科尔森显然克服了自己的疑虑，也举起了手。比尔·英格拉姆犹豫不决，他看看西莉亚，无声地恳求着，可西莉亚转过脸，拒绝为他帮忙；他的决定必须要他自己来做。又过了一秒钟，比尔的手也举了起来。

萨姆和其他人看着塞思·费恩戈尔德。审计员叹了口气，放下铅笔，摇摇晃晃地举起了手。

“九比一，”萨姆说。“毫无疑问，本公司将继续进行推出蒙太尼的工作。”

又是一阵沉寂，这次显得有些尴尬，似乎没人知道下面该干什么或者说什么。沉寂中，萨姆站起身来。

“你们都知道，”他说，“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正准备到医院去看女儿和外孙。现在我要去了。”然而，话音中不再有当初的喜气。萨姆朝其他人点点头，然而明白无误地故意不理西莉亚，走了出去。

西莉亚坐着不动。站起身来的比尔·英格拉姆朝她走来。“真抱歉……”他张口说。

西莉亚挥手让他不要说下去。“没关系。我不想听。”

突然，她出乎意料地意识到，她在公司里为自己建立的一切——她的地位、权威、声望、前景——都垮掉了。甚至，她还能在这生存下去吗？她没有把握。

比尔说：“我不能不问一下，你准备怎么办？”西莉亚没有回答，他又说，“当然，现在你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蒙太尼这件事上的立场……当然，你可以继续领导推销？”

西莉亚现在不想决定，沉闷地答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过，她知道今晚在家里，她得把她的处境考虑一下。

塞思·费恩戈尔德对她说：“我不愿表决反对你，西莉亚。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科学问题我一窍不通。”

西莉亚怒视着他：“那你为什么要参加表决？你可以讲清楚，然后弃权。”

塞思遗憾地摇摇头，走了。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走掉了，最后只剩下西莉亚自己。

十三

“我知道出事了。”晚饭时，安德鲁打破长时间的沉寂，说，“而且我猜想，是很严重的事。”

他收住话头，然而西莉亚没有立刻回答，于是他又接着说：“我回来以后，你一直默不作声，你的心情我很清楚，我不打扰你。但是如果你想谈谈，需要我……我亲爱的，我就在这儿。”

西莉亚把刀叉放在几乎没有动过的晚餐旁边，转向安德鲁，眼里噙着泪花。

“啊，亲爱的！我多么需要你呀！”

安德鲁伸手捂住她的手，温柔地说：“别着急，先吃饭。”

西莉亚说：“我吃不下去。”

过后不久，西莉亚在起居室里，啜饮着安德鲁倒下的一杯白兰地，讲述了过去两天发生的事情，最后是今天下午，她没能说服萨姆和其他人。

安德鲁细心地听着，有时提个问题。最后他说：“我看不出你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

“再也没有了，”西莉亚说。“但是我必须决定，现在我怎么办？”

“你必须做出决定吗，至少，现在就得做吗？为什么不拖一段时间？我也可以抽出一段时间来，一起出去旅行。”安德鲁劝道，“摆脱那些压力，你可以把一切都想清楚，回来以后再按你认为正确的去做。”

西莉亚感激地笑笑。“我也希望能那样拖上一段，但是不行。”

安德鲁走近西莉亚，吻了她，然后说：“你知道我会尽力帮忙，但要记住一件事，我一直为你感到骄傲，而且将永远如此，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西莉亚爱慕地瞧着丈夫，心想：一个差劲的男人会提起他们在旧金山饭店里的争执，那时安德鲁在对蒙太尼抱有疑虑、不愿让孕妇服用这一点上拒绝让步。当时，西莉亚表示——现在她觉得自己那样做是有些恶意的——安德鲁对医药方面的看法可能抱有偏见或者过时了，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可好，现在轮到西莉亚兜了个大圈子以后产生疑虑了，但是安德鲁这样了不起的人永远不会说，“我早就告诉你了。”

西莉亚想，如果要按安德鲁的水平处理自己目前进退两难的处境，该怎么办呢？

她甚至不用问。她清楚。

西莉亚也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人向她提出的建议。

“你身上有某种东西：天赋、才能，去判断是非……运用你的天赋，西莉亚……当你有了权力，坚定地按你的信念去办……别让不如你的人动摇你。”

她想起埃利·坎伯唐恩，不禁激动起来。费尔汀－罗斯公司很久以前的总经理，临死前在肯布尔山湖畔的家里说了那些话。

安德鲁问道：“再来点白兰地？”

“不，谢谢。”

西莉亚喝干杯里的酒，啼视安德鲁射来的目光，然后果

断地说:“我不能参加销售蒙太尼。我要辞职。”

西莉亚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二十四年经历中,这是她干过的最为痛苦的事。

西莉亚亲笔写下的致萨姆的信，篇幅不长。

怀着个人极其深切的遗憾之情，我谨辞去处方药品推销部主任的职务，离开费尔汀－罗斯公司。

这封信将结束我同公司的联系。

您清楚我的理由，似乎没有必要予以重申。

我想说，在这里就职的岁月是令人愉快、待遇优厚的，

特别是享有你的支持和友谊。对此，我一直并将永远深深感激。

离去时我并无抱怨之心。谨祝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及全体同仁诸事顺遂意。

西莉亚送出辞职信,让人亲手交到总经理办公室,半小时以后,自己也到那里去了。她马上被引进萨姆办公室的里间，门在身后轻轻地关上了。

萨姆放下手中正在读着的东西，抬起头来，神色严峻、话音冰冷。“你要见我，为什么？”

西莉亚有些摸不准对方的意思，答道:“我在公司里干的时间很长了,其中大部分是给你干,我觉得不能就那么走了……”

萨姆打断她，那怒气冲冲的架势西莉亚从没见过。“可你现在就是这么干的！一甩手走了,离开我们所有的人——你的朋友、同事、其他依靠你的人。在一个最坏的时刻，一

个重要的经销阶段，公司需要你的时候，背信弃义地一走了之。”

西莉亚抗辩道：“我离开公司同信义和友谊毫无关系。”

“显然没有！”

萨姆甚至没让西莉亚坐下，她一直站在那里。

“萨姆，”西莉亚恳求道，“请你理解我！我不能，完全不能，帮助销售蒙太尼。现在这已经是有没有良心的问题了。”

萨姆反驳道：“你管那叫良心，我可以用别的名字称呼它。”

西莉亚奇怪地问：“什么样的名字？”

“一个，妇道人家的歇斯底里。再一个，虚假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命不凡。由于自己的想法不能得逞而变得恶毒，于是一走了之。”

萨姆两眼闪着怒火继续说下去。“你的做法，丝毫不比那些在大街上举着标语牌或者挽起胳膊站成一排的女人强，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让人愚弄了，让那个什么也不懂的母狗斯塔弗利把你给搞糊涂了。”

他指了指桌上摊着的当天早上的《纽约时报》。那上面有一篇关于莫德·斯塔弗利发表声明的报道。斯塔弗利博士也听说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畸形婴儿案例，并在她自己推迟蒙太尼出台的运动中加以利用。那篇报道西莉亚已经读过了。

“你的话不对，”西莉亚并不松口，“我并没有受谁愚弄。”她决定不去理睬那些攻击女权运动的闲言碎语。

萨姆就像没听见西莉亚的否认一样，他冷嘲热讽地说：“我想现在你该去加入斯塔弗利那一伙了。”

“不，”西莉亚说。“我什么也不加入，谁也不见，也不会因为离开公司发表任何声明。”她努力使自己的话音显得通情达理，补了一句“毕竟，昨天我承认，我的大部分感觉只是直觉。”

西莉亚以前从未看到过萨姆的情绪这样恶劣，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再试一下，做最后一次呼吁。

“我想提醒一下您曾对我说过的话。”西莉亚说。“那时我在伦敦，咱们吸收马丁·皮特－史密斯为公司成员。”

今天早些时候，西莉亚在考虑这次会见时，想起她在萨姆失败以后终于说动马丁加入费尔汀－罗斯公司时萨姆说过的话。萨姆警告她，不要对马丁提钱的事，但西莉亚没有理会，而最后在马丁这个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恰恰是钱。当萨姆从电话里听到这一消息后，他说：“如果今后，你我在需要做出判断的重要问题上发生分歧，我允许你提醒我这件事，提醒我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是错的。”

现在，西莉亚来提醒他了，然而那场面就像她是在对一座冰山讲话。

“即使有那么回事，尽管你这么说，而我不记得。”萨姆厉声说，“那只能证明你的判断力垮掉了。”

突然，西莉亚感到极度伤心，心潮起伏，几乎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尽量说了声：“再见，萨姆。”

萨姆没有答理。

回到家里，西莉亚感到奇怪，离开费尔汀－罗斯公司竟然如此简单。她不过收拾了一下办公桌里的私人物品，向她的秘书和办公室里其他几个人道了别——有几个落了泪，然

后就开车走了。

西莉亚觉得，从某一方面说，她突然离开，可能是考虑不周，但在另一方面，又是非这样不可。过去几个星期里，西莉亚的几乎全部工作都是围绕蒙太尼进行的，既然这件事已经不能再心安理得地干下去了，留在这儿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此外，她那个部里一切都安排好了，比尔·英格拉姆不管怎样都将在几周内接替她，现在接手也不会打乱什么。

这使她想起，现在，她再也当不上公司副总经理了，那个优胜奖杯一度似乎垂手可得，因而失望感更使人痛切。但是，西莉亚告诉自己，她将学会对这一失意处之泰然。

那天安德鲁给西莉亚打了两次电话，先是打到她的办公室，后来又打到家里。听说她的辞职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他宣布今天将提前回家，赶上下午喝西莉亚煮好的茶。这对西莉亚来说还是头一遭，她想这种事今后会做得更多些。

他们俩充满怜爱地相互招呼。

过了一会儿，安德鲁呷着茶，温情地对西莉亚说："你需要休息，暂时不去做出决策，因此，我替咱们俩拍了板。其中之一就是你我该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了。"

他掏出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为了实行我的另一项决策，我在回家的路上到一家旅行社去了一趟。我们将去旅行。"

"去哪？"

"哪儿都去，周游世界。"

西莉亚猛地举起双手。"啊，安德鲁，你太了不起了！和你在一起真让人舒心。"

"让咱们希望，在甲板和饭店一起度过六个月时光后，你

仍然这样认为。”他开始从信封里抽出各种表册。“首先，我们将飞往欧洲，在那儿转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任何一个使我们俩人中的一个感兴趣的地方——然后坐船穿越地中海……”

尽管过去几天西莉亚意气消沉,可这时候她的情绪高涨起来。他们常常谈论周游世界，但总是泛泛说说，似乎那是将来的事。西莉亚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现在去呢？还有比这更好的时机吗?

西莉亚满怀深情地瞧着安德鲁，他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已经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了。“我们将到埃及和以色列去，然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停一下……印度,当然……日本是非去不可的,还有新加坡……还得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进去……”

西莉亚说:“这主意太棒了!”

“有一件事我得办一下,”安德鲁解释说,“就是找个现职医生来代班，这大概得用一个月时间，这样，我们到三月就可以脱身了。”他们俩知道，孩子没有问题，莉萨和布鲁斯暑假都准备出去打工。

两人继续谈下去。西莉亚知道，今天的痛苦不可避免地还会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是眼下，在安德鲁的鼓励下，她成功地把它抛开了。

那天傍晚，安德鲁问道:“我知道现在为时尚早，但你是否想过,费尔汀－罗斯公司这一段已经结束了,现在你准备干点什么？我想你不会永远呆在家里。”

“当然,”西莉亚说。“但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我需要时间来考虑，你恰恰给了我时间，亲爱的。”

那天晚上，他们行了夫妻之道，虽无近乎疯狂的冲动，却充满甜蜜的柔情，西莉亚从中得到了宁静。

后来几个星期中，西莉亚信守诺言，没有就她为什么离开费尔汀－罗斯公司发表公开声明。毫不奇怪，她辞职的消息很快在制药工业界传开，采访商业新闻的机构也纷纷得知。许多人对此感到好奇，却解不开其中的谜底。《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和《纽约时报》都打来电话，要求采访，西莉亚拒绝了。对安德鲁和她自己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她也有礼貌地避而不答。

只是对莉萨和布鲁斯，西莉亚才吐露了全部实情。那是在安德鲁的敦促下做的。“在这方面，你对他们负有义务。”安德鲁对她说。“孩子们崇拜你，就像我一样。他们有权知道为什么仍然可以崇拜你。不应该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这意味着专门到斯坦福去找莉萨，到波茨敦去找正在希尔学校一年级念书的布鲁斯。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出去跑两趟对西莉亚有好处。她现在不再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要适应很多时间无所事事的变化，也不是件容易事。

莉萨表示同情，同时又很实际。“您会找到别的事情去做。妈妈，不管是什么总是重要的。但是眼下最好的，莫过于同爸爸周游世界了。”

然而，把当前的形势归纳得最好的，还是布鲁斯，他的敏感似乎同年龄不相称。“如果你自己感到心安理得，妈，……如果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你可以肯定自己做的是对的，别的都算不了什么。”

同两个孩子谈过以后，西莉亚认定，她的确感到心安理

得。于是，三月初，西莉亚怀着那样的心情，同安德鲁一道，由纽约飞往巴黎，开始了他们“抛开一切”的远游。

十四

在哈罗，马丁·皮特－史密斯的房里，马丁早上了床，却久久不能入睡。这是星期六，还差几分钟就十二点了，一个令人激动、充满大事的星期就要过去了①。

马丁认定入睡不能强求，到时候就会睡着，于是精神放松，清醒地躺着，任思绪浮想联翩。

过了一会，他忽然生出一个怪诞的想法：科学有时就像个女人，迟迟不把自己的宠爱加诸于追求者。直到最后，对方几乎认定没有可能，准备抛弃任何希望。这时，她的情绪突然一转，事先没有任何迹象就投降了，伸开双臂，任身上的衣物滑下，裸露并贡献出一切。

马丁按着这种比喻继续冥想：有时，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情欲高潮，（妇女们不是常用“涟漪起伏”的说法吗？）于是越来越多的迄今不为人所知的、只是在梦寐中存在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变得清晰了。

真见鬼，他扪心自问，我哪来这么多关于情欲的怪想？

接着又是自问自答：你清楚得很！是伊冯引来的。每当在实验室里她走到我的身边，你的念头就跳到一件事上去，那可能同生物学有关，但却绝对不是科学。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

真的，为什么？这个问题过会儿再想。

眼下，马丁的心思又回到他自己在科学上的追求以及的

① 英美习惯把星期日当作一周的第一天。——译注。

确了不起的进展上来……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的，激动人心的突破是仅仅一年前开始的。

他的思绪向后驶去，驶向那一时刻以至更远。

西莉亚·乔丹对哈罗的访问是两年以前的事，那是一九七五年。马丁还记得给她看色层分离谱，并解释道:“在出现带状物的地方,就得到了缩氨酸……你可以看到两列深色的线……至少有九个缩氨酸……

但是存在着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从幼鼠脑中发现的缩氨酸数量太小，无法提纯并进行试验。此外，混合物中存有异物，这使得拉奥·萨斯特利称之为“没有意义”的缩氨酸。

提纯混合物的尝试继续进行,但结果充其量只能说是杂乱无章的，似乎证实了萨斯特利的看法: 所需的技术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到。

哈罗的科研队伍中其他成员士气低落,对马丁的基本理论的信念也随之动摇。

就在这个时候，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出现了转机。

经过耐心的工作，使用较大数量的幼鼠大脑，他们实现了部分提纯。随后，新的，含量较富的混合物——其中包含的缩氨酸种类较少——被注射到白鼠体内。

那些上了年纪的白鼠，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几乎立刻就有了惊人的进展。迷津试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回忆到这儿，马丁笑了，他想起了实验室中的迷津。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为了消遣走入迷津，试图从里面走出来，一会儿，出口找不到了，撞到死胡同里，最后终于从

里面走了出来。世界上最著名的迷津，可能就是伦敦以西汉普顿宫的那个，据说是为英王威廉三世建造的。

哈罗实验室里用胶合板搭的迷津是个微型汉普顿宫迷津，连细节都颇为精确。那是所里一名科学家在业余时间制成的。然而同汉普顿宫迷津不同的是，它完全是为白鼠准备的。

实验时，每次把一只白鼠放到迷津的入口处，必要时戳它一下，让它自己去找出口，迷津的尽头摆着一块食物作为奖励，观察白鼠寻到食物的能力，记下所需的时间。

直到最近，测试的结果一直是事先可以预料的。把年幼和年老的白鼠放入迷津，开始它们找不到出口，但最后总能找到。第二次再把白鼠放入迷津，那些年幼的白鼠找到出口、得到奖赏要快一点，第三次更快，以此类推。

显然，年幼的白鼠每次都学到了些东西，记住哪个弯该拐，哪个不该。

与此相反，年老的白鼠要么学不到什么，要么比幼鼠学的慢得多。

注射了最新的缩氨酸溶液后，情形变了。

注射后，老龄白鼠学习、记忆能力提高得异乎寻常，它们第三次或第四次被放入迷津时，简直是一直跑到底，很少犹豫不决或者犯错误。现在，它们的成绩同幼鼠没有什么差别了。

试验继续进行，结果总是如此，在一旁观察的科学家越来越兴奋。当那些年老、肥胖的白鼠取得惊人的成绩时，有一两个科学家竟高兴地喊了起来。拉奥·萨斯特利紧握着马丁的手。“天啊！你一直是正确的。你有权利对我们其他人

说，‘啊，汝等几无信念的人。’”

马丁摇摇头。“我也曾开始丧失信心。”

“我不信这话，”萨斯特利说。“你总是这样豁达大度，你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下级的同事感到好受些。”

“不管怎样吧，”马丁自己也很高兴，“我想我们现在有些东西值得向美国报告了。”

这一报告在推出蒙太尼的准备工作正全力进行的时候，送到了新泽西的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那是在西莉亚对是否应该继续进行那项工作产生疑问之前不久。

然而，即使在报告送交新泽西公司总部以后，在哈罗，仍然需要解决一个新的问题。

尽管迹象有利，但最新的缩氨酸混合物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同以前的那些一样，这种混合物能得到的量很少，要进一步提纯，找到并分离出唯一的、最关键的记忆缩氨酸，必须有数量更大的材料。

马丁选择了通过产生抗体来增加材料来源的办法。这些抗体将使那些需要的缩氨酸结合到一起，同其他的分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改用家兔，因为家兔可以产生大抗体，比白鼠更合用。

这时格特鲁德·梯尔威克来了。

这位研究所的动物管理员，是一个四十多岁，为人苛刻、嘴唇总是紧绷着的妇女。她是奈杰尔·本特利不久前才录用的，同马丁没有什么直接来往。

根据马丁的要求，梯尔威克女士把好几只装在笼子里的家兔拿到马丁个人的实验室里。他事前给她解释过，要把缩氨酸混合物油剂溶液——一种“辅药”——注射到家兔的脚

掌里，那很痛，因此打针时不能让小动物乱动。

同那些兔子一道，梯尔威克还拿来一块木板，上面固定着四根带子。她打开笼子，拽出一只兔子，肚皮朝上。按在板上，随后不由分说地把小动物的四条腿拉开，绑在木板的四个角上。

整个过程中，她的动作粗鲁，漫不经心、态度冷酷无情。马丁满怀厌恶地在一旁看着，吓坏了的兔子突然尖叫了起来——他以前不知道兔子还会叫，那声音实在让人害怕。接着就没声音了，等第四只腿捆好，小动物已经死了。显然，它是由于惊吓而丧命的。

马丁又一次为了动物难得地发脾气了，他喝令梯尔威克出去。

梯尔威克女士出去了。

然后马丁让人把奈杰尔·本特利找来，告诉这位管理主任，像动物管理员那样对痛苦无动于衷的人，不能继续在所里工作。

“那当然，”本特利表示同意。“梯尔威克必须离开这里，出了这种事真抱歉。她的技术履历不错，可我忘了去查一下她是否有体贴入微的怜爱之心。”

“是的，我们需要的正是体贴入微的怜爱之心，”马丁说。“能给我另找个人来吗？”

“我让梯尔威克的助手来。如果她行，我们就提升她。”

伊冯·埃文斯进来了。

伊冯二十五岁，稍微胖了些，但她表情快活。金色的长发，天真无邪的蓝眼睛，皮肤白里透粉，让人倾倒。她来自威尔士的布莱克山区一个叫做布列肯的乡村小镇，讲话略带

乡音。此外，她的乳房太漂亮啦，显然，她没带乳罩。

马丁从一开始就对伊冯丰满的胸部神魂颠倒,开始给兔子注射后更为如此。

“先给我一两分钟时间,”伊冯对准备好肌肉注射器等在一边的马丁说。她没有理会格特鲁德·梯尔威克带来的那块板子，从笼子里轻轻提起一只兔子，把它贴在脸边，轻轻地哼起歌来，她哄着那只兔子，又对它喃喃细语。最后，她把兔子的头枕在自己胸上，后腿朝着马丁，说：“来吧。”

很快，六只兔子都注射完了，油剂打进了每只兔子的肉趾。马丁干得很小心，同伊冯配合得很协调，尽管离她的胸那么近，他无法不分心，有时真希望枕在那里的不是兔子而是自己的脑袋。

显然，她爱怜的关心使动物好受多了，但毕竟还有痛苦，过了一会儿她问：“非得在脚的肉趾上打吗？”

马丁做了个鬼脸。“我也不喜欢那样，但那是培养抗体的好地方。尽管这种针很痛，而且注射后感到刺激，但这种刺激能吸引生成抗体的细胞。”

看来解释使伊冯满意。等他们干完了，马丁说：“看来你很关心那些动物。”

伊冯吃惊地望着他。“那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你是说梯利[①]？”伊冯皱眉蹙额地说，“她连自己也不喜欢。”

“梯尔威克女士不在这里工作了。”

---

① 梯尔威克的昵称。——译注

“我知道。本特利先生告诉我了。他还说要告诉你，我的资历可以，如果你对我中意，可以让我当管理员。”

“我中意，”马丁说，随后，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地补了一句，“我对你非常中意。”

伊冯咯咯地笑了。“我也如此，博士。”

第一次见面后，给动物打针的事由别人去干了，但马丁仍然常在实验室里见到伊冯。一次，他问道：“既然那么喜欢动物，为什么不去学兽医？”问这话时，他对她的关怀更甚于问题本身。

伊冯迟疑了一下，然后以不寻常的干脆口吻说：“我想过。”

“后来呢？”

“考试没录取。”

“就一次？”

“嗯。”

“不能再考一次吗？”

“我等不起。”伊冯两眼望着马丁，马丁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抬起眼来，望着她的双眼。

伊冯继续说：“我的父母无法资助我，我得开始自己挣钱。于是当了一名动物技术员——这是仅次于学兽医的事了。”她温柔地笑笑，马丁知道，她晓得自己的眼睛刚才在看什么。

那是好几个星期以前的事，后来马丁去忙别的事了。

一件是用计算机分析不断进行的白鼠迷津试验的结果，分析表明开始的结果不是偶然的，几个月中一贯如此。仅此一点就是极好的消息，但是还不仅如此，那就是成功地净化

了缩氨酸混合物，最后分离出唯一起作用的那种缩氨酸。这个追寻已久的缩氨酸被证明是原来的色层分离谱上的第七条带状物，于是立即被称为 7 号缩氨酸。

两项成功都用电传向新泽西做了报告，萨姆·霍索恩立即发回了贺信。马丁很希望也能同西莉亚通通消息，但就在那以前不久，他听说西莉亚辞去了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职务。尽管他不清楚是什么促使西莉亚那样做的，这件事总让他黯然神伤。西莉亚一直同这个研究项目和哈罗研究所息息相关，可她却不能分享她协助展开的工作的成果，这似乎是不公平的。马丁也明白，他失去了一个朋友和同盟者，不知道两人还能不能再见面。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了。

当马丁躺在床上，回顾这一切事件时，在科学方面，只有一件事仍然使他苦恼。它同那些几个月来一直定时注射缩氨酸的老龄白鼠有关。

那些白鼠的记忆力改善了，但它们的一般健康状况看上去却恶化了。那些动物体重明显下降，瘦多了，简直是憔悴不堪。在取得那么多成功后，某些新出现的可能性使人惶恐。

是不是缩氨酸 7 号对智力有好处但对身体有害？注射缩氨酸的白鼠体重会不会继续下降，最后变得瘦弱不堪而死掉？如果那样，缩氨酸 7 号将无法应用，不管是动物还是人，而迄今一切科研工作——哈罗的四年，加上马丁以前在剑桥花的心血——都将可悲地归于无效。

这种害怕的思想萦绕在马丁心头，他力图不去想它，至少是周末这几个小时。

现在，星期六夜里……不！已经是星期天早上了……他

的念头又转回到伊冯身上，回过头去想刚才提出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还没有采取行动？

马丁想，可以给她打电话。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了，现在太晚了。可真的太晚了吗？见鬼！干吗不现在打？

出乎他的意料，电话铃只响了一下就有人接了。

“喂。”

“伊冯？”

“是。”

“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嗯，”马丁说，“我躺着睡不着，于是想……”

“我也睡不着。”

“我想咱们明天是不是可以见见面。”

她告诉他：“明天是星期一。”

“噢，对了。那今天怎么样？”

“好吧。”

“什么时候好呢？”

“干嘛不现在？”

马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问道：“我开车去接你？”

“我知道你住的地方，我自己到你那去。”

“没问题吗？”

“当然。”

马丁觉得还得说点什么。

“伊冯。”

“嗯？”

“你来我真高兴。”

“我也是。”他听见她温柔的笑声。“我以为你永远不会提出来呢。”

十五

用马丁记得的一本书的名字来说，这是个应当记住的夜晚。

伊冯的到来既令人欢欣，又没有任何多余的周折。她和马丁情深意浓地接吻，又对门厅里他们周围的几只小动物钟爱一番，然后问道：“你的卧室在哪？”

“我带你去。”马丁说。伊冯手里拿着一只小包，装着过夜用的东西，跟着他上了楼梯。

在光线柔和的卧室里，伊冯很快脱掉了所有衣服，把自己完全暴露在马丁面前。马丁的心跳加快了，赞叹着他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是那对妙不可言的乳房。

尽管有那种愿望，还是没有多久，双方的渴望就席卷了他们，使他们进入情欲的高潮。随后，那种急迫感退去了，马丁感到一种安宁和惬意，那是以往很少享受过的。

就是在这种时刻，他仍在提问，科学家的心里探询着这种安宁的原因。他想，也许这种感觉只是积累起来的紧张形势的消除。然而与科学无缘的本能告诉他决不仅如此。伊冯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内心深处有着可以传给他人的平静……马丁这样想着，很快睡着了。

他睡得很沉稳，醒来时已是阳光灿烂，楼下厨房里传来响动。过了一会儿，伊冯进来了，穿着一件马丁的浴衣，手里端着托盘，上面放着茶壶、杯盘、夹蜂蜜的烤饼。她周围

是这所房子里的两只狗和三只小猫,它们似乎结识了一个新朋友。

马丁刚刚坐起身来，伊冯就把托盘放到了床上。

她笑着指指身上马丁的浴衣。“但愿你不介意。”

“穿在你身上显得比在我身上漂亮。”

伊冯坐在床上往杯子里倒茶。“你要加牛奶，但不放糖。”

“是的，但你怎么——”

“我在实验室里问过。万一我需要知道呢。噢，对了，你的厨房简直一团糟。”她把茶递过来。

“谢谢。厨房那副样子实在抱歉。因为我一人过日子。”

“今天走以前，我会收拾一下的。”

浴衣散开了，马丁说:“说到走，我希望你没什么急事。”

伊冯没有理会散开的浴衣，笑着说:“小心手指，盘子烫。”

马丁对伊冯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在床上吃早饭是我多年没享受过的福分了。”

“应该经常这样，这是你应得的。”

“但你是客人，我应该为你做这些事才对。”

伊冯宽慰地说:“我喜欢这样，再来点茶？”

“过一会儿吧。”马丁放下杯子，向她伸过手去。

他吻着她，说:“你的身体真美。”

“过重了。”伊冯笑着说。“我得把体重减减。”她用拇指和食指揪起大腿上奶油色的肌肤。“我所需要的是你那

个缩氨酸 7 号。那样我就可以瘦下来，就像那些白鼠那样。”

“没有必要。”马丁的脸埋在伊冯的头发里。“我喜欢你的一切，就现在这样。”

但是马丁突然停住，双臂也松弛下来。然后，他握住伊冯的肩膀，把她稍稍扶开。

“见鬼!”伊冯感到灰心丧气，两人间的气氛一下烟消云散了，她倒在床上。“你搞的什么名堂？”

“我想知道你刚才说什么，关于缩氨酸 7 号。”

她怒气冲冲地说：“缩氨酸 7 号？噢，我说，我如果吃点，可能会像那些白鼠那样苗条。可那……”

“原来我没听错。”马丁从床上跳起来。“快！穿衣服。”

“干嘛？”

“咱们到实验室去。”

伊冯简直无法相信：“现在？”

“对，马上就去。”

这是真的吗？马丁问自己，这可能吗？

马丁站着，俯视着十二只轮流跑过迷津的白鼠。在他的恳求下，伊冯把这些白鼠从动物室里取来了。这群白鼠，注射部分提纯的缩氨酸有好几个月了，最近则注射缩氨酸 7 号。所有的白鼠都很瘦，比开始注射前瘦多了。这时，伊冯把最后一只白鼠送回笼子里去。

这是星期天上午，时候还早，除了他们两个人和进来时打了个招呼的看门人，整个所里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影。

最后一只白鼠同前面那些一样，开始吃笼子里一个容器

里放着的食物。

马丁说道:“它们吃得很好。”

“全都很好。”伊冯表示同意。“现在，你能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吗？”

“好吧。因为注射了缩氨酸的白鼠体重都减了，变得苗条，有的甚至有些憔悴，我们大家都认为它们的一般健康状况变差了。”马丁悔恨地补了一句:“这种看法不怎么科学。”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能很不一样。假设它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恶化。假设它们一切正常？甚至比以前更好,假设缩氨酸 7 号除了改善记忆能力，还能导致健康的体重下降？”

“你是说……”

“我是说,”马丁讲道,“我们可能偶然地撞上了一种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寻找的东西——一种使食物在体内发生新陈代谢反应而又不产生脂肪的办法，这样就不会增加体重。”

伊冯吃惊地张着嘴看着他。“那可能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如果真是那样。”

“但那并不是你所追求的目标呀？”

“很多发现都是科学家在追求其他目标时发生的。”

“那你下一步怎么办？”

马丁考虑了一下，说:“我需要听听专家的意见。明天我得安排让他们到这儿来。”

“那样的话,”伊冯怀着希望说道,“咱们现在回你那

儿去行吗？”

马丁揽住她：“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

“当然，我会给你送来详细的报告，”来访的兽医对马丁说，“其中包括在我的实验室里进行的体内脂肪的测定、血液状况、小便、大便的分析。但是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那些白鼠属于我所见到过的最健康的，特别是考虑到它们的年龄。”

“谢谢你，医生，”马丁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这是星期二，那位兽医，上了年纪的英格索尔博士，是研究小哺乳动物的专家，他一早乘火车从伦敦赶来，下午要回去。

另一位专家，剑桥的一个营养学家，将于两天以后到哈罗研究所来。

“我想，”英格索尔博士说，“你不会介意告诉我，你们到底给那些白鼠注射了些什么吧？”

“如果您不在意，”马丁答道，“我想还是不说的好，至少是现在。”

兽医点点头。“我想你会这么说。啊，不管怎么样，亲爱的伙计，你显然有什么非常有趣的东西了。”

马丁笑了笑，不再提这件事。

星期四，那个营养学家，伊恩·卡瓦里罗提供了某些更使人感兴趣的消息。

“你们在诊治这些白鼠时所做的，”他宣称，“可能是改变了它们的内分泌腺或者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或者两者

兼而有之。结果它们随食物吸收的热量没有转变成脂肪而是变成热。只要别干得过分，就不会有害处。它们的身体不过是通过挥发或者其他什么渠道把过量的热排掉了。”

卡瓦里罗博士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家，马丁在剑桥时就认识他，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营养学方面的著名权威。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数据表明，”他说，“不同的人——或者动物——在利用热量方面效率不同。有的热量变成脂肪，但也有许多由于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的体内做功消耗了。比如说，细胞从自身中把钠离子抽到血液中去去的那一类循环往复的过程。”

那位营养学家说：“其他热量必须变成热，从而保持体温。不过已经发现，变成热，用于新陈代谢，变成脂肪的比例差别可以很大。因此，如果你们能改变和控制这种比例——就像你们在这些小动物身上所做的那样——，那将是一个重大进展。”

马丁找来参加同卡瓦里罗座谈的人专心致志地听着，其中包括拉奥·萨斯特利、其他两名科学家和伊冯。

萨斯特利插了一句：“脂肪、做功和热量之间的不同比例，无疑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吃得很多体重却从不增加的原因。”

“正是这样。”营养学家笑了。“我们都遇到过，而且可能很羡慕那种人。不过，影响到你们那些白鼠的，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厌食的因素。”

马丁说：“通过中枢神经系统？”

“是的。中枢神经系统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由大脑缩氨酸调节。既然你们告诉我注射的东西对大脑有影响，它可能减

少饥饿的脑信号。……不管是哪种情况，你们的合成物显然有治疗肥胖症的令人满意的效果。”

座谈继续进行。第二天，马丁在一份直送萨姆·霍索恩的机密报告中，引用了卡瓦里罗的话：有治疗肥胖症的有益效果。

“把通过缩氨酸 7 号提高记忆能力作为主要目标的同时，”马丁写道，“我们还要对看来像是积极的、有希望的副作用进行进一步实验，那说不定会有临床应用的可能。”

尽管报告的措辞是克制的，马丁和他的哈罗同事们的兴奋，却已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

第四部分

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五年

一

带着一种任何其他交通工具都不能与之匹敌的尊严，桑塔·伊莎贝拉号客货轮沿着阿姆斯特朗堡水道，庄重地缓缓驶入火奴鲁鲁港。

安德鲁和西莉亚与其他旅客一道，站在驾驶台下面的前甲板上。

安德鲁举起了望远镜，扫视着进入视野的码头和港口上的建筑物。他这么仔细地搜索，并非漫无目标。

阿罗哈塔楼的高大身影隐隐出现在前方，夏威夷蔚蓝色天空泻下的灿烂阳光为它抹上了一层金色。轮船缓缓地往右舷方向转动，舷旁的小拖船马达嗡嗡作响。汽笛响了，桑塔·伊莎贝拉号的船员们加紧了靠岸的准备工作。

安德鲁把望远镜从眼前拿开，暗暗瞟了西莉亚一眼，同自己一样，她皮肤呈古铜色，显得很健康，这是将近六个月闲云野鹤般的逍遥的结果。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户外度过的。安德鲁想起出发之前，西莉亚心中久积重负，现在看

得出来，她又变得轻松自如了。毫无疑问，这次出来旅行，超脱一番，将各种压力置之度外，对他俩都有好处。

他又举起了望远镜。

“你好像在找什么，”西莉亚问。

安德鲁没有扭头，径直答道：“看到了会告诉你。”

“好吧。”西莉亚叹了一口气，“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确实如此。这次周游十五国的漫长旅行，基本上就要在此结束了。在火奴鲁鲁作短暂停留后，他们将直飞美国本土，面对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当然，变化主要影响西莉亚。

她猜想着，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

自从三月初离家启程，西莉亚一直有意不去想将来的事。现在已是八月中旬，对将来，不能再回避了。

她碰碰安德鲁的胳膊，说：“这次旅行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到过的所有地方，所做所见的一切……”

西莉亚心想，值得记忆的东西可真多。在她的脑海里，旅行中的情景一幕幕涌现：尼罗河上那的确神奇的月光，沙滩和那灼热的国王之谷……在里斯本市阿尔法玛用鹅卵石铺成的迷宫般街巷里的漫步，这儿已有九百年的历史，到处繁花似锦……耶路撒冷——“距离天堂最近的山岭，那里，人们用双手托着吹来的风，就能听到上帝的声音。”……罗马，尘寰和仙境似乎矛盾地融合在一起……希腊诸岛，爱琴海的钻石，展开了璀璨的阳光、雪白的梯形村庄、崇山峻岭、橄榄树林的记忆画卷，……储油丰富、繁荣兴旺的阿布扎比，以及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她的丈夫及年轻的家庭的欢乐团

聚……印度，充满严酷对比的次大陆，一边是寻欢作乐，一边是令人震惊的污秽和坠落。明信片式的景象：斋普尔，粉红色之城[①]……然后是大堡礁[②]，澳大利亚的珊瑚王国，一支潜水者的梦幻曲……日本京都附近的修学院别宫——天皇的幽居地，有着纤细、梦幻般的美，充满诗意，那里仍是大批旅游者难以涉足的地方，……香港近乎疯狂的速度，似乎时间即将逝尽，也的确如此！……新加坡，巨大财富之中毕恭毕敬的小贩的小吃摊，美食家的天堂，格拉顿拐角处出售的一种肉和大米煮在一起的食品，称得上名副其实……

正是在新加坡，安德鲁和西莉亚登上了桑塔·伊莎贝拉号，开始了横贯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的从容航行，现在，就在这儿，——夏威夷，旅行将告结束。

同船的有大约二十名旅客，大多数人尽情享受着航海生活这种悠然自得的节奏，以及船上提供的舒适怡人的食宿条件，而且，又不为传统游船那种闹闹嚷嚷的娱乐活动所打扰。

巨轮继续徐徐前进，西莉亚浮想联翩……

尽管她一直有意识地尽量不去设想未来，但还是免不了回顾过去。特别在最近几天，她总在扪心自问：那样突然离开费尔汀－罗斯公司，是否错了？辞职的决定是否出于一时冲动，不那么明智？西莉亚拿不准。这些念头使她疑窦环生：也许，以后的悔恨和苦恼，将更甚于眼前的迷惘？

---

① 斋普尔，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始建于1727年，市街按棋盘格方式设计，多高大、古老的粉红色建筑，表现出印度建筑艺术的优美，有印度“粉红色之城”之称。——译注

② 大堡礁，世界最大的珊瑚礁区，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海岸外，构成天然海堤。——译注

很清楚，她的辞职对公司，对蒙太尼并无重大影响。今年二月，蒙太尼按计划推上市场，显然十分成功。西莉亚在与安德鲁登上旅程之前曾看过本行业的商情报道，说蒙太尼一上市，马上在医疗中到广泛采用，并受到人们，特别是那些怀孕期间要继续工作的妇女们的欢迎。对这些妇女来说，解除孕期上午的恶心反应实在太重要了。看来这种新药显然成了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摇钱树。

在法国旅行时，她又得知法国最初发明蒙太尼的基隆德化学公司也发了财。

看样子，《法兰西晚报》所载的有关努松维尔和西班牙的报道。并没有影响蒙太尼的声誉。在美国，莫德·斯塔弗利医生反对蒙太尼的意见也没有多少人相信，对销售没什么影响。

西莉亚的思绪又回到轮船上。这时，船离港口已经很近了，正朝十号码头驶去，他们将在那里上岸，办理海关手续。

突然，她身边的安德鲁喊了起来：“啊，在那儿！”

“什么在那儿？”

安德鲁把望远镜递给她，用手指着说：“对准第二个大窗户，就是码头上方钟楼左边那个。”

西莉亚照着他说的做，但仍困惑不解。“让我看什么呀？”

“你一看就知道了。”

四周的乘客，不少已经回到舱里去做上岸的准备，除了安德鲁和西莉亚，甲板上只剩下两三个人。

西莉亚调整着望远镜，仔细搜寻起来，几乎就在那一瞬

间，她喊了起来：“我看见啦！简直不能相信。”

“你可以相信，”安德鲁说，“真是他们。”

“莉萨和布鲁斯！”西莉亚快活地喊着孩子的名字。然后，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另一只手激动地挥舞起来。安德鲁和她一起挥手。莉萨和布鲁斯在安德鲁找到他们的地方，隔着窗玻璃，笑着兴奋地挥手作答。

西莉亚感到难以置信：“我不明白，我们并没有想到他们会来，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我可想到了，”安德鲁平静地告诉她，“是我安排的。我从新加坡打了好几个电话呢，你不在的时候，不过……”

西莉亚过于兴奋，好像没有听见。“当然，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可是莉萨和布鲁斯暑假要做工，他们怎么走得开呢？”

“我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我希望他们到这儿来，于是一切变得很简单，”安德鲁一边说一边收起望远镜，放进皮套里。

“我还是不明白，”西莉亚说，“是你要孩子们到这儿来的？”

“是的，”安德鲁对她说，“这样我就可以履行一项诺言，一项很多年前许下的诺言。”

“诺言？对谁许下的？”

“你。”

西莉亚看着安德鲁，迷惑不解。

安德鲁口气温和地启发着西莉亚，“度蜜月的时候，咱俩谈天说地，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到巴哈马群岛过蜜月，而不

愿到夏威夷。你说夏威夷会使你伤心。然后，你又说到了你的父亲，说到他死在珍珠港，和‘亚利桑那’号一起沉没了。”

“等一等!”西莉亚的声音小得像耳语。是的，现在她的确想起来了……过了这么多年后又想起来了。

蜜月中在巴哈马的海滩上的那天，她曾对安德鲁谈到她的父亲，讲了她对海军军士长威利斯·德格雷的一些记忆……“他在家的时候，家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趣味盎然。他身材高大，嗓音洪亮，他使人们欢笑，喜欢孩子，体魄强壮。意志也很坚强……”

安德鲁从那时起一直很理解西莉亚，他当时曾问过她“你到过珍珠港吗？”

西莉亚答道：“我不知怎的，也还没有准备好。你可能觉得奇怪，总有一天我要到父亲殉难的地方去，不过不是一个人，我要带着我的孩子。”

就是在那个时候，安德鲁许下了诺言，“有那么一天，等我们有了孩子，他们懂事了，我要安排这件事。”

一项诺言，……二十年了。

桑塔·伊莎贝拉号沿十号码头停稳，缆绳从船内顺了出来。安德鲁悄声告诉西莉亚，“我们明天就去，一切都安排好了。去‘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到你父亲的船那儿去，他去世的地方。就像你当初希望的那样，你的孩子们将和你在一起。”

西莉亚嘴唇颤抖着，抓住安德鲁的双手，说不出话来。她抬头望着安德鲁的眼睛，目光中蕴含着深切的挚爱与敬意。这目光只有极少数男人才有机会遇到。

等西莉亚终于说出话来，话语是那样的情真意切:“你的为人太漂亮了!”

二

上午十点整,安德鲁订的一辆高级轿车停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门外，司机静候着安德鲁一家。八月下旬，晴朗的天际漂浮着几簇云彩，天气温暖，轻风从南方徐徐吹来，倒还不使人感到难受。夏威夷人把这种气候叫作柯纳天气。

早晨，莉萨和布鲁斯赶到父母的房间共进早餐，从这套舒适的房间，可以看到瓦伊阿雷高尔夫球场和南面的太平洋。今天清晨，还有昨天，四个人一直在兴奋地谈论着分手六个月中发生的一切，各自的经历和见闻，间或有人兴高采烈地提出一些问题。莉萨已经满怀热情地完成了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年的学业。马上要进入希尔学校最后一个学年的布鲁斯，已经向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提出入学申请。这所学院本身就具有悠久的历史，正好符合他的专业爱好。

布鲁斯告诉大家，一方面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因为预见到会有今天,他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项对日本一九四一年袭击珍珠港事件的研究。他一本正经地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想，我可以回答。”

“你牛皮吹得倒响!”莉萨对他说，“不过，既然你是免费服务，我倒可能要不耻下问。”

吃早饭的时候，西莉亚努力同大家一道谈笑风生，但在内心深处，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超然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言传，但似乎不知怎的，她的过去的一部分今天又回来了，或者说很快就会回来，与现时的自己融汇为一体。早上醒来

后，她一直有一种今日不同寻常的感觉，为此，她刻意选择了适时的装束，穿上一条素雅的雪白的百褶裙和一件定做的蓝白相间的衬衫。脚著一双白凉鞋，还准备带一个白色草编提包。她想打扮得既不显得随随便便，又不那么过于拘泥于礼仪而显得刻板，而是潇洒和……她想起来了：要表现得庄重和受人尊敬。走入人群之前，她再次检查自己的装束，此时，一个关于父亲的念头跃入脑际。起初她曾试图阻止这个念头，后来还是任其变得清晰：*要是父亲能活到现在，看到我，——他的女儿，和我的一家，那该多好啊！*

大家都好像事先捉摸到西莉亚的感情，穿着都不像住常那么随便。昨天，莉萨穿的是一条牛仔裤，今天换上了一身用印花巴里纱做的简单然而动人的衣服，充分显露出她恰值妙龄、热情奔放的美。一时间，西莉亚从莉萨身上看到了十九岁时的自己，那是二十七年以前了。

安德鲁选了一套质地轻巧的衣服，几天来第一次系上了领带。西莉亚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近五旬、头发已经灰白的丈夫，越来越有风度了。往往一本正经但仍显出孩子气的布鲁斯，穿着开领的希尔学院耀眼的运动服，也显得挺精神。

乔丹一家走到车旁，司机彬彬有礼地用手碰了一下制服帽子，打开了车门。他对安德鲁说：“您是乔丹大夫吧？我想您是要去看‘亚利桑那号’。”

“是的。”安德鲁看了看手中的一张纸，“不过有人让我告诉你，不要开到‘游客中心’去，先去‘司令’专用码头。”

司机眉毛一扬说：“您一定是位大人物啰。”

“不是我。”安德鲁笑了，望了西莉亚一眼，“是我妻子。”

车开动了。车内，莉萨问道：“刚才说什么专用码头？”

布鲁斯说：“太平洋舰队司令。哟，爸爸，你走了个后门！”

西莉亚纳闷地盯着安德鲁，“你是怎么安排的？”

“打着你的旗号，”安德鲁回答说，“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还管用呢，有好多人崇拜你。”

大家都要安德鲁讲出其中的原委，于是他说，“如果你们非要知道，可以告诉你们，我给费尔汀－罗斯公司在夏威夷的经理打了电话。”

西莉亚问：“塔诺·阿卡姆拉？”

“嗯，他还让我告诉你，他们非常想念你。不管怎么着吧，阿卡姆拉妻子有个姐姐嫁给了一个海军上将。别的就很简单了。所以我们要乘上将的小艇去看‘亚利桑那’号。”

“爸爸，”布鲁斯说，“你这参谋当得真好！”

父亲微笑着说：“谢谢！”

“谢谢你。”西莉亚对安德鲁说，然后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给塔诺打电话的？问没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安德鲁迟疑了一下，“你是说费尔汀－罗斯公司……和蒙太尼？”

“对。”

他本来希望西莉亚不会问，但还是答道：“似乎挺不错。”

“你知道的恐怕不止这些，”西莉亚执意说，“把你知

道的都告诉我。”

安德鲁很不情愿地补充说：“他说蒙太尼非常成功，用他的话说是生意兴隆。”

西莉亚点了点头。其实，这也是每个人意料之中的，而且证实了当初蒙太尼刚刚推上市场时传出的消息。不过，这的确加深了近来她心里想的问题：她的辞职是否过于匆忙，是否算一着败棋？然后，她决定，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不想这件事。

轿车开得挺快，取道卢那利奥和摩那勒斯高速公路。开过火奴鲁鲁高楼林立的闹市。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们的车在阿罗哈体育场附近离开高速公路，不一会就进入了艾伊湾的美国海军禁区。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专用码头不大，设在环境宜人的军队家属区内。

所谓的上将专用艇其实是一条五十英尺长的海军多用船。这时正等在码头上，柴油机已经发动起来了。驾船的是两个穿粉白色礼服的水兵。主甲板的遮阳篷下还坐着其他五、六个乘客。

两个水兵中，负责“船首缆具”的是一名年轻妇女。乔丹一家上船以后，她就解开缆绳。船中间驾驶台上，艇长启动小船，离开了码头，驶入了百舸争流的珍珠港。

岸上的拂面微风，在水上显得大了一点。海浪拍击船身，不时有水花溅上甲板。港湾中的海水色彩沉闷，绿里透灰，水面之下有什么，几乎一点也看不清。

小船沿逆时针方向环绕福特岛前进，那个女水兵介绍着。安德鲁、莉萨和布鲁斯都听得很用心。然而，西莉亚却因为有心事，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断断续续地听到几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早晨……携带有鱼雷的日本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小型潜艇突然袭击……第一轮攻击发生在上午7时55分……8时05分爆炸使战列舰东倒西歪……8时10分‘亚利桑那’号前舱弹药库被击中，发生爆炸，下沉……8时12分‘犹他’号翻了……‘加利福尼亚’号和‘西弗吉尼亚’号沉入海底……‘俄克拉何马’号完全倾覆……伤亡情况，两千四百零三人丧生，一千一百七十八人负伤……”

西莉亚思忖，这一切都已十分久远了，三十六年，大半辈子以前。然而，只有在这一时刻它才显得离我们这么近。

这艘军用小艇在靠近珍珠港入港水道的波浪中颠颠簸簸，绕过福特岛南端的时候，改变了航向。忽然，在船的正前方，灿烂的阳光下出现了白色的“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就发生在这儿，我终于来了。行行诗句跃入西莉亚的脑际。“给我带来宁静的扇贝壳……我要前去朝圣。”她的目光越过船首向前方望去，忽然，一个不协调的念头闯入脑海：纪念馆和她预想的不一样，就像一节中间瘪下去的火车车厢。

讲解的声音又响了：“建筑师这样说：‘结构上中间缩进，两端坚强有力，表现开始的失败和最终的胜利……”建筑师是事先就这么想的，还是事后才想起来的呢？不过不管怎么样，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那条船，现在它的身影已经逐渐清楚了，真令人难以置信，就在灰绿色水面之下几英尺的地方。

“……纪念馆就横跨在沉船的上方。”

我父亲的船，我父亲离家出走后的家，去世的地方……那时候我十岁，远在四千英里外的费城。

安德鲁抓住西莉亚的一只手，紧紧握着。俩人都没讲话。船上的乘客似乎有些压抑，静静地不作声，好像都抱有同样的情感。

艇长把船稳稳当当停靠在纪念馆入口处的浮码头边，那个女水兵缚好缆绳，乔丹一家和其他乘客一起，离船跨进纪念馆，脚下不再感到颠簸，因为纪念馆是建在打入港内海底的桩子上的，与水下的“亚利桑那”号毫不相连。

在纪念馆的中心附近，水泥建筑上有一个开口，西莉亚、安德鲁和莉萨注视着下面“亚利桑那”号的主甲板，在这看得很清楚，近得令人生畏。

我父亲的尸骨，或许只是残存的部分，就在我们脚下什么地方。不知道他是怎样死去的，很快而无痛苦的还是别一模样非常糟糕的？啊，我希望是前者！

刚才走开了的布鲁斯回来了。他轻声说：“我找到了外祖父的名字。我指给你们看。”父母和姐姐跟着他走到许多默不作声的人的身旁，面前是一堵刻满人名和军阶的大理石壁墙。

在日本人猛烈进攻的那几分钟内，仅在“亚利桑那”号上就有一千一百七十七人丧生。后来证明，再把这艘战舰打捞上来，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这条船就成了这一千多人的永久归宿。

大理石墙壁上刻着：

纪念在此长眠的勇士们

布鲁斯指着墙说：“在这儿，妈妈。”

他们怀着敬意站在那儿，每个人各有所思。然后西莉亚又领头回到了开口处，向下望上部建筑早被拆掉的船体。距离这么近，这使西莉亚着迷。这时，一个油泡从深处窜上来，浮在水面上，就像一片花瓣。几分钟之后，这一怪异的过程又重现一遍。

“那些油泡是燃料箱里剩下的油，”布鲁斯解释道，“自从船沉下去以来就一直这么往上冒。谁也不知道还会冒多久，有可能还会再冒二十年。”

西莉亚伸出手扶着儿子。

这是我的儿子，您的外孙。他正在对我讲您的话。

“我要是认得外祖父就好了，”莉萨说。

西莉亚正想说什么，忽然，她感情的闸门晃了晃，毫无预兆就轰然洞开了，莉萨的那句简朴、然而令人动情的话，就像加到天平一边的最后一块砝码，平衡终于倾覆了。西莉亚完全为悲痛和忧伤所压倒，她为父亲而悲痛。对父亲，她了解得很少，然而她爱他，珍珠港这令人心碎的一幕，使她对父亲的回忆如洪水涌来；她也想起了去世的母亲，她就是在十年前的这个月里死去的。同旧日的悲痛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她晚近的悲伤，她自己的失败，现在看来似乎是她自己铸成的大错，使她的事业充满屈辱地结束了。对于自己，六个多月来，她一直决意不去想。可现在，就像拖欠的宿债不得不还，这一切又加诸于她的感情之上，她终于支持不住了。她忘却了一切，潸然泪下。

见此情景，安德鲁朝她走去。然而莉萨和布鲁斯占了

先，两个孩子拥抱着母亲，安慰着她，同她一起毫无顾忌地失声痛哭。

安德鲁充满温情地用双臂拢住他们三人。

那天晚上，全家人一起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梅列厅吃晚饭。刚一坐定，西莉亚劈头就说："安德鲁，我想咱们大家一起喝点香槟。"

"当然应该。"安德鲁招呼斟酒的侍者，要了泰汀格尔牌香槟，知道这是妻子最喜欢的。然后，对西莉亚说，"今晚你气色很好。"

"我也这样感觉。"西莉亚用喜悦的目光瞧着大家。

自从这天上午，他们都没再提去珍珠港的事。西莉亚在纪念馆落泪的时候，旁边的人都体谅地把目光转向别处。安德鲁想，"亚利桑那"号沉没纪念处，不知勾起了多少参观者的伤感，甚至悲惨的记忆，这场面恐怕并非罕见。

大半个下午，西莉亚都在睡觉，起来后逛了逛饭店里的商店，给自己买了一件光彩夺目的红白两色的长裙，夏威夷式样，这会儿就穿在身上。

"等你穿腻了，妈，"莉萨羡慕地说，"我很乐于移花接木。"

这时候，香槟送来了。酒斟好后，西莉亚举起酒杯说："这杯为你们大家！我深深地爱着你们，对你们非常感激。我想告诉你们，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安慰和理解。不过，我还想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那可以说是一个清理的过程，是……怎么说的来着？"

“净化，”布鲁斯说。“其实这是个希腊词，意思是使之纯净。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

“哎，行了你，”莉萨从桌子对面俯过身来，打弟弟的手一下。“有时候你也太过分了！”

安德鲁笑了起来，别的人，包括布鲁斯，也一起笑了。

“接着说啊，妈妈，”莉萨催促着。

“啊，”西莉亚说，“我已经认定，不应该再为自己懊悔，而要重新振作起来。假期过得不赖，是最好的一次，但再有两天就要结束了。”她柔情地望着安德鲁说，“我想你已经作好回去行医的准备了。”

安德鲁点点头，“准备好了，而且充满渴望。”

“我能理解，”西莉亚说，“因为我有同感。所以我不打算闲待下去了，打算找点事做。”

布鲁斯问：“你打算干什么呢？”

西莉亚呷了一口香槟，然后说：“我想了很多，给自己提了很多问题，每次的结论都一样：制药行业是我最了解的，因此还应该干这一行。”

安德鲁赞同地说：“的确如此。”

“你还能回费尔汀－罗斯公司去吗？”莉萨问道。

西莉亚摇了摇头。“我已经破釜沉舟无退路了。即便我想回去，现在费尔汀－罗斯公司也肯定不会再要我，不，我要试试别的公司。”

“如果那些公司不抢着要你，它们是否具有做生意所必需的机敏就该打个问号了，”安德鲁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什么公司？”

“考虑过。”西莉亚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有一家公

司，是我一直最为景仰的，那就是梅尔克公司。谁要是想找制药工业中的罗尔斯－劳伊斯公司[①]的话，那就是梅尔克公司了。因此，我首先要申请去这家公司。”

“下一个呢？”

“我也喜欢史密思克莱恩公司，还有尤彼翰公司，为这两家公司工作我都会很自豪。除此之外，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再列出几家。”

“我敢担保没有必要。”安德鲁举起酒杯。“为有幸能得到西莉亚·乔丹的公司干杯！”

吃饭的时候布鲁斯问道：“明天我们干什么？”

“既然这是咱们在夏威夷的最后一个整天了，”西莉亚建议说，“在海滩上好好休息一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好好休息一天，正是他们最需要的。

三

清晨，还差几分钟六点，乔丹夫妇套房的卧室里，床上电话响起阵阵尖厉的铃声。

西莉亚还在酣睡中。在她身旁，安德鲁被铃声从梦乡中惊醒。

昨晚上床睡觉前，他们有意敞开阳台的玻璃滑门，让温柔的晚风送来大海深沉的絮语。这时，窗外晨曦依稀，景物逐渐被勾勒出倩影，好像一名舞台导演控制灯光让黑暗逐渐隐去，新的场景缓缓暴露。再过十五分钟，太阳就要从地平线升起。

① 英国一汽车公司，以制造最豪华的高级轿车闻名。——译注

安德鲁完全醒了，他坐了起来，继而清醒地抓起听筒。

西莉亚动了一下，睡意朦胧地问："几点了？"

"这也太早了！"安德鲁说，然后对着话筒说，"是的，什么事？"

"有人打电话找西莉亚·乔丹太太。"这是电话员的声音。

"是谁打电话找她？"

电话上传来另一个女子的声音："新泽西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塞思·费恩戈尔德先生。"

"费恩戈尔德先生知道我们这边是什么时间吗？"

"他知道，先生。"

西莉亚这时完全醒了，坐起身来，"是塞思？"安德鲁点了点头，她说："我来接。"

安德鲁把电话筒递给她。电话员给接通后，西莉亚听到了年迈审计员的声音。"是西莉亚吗？"

"对，是我。"

"人家刚刚告诉我说把你吵醒了，很抱歉。可我这儿正是中午。我们不能再等了。"

西莉亚不解地问："你说的'我们'是谁？等什么？"

"西莉亚，我要跟你说的事极为重要。请仔细听。"

费恩戈尔德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西莉亚告诉他："你说吧。"

"我是代表公司董事会、应董事会的要求给你打电话的。董事会指示我，首先，要告诉你，你辞职的时候——辞职的原因咱们都清楚——你是对的，其他所有人……"声音颤抖了一下又继续下去，"我们所有人都错了。"

西莉亚像是被搞糊涂了，不知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还是仍在睡梦之中。“塞思，我不明白，你不是说蒙太尼的事吧。”

“很不幸，我说的正是这件事。”

“可是据我看到的和听说的，蒙太尼不是异乎寻常的成功吗？”她想起，昨天安德鲁还告诉过她，从费尔汀－罗斯公司夏威夷经理塔诺那听到的关于蒙太尼的消息。

“直到前不久，我们也都那么想。可现在一切都变了，突然改变了。我们这儿现在情况很糟。”

“请等一等。”

西莉亚用手捂着话筒对安德鲁说：“出了大事了。是什么我现在还说不准。你用分机听着。”

洗澡间有一部分机。西莉亚等安德鲁走过去，然后说，“塞思，你接着说吧。”

“我刚告诉你的是第一件事，西莉亚。第二件是，董事会希望你回来。”

西莉亚还是难以相信所听到的话。她迟疑了一下，说：“我想你最好还是从头讲起。”

“好吧。”

西莉亚可以感到塞思在斟酌他要说的话，她一边等着，一边琢磨，为什么是他而不是萨姆·霍索恩打来电话。

“你记得关于受害婴儿的报道吧。‘植物式’的呆傻婴儿那个可怕的字眼，记得澳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的那些报道吧？”

“当然。”

“现在又出了好多，那几个国家，还有别的地方，数量

之大，是蒙太尼造成的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

“啊，天哪!”西莉亚空着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捂在脸上。她由于受惊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可别是真的。这只是一场噩梦，不是真事。我不想被证明我是对的，不想以这种可怕的方式证明。这时，她通过洗澡间敞开的门看见了安德鲁，他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她又注意到外面的天色越来越亮了，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梦魇，而是真的。

塞思还在继续述说着详细情况，“……两个半月前开始有一些零星的报道……症状与早先那些类似……后来越来越多……最近，大批涌现，……所有的母亲在怀孕期间都服过蒙太尼……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总共出现了近三百个畸形婴儿，……显然还会更多，特别是在美国，蒙太尼推上市场才七个月……”

西莉亚听着这越来越可怕的消息，闭上了眼睛。好几百个婴儿，本来可以是正常的，可现在永远不会像正常人那样思想、那样行走、那样不依靠他人自己坐起来，他们终生都不会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而且不止这几百。

西莉亚想痛苦地隐泣，想愤怒、绝望地号啕，可是对谁呢？没对象，呼天抢地已无济于事，太晚了。

早先她是否可以为防止这场可怕的悲剧再多作些努力呢?

是的!

辞职后，她本可以大声疾呼，向社会公开提出她对蒙太尼的疑虑，而不是保持缄默。不过那么干会有作用吗？人们会听她的吗？可能不会，然而有的人可能会，即使有一个婴儿得救，她的努力也不算白费。

远在五千英里之外的塞思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我们这儿每个人都在扪心自问，西莉亚。都曾心事重重，难以安睡，我们无一例外都将终生负疚。但你的良心是清白的。你尽了一切努力。没有你的错儿，你提出的警告被束之高阁了。”

西莉亚想，接受这个观点是太容易太舒服了。但她知道，她至死都不会问心无愧。

忽然，她想起另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你所告诉我的这一切，塞思，是不是各界都知道了？有没有进行紧急宣传？有没有向妇女们发出警告，告诉她们停止服用蒙太尼？”

“嗯……方式不完全一样。有些零星的宣传，但不多，这也有点出乎意料。”

西莉亚想，这正是她和安德鲁出外旅行期间没听到什么关于蒙太尼的坏消息的原因所在。

塞思接着说：“显然，新闻界还没有人把所有情况联系起来。不过，我们担心很快就会那样做。”

“你们担心……”

西莉亚意识到，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公开广泛宣传这件事，也就是说还在出售和使用蒙太尼。西莉亚再次记起了昨天安德鲁说的话，他转达塔诺的说法，蒙太尼“生意兴隆”。她禁不住打了个冷战，问道：“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收回所有销出的药和存货？”

塞思小心翼翼地说：“基隆德化学公司告诉我们，他们这个星期要在法国收回这种药。据我所知，英国也要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停止销售了。”

西莉亚提高了嗓门喊道："我现在说的是美国!"

"我向你保证，西莉亚，法律要求做的，我们都做了。费尔汀－罗斯公司所得到的每一点情报都及时通知了华盛顿的食品和药物总局。所有一切，文斯·洛德亲自负责这件事。目前我们正在等待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决定。"

"在等待决定！天啊，为什么要等？除了收回蒙太尼，还能有什么别的决定？"

塞思辩护说："我们的律师强烈建议，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先让食品和药物总局决断为好。"

西莉亚差点喊了出来，但还是克制住自己，说道："食品和药物总局向来迟钝。他们那台机器转动起来可能要好几个星期。"

"我想有可能。但是律师认为如果我们自己提出撤销，就可能表明我们承认是自己的错，因此要承担责任。即使像现在这样，我们资金方面的后果……"

"怀孕的妇女们目前还在服蒙太尼,资金问题算得了什么？目前没出生的婴儿正……"

西莉亚收住话头，意识到争论没有任何用处，这种对话解决不了问题。她又感到纳闷，为什么现在同她讲话的是审计员，而不是萨姆·霍索恩。

她坚决地说："我得跟萨姆讲话。"

"不幸，这不可能。至少现在不可能。"随后是一阵不安的沉默，"萨姆现在……嗯，有些失常。他有些个人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你，需要你回来的原因之一。"

西莉亚怒气冲冲地说："吞吞吐吐，到底什么意思？"

她听到对方深深地长叹了一声。

“我本打算过一会儿再告诉你的，我知道你会伤心。”塞思的声音低沉、伤感。“你还记得……就在你离开我们之前，萨姆得了一个外孙。”

“对，朱丽叶的孩子。”西莉亚想起在萨姆的办公室里的庆祝，她也参加了，后来她对蒙太尼的疑虑，使大家兴味索然。

“可能朱丽叶怀孕时恶心的反应很厉害，萨姆给她服了蒙太尼。”

听到塞思最后这句话，西莉亚全身冰冷。她预感到下面要告诉她什么可怕的事。

“上星期，医生们诊断说，朱丽叶的孩子受到蒙太尼的伤害。”塞思几乎说不下去。“萨姆的外孙大脑受损，四肢不能正常活动，和那些孩子一样是个畸形儿。”

西莉亚就好像被人卡住了脖子似的发出一声极度痛苦的惊叫，然后，忽然感到难以置信。“萨姆怎么能那样？当时，蒙太尼还没批准使用呢。”

“那时候有给医生的样品，这你知道。萨姆用的是样品，除了朱丽叶，他谁也没告诉。我猜想，他当时对蒙太尼坚信不疑，以为没有什么风险。这里面还掺杂有个人因素，可能是自豪。你可能还记得，蒙太尼是萨姆自己从基隆德化学公司搞来的。”

“我记得。”西莉亚思绪如麻，失望、愤怒、痛苦和惋惜全搅在一起。塞思打断了她。

“我已经说了我们需要你，西莉亚，的确需要。你可以想像，萨姆因为悲痛和负疚，心都碎了，眼下根本就不起作用。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这儿现在乱成一锅粥。就像一条

在风雨中飘摇的、没有舵轮的航船。我们需要你来估计一下受损程度，需要你来收拾残局。一方面，你是唯一具有充分知识和经验的人。再一方面，我们大家，包括董事会，钦佩你的判断能力，尤其是现在。噢，对了，你回来是担任执行副总经理。金钱待遇方面的安排我就不说了，但会是很宽厚的。”

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执行副总经理，离总经理只差一级。比她如果不辞职本会担任的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更高。西莉亚想，要是在过去，刚才的提议，会使她欣喜若狂，成为她一生中辉煌的里程碑。真奇怪，突然间，这一提议变得无足轻重了。

“你也许已经猜到了，”塞思说，“还有，董事会的其他几个成员同我在一起，听着咱们谈话。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希望你的回答是肯定的。”

西莉亚发觉安德鲁在洗澡间向她示意，于是她第二次对着话筒说：“请等一等。”

安德鲁挂上那个分机，走了出来。像前一次一样，西莉亚用手捂着话筒问道：“你怎么想？”

安德鲁对她说：“主意得你拿。不过要记住：如果你回去，那么你是否曾经辞职，离开过公司就都无所谓了，蒙太尼所造成的混乱和责任，总会把你牵涉进去。”

“我知道。”西莉亚考虑着，“可我在公司干了那么多年了，那些年头是美好的，而现在他们又需要我。不过，要我回去，必须……”

她又对准话筒。

“塞思，我认真地听了你所说的话。我接受你们的提

议，但要有一个条件。”

“说吧。”

“必须在今天由费尔汀－罗斯公司收回正在销售的蒙太尼，还要公开说明它的危险。不是明天，不是下个星期，也不能再等食品和药物总局打定主意，就在今天。”

“西莉亚，那不可能。我解释过，我们的律师警告，这涉及责任问题。我们不能自己去找要花几百万元的官司，那足以使公司破产。”

“打官司是不可避免的。”

“这我们知道。可我们不想把情况搞得更糟。蒙太尼反正很快就要撤回。这段时间，等你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商量这事……”

“我不要商量，而是要干。我要让它今天就上全国电视网，上广播，要让它在二十四小时内见诸国内所有报纸。我等着看电视听广播，否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回轮到塞思说“请等一下”了。

西莉亚听得出，另一端在进行低声的讨论，显然有人不同意，然后她听见塞思说：“她毫不让步，”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塞思说：“她说了当然就会那么做的。而且，别忘了，我们需要她甚于她需要我们。”

在新泽西进行的争论又持续了好几分钟，说了些什么，多数西莉亚听不见。最后，塞思的声音又在电话中响起。

“西莉亚，你的条件接受了。你要求的马上就办——一个小时以内。我以我本人的名义担保。现在……你最早什么时间能回来？”

西莉亚告诉他，“我将乘第一班离开这里的飞机走。明

天在办公室等我吧。”

四

他们设法搞到了四张联合航空公司波音 747 班机经济舱机票，离开檀香山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五十分。班机直飞芝加哥，到那儿再换乘第二天上午九点抵达纽约的另一航班。西莉亚打算尽可能在途中迷盹一会儿，然后当天上午就到公司总部去。

莉萨和布鲁斯原来打算还要在夏威夷再呆两天，现在也决定与父母一起东归。正像莉萨所说的：“我们这么久没见到你们了，希望尽可能和你们在一起多呆些时候。此外我也知道，如果我一个人想起那些可怜的畸形婴儿，会很难过的，很可能会哭起来。”

一家人在安德鲁和西莉亚住的房间里匆忙吃早饭时，来过好几次电话，都是为他们离开檀香山的事。其间，是安德鲁向孩子们解释了那可悲的形势。

西莉亚告诉孩子们：“我要跟你们谈这件事的，不过如果你们不介意，我现在不想谈了。我想你们可以说，我现在患了‘炮弹休克症’。”甚至到现在，西莉亚仍拿不定主意，同意回去的决定到底对不对。然后她又提醒自己，坚持要求立即撤回蒙太尼，至少可以使一些婴儿和母亲免遭厄运。

他们将要离开卡哈拉－希尔顿饭店动身去檀香山机场的时候，费尔汀－罗斯公司信守它对西莉亚的诺言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收音机广播中断了音乐节目，播送了一则特别新闻。这则新闻报道说，由于“正在调查中的可能的副作用”，停止向公众销售蒙太尼，报道还警告医生们不要再开

这种药，孕妇也应停止服用。

过了不多时，正常的新闻广播中，撤回蒙太尼的详细报道作为头条新闻播送了。他们到机场的时候，下午版的《檀香山明星新闻》将美联社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刊登在第一版上。显然，一场倾泻式的宣传活动已经展开，并且很可能还要继续下去。

对于乔丹一家来说，这一天的实际情况与他们前一天晚上所作的到海滩休息的计划，真是差之千里。

飞机上座无虚席，不过在尾舱四人一排的座位上，他们至少还可以不受干扰地谈话。过了一会儿，西莉亚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耐心。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问了。"

头一个提问的是布鲁斯。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妈妈，一种药已经过关了，可又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

西莉亚答复之前，先整理了一下思路。

"首先，你必须记住，"西莉亚说，"一种药，任何一种药，在人体中都是一种外来的化学物质。使药物进入人体——一般是遵照医嘱——目的是要克服人体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但是，药在起好作用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损害。有害的方面就叫副作用，当然也有无害的副作用。"

安德鲁补充说："还存在权衡利弊的问题。一名医生必须判断，为了取得他和患者所期望的结果，值不值得冒险使用某一种药物。有些药比其他的药具有更大的危险。不过即使最简单的阿司匹林也有危险，在有些情况下还很严重，因为阿司匹林会造成内出血。"

莉萨说："但是，在出售之前，医药公司肯定要对药物进

行测试，而食品和药物总局也应该查明有哪些危险，危险有多大。”

“对，这一切都是事实，”西莉亚表示同意。“但是，人们往往不知道的是，测试有它的局限性，即使现在也仍然如此。测试一种新药，首先是在动物身上进行。如果通过动物试验取得的数据看上去不错，就在志愿试验的人身上使用。这一切要好几年时间。但是在人体试验完了，一切看来都不错的时候，这种药也仍然只不过在几百人或者在千把人身上用过。”

“这些人当中，”安德鲁说，“可能没有一个人受到任何副作用的影响，或者只有很小的、无足轻重的影响。”

西莉亚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接着说：“可是当这种药进入市场，数以万计的人，也可能数百万人，服这种药的时候，可能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出不良反应，有时只占服用总数的很小一个比例，像这样的反应在测试阶段根本无法预见。当然，如果百分比相当大，新的反应严重，或者是致命的，那这种药就得撤回。关键在于，一种药在广泛使用前，是无法肯定它的保险程度的。”

“那些不良反应，”布鲁斯说，“按说是要报告的，对吧？”

“对，而且如果一家制药公司听说了有任何这类反应，在我们美国，法律规定要向食品和药物总局报告。通常确实是这样的。”

莉萨皱了皱眉头。“仅仅是‘通常’？”

西莉亚解释说：“这是因为有时很难断定，究竟是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这仅仅是进行科学判

断的问题，是可以有真心诚意、老老实实的不意见的。另外还应记住，匆忙的决定有可能导致失去一种好的、或许能拯救生命的药物。”

“可是在蒙太尼这件事上，”安德鲁提醒他们，“一切正好相反。”他告诉莉萨和布鲁斯，“对那些有争议的反应，你妈妈的判断是正确的，其他人的判断是错误的。”

西莉亚摇摇头：“也不完全是那样。我的看法是一种直觉，一种也可能是错误的直觉，而不是科学的判断。”

“但是没有错，”安德鲁说，“这才是关键所在。而且，你坚持你的看法，有勇气为原则不惜辞职，能这样做的人很少。正因为这一切，亲爱的，我们全家都为你感到自豪。”

“我同意!”布鲁斯附和着。

莉萨挨过身去，吻了母亲一下。“我也如此，妈妈。”

饭送来了。安德鲁毫无兴致地挑着托盘里的东西，评论道：“飞机上的饭有一样你可以肯定，就是能帮助人消磨时间。”

很快，他们又回到萦绕大家脑际的问题。

布鲁斯说：“有件事令人很难相信，妈妈，报纸和电视台竟不知道蒙太尼发生的问题，至少是不知道整个情况，直到今天。”

安德鲁回答了他的问题。

“这种事可能发生，以前也的确发生过，几乎和这次一模一样。那次是酞胺哌啶酮，我看了很多有关的文章。”

好多个小时以来，西莉亚头一次露出笑容：“咱们家有两个历史爱好者。”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安德鲁说，“美国的新闻界忽视了欧洲发生的酞胺哌啶酮灾难。甚至当一名美国医生，海伦·陶西格博士到国会作证，放映了使国会议员们不寒而栗的畸形婴儿的幻灯片，美国的报纸对这件事仍只字未提。”

“这太不可思议了。”莉萨说。

安德鲁耸了耸肩。“这全看你对报界怎么看了。有些记者很懒。那些被派去采访听证会的记者根本没在自己的位子上，事后也没有看会议记录。可是有一个人不同，就是莫顿·明茨，《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把所有的消息拼凑起来，然后披露了酞胺哌啶酮事件的来龙去脉，胜过了所有其他同行。当然，这事一下子就轰动了，就像蒙太尼很快会造成的那样。”

“我应该让你们俩知道，”西莉亚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从一开始就反对蒙太尼。”

莉萨问：“爸爸，是因为你原来就认为蒙太尼会造成后来的可怕结果吗？”

安德鲁回答说：“绝对不是。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认为有那么一点不舒服，或者出了点会自生自灭的毛病，就一定要吃药。”

“什么叫自生自灭的毛病？”莉萨又问。

“怀孕期间恶心的感觉就是一个例子。它一般只限制在怀孕初期的几个月，不久就会自行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病灶。在这个阶段吃药，除非有其他治疗方面的急需，否则就是愚蠢的，总要冒一定风险。你们的母亲在怀你们俩的时候都没吃什么药。这方面我不含糊。”安德鲁望着女儿，

轮到你时，年轻的女士，你可千万不要服任何药物。而且，如果你要想生一个正常健康的宝宝,那就既不要喝酒也不要抽烟。”

莉萨说:“我保证。”

西莉亚听着,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或许能最终把费尔汀－罗斯公司在蒙太尼上出的问题变成一件好事。

安德鲁还在继续谈着。

“我们当医生的在用药方面很多毛病。比如说，我们太爱给人开药，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都知道有些病人如果不给开点药，他就觉得受了蒙骗。再比如，给病人开个药方，是走马灯似的打发人的最容易的办法了。”

“今天肯定是忏悔日,”布鲁斯说。“医生们还会做什么错事？”

“我们很多人对药物了解得不够,肯定不如我们应该了解的那么多,特别是副作用,以及一种药与其他药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把所有这些都记在脑子里是不可能的,但是医生们往往不愿当着病人的面查参考书,不是怕麻烦,就是过于爱面子。”

西莉亚说:“你们如果想指出一个敢于当着病人的面查书的医生,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可靠的、认真负责的医生。你们的爸爸就是一个。我就见他那么做过。”

安德鲁笑了。“当然，在用药方面我有一些有利条件。这是由于和你们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带来的。”

“医生们在用药方面出过严重错误吗？”莉萨问。

“多了,”安德鲁说。“还有些时候，警惕性很高的药

剂师对处方提出疑问而避免了医生的错误。一般来说，药剂师对药物要比医生懂的多得多。”

布鲁斯机敏地问道:“承认这一点的医生多吗？”

安德鲁回答说:“很不幸，不多。医生往往把药剂师当成低一等的人看待,而不是按照实际把他们看成医疗工作中的同事。”他微微一笑，又接着说，“当然，药剂师也会出错。有的时候病人为了快点见效——这是他们被送上救护车后自己说的——超过处方规定量一倍、两倍地服药，结果自己把事情搞糟了。”

西莉亚肯定地说:“我这个疲惫不堪的搞药的人，一天之内可对付不了这一切。我得设法睡一会儿。”

她睡了，在到达芝加哥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一直睡着。

在芝加哥换上到纽约的航班后，一路平安，由于订上了头等舱而变得更舒服了些。

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出乎西莉亚意料，费尔汀－罗斯公司派来的高级轿车和司机在等着把他们送往莫利斯敦。这个司机，西莉亚有点面熟，他先向她行礼，然后递给他一个封着的信封，里面有一封塞思·费恩戈尔德给她的信。信上写着:

亲爱的西莉亚:

欢迎归国！——在一切意义上都是如此。

这辆车和司机是董事会派的，作为你担任执行副总经理的专车。

你的同事和下属，包话我本人，期待着在你旅程结束时

与你见面。

塞思

回到莫利斯敦的家里，他们与温妮和汉克·马奇高兴地重新团聚了。温妮的身躯宽大了许多，再过几星期就要临产了。先是莉萨和布鲁斯，随后西莉亚和安德鲁拥抱了她，她不住地提醒着“别搂得太紧，我亲爱的，不然，这不知名的小东西就该蹦出来了。”

安德鲁大笑起来。“从我当实习医生到现在，时间不短了，可我还没给人接生过呢，不过我很愿意试试。”

汉克从来不像他妻子那么爱说话，他高兴地朝他们笑着，忙着卸下行李。

过了一会，温妮、西莉亚和安德鲁三个人在厨房谈着别后的新闻，其他活动在外面进行着，西莉亚忽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她几乎不敢问：“温妮，你在怀孕的这段时间，吃过什么药吗？”

“你是说为了早上恶心？”

西莉亚怀着更大的担心回答说：“对。”

“就像蒙太尼那类药？”温妮指着摊在桌面上的一份当天早上的《纽瓦克明星记事报》问，报纸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关于蒙太尼的报道。

西莉亚木木地点点头。

“医生给了我一些样品药让我吃，”温妮说。“我本来也要吃了。因为我那时在早晨总是恶心。只是……”她看了安德鲁一眼。“我说了没事吧，乔丹医生？”

安德鲁说：“没事。”

“只是，你们俩走之前，乔丹医生告诉我，他说这是我们俩的秘密，要是有人给我吃蒙太尼，别吃，扔到厕所里。所以我就这么干了。”

温妮的眼睛里噙着泪水，走到报纸前，对安德鲁说：“我怀这个孩子费老了劲了。所以……噢，帝保佑您，乔丹医生！”

西莉亚如释重负，心中充满感激，一把搂住温妮，搂得紧紧的。

五

萨姆·霍索恩的样子就像具行尸走肉。

回到费尔汀－罗斯公司的第一天，西莉亚见到他那副样子非常震惊，简直说不出话来。于是，萨姆先开了口。

“呵，凯旋而归，你对了，行为端正；我们大家都错了，心术不轨。觉得怎么样？挺受用吧，呃？”

这些不友好的话，用一种她难以辨认的嘶哑声调说出来，更使她震惊。西莉亚七个月没见萨姆，在这七个月中，他至少老了十岁，面容憔悴、苍白，颧骨凸出，眼睛暗淡无光，眼窝深陷，下眼睑发黑、浮肿，他的两肩下塌，人消瘦了许多，衣服都显得不合身了。

“不，萨姆，”西莉亚说，“我并不觉得好受。只为咱们大家难过。对你外孙的事极为遗憾。至于回来，只是来帮忙的。”

“啊，对了，我想到你会抽空儿……”

西莉亚打断他：“萨姆，我们就不能找个清静点儿的地

方吗？”

他们是在走廊里遇上的，谈话时旁边人来人往。西莉亚刚刚和塞思·费恩戈尔德以及其他几个董事开了个会。

总经理办公室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萨姆没再说话，朝那儿走去，西莉亚跟在后面。

走进办公室，关好外屋的门，萨姆朝西莉亚转过身来。嘶哑刺耳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刚才我没说完，我想过你会抽空儿表示遗憾的。这太容易了。好啦，你干吗不接着谈谈你现在的真实想法呢？”

西莉亚平静地说：“最好你先告诉我，你以为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太清楚了。你在想，我不负责任得近乎犯罪，蒙太尼还没被批准就拿去给朱丽叶吃，把朱丽叶和德怀特的孩子，我的外孙，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徒有人形，毫无用处，全是我一个人的罪过。”萨姆抽咽着说不下去了，背过身子。

西莉亚默默地站着，悲痛和怜悯扯着她的心，她掂量着该说些什么。最后开了口。

“如果你要我说真话，萨姆，现在也的确应该讲真话，是的，我是那样想过，我想我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西莉亚继续说下去，她意识到萨姆在注视着她，仔细地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

“可是也还要想想别的事。当个事后诸葛亮并不困难，我们大家谁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你没有，至少这次没有。没有像我那样犯下一连串严重错误。”话语里仍然带着怨恨。

“我在其他方面有过，”西莉亚说。“每个负有责任的人都有判断错误的时候。有些错误更严重，往往只是因为运气不佳。”

“这次错误是最严重的。”萨姆在办公桌后挪动了一下身子，倒在椅子上。“所有那些婴儿，包括还没出生的，都是我的责任。”

“不，”西莉亚用坚定的口吻说。“不是这样。引导你的，是基隆德化学公司，还有有关科学问题的咨询。并不是你一个人。其他有责任的人也同你的想法一样。”

“而你除外。什么使你这么特别，没有上当呢？”

西莉亚提醒他，“起初我也上当了。”

萨姆两手捂着头。“噢，天哪！我把事情弄得多糟啊。”他抬起头。“西莉亚，我对你太不公平，太刻薄了，是吧？”

“这没关系。”

萨姆的声音低了些，不再那么怒气冲冲。“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说实话，我是嫉妒你，真希望当初能听你的忠告。”下面的话语焉不详。“一直没睡觉。躺在那儿，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想啊，回忆啊，觉得有罪。女婿不理我。女儿不想见我。莉莲想帮助我们大家，可又不知应该怎么办。”

萨姆停下来，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还有别的事，你不知道的事。”

“我不知道的什么事？”

他扭过头去。“我永远也不告诉你。”

“萨姆，”西莉亚坚决地说，“你要克制。这样折磨自己，不管对你还是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好处。”

萨姆就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下去，“我已经完蛋了。这

你知道。”

“不，我根本不知道。”

“我想辞职，律师说不行，还不到时候。我还得待下去。”他冷冷地接着说，“还得维持着门面，保护公司，不给那些围上来的‘豺狼’——代表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提供更多的炮弹。因此，我还得为了股东们再当一阵总经理，在这把椅子上坐下去。”

“你的话使我高兴，”西莉亚说。“公司需要你来管理。”

萨姆摇摇头。“那事要由你去干了。还没通知你吗？董事会已经决定了。”

“塞思刚跟我说了一些。可我需要你。”

萨姆看着他，眼中充满着无言的痛苦。

西莉亚突然拿定了主意，她朝外间的门走去，把门插上。通往秘书办公室的门上的插销，西莉亚也给插上了。她拿起电话，“我是乔丹女士，我和霍索恩先生在一起，不要打搅我们。”

萨姆还坐在桌边，一动不动。

西莉亚问他：“出事以来，你哭过吗？”

萨姆似乎感到奇怪，尔后摇摇头。“哭又有什么用？”

“有的时候有好处。”

她走到他跟前，俯下身，两臂搂着他。“萨姆，”她轻轻地说，“别压抑自己了。”

一时间，萨姆平静下来，盯着西莉亚的脸，有些犹豫不决。忽然，就像堤坝决了口，他孩子似的把头靠在西莉亚的肩膀上泪如泉涌。

西莉亚那天同萨姆谈话以后，很快看出来，萨姆已经悲惨地垮了，他过去的气概不复存在，在公司的最高层管理工作中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西莉亚一方面深感不安，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

萨姆仍然每天开着他那辆银灰色的罗尔斯－本特利牌轿车上班，把车停放在停车楼的过街层上。有时候他和西莉亚同时到那儿。西莉亚坐的是公司派司机的专车，对公司的这种安排，她很领情，这样就可以在上下班的路上工作，看文件。两人一起到过街层时，西莉亚就和萨姆一起走进公司总部主楼，穿过四周是玻璃的通道去乘直达十一层经理办公区的专用电梯。有时他们在途中说几句话，每次都是西莉亚先开口。

进了办公室，萨姆一般就呆在那儿。没人打听他到底在干些什么。不过，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便函，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从他那儿送出来。经理人员开会时，虽然事先都通知了他，萨姆总是引人注目的缺席。

因此，从西莉亚回来的第二天开始，毫无疑问，就是她在主事了。

需要作出决策的重要问题，都送到西莉亚这儿来。前一段搁置下来没有处理的问题，也提请她解决。处理所有这一切时，西莉亚显示出她果断稳妥、明朗的惯常风格。

和律师们一起开会，占了她很多时间。

蒙太尼的事传开，药品从市面上收回后，第一批起诉就提出来了。有些案子看来是确凿的。在美国已经出生了一些有缺陷的婴儿，其中有些是早产儿，他们酷似别国服了蒙太尼的孕妇生下的畸形儿。

不可避免，这类确凿的案子还会增加。据内部保密的估计，在美国由于蒙太尼而致残的婴儿总数将达四百余名。这个数字是根据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统计而得出的，考虑了蒙太尼在那些国家销售的时间和数量，以及在美国的相应情况。

其他的起诉中，有些是服了蒙太尼但婴儿还未出生的母亲提出的。这些起诉主要是基于对可能会发生的后果的担心，大多数指控费尔汀－罗斯公司犯了过失伤害罪。还有少数被认为是起哄或诈骗。不过，所有这些起诉都得认真对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钱财。

西莉亚不得不迅速掌握成本费用这个对她来说全新领域的知识，她发现，在全部费用中，费尔汀－罗斯公司有大约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产品责任保险，另外，公司内部还有用于同一目的的储备两千万美元。

“一亿五千五百万美元，听起来还不少，也许够我们应付所有索赔的，”律师蔡尔德斯·昆廷告诉西莉亚。他又说，“另一方面，要是我，不会全指望它。很可能你还得从其他地方再筹一些。”

昆廷七十多岁，白发苍苍，彬彬有礼，一副长者风度。他是华盛顿一家法律事务所的负责人，这家事务所专门经办与药物有关的案子，特别是为药物损害索赔案进行辩护。聘请这家事务所是费尔汀－罗斯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建议。

西莉亚了解到，昆廷在同行中以“庭外解决先生”闻名。这是因为他进行谈判的本事很大——照公司一名律师的说法，“他具有敢下大赌注的牌手的胆识，”——知道进行谈判时如何掌握分寸，从而不通过法庭，就能解决赔偿要

求。

西莉亚很快就认定，她得信任蔡尔德斯·昆廷。她喜欢他的为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你和我必须做的事是，”他像对最宠爱的侄女讲话似的对西莉亚说，“迅速解决索赔要求，要合情合理，宽厚大方。这两点对控制这种灾难性的局面极为重要。说到大方，你要记住，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莫过于一件蒙太尼引起的案子提交民事法庭，裁定赔偿几百万美元。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先例，引起可能让你的公司完蛋的其他赔偿要求。”

西莉亚问：“确真有不打官司就解决一切问题的可能吗？”

“比你想的要大些。”昆廷接着解释说。

“当孩子受到悲惨的、无可挽回的损害，就像现在蒙太尼造成的这样，父母的第一个反应是绝望，其次是愤怒。在愤怒中，父母想惩罚造成他们的痛苦的人，因此他们求助于律师。父母特别希望，就像俗话所说的，让他们吃官司。

“但我们当律师的是很实际的。我们知道，官司打到法院去，有时会输掉，而且并不是都出于正当的原因。我们还知道，审判前的程序很复杂，法院要审理的案子很多，加上辩护造成的拖延，可能使案子的审理要等好几年。而后，即使打赢了，上诉还可以再拖好几年。

“律师们还懂得，他们的主顾在起初的愤怒过后，会变得厌倦、失望。审理前的准备可能成为他们生活中压倒一切的事。这些事情很折磨人，总是勾起他们的伤感。不可避免，人们希望趁早了结这件事，尽可能恢复正常生活。”

“对，”西莉亚说，“我都能明白。”

“还有呢。那些办个人受损案的律师们，就是我们要打交道的那些律师，他们既追求主顾的利益；也追求自己的利益。很多律师办这种案子的佣金取决于胜诉后的赔偿。如果官司打赢了，他们能得到赔偿金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更多。但是律师们有他们的账单要付，事务所的房租啦、孩子的学费啦，到期的抵押借款啦，上个月信用卡的账啦……”昆廷耸了耸肩。“同你我一样，他们也想早点把钱弄到手，而不喜欢那种既遥远又没把握的事。这也是有助于了结问题的一个因素。”

“我想是这样。”西莉亚的心思有些飘忽不定。这时她说，“回来以后，有时我觉得自己变得冷漠，斤斤计较，对蒙太尼以及一切事情，只从金钱的角度考虑。”

昆廷说：“我已经很了解你了，知道你不会那样。而且，亲爱的，你也许另有想法，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这场可怕的悲剧也不是无动于衷的。的确，我要履行我的职责，可我也是个父亲，也是个祖父，我的心也为那些被毁掉的孩子们而流血。”

通过这次和其他谈话，他们决定再为了结可能的争议筹集五千万美元。

还有一笔迫在眉睫的开支，据估算，收回并销毁蒙太尼需要八百万美元。

西莉亚告诉塞思·费恩戈尔德这些开支时，他阴郁地点点头，但似乎不像西莉亚预想的那么吃惊。

“年初以来，我们有两件走运的事，”审计员解释说。“一件是我们的柜台成药产品销售情况异乎寻常的好，销售量比预料的大得多。此外，还有一大笔出乎意料的汇率方面

的‘一次性’利润。要是往常，我们的股东们当然要得益。不过现在，这两笔意外之财都得作为储备金归到那额外的五千万美元里去了。”

“好吧，就让我们为这两笔款子感到庆幸吧，”西莉亚说。她记得一度为她所藐视的柜台成药产品已不止一次帮助费尔汀－罗斯公司渡过了难关。

“另一件看来对我们有益的事，”塞思接着说，“就是从英国来的好消息。我想这事你知道。”

“是的，我读过报告了。”

“必要时，靠着它我们可以从银行借到钱。”

西莉亚听说哈罗研究所取得了进展颇感欣慰。看来，一种令人振奋的新药缩氨酸 7 号不久就将问世。所谓“不久”，在药品研制领域的术语中，意味着还要等两年才能提交药政部门申请批准。

为了让萨姆重新参与公司的决策活动，西莉亚找他谈过英国来的最新消息。

由于在英国设立研究所是萨姆的主意，而且他一直为继续把研究所办下去而奋斗，西莉亚以为他会为自己的信念得到证实而高兴，她还希望这能够减轻他那低落的情绪。然而并非如此。萨姆对此无动于衷。让他飞往伦敦，与马丁·皮特－史密斯当面谈谈，以便估价这一进展的意义的建议，也被他拒绝了。

“谢谢你，我不去，”他对西莉亚说。“我肯定，你可以通过其他办法了解你所需要知道的情况。”

然而，即使萨姆是这样的态度，也不会改变哈罗研究所现在对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未来举足轻重这一事实。

不仅如此。

文森特·洛德对“抑制游离基”的多年研究，也就是如何消除有益药物的危险性副作用的研究，终于有了些眉目。这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洛德渴望已久的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为此，费尔汀－罗斯公司在美国的实验室现在把大规模的研究力量都投入到最后阶段的研制中来了。

尽管英国的“缩氨酸7号”显然将首先成功，文森特·洛德暂时被命名为荷辛－W 的发明，很可能只比它晚一、两年。

这后一事件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使洛德今后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地位更保险了。由于洛德强烈鼓吹蒙太尼，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西莉亚曾考虑有机会时要换掉他。然而，现在看来，失掉他损失更大。

这样，出乎人们的意料，尽管蒙太尼的巨大阴影仍然笼罩在头顶，费尔汀－罗斯公司的形势却忽然变得比较光明了。

六

在哈罗，伊冯·埃文斯和马丁·皮特－史密斯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虽然，伊冯还保留着刚开始在费尔汀－罗斯研究所工作时租下的那套小小的公寓房，但却很少呆在那儿。每个周末和一星期当中的大多数夜晚，她都在马丁住的地方。除了满足马丁和她自己在性生活上的需要外，她还高兴地把马丁的内务也都管了起来。

伊冯重新布置了厨房，经她一整，现在一切井井有条，

到处晶明瓦亮。她在这间厨房做出了令人食欲大增的饭食，烹调技艺就像是她的天赋，她也乐得大显身手。每天早上他们分头上班之前，都是伊冯整理他俩睡过的床，床单经常更换，总是干干净净，她还给每天来打扫房间的女佣留下指示，结果，在眼光精细的伊冯的监督下，房间里的一切都收拾得完美无瑕。

伊冯在小动物的饲养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她带来了自己的暹罗猫。有一个星期六，马丁上班，伊冯拿了锯子等工具，在楼下后门上钻了个“猫洞”，无论何时猫都可以随意出入了。这对小动物和人都卫生。

此外，伊冯在这儿过夜时，一清早就把狗带出去锻炼，作为马丁每晚带狗出去锻炼的补充。

对这一切，马丁都很欣赏。

马丁喜欢的另一件事，是听伊冯兴致很高、东拉西扯的闲聊。她谈的事五花八门，不过没有多少是重要的，比如新上映的电影啦，明星们的私生活啦，流行音乐表演者，以及他们在台下的古怪行为，伦敦某家商店在大贱卖和她最近在“马克斯和斯潘塞”公司买了什么东西，电视节目，研究所里的飞短流长——某某人订婚了，某某人怀孕了，或者某某人要离婚了，还有嗅觉灵敏的英国报界所报道的神职人员的纵欲行为，有时甚至谈起一、二桩政治丑闻……伊冯就像一块海绵，把这些听来的和有选择地看来的东西都吸了进来。

奇怪的是，马丁不仅不烦她这些话，有时候还觉得怪新鲜，是种调剂，有时则觉得像是伴奏的音乐。

马丁想过这个问题，他认定这是因为他被知识分子包围的时间太多，他们谈论的都是严肃的科学问题，琐碎小事都

被排除在外。结果使他感到疲倦。在听伊冯唠叨时，他可以不费心思地随波逐流，于是让疲倦消弭于无形。

伊冯对威尔士亲王很感兴趣，这几乎成了她的偏好。被人广为宣传的亲王罗曼史使伊冯着迷，虽然有时候也使她担心。她老是没完没了地谈论这些事。当时与查尔斯联在一起的一个人，是卢森堡大公国的玛丽－阿斯特丽德公主。伊冯不愿相信当时的传闻是真的。“这种婚事绝对长不了，”她肯定地对马丁说。“不仅因为玛丽－阿斯特丽德是个天主教徒，她也不合适。”

“你怎么知道？”马丁问。

“我就是知道。”

伊冯对人们不断谈论的另一个候选人阿曼达·纳奇布尔还多少有些好感。“她还可以，”她说。“不过只要查尔斯有耐心，我保证还会有对他更合适的人，甚至是完美无缺的人。”

“他自己可能也在担心，你干吗不写封信告诉他呢？”马丁建议道。

伊冯就像没听见，若有所思并带着几分诗意地说，“他所需要的是一朵英国的玫瑰。”

有一天晚上，他们俩欢乐一番之后，马丁逗她说，“你刚才是不是把我当作威尔士亲王了？”

她调皮地答道，“你怎么知道的？”

马丁发现，尽管伊冯非常喜欢瞎聊，可她并不是没头脑。她对其他的事情也有兴趣，包括脑力老化研究所依据的理论。马丁曾给她耐心地解释过，她也似乎听懂了几分。马丁对约翰·洛克的热情使伊冯感到好奇，因此他有好几次发

现她面前摆着一本洛克的论文集，由于专心致志，额头上蹙起了皱纹。

“不容易懂，”伊冯承认。

“对，对任何人都不容易，”马丁说，“得下工夫才行。”

关于他俩的关系和可能的议论，马丁知道肯定会有些流传，哈罗这地方太小了，不可能没有议论。不过在研究所里，他和伊冯都很注意，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来往。除此之外，马丁认为他的私生活是他个人的事，别人管不着。

他与伊冯之间的这种关系会继续多久，他没有想过。不过从他俩平时信口说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俩谁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使对方为难的事，俩人都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

使他们俩都感到兴奋的是哈罗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正像马丁在一份写给新泽西公司总部的报告——这种报告为数不多——中所说的：“缩氨酸 7 号的结构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基因已经制出，并植入细菌。进行了批量准备。”这一过程，他在报告中说，“非常像准备人体胰岛素。”

与此同时，继续通过给动物注射，检验缩氨酸 7 号的安全性和效力。通过动物实验正在积累大量数据，再过几个月就可以要求进行人体试验了。

关于研究所的种种传说走露了出去，传到了新闻界，这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马丁拒绝了采访要求，告诉记者现在让此事见诸报端还为时过早，但记者们找到了其他消息来源，有关的报道还是在报纸上出现了。总的说，那些报道

是准确的。关于“一种可以延缓衰老的神奇药品正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以及“此药具有明显减肥作用”的猜测，占据了显著的版面。这一切使马丁非常恼怒，显然研究人员中有人行为不够谨慎。

根据马丁的指示，奈杰尔·本特利企图找出把消息捅出去的人，但没有成功。

“其实，”这位管理主任指出，“宣传出去即使有什么害处，也不会很大。科学界已经很清楚你在干什么。还记得你请来进行咨询的那两位专家吧。现在刺激一下公众，对将来缩氨酸 7 号的销售可能还会有好处呢。”

马丁并不那么信服，但也不再提这件事了。

宣传造成的一个令人讨厌的结果，就是“动物权力”保护者的信件、小册子和呼吁书，一股脑儿涌来。那是些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反对在动物身上进行任何试验。他们有些人把马丁以及哈罗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说成是“虐待狂”、“折磨者”、“野蛮人”、“冷酷无情的罪人”。

在家里读了一些恶毒攻击的邮件后，马丁告诉伊冯，“所有国家都有这种反对进行动物实验的家伙，不过英国的最恶劣。”他拿起一封信，然后又厌恶地把它扔下。“这些人不仅仅是希望把动物的痛苦限制到最低水平，这我是同意的，而且我认为应通过法律作出规定。但他们还要让我们立即停止不得不利用动物的科学工作。”

伊冯问他，“你觉得将来是不是不用动物也能进行研究？”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即使现在，过去需要用动物的地方，我们已经在用组织培养、量子药物学以及电子计算机处

理来代替。但是完全不用动物……”马丁摇摇头。“有可能，但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实现。”

“哎，别让这事老缠着你了。”伊冯把那些抗议信收拾起来，放回公文包里。“再说，想想咱们的动物吧。因为有了缩氨酸 7 号，它们变得更健康更精明了。”

然而，她的这些话并没能改变马丁的心情。最近的大量邮件使他情绪低沉。

总的说来，现在研究所里的情况同当初摸索阶段大不一样了，那时没有什么进展，只有一些消极结果。马丁私下对拉奥·萨斯特利说，“我很担心。一件事过于顺利的时候，很可能不久就会有大挫折。”

他的这些话不幸言中了，而且比他预料的还快。

就在这个周末——星期日凌晨，一点钟刚过，电话铃把马丁吵醒了。伊冯还在他身边睡着。

马丁拿起听筒，电话是奈杰尔·本特利打来的。

“我现在在研究所，”管理主任说。“警察把我叫来了。我想你最好来一下。”

“出了什么事？”

“很遗憾，是坏消息。”本特利的声音听着挺吓人。“不过我想还是你自己来看吧。你能很快来吗？”

“我马上出发。”

这时伊冯也醒了。马丁开始匆匆穿衣服，她也赶紧起来。

他俩一起开着马丁的车去了。到了研究所，门外还停着几辆车，有两辆是警察的，车顶蓝色的灯光一闪一闪的。第

三辆闪着灯光的是消防车，正准备走。研究所的大门开着。

他俩进去以后见到了本特利。一个身着制服的巡警站在他身边。如果本特利因为看见伊冯而吃惊，他也没有表露出来。

“我们遭到袭击，”本特利说。“是动物热爱者。”

马丁皱起眉头，“动物热爱者？”

“其实，先生，”警官说，“干这事的人自称是‘抢救动物军’。他们以前就给我们找过麻烦。”这位警官接近中年，似乎对人类的蠢行司空见惯，显出一副见怪不怪、满是嘲讽的神情。

马丁焦急地问：“干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破门而入，”本特利回答说。“然后把所有的动物都放了。有些还在楼里，但大多数都给弄到外面去了，笼子都打开了，当然动物跑了。他们把能找到的档案和记录都拿到外面，倒上汽油。”

“他们点着了火，博士，”警官说，“别的楼里的人发现了，打电话报警。消防队来把火扑灭的时候我们也到了。我们还算及时，抓住了两名嫌疑分子，一男一女。男的承认曾因类似的行为坐过牢。”

“警察抓住的那两个人现在在我的办公室，”本特利接着说。“他们似乎有六个人，制住了咱们的守门人，把他关在一个壁橱里。他们也知道怎么拆掉警报器。”

“整个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警官说。“这是这些人作案的一个特点。”

他们的话，马丁几乎没听见。他的眼睛盯在四只白鼠身上，那些小家伙连蹦带跳地跑到接待室的角落里，缩成一

团。这时，被人的说话声吓怕了，又穿过另一扇敞开的门溜出去了。马丁跟过去，朝实验室和动物房走去。

眼前一片混乱。动物笼子不是被搬走就是空空如也。活页参考书都不见了。档案柜的抽屉拉了出来，满地狼藉。很多案卷无影无踪。大概被拿到外面烧了。

本特利、警官和伊冯跟在马丁后面。

伊冯喃喃地说："啊，天呀!"

马丁心情激动，近乎绝望，只会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警官建议说："博士，可能您应该去问问被我们抓起来的那一对男女。"

马丁点点头，没说话。警察走在前面，来到管理主任的办公室。那里，一个年轻的警士正守着一男一女。

那个女的，三十五六岁，个头挺高，很苗条。鹰钩鼻子，一幅傲慢的神色，头发齐刷刷地剪得很短。嘴上叼着一支燃着的香烟，身着一条紧身牛仔裤，一件伐木工式夹克衬衣，一双高及大腿的人造革长筒靴。警官和其他人进来的时候，她的态度轻蔑，好像对被抓一事不以为然。

那男的年龄同女的相仿，比较瘦弱，要是在别的场合，可能会被认为是个温顺的人。看样子像个小职员，已经谢顶，背有些驼，戴一副钢架眼镜。他对来人轻蔑地微微一笑。

"这就是那一对儿，"警官说。"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愿意讲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得意得很。"

"我们应该，"那男的说。他的声音尖细，有点发颤；

他紧张地呵了一下，清清嗓子。“我们干了一件崇高的事情。”

马丁发火了，他的声音近乎喊叫。“你们干了些什么，知道吗？有多少重要的工作让你们给毁了，全白费了，知道吗？”

“我们知道的是，”那女的说，“我们把一些生灵从动物解剖实验者——你们这些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向动物开刀的暴君手里拯救出来。”

“你们如果这么想，就是白痴。”马丁真想把面前这两个家伙着实揍一顿，但还是克制住自己。“你们放出来的所有动物都是在研究所里出生的。跑出去的活不了，会可怕地死掉，没有跑出去的也不得不消灭掉。”

那女的说：“那也比受你们不人道的残酷折磨好。”

“他绝非不人道！他并不残酷！”这回是伊冯，她涨红了脸，高声地叫着：“皮特－史密斯博士是最善良的人。他热爱动物。”

那男的嘲讽道：“我想是当作小玩物吧。”

“我们并不赞成把动物当作玩物，”那女的说。“那是一种主子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动物有与人平等的权利。而且，动物不应被限制，不应被关起来，也不应仅仅为了使人类更幸福更健康就要忍受苦难。”她的声音抑扬顿挫，十分自信，一副绝对把握了道德信念的腔调。

那男的说，“我们还认为，人类并不比其他物种高贵。”

“就您来说，”警官搭了腔，“这话可能不错。”

马丁对那女的斥责道，“你和你那些发疯的伙伴们刚刚毁掉的科学研究成果，要用好几年时间才能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你们将会使几千人，也可能是几十万正派、规矩的好人，无法得到一种能使他们活得好一点、痛苦少一点的药……”

“是——嘛，拯救动物军干的真漂亮!”那女的恶狠狠地打断马丁的话，咬牙切齿地对他说。“听到我们成功了，我真高兴。如果你所谓的科学研究，而我们认为是野蛮的残忍行为还要再重复一遍的话，但愿你在那过程中难受至死。”

“你这个疯子，”伊冯尖叫起来，伸着两只手扑向前去。有那么一瞬间谁都没动，没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随后伊冯凶猛地扑向那个女的，手指抓在她的脸上。

马丁和站在中间的警官把伊冯拉开了。

现在轮到拯救动物的妇女声嘶力竭地喊叫了:“这是人身伤害！这是人身伤害行为!”她的脸上出现了两道红印，其中一道淌着血。她朝两名警察叫道:“把那个母狗抓起来！她犯了伤害罪。”

“把这位女士抓起来? ”警官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他看了伊冯一眼，她在发抖，似乎吃了一惊。“为什么要抓她?我没看见什么人身伤害。”他转向那个警士。“你呢? ”

那个警士答道，“没有，先生。我想犯人脸上的伤，是她在打开那些笼子的时候让动物给弄的。”

马丁两臂搂着伊冯。“咱们走吧，跟这种人讲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他们出去的时候，听到警官在问，“现在你们理智一点怎么样，把你们同伙的名字告诉我吧。”

“你自己打听去吧，警察佬，”那女人说。

本特利跟在马丁和伊冯后面出来了，他说：“那两个人会进监狱。”

伊冯说：“啊，但愿如此。”

“会的，”管理主任肯定地告诉她。“他们，会同那些因为类似罪行呆在监狱里的拯救动物军的人会师的。这些家伙自认为是烈士。我读过不少关于这些人的材料。据说他们在全国大概有几百支持者。”他又难过地补了一句，“真抱歉，我本应事先想到这个问题。”

“咱们谁也不可能事先想到，”马丁说。他叹息道，“明天我们开始清理，看看还剩下些什么。”

七

在哈罗研究所，清点损失的任务令人沮丧，做这项工作费了好几天。最后，马丁估计，这场由“动物权利”引起的袭击，将使研究工作多花两年时间。

从楼外烧掉的档案及其他记录的灰烬中抢救出了一些分类资料，但是为数不多。后来，奈杰尔·本特利向马丁报告说，“那些疯子显然知道要找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放在哪，也就是说他们有内应。据警方说，这同他们在别处进行袭击时的情况雷同。我听说，他们往往说动清洁工和维修工一类的人给他们报信。虽然希望不大，我也得好好找找谁是咱们这儿的‘犹大’。”①

为防止今后再出事，本特利还采取了有力然而昂贵的安全措施，他这么说，“也可以说这是亡羊补牢，可是那些自

① 据基督教的说法，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西方常用犹大比喻伪装亲善的背叛者。——译注

以为是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难保不再来。”

出事的第二天，马丁用电话向新泽西公司总部作了汇报。他是跟西莉亚·乔丹说的。几天前马丁高兴地得知西莉亚已经重返公司，现在他对他们第一次通话就谈及这么坏的消息深感遗憾。

得知哈罗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西莉亚非常震惊——这同前一向缩氨酸 7 号取得顺利进展的报告恰成鲜明对照。她严厉地询问马丁，研究工作估计要延迟多久。

马丁告诉她：“我们必须把动物实验重做一遍，补齐数据资料。这些，当然，都是将来公司向药政部门申请批准时所必须附上的。这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钱财，但我们别无选择。”

“你能肯定就是两年吗？”

“这是最坏的估计。如果能减少几个月，我们会尽力而为的。我们现在懂得的比两年前多多了，也可能有捷径。我们大家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我希望你知道，”西莉亚说，“现在对我们这儿来说，缩氨酸 7 号极为重要。你还记得咱俩在你家里的那次谈话吗？那时你说，只消多一点时间，你就将拿出一种能使费尔汀－罗斯公司变得极为富足的重要药品。‘极为富足’可是你的原话。”

在哈罗这端，马丁做了个怪相。“我倒是没忘，可我当时那么说不像个搞科学的，我希望那次谈话只限于你我知道。”

“没问题。但是我提起这事，是因为你的预言前半部分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非常需要剩下的也兑现。”

“要两年才能恢复到我们原来达到的水平，”马丁又重复了一遍。“不管有没有捷径，都不会有多大区别。”

这次通话促使马丁加快了组织工作，迅速订购了实验用的动物。动物一送到，研究所的人就着手干起很早以前就开始的枯燥的重复性工作。不出三个星期，补齐数据资料的工作就全面展开了。

在整个这场劫难中，从研究所遭受袭击的那个夜晚起，伊冯一直在肉体和精神上支持着马丁。她把马丁的全部内务都管起来了，什么事都做，从不问马丁什么。这样，马丁的注意力和精力可以全都集中在研究所。在其他的时间，她体贴他，好像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默默地照顾他；什么时候跟他聊点轻松愉快的事，让他开开心。有一次，马丁干了一天，疲乏得异乎寻常，伊冯于是让他趴在床上，给他做了一阵缓慢的瑞典式按摩，结果马丁睡得十分香甜，直到第二天天亮。

第二天，马丁问她是从哪学会这一手的，伊冯回答说：“有一段我和一个当按摩师的朋友同屋，是她教我的。”

“我注意到你的一个特点，”马丁说，“你从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就像你钻研约翰·洛克的书那样。你最近又读他写的东西了吗？”

“读了。”伊冯迟疑了一下又说，“我发现他写的一些东西用来说那些主张‘动物权利’的人很合适。是关于狂热的。”

马丁好奇地说：“我可能不记得了。你能把那段找出来吗？”

洛克的文集就在屋里的另一头，可伊冯没去拿，径直背

开了：

> 人要确立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行动，通过直接的启示要比经过严格地推理容易得多，推理是枯燥的，而且并不总能成功。因此，毫不奇怪，有些人往往宣称得到了启示，并且使自己相信，他们的行为和观点都是受到上天的特别指导的……

显然她都背下来了，马丁吃惊地盯着她。伊冯看到马丁这副模样，停了一下，脸微微泛红，又接着背下去。

> 由于他们心里这样认定，所以，不管他们异想天开地冒出什么毫无道理的观点，就都成了上帝的旨意，都具有神明的权威；也不管他们随心所欲做了多么古怪的举动，驱使他们那样做的冲动都被归结为上天的召唤或指引……

伊冯收住嘴，咯咯地笑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用再说了。”

“不，不。”马丁鼓励她，“接着背下去，如果还能背的话。”

伊冯疑惑地说，“你是在笑话我。”

“一点也不。”

“那好。”伊冯又背起来。

> ……狂热，既不是建立在理性，也不是建立在启示的基础之上，而是发热的或过分自负的头脑中产生的幻想……人是最易屈从于自己的冲动的……因为强烈的幻想就像一条新

的原则，当它压倒人们的常识，又摆脱了一切理性束缚的时候，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伊冯一直背完那一段，停下来，那双天真无邪的蓝眼睛盯着马丁，显然，她对马丁的反应仍然没有把握，对自己的表现也没有把握。

马丁一幅难以置信的口气，“现在我想起那段话了，我想你背得一个字都不差。你怎么背下来的？”

“嗯……我能记东西。”

“什么东西都记得住？而且都能记得这么详细吗？”

“差不多吧。”

马丁想起，伊冯即使在向他讲述琐碎的小道消息的时候，也总是能把所有细节，比如人名、地名、日期、地点、出处、背景等等，都准确地讲出来。他以前曾下意识地注意到这一点，但直到此时才真正领略到其中的意义。

马丁问：“你要背下来，得看几遍？”

“绝大多数情况是一遍。不过洛克的东西得看两遍。”伊冯仍然不自在，就好像让马丁发现了什么隐私似的。

马丁说：“我想试验一下。”

他从另一个房间里找来一本伊冯以前肯定没见过的书，那是洛克写的《理解的行为》。他把书翻到以前做过记号的一页上，对她说：“从这儿看到这儿。”

“看两遍行吗？”

“当然行。”

伊冯低下头去聚精会神地读起来，一头金发向前飘落下去。过了一会，她放下书，马了接过书对她说，“现在把你

看的讲给我听听。”

伊冯张嘴复述，马丁对照着书上内容。

> 在最底层是最基本的真理，很多其他真理都是以它们为基础，与它们相一致的。这些最基本的真理寓意深刻，内容丰富。这些真理使人心灵充实，就像天上射下的光线，不仅美丽，使人心旷神怡，而且照亮万物，使万物得以呈现，没有它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无法知道。牛顿先生关于万物皆有引力的令人景仰的伟大发现就是这样的真理。……

伊冯一口气又背诵了好几段。马丁发现同书上印的一字不差。

复述完了，伊冯说：“这一段写得真美。”

“你也如此，”马丁搂着她。“还有你的这种能力。你知道这叫什么吧？”

伊冯又感到不安，犹豫不决。“你告诉我。”

“你有一种摄影式记忆力。这是很特殊的，绝无仅有的。这你原来一定知道。”

“也算知道吧。不过我不想显得与众不同。我不想当个马戏团的小怪物。”伊冯似乎说不下去了。马丁觉得她眼泪都快出来了，他们相识以来，这还是头一次。

“天哪，谁说过你是个小怪物？”

“学校里的一个老师。”

由于马丁关切体贴的提问，伊冯把这段往事讲了出来。

在一次考试中，由于这种摄影式记忆力，伊冯写的许多答案与教科书上的完全一样，判卷子的老师说伊冯作弊。伊冯不承认，但老师不信。绝望之中，伊冯当场做给她看，就

像马丁刚刚看到的那样。

那位女教师在事实面前恼羞成怒，挖苦伊冯，说她是“马戏团的小怪物”，还说她的记忆力“一钱不值”。

伊冯讲到这，马丁打断她。“如果你记的东西真弄懂了的话，那并不是没用的。”

“我的确弄懂了。”

“我相信你的话，”马丁让她放心。“你的脑子很好。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但是，自从同那个女教师发生冲突以后，伊冯不仅把她这种天赋隐藏起来，而且还想把它丢掉。在学习中，她故意不去记完整的句子和短语，某种意义上，她成功了。但是这么一来，影响了她对所学的东西的理解，结果考试成绩总不好，本来能进兽医学院，结果也没进成。

“当老师的可以做很多好事，”马丁说。“可是有些愚蠢的教师也可以造成巨大的危害。”

回想起往事，伊冯显得很伤心，没再说什么。马丁聚精会神地想什么，也没说话。俩人一阵沉默。

许久，马丁才开口，“你为我做了很多事。也许该换一下了，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现在还想当兽医吗？”

马丁的问话使伊冯十分意外。“还有可能吗？”

“很多事都是有可能的。关键是：你想不想？”

“当然想，我一直都想。”

“那好，让我先了解一下，”马丁说。“咱们看看结果怎么样。”

不久就有了结果。

两天以后，他们在家吃完了伊冯做的晚饭，马丁说，“咱们坐下谈谈。我有事要告诉你。”

在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马丁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张皮扶手椅上。伊冯蜷坐在前面的一块地毯上，她满心希望把过量的体重减轻些，但至今仍未成功，尽管马丁清楚地说明他并不在意；他喜欢伊冯丰满的体形和优美的曲线。此刻，他正用爱慕的目光打量着她。

马丁告诉伊冯，“你可以向兽医学院提出申请，录取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为了过得下去，你需要某种资助，由研究所帮助解决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你得不到资助，我肯定能有办法。”

伊冯说：“不过，我首先得做其他工作，还要通过考试。”

“对，我已经弄清楚你要做什么。你得通过三门高级会考，一门化学，一门物理，一门动物学，或者是生物，或者植物学。根据你的经历，考动物学最合情理。”

“是的。”伊冯忽然产生了了一丝疑虑。“那我是不是得放弃我的工作？”

“在准备考试期间倒不一定。你可以在晚上和周末学习。我来帮助你，咱们一起干。”

伊冯兴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我简直不敢相信。”

“等知道有多少事要干，你就相信了。”

“我一定好好干。我保证，真的。”

马丁笑了。“我知道。你记忆力那么好，会一切顺利的，通过考试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沉思地说：“有一件事你得学会，就是改变课本上的语言，这样，你在答卷时就不

至于和书上的话完全一样。不应该让判卷的人像你那个老师那样起疑心。这你可以事先练好。另外，通过考试时需要一些技巧，那些我可以教你。”

伊冯跳了起来，双臂搂住马丁。“啊，我亲爱的，你太好了。这主意可真让人激动。这件事一定会成为我有生以来最最美好的事情。”

“是啊，”他说，“既然你提起，我要说我对你一直有同样的感觉。”

八

在新泽西，西莉亚重返后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里引起的轻微的乐观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

马丁·皮特－史密斯从英国报回遭劫的消息，一下把这种情绪冲散了。随后，在更近的地方，一场突发的悲剧又在人们心头笼罩上一层阴影。

那是一个意外事故，至少布恩吞的警方后来把它算作一个“事故”。事情发生在一个工作日，正好是西莉亚回公司满三个星期那天。

差几分到九点，西莉亚的专车驶上了公司总部停车楼的过街层，就在通往主楼的四周是玻璃的走廊入口附近，司机把车靠左边停下来。因为，他后来说，车还在街上的时候，他就从后视镜中看霍索恩的罗尔斯－本特利轿车跟在他们后面不远。司机知道，这位总经理要把车开到他的固定停车位置上去，那地方靠着外墙，就在西莉亚停车这地方右边一点，因此给他留足了通道。

在司机扶着车门请西莉亚下车时，她才看见萨姆的车，

先是看见了那显眼的引擎罩，从盘旋道口的坡顶露出来，尔后，是整个车身开上了过街层。

西莉亚站在那儿，准备像往常那样和萨姆一起去乘经理人员专用电梯。这时，萨姆那辆他多年来为之倾心、并引以自豪的漂亮轿车，缓慢地开了过来。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

强有力的罗尔斯－劳伊斯发动机突然一阵轰鸣，同时轮胎发生摩擦产生的尖厉响声，沉重的轿车猛地向前冲去。车速之高，来势之猛，稍差一点的轿车根本达不到。银灰色的车身从西莉亚和他的司机身旁忽地一闪而过，冲过萨姆专用的停车位置，愣撞到前面的墙壁上。这堵齐肩高的墙外就是空间，距离地面五十英呎。

随着一阵猛烈的撞击声，矮墙分崩离析，汽车穿过倒塌的墙壁，消失在墙外。

随后是一刹那的死寂，对西莉亚来说则显得那样漫长。接着，从下面，视野之外的地方，传来了沉重的砰然落地声和金属破裂、玻璃粉碎声。

西莉亚的司机向撞开的墙洞跑过去，西莉亚的第一个念头是跟着他过去，可她制止住这种冲动，迅捷闪出一个念头，回到自己的车里，用那儿的无线电话机通知警方。她把地点告诉他们，要求立即派警官、消防车和救护车到现场。然后又打电话给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总机，指示他们赶紧把公司的医生——不论是哪一个——叫到停车楼西侧底层出事地点。直到做完这些，西莉亚才走到萨姆的汽车撞开的墙洞前，向下望去。

眼前的景象使她倒抽一口冷气。

以前很漂亮的汽车翻了个底朝天，完全摔烂了。显然，车掉下去时，车头先着地，从五十英呎高处跌下去的力量把车头和车身挤在一起，然后，整个挤扁的车身又翻了个个，车顶也撞散了。撞坏的汽车冒着烟，不过没有起火，一只变了型的车轮还在疯狂地旋转。

幸好，车掉下去的地方是一片空地，当时那儿没有人。除了一些灌木和杂草，没什么别的东西可砸。

这时，好几个人正朝着撞坏的汽车跑过去。西莉亚听见警笛的声音，越来越近。然而，这辆罗尔斯－本特利里的人不可能还活着。

事实也的确如此。

消防队的救援小队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萨姆从撞坏的汽车里弄出来，这件可怕的事，他们干得并不太着急，因为一名先钻进去的医生验明，萨姆已经死了。

西莉亚负起主持后事的工作，她打电话给莉莲，尽量委婉地把这件事告诉她，并特别叮嘱她不要到出事现场来。

“要是你愿意，”西莉亚主动提出，“我现在就上你这儿来。”

莉莲沉默了一下说，“不，让我在这儿呆一会儿，我需要一个人呆一会儿。”她的声音显得遥远、失落，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她已经遭了不少罪，现在还要忍受更多的痛苦。西莉亚想，*女人要忍受多少痛苦啊*。

莉莲说，“过一会，我要去看萨姆，西莉亚，你要告诉我，人们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吗？”

“嗯，到时候，我或者来接你，或者在那儿等你。”

“谢谢。”

西莉亚试图通知朱丽叶，后来又给朱丽叶的丈夫德怀特打电话，但都没打通。

然后，西莉亚把负责公共关系事务的副总经理朱利安·哈蒙德叫到她的办公室，指示他“马上在报上登条萨姆去世的讣告。把它说成是一件悲惨的意外事故，要强调‘意外事故’几个字，打消其他的传说。你可以说，可能是汽车的变速器卡住了，结果使汽车失去了控制。”

哈蒙德嘟囔一句，“这么说谁也不会相信。”

西莉亚想痛哭一场，她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厉声说道：“别争辩了！照我说的去做，马上就去。”

哈蒙德出去了，西莉亚想，她能为萨姆做的最后一件事，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不要让人把他说成是自杀。但是最接近萨姆的那些人都知道，他显然是自杀。

看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萨姆终于忍受不了蒙太尼引起的绝望和内疚，在看到前面车库的墙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了此残生的办法，于是就把油门的踏板踩到了底，对着那并不坚固的墙开了过去。萨姆的朋友私下说，这么做很符合萨姆的特点，他知道车库下面是空地，因此不会危及他人。

西莉亚有些疑问，也有些负罪感。她怀疑萨姆是不是以前就想过这么做，只是理智又占了上风？后来，那天他的车开上坡道时，他知道西莉亚信心十足，执掌大权——而那权力，要不是他们两人的地位突然颠倒过来，本应属于他——是不是这时萨姆……？西莉亚不能再想下去，她永远也没法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另外一个念头也不断萦绕在西莉亚的脑际。那次在萨姆的办公室里，就是西莉亚返回公司的头一天，萨姆曾说，

“……还有别的事，你不知道的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

萨姆不愿说的秘密是什么？西莉亚试图猜测，但却猜不出来。不管是什么，它已经让萨姆带到另一个世界了。

根据家属的要求，只为萨姆举行了私人葬礼。西莉亚是公司唯一的代表。安德鲁陪着她。

在殡仪馆里，西莉亚坐在一张很不舒服的折叠椅上。一个根本就不认识萨姆的假装虔诚的教士正拿腔拖调地唠叨着那套宗教的单调无味的滥调。西莉亚竭力排开眼前的事，回忆起较有意思的往事。

二十年前，萨姆录用她当了一名女新药推销员……萨姆在她的婚礼上……她追随萨姆得附骥尾……在纽约的销售会议上萨姆冒着丢掉自己地位的危险为她辩护，“我站在这里思量着：如果我们就这样让乔丹女士走了，那我们都是些鼠目寸光的傻瓜。”……萨姆力排众议，使她青云直上……先是把她提拔到柜台成药部，后来又提她作拉丁美洲方面经理，“国际部是未来之所在。”……萨姆就他自己的提升和配有两名秘书一事发表的评论，“我想，她们大概一封信都是一个人念，一个人打字。”……萨姆对英国怀有极大崇敬，设想在英国建立研究所时，他说：“西莉亚，你将作为我的主要助手。”……萨姆因判断错误在自己的名誉上付出了代价，如今又付出了生命。

西莉亚觉得身旁的安德鲁动了动，他递过一块叠起来的手绢。直到这时西莉亚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

按照莉莲和朱丽叶的请求，除了她俩别人都没有送柩灵到墓地。西莉亚在分手之前跟她俩简短地说了几句话。

莉莲面色苍白，神色黯然。朱丽叶的面容和目光僵硬，她好像在葬礼过程中根本没有哭过。德怀特引人注目地没有到场。

萨姆下葬以后的那些天，西莉亚极力坚持公司正式宣布萨姆的死因是一次意外事故。她成功了，主要原因，按照她对安德鲁的解释，是因为“看来谁也没有那种狠心提出异议。萨姆也未投人寿保险，所以也没有什么钱的问题。”

整整两个星期后，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董事会才召开会议，选举新的总经理。公司里的人普遍认为，这是走个形式，肯定会任命西莉亚。

董事会结束几分钟之后，塞思·费恩戈尔德表情阴郁地来到西莉亚的办公室。

“我受托前来告诉你，”他说，“我很不情愿干这件事。你将不会担任总经理。”

西莉亚一时没有什么反应，塞思又接着说，“你可能不相信，而且，天哪！这真不公平，但董事会里还有些人不愿让一位妇女领导公司。”

“我相信，”西莉亚说。“有些女人花了毕生的精力才发现这一点。”

“争论了很长时间，有时非常激烈，”塞思说。“董事会分成了两派，有好几个人强烈主张你担任。可是反对派就是不买账，最后，我们不得不作出妥协。”

塞思透露，已经任命了一名临时总经理。由一个退休银行总经理普雷斯顿·奥哈罗兰担任。他多年担任费尔汀－罗斯公司董事，现年七十八岁，走路要拄拐杖。虽然他很受尊重，又是个金融专家，可这位新总经理对制药行业知识很有

限，基本上仅限于他在董事会上所了解到的那些。

西莉亚和奥哈罗兰虽然不很熟，但以前也多次见过面。

西莉亚问："这'临时'是怎么回事？"

"奥哈罗兰答应最多干半年。在这段时间之内，董事会将作出长期的任命。"塞思露出苦涩的表情。"我还可以告诉你，有人谈到在公司之外找人当总经理。"

"噢。"

"我也可能不该这么说，不过坦率地讲，西莉亚，要是我是你，我就说，"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现在就离开这儿。"

西莉亚摇摇头，"要是我那么干，有人就会说，'到底是个女人！'再说，我答应回来收拾摊子，就得干。不过，等收拾完了……嗯，到那时候再说吧。"

这次谈话使西莉亚想起多年以前她被任命为销售培训部的副经理，而不是经理时与萨姆的一次谈话，按萨姆的说法，"公司里有些人，要他们一下子接受这么多还不行，眼下还没到时候。"

西莉亚默默地想起了一句法国谚语："事物变化越多，就越是一成不变。"

"你是不是觉得很伤心？"吃晚饭时，安德鲁问西莉亚。

西莉亚想了想，回答说。"我想是的。我觉得不公平。不过，另一方面也怪，我觉得我并不太在乎，要在几年以前，我可不会这样。"

"我也这么想。要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

西莉亚笑起来，"请吧，大夫。"

“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女人，亲爱的，无论哪个方面。你是一个最好的妻子，一个超群的母亲，在工作中精明强干，认真负责，卓有成效，胜过大多数男人。你已经成千次证明你有多强，因此，不再需要表面的招牌，所有认识你的人，都懂得你的价值，包括费尔汀－罗斯公司董事会里的那些大男子主义的蠢货,他们连你的一个小指头都抵不上。因此，今天发生的事不会使你为之动气，哪怕是一秒钟，因为那些作出决定的人输了，这一点他们早晚得认账。”

安德鲁不再发挥下去，“对不起，我本不想发表长篇大论，只是想把事实讲出来，还有可能让你振奋起来。”

西莉亚从椅子上站起来，搂住安德鲁。她吻着他，说：“是的，你的确使我感到振奋。”

第二天，温妮的小宝贝诞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这件事不仅使温妮和汉克高兴，也使乔丹全家人为之兴高采烈。莉萨从加利福尼亚,布鲁斯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热情洋溢的电话，表示祝贺。

温妮像往常一样，从容不迫。“我就像中了头彩，”她在医院的病床上欢欣地说。“也许现在我跟汉克应该试着生一对双胞胎。”

九

文森特·洛德变了个人，精神焕发，喜形于色。

近二十年来，文森特·洛德在科学上锲而不舍地追求那个除他自己没有什么人相信的梦想：发明一种能够抑制游离

基的药。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二十年的努力就要得到报偿了。

现在，按照法律的要求，完成动物和人体试验，这种药就可以使原来具有危险性的药品变得完全有效。

制药工业界里，人们不无妒意地谈论着“荷辛－W”——这是洛德为他研究出来的这种药临时起的名字，不过，全部细节依然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秘密，各制药厂商正密切注视着专利档案，深知此药意义的其他制药公司，已通过各种渠道表明了它们的浓厚兴趣。

一家很有竞争力的公司的头头在打给西莉亚的电话中说，“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能够把握洛德博士似乎已经把握的发现，但是，既然他们没有做到，我们希望在你们打算谈这方面的交易时，把我们排在最前面。”

使人们很感兴趣的是，这种药有两种使用方法，既可以在配制别的药时作为一种有效成分掺进去，也可以单独制成片剂，与其他药一起服用。

因此，荷辛－W 会成为一种“万用”药。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制药专家用的药，可以供研制其他药品的人利用和销售，不只是供一家，而是很多家。别的公司可以通过取得许可证从事生产，费尔汀－罗斯公司则可以坐收专利费，那数目恐怕小不了。

荷辛－W 的主要受益者包括关节炎和癌症患者。治疗这些病，已有很多种作用强烈的药，但是由于担心具有危险性的副作用，医生很少给病人开，或根本就不开。有了荷辛－W，这些副作用和危险就可以消除，或者大大减少了。

在一次销售计划会上，文森特·洛德向西莉亚和其他人

解释了这种药对关节炎的作用，他用的是非专业语言。

“得病的人关节发炎，因此难以行动，又很疼痛。这种情况，是因为患病时产生游离基，游离基又吸引白血球。白血球蓄积得多了，又造成炎症或使炎症加重。”

“但荷辛－W，”洛德继续说，“阻止游离基的产生，这样也就不再吸引白血球。结果呢，没有炎症，疼痛也就消失了。”

洛德的解释效果很好，好几个人听完后鼓起掌来。他的脸上泛起喜悦的红晕。

由于有了荷辛－W，他又补充说，一些较轻的病症，也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可供选择。

文森特·洛德的研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前。这次突破标志着艰苦、枯燥的反复试验摸索过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辉煌胜利。摸索的过程，往往令人灰心丧气，不知经历了多少失败。

这种反复摸索的过程本身也是洛德所取得的成果的一种表现，因为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办法已经过时了。

如果简单地说，这是一套利用有机化学的知识，在原有药物的基础上发展新药的方法。从现有的一种有效化合物开始，改变药物的化学性质，然后再改变一点，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如果必要，可以无限地改变下去，总是要在原有药物的基础上，研究出一种有效、同时无毒或低毒的新药来。回顾试验的过程，洛德想起两年前，在不成功地试了近千种不同的化合物后，他是如何发誓决不罢休的。

甲氰咪胍的著名发明者，史密斯克莱恩公司的詹姆斯·

布赖克爵士使用一种不同的新办法，即先搞清楚哪种生理失调可以用药物纠正，然后创制出一种崭新的药物。马丁·皮特－史密斯在哈罗采用的是比这更新的遗传方法。但是，就是这两种方法也需要长达数年的试验，而且也可能以失败告终。当然，如果成功，就会产生革命性的全新药物。

但是，洛德认定还是老方法更适合他的目的和气质。老天啊！他提醒自己，他还真选对了。

眼下使洛德高兴的是，一个由化学家、生物学家、药品毒性学家、兽医、病理学家，以及统计学家组成的小组正在费尔汀－罗斯公司一起努力，把他们的智慧投入使荷辛－W最后定形的工作。

即使如此，由于要进行复杂的动物和人体测试，还要再等两年才能向食品和药物总局申请普遍使用荷辛－W。

得知皮特－史密思的缩氨酸7号计划受到挫折，洛德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觉得很高兴。哈罗的研究工作推迟两年意味着荷辛－W可能首先进入市场。

洛德情绪很乐观，这甚至使他主动要与西莉亚重新修好。西莉亚回公司不久，他就到她的办公室，对她担任新职表示祝贺，他对西莉亚说，“看到你回来，我很高兴。”

“为那件事，”西莉亚说，“我也要向你表示祝贺，我刚刚看了有关荷辛－W的报告。”

“我期待人们把它看成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洛德一本正经地说。尽管岁月使人老成，但他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劲头一点也没减少。

洛德与西莉亚说话时，并不准备承认西莉亚关于蒙太尼的观点是对的，而他自己错了。他的理由是西莉亚只不过做

了一次不科学然而走运的猜测，因此，就智力方面而言，西莉亚同握有中奖彩票的人差不离。

尽管洛德一时间与西莉亚挺和睦，但是萨姆·霍索恩死后西莉亚没有当上总经理，还是使他如释重负。要是那样，他可实在无法忍受。他觉得，董事会这回总算还明智。

进入一九七八年后，荷辛－W 仍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重要希望所在。

普雷斯顿·奥哈罗兰被任命为费尔汀－罗斯公司临时总经理，并没有给西莉亚的责任和日常工作带来多少变化。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后的第一天起，奥哈罗兰就对西莉亚开诚布公，非常坦率。

他们俩是在总经理办公室见的面。不久前，这里还是萨姆的房间，现在有了新主人，这使西莉亚心酸地想起萨姆的惨死，对此她还难以忍受。

年迈的奥哈罗兰说话带有标准的新英格兰腔调，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希望你知道，乔丹女士，我不属于那些顽固地反对你当总经理的人。同时，我也要坦白地承认，我也没投赞成你的票，当然，要是多数人赞成你，我也会随大流。我甚至把这些话都对其他董事们说了。”

“您认为那是‘甚至’，这倒使我感兴趣，”西莉亚不禁略带尖刻地说道。

“说得好!”老头笑了。西莉亚想，至少他还有点幽默感。

“好吧，奥哈罗兰先生，”西莉亚轻快地接着说，“我们俩都清楚各自的看法，这我了解。此外，我希望你给我指

示：你希望我怎么干，我们之间如何分工。”

“我的好友都叫我斯诺。”奥哈罗兰又干笑了一下。“那是因为我在虚度年华的青年时节酷爱滑雪。[①]你要是也这么叫我，我会很高兴，也许我可以叫你西莉亚吧。”

“好吧，叫你斯诺，叫我西莉亚。”西莉亚说。“现在咱们把工作办法安排一下吧。”她知道自己这样可能令人不快，不过也不在乎。

“这很容易。你就像原来那么干就行了。我知道你很有效率，足智多谋。”

“那你呢，斯诺？我很有效率、足智多谋，那你干点什么呢？”

奥哈罗兰温文尔雅地责怪道，“总经理不必向执行副总经理汇报工作，西莉亚。应该反过来才对。不过，为了咱们不产生误解，我得承认，我对制药行业的知识根本不能跟你相比，实际上比你差得多。我懂得多一些的是公司的财务，几乎可以肯定要比你多些。这正是目前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所以，在未来六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也就是说，我占着这把交椅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要干的就是审理有关钱的问题。”

西莉亚心里承认，奥哈罗兰对她还是很有礼貌很有耐心的。她用比刚才更快活的口气说，“谢谢你，斯诺。我得尽力作好安排给我的分内的事。”

“我肯定你会搞好的。”

新任总经理并不每天都到办公室来，不过等他来时，他已经为费尔汀－罗斯公司制订了一项财务总计划，包括今后

---

① 斯诺在英文中是雪的意思。——译注

五年。在谈到这一计划时，塞思·费恩戈尔德对西莉亚说，它是“一件宝贝，一项实实在在的贡献。”

这位审计员又说，“这个古怪的老头子走路可能离不开拐棍，可动脑筋时却不同了，他的头脑仍然像刀片一样锋利。”

与此同时，西莉亚自己也逐渐敬重奥哈罗兰了，西莉亚所做的一切他都支持，而且他永远彬彬有礼。用西莉亚记得的一句老话说，他真是“一个老派的正人君子。”

这样，当一九七八年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奥哈罗兰因患流感卧床不起时，西莉亚知道后很难过。一星期之后，普雷斯顿·奥哈罗兰因主冠状动脉梗塞去世，西莉亚闻讯深感悲痛。

这次新总经理的任命没再耽搁两星期。奥哈罗兰下葬的第二天，事情就解决了。

尽管任期六个月的临时总经理已经干了四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公司以外并没有出现合适的总经理候选人。

只有一个可能的选择，董事会用了不到十五分钟就做出了决定，其实这项决定本该在前一年九月做出。西莉亚·乔丹将出任费尔汀－罗斯公司总经理和首席经营负责人。

十

西莉亚最初产生这个想法是在去年八月从夏威夷回来的航班上，听安德鲁说了一句话，触发了这个念头。

当时，安德鲁对莉萨和布鲁斯说：“我不认为有那么一点不舒服或者出了点会自生自灭的毛病，就一定要吃药”。谈论的话题是有关孕期的事。当时蒙太尼的灾难在大家头脑

中还是新鲜的，于是引起了安德鲁这一席话。

安德鲁还向女儿提出建议:“等轮到你时，可千万不要服任何药物……,而且,如果你要想生一个正常健康的宝宝,那就既不要喝酒，也不要抽烟。”

以那一席话为基础,西莉亚现在准备向公司建议,制定一项固定的方针。西莉亚给她的这个计划取了一个名称:费尔汀－罗斯原则。

在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时,西莉亚曾设想过早一些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可是担心被否决，于是改变了初衷。

就是在被任命为总经理以后，西莉亚也没有马上提出来，她知道她的计划需经董事会批准，因此必须等待时机。

如今，七个月过去了，已是九月。西莉亚准备行动了。

“费尔汀－罗斯原则”的措词,是在担任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比尔·英格拉姆协助下搞出来的,草拟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 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郑重保证:
>
> 第一条：本公司永不研究、制造、批发、直接或间接销售任何用于供妇女在怀孕期使用的，旨在治疗诸如恶心、呕吐等纯属正常和自生自灭的反应的药物。
>
> 第二条：费尔汀－罗斯公司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积极主张所有孕妇在怀孕期间都不开、不要、不用来自其他途径的第一条中所列药品。
>
> 第三条：费尔汀－罗斯公司将建议孕妇除医生因特殊治疗需要开的药品之外，不要使用一切处方和非处方药品，无论是本公司的还是其他公司的产品。
>
> 第四条：费尔汀－罗斯公司将进一步积极主张孕妇在整

个怀孕期间都不用含酒精的饮料，包括葡萄酒，不吸烟，包括不吸其他吸烟者吐出来的烟……。

内容还不止这些。包括另一项有关医生的条款。包括那一条款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维护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同时也是为了笼络一下医生，因为他们作为开方者，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最好客户。还提到一些诸如急救之类的特殊情况，即非用药不可的情况。

用比尔·英格拉姆的话说："整个文件比我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所看到过的东西都有意义，西莉亚，这一行业多少年前就应该有人这么做了。"

在西莉亚辞职之前的那次关键性会议上，英格拉姆曾投票赞成推出蒙太尼，反对西莉亚的意见。因此，西莉亚返回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时候，他曾一度深感后悔和不安。几个星期后他承认："我一直很担心，在那一切发生之后，你是否还要我在这工作。"

"我的回答是要，"西莉亚告诉他。"我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也知道我可以信赖你，依靠你。至于过去，你犯了判断上的错误，这类错误我们大家谁都会犯。很不走运，这个错误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可错了的也不是你一个人，另外，我想你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

"啊，确实吸取了教训！我也为此深感痛苦，真希望当初能有胆有识，听你的就好了。"

"倒不一定非听我的，"西莉亚说，"就是现在也不一定。我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告诉我。"

西莉亚新任总经理之后，公司里有一些人事变动，好几个人得到提拔。比尔·英格拉姆就是其中之一。眼下，他已在新的高级岗位上干得不错了。

西莉亚现在已经是董事会的重要成员了，她为将要审议她的费尔汀－罗斯原则的董事会议认真地做了准备。

西莉亚还记得萨姆曾告诉过她的，在他与董事会之间存在过的问题，又想起多年前，董事会对萨姆提出的在英国设立研究所的有争议的计划，进行过抵制，于是，作好了受到反对的思想准备。

出乎西莉亚的意料，反对的势头微乎其微，几乎可以说没有。

董事会里有一个叫艾德里安·卡斯顿的成员，他是一个金融信托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一个考虑问题很慎重的人，他问道，"永远把我们自己关在这样一种药品领域之外，是否明智，有没有必要？也许有一天，会研制出非常赚钱而又更安全的新药。"

会议是在公司总部的董事会议室里举行的。西莉亚坐在桌首，她望着长长的桃心木会议桌，答道，"卡斯顿先生，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使我们自己，以及代替我们的人，再次受到诱惑去再卷入另一个蒙太尼的风险。"

大家专心致志地默默听着，西莉亚继续讲下去，"人们的记忆消逝得很快。很多正值育龄的青年妇女不记得酞胺哌啶酮了，确切地说，根本就没听说过。再过几年，蒙太尼也一样。到那时，孕妇们又会服用医生开出的任何药物。但是，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咱们不要卷进去，要记住，用药物来影响正常怀孕过程的全部历史充满着灾难。”

“时间和经验已经表明，怀孕是唯一的一种人体状况，在这个阶段最好是听其自然。我们费尔汀－罗斯公司为孕期药物引起的灾难，曾付出沉重的代价。对这种灾难，我们将永志不忘。今后，我们将干得好一些，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财务上。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争取利润，还要敦促其他人也这样做。”

西莉亚本以为，多年担任公司董事的律师克林顿·埃思里奇会提出反对意见，然而西莉亚发言后，他表示支持。

“谈到利润，我赞成乔丹女士关于把蒙太尼的祸事变为好事的想法。如果诸位还没注意到的话，这个所谓的原则，”克林顿·埃思里奇举起那份文件，“实在是聪明绝顶，这是推销我们其他药品的绝妙招数。它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我认为，我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西莉亚内心对这番话有些不快，但她提醒自己，即使理由是错误的，但支持总是好事。西莉亚对埃思里奇也吃不准，知道他是文森特·洛德的朋友和同盟者。萨姆很久以前就发现，他有时把研究部主任的观点带到董事会上来。洛德知道费尔汀－罗斯原则，也晓得今天要研究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洛德和埃思里奇事先商量过这件事。因此……埃思里奇现在给予西莉亚的支持，是不是洛德间接地向西莉亚承认他为蒙太尼一事感到遗憾的一种方式呢？西莉亚觉得，对此，她永远无法得知。

董事会成员们继续讨论下去，大多是围绕如何把这个原则付诸实施。而最后把讨论引向结束的是电视广播网的巨头

欧文·诺顿。

几天前刚刚庆祝过八十二岁生日的诺顿，从会议桌的另一端望着西莉亚，干巴巴地说，“你可能注意到了，乔丹女士，我们兜了一大圈，最后终于尊重起你的妇女的判断力来了。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和其他像我一样的人说，很抱歉，我们竟费了这么长时间。”

“先生，”西莉亚说，“你真使我高兴。”她说的是心里话。

讨论结束后进行表决，一致同意把这一原则正式奉为公司的方针。

费尔汀－罗斯原则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尽管在公众中的影响没有西莉亚希望的那么大。

医生们，除了极少数人，都很欢迎。一位产科医生来信说：

> 请再寄几份来，其中一份我要镶上镜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如果再有孕妇因为我拒绝开出治标的药——我认为不用那些药对她们更好——而说我服务不到家的话，我就指给她们看。
>
> 你们以自己高尚的道德立场，支持了我们这些不认为什么情况下都有药可用的医生。祝你们的力量与日俱增！

公司给这位医生和其他提出要求的医生又寄去了一些。

提出反对意见的医生的理由是，应该由医生而不是制药公司告诉患者用什么药、不用什么药，以及什么时候用。不过从所收到信件的数量来看，他们只是少数。

公司在广告中广泛地宣传了费尔汀－罗斯原则，尽管仅

限于医学和科学杂志。起初，西莉亚主张在报纸和一般性刊物上做宣传，但后来有人告诫她，这样可能会引起有组织的卫生界的愤怒，因为他们同食品和药物总局一样，对药品公司直接与消费者谈论处方药物很反感。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在一般性报刊上进行宣传，费尔汀－罗斯原则在报界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纽约时报》只是在金融消息中登了短短的一条两小段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把类似的一篇报道埋没在很靠后的一个栏目里。在其他地方，其他的报纸上，只是在版面上碰巧有空时才登个简要的介绍。尽管公共关系部门试图说动电视制片人，他们仍然毫不理会。

“要是咱们推出的药品具有出乎意料的副作用，”比尔·英格拉姆对西莉亚抱怨道，“那些电视新闻就会对我们大加挞伐。但是，如果我们从事这类积极活动，他们只会对我们呵欠连天。”

“那是因为电视新闻界太简单化，”西莉亚回答说，“搞电视新闻的人受的训练就是寻求强烈而又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他们避免深思熟虑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占的时间太长。不过不要担心，有时候，那种方针也会帮我们的忙。”

英格拉姆怀疑地说，“真有那事别忘了告诉我。”

其他制药公司对费尔汀－罗斯原则的反应是复杂的。

那些销售孕妇用药的公司公开表示敌意。一家公司的发言人公开说，费尔汀－罗斯原则“不过是一种廉价的低劣的宣传，仅此而已”。

另外一些公司说，费尔汀－罗斯公司是力图显得“比别人更圣洁”，因而可能已经损害了制药行业。但究竟怎样造

成了损害并没有说明。也有一两家竞争对手公开表示赞赏。一位在制药行业中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对西莉亚说："坦率地讲，我真希望先想到这个问题的是我们。"

"所有这些什么也证明不了，"西莉亚对安德鲁说，"只有一条，就是你没法让所有的人满意。"

"耐心点，"安德鲁鼓励她，"你已经干了件好事，激起了正在扩展开来的涟漪，到时候你会对这一影响吃惊的。"

蒙太尼还引起了其他波澜。其中之一起源于华盛顿的国会山。

一年来，国会中的元老，参议员丹尼斯·唐纳休的助手们一直在断断续续研究蒙太尼问题，现在他们认定这是他们的头头在参院听证会上大做文章的绝好问题。"绝好"在此意味着能够引起公众广泛的兴趣，见诸报端，几乎可以肯定电视会作出报道。正如这位参议员常常提醒他的那些政治密友的，"千万别忘了，电视是争取群众与选票的地方。"

于是，唐纳休任主席的参院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宣布，将于十二月初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听证会。唐纳休参议员在十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经向证人发出了传票，并邀请了掌握第一手情况的人与该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西莉亚听到最初的报道后，给华盛顿的律师蔡尔德斯·昆廷打了电话。

"这实在是个坏消息，"律师肯定地说，"恐怕您的公司，很可能还有您，乔丹女士，作为公司的主要发言人，将要遇到麻烦。如果你愿意考虑什么建议的话，我劝你现在就

在法律顾问协助下，为听证会做准备。我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肯定，参议员手下的那些人一定会对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加以利用并散布流言蜚语。”

十一

如果克莱昂[①]那个时代的古希腊人没有创造出“蛊惑人心的政客”这个词，那么今天为了称呼联邦参议员丹尼斯·唐纳休也会发明出这个词来的。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个令人目瞪口呆的“佼佼者”。

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家道殷实，却总是装模作样，自诩是“平民的儿子，他们中的一员，真正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重复得多了，很多人也就接受下来，信以为真。

这位参议员还很喜欢被描绘成“穷人和人间苦难的代言人，压迫者的敌人”。然而，在灵魂深处，他是不是真的关心穷人和苦难，这只有唐纳休自己才知道。不管怎么着，他确实利用穷苦人得了不少好处。

不论是国内什么地方，只要发生了值得新闻界报道的大卫和歌利亚式的斗争[②]，唐纳休就会匆匆赶到现场，咋咋呼呼地站在大卫的一边，而有些时候，在肯动脑筋的人看来，歌利亚明明是正确的。他的一名助手有一次说漏了嘴，道出

① 公元前？－公元前422？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一个出名的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译注

② 出自《圣经》“旧约全书”，大卫是希伯莱人的国王，在战场上杀死了非利士的勇士歌利亚。这里意为有一方必胜的斗争。——译注

了真情，“大卫总是多数，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可有用处。”

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任何劳工纠纷中，唐纳休总是支持劳工组织，从来不给企业好脸看，哪怕劳工的行为确实过火。

唐纳休很早就发现，出现劳工纠纷和失业问题是野心勃勃的政客汲取营养的沃土。所以，当失业水平高于正常情况的时候，这位参议员有时就会加入职业介绍所外面找工作的人的行列，与人们交谈。表面上，这是为了“亲眼看一看，体会一下失业者的心情”。这种令人钦佩的目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反对。然而，有意思的是，新闻界总能知道这位参议员的意向，总有电视拍摄组和新闻摄影记者在那儿等他。于是，晚间电视新闻联播节目的屏幕上和第二天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他的那张熟悉的面孔，深情地同失业者侃侃而谈。

关于“普通百姓”的其他事，这位参议员最近发现了很有成效的一件，那就是反对企业家乘飞机头等舱旅行，而费用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的规定。他争论道，如果谁要享受这类特权，他们应该自己付款，而不应由其他纳税人来补贴。唐纳休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议案，规定乘飞机头等舱不能免税。其实，他心里明白，这项提案在立法过程中肯定会在什么地方夭折。

然而，对这件事的新闻报道十分可观。为了使人们对这件事的兴趣经久不衰，唐纳休参议员本人坐班机旅行总是坐旅游舱，而且每次出行之前都要通知新闻界。乘头等舱的旅客没有谁像坐在后面旅游舱里的唐纳休那么大受关注。可有一件事他没有告诉别人，那就是他出门在外大部分乘的都是

奢华的私人专机，不是通过一个家族信托基金会租来的，就是由朋友们提供的。

唐纳休身材短粗，有一张胖胖的脸，看上去比他四十九岁的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的体重已经超过正常标准，但并不显得肥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肉长得让人舒服”。大多数时候，尤其在公众面前，他总是露出平易近人的微笑，显得和蔼可亲。他的服装和发型恰到好处，略嫌不整，以符合“平民百姓”的形象。

虽然实事求是的观察者恰如其份地把唐纳休看成是个投机分子，但还是有很多人真心实意地喜欢他，不仅是他本党的党员，还有政治上的对头。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很有点幽默感，很能自我解嘲。另外，他也善于交际，同他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兴味索然。

这后一点使他对某些妇女颇具魅力，对此，人们传说，唐纳休充分加以利用，尽管他的婚姻很牢固，人们也常常看到他妻子和十几岁的孩子同他在一起。

就是这个参议员唐纳休，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上午十点刚过，敲下了手中的小槌，宣布参议院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开始举行，首先由他自己宣读一个简短声明。

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在旧参议院办公楼的 SR－253 号房间举行，这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会议主席和诸位参议员坐在一排 U 型高桌后面，而对着证人和公众，透过三扇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院子和喷水池。室内有个大理石砌的壁炉。米色的窗帘上印着美国的国徽。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丹尼斯 · 唐纳休开始发言，照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着，“都知道这件可怕的有关孩

子的世界性悲剧，他们的大脑和其他正常功能，据说，被一种药品毁掉了。直到不久前，这种药还在我国出售，根据医生处方服用，它的名字叫蒙太尼。”

参议员长于辞令，讲起话来很能抓住人心。屋子里的一百来个人默不作声，聚精会神地听着，电视摄像机的镜头也对准他。唐纳休的身旁坐着另外八位参议员。其中五名是唐纳休的多数党的，另外三名来自少数党。主席的左边是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斯坦利·厄尔巴赫，他以前是波士顿的地方检察官。参议员们身后是十五名委员会工作人员，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

“我们听证会所要调查的，”唐纳休接着说，“就是这一系列事件应该由谁负责，以及是否……”

根据安排将作为第一个证人发言的西莉亚，听着唐纳休的开场白沿着预料之中的线索展开。她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呢子台布的桌子旁边，身旁是她的律师蔡尔德斯·昆廷。西莉亚说服了举止彬彬有礼的昆廷接受这项额外工作，因为正像她告诉昆廷的那样，“现在，再没有哪个律师比你更了解蒙太尼了，而且我很信任你提出来的建议。”

昆廷的建议同今天的听证会有关，既明确具体，又直截了当。“尽可能诚实、清楚、简洁地把全部事实讲出来，”他强调说，“不要想去露一手，或者驳倒丹尼斯·唐纳休。”

最后这个劝告是针对西莉亚的一个想法讲的。西莉亚想把两年多以前的事端出来，当时，食品和药物总局迟迟不批准在美国采用蒙太尼，有人认为那是没有道理的，唐纳休也是对推迟表示抗议的人当中的一个，他曾说推迟“在目前情

况下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绝对不行!”昆廷断然否定。“其一，唐纳休会记得那句话，即使忘了，他手下的人，也会提醒他，所以他会准备好对付这件事。他很可能会说他也是制药公司宣传的一个受害者，或者类似的话。其次，你那样会引起他的敌对情绪，那是极不明智的。”

接着,这位律师又给西莉亚讲述了华盛顿生活中的严酷现实。

“一名美国参议员享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总统还大,因为参议员行使权力不像总统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参议员不能把手伸进去搞些名堂，只要不是令人无法容忍或者违法的事。政府内外的要人热衷于为参议员出力，哪怕那样做会有害于他人也在所不惜。这是一整套交易体系,其中最大的一项交易筹码就是参议员的权力，这种权力既可以用来做善事，也可以搞破坏。因此，谁要是和联邦参议员为敌，那他真是糊涂。”

这番忠告，使西莉亚深受触动，她提醒自己，与丹尼斯·唐纳休打交道的任何时候都要把它铭记在心，这会儿这个人已经使她感到深恶痛绝了。

同西莉亚在一起的还有文森特·洛德，他坐在昆廷的另一边。西莉亚要代表费尔汀－罗斯公司发言，然后接受盘问，而这位研究部主任的任务，只是在必要时回答问题。

参议员唐纳休结束了他的发言，稍稍停了停，然后宣布，“我们的第一位证人是新泽西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的总经理，西莉亚·乔丹女士。乔丹女士，是否要介绍一下你的助手？”

“是的，参议员。”西莉亚三言两语介绍了昆廷和洛德。

唐纳休点点头。“昆廷先生我们很熟悉。洛德博士，你来参加我们很高兴。乔丹女士，我想你准备了发言，请吧。”

西莉亚坐在证人席上没动，对着面前的麦克风讲了起来。

“主席先生，小组委员会的各位成员，首先，本公司谨对那些遭受不幸的家庭表示最深切的悲痛和同情。正如唐纳休参议员刚才所说的，这是一场世界范围的悲剧。尽管还没有完整的科学证据，那可能要几年时间才能整理出来，但现在看来可以肯定，是蒙太尼这种药使胎儿在孕妇的子宫里受到了损害。这种现象，是在全部服用者中的很小一部分人身上发生的，也是最早在法国、后来又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广泛测试过程中，以及在食品和药物总局正式批准在美国使用之前，无法预料的。”

西莉亚话音清晰，但声调不高，有意显得和缓。她的发言经过好几个人的斟酌起草和修改，不过主要还是西莉亚自己和蔡尔德斯·昆廷搞出来的。西莉亚基本上是照着稿子念的，只是偶尔在一些适当的地方加几个字。

“本公司还想指出，在同蒙太尼有关的一切问题上，在测试、批发和汇报等每个阶段中，本公司一直都是依照法律办的。在对这种药物产生了严重疑问的时候，本公司甚至超出法律的要求，没有等待食品和药物总局作出决定，就主动予以撤回。”

西莉亚接着说，“现在，我想回顾一下蒙太尼在法国产

生的过程。这种药最初是由基隆德化学实验公司研制出来的，这家公司享有极好的声誉，具有悠久的历史……”

这份稿子不仅用词确切，而且不带个人色彩。这也是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和蔡尔德斯·昆廷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进行讨论后决定的。

昆廷曾问过西莉亚，“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因为蒙太尼而辞职那件事呢？”

“与此事毫无关系，”西莉亚回答说，“我辞职完全是个人的事，出于本性和良心。现在我既然回来了，就要代表公司，报告公司的所作所为。”

“这样做，你的良心怎么样了呢？”

“仍然完整无缺，还在恰当的位置上，”西莉亚的口气变得生硬。“如果问到我辞职的事，我就照直回答。只不过我不想，仅仅为了自己面子好看去提那件事罢了。”

西莉亚曾提醒过昆廷，她的辞职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她在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个弱点，也正因为如此她没有把事情公之于众。

这时，西莉亚告诉参院小组委员会：“对蒙太尼是否安全没有产生任何怀疑，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澳大利亚的报告传来。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理由担心，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调查……”

西莉亚一步一步地追溯蒙太尼事件的过程。整个叙述用了四十分钟，最后西莉亚说，“本公司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了能够证实我刚才发言的文件。我们仍准备以任何其他方式进行配合，并回答问题。”

提问随之而来。第一个提问的是小组委员会的律师斯坦

利·厄尔巴赫。这个人长脸，薄嘴唇，似乎很少有过笑脸。

“乔丹女士,你提到引起对蒙太尼怀疑的第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报告。那是在贵公司开始在美国出售这种药以前七、八个月，对吗？”

西莉亚默默地算了一下说，“对。”

“你在发言中还提到其他两个不利的报告,一个来自法国,另一个来自西班牙,这两件事都发生在贵公司在美国出售蒙太尼之前，这也是对的吧？”

“不完全对，厄尔巴赫先生。你把它们称为‘不利的报告’。可当时，它们只是一种说法，而且基隆德化学实验室已经进行了调查并宣布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这位律师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如果我们要在用词上磨嘴皮子，那让我问你，那些报告是有利的吗？”

“不是，也许我能为咱们节省点时间。在制药行业，‘不利的报告’有特定的含意。按照这个含意来理解，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报告都不属于不利的报告。”

厄尔巴赫叹了口气:“那么说是‘批评性的报告’，证人该同意了吧？”

“我想可以吧。”西莉亚已经感到这件官司将很艰苦，她的日子不会好过。

这时，参议员唐纳休插了进来，“律师先生的问题很清楚。你们这些人，就是说你们公司，在开始出售蒙太尼之前是否知道这三份报告？”

“知道。”

“可是你们还是我行我素，把药推上市场？”

“参议员，任何新药出来，总有反面意见。对这些意见

都要经过仔细研究并判断一下……”

“对不起，乔丹女士，我没有请你就制药工业来给我上课。我的问题只要求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或是‘不是’。我再重复一遍：在知道那些报告的情况下，你们公司是否照样把药卖给怀孕的美国妇女了？”西莉亚有些犹疑不决。

“我们在等着你呢，乔丹女士。”

“是的，参议员，不过……”

“回答一声‘是的’就够了。”唐纳休冲厄尔巴赫点点头。“继续问。”

这位小组委员会的律师问道：“如果费尔汀－罗斯公司当初对那三份报告多作些调查，推迟销售蒙太尼，难道不是更好些，更慎重些吗？”

西莉亚心里很不舒服，这正是她当初的论点，后来为这辞了职。想起自己在这儿的角色，她回答说，“事后看来的确是这样。但是当时，公司是按科研人员的建议行事的。”

“谁的建议？”

西莉亚先想了想，没有马上回答。当然是洛德的建议，但是她想要做得公正些。“我们的研究部主任，洛德博士。不过他也是根据基隆德化学公司似乎是权威性的数据行事的。”

“这一点我们以后会问洛德博士的。与此同时……”厄尔巴赫看了看笔记，“尽管有那些不利……请原谅，批评性的报告，仍然决定继续推出蒙太尼，而不予推迟，与预计的利润是否有关？”

“利润嘛总是一个因素……”

“乔丹女士！有还是没有？”

西莉亚心里暗自哀叹。这听证会有什么用处。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陷阱，事先策划好了，一步一步地达到早已作出的结论。

西莉亚让了步，“有。”

“那些利润对公司是否极为重要？”

“人们是这样认为的，是的。”

“当时估计利润有多少？”

残酷无情、别有用心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问下去。然而，在心灵的一角，西莉亚却找到时间反躬自问：这些问题，有的很接近于事实。真那么不公正，全是别有用心的吗？一度，就在不久前，她自己不是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吗？现在，她出来代替萨姆·霍索恩，他要是不死，这些问题本来都是应该问他的，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从夏威夷回来后，西莉亚第一次想起了安德鲁提醒她的话：“如果你回去，蒙太尼所造成的混乱和责任，总会把你牵涉进去。”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安德鲁又言中了。

对她的折磨，由于午餐休会而暂告一段落。唐纳休参议员通知她，“乔丹女士，你可以退席了，不过以后还要提问，请务必随时到场。”接着宣布，“午餐后将由文森特·洛德博士作证。”

十二

昆廷和西莉亚来到旧参院办公楼外面，找到一直停在那儿等他们的汽车。他们在后座里吃了三明治，喝了保温瓶里倒出来的咖啡，算作午餐。“这比到别处去吃更快，也更清静，”昆廷在解释他的安排时这样说。现在，车停在杰斐逊

大道上，离史密森氏博物馆不远，穿制服的司机在车外踱来踱去。

他们请文森特·洛德一起到车里去吃午饭，但他另有安排，婉言谢绝了。

“你的形象正在被人搞坏，而且我指的是个人形象，”昆廷过了一会说。“你对这怎么想？”

西莉亚扮了个鬼脸。“无论谁会怎么想？我当然不喜欢。”

“这是一种策略。”那位律师呷了一口冒着热气的咖啡。“这类调查是一种政治仪式，每次都得有拉出来示众的反面角色。你代表你们公司，是个现成的这类角色。但是我能采取一些措施改变它。”

“什么措施？”

“先让我解释一下背景。唐纳休和他的助手知道你在公司里是反对蒙太尼的，也知道你为这辞过职。作为一些颇为精细的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可能还知道你回公司时坚持的条件，而且肯定知道‘费尔汀－罗斯原则’，以及你是它的作者。”

“那为什么……”

“听我说完。另外，也试试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昆廷朝一群路过这儿往车里窥视的旅游者点点头，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西莉亚这儿。“唐纳休的人为什么要费心维护你的形象？如果那样，他们又能把火力集中在谁身上？肯定不能是一个死人，那是他们鞭长莫及的。”

“我想这些我都明白，我也知道道你说过。这是一场政治仪式，”西莉亚说。“尽管如此，那真相就一点也不重要

吗？”

“如果我是对方的律师，”昆廷说，“我会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是的，真相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关于蒙太尼，真相是公司——费尔汀－罗斯公司——干了些什么，因为它销售了蒙太尼，负有责任。至于你个人，是的，你的确辞过职，但是你又回来了，这样一来也就接受了你对蒙太尼负有的那一部分责任，尽管是在出事之后。”昆廷露出一丝狞笑。“当然我也可以站在另一方论证这个问题，并且同样令人信服。”

“律师们呀！”西莉亚的笑声显得空洞，“他们相信过任何东西吗？”

“努力吧。不过永远存在矛盾观点是这个行当制造的公害。”

“你说你能采取某些措施。是些什么措施？”

“在小组委员会里，”昆廷指出，“有好几个对你们行业友好的少数党议员。还有一个少数党的律师。他们还都没有讲话，而且可能不会讲，因为一讲话可能显得他们赞成销售蒙太尼，那可受不了。不过，如果我请他们帮忙，他们可以提些问题，借此说明你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改变你的形象。”

“如果那样，对费尔汀－罗斯公司有好处吗？”

“没有，恐怕恰恰相反。”

西莉亚放弃了这种打算。“那样的话，就听其自然好了。”

“如果你坚持那样想，那就算了。”律师伤感地说。“性命攸关，当众受辱的是你。”

下午的听证会开始后，文森特·洛德接过了为证人准备的麦克风。

还是厄尔巴赫首先提问，他先让洛德讲了自己的学术背景。然后，这位小组委员会的律师进而问及蒙太尼的初期阶段，洛德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显得信心十足，从容不迫。

过了差不多十五分钟，厄尔巴赫问道:“蒙太尼快要在美国销售，你们公司也知道那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和西班牙的报道的时候，你是否曾建议推迟销售？”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在那个时候，是否推迟属于经营方面的决策。作为研究部主任，同我有关的只是科学问题。”

“请解释一下。”

“可以。我的责任，是对当时由基隆德化学公司提供的情报进行科学评价。在此基础上，我没有理由建议推迟。”

厄尔巴赫继续追问:“你提到‘科学评价’。除了科学方面，你对那三份报告是否有过任何感觉，任何直觉？”

洛德第一次犹豫了一阵才做出回答。“我可能会有。”

“你可能会有还是的确有？”

“嗯，我有些不安。但是，同样没有任何科学的东西能证实。”

西莉亚一直轻松地听着，这时，她突然变得更为专心了。

厄尔巴赫继续问道:“洛德博士，如果我对你的话理解是正确的，你当时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嗯，是的。”

“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你作为人类成员所有的

‘不安’——这是你用的词——，对吗？”

“我猜想你可以那么说。”

“这不是猜想的问题，洛德博士，也不是我怎么说的问题，而是你怎么说。”

“嗯……好吧，我会那样说。”

“谢谢。”小组委员会的律师扫了一眼他的笔记。“正式地讲，博士，读过那些我们提到的报告以后，你主张过销售蒙太尼吗？”

“不，我没有。”

这一连串回答使西莉亚感到震惊。洛德在撒谎。他不仅支持销售蒙太尼，还在萨姆召集的会议上投票赞成，并对西莉亚的疑问和推迟的请求冷嘲热讽。

参议员唐纳休朝话筒倾过身去，“我想向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职责是经营性质的，洛德博士，而不局限于科学问题，你会建议推迟吗？”

洛德又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是的，参议员，我会。”

这个家伙！西莉亚提笔给昆廷写一张条子：这不是真的……。然后她收住笔。这能造成什么区别呢？假设她对洛德是否诚实置疑，随后是一场唇枪舌剑，指责和否认，你来我往——又能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个听证会上,什么也不会有。西莉亚感到一阵厌恶，把写了几个字的纸撕碎了。

又问了几个问题，提问者对洛德的作证表示了感谢，放他走了。他立即离开听证厅，既没有同西莉亚讲话，也没朝她那儿看一眼。

下一个被叫到的证人是莫德·斯塔弗利医生。

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这位主席，信心十足地从房间后部大步走来，坐到离西莉亚和昆廷有一段距离的证人席上的麦克风前。

参议员唐纳休和颜悦色地对证人表示欢迎，随后，斯塔弗利医生念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这份声明讲述了她的医务工作资格，她那个以纽约为基地的组织的结构，该组织对制药公司的否定看法，还有它很早就反对蒙太尼的立场。

西莉亚尽管不喜欢声明强调的重点和一些暗示，但内心里还是承认，斯塔弗利的话听起来很内行，也很能打动人心。如同她们两年前见面时一样，这位公民组织的领导人楚楚动人，服饰得体，今天，她穿了一身朴素而又入时的酱紫色合体的西服。

关于蒙太尼，斯塔弗利宣称："非常遗憾，我们的抗议活动由于缺少经费而受到阻碍。公民组织没有雄厚的资金，而费尔汀－罗斯一类公司可以把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投到销售宣传中去，蒙骗医生和公众，使他们相信蒙太尼那样的药品是安全的，其实自己心里清楚——就像在蒙太尼这件事上那样——种种迹象表明并非如此。"

斯塔弗利停了一下，丹尼斯·唐纳休插了进来，"我猜想，大夫，鉴于事实证明你们对蒙太尼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你们组织的捐赠恐怕增加了。"

"的确如此，参议员。而且我们希望，在这轮我们所欢迎的听证会后，还将进一步增加。"

唐纳休笑了，没有答话，斯塔弗利继续讲下去。

使西莉亚感到头痛的是，证词提到了她对争取药品安全

公民组织总部的访问。这就增加了一个她本来希望能够避免的复杂因素。

斯坦利·厄尔巴赫对斯塔弗利医生提问时，又提起了这件事。

这位小组委员会的律师问道：“乔丹女士是哪天访问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的？”

斯塔弗利看了看她的笔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当时，乔丹女士是否说明她去看你的目的？”

“她说她想谈谈。我们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蒙太尼。”

“当时，我相信，蒙太尼虽已得到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但还没有开始销售，是这样吗？”

“是。”

“当时，争取药品安全组织是否在积极争取撤销食品和药物总局对蒙太尼的批准？”

“是的。我们当时对这一点很坚定，正在努力。”

“你们的力量，你们为阻止蒙太尼销售所进行的努力，是否看起来使乔丹女士感到忧虑？”

“嗯，她肯定不会感到高兴。她为蒙太尼辩护，说它很安全。我当然不同意。”

“她是否说明，她为什么认为是安全的？”

“我清楚地记得——她没有。当然，她没有医药方面的资格作出那种判断——但那并没有阻止乔丹一类乐于推销的人去判断。”斯塔弗利的声音带着不屑一顾的意味，接着又补充说，“即使这样，我仍对她了解的情况那么少感到吃惊。”

“你能不能具体地说说你为什么吃惊？”

“可以。你记得，当时，澳大利亚控告蒙太尼的案子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厄尔巴赫彬彬有礼地笑着说：“应该是我提问题，医生。”

斯塔弗利也报之一笑。“对不起。我想说明的是，乔丹连澳大利亚的审讯记录都没读过。她自己承认的。我劝她走开去读一下。”

“谢谢，医生。我再问一下，在你们谈话过程中，你是否得出这样的印象，乔丹女士来是代表她的公司，费尔汀－罗斯公司的？”

“非常明确，是的。”

“同样，在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努力促使食品和药物总局撤销对蒙太尼的批准这件事上，你是否形成这样的印象，费尔汀－罗斯公司对此感到焦虑，因此派乔丹女士到你们那儿去，恳求你们缓和你们的活动？”

“嗯，我的确想到这一点，尽管我不能加以证明。然而，如果那真是她前来的目的，她肯定立即看出，那连最微小的可能也没有。”

西莉亚听着、看着这一切，心想：同文斯·洛德不一样，斯塔弗利没有撒谎。然而，对任何谈话事后转述时，通过选择不同的内容，运用特定的腔调，掺杂一定看法地强调某些方面，可以造成多大的差别呀！

参议员唐纳休举着一份东西对着麦克风说：“斯塔弗利医生，我手里是一份被称为‘费尔汀－罗斯原则’的文件，你如果没有见过，我可以请人把这份交给你。”

“我见过，参议员，看一遍足够了。”

唐纳休笑了。“我想你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听听。”

“我认为，这个所谓原则是一份令人作呕、厚颜无耻的推动销售的东西，是利用可怕的悲剧做文章，是对那些沦为蒙太尼牺牲品的孩子和家庭的侮辱。”

西莉亚不禁怒火中烧，她刚要站起身来，忽然感到昆廷的手压在她的胳膊上，制止着她。她努力克制着，才没有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滚烫。

小组委员会中的一名少数党成员，参议员杰菲温和地评论道：“但是可以肯定，斯塔弗利医生，如果一家公司，事实上承认了错误，承诺将来……”

斯塔弗利厉声说道：“我被问到有什么看法，我在讲我的看法。如果那样一个蒙人的把戏能骗得了你，它可骗不了我。”

参议员唐纳休似笑非笑地放下了手中的文件。

又问了几个问题，对斯塔弗利表示了感谢，让她走了。

这时宣布，第二天的第一个证人，将是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吉东·梅斯博士。

那天傍晚，在麦迪逊饭店的套间里，西莉亚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话的朱丽叶·戈德－史密斯，她说她正在楼下大厅里。西莉亚邀请她到房间来。朱丽叶来了以后，西莉亚深情地拥抱了她。

萨姆和莉莲的女儿显得比二十三岁的实际年龄大些，西莉亚想，不过那并不使人吃惊。她的体重好像也减轻了不少。看到这种情况，西莉亚建议一起去吃晚饭，然而朱丽叶谢绝了。

“我到这儿来，”朱丽叶说，“只是因为我正好在华盛顿，同一个朋友呆在一起，又读到了关于听证会的消息。他们对你不公平。在公司里，你是唯一对那肮脏的药表现出正派行为的人。所有其他的人都贪婪、堕落，可现在你却受到惩罚。”

她俩面对面坐着，西莉亚温和地说：“并不完全是那样。”

她解释说，作为公司的高级代表，她是参议员唐纳休及其助手的直接目标，她个人的行为并不能影响销售蒙太尼那件事。

“问题在于，”西莉亚说，“唐纳休力图使费尔汀－罗斯公司显得像是公众的敌人。”

“那样的话，也许他是对的，”朱丽叶说，“这个公司就是公众的敌人。”

“不，这我不能同意！”西莉亚强调说，“公司在蒙太尼这件事上严重失误，但是公司过去做过许多好事，将来也还会做的。”即使眼下，她仍怀着乐观的激情想着缩氨酸 7 号和荷辛－W。

“还有，”西莉亚继续说，“不管你父亲犯过什么错误——他为那些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贪婪’或者‘堕落’。他是个好人，做了他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这我怎么能相信呢？”朱丽叶反驳道。“他把那些药片给了我，却不说还没被批准。”

“尽量原谅你的父亲吧，”西莉亚劝道，“如果你不原谅，现在他已经死了，你也达不到任何目的，只会使自己更

难受。”看到朱丽叶摇了摇头，西莉亚又说，“我希望到时候你将原谅他。”

西莉亚很清楚，不必去问朱丽叶儿子的情况，他现在快两岁了，放在一个看护没有生活能力和患有不治之症的人的机构里，他将在那儿度过他生命的其余部分。于是她问：“德怀特好吗？”

“我们正在办离婚。”

“啊，不能啊！”这震惊和关心是真实的。西莉亚记得，在朱丽叶和德怀特的婚礼上，她曾坚信，他们的结合将是坚固的、白头偕老的姻缘。

“直到孩子生下后几个月，一切都很美满。”朱丽叶的声调因挫折而无精打采。“后来，等我们发现他的处境，以及原因，一切都完了。德怀特对我父亲咬牙切齿，比我更厉害。他要亲自去控告费尔汀－罗斯公司和爸爸，在法庭上狠狠地整治他们，由他自己处理案子。那是我永远不能同意的。”

“嗯，”西莉亚说，“那会使所有人心碎的。”

“后来，我们努力了一段，想维持下去，”朱丽叶凄凉地说，“可是不成，我们俩都和过去不一样了。于是我们决定离婚。”

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是西莉亚想到，除了显而易见的以外，蒙太尼还造成了多少痛苦和悲剧呀！

十三

在参院销售道德小组委员会就蒙太尼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吉东·梅斯博士是所有证人中日子最难熬的一个。

在盘问梅斯的一个戏剧性场面中,参议员唐纳休充满非难意味地指点着他，用一种就像是耶和华的声音呵斥道：“你代表着政府和政府规定的所有保障措施,然而把这恶魔释放出来，加害于美国妇女和可怜胎儿身上的正是你。因此，你不要指望不受到责难、不受到痛斥、不背负起将伴随你终生的负疚感，就离开这个地方。”

在这之前几分钟,梅斯干了一件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震惊的事。他承认，在建议食品和药物总局批准蒙太尼之前，基于最先传来的有关澳大利亚案件的报道,他曾对蒙太尼有过严重怀疑，那种怀疑从未消失。

进行盘问的厄尔巴赫几乎喊了起来，“那你为什么要批准？”

对这个问题，梅斯颇动感情但又难以自圆其说地答道：“我……我也不知道。”

这回答再糟不过了，听证厅里的观众一片哗然，震惊和难以置信的冲击波清晰可见。随后是唐纳休的严辞指责。

在那之前，梅斯尽管显然很紧张，但似乎还能控制住自己，还能解释他作为食品和药物总局审查员，在负责审查蒙太尼的新药申请书时的活动。开始，他自己作了一段简短说明，讲到提供的资料卷帙浩繁——307 卷，125，000 页，随后又详细讲述了他对资料如何产生了多方面的疑问,结果造成拖期。他宣称，那些疑问最后都满意地解决了。他没有提到澳大利亚传来的消息，那是后来回答问题时说起的。

在提问过程中，当提到澳大利亚事件时，梅斯激动起来，难以自持，好像突然垮了。随之而来的是糟糕透顶的供认——“我也不知道”。

尽管意识到梅斯自有其弱点，西莉亚还是有些同情他，觉得对他的指责有点过分。后来，她对蔡尔德斯·昆廷讲起这事。

“在这种时候，”那位律师评论道，“英国的药品批准制度就明显的比我们的优越。”

西莉亚想知道其中的原委，于是昆廷作了一番解释。

“在英国，药品安全委员会对卫生大臣提出建议，由大臣为新药颁发许可证。当然，文职人员要提出咨询意见，但责任在大臣。因此，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要面对议会、受到责难的是大臣，也只有大臣。

“英国政府的大臣不会像我们这儿这样做出怯懦的举动，让梅斯这样的文职人员到国会里来接受责难，代人受过。如果我们也有同样坚强的道德制度，到这儿来，面对唐纳休的应该是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可是部长这会儿在哪儿呢？可能躲在他的办公室里，或者出于需要溜到城外去了。”

昆廷认为，美国的制度还有另一个弱点。

“你所见到的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食品和药物总局的人变得过于谨慎，不希望被拉到议会小组委员会面前来，受到种种折磨。于是他们不批准那些本应放行的药，而是扣下来，等等看，有时拖得实在太久。显然，有必要对新药谨慎一点——应该相当谨慎，但是过分谨慎就不好了，就会阻碍药品的进步，使医生、医院和病人无法得到本应能够得到的药物及其他帮助。”

等梅斯的苦难终于结束，宣布休会时，西莉亚感到松了一口气。这时，由于早先感到的同情，她站起来，朝他走过

去。

“梅斯博士，我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西莉亚·乔丹，我想表示……”

一提到费尔汀－罗斯，梅斯的脸就扭歪了，一幅西莉亚从未见过的深仇大恨的样子。他眼中闪着怒火，牙咬得紧紧的，恶狠狠地挤出几句话来：“快走开！你听见没有！永远、永远也别再靠近我！”

西莉亚大惑不解，也没来得及说什么，梅斯已经转过身走了。

身后不远的昆廷好奇地问道：“这都是怎么回事？”

西莉亚摇摇头，答道：“不知道。我不过提了一下公司的名字，他似乎立刻勃然大怒。”

“是这样？”那位律师耸耸肩膀。“梅斯博士不喜欢制造蒙太尼的公司，这可以理解。”

“不，不仅是那样，我可以肯定。”

“我不会为之担心的。”

然而直到那天结束，梅斯仇恨的表情一直留在西莉亚的脑海里，使她不安，感到困惑。

文森特·洛德在华盛顿多呆了一天，为了他前一天下午的证词，西莉亚同他摊了牌。那是在西莉亚下榻的饭店房间里，西莉亚直来直去地指责他撒谎，并问道：“那是为什么？”

出乎她的意料，这位研究部主任并没有同她争辩，而是带着悔恨地说：“你说得不错。我真抱歉，当时太紧张了。”

“你并不显得紧张。”

“并不一定要表现出来。所有那些问题都对我有影响。我不知道那家伙，厄尔巴赫，都知道些什么。”

“他能知道什么呢？”

洛德有些犹豫不决，琢磨着如何作答。“并不比我们知道的多，我想。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那样回答，可以尽快结束提问，脱身出来。”

西莉亚感到不能信服。“为什么你比别人更需要尽快脱身出来？的确。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谁都不舒服，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得扪心自问是否有愧。但是在蒙太尼这件事上，从来没有过违法的事。”她收住嘴，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或者，真有过？”

“没有！当然没有。”然而这回答似乎慢了一点，而且有些过于强烈。

西莉亚再度想起萨姆说的一些话，“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她疑惑地盯着洛德。“文斯，关于蒙太尼和咱们公司，有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没有告诉我吗？”

“我向你起誓，没有。能有什么呢？”

他又在撒谎，西莉亚知道。她也知道，萨姆的秘密，不管是什么，并没有同他一齐被埋葬——洛德曾参与其事。

不过眼下，她只能到此为止。

参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延续了四天。作证的还有其他人，其中包括两名医生——对受到蒙太尼伤害的婴儿作检查的神经病学家。有一名医生曾到欧洲去研究那里的病例，他还当场放了他见到的婴儿的幻灯片。

表面上，拍摄下来的孩子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是他们大多数都躺着，正如专家解释的那样，“除了极其微小的动作以外，一切动作都将永远需要别人替他们做。此外，所有幼儿的大脑都在胚胎期中受到了严重伤害。”

有些孩子的脸很漂亮。其中一个年龄比别的都大些，是个两岁的男孩。他被身后一只看不见的手扶着，用一双似乎深情的眼睛望着镜头。他的整个面部毫无表情。

“这个孩子，”那个精神病专家告诉沉默不语的听众，“永远不会像你我那样思考，几乎肯定不会知道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那张年幼的脸，使西莉亚历历在目地回想起十六年前布鲁斯这么大的时候。就在几天前，布鲁斯还从他念书的威廉斯学院写来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爸爸：

学院真棒！我很喜欢这儿。最让我高兴的是，他们希望你思考、思考、思考……

为了放幻灯，室内灯光变得昏暗，这使西莉亚感到欣然，她还意识到，用手绢擦去泪水的并不是她一个人。

医生结束他的证词后，参议员唐纳休的嗓音似乎不那么自如了。是的，西莉亚想，尽管他热衷于哗众取宠和党派政治，但也并非无动于衷。

听证会的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下午，西莉亚应召作证时，唐纳休所有过的任何温情显然都烟消云散了。即使

在同他自己的助手交谈时，这位参议员也显得不耐烦，怒火中烧。叫到西莉亚之前，昆廷对她耳语道："小心点。那个大人物说起话来，就像中午吃了什么不对胃口的东西。"

小组委员会的律师厄尔巴赫，就以前其他证词中同西莉亚有关的问题向她提问。

当问到洛德认定如果由他负责，他将推迟蒙太尼的销售时，西莉亚答道："后来我们讨论过这件事。我自己的记忆同洛德博士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对他的声明争辩没有意义，就随它去吧。"

关于访问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总部一事，西莉亚说："这有不同的解释。我去见斯塔弗利医生是一时兴起。并怀有友好的意图，认为我们可能从对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厄尔巴赫问道："你到那儿去是准备谈蒙太尼的事吗？"

"不是专门为那事去的。"

"但是你们的确讨论了蒙太尼？"

"是的。"

"你是否希望说服斯塔弗利医生和争取药品安全公民组织，停止或者节制他们促使食品和药物总局撤销批准蒙太尼的活动？"

"没有。我从未有过这种念头。"

"你的访问是一次代表公司的正式访问吗？"

"不是。事实上，费尔汀－罗斯公司里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想去拜访斯塔弗利医生。"

坐在厄尔巴赫身旁的唐纳休似乎很不满意。他问道："你的回答都是真实的吗，乔丹女士？"

“我的所有回答都是真实的。”西莉亚有点火了，又补了一句：“你想对我进行测谎检查吗？”

唐纳休满脸怒气，“你在这并不是受审。”

“对不起，参议员。我没注意到这一点。”

唐纳休怒视着西莉亚，示意厄尔巴赫继续进行。

质询继续下去，谈到“费尔汀－罗斯原则”。

“你听到斯塔弗利医生把那份文件说成是‘推动销售的厚颜无耻的东西’了，”厄尔巴赫说，“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当然不同意。那份文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指导公司未来的政策，那是文件直截了当地阐明了的。”

“哦，是吗。那你是否真正相信，它毫无促进销售的价值？”

西莉亚觉察到对方正在设置一个陷阱，她决定小心行事。

“我没有那么说。但是，如果作为一项真诚的声明，它最终具有那样的价值，那也并非初衷。”

唐纳休有些烦燥不安。厄尔巴赫探询地转向他，“参议员？”

这位小组委员会主席似乎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由自己接手，然后他阴沉地说：“这全看如何解释了，对吗？我们到底是该相信一个像斯塔弗利医生那样无私、具有献身精神的人，还是相信这样一个行业的发言人，这个行业一心想着利润，不时用事先就知道不安全的药物杀人或者残害他们？”

观众似乎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就连唐纳休的助手也显得有些不安，感到他干得太过火了。

西莉亚对别的不予置理，只是尖刻地问道：“那是向我

提出的问题吗，参议员？或者只是一个充满偏见、毫无根据的声明，暴露出这个听证会是个几乎不加任何掩饰的虚伪行为，它的结论在我们任何人都没得出以前就已确定了？”

唐纳休指着西莉亚，就像他曾对梅斯做过的那样。“让他警告证人：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叫做蔑视国会的违法行为。”

西莉亚不再小心翼翼，而是迎头反击：“不要惹我发火！”

参议员吼道：“我命令你解释这话是什么意思！”

西莉亚把一切顾忌都抛到九霄云外。她几乎没有听到昆廷恳求的耳语，甩开他的手，站了起来。

“我的解释是要指出，你，现在坐在这评判蒙太尼、费尔汀－罗斯公司以及食品和药物总局，可还是你，两年前指责拖延批准蒙太尼，并说那是荒谬可笑的。”

“那是骗人！现在你的确是在蔑视了，夫人。我从没说过那样话。”

西莉亚感到十分满意。唐纳休忘了。这并不奇怪，他就那么多问题发表了那么多声明。而他的助手，即使知道他以前说过的话，也没有能事先告诉他。在这两点上，昆廷都错了。

西莉亚这时才打开面前放着的一个夹子，把它带来，只是为了防备万一。西莉亚从里面拿出一叠钉在一起的剪报。她选了最上面一张。

“这段话刊登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她仍然站有那儿，念了起来：

> 提到目前正由食品和药物总局审理的供妇女在孕期使用的药品蒙太尼，参议员丹尼斯·唐纳休把食品和药物总局不做决定的行为说成是“在目前情况下显然是荒谬可笑的”。

她又补充说：“同样的报道别的报纸上也有。”

西莉亚不再念下去。“还不只这一桩，参议员。”她又从夹子里挑出一份文件。

唐纳休满脸通红，伸手去抓他的木槌。见此情景，少数党一方的参议员杰菲喊道：“不，不！让这位女士说完。我要听下去。”

“你指责我们行业杀人，”西莉亚朝着唐纳休说。“我这儿有你进入国会十八年来在烟草补贴问题上的投票记录。每一年你都对这项补贴投赞成票。由于这些投票。你从中出了力，而死于肺癌的人，参议员，比制药工业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中杀死的人更多。”

西莉亚的最后几个字被一片混乱的喊叫声淹没了，其中也有唐纳休的叫喊：“本次听证会现在休会。”他敲下了手中的木槌。

十四

对西莉亚来说。在凄凉、压抑中开始的，以个人的胜利告终——或者看上去是这样。

在她同参议员唐纳休发生爆炸性冲突的当天晚上，各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都在傍晚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几乎全部戏剧性场面。正如一名评论员后来所写的，“那是一场好戏，电视立即报

道了它的最精彩场面。”

第二天，报纸将这个报道刊于类似的显著地位。《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是：

女强人大败参议员

《芝加哥论坛报》的标题是：

参议员唐纳休狭路逢乔丹
痛定思痛　悔不当初

报道还强调了其他问题。

事后发现，为这次报道，记者们——不论是电视台的，还是报社的——都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挖掘了事件的背景。朱利安·哈蒙德后来把一名记者所做的解释转告给西莉亚，“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到乔丹女士曾为蒙太尼辞职，以及在重返公司时坚持不等食品和药物总局作出决定就撤回这种药。但是，大家好像都不知道该怎样利用这一背景材料，所以留下来没有披露。后来证明，把它留到最后更为有效。”

这样，在摊牌后的大多数报道中，西莉亚的形象由于两个因素显得高大。第一，她先是离开，后来又返回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事情被公布于众，显示出她是一个具有坚强道德原则的人。第二，在参院听证会上，她拒绝以牺牲她的雇主为代价使自己显得毫无瑕疵，从而表明她的忠心值得瞩目。

《华尔街时报》的一篇社论是这样开头的：

实业界所具有的自尊自重往往超出人们的想像。因此，

当某些自尊自重的行动不仅大白于天下，而且广泛为人所承认，那就是莫大的幸事了。

从华盛顿回来后几天，一次，西莉亚同朱利安·哈蒙德正呆在她的办公室里。那位主管公共关系事务的副总经理高兴地带来了一批刚刚收到的剪报，把它们摊在西莉亚的办公桌上。这时，有人报告，蔡尔德斯·昆廷到了。

听证会最后一天在国会里见面以后，西莉亚一直没有见到这位华盛顿的律师。他这次来，是要同西莉亚一起研究如何处理几桩同蒙太尼有关的诉讼案件的。

西莉亚让秘书请他进来。

打过招呼，西莉亚请昆廷坐下，她觉得，这位律师显得疲惫不堪，说起话来也好像心事重重。

哈蒙德说："我正要走，昆廷先生。"他指了指那些剪报。"我们刚才在欣赏战果。"

昆廷似乎并不为之所动。"你是那样看待它们的吗？"

"当然。"主管公共关系的头头似乎有些吃惊。"你不那样看？"

答话似乎满腹怨气。"如果你们那样想，就都是鼠目寸光。"

一时间大家都不作声。过后，西莉亚说："好吧，律师，你有心事，告诉我们吧。"

"所有这些，"昆廷指指那些剪报，"还有电视上对你的报道，都使人兴奋、陶醉。但是过不了几个星期，绝大多数都会被人忘掉。宣传并不重要。"

哈蒙德问道："那什么重要？"

“重要的是这家公司，还有你个人，西莉亚，结下了一个可怕的敌人。我了解唐纳休。你让他丢人现眼。更糟的是，还是在他家门口，在参议院里。而且，事后证明，成百万的人在旁边看着。这是他永远不会饶恕的。永远。如果将来任何时候他能加害于费尔汀－罗斯公司或者你，西莉亚，他会欣欣然而为之的。他甚至可能四出寻找这样的机会，而一个美国参议员，正如我以前对你说过的，自有他能操纵的权力工具。”

西莉亚觉得，她好像突然让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而且，她知道昆廷是对的。

她问道：“那你有什么建议？”

那位律师耸耸肩膀。“眼下，什么都没有。至于将来，尽量谨慎小心。不要使你，或者费尔汀－罗斯公司，处于任何可能受到参议员唐纳休伤害的境地。”

十五

“乔丹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伊冯问马丁。

马丁先想了想，然后才答道：“富有魅力，坚强，机敏，精通业务，直来直去，开诚布公，因此同她打交道时，你总会明白自己的处境。”

“我已经对同她会见感到紧张了。”

马丁笑了起来，“没有必要，我料定你们会互相喜欢的。”

这是七月份一个星期五的傍晚，他们俩正在哈罗马丁的房子里，大约一年以前，伊冯一股脑儿搬了进来。她放弃了她那小公寓房，那似乎是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眼下的起居室，书、纸扔得哪儿都是，这些都是伊冯准备高级会考用的，现在距离考期还有六个月。自她在马丁的敦促下，开始做投考兽医学院的繁重准备工作以来，一年半时间过去了。

学习进展顺利。伊冯很喜欢正在做的事，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她的快乐充满了整幢房子，并为马丁所分享。她除了白天在费尔汀－罗斯研究所工作，有时晚上和周末还要出去接受辅导。马丁按照他许诺的那样，用他的实际经验帮助伊冯学习。

另一个使人高兴的原因，是所里取得的进展。从那次灾难性的“动物权利”袭击以来，重新汇集资料的工作进行得比预计的快得多。现在，不仅所有数据都已补齐，而且，缩氨酸 7 号的研制已经到了可以由经理人员对生产进行研究的阶段了。

为此目的，西莉亚同新泽西的其他好几个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哈罗。

然而，此时此刻关于西莉亚的念头却让人走神。马丁拿着一本教科书——默里的《有机化学原理》，一连几分钟皱着眉头。

“我为拿学位念这本书以后，他们又重新写过了。有些新东西不现实。你得记住它，以后再把它忘掉。”

伊冯问道：“你是说那些分类化学名称？”

“可不是。”

日内瓦体系的化学物质名称是“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协会”发明的，目的是使每种化合物的名称同时也能表明它的结构。这样一来，异辛烷就成了 2，2，4－三甲戊烷，醋

酸——也就是食用醋——名字也变了，普通的甘油变成丙烷－1，2，3－三体。然而，据说应该使用国际协会名称的化学家却很少使用它，但主考人却要求知道。这样，伊冯为了应付考试得背新名称，为了将来在实验室工作则须记旧的。

伊冯问道："你们在实验室里不用国际协会的名称吗？"

"不常用。大多数人记不住，而且也不实用。不管怎么说，让我用两种名称来考考你。"

"来吧。"

马丁连续说出二十几种化学物质的名字，有时用旧的，有时用新的，每次伊冯都毫不犹豫地说出对应的名字。

马丁合上书，摇摇头。"你的记忆力仍然让我吃惊。我真希望我能有那样的记忆力。"

"你是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力不让我注射缩氨酸7号？"

"那是原因之一。不过最主要的是，我不希望你冒任何风险。"

一个月以前，马丁在研究所里贴出一张通知，标题是《征求志愿者》，请愿意参加第一轮在健康者身上注射缩氨酸7号测试的人，在布告上签名。注射的目的和潜在的危险都仔细地写在上面。在布告贴出去之前，马丁自己先签了名。

拉奥·萨斯特利立刻签了名。几天之内，又有十四个人签名，其中包括伊冯。

最后马丁挑了十名志愿者，伊冯不在里面。伊冯问他为什么没有自己，他搪塞道："也许以后吧，现在还不是时候。"

早期人体试验的目的，不是研究缩氨酸7号的积极效

果，而是探索有无有害副作用。正如马丁当时给西莉亚的电话中所解释的，“在英国，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进行这种测试，而在美国，你们得有食品和药物总局的批准。”

到目前为止，对每天注射一次缩氨酸 7 号的志愿者进行观察已经二十天了，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副作用。马丁尽管知道还要进行多得多的人体测试，仍然感到高兴。

伊冯叹了一口气，“我希望能尽早服用缩氨酸 7 号，那可能是我减掉多余体重的唯一办法了。噢，对了，我买了点鲑鱼明天吃。”

马丁喜形于色地对她说：“你真是个可爱的人。”在周末，有时间细细品尝的时候，鲑鱼是马丁最喜欢的早餐。

马丁的话音变得严肃起来：“明天我要去看母亲。我今天同父亲打过电话，他告诉我，医生说母亲的日子不多了。”

尽管马丁母亲病情恶化的过程很缓慢，但阿耳茨海默氏症在她身上的发展毕竟是无情的。几个月前，马丁把她送到剑桥的私人疗养所去了，现在，她在那儿迷迷糊糊地苟延残喘。马丁的父亲仍住在那所不大，然而舒适的公寓里，那是马丁应聘到费尔汀－罗斯公司后不久为父母租下的。

“真让人难过。”伊冯伸出手去，同情地抚摸着马丁的手。“嗯，我也去，如果你不介意我在车里学习的话。”

他们安排好吃完早饭就走。马丁想在半路上到办公室稍微耽搁几分钟。

第二天早上到了所里，马丁看了看来了些什么邮件，又检查了一下计算机头天打出的数据，伊冯蹓跶到动物室里去

了。马丁后来在那里找到了她。

伊冯正站在一个装着好几只白鼠的笼子前，马丁听见她惊呼道："你这个淫荡的老家伙!"

马丁感到有趣，问道："说谁呢？"

伊冯转过身来，然后指指笼子。"这一伙里有几个小家伙，我再没见过比它们更好色的了。最近一段，它们就像来不够似的，性交比吃食还频繁。"

马丁走过去，看见引起伊冯惊呼的那只白鼠还在同一只柔顺的母鼠交配。旁边的笼子里，另一对儿也在那儿寻欢取乐。

他扫了一眼两个笼子上的打字说明，注意到所有这些白鼠都在接受最新一批提纯的缩氨酸 7 号注射。

"你说它们'最近一段'，那是指什么？"

伊冯有些犹豫，然后盯着马丁，"我想……自从它们开始打针。"

"而它们并不是幼鼠？"

"如果是人，它们该领养老金了。"

马丁笑了起来，"这可能是巧合。"然后又暗自思忖，真是吗?

伊冯就像看透了马丁的心事，说："你准备怎么办？"

"星期一，我希望你检查一下那些注射缩氨酸 7 号的白鼠的繁殖率，告诉我是否高于平均数。"

"不用等到星期一，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比正常情况高得多。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联系到——"

马丁厉声说道："不要联系！随意假设可能把人引上歧途，把你的数字送来就行了。"

伊冯顺从地说："好吧。"

"然后，再分出两组年龄较大的雄鼠和雌鼠。两组分开，每一组都让它们交配。给其中一组注射缩氨酸 7 号。我要对两组的交配习惯用计算机进行分析。"

伊冯咯咯地笑了起来。"计算机可没法告诉你有多少次……"

"是不能。但它能记录产仔数。有那个就行了。"

伊冯点点头，马丁觉察到她在想别的事，于是问道："在想什么？"

"我在想昨天发生的一件逗人的事。我买那些鲑鱼的时候。米基·耶兹也是一个志愿者，对吧？"

"对。"耶兹，就是那个实验室技术员，是自愿注射缩氨酸 7 号的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自从几年前，发生了那件西莉亚遇见的用断头机宰兔子的事以后，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协助马丁。参加测试活动是他最新的一项贡献。

"是这么回事，我在市场上见到他的妻子，她说米基的工作使他又感到年轻了，这真是件好事。"

"指的什么？"

"我问她了。于是她脸一红，说，最近米基感到'生气勃勃，精力充沛'——那是她的原话——在床上老也不让她闲着。"

"她是说只是最近吗？"

"我敢肯定。"

"以前不是？"

"据她说，几乎从来不是。"

"她居然谈这事，真让我吃惊。"

伊冯笑了，“你并不非常了解妇女。”

马丁沉思了一阵，然后说：“咱们上车吧，去剑桥的路上谈。”

车跑起来，他们先听了一阵收音机里的新闻，大多数是政治性的。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充满乐观的阶段。两个月前，一次大选把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推上了台。目前，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她的政府正把活力注入这个二次大战以来一直深受缺乏活力之苦的国家。

新闻结束时，马丁关掉了收音机，回到同他们关系更为密切的事上来了。

“我很担心，”他说，“而且我也不希望人们对咱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议论纷纷。你告诉我的那些白鼠繁殖率的事要守口如瓶，也不要把新的研究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们不干不行，尽管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但是要对结果严守秘密，直到交给我。也不要再传米基·耶兹和他老婆的事。”

“我都照办，”伊冯说。“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担心？”

“那我告诉你。这是因为我们制成了一种药，我希望它具有重大意义，能成为与疾病斗争的重要武器，人们能认真地看待它。但是如果传出去，说它是一种春药，还能减肥——那毕竟可能是好事也可能不是——就再糟不过了。那会使我们所干的一切名誉扫地，可能使我们显得像是在重新搬出蛇油膏那一套玩意儿。”

“我想我懂了，”伊冯说。“现在你解释了，我不会去说。但要阻止别人就难了。”

马丁忧心忡忡地说:“那正是我担心的。”

他们到剑桥已是十点多钟了。马丁把车直接开到照顾他母亲的护理之家去。老人躺在床上,绝大多数时光她都是在那上面度过的,只是必要时才由人抬下来。她什么都不记得,包括最简单的事。马丁走近她,就像多年以来一直发生的那样,她一点也认不出来。

伊冯站在马丁的身边。马丁此时想,母亲显然正一天天耗尽她的时光。她的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头发稀疏。早先,最后阶段开始的那些岁月,也就是西莉亚到马丁父母原来在凯特的家中去拜访他们的前后,老人看上去还留有当年风韵的痕迹,但现在连那也没有了。

看上去,吞噬了母亲大脑的阿耳茨海默氏症,现在又要吞噬她的身体了。

“我一直梦想,”马丁温和地对伊冯说,“能够帮助找到某种方法,防止这种现象,或者是一部分。当然,要知道我们是否成功还要很多年。但是,由于我们对老化过程的研究如此重要,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使我们的发现变得粗俗。”

伊冯说:“我能理解,特别是现在。”

上一次马丁带伊冯来看母亲时,伊冯握着老人的手,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尽管谁也不能肯定,马丁仍然觉得那使母亲得到安慰。今天,伊冯又这样做了,然而,就连那种小小的感情交流也不复存在了。

离开护理之家,他们驱车去看马丁的父亲。马丁为他们

租的那套公寓在城的西北部，离格尔顿学院不远。在房子后面一块小小的工作场地上，他们找到了老皮特－史密斯。他把他那老行当的工具摆了一地，手持一把凿子和一柄槌头，在一小块大理石上试着敲打着。

“我想你可能知道，”马丁对伊冯说，“我父亲以前是个石匠。”

“嗯，可我不知道您现在还干这个，皮特－史密斯先生。”

“不了，”老人说，“手指头太僵了。不过，想给你妈的墓打一块石碑，孩子。只能为她做这一件事了。”他探询地瞅着马丁，“她还没死，就干这个合适吗？”

马丁双手搂着父亲的肩头。“合适，爸，你需要什么吗？”

“我需要一块大理石。不过，得花不少钱呢。”

“那不用担心。想要哪块就订下，让他们把账单送到我那儿去。”

马丁回头看看伊冯，发现她已泪流满面。

十六

“在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西莉亚对马丁说。“如果人们把缩氨酸 7 号看成是一种春药，作为一种正经八百的产品，它就将名誉扫地。”

“我想，还是有很大可能不把这事传出去。”马丁说。

“我可不敢担保，”西莉亚答道，“尽管我希望你是对的。”

这是西莉亚视察哈罗研究所的第二天，她正在马丁的办

公室里，同他单独会面。早些时候，马丁曾向她正式建议："我可以报告说，我们已经有了某种看来可以推迟脑力老化、有助于保持机敏的有益药物，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切迹象都很有利。"

西莉亚想，那次她根据萨姆的指示访问哈罗，考虑是否关闭研究所，似乎已是很遥远的事了；七年前，萨姆、她自己和马丁之间那次值得纪念的会见，则显得更为遥远。

她说："看来，你已经取得了某些了不起的成就，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他们俩呆在一起，从容、惬意。如果有谁不时想起和对方像情人那样亲密无间地渡过的良宵美景，也从未开口提起。显然，那只是个插曲，一个仅仅属于往事的时刻。

西莉亚和马丁谈话时，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陪她来访的六名经理人员，正分别就缩氨酸7号的前景进行专业性讨论。这包括一系列问题：生产、质量保障、原料及其来源、成本、包装、产品管理，总之，在世界范围推出和销售这一药品的总计划的所有方面。拉奥·萨斯特利、奈杰尔·本特利和研究所的其他人员，正对美国来客的问题一一作答。

尽管还要进行一年以上的临床试验，然后还要向各国政府申请批准使用缩氨酸7号，但许多有关未来的决策现在就得做出。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费尔汀－罗斯公司建造新生产厂的投资数额。那既可能是代价昂贵、无利可得的赌博，也可能是依据信念采取的精明、成功的行动。

用药者将以什么方式摄取药物也很重要。

马丁告诉西莉亚："对此我们进行了详尽无遗的研究，建议以喷鼻剂的形式发售。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正在时兴起来

的方式，今后，越来越多的药物将采取这种形式。”

“嗯，这我听说了。人们在谈论用这种形式使用胰岛素。不管怎么说，你们制成的不是种注射剂，这我很感激。”

两人都知道，用注射形式使用的药物，销路总比不上病人可以方便地自己使用的药物，这是制药界尽人皆知的事实。

“作为一种喷鼻液，”马丁解释道，“缩氨酸 7 号将掺入一种溶有清洁剂的中性盐溶液。清洁剂的用途是保证最大的吸收率。”

马丁透露，对好几种清洁剂进行了试验，其中既无毒性又不会刺激鼻膜的一种，恰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新产品，最近在美国制成。

西莉亚来了精神。“你是说我们可以完全采用自己的产品？”

“正是如此。”马丁笑道，“我想你会感到满意的。”

他继续说下去，正常剂量是一天两次。研究所最近增加了两名医生，负责协调将在英国立即展开的临床试验。“试验将集中在四十岁到六十岁这个年龄范围内，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扩大。我们还将在阿耳茨海默氏症早期患者身上试用。它不会扭转病情——那是绝无希望的——但可能延缓病情发展。”

西莉亚则讲述了在北美进行测试的计划。“我们希望尽早开始。由于要做一些准备，并要取得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允许，我们要比你们晚一些，但不会太久。”

两人继续谈论着充满希望、令人激动的计划。

哈罗的讨论得出一个结论：缩氨酸 7 号的最佳容器是顶

部可以向外挤的塑料小瓶，每次正好喷出适当的剂量。

采用这种容器，就可以使用美观、有趣的包装。

看来，费尔汀－罗斯公司恐怕不会自己制造这种容器，而是同专门厂商签订合同。不过，最后决定要在新泽西作出。

西莉亚在哈罗时，马丁安排她同自己和伊冯一起去吃饭。他没有带他们去彻奇凯特饭店，而是到另一家后建的旅馆“萨克逊旅馆”的餐厅去。西莉亚想，这显出他很有心计。

开始，两个女人好奇地相互打量着，然而，尽管年龄相去甚远——西莉亚四十八，伊冯才二十七——她们很快就亲热起来，或许是因为都对马丁抱有好感。

西莉亚对伊冯决定报考兽医学院很称赞。伊冯指出，如果被录取，她将比绝大多数学生年龄大，西莉亚则说：“由于这个原因，你将学得更好。”然后又告诉马丁：“公司有一笔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教育水平的雇员。我想我们可以把规定更动一下，给伊冯提供一些资助。”

马丁眉毛一扬：“伊冯，看来你的生活费用有了着落。”

伊冯表示感谢，西莉亚挥挥手，笑着说：“听人家讲，缩氨酸7号能到今天这个样子，你贡献很大呀。”

后来，伊冯有事走开了一会儿，西莉亚说：“她很不错，很惹人喜欢，这不关我的事，你也可以这样回答我，不过，你准备和她结婚吗？”

这个问题让马丁一愣。“那种可能微乎其微。我可以肯

定，我俩谁也没想过。”

“伊冯想过。”

马丁不同意。“她怎么会呢？她前面有整个事业——很理想的事业。那将把她引向别处，她会遇到别的人，年龄同她更接近的人。我比她大十二岁。”

“十二岁算不了什么。”

马丁固执地说：“可现在不一样，它意味着一代人的差距。此外，伊冯应该是自由的，我也如此。眼下，我们有个对俩人都合适的安排，但那是可以改变的。”

“男人哪！”西莉亚说，“你们有些人当然得到了最好的‘安排’，但也可能有眼无珠。”

伊冯回来了，这次讨论也就到此结束，直到西莉亚那一行人几天后回新泽西之前也没有再谈过。

西莉亚离开的那天，马丁的母亲死了。她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既无前兆，也无痛苦的挣扎。就像老人院的一名医生后来对马丁说的那样：“她走了，就像宁静的海面上消失在夜色中的一艘小船。”

马丁怀着既感悲凉又如释重负的复杂心情想到，他母亲处于宁静之中的时间太长了。给生活带来趣味的，是脑海里的风暴，而不是了无波澜的宁静海洋。阿耳茨海默氏症剥夺了他母亲品尝那种趣味的机会。于是他又想起对缩氨酸 7 号的前景所充满的渴望。

参加简单葬礼的只有马丁、他的父亲和伊冯。随后，老皮特－史密斯又回去削凿那块几天前送来的定下的大理石，而马丁和伊冯则驱车返回哈罗，相互陪伴，一路无言。

随后的几个月里，设在新泽西的费尔汀－罗斯公司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决策，其间，总部要员数度奔波于大洋两岸。

缩氨酸 7 号的有效成分，是一种白色的粉状晶体，将在爱尔兰共和国生产。新建工厂的厂址已经选定，建筑计划正在赶制之中。它将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第一个专门生产分子生物产品的工厂。厂内留出空间，准备以后生产荷辛－W 的化学基础。

缩氨酸 7 号的最后制成阶段——配成可以直接灌入容器的液体——将在波多黎各的一家工厂中进行。另一家公司生产的容器也将运到那儿。同在美国生产相比，国外纳税方面占很大便宜。

整个计划牵涉到数额巨大的投资，在提出疑问和反复讨论之后，董事会最后予以批准。一天吃晚饭时，西莉亚向安德鲁解释了提出的疑问。“我们所缺乏的是资金。一切都要外借，如果付之东流，费尔汀－罗斯也就完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干不行。我们把公司押上了，都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还有其他决策，分量不一定那么重，但同样重要。其中一个涉及缩氨酸 7 号的产品的名称。

费尔汀－罗斯的广告代理公司仍是纽约的瓜德利尔－布朗公司，该公司进行了费用昂贵、详尽的研究，其间分析了现有的商标牌号，研究了新的建议，否定了不少。最后，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最高级评审会议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举行。西莉亚、比尔·英格拉姆和其他六个人代表本公司与

会。

对方与会小组以霍华德·布雷登为首，现在他已是瓜德利尔－布朗公司的总经理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来参加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那段往事”。会议开始以前，西莉亚、比尔和布雷登回忆了十六年前一起开会的情景，那次会议为新型康健油搞出了“快乐的妈妈”宣传计划，这种药至今仍是一种销路稳定的柜台成药，给公司带来丰厚的进项。

董事室里支起了板架，以不同方式依次展示八种建议考虑的名称。

“我们保留下来可供选择的，”广告公司客户执行代理宣布说，“是一些与大脑和人类理解行为有联系的名字。”然后他列举了以下名称：新知水、助解液、利敏剂和安脑劲。据说，前三个名字分别由知觉、理解和机敏演化而成。

第四个名字很快就被排除了，比尔·英格拉姆指出，它同另一种家喻户晓的药品的名字过于接近。

“这真使我难堪，”布雷登说，“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都忽略了这一点，不过这不是理由，我真抱歉。”

然后，客户执行代理说，还有几个名字“同聪颖、机敏相联系。”他指的是“阿珍特”和“尼蒂德”。还有“智人”和“康补”。据说，最后一个名字的意思是，这种药可以弥补某种缺少的东西。

接下来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讨论。比尔·英格拉姆倾心于“新知水”，不喜欢“尼蒂德”，对其他几个，不冷不热。费－罗公司的三个人喜欢“阿珍特”，布雷登则表示他是“康补”的支持者。西莉亚没有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听

着，让争论继续进行，她一度想起，为这花了成千上万的美元。

最后还是布雷登发问了："你怎么看，乔丹女士？过去你曾有过绝好的主意。"

西莉亚说："啊，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药就叫做缩氨酸 7 号呢？"

只有英格拉姆放声笑了出来，他资历最老，并深知西莉亚的为人。

布雷登犹豫了一下，脸上慢慢浮出笑意。"乔丹女士，我想你的建议堪称英明。"

西莉亚略显刻薄地说："并不因为我是客户，所以主意就英明。这名字就是合用。"

随后只进行了很短的讨论，大家就同意缩氨酸 7 号的商品名就叫缩氨酸 7 号。

一年过去了。

缩氨酸 7 号的临床试验，进展之快超过任何人的预料，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极为成功。年岁较大的患者对药的反应良好，没有出现任何有害的副作用。现在，所有积累起来的数据资料都送到伦敦的药品安全委员会和华盛顿的食品和药物总局去了。

在哈罗和布恩吞都进行了仔细、慎重的讨论，参加的有马丁·皮特－史密斯、文森特·洛德、西莉亚和其他人，最后决定，不要求正式注明缩氨酸 7 号具有治疗肥胖症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向医生提供的材料中将写上它的减肥疗效，但不建议用于这一目的。

大家知道，有些医生可能把药用于那一方面，但要是那样做了，那是医生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责任。

至于刺激性机能的作用，在动物身上反复进行的实验证明，确有这种作用，但在进行人体试验时没有专门注意这一方面，在所有提交的材料中也尽量使它变得不引人注目。

在这两个问题上，大家仍然认定：缩氨酸 7 号是一种严肃、正经的药品，目的是阻止脑力老化。任何“轻浮”的用法都将偏离这一重要的作用，降低这种药的信誉。

既然临床实验的结果无可挑剔，又不要求注明其他疗效，看来正式批准缩氨酸 7 号应市不会拖多久。

同时，在爱尔兰建厂和波多黎各的改建事宜也已接近完成。

在哈罗，马丁虽然对临床实验的结果仍很关心，但具体问题都交给医务人员去办了，自己则去进行更改缩氨酸 7 号的工作，探索制作其他脑氨酸产品的可能性，先期成功为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马丁和伊冯仍然住在一起。一九八〇年一月，伊冯参加了高级会考，各门成绩都是“A”，这使她自己和马丁都极为高兴。她还参加并通过了剑桥各院会考，这是因为她申请进入属于剑桥大学的露西·卡文迪什学院。她的申请被接受了，只要会考成绩合格即可入学。录取通知很让伊冯高兴，其中提到“特别关注那些受教育较晚或中断过的妇女的团体”。

九月，已经离开费尔汀－罗斯研究所的伊冯开始了在露西·卡文迪什学院的学习，她将就读于兽医专业。到了十

月，她已经习惯于每天开一小时车去上课。

除了学习，另一件使伊冯高兴的事是，威尔士亲王同“黛夫人”——这时整个英国都这样称呼黛安娜——皇家的罗曼史终于像鲜花盛开。伊冯毫无倦意地同马丁谈论这一话题。“我一直说只要等下去，他就会找到一朵英国玫瑰，”她说，“他果然找到了。”

马丁仍然听伊冯带回的种种小道消息，现在，内容扩大到剑桥大学发生的事，这对马丁是一种带有亲切感的消遣。

次年一月，正当里根总统在四千英里外宣誓就职的时候，卫生大臣颁发了在英国销售缩氨酸 7 号的许可证。两个月后，食品和药物总局宣布批准在美国使用该药。加拿大也像惯常那样追随这一行动。

但是 3 月里，新药尚未在任何国家应市之前，发生了一件事，证实了早先的担心。一时之间，缩氨酸 7 号的整个前途都显得岌岌可危了。

最开始，伦敦的一家报纸，《每日邮报》，给费尔汀－罗斯公司哈罗研究所打来一个电话。打电话的记者要同皮特－史密斯博士或萨斯特利博士讲话。接电话的人告诉他，两个人那天上午都找不到，于是他留下话来，秘书把他的口信打了出来，放在马丁的办公桌上，内容是这样的：

> 《邮报》听说你们将推出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人在性机能方面恢复青春，使他们体重下降，使中年和老年人感到年轻。我们将在明天的报纸上刊登一篇报道，希望在今天尽早得到贵公司的声明。

马丁读到这条子时是上午十一点半，他的反应是震惊、担心。难道这一家倒运的报纸，只关心这一天刊登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于是他的工作和梦想将会全部毁于一旦?

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西莉亚打电话,他也真这样做了——在自己家里。当时莫利斯敦正是早上六点半，西莉亚正在冲澡，马丁迫不及待地等着。西莉亚擦干身上，披上晨衣。

一听到西莉亚的声音，马丁就把发生的事告诉她，并念了那张条子。话音里听得出，他极为痛苦。西莉亚十分关切，很同情他，但也很实际。

“这么说缩氨酸 7 号的性作用捅出去了。我一直认为会出这样的事。”

“我们能不能设法阻止？”

“显然不能。报道有事实基础，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此外，任何报纸搞到这类消息都不会轻易放手的。”

马丁显得异乎寻常的束手无策。“那我们在这儿该怎么办？”

西莉亚告诉他:“给那个记者回电话，诚实地回答他的问题，不过越简洁越好。一定要强调性机能方面的作用，只在动物身上观察到，因此，我们不主张把这种药用于刺激人的性欲。减肥也是如此。”西莉亚又说，“这么一来，他们可能会登一条短消息，不会在任何地方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马丁忧心忡忡地说:“我很怀疑。”

“我也如此，但还是试试看吧。”

马丁打来电话三天以后，朱利安·哈蒙德向西莉亚报告了新闻界对缩氨酸 7 号关注程度的一般情况。这位主管公共关系的副总经理是这样开始的：“第一篇英国报道就像打开了一道水闸。”

《每日邮报》以这样的标题登出它的报道：

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一种神奇新药即将问世
能使你性欲勃发
更为年轻、身材苗条

下面对已经证明了的缩氨酸 7 号的性欲作用大加渲染，而对到目前为止，只是在动物身上正式记录下这一作用的事实却一笔带过。马丁和费尔汀－罗斯公司所担心的那个词：春药，在文章里用了好几遍。对公司来说更糟的是，报社不知怎的打听到米基·耶兹的事，采访了他。一张以《谢谢你，缩氨酸 7 号！》为题的照片上，上了年纪的耶兹在夸耀自己重新勃发的性机能后正热情地笑着，他的身旁，妻子一本正经的笑容证实了丈夫的话不是吹牛。

报道中还提到一件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要员以前不知道的事。自愿试用缩氨酸 7 号的其他好几个人，也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性刺激。报纸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并引用了他们的话。

事实证明，西莉亚希望报道只限于一家报纸不过是一厢情愿。不仅英国的其他报纸和电视转发了《每日邮报》的消

息，所有的通讯社还把它发往国外。在美国，立刻引起了极大兴趣，大多数报纸都提到缩氨酸7号刺激性欲和减肥的作用，并在电视上展开讨论。

自从消息在美国传开，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总机就几乎被报社、电台和电视台询问缩氨酸7号发售具体情况的电话淹没了。公司尽管很不情愿，感到这是一股追求危言耸听的有害浪潮，但还是提供了有关情况，再无别的选择。

来电话的人中，打听真正的、抗脑力老化作用的几乎没有。

新闻界的电话高潮之后，又是第二股浪潮：公众的提问。大多数人只关心药品的性刺激和减肥功能，给他们一一念了大意为不主张将缩氨酸7号用于这些目的的简短声明。据接线员反映，发问人似乎不满意于这种答复。

有些电话显然是些惯于胡思乱想的人打来的。有的发话人谈论性交直言不讳，满口污秽语言。正如比尔·英格拉姆所做的评论，“突然间，我们小心谨慎计划的一切，反而变成次要的过场戏了。”

使西莉亚最为担心的，恰恰是这种马戏杂耍式的气氛。她想，医生们不知会不会由于不想同某种已经显得声名狼藉的事搅在一起，于是决定根本不开缩氨酸7号？

她去请教安德鲁，安德鲁证实了她的担心。“很遗憾，确有一些医生会那样想。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宣传都暗示说，缩氨酸7号同形形色色的春药是一路货。”

西莉亚扫兴地说：“你让我觉得，还不如不问。”

于是，按原来的设想，再有不到一个月，就该以强有力的措施郑重地把缩氨酸7号推上市场了，可现在，西莉亚萎靡

不振、垂头丧气、忧心如焚。

在英国，马丁处于绝望之中。

十七

事后很久，西莉亚回忆道："结果，在推出缩氨酸7号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的确遇到了问题——极为严重的问题。我们所有在费尔汀－罗斯公司主事的人，的确有过紧张、不安的时刻。咬手指甲，长夜难眠。然而奇怪的是，发生的问题却不是我们所预想的。"说到这，她还笑起来，然后补充道，"这所表明的一切是，你永远也弄不准，人们对任何一件事会作出什么反应。"

西莉亚所指的问题是如何满足需要。

从人们有可能得到缩氨酸7号的那一刻起——凭医生的处方，从药店老板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怎么也无法满足令人吃惊、出乎意料的需求。药品柜台前出现了长龙，顾客们一听说现货已经售完，就会到其他药店去排起队来。

后来弄清楚的一个原因是——这是比尔·英格拉姆的原话——"捣蛋的医生和药店老板自己也服用这东西，剩下的那些还有一部分为朋友们囤积起来。"

在英国和美国都发生了短缺，有一度竟十分严重。公司里的老人手从没见过这种现象。于是，新泽西、爱尔兰、哈罗、波多黎各、芝加哥和曼彻斯特之间的电话联系近乎疯狂。最后两地负责制造塑料容器和安装指压喷射泵。特别是波多黎各，公司的一名采购代理人说，那里"总是叫道：'容器、容器'，容器一运到，就灌好药水，马上运走。"

爱尔兰和波多黎各的厂子全都加班加点，一天二十四小

时开工。同时，好几次包了专机，把宝贵的缩氨酸 7 号主要成分从爱尔兰空运到波多黎各。

在那段困难的时间内，首当其冲的是负责所有安排的英格拉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现造现销，在手头有的供货上做文章，尽可能地使那些要求得到缩氨酸 7 号的人们满意。”

回想起那些近乎疯狂的日子，他也会笑起来。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时刻早已过去了，他可以轻松地说：“真得祈祷让每一个人得到保佑！我们所有的人拼命工作，全力以赴。缩氨酸 7 号能取得辉煌的成功，那些偏心眼儿、照顾熟人的医生和药店老板也有一份功劳。”

“辉煌”这个词是贴切的。新药像旋风似的出现在药品市场上之后一年，《幸福》杂志以这样的题目刊登了一篇专稿：

《费尔汀－罗斯应当更名
“发财公司”更为贴切》

《幸福》杂志估计，缩氨酸 7 号销售的第一年将带来 6 亿美元的收入。这一估计，还有以前的预测，使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买卖的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用一名经纪人的话说，“穿过屋顶一直进入同温层。”这种药投入市场后，费尔汀－罗斯公司股票的价格一月之内涨了两倍，一年内又翻了一番，随后的八个月内再翻番。然后，公司董事会以五票对一票决定，要把股票价格限制在一个合理的交易范围内。

即使这样，当会计们清完账，仍然发现《幸福》杂志少估了一亿美元。

《幸福》杂志还说，“自从史密斯克莱恩公司一九七六年推出溃疡药甲氰咪胍以来，还没有哪种工业产品引起像缩氨酸 7 号这样的现象。”

成功不仅仅限于钱财。

成千上万的中年人和上了些年纪的男女使用这种药，每天两次把药水喷入鼻腔，然后宣称他们感觉好多了，记忆力更强了，精力更充沛。当问道“精力”是否也包括性机能时，有的坦然回答：是；有的则笑着说：那是私事。

医疗专家们认为，提高记忆力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以前健忘的人服用缩氨酸 7 号后记得住事了。有些人以前总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如今发现这一问题已不存在。电话号码不费力就想起来了。以前总忘记妻子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的丈夫现在开始记住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宣称，他毫不费劲，就记住了地方公共汽车的整个时间表。有些朋友让他当场试验，结果真是如此。设计出服用前后记忆力检查办法的精神病医生满意地证实，缩氨酸 7 号的确有效。

论重要性，缩氨酸 7 号的减肥作用被认为在增强记忆之下，但有这方面的作用很快就变得不容置疑，成了一大优点。过于肥胖的人，包括年轻人，体重减轻了，一般健康状况也有改善。很快，这一医疗作用就得到了广泛承认，于是费尔汀－罗斯公司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申请，把减肥正式列入缩氨酸 7 号的“适用范围”中去。这一申请将得到批准似乎没有什么疑问。

在世界各地，其他国家也赶紧批准缩氨酸 7 号，并索取供

货。

缩氨酸 7 号能否降低阿耳茨海默氏症的发病率，目前还不得而知。要获得这方面的知识还得好几年，但很多人有了希望。

有人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缩氨酸 7 号是不是开得太滥，就像以前那些药发生过的那样？答案几乎是肯定的。然而，缩氨酸 7 号同其他药物不同的地方是，即使人体不需要，它也不会带来害处，也不会致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副作用的报道几乎没有。

一名妇女从得克萨斯州写信抱怨说，每次用药后发生性关系，终了都会头疼。公司按惯例把报告转给食品和药物总局，并进行了调查。这件事后来放下了：人们查明，那位妇女现年八十二岁。

加利福尼亚州有个人到小额索赔法庭去，要求让费尔汀－罗斯公司付钱购买一个新衣柜，理由是缩氨酸 7 号使他体重减了三十磅，以前的衣服都没法穿了。对这一要求进行了庭议，随之予以驳回。

没有其他更为严重的报道。

至于医生，热情高得似乎没有边。他们向病人推荐缩氨酸 7 号，说它有益、安全，标志着历史性的重大医药进步。医院采用它，乐于进行社交活动的医生赴宴或去参加鸡尾酒会时，几乎总要在口袋里揣上一摞药方笺，知道宾客们会要缩氨酸 7 号，而满足了主人或者他们的朋友，很可能使自己再次受到邀请。

谈到医生，西莉亚对安德鲁说："这次你可是错了。医生没有被那些宣传吓退。事实上，宣传可能还帮了我们的

忙。”

“的确，我是错了，”丈夫承认，“在我有生之年你可以对我提起这件事。不过，我很高兴是我错了，特别为你们所有的人，我亲爱的，感到高兴。你——当然还有马丁——应当得到这一切报偿。”

宣传似乎毫无减退之势，西莉亚想，这可能是因为缩氨酸 7 号把那么多幸福带给人们。报纸经常提到它的作用，电视也常为此发一番议论。

比尔·英格拉姆提醒西莉亚：“你曾告诉我，电视的本性使它有一天会帮助我们。的确如此。”

一年前，比尔被提升为执行副总经理，西莉亚以前肩负的担子现在不少已经转到了他的身上。西莉亚目前最操心的，是那些滚滚而来的金钱该怎么处置，其数额在今后几年恐怕还会增加。

这时，塞思·费恩戈尔德已经退休了，但仍作为顾问留了下来，有时还在公司总部里出现。缩氨酸 7 号在美国应市一年半以后，有一次他遇到西莉亚，提醒她：“怎样使用那些现金，必须尽快决定。不然的话，会被赋税吞掉很多。”

用掉现金的一个办法是收购其他公司。在西莉亚的敦促下，董事会批准收买芝加哥那家生产缩氨酸 7 号容器的公司。随后，又取得了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公司，专门负责发售新药。收买一家光学公司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还有好几百万美元将用于建立一个新的遗传工程研究中心。此外，还要扩大海外的活动。

现有的布恩吞总部大楼已经不够用了，有些部门设在其别处租来的建筑里。建造新的总部大楼的计划已经制定出

来。新建筑将设在莫利斯敦，整个费尔汀－罗斯高层建筑群还包括一家饭店。

另外，还购买了一架喷气飞机——“湾流三号”。西莉亚和英格拉姆在北美各地旅行时乘坐它。由于公司活动的扩展，这类旅行比以前频繁多了。

塞思遇到西莉亚时，还平静地说：“流入的这些钱有一点是好的，就是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来了结索赔，为那些受到蒙太尼伤害的可怜的孩子而提出的索赔。”

“对这我也感到高兴，”西莉亚说。一段时间以来，她知道，交给蔡尔德斯·昆廷去处理蒙太尼案件的现有专门基金已经快用光了。

塞思沉痛地说：“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在蒙太尼这件事上的负疚感。永远。”

同塞思一道冷静地回顾往事时，西莉亚想到：“在医疗效果和财务收入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提醒自己，那可怕的失误也是制药工业史的一部分，是必要而又能使人心灵纯洁的。”

在缩氨酸 7 号取得辉煌胜利的整个过程中，马丁·皮特－史密斯，用那种近乎陈腐的话来形容，就像在七重天上[①]。即使在最为乐观的时候，他也没想到自己对脑力老化的研究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现在，马丁的名字广为人知，人们钦佩他、敬重他，都想同他见面。各种赞扬和荣誉潮水般涌来。他被选进皇家学会——英国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团

① 七重天，基督教中上帝和天使居住的天国最高层，形容某人极度快乐。——译注

体，其他学术团体争相邀请他去讲演。有人议论，马丁将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传闻说，要授予他勋位。

在这种万人嘱目的情况下，马丁还是设法享有一些清静。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换了，不再列入号码本。在所里，奈杰尔·本特利使他不受一般的电话和来访者的干扰，只有最重要的才通知他。尽管如此，马丁以前那种默默无闻的生活，显然一去不复返了。

别的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伊冯决定不再同马丁一起生活，准备搬到剑桥的公寓去住。

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难题，只是伊冯平静、镇定地决定她要走自己的路。最近一段，马丁常常要外出，把伊冯一个人留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每天来往奔波于哈罗和剑桥之间，似乎是毫无疑义的。伊冯解释了自己的理由，马丁可以理解，没有任何指摘就接受了。伊冯原以为他至少会像征性地争论一下，然而看见马丁没有这种表示，她也没有把自己的失望表现出来。双方同意，他们有时还会见面，还是好朋友。

伊冯要离开这所房子时，只有她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多么感伤，受着什么样的折磨。于是她提醒自己，在兽医学习中——她的第三学年刚刚开始——她是多么愉快。

刚一分手，马丁就有事外出了一个星期，然后回到那所暗无灯光、空无一人的房子里。上次发生这种情况已是五年以前的事了，这他并不喜欢。过了一个星期，他更觉得这不如人意。他发现自己很寂寞，怀念伊冯的身影和欢声笑语。一天晚上上床睡觉时他想到，就好像他生活中的一盏灯突然熄灭了。

第二天，西莉亚因为公事从新泽西打来电话，事情谈完后她说：“马丁，你好像打不起精神似的，出什么事了吗？”就在这时，他出于信任，告诉西莉亚他思念伊冯。

“我真不明白，”西莉亚说，“你为什么让她走？”

“那不是我让不让的问题。她是自由的，而她又那么决定了。”

“你劝她别那样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

“那样好像不公平，”马丁说。“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西莉亚表示同意。“是的，她的确有。而且毫无疑问，她对生活的希望多于你所给她的。你是否考虑过多贡献给她一些，比如说让她同你结婚？”

“其实，我确实考虑过。伊冯走的那天。不过我没有说，因为看上去……”

“我的天呀！”西莉亚提高了嗓门。“马丁·皮特－史密斯，我要是在你那儿，一定得抓住你使劲晃晃。一个能发明缩氨酸7号的聪明人怎会这么傻呀？你真糊涂！她爱你。”

马丁满腹狐疑地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个女人。因为我同她在一起时不到五分钟就一切都清楚了，就好像我现在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是多么迟钝一样。”

一阵沉默，然后西莉亚问到：“你准备怎么办？”

“如果还为时不晚的话……我将要她同我结婚。”

“你怎么跟她说？”

马丁有些犹豫。“嗯，我想，可以给她打电话。”

“马丁,”西莉亚说,“在这个公司里我是你的上司,现在我命令你立刻离开你所在的办公室,开上你的车去找伊冯。以后该怎么干那是你的事,不过我建议你,如果必要,你还是跪下的好,告诉她你爱她。我这么对你说,是因为我很怀疑,在你有生之年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对你更合适,或者更爱你的人。噢,对了,你可以考虑在路上买些鲜花。对花你还是知道的,我记得有一次你送过我。”

过了一会儿,哈罗研究所的好几个职员吃惊地看到,皮特－史密斯博士三步并作两步跑过走廊,冲出门厅,钻进他的汽车,飞驰而去。

西莉亚和安德鲁送给马丁和伊冯的结婚礼品是一个雕花的银托盘,西莉亚让人在上面刻上了几行诗,引自十七世纪出生在艾色克斯郡的英国诗人弗朗西斯·夸尔斯的《赠新娘》:

愿你的欢乐恰似明媚的五月,
终生甜蜜一如新婚;
哀伤、痛楚、愁绪离你远去,
如同陌路人。

下面该轮到荷辛－W 了。
它将于一年之后出现在市场上。

十八

在荷辛－W 的临床试验中,让病人把这种药同其他有选择的药品一起服用——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抑制游离基,达到医疗效果——,结果,个别人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有些零星

报告说，服用者感到恶心，有呕吐现象，在一些互不相关的场合，还出现了腹泻、头晕或血压增高。这些都不是异乎寻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症状不严重，看来有这类问题的病人的比例也极小。对任何药物来说，全然没有任何副作用是极其罕见的，缩氨酸 7 号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荷辛－W 的临床试验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由文森特·洛德博士亲自主持。他把其他的事都交给了下属，以便自己能全力以赴。在这个关键的、临近尾声的阶段，他不希望自己精神产儿的降生出现任何差错，不希望由于别人的疏忽或者低能，影响到自己的科学成就。

对缩氨酸 7 号辉煌、持久的成功，洛德抱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感到有些嫉妒马丁·皮特－史密斯。可另一方面，由于缩氨酸 7 号，费尔汀－罗斯公司变得更为强大，更有条件搞成另一项产品，这项产品可能取得同样的成功，甚至超过缩氨酸 7 号。

荷辛－W 的试用结果使洛德感到高兴。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副作用，出的那点小问题要么是可以控制的，要么同积极作用相比不足挂齿。

在测试的第三阶段里，结果无一例外地使人满意。在这个阶段中，药物按预定的适用范围给患者服用。在相应一段时间内，六千多名病人服了这种药，其中许多是住院病人——对于测试目的来说，这种能够加以控制的条件是最为理想的。

一般药物第三阶段测试，范围都小于六千人，之所以决定在这么多人身上试用，是要研究在同其他迄今不安全的药物一起使用时，荷辛－W 的作用究竟如何。

正如事先希望的那样，关节炎病人的反映出奇的好。他们不仅可以单独服用荷辛－W，而且还可以同以前无法服用的烈性抗炎症药物一起服用。

测试在好几个相距遥远的地方进行，加以协调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为此增添了一些人手，既有公司内的，也有公司外的。不过这一切总算完成了。大量数据资料汇集到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在将这些资料以新药申请书的形式提交给食品和药物总局之前，洛德尽可能地先审阅一部分。

洛德对这件事很关心，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读这些材料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然而，当他读到一份病例报告时，情形突然改变了。

文森特·洛德读了一遍，然后又更为仔细地重读了一遍，起初只是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困惑不解，最后则勃然大怒。

那份报告是一个名叫亚米诺的医生写来的，他在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开业。洛德并不认识亚米诺，但这个名字他很熟悉，对此人的背景也略知一二。

亚米诺是个内科医生，他自己开业，生意兴隆，同时还在两家医院任职。同其他许多医生一样，他也参加了荷辛－W 的测试工作，受费尔汀－罗斯公司之托，研究该药在一组病人身上的疗效——他负责一百名。在试用药物前，必须取得病人的同意，一般这并不困难。

这种安排是很普遍的，希望试用新药的制药公司经常采用。亚米诺以前就为费尔汀－罗斯公司干过这种事，也为其他公司干过。

医生愿意参加这种工作，一般出于两个原因中的一个，有时则两者兼而有之。有的真心对研究感兴趣，而所有的人

都对因此带来的大笔进项乐在其中。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只要稍微多花点力气，每在一名病人身上测试，医生就能得到五百到一千美元，视公司和药物的重要性而定。亚米诺这次得了八万五千美元。在这类工作中，医生本人要付出的费用微乎其微，因此那笔钱绝大部分是净赚的。

但是这种做法有一个弱点。

由于这种事获利丰厚，有些医生就不顾他们的实际可能，尽量多接，结果导致投机取巧，伪造数据资料，其频繁程度使人吃惊。

换句话说，发生欺诈行为。

洛德肯定，亚米诺医生在提交有关荷辛－W 作用的报告时，犯有欺诈行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两种可能。或者，亚米诺没有在他列举姓名的那些病人身上进行试用，或者，列举的那一百名病人，有的，也许大多数，只存在于这位医生的想像之中。他杜撰出这些人，还编造出在他们身上试用的“结果”。

根据经验猜测，洛德认为情况属于后一种。

不论哪种，他怎么知道呢?

一个理由，亚米诺在伪造报告时过于匆忙，太不谨慎。最初引起洛德注意的是,这位医生在日期不同的病人报告表上字迹十分相近。一般情况下，填写的字迹不一样，不仅是工整程度不同，使用的书写工具也不同。即使一名医生每天都用同一支圆珠笔，前后写出的字也不会完全一样。

仅此一点还不足以得出结论。亚米诺可能先做了笔记，

然后再耐心地抄成更整齐、完美的报告。但对一名繁忙的医生来说，这不大可能。这促使洛德去寻找别的蛛丝马迹。

他找到了。

对试用药物的病人所作的检查之一，是化验小便的 PH 值，即酸碱性。普通人的化验结果一般在 5 到 8 的范围内。但在不同日期，每一次化验的结果是一个“独立事件”，一般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同一个人星期二是 4，星期三就不大可能还是 4。换一种说法，在连续五天当中，PH 值保持不变的可能性只有四分之一。这种情况少得很。

然而，亚米诺填写的病人报告中，PH 值一天接一天总是一样。即使有一个人这样也不大可能，如果十五名病人——也就是洛德迄今审查过的所有报告——全都这样，那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为了有绝对把握，洛德又挑了另外十五名病人，查看他们的验血结果，同样，相同的数字异乎寻常地反复出现。

没有必要再找了。任何医务调查员都会把已经发现的这种情形当作伪造的证据，而在眼下，这是一种欺诈的犯罪行为。

洛德默不作声，怒火中烧，恶狠狠地诅咒着亚米诺医生。

亚米诺提交的整个报告使荷辛－W 显得完美无缺。但这是不必要的。本来，这种药也会显得不错的，就像洛德读过的所有医生的报告所证明的那样。

洛德知道他该怎么办。

他应该立即通知食品和药物总局，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然后，将对亚米诺进行正式侦察，几乎可以肯定会提出起

诉。这种事在其他医生身上发生过，他们有的已进了监狱。如果发现亚米诺有罪，他也会进监狱，而且可能会被吊销开业执照。

但洛德知道的不仅是这些。

如果把亚米诺的事捅出去，把食品和药物总局卷进来，所有这一切可能不得不重新进行。考虑到要重新做出安排，那得花一年时间，荷辛－W 的推出也得相应推迟。

洛德再次为亚米诺的愚蠢和他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诅咒着他。

怎么办?

洛德对自己说，如果这件事出在一种具有疑问的药品上，他不会犹豫。他会把亚米诺送到食品和药物总局的虎口中去，自告奋勇在审讯亚米诺时出庭作证。

但是，荷辛－W 不存在任何可疑之处，不管有没有伪造的报告，它都是一种有益、成功的药物。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编造的报告同那些真实的报告一道送去呢？可以打赌，食品和药物总局中没人会注意到，就凭新药申请书的可观分量，那也不可能。即使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审查员看到亚米诺的报告，也没有理由假设他们会看穿其中的骗局。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眼光都像洛德那样锐利。

洛德倒愿意把亚米诺的报告剔出去，但他知道那不行。亚米诺的名字已经列进了送交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其他材料。

他也不情愿让亚米诺干完这种事就那么溜之乎也，但看来似乎又没有别的办法。

那么……好吧。让它去吧。洛德在亚米诺的报告上签上自己名字的缩写，把它同已经审查过的报告放到一起。

不过，绝不能让这杂种再给费尔汀－罗斯公司做事，洛德心里赌咒发誓。部里留有亚米诺的档案，洛德把它找了出来。把自己揭穿骗局时用过的草稿塞了进去。如果有一天用得着，他可以知道放在哪儿了。

事实证明，洛德对形势的估量是正确的。

新药申请书送了上去，过了不久，就令人满意地获得了批准。

只有一件事一度使文森特·洛德忐忑不安。在华盛顿，食品和药物总局,原来的药品局改为全国药品和生物制品中心，吉东·梅斯博士当上了那里的副主任。同以前相比，梅斯洗心革面，焕然一新。他彻底戒了酒，终于结成良缘，在工作岗位上也受到尊重。他在参院听证会上的可悲经历似乎并没有伤害他。事实上，就在那以后不久，他得到了提升。

有话传到洛德耳朵里，梅斯虽不直接牵涉荷辛－W 一事，但却表示关注，显然他对费尔汀－罗斯公司送到局里的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几乎可以肯定，梅斯仍然对公司耿耿于怀，希望有朝一日能算清这笔账。

但是，梅斯的关注并没有造成任何结果，食品和药物总局批准了荷辛－W 的销售申请，洛德的不安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同缩氨酸 7 号一样，公司决定荷辛－W 的产品名仍保持不变。

在决定此事时，西莉亚说：“这名字叫起来很顺口，印在包装上也不错。”

比尔·英格拉姆表示同意，补充说，“但愿它也能给我

们带来以前有过的好运。”

不管运气是否起了作用，荷辛－W 一应市就取得了成功。许多医生，包括在著名教学医院中任教的在内，都把它称作重大的医学进步，为医治严重疾病开辟了新的医疗途径。医学杂志也刊登了赞扬这种药和洛德的文章。

许多私人开业的医生也开始采用荷辛－W，包括安德鲁在内。有一天他对西莉亚说：“看来你们有个生机勃勃的人在主事，我想，论突破的意义，这药不亚于当年的乐曲霉素。”

越来越多的医生相互交换对荷辛－W 的看法，越来越多的病人为这种药解除了他们的病痛而表示感激，于是荷辛－W 的使用范围扩大了，销售额也扶摇直上。

其他药品公司，包括一些开初持审慎态度的公司，也开始通过取得许可证使用荷辛－W，将其与自己的产品合并使用，从而提高自己产品的安全性。有几种几年前就搞成的药，由于毒性太大一直未能行销，现在这些药又给找了出来，加入荷辛－W 后进行新的试验。

其中一种是叫作退炎灵的抗关节炎药物。专利持有者是克利夫兰市的“伊塞特和斯托实验室”，该公司的总经理亚历山大·W·斯托同西莉亚很熟。斯托以前是个化学药剂师，十年前同一个合伙人一道创办了这家公司。从那以后，尽管公司还是小企业，但在制造高质量的处方药品方面已是声誉卓著。

在进行了许可证谈判之后，斯托亲自来到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他五十多岁，和蔼可亲，穿一身皱巴巴的衣服，

头发蓬乱，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却不然。在会见西莉亚和文森特·洛德时，他告诉他们俩:“敝公司已经得到食品和药物总局的同意，准备把退炎灵和荷辛-W 合到一起进行实验。鉴于两种药物都有抗关节炎的作用，很有可能取得成果。当然，有了结果我们会随时向你们通报。”

那是荷辛-W 发售之后六个月的事。

几个星期之后，一个星期六晚上，西莉亚和安德鲁在莫利斯敦的家里举行聚会，招待文森特·洛德。为这事，莉萨和布鲁斯也回来了。

西莉亚是这样考虑的，即使只是为了申明她重视洛德对公司做出的杰出贡献，表明两人之间的敌意已经——或者应该——成为往事，她也该对洛德有些私人关系方面的表示。

那次聚会是成功的。西莉亚从未见过洛德那样轻松、高兴。在人们的赞扬声中，他那具有学者风度的消瘦的脸兴奋得涨红了。他脸上时时堆起笑容，十分自如地同来客交谈。参加聚会的包括费尔汀-罗斯公司的经理人员，莫利斯敦城里的显要居民，特地从纽约赶来的人，还有马丁·皮特-史密斯，西莉亚请他专程从英国飞来参加这一聚会。

这最后一个姿态特别使洛德高兴，还有马丁应西莉亚的要求致的祝酒辞。

其他客人静下来后，马丁朗朗说道:“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生活不乏挑战，使人激动，但也有失败的消沉岁月，近乎绝望的漫长时光，往往还有孑然一身的孤独感。只有一个深知那些黑暗时节的人才能理解，文森特在寻找荷辛-W 的过程中都忍受了些什么。然而他的才华和献身精神胜过了那一切，从而导致了这个我有幸参加的庆祝活动，使我能同你们

一道，向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科学成就致敬。”

待客人全部告辞，只剩下乔丹一家时，莉萨评论道：“真是风度翩翩。而且，如果今天晚上有关公司成功的话都传出去，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股票价格还会再提高一两个百分点。”

快满二十六周岁的莉萨离开斯坦福大学已经四年了，目前在一家华尔街投资金融公司做事，当金融分析员。不过到秋天，她将离开那个充满资金问题的环境，到沃顿商学院去攻读硕士学位。

“你应该这样，”布鲁斯给姐姐出主意，“星期一建议你的顾客买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股票，然后，星期二向连网通讯服务社透露，皮特－史密斯博士，缩氨酸 7 号的发明者，对荷辛－W 极为乐观。”

莉萨反唇相讥，“那可有点不道德，也许，图书发行人不为这种事操心？”

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布鲁斯过去两年里一直在为纽约一名教科书发行商工作，在历史部当编辑。他也为将来制订了计划，其中包括前往巴黎，在索邦[①]学习。

“我们时时刻刻把道德问题记在心上。”布鲁斯说。“正因为如此，图书发行商钱挣得比投资金融家少。”

“你们两个回家来，”西莉亚说，“又看到你们完全没变，真是件好事。”

即使是一个极为成功而且富有的公司的总经理，西莉亚发现，她也不能消除最高级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同以前公司

① 巴黎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所在地。－译注

资本小时相比，问题一点没少，有时还更多了。然而，问题的性质不一样。此外，现在还有某种西莉亚成长起来的那个时期所没有的振奋和令人陶醉的兴奋。

举行了向文森特·洛德表示敬意的社交活动后，西莉亚马上就为财物和组织问题大忙特忙起来，那些问题要求她不断出差。于是，直到三个月后，她才有机会和洛德谈起同“伊塞特和斯托”公司就荷辛－W订立许可证合同的事。洛德有别的事到西莉亚办公室来，她问道：“关于退炎灵和荷辛－W，亚历克斯[①]·斯托那有什么消息？”

洛德答道:“他们的临床试验似乎进展顺利,一切良好。”

“对荷辛－W 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报告？这方面的东西我桌子上一点没有。”

“我什么也没送来过，”洛德说，“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同荷辛－W 直接有关的。”

这一向，西莉亚已经非常习惯于各种好消息，她的心思很快就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没有注意到洛德最后那句话中设法加进的限制性条件。后来，她悔恨地想起这事，为忽略了它而责怪自己。

在洛德这方面，他多年来一贯如此行事，在西莉亚认识他以前很久就是这样。这次他又没把全部真相说出来。

十九

消息传来时，岑岑寂寂，遮遮掩掩，给人一种无关大局的错觉。西莉亚事后想来，就好像命运蹑手蹑脚而来，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佩着一副朴实无华的刀鞘，可后

① 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的昵称。——译注

来从那里面拔出来的，却是一柄令人齿冷的利刃。

那是从西莉亚不在办公室时打来的一个电话开始的。她回来时，桌上放着好几张留言条，其中一张说，伊塞特和斯托实验室的亚历山大·斯托先生来过电话，并希望她回电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要求十分急迫，于是她先处理了几件别的事情。

大约一小时后，西莉亚请人给斯托挂电话，很快，秘书告诉她斯托先生已经接通。

西莉亚按下按钮，对着话筒说："你好，亚历克斯。今天早上我还想着你，不知退炎灵－荷辛－W 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对方一阵沉默，然后颇为惊讶地说："四天前我们取消了同你们的合同，西莉亚。难道你不知道？"

这回轮到西莉亚吃惊了。"我不知道。如果这件事你是让手下人办的，你能肯定他已经办了吗？"

"是我亲自处理的，"斯托说，显然，他仍感到迷惑不解。"我直接同文斯·洛德谈的。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没同你说过，出于礼貌应该跟你讲一下，所以给你去了电话。"

听人说一件她早就该知道的事，西莉亚感到恼火，于是答道："我得跟文斯说说。"她转而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取消？"

"嗯……坦率地讲，我们对那些感染引起的死亡很不安。我们观察的病人中发生了两起，尽管不像是这两种药——退炎灵和荷辛－W——中的哪一种直接造成的，但还是有一些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很担心，决定不再继续搞下去。特别是考虑到其他地方发生的死亡事件。"

西莉亚感到震惊。这次通话开始以来她第一次觉得一阵发冷，突然预感到还会有其他不希望听到的消息传来。

“什么其他死亡事件？”

这次对方沉默的时间更长。“你是说那些事你也不知道？”

西莉亚有些不耐烦地说：“亚历克斯，我要是知道就不会问了。”

“我们知道的有四起，不过细节都不清楚，只是知道所有死者都服用了荷辛－W，死于不同类型的感染。”斯托停了停，然后字斟句酌而又严肃地说，“西莉亚，我要提个建议，因为涉及到你们公司，请不要认为这是冒昧。我想你应该同洛德博士谈谈。”

“对，”西莉亚表示同意，“我也这样想。”

“文斯知道那些死亡的事——别的地方的和我们这儿的，我们讨论过。而且，他会知道细节，以便通知食品和药物总局。”又是一阵迟疑。“为了你们公司每一个人的利益，我真诚地这样希望，希望你们已经通知了食品和药物总局。”

“亚历克斯，”西莉亚说，“有些该知道的事我似乎不知道，我准备现在就去了解。对于你告诉我的话，我很感激。同时，咱们再谈下去似乎意义不大了。”

“我同意，”斯托说。“不过如果有什么需要了解，或者我可以帮忙的，请再来电话。噢，对了，我去电话的实际目的是想说，不得不取消合同，我确实感到抱歉。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合作。”

西莉亚的心思已经转到下一步必须做的事上去了，她顺

口答道:“谢谢你，亚历克斯，我也那么希望。”

西莉亚按了一下按钮，结束了这场谈话。她本想再按一下另一按钮，接通文森特·洛德，但又改变了主意。她要亲自去找他。现在就去。

第一份关于服用荷辛－W 的病人死亡的报告，是在开始发售以后两个月传到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的。同往常一样，报告到了洛德博士手里。读过以后，他很快认为，那完全不足为凭。

报告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地方的一名医生写来的，说死者死前一直将荷辛－W 同另一种药一起服用，死因是发烧和感染。洛德认为，死亡不可能同荷辛－W 有关，于是把报告扔到一边。然而那天晚些时候，他没有把报告按规定送去存档，而是放进一个夹子，锁进了自己的抽屉。

第二份报告是两个星期以后来的。那是费尔汀－罗斯公司的一名新药推销员在同密执安州萨思菲尔德的一名医生交谈之后寄出的。那名推销员十分在意地记录了他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情况。

制药公司通过好几个渠道得到有关药物副作用——包括有害副作用——的报告。有时医生直接写来，有时医院按照常规送出。责任心强的药剂师会报告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间或，病人自己也会传出消息来。此外，对新药推销员也有指示，要他们报告听到的有关药物作用的情况，不管这些情况看上去多么无足轻重。

在所有制药公司中，有关药品副作用的报告都被收集起来，通过每季度一次的报告转送食品和药物总局。这是法律

所要求的。

法律还规定，凡有严重反应，特别是涉及新药，公司必须在了解到之后十五天内作为“紧急”件转告食品和药物总局。不管公司是否认为反应是药物引起的，都必须执行这一规定。

那个新药推销员从萨思菲尔德寄出的报告又送到了洛德手里，它表明，病人在服用荷辛－W 和另一种抗炎症药物后因肝部严重感染而死亡，尸检证实了这一点。

洛德再次认定，死因不可能是荷辛－W，于是他把这份报告同前一份一起放到夹子里。

一个月过后，又送来两份报告，这两份报告是分别送来的，但却同时到达。报告中记述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妇女的死亡，两人都曾同另一种药物一道服用荷辛－W。那名妇女已经上了点年纪，在家里的一次意外事故中脚受了伤，引起严重细菌感染。作为紧急措施，锯掉了她的脚，但感染扩散得很快，从而导致死亡。那名男子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因脑部严重感染而死亡。

洛德对这两个死亡事件颇感烦恼。这两个倒运的死亡事件本来就在劫难逃，可为什么偏偏要牵扯到荷辛－W，而荷辛－W 又显然同两起死亡都无关系。即使如此，越来越多的报告仍然成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而且使人发愁。

这时，洛德已经意识到，他没有按照联邦法律的规定，把早些时候的那些事件立即报告食品和药物总局。现在，他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如果他把最后这两份报告送交食品和药物总局，就不能不送前两份。而那两份，根据十五天内报告的规定，早就过

期了，如果送去，就将表明费尔汀－罗斯公司和他本人都有违法行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忐忑不安地知道，吉东·梅斯博士恐怕正在食品和药物总局内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去大做文章。

洛德把新来的两份报告同先前的放在一起。毕竟，他提醒自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总共有多少份。每一份都是单独来的，写报告的人互相不知道。

直到亚历山大·斯托打来电话，取消伊塞特和斯托公司使用荷辛－W 的合同时，洛德已经积攒起十二份报告了，成天担惊受怕。更使他不安的是，他还听说斯托不知怎的了解到四起同荷辛－W 有关的死亡事件。洛德没有告诉斯托，实际数字是十二起，再加上斯托直接知道的两起，这两起洛德是第一次听说。

鉴于在法律上洛德不能无视斯托对他讲的情况，已知死亡事件的总数现在已是十四起了。

斯托给西莉亚打电话那天，第十五份报告送来了。到这时，洛德虽不情愿，但已无法再回避科学事实。他已猜到那些死亡是什么引起的了——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

几个月前，在西莉亚办公室里举行的一次有关销售计划的会议上，他谈到荷辛－W 的作用。“阻止游离基的产生，从而使白血球不被吸引到患病部位……结果——没有炎症……痛疼消失。”那番话曾引起一阵掌声。

那些话都对。

经过推论和一些仓促进行的实验，同样变得清楚的是，由于排除白血球，也造成了薄弱环节，易于受到伤害的环

节。一般情况下，白血球在患病部位吞噬外来物质——病菌。因此，白血球尽管引起痛疼，同时也是一种保护措施。而没有了白血球——这是抑制游离基的结果——细菌和其他生物迅速繁殖，在体内不同部位造成严重感染。

还有死亡。

尽管还需要证实，文森特·洛德可以肯定，造成十几起——可能还会更多——死亡的原因，就是荷辛－W。

他还意识到，荷辛－W 的临床测试有弱点，然而现在为时太晚，木已成舟了。当时对大多数病人的观察，都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在这种受到控制的条件下，感染不容易变得严重。他的夹子里记述的那些死亡事件，都是在医院之外发生的，在家里，或者其他细菌能够生存和繁衍的不受控制的环境里……

就在西莉亚到来前几分钟，洛德得出了结论，他不能不承认失败，梦想破灭了，近乎绝望的恐惧更为深重。

现在他知道，荷辛－W 将被撤销。他绝望地知道，他犯了隐瞒事实罪，这一行为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死亡。因此，他将名誉扫地，受到起诉，也许还会进监狱。

非常奇怪，他的心思回到二十七年前……当巴恩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他在院长办公室里要求提前晋升而被拒绝的那一天。

当时，他感到院长认为他——文森特·洛德，有心术不正的缺点。现在洛德剥去自己灵魂的层层包裹，有生以来第一次扪心自问：或许院长是对的?

西莉亚没打招呼就走进洛德的办公室，关上身后的门。

她一分钟也不想耽误。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伊塞特和斯托公司四天前取消了他们的合同？”

这次突然造访使洛德吃了一惊，他尴尬地说：“我正准备告诉你。还没抽得出时间。”

“我要不问你还会拖多久？”她不等对方答话又说，“我从外面才了解到出现了不利于荷辛－W 的情况。为什么那些也不让我知道？”

洛德结结巴巴地说：“我一直在研究……核对。”

西莉亚命令道：“把那些报告拿出来。全部。现在就要。”

洛德知道，到这时候什么都藏不住了，他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锁着的抽屉。

望着洛德的举动，西莉亚想起，七年前她到这里来，希望读倒那些有关蒙太尼的词意含糊的早期报告。当时，洛德先是不愿意让她看，后来在她的一再坚持下，也是这样打开锁着的抽屉。西莉亚当时就感到吃惊，报告没有放在别人也能读到的公司办公厅档案中。

同样的隐瞒举动。

西莉亚痛苦地想到，前一次的经历应该教会她某些东西。由于她没有学到，公司里这种组织上的弱点依然存在，她作为总经理，对此负有责任。

不仅如此，由于她知道文森特·洛德生性喜欢隐瞒坏消息，把不喜欢的东西掩盖起来，而她又没有采取措施防止这种做法，这一责任更不可推卸。

洛德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夹子递过来。西莉亚第一个印像

是感到震惊，竟然有那么多。翻阅着那些报告，她的第二个感觉，是毛骨悚然。她清点一下，十五起死亡。所有死者都曾服用荷辛－W。

最后，尽管她知道对方会如何作答，还是问了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这些报告通知食品和药物总局了吗？”

洛德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答道：“没有。”

“你当然知道法律规定和十五天的期限？”

洛德没说话，慢慢地点了点头。

“以前我问过你，”西莉亚说，“有没有关于荷辛－W的意见相反的报告。你告诉我没有。”

洛德挣扎着想捞回些什么，答道：“我没说没有。我说的是，没有同荷辛－W 直接有关的。”

西莉亚愣住了。她记起来了，洛德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闪烁其词的说法，洛德惯于这一套，西莉亚了解他的习惯已有二十七年了。

既然深知洛德的为人，她应该听得出那回答是在躲躲闪闪，她应该坚持问下去。如果那样就会不同，不利的报告在几个月以前就会被发现，现在报告的份数也会少些——死亡人数会减少——，因为食品和药物总局会采取行动，发出警告……

但是她没有！她处于欢欣之中，陶醉于第二次重大成功……先是缩氨酸 7 号，然后又是荷辛－W……她以为不会出漏子。然而真的出了。现在，文森特·洛德的前程崩溃了，她自己也随之崩溃。

西莉亚虽然并不指望听到什么合乎情理的回答，还是问

道:“你为什么这样干? ”

洛德张口说:“我当时相信荷辛－W……”

西莉亚挥挥手,“算了,别说了。”

她把报告放回夹子里,说:“这些我拿走了。复印件今天就要派专人送到华盛顿食品和药物总局去,标明是急件。我准备给局长打电话,确保他们予以足够注意。”

西莉亚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这话主要是说给她自己听的了,“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回音。”

二十

食品和药物总局很快作出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是西莉亚决定直接同局长打招呼的结果。发出了一项暂时收回荷辛－W 的命令,“暂时”这两个字说明,将来还有可能在更严格的限制下重新发售。但即使这样,荷辛－W 意气飞扬的日子显然已经过去了。

“这让人感到可耻,”事后不久,亚历克斯·斯托有一次对西莉亚说。“尽管洛德自己把事情搅得一团糟,但荷辛－W 仍是一种好药,是科学上的一次突破。”他颇感惆怅地说道,“我们社会的麻烦是,大家都希望要没有任何危险的药品,而你我都知道,这种药根本就不存在,也永远不会有。”

最近,西莉亚已经习惯于不时同斯托谈谈,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明智的朋友,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你将看到荷辛－W 重返市场,”斯托肯定地说,“也许要加强安全措施,或者进一步完善。抑制游离基是必要的,尽管要冒一定风险,这种技术在药物上正在广泛采用。

今后几年中，你将越来越多地听到它。到那时，西莉亚，你会因为费尔汀－罗斯公司曾在这方面做过开创性工作而感到欣慰的。”

“谢谢你，亚历克斯，”西莉亚说，“在这儿，眼下任何鼓舞人心的说法都是受欢迎的。”

尽管收回荷辛－W 使人消沉，但收回过程本身倒还顺当。西莉亚事先就预计到要收回，在食品和药物总局发出命令之前就指示做准备。这样，当总局命令下达时，以“亲爱的医生”开头的信件立即发给每个医生，建议他们不再开这种药，两个星期之内，这一药物就从所有药店的货架上消失了。西莉亚曾希望将撤回荷辛－W 列为自愿性的，但总局持有异议，宁愿行使自己的权力。由于有没有按时报告的失误，律师建议西莉亚不要在这一点上争辩。

至于没有按时报告的过失，开始没有听说什么，但是几个星期之后，《粉纸小报》——一份在华盛顿出版的有关制药行业的周报——宣称：

> 关于费尔汀－罗斯公司和荷辛－W，食品和药物总局已将其就所谓违反有害副作用报告规定作的调查提交司法部，不过，据悉并未对是否就此组成大陪审团提出建议。

“据我所知，”在一次比尔·英格拉姆和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也参加的电话会议上，蔡尔德斯·昆廷对西莉亚说，“有可靠消息，目前食品和药物总局关于你们存在两派不同意见。”

应西莉亚的请求，昆廷利用他在华盛顿的众多关系，伸

出了触角，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这位华盛顿的律师定期把了解到的消息传回，《粉纸小报》的评论促使他打来这次电话。

昆廷继续说:“一派包括局长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倾向于不要着急，知道设立大陪审团和进行起诉是一件微妙的事，如果食品和药物总局也有失误，那样干弄得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外，那位局长，西莉亚，由于在延误报告那件事上你对他开诚布公，他印象不错。”昆廷停了一下又说，“不过，总局里还有以一位副局长为首的另一批人。这位副局长颇有权势，是一个职业官僚，局长卸任之后很多年，他都还将呆在那儿。他同局里一个名叫吉东·梅斯的医生站在一起，正是这个梅斯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措施。你可能还记得他，我们曾一起出席过国会山上的听证会。”

“我当然记得，”西莉亚说。“梅斯博士似乎对费尔汀－罗斯公司耿耿于怀，不过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比尔·英格拉姆问道:“对于司法部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吗？”

“坐着别动，等待并且祈祷。”昆廷说。“在华盛顿，有的事你可以捣鼓一番然后安然脱身，但是大陪审团诉讼——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可不一样。”

于是他们决定就那样办，而等待是令人不安的。

更令人不安的是，联邦法院的执行官手持搜查证来到费尔汀－罗斯公司总部。搜查证是离布恩吞最近的一个联邦法院——纽瓦克美国联邦法院签发的。

荷辛－W 十月初撤回，十一月中，新泽西地区的联邦律师就根据司法部的指示，要求联邦法院批准“搜查并取得所

有同名为荷辛－W 的药物产品有关的备忘录，信件和其他文件。”

这是一项费尔汀－罗斯公司事先不知道的单方面诉讼活动，因此，在申请和签发搜查证时，并无公司代表在场。

搜查和取得文件的决定使西莉亚和其他人大吃一惊。法院执行官的活动也是如此，他们在公司里呆了好几天，最后用一辆卡车拉走了十几箱文件。被拉走的文件中有研究部档案柜里的东西，包括文森特·洛德办公室里的那些。

洛德试图不让人闯进他的办公室，但是来人出示了搜查证，命令他站到一边去。

自从西莉亚在洛德的办公室里发现了那些非法扣下的不利于荷辛－W 的报告后，这位研究部主任一直尽量避免同公司里的其他要人照面，特别是西莉亚。所有有关的人都清楚，洛德呆在费尔汀－罗斯公司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同样清楚的是，在荷辛－W 报告事件解决之前，公司，包括洛德在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建立一条团结一致的战线。没收文件一事使这一点变得更为明显，于是出现了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

洛德躲在一边的这段时候，西莉亚制定了改组研究机构的计划，准备设立一个部门总经理全面负责，下设几个向他报告的副总经理，分管各专门部门，包括新组建的遗传工程研究机构。由谁担任遗传部的主任，她已有所打算了。

十一月中的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到年底以前再没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圣诞节前不久，蔡尔德斯·昆廷报告说：“按照正式的说法，调查仍在进行，不过司法部还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处理，荷辛－W 并不是最紧要的。”

这次仍同西莉亚一起听取报告的比尔·英格拉姆说：

“我想，行动推迟得越久，越不大可能发生严重问题。”

“一般是那样，”昆廷说。“尽管如此，还是别抱那种奢望。”

新年的第一天传来了令人高兴的消息。传闻已久的授予马丁·皮特－史密斯爵士称号的说法变成了事实，马丁的名字出现在女王的新年授爵名单中。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授勋是由于“对人类和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女王陛下对马丁·皮特－史密斯正式授爵的仪式将于二月第一周在白金汉宫举行。西莉亚打电话向马丁表示祝贺时听到了这个消息，她说：“安德鲁和我将在那之前的那个星期到英国来，等你到王宫去过之后，我们将为你和伊冯举行庆祝聚会。”

就这样，一月底，西莉亚和安德鲁到了伦敦，西莉亚还说服了莉莲·霍索恩一道同行。在萨姆死后的七年半时间里，莉莲逐渐习惯了独自生活，很少外出旅行。然而西莉亚指出，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一活动是对萨姆的纪念，因为设立哈罗研究所是他的主意，马丁也是萨姆相中领导这个研究所的。

西莉亚、安德鲁和莉莲下榻处，是在新近使富足的旅行者最为倾心的“五月市场”[①]区的四十七号公园大街，那里既有便利的饭店，又有豪华的私人宅邸。

莉莲到下一个生日就该满六十岁了，然而她风韵犹存，他们三人到哈罗研究所去的时候，拉奥·萨斯特利显然对她颇为倾心，尽管两人相差二十岁。萨斯特利专门带莉莲参观

① 伦敦西头上流社会居住区。——译注

了研究所，然后俩人一起出去吃午饭。西莉亚高兴地听说，他们准备下星期一起在伦敦吃晚饭，然后去看演出。

星期一，也就是授爵仪式前两天，西莉亚接到比尔·英格拉姆从大洋彼岸来的电话。“我不愿意用坏消息来打扰你，”这位执行副总经理说，“不过，蔡尔德斯·昆廷刚刚打来电话。在华盛顿，似乎各种妖魔鬼怪一起登场了。”

他解释说，传来的消息涉及食品和药物总局，吉东·梅斯博士，司法部，参议员丹尼斯·唐纳休和荷辛－W。

“按照昆廷的说法，”英格拉姆说，“梅斯认为司法部迟迟不采取行动，对此感到厌烦，于是自己决定，以非官方身份把所有荷辛－W 的文件带到国会山，给了唐纳休的一名助手，这个助手拿去给唐纳休看，唐纳休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件圣诞节的好礼物。据向昆廷报信的人说，那位参议员的原话是，‘我一直在等着这样的东西’。”

“是的，”西莉亚说，“我可以想像。”

“然后，”英格拉姆继续说，“唐纳休给司法部长打电话，要他采取行动。从那以后——这也是昆廷的说法——唐纳休每隔一小时就给司法部长打一次电话。”

西莉亚叹了一口气。“这一下坏消息可真不少了。还有吗？”

“很不幸，还有不少呢。首先，现在肯定要组成大陪审团审理延误荷辛－W 报告一事，以及传出来的其他一些事情。而司法部长，由于唐纳休的作用，也产生了兴趣，他肯定这个案子可以提出起诉。”

“对谁起诉？”

“当然是文森特·洛德。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西

莉亚，还有你。他们准备证明，你有责任——这是唐纳休的主意。据昆廷说，唐纳休想把你搞垮。”

西莉亚知道其中的原委。她记起参院听证会后那位华盛顿律师的警告:“你让他丢人现眼了……如果将来任何时候他能加害于费尔汀－罗斯公司或者你，他会欣欣然而为之的。”

这时，西莉亚想起英格拉姆刚才说过的话，于是问道:“比尔，你刚才提到‘传出来的其他一些事情’，什么事情？”

这回轮到英格拉姆叹气了。然后他说道:“这事相当复杂，我尽量说得明白一些。”

“同新药申请一道送交华盛顿的荷辛－W 临床测试资料中，按照惯例，包括所有的药物研究材料，其中也有菲尼克斯一名叫亚米诺的医生的报告。现在发现亚米诺的研究报告是伪造的，他把不存在的病人的名字列上了。他的数据很多都是虚假的。”

“这真让人遗憾，”西莉亚说，“然而这种事确实时有发生。其他公司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过，发现伪造——如果的确发现——可以告诉食品和药物总局，他们会去处理那个医生。”

“是的，”英格拉姆表示同意。“不过，你当然不能这样干的，就是在发现假造的数据资料之后，仍把它归入新药申请书。”

“那当然不行。”

“可文斯那样干了。他在亚米诺的报告上签了字，放它过去了。”

西莉亚问道:“可谁能了解文斯知道——”

“我正要说明这一点呢。”

西莉亚有些不耐烦地说:“说下去。”

“联邦法院的那些执行官到咱们这儿来搜查和取得资料时，拿走了文斯部里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是亚米诺医生的。档案中还有一些文斯手写的笔记,表明他在批准将亚米诺的报告送交食品和药物总局之前，就发现那是伪造的。现在，报告原件和文斯的笔记在司法部手里。”

西莉亚不出声了。还能说什么呢?她想,使人声名狼藉的事还有完没完?

“我想就这些了,”英格拉姆说，“只是……”

“只是什么? ”

“嗯,……同梅斯博士有关,为什么他似乎对我们充满敌意。我记得有一次你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现在仍然不知道。”

“我想文斯知道,”英格拉姆说。“我有个直觉。我也一直在注意文斯。似乎一提到梅斯的名字他就怕得要命。”

西莉亚掂量着她听到的这些话。突然，在她心里，英格拉姆的话同参议院举行听证会时她同洛德进行的一次谈话联系起来了。当时她指责洛德作为证人在撒谎，然后……

西莉亚迅速作出决定，她说:“我要见他，在这儿。”

“文斯? ”

“对。告诉他这是命令。让他坐头一班能买到票的飞机来，抵达后马上向我报到。”

现在，他们直面相对，西莉亚和文森特·洛德。

这是在“五月市场”区乔丹夫妇住所的起居室里。

洛德显得疲惫，比他六十一岁的年龄更苍老，举止局促不安。他消瘦了，脸显得比以前更为憔悴。面部肌肉以前只是偶尔抽搐，现在则要频繁得多。

西莉亚想起早先她当推销训练部副主任时的一件事。那时她常到洛德那儿去就技术问题请教他，为了保持友好，西莉亚建议他们以本名相称，可洛德却令人不快地答道：“乔丹女士，时刻记住咱们俩在地位上的差别对你我都有好处。”

西莉亚想，在眼前这个场合，她准备照他的话办。

她冷冷地说：“我不准备讨论亚米诺那件不光彩的事，洛德博士，关于那件事，我只要说，它给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同你断绝任何联系，让你就所有的事为自己辩护——由你自己付费。”

洛德眼中闪过一丝胜利的微光，他说：“你不能那样干，因为你也要被起诉。”

“只要选择了那条路，我就能那样干。我为自己安排的辩护事宜是我自己的事，与你无关。”

“如果你选择……”洛德似乎有些困惑。

“我不准备做出任何承诺。这一点得明白。不过如果要公司帮你辩护，我必须知道一切。”

“一切？”

“过去有过一些事情，”西莉亚说，“你知道而我不知道。我想那同梅斯医生有关。”

他俩一直站着，这时洛德指指一张椅子问道：“可以吗？”

“可以。”西莉亚也坐了下来。

“好吧，”洛德说，“是有些事情，可你不会喜欢听的。知道以后，你会感到后悔的。”

“我等着呢。说下去。”

洛德和盘托出。

一切都告诉了西莉亚，从吉东·梅斯在食品和药物总局制造麻烦开始，他的吹毛求疵，随口伤人，漫长而又毫无道理地拖延批准心血平——那终归是一种可以挽救生命的好药……后来试图发现某些能给梅斯以伤害的事，结果洛德到乔治城一家同性恋者出没的酒吧，同托尼·雷德蒙——总局的一名技术人员会面……洛德从雷德蒙那儿买来能证明梅斯有罪的文件。代价：两千美元，一笔萨姆批准的开支，后来萨姆同意不把这件事透露给执法机关，把文件藏了起来，从而使萨姆和洛德都成了从犯……两年后，梅斯拖延批准蒙太尼，决定对梅斯进行讹诈，萨姆也同意……尽管梅斯博士对澳大利亚有关蒙太尼的报道感到不安，真心实意地对那种药抱有疑虑，讹诈还是成功了……

就是这样。现在西莉亚全知道了，正如洛德所预料的，她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她不能不知道，因为这影响到她作为费尔汀－罗斯公司总经理将要作出的判断。

同时，许多事情都变得比以前更清楚了：萨姆的绝望和负疚感，他自杀的真实和更深刻的原因……梅斯博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失态，当问到他为什么批准蒙太尼时，他那可怜的回答：“我也不知道。”……梅斯对费尔汀－罗斯公司及其所有行为的刻骨仇恨。

西莉亚想：要是我是梅斯，我也会这样恨的。

现在，这可悲而又令人沉闷的事西莉亚都知道了，下一步怎么办？她的良知告诉她只有一个办法。通报有关机构。公布于众。把真相说出来。让所有有关的人去听凭命运的安排——文森特·洛德、吉东·梅斯、费尔汀－罗斯公司，还有她自己。

但她要是那样做了会怎么样？会给所有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洛德和梅斯当然会垮掉，她对这并不操心。使她担心的是，公司也将名誉扫地，一起下水。而且不仅是作为纸面上的实体的公司，而是它所代表的人：雇员、经理、股票持有者，除了文森特·洛德以外的科学家。只有她自己可能显得清白，而那是最不重要的。

还有同样的问题：如果公之于众，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答案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她将不干“出于良知的事情”。她将不去公之于众。她知道，不用再想一想就知道，她将缄默不语，将同其他人一道加入腐败的行列。她别无选择。

洛德也知道这一点。在他那薄薄的唇边泛起一丝幽灵似的笑。

西莉亚鄙视他。憎恨他甚于任何其他人。

他腐蚀了自己，腐蚀了梅斯，腐蚀了萨姆。现在他又腐蚀了西莉亚。

西莉亚站起身来，感情激越、几乎难以自持地吼道：“别让我再看见你！滚！”

他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去参观一家伦敦医院的安德鲁回来了。

西莉亚对他说："出了点事情，为马丁和伊冯举行的聚会一完我就得回去，也就是说，乘后天的班机。如果你想多呆几天——"

"我们一起走，"安德鲁说。接着，他又平静地说："让我来安排。我看得出，你有不少心事。"

过了一会儿，安德鲁回来了。星期四飞往纽约的协和式客机已经全订满了，他订了两个英国航空公司波音 747 班机的头等舱座位，星期四下午，他们将抵达纽约，然后返回莫利斯敦。

二十一

伊冯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她真的在白金汉宫吗？这真是她自己吗？同其他配偶或者父母将被授予爵位的人一起，坐在大舞厅里，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的感到兴奋，期待着女王的到来？也许，这一切都是在做梦？

如果是梦，则是一场美梦。梦见丝竹之音正酣，那是冷溪近卫军的军乐团在头顶上的游吟诗人音乐廊中的演奏。他们演奏的是《一天清晨》，那首旋律欢快、波澜起伏的曲子。

然而这并非一场梦。因为她是同自己亲爱的马丁一起到这宫殿中来的，现在他正等在接待室里，仪式一开始，就将在别人的护送下进来。马丁已经在皇家审计员——一名身着盛装的上校带领下，预演过一次了。

突然，停顿了一阵，接着又一阵些微的骚动。乐队停奏，音乐戛然而止。所有其他活动都停止了。音乐廊中，乐队指挥举着指挥棒，站在那儿等待发出信号。来了，穿着制

服的侍从推开两扇大门，女王出现了。

穿军装的人立正，所有的客人都立起身来，指挥棒猝然一挥，悦耳然而庄重的国歌奏响了。

穿着青绿色丝绸礼服的女王笑吟吟地款款步入舞厅中央。宫廷大臣和内务大臣毕恭毕敬跟在后面，他们身穿着晨礼服。授予爵位的仪式开始了。乐队柔和地奏起施特劳斯的一支华尔兹曲。一切都显得庄严、迅捷、井井有条。没有浪费一点时间，而这一时刻，参加者大概没有谁会忘记。

伊冯把每一个细节都纳入了她的记忆。

很快就轮到了马丁，紧跟在地位略高的圣迈克尔和圣乔治骑士团的指挥员后面。根据指示，马丁进来了，向前三步，鞠躬……走到屈膝礼台前，右膝跪在台上，左脚着地……马丁跪下时，女王从侍从手中接过一柄剑，用它轻轻触了触马丁的双肩。马丁站起来……向右半步，向前一步……他站在那，头微微低着，女王把一个系在金红两色缎带上的奖章挂在他脖子上。

女王同每个被授予爵位的人都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同马丁谈的时间，伊冯觉得比别人要长一些。然后，后退三步，鞠躬，马丁出去了。

几分钟以后，他静悄悄地来到伊冯身旁，坐在旁边的一个位子上。伊冯耳语道：“女王说什么了？”

马丁笑着小声说：“女王是个消息灵通的人。”

伊冯知道，过一会她就会知道女王到底说了些什么。

唯一使伊冯失望的是，她没有遇到或者瞧见威尔士亲王和他的妻子。事先有人告诉她，他们甚至不大可能在宫里，但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不过，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现在她

同马丁结婚了，一切都可能发生。

自从宣布授于马丁爵士称号后，只有一件事伊冯难以适应。哈罗和剑桥的人，包括露西·卡文迪什学院的门房，都称她“夫人”。她请门房不要那样称呼她，可他坚持那样做。好吧，她想她会逐渐适应这一点以及其他事情的。毕竟，伊冯冒出这样的古怪念头，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农民来请皮特－史密斯夫人——兽医外科医生——去看看他们的猪和奶牛的。

西莉亚和安德鲁在多切斯特饭店为马丁勋爵和皮特－史密斯夫人举行的招待会获得极大成功。聚会从下午喝茶时分开始，一直到入夜，其间有近百人出席，包括哈罗研究所的大多数高级职员。拉奥·萨斯特利来了，他陪伴着莉莲，他们看上去很快乐。不过西莉亚两次看见他们头挨得很近，显然在谈论什么重要问题。西莉亚知道，拉奥仍是单身一人，据马丁说，他从未结过婚。

伊冯看上去妩媚动人，光彩夺目。她的体重减了。伊冯悄悄告诉西莉亚，马丁终于允许她服用缩氨酸 7 号了。在伊冯身上，正如在别人身上一样，缩氨酸 7 号的减肥作用生效了。

在聚会过程中，西莉亚悄悄告诉马丁：“安德鲁和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等这事完了，我希望咱们四个人一起呆几分钟。”

最后，庆祝活动结束了。客人们高兴地道别，四散而去。

西莉亚、安德鲁、马丁和伊冯从多切斯特饭店步行去不

远的四十七号公园大街时，天色已黑。二月份的天气依然料峭，但却晴朗，令人振奋。入夜，晴空中繁星万点。

这会儿，他们轻松地呆在乔丹夫妇住所舒适的起居室里。

“马丁，”西莉亚说，“我想开门见山，今天忙了一天，大家恐怕都有点累了。你知道，费尔汀－罗斯公司正在设立一个遗传工程研究机构，它将设在新泽西，距离莫利斯敦公司新总部大楼不远的地方。我们很注意，要让那些实验室具有能使遗传科学家满意的一切。”

“我已经听说了一些，”马丁说。“人们已经在议论你们的设施所具有的高质量了。”

“我说这些，”西莉亚继续说下去，“是要提出一个问题。你和伊冯是否愿意到美国来生活，你是否愿意作为副总经理和新实验室的主任领导遗传研究工作？我可以答应研究方面完全由你决定，只要你认为那是我们应当干的。”

先是一阵沉默，随后马丁说：“这个提议很不错，西莉亚，我的确十分感激。不过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西莉亚敦促道：“你不必马上回答。为什么不花点时间想一想，同伊冯谈谈呢？”

“十分抱歉，回答是确凿无疑的，”马丁说。“只能是这样，因为还有些事我得告诉你。我本想另找个时间，但现在也未尝不可。我要离开费尔汀－罗斯公司了。”

这消息使西莉亚大吃一惊。“噢，不！那不可能是真的。”然后，她紧盯着马丁说：“你是不是要到另一家制药公司去？是不是有人提出了更优厚的条件？要是那样的话——”

马丁摇摇头。“我不会对你干那种事的。至少不会不先商量一下。我所要做的，是回到往日心上人的怀抱中去。”

“他指的是剑桥，而不是另一个女人，”伊冯说。“我们要到那儿去生活。大学才是他向往的地方。”

*也正是从那儿，我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把他拉了出来，*西莉亚想。

她对这个消息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本能告诉她，不可能劝阻马丁，于是也就不去尝试了。剑桥发出了召唤，他像一只归来的信鸽似的作出响应。十三年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她在一场争夺中战胜了大学。事实证明，为那次胜利付出的心血是非常值得的。但是，时间的车轮滚滚前进，现在轮到剑桥取胜了，西莉亚和费尔汀－罗斯公司输了。

安德鲁对马丁说:“我一直认为，学院有一天会召你回去。你是否要当院长？我在什么地方读到，那里有些空缺。”

“是有空缺，”马丁答道，“但不是为我准备的。在四十六岁这个年龄上，我当院长还太年轻。也许等我年纪大一些，头发白一些，更著名一些……”

“天呀!”西莉亚惊呼道，“你还得多著名才行？你取得了科学上的重大突破，载誉世界，获得爵位。”

马丁笑了。“所有这些事情，剑桥见得多了。要想打动大学并不容易。不，我是要去参加一个叫做‘新血液计划’的项目。”

那是一个由政府发起的研究计划，马丁解释道，通过参加这一计划，他将担任科学边缘领域中一个研究项目的副主任。新职位的薪金并不高——在学术界往往如此——开始时

一年一万英镑。不过，皮特－史密斯夫妇会过得很舒服，因为缩氨酸 7 号使马丁得到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他说，他无疑还将从里面拿出一些来补充系里的研究基金。

几个月前，费尔汀－罗斯公司的财物人员和律师，在新泽西办理了法律手续，为马丁做出一项有关财产的安排。这一安排得到了西莉亚的批准，随后董事会也同意了。

根据英国的法律——一九七七年的专利法——马丁可以到法院去打官司，要求对他发明缩氨酸 7 号给予补偿。但是他不想到法院去，哪怕是和睦友好地去，费尔汀－罗斯公司也不愿意。于是，双方一致同意在巴哈马设立一笔二百万英镑的海外托管基金，从中定期拨出一笔钱给马丁。还为这笔基金设立了重重法律保护措施，从而使英国的没收性税收系统不能像西莉亚所说的那样，“劫掠马丁的正当报偿。”

这笔正当报偿，现在西莉亚懊悔地想，从中出力开辟了返回剑桥的道路。不过她怀疑，不管有没有缩氨酸 7 号这笔钱，马丁都会作出同样决定。

马丁和伊冯要告别了，准备驱车回家。西莉亚说：“费尔汀－罗斯公司将非常怀念你们俩，不过我希望，咱们四个人能永远是亲密的朋友。”

他们表示同意。

西莉亚和安德鲁离开英国前，还安排了最后一件事。

马丁和伊冯走后好几个小时，乔丹夫妇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莉莲·霍索恩来了。安德鲁觉得莉莲想同西莉亚单独谈些什么，有意避开了。

“我真高兴你说动我来英国，”莉莲说。“你可能注意

到了，我在这过得很愉快。”

“是的，”西莉亚说。她笑了，“我还高兴地看到拉奥也很痛快。”

“拉奥和我发现，我们都很喜欢对方——可能还不止如此。”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迟疑了一下。“我想你可能觉得，这事来得这么快，又在我这个岁数上，我太荒唐了……”

“我根本就不那么想。我所想的是，你该再有些乐趣了，莉莲，你该按自己所希望的方式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那包括拉奥·萨斯特利，有什么不好!”

“你那样想我很高兴，我到这来找你就是为这事。想请你帮个忙。”

“如果能办到，”西莉亚说，“我一定办。”

“嗯，是这样，拉奥想到美国来。他说他一早就想来了。我也这样希望。如果能让他在费尔汀－罗斯公司工作……”

莉莲没有讲下去，西莉亚补上了下半句，“对你们俩都比较方便。”

莉莲笑了。“差不多吧。”

“我可以肯定，”西莉亚说，“在新设立的遗传实验室里能找到一个位置。你可以告诉拉奥，这包在我身上了。”

莉莲喜形于色。“谢谢你，西莉亚。他会非常高兴的。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知道他没有马丁那样的领导素质，他对我说了。但作为一个支持别人的科学家，他还不错——”

“这点我清楚，这就使事情更好办了，”西莉亚说。“但是，即使他没有现在所具有的能力，我也会那样做。很多年以前，你帮过我一个大忙，莉莲，我亲爱的，这是一个

小小的回报。”

莉莲笑了起来。“你是说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个上午？那次你到我家来——那么年轻，那么无所顾忌——想让我影响萨姆，帮你成为一个女新药推销员？”

她停住嘴，嗓子里一阵哽塞，那么多往事如潮水般涌现在两人的脑海里。

第二天清早，一辆配有司机的豪华轿车把安德鲁和西莉亚送往希思罗机场。

尾　　声

在波音 747 的头等舱里，午餐的精致餐具已撤下去了。安德鲁离开了一会儿，现在回来了。

他对西莉亚说："刚才我在那儿想，"他朝厕所的方向挥挥手，"许多事情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当林德伯格第一次成功地飞越大西洋时——那并不是太久以前的事——他不得不呆在座位上，尿在瓶子里。"

西莉亚笑了起来。"我很高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然后又疑惑地望着丈夫。"就这些？我觉得你又要说些富于哲理的话了。"

"不错，我在想，你那个行业，制药工业界。我有些想法，你可能会觉得振奋。"

"那对我可能有帮助。"

"像你这样的人，总被压力包围着，"安德鲁说，"全神贯注于要做的事情，结果有的时候——眼下就是这样，我认为——你们往往只看到暴风雨前的乌云，而忘记了天边的彩虹。"

"那就提醒我一下有哪些彩虹。"

"这很容易。当我们的共同生活开始时，你就给我带来过一次，乐曲霉素。它没有过时，仍像当初你使我成为第一个采用这种药的医生时那样好——疗效显著，救死扶伤，医

生的工具箱里少不了它。当然，现在没有人谈论乐曲霉素了，它不是什么新闻了，存在的时间太久了。但是把它同后来的新药加在一起，你可以列出五花八门的药物。从五十年代以来有那么多种新药，可以说药品发生了一次革命。我亲身经历了这次革命，亲眼看到它的发生。"

安德鲁想了想，继续说下去。"二次大战以后第七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时，有了病人，我们往往只能去保养，然后站到一边，希望病人能好起来。有那么多疾病，医生没有武器同它们斗争，那真让人痛心疾首。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整整一座弹药库来装备自己，进行治疗。那是你们那个行业为我们提供的。"

"我像是在听音乐，"西莉亚说。"再演奏下去。"

"好吧，就说高血压吧。二十年前，只有几种治疗办法，还常常不见效，高血压经常导致死亡。现在药物治疗的方法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且有把握。由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减少了一半，而且还在减少。药物正在防止心脏病发作，阻止肺结核和溃疡，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生活。在药品的每一个领域中都是这样。那么多好药，我每天都在开这些药。"

"举些例子。"

安德鲁一下子说出一大串。"康加尔多、硝苯吡啶、消炎痛、甲苯磺丁脲、氯丙嗪、甲氰咪胍、迷尿、丙米嗪、阿普雷沙林、心血平、羟苄四唑头孢菌素、泼尼松、左旋多巴、癌得星、异烟肼、缩氨酸 7 号。"安德鲁收住嘴，"还要举下去吗？"

"我想够了，"西莉亚说。"你要说什么呢？"

"我要说明的是，成功的、有效的药物超过失败的。每有一种失败的药物——酞胺哌啶酮、塞拉斯林、蒙太尼、苯

噁丙芬、复方苯吡甲醇胺，还有其他几种你在电视新闻和'六十分钟'节目里听到的药——就会有一百种成功的药。而且得到好处的并不仅仅是制药公司。获益匪浅的是普通人——那些身体健康而不是疾病缠身的人，那些活着而没有死去的人。”

安德鲁沉思了一下，又补充说：“如果我要发表演讲，我想我现在正是在对一个听众演讲，我会说，你们行业所做的，我亲爱的，——尽管有那些缺点，尽管有人横加指摘——正是对人类行善。”

“停！”西莉亚说。“这些话非常精彩，非常正确，再多说一点儿可能都会画蛇添足。你的确使我振奋起来了。”她笑了。“现在，我要合上双眼想一想。”

她果真那样做了。

十分钟以后，西莉亚睁开眼，说道：“安德鲁，我亲爱的，有些事情我想说说。”她稍一停顿，又说，“对我来讲，你不仅仅是丈夫，还是其他许多什么；现在，你是我的忏悔神父。第一，我的确要对荷辛－W 引起的那些坏事负责。在我内心，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如果我早点采取行动，有些死亡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在应该严厉追问下去的时候我没有那样做。我的经验本应提醒我，但我还是想当然。我变得轻率，权力和成功使我有些陶醉，先是缩氨酸 7 号，又是荷辛－W，我飘飘然了，结果忽略了十分明显的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蒙太尼那时候在萨姆身上发生的事。现在我对那次事件更明白了。”

安德鲁说：“我希望你并不打算在法庭上把这些话都说

出来。”

西莉亚摇摇头。“要是那样我就是傻瓜。我已经说了，如果我被起诉，送上法庭，我就要抗争。但是我需要向某个人承认我的过错，因此，我才对你讲这些话。”

“那么文斯·洛德呢，如果他也被起诉？”

“在法律方面，我们将帮助他，这我已经决定了。但其他方面他就要听其自然了。”

安德鲁温情地说：“尽管有你对我讲的那些事，我也同意绝大多数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但还是不要太同自己过意不去。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是人。任何人的记录都不会是毫无瑕疵的。你的要比绝大多数人的强。”

“还是不够好。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干得更好些，类似这样的经验会有帮助。”西莉亚的话语又像原来那样干净利落、一本正经。“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希望干下去，也准备干下去。我才五十三岁。在费尔汀－罗斯公司，我还有很多事可干。”

“你会干成的，”安德鲁说。“你一贯如此。”

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安德鲁侧身一看，西莉亚已经再度合上眼，这次睡着了。

她一直睡到飞机降低高度准备着陆。醒来时，西莉亚碰了碰安德鲁的胳膊，安德鲁转过脸去瞧着她。

“谢谢你，我最亲爱的，”西莉亚说。“为所有这一切而感谢你。”她笑了，“我又想了想，下定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将挺过去。我会胜利的。”

安德鲁什么也没说，只是握住了她的手。直到飞机在纽约降落，他仍握着她的手。

译 后 记

当今世界，美利坚是引人注目的国度。作为头号资本主义的金元帝国，她有她可资借鉴的建树，也有使人反感的污浊。要客观地理解这个国度，学者的论文、记者的报道、游客的杂感，诸如此类固然要读，直接或间接反映那个国度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不能不有所涉猎。因为文学作品揭示的社会矛盾往往更生动、更典型、更深刻。

如果读者在读这篇译后记之前，已经看完了《烈药》这本书，那么，他也许会同意这样的评价：阿瑟·黑利，作为西方畅销小说作家，并不是一个只写表面现象而不触及到社会本质的作家。对愿意深切了解美利坚并能严肃思考的人来说，读他的书并不会浪费时间。

《烈药》以美国制药工业界为背景，主要描写了女主人公西莉亚·乔丹从担任新药推销员直到升为一家大公司总经理的坎坷经历，情节曲折，高潮迭起。在本书中，黑利保持了他那独具风格的严谨创作态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美国社会中从事制药、医务行业中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也是他第一次写一部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的小说，第一次选择一位妇女作为全书的主人公。作者以制药工业为背景，这个比较集中

体现社会矛盾的行业为背景，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行业为两重性：既救死扶伤，又伤天害理。出版黑利全部作品的美国达波尔迪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山姆·沃恩说：“虽然，不少人对某个特定的行业进行过种种学术性研究，但除了阿瑟之外，又有谁在这样深刻描写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呢？我们希望在一百年以后，人们将会通过阅读阿瑟·黑利的作品来了解本世纪的人。”

至于阿瑟·黑利本人，许多读者都比较熟悉了。这位长期侨居美国的加拿大籍作家，作品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畅销不衰，其中长篇小说《大饭店》、《航空港》、《汽车城》、《超负荷》（一译《超载》）等，都已译成中文，同我国读者见面。

一九七九年，黑利在发表《超负荷》一书后曾宣布退休，当时医生发现他重病在身。然而五年之后，他成功地接受手术治疗，恢复了健康，而且又推出《烈药》这部新作。译者希望，读者阅读这部作品，在获得某种文学享受的同时，能增加对大洋彼岸另一社会世态炎凉的间接感受。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北京协和医院邵孝鉷教授、医学科学院基础医药研究所袁建刚同志审读了部分译稿，中国文联戴志琪、协和医院王玉华以及柳小苑同志也给予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译　者

一九八六年二月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　校对

2007 年 8 月 27 日星期一

23:34:36